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闕里廣誌

清康熙刻本

清·宋際 宋慶長 撰

《闕里廣誌》二十卷，清宋際、宋慶長同撰，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宋際字峨修，慶長字簡臣，俱爲松江人。

闕里有志，自明陳鎬《闕里誌》始。陳志大抵以記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於孔子之遺迹，後裔之賢達，諸賢之配享，也并載於書。其後自弘治至清初，屢有修輯，但多有紕繆。康熙十二年，宋際爲孔廟司樂，宋慶長爲典籍，有感於舊志之無文，於是相與搜求典故，考核文籍，芟其不經，擇其言尤雅訓者，輯成二十卷，名《闕里廣誌》。其書因舊志而增損之，分《圖像》、《世家》、《禮樂》、《林廟》、《山川》、《古迹》、《恩典》、《弟子》、《職官》、《聖裔》、《賢裔》、《藝文》十二門。書前有龔鼎孳、王光承、沈荃、劉芳躅《闕里廣誌序》各一首，并附明李東陽、孔胤植舊志序。王光承序對《廣誌》篇目順序有所解釋，云：首列圖像，志羹墻也。圖像者尊聖人之身；尊聖人之身必尊其所自出，故次之以世家。孔子布衣，而用天子禮樂，故次之以禮樂。行禮奏樂，心嚴其地，故次之以林廟。林廟踞岡陵名勝之區，高山大川環之，故次之以山川。凡山川皆孔子平生所遊息，後世識之，至今不忘，故次之以古迹。迹雖求舊，典則維新，二千餘年來，帝王尊禮代有異數，故次之以恩典。恩典崇於至聖，而并及其門人，故次之以弟子。親奉聖人之遺書而毖其祭祀者，執事之群有司，故次之以職官。職官異姓四人，餘皆孔氏子孫仕於家者。若乃出仕王朝，爲公卿侍從者尤多，皆列名正史，故次之以名裔。聖人之祚胤流慶無疆，而四氏大賢亦施於子孫，故次之以賢裔。至於帝王卿相詔誥碑銘，以及四方文士拜瞻林廟者各有詩歌贊頌，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故最後次之以藝文。

是編所載，於聖門故實較詳，薈萃資料，取材較舊志精嚴。後來居上，實非過譽。對於研究孔子生平、孔氏家族、孔學流傳以及孔廟典禮、崇祀沿革有一定參考價值。

闕里廣誌序

闕里者、吾夫子之舊宅也。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于孔子故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卽其廄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歷數百年、至漢武帝時、孔氏傳十餘世矣。而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當列國戰爭之餘、暴秦燔焰之後、而所爲闕里者風流可觀、則聖人教澤之深、孔氏子孫之賢、卽當時已足徵矣。自漢以來、聖人之道益著、尊聖人者其禮益隆、崇祀封錫之典有增勿減、闕里之稱、遂與天地並垂不朽、殆泰山不足擬其高、大河不足喻其遠也。闕里故無誌、蓋以聖人之道、如天無不父、地無不母、其精神無處不流通、其禮樂

文章無在不散見、亦安能獨指曲阜之山川林廟、以爲是聖人之居、譜孔氏之族姓官閥、以爲是聖人之子孫哉。其有誌也、自明弘治間、學憲陳鎬爲之、而大學士李文正公爲之序也。其誌也、大抵以記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于先聖之遺蹟昭諸史乘、後裔之賢達詳在譜諜、諸賢之配享垂諸祀典者、亦竝載焉。昔漢章帝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賜賚甚厚。謂郎中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臣宗之榮、非所敢承。帝大悅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語乎。由是言之、

帝王之尊奉聖人、加恩孔氏、非以爲孔氏、爲斯道也。則闕里之有誌書、非以誌孔氏、爲帝王之爲斯道者誌也。且誌曷可以已也。李文正曰、士大夫入聖人之鄉、觀聖人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因以想像其形容、未有不惕然感之于心、而益尊聖人之道者。孟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葢幸詞也。而今草茅孤賤之士、不幸生於遐陬僻壤、不得見所爲宮墻宗廟之美、而一見之于誌、雖數千百里而外、如登金絲之堂、親聆絲竹之音也。如身入孔林、見荆棘之自除、而禽鳥之不棲也。其以興感學人之誠敬而作其羨墻之見功、豈淺尠哉。自弘治迄今且二百年、繼有修者、皆紕繆蕪淺、不足觀覽。會今聖公以冲齡茂

質、篤學禮賢。典籍宋君慶長、稽古士也、痛舊誌之無文、蒐求故府、攷覈憲典、芟其不經、擇其言尤雅馴者、輯成二十卷、而屬序於予。予觀之、詳而核、博而要、賓實乎亦既質有其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夫以行遠之文、生天下不能至者嚮往之心、斯誌有焉。予不佞弇陋不文、謬繼文正之後而爲之序、葢滋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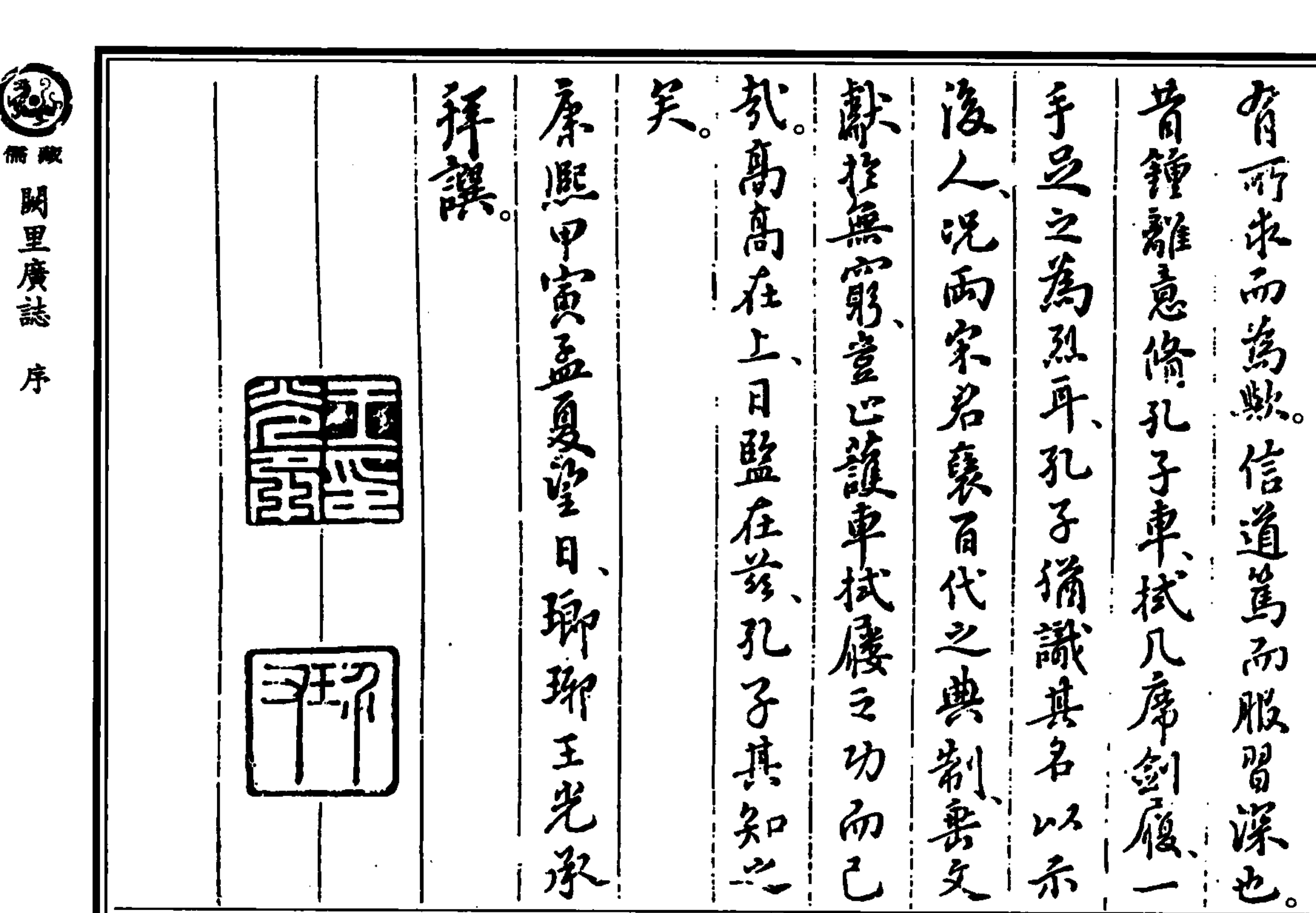
康熙十二年癸丑孟夏月中浣之吉、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淮南龔鼎孳謹撰。

闕里廣誌序

聖人之道如日，闕里其扶桑暘谷也。弘治中，山東學使者陳君鎬始為之志，又二百年，無續修者。間有記述，其言不雅馴。雲間宋君際為司樂，宋君慶長為典籍，慨然嘆曰：余兩人服官於此，詩書禮樂實有攸司，而紀載不備，是余之責也。夫乃因舊文而附以近事，凡為書如干卷。書將竣，復走三千里，自魯如齊，出入幽冀，是正於大人先生，考詳其登下，而稽訂其繁簡，越二年而始成。首列圖像，誌羨端也。

歷代所傳夫子像，冠服不一，皆輯而繪之，儼然如有見乎其位，肅然如有聞乎其容歎，以此思敬，敬可知矣。圖像者，尊聖人之身也；尊聖人之身，必尊其所自出，故次之以世家。世家所載，自軒轅至帝嚳，以迄成湯，凡三受命為天子，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固其所也。孔子布衣，而用天子之禮樂，冕而朱紘，朱干玉戚，以舞八佾，視受命之祖為尤盛，故次之以禮樂。行禮奏樂，必嚴其地，故次之以林廟。林廟踞岡陵名勝之區，高山大川環之，故次

之以山川。孔林山川，皆孔子平生所遊息也，後世識之至於今不忘，故次之以古蹟。蹟雖采舊典則維新，二千餘年以來，帝王尊禮，代有異數，故次之以恩典。恩典崇於至聖，而并及其門人，故次之以弟子。親奉聖人之道而大其傳者，弟子也。藏聖人之遺書而毖其祭祀者，執事之群有司也，故次之以職官。職官異姓四人，餘皆孔氏子孫仕於家者也。若乃出仕王朝，為公卿侍從者尤多，皆著名列史，故次之以名爵。聖人之祚，流澤慶無疆，而四氏大賢亦施於孫子，故次之以賢爵之數，者於闕里之事備矣。若夫帝王卿相詔誥碑銘，以及四方文士拜瞻林廟者各有詩歌贊頌，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故次之以藝文終焉。嗟乎！世之著書立言以自名家者，往往而有，高則洸洋跅弛，卑者雕蟲自喜，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今兩宋君具雄邁之才，負博通之學，而專以表章聖道為事，所述者必先聖之法言，所載者必先聖之法行，知足以擇之，仁足以廣之，勤足以成之，夫豈



者所求而爲歟。信道篤而服習深也。昔鍾離意脩孔子車、拭几席劍履、一手足之爲烈耳、孔子猶識其名以示後人、況兩宋名褒百代之典制、要文獻於無窮、豈但護車拭履之功而已哉。高高在上、日監在茲、孔子其知之矣。

康熙甲寅孟夏望日、瑯琊王光承拜譔。

闕里廣志敘

夫以一家之光燄、覗天下之治忽者、其惟孔氏乎。秦之富彊遠過三代、而未及三紀、無炊火焉、不尊孔氏也。泗上亭長不基尺土、而綿歷四百、尊孔氏也。自漢以來、代有加禮、爵崇於唐、禮樂備于宋、子孫之尊崇、土田之便蕃極於明。而我

國家因之、踵事增華、自

列祖迄我

皇上、尊師重道、崇儒右文、超越上古、而

恩加闕里、以前代為準。蓋斟酌百王、而得不可過不可不及之中道焉。夫唐之尊孔子也至於王、西夏之尊孔子至于帝、可謂隆矣。然唐之藩鎮多封王、至於都虞侯、兵馬使亦封王、是不足以重孔子也。孔子賢於堯舜、稱帝亦宜。然尊稱出於其君周文武之上、出於其祖成湯之上、恐非聖人所安、不若稱師之名實相符也。此我

國家之善因也。孟子言君十卿祿、則大國不過三百六十頃耳、前朝給闕里田二千大頃、視古十倍、譬諸三代列侯壤及百里者、不必更益矣。獨是衍

聖公之爵、明初止于二品、恩禮視一

品、我

國家直以五等之公爵待之、豈非迥出

前古哉。故六服八荒、罔不承德、敷教

所迄、軼于漢唐、人皆知

本朝武功之盛、而不知文德之隆、崇聖

之極至此也。孔氏家世典故、自司馬

子長、班孟堅以後、凡爲國史、莫不載

述、顧散在諸書、未能合而爲一。明大

學士李文正公撰闕里誌、有典有則、

稱爲良史。後人輕爲改易、訛謬蕪蔓、

無以踵美先正、而我里二宗君樂丞

際、典籍慶長、脩葺考訂、粲然有章、非

惟志聖門之典物、亦以彰

朝廷之懿美。書成、來請予言。余以庸才、

忝侍從華墨之役、不敢辭也、謹拜手

而爲之序。

康熙十二年四月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華亭沈荃拜

撰。

闕里廣誌序

天下有一家之書而薄四海内外上下數千百年者，其惟闕里誌乎。夫帝王之姓有時而易、宅粤之區有時而改，獨孔子之闕里則與天地而長存。是誌雖出入於二十二史之中、而實足以弁包乎二十二史，可謂大而無外者矣。昔人有言、其國可滅、其史不可廢，況乎不滅之素王、而可無誌乎。余奉簡命巡撫山東、釋菜至聖廟庭、見其禮器樂舞、宫牆之巍峩、檜栢之陰翳、展拜聖林、遵輦路、涉洙水、三板之封、端木之廬、蓍草叢生、禽鳥屏跡、低回留之不能去。遂欵搜討典故、纘述舊聞、以缺掌未遑。旋以憂歸、讀禮之餘，有傳樂丞宋君際、典籍宋君慶長公餘之暇、已取舊誌而踵事焉。癸丑春、適典籍君入都門、以所訂本質余。余讀而嘆曰、夫事有創者、有修者、而修之之功與創者同。何以言之。夫創始之初、網①羅放失、文重思煩、豈能無得十而遺一。後起者爲之刪蕪補略、如

攻荆玉、文以蒲穀、如治竹箭、傅以筈羽、燿纅采而達犀革、不踰貴歟。是誌也、自有明李文正公迄今二百餘載、其間不無綴續、然而就簡仍訛。方今

皇上御宇、右儒重道、視乎前代、恩禮有加。況當百廢具興之後、而闕里一誌不加整輯、豈所以揚

聖主之尊師、彰

興朝之鉅麗哉。故宋君修之庶幾于述者之謂明、而亦有所不得已也。

康熙十二年四月初吉、

賜進士第、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前内秘書院學士、内弘文院侍講、内翰林院編修、庶吉士充

經筵

日講官、庚子福建主考、丁未會試總裁、纂修

世祖實錄副總裁、濵宛劉芳躅拜譔。

闕里誌舊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理、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常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敕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雍及布政使曹君元等，令督以請。適闕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于此，因衆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遺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圖繪苗裔、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闕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敕祝之頒布，章疏箋表之敷陳，附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于是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于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于二千年而成于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愓然感之乎心。然殊方而産，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其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鍰楮印，遞相補續，則可以至于無窮。由今日以至于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黄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黄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長沙李東陽撰。

闕里誌舊序

余不佞、文質無所底、少從諸生宗治章句之學、非其好也。顧獨類印今古、慨然世德之對越非遥、乃留覽關念厥紹、每一懷想、耿耿若負。萬曆庚申春、先公世父無祿即世、余承乏叨沐國恩、奉先聖宗祏、歲時享祀、劼毖莫懲、恒兢兢據吐之莫卜是懼。顧瞻廟貌、歲久日圮、議欲修葺。歲乙丑、會先帝臨雍、承召赴都分獻、陪侍講筵、恩錫茶坐、覲聖容之祚形、近咫天于尺五②。禮竣、復蒙衣幣上尊之賜渥矣。隨具疏請修祖廟、上以時乏軍興、議未遑也。今幾十年所矣、遼海未靖、秦寇復熾、普酋鴟張于黔南、叛將喙伏于鯨海。竊念爲國世臣、不能借寸籌以仰佐廟謨、少効敵愾之盡、敢藉口于武備必有文事乎。日夕即有堂構之慮、亦以義自裁、姑置之矣。里居間讀家乘、因感于大定間、郡修鄆國夫人殿、監修小吏侵没其直、破廣爲狹、劃崇爲卑。五十世先正奉公慨然曰、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誠不得以專建。雖然、亦豈敢不力歟。乃躬率廟丁、載斧斤、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險巇、冒風雨、得松柏之中榱橑者以千數。時節度劉公璋、判官趙君天倪、廉貞而幹、協衷合貲、役克有成。嗟、正奉公所值者大定之時耳、當南北兵革之餘、山中材木絛蘊、禁網疏闊、而又得劉、趙兩賢以共濟、故宮墻鼎新、煥然改觀。今時際承平、山林隸于虞衡、不則士民自占、一莖一株、咸有攸司、安所得榱橑之材而伐之、以爲營繕助者。爲之掩卷而喟。又覩五十四世先文肅公時、尼山廟毀、碑存、居民冒耕祭田且百年矣。公稽諸典故、言于部使、命鄒、泗兩令往聚之、復田百五十畝、收其租以供烝嘗、因請置尼山書院。暨三氏學田二千畝在徐州沛縣之刁陽、爲豪民所據、檄州與縣歸侵疆、州將受賂、敗其事。公往復辨議、再歲乃定。公之重奉世業、銳意恢復、可謂勤矣。由公至今三百餘載、嘗遣使疆理前所復之侵疆、其間佃戶與豪强互爲奸利、所侵没者什百千前、惟是賢長吏睠念根本、侵疆可復、先祀不匱。有如秦越視之、而若敖任之、或利其租入以自奉、獨且奈何哉。風會澆下、聖澤漸湮、蚩蚩四民、舞肘膜拜、惟福田利益之是覬。甚且詮非聖之書以誣人、惑世人、人意中有一西方聖人、元始天尊也。嘗試思之、聖賢之道、其精可以治身理性、而忠孝廉節之總著焉。固不言福利、即以福利言、士明一經、取青紫如拾芥。而延世之賞、鉅者帶礪千年、細者任子一命、自求多福、亦何常不利、若之何其軒彼而輊此也。余因緒闕里舊誌、附以新典、補其未備、

亦惟先正奉文肅之志，是綱①是承，不敢忘祖德而隱君賜云爾。如曰正人心以閑聖道，則余豈敢。

闕里六十五代太子②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沐手撰書。

校記

①綱：據文意，當作「綱」。

②子：疑當作「之」。

闕里廣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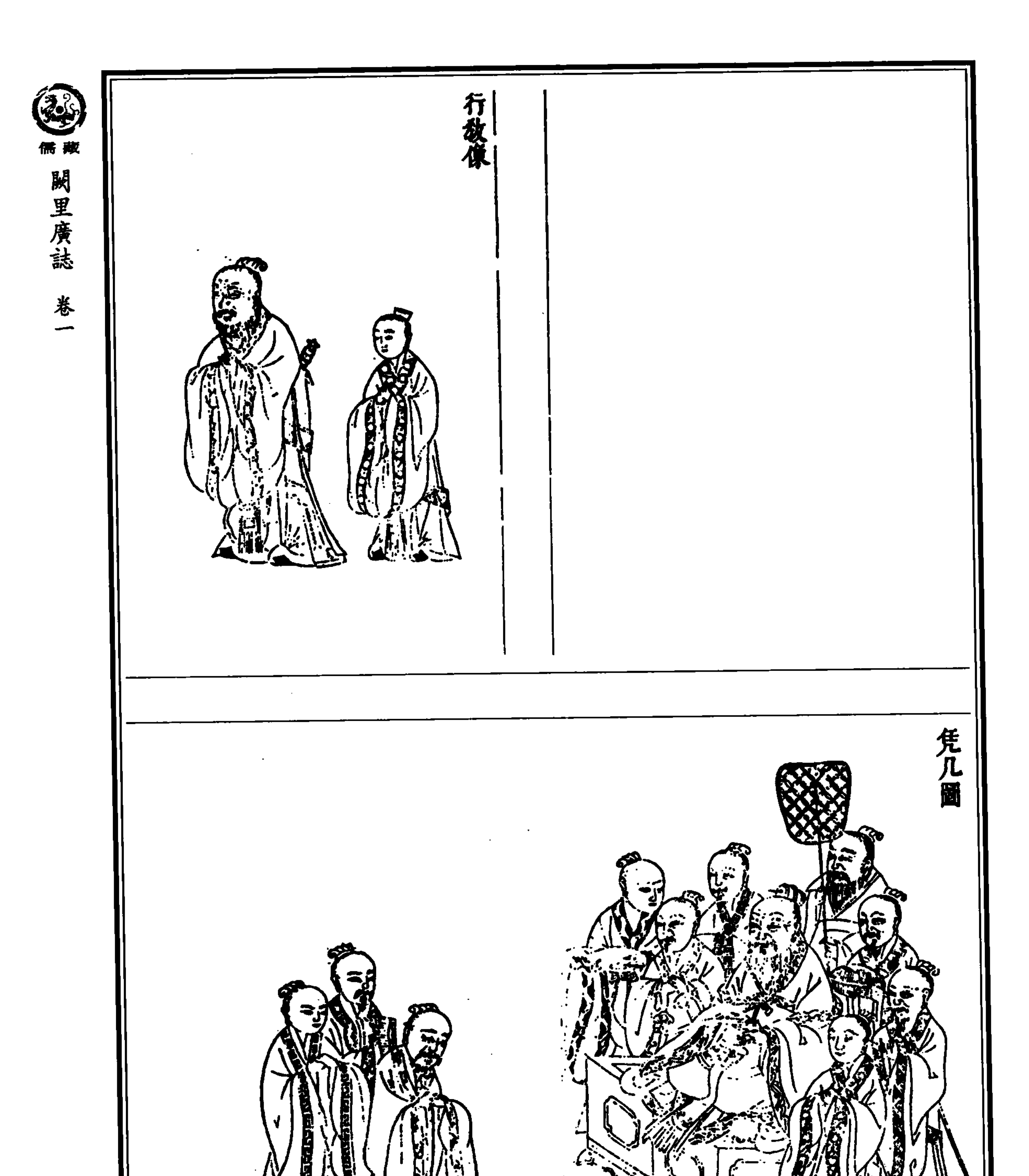
闕里廣誌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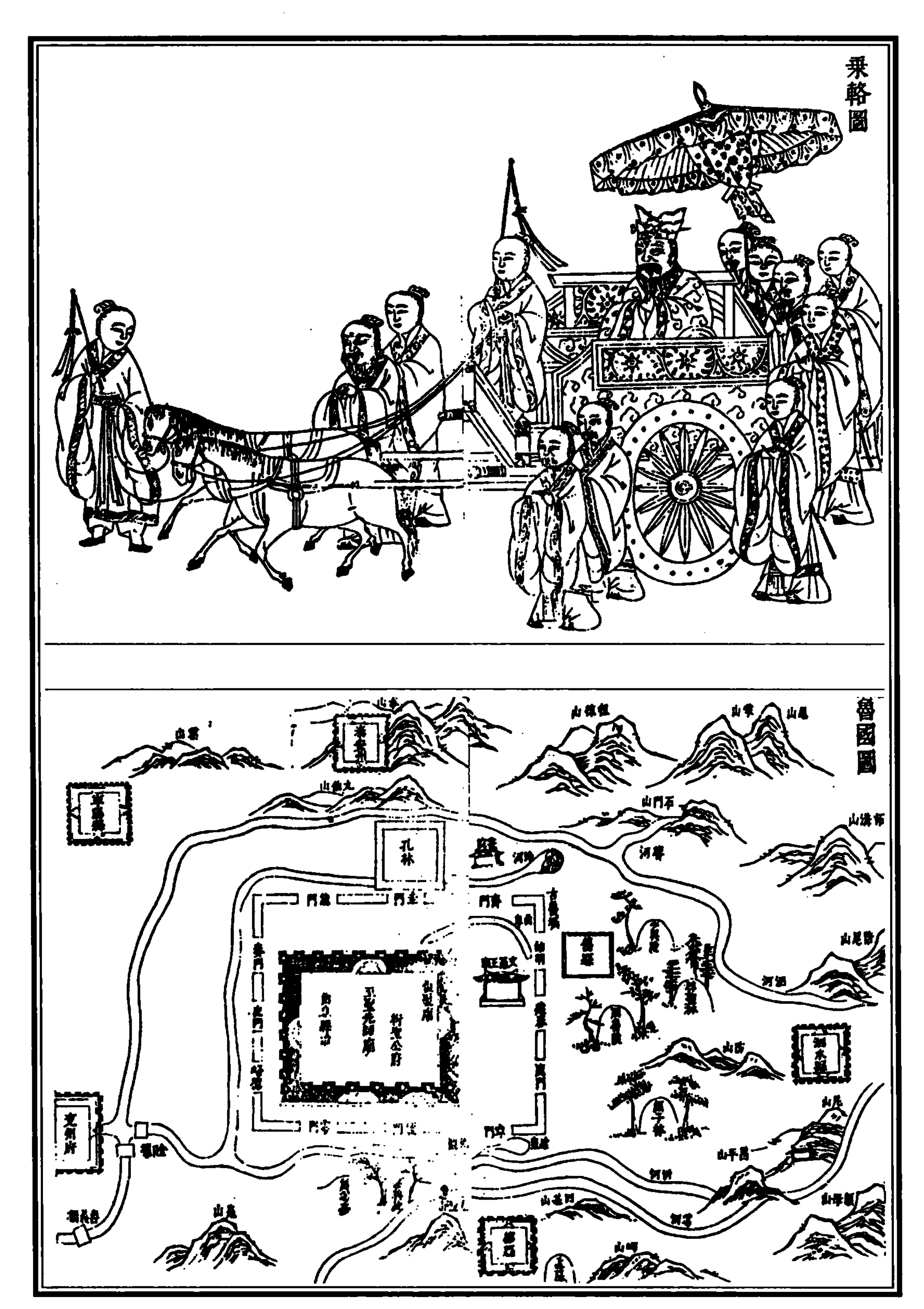
圖象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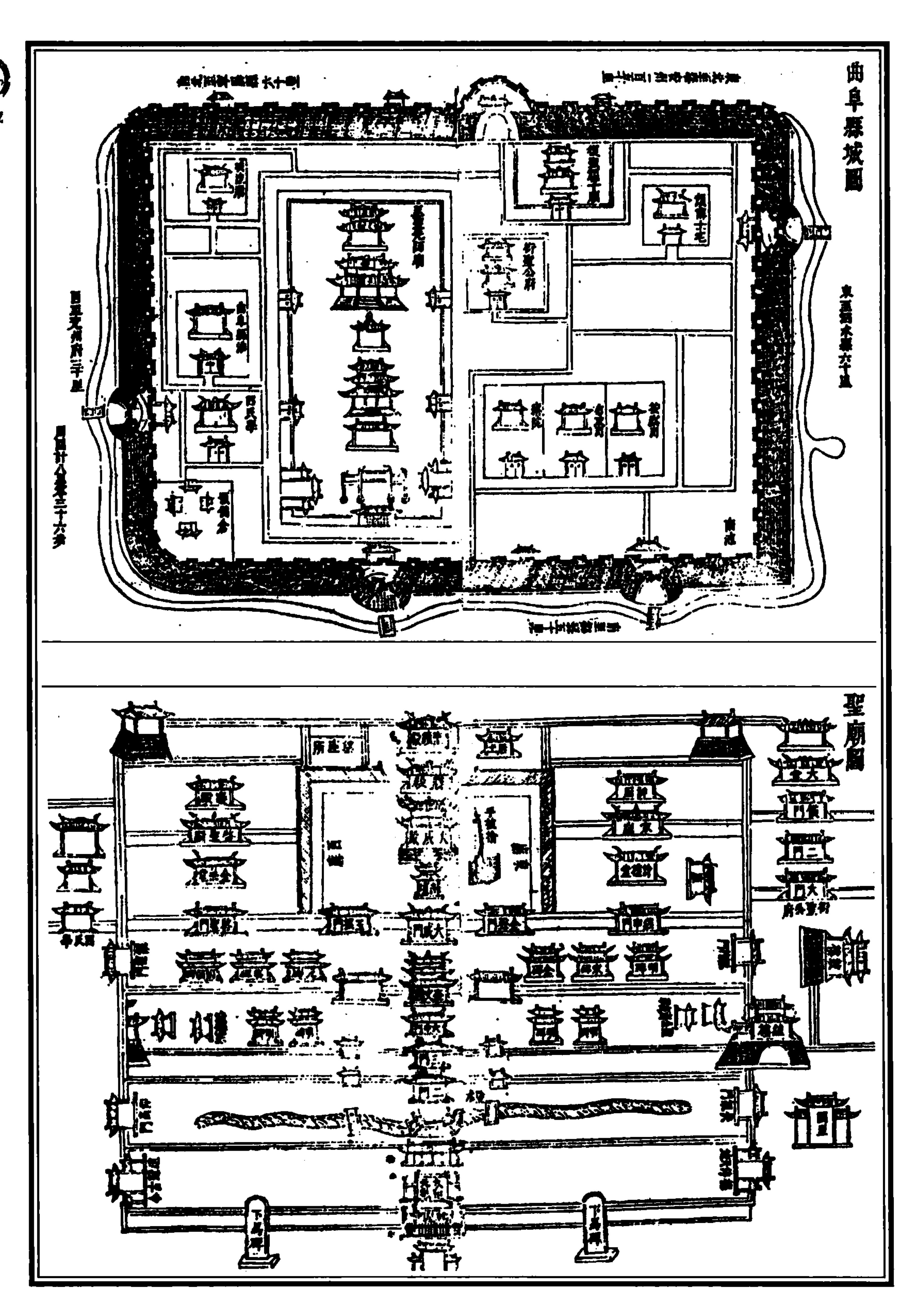
叙曰、圖靈默旋、則星緯昭象、方輿斋運、則流峙呈形。何者。玄造非形、像不顯也。矧夫子德儷兩儀、範垂萬禩、故鄉黨寫當年之照、而祖庭傳奕世之神。倘遺容不載、何以令冕藻之君、肅低徊于宮墻、射邑之胤、嚴存著于笑語乎。至于肇基啓祚、則山川寫其精、萃涣神棲、則林廟宅其墟。設几鋪筵、歌德舞功、則禮樂焕其文。總之、非繪事天機、解衣磅礴、烏能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哉。作圖像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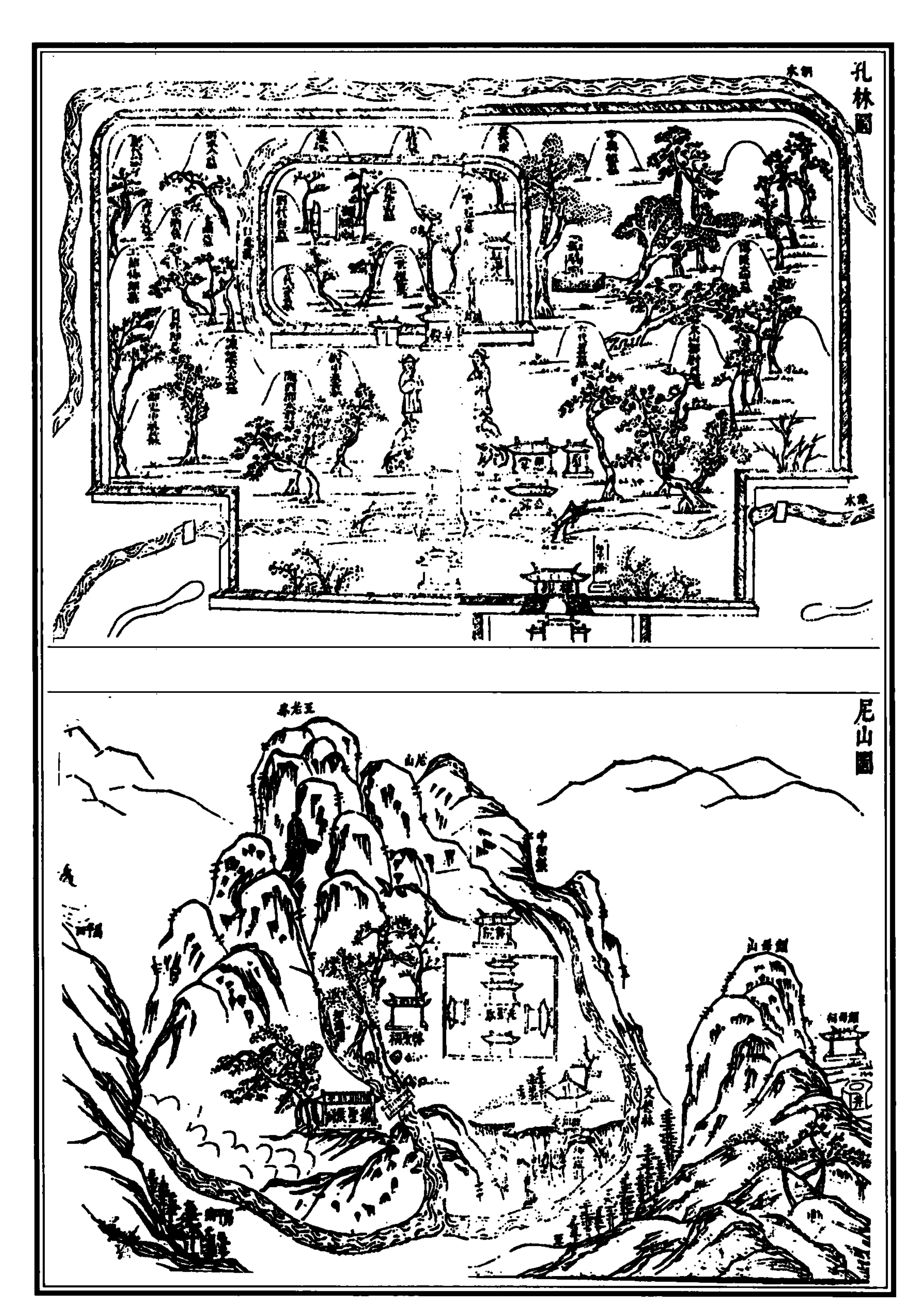
漢靈帝光和二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此畫像之始也。梁元帝初在荊州時、自畫先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稱爲三絶、猶未聞設像也。唐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上言、孔宣父廟顔淵配、其像立侍、准禮宜坐侍、乃詔顔子十哲俱爲坐像、則設像自唐已有之。及考魏興和元年、兗州刺史李仲挺修廟碑云、乃命工人修建容像、雕素十子、奉進儒冠。于諸徒亦青衿青領、聖容肅穆、丹素陸離。其設像之始乎。宋建隆元年、詔修祠宇、塑繪聖賢像。明天順元年、置先聖像一龕于文淵閣、像乃銅範飾金。自是閣臣每晨入、必先行四拜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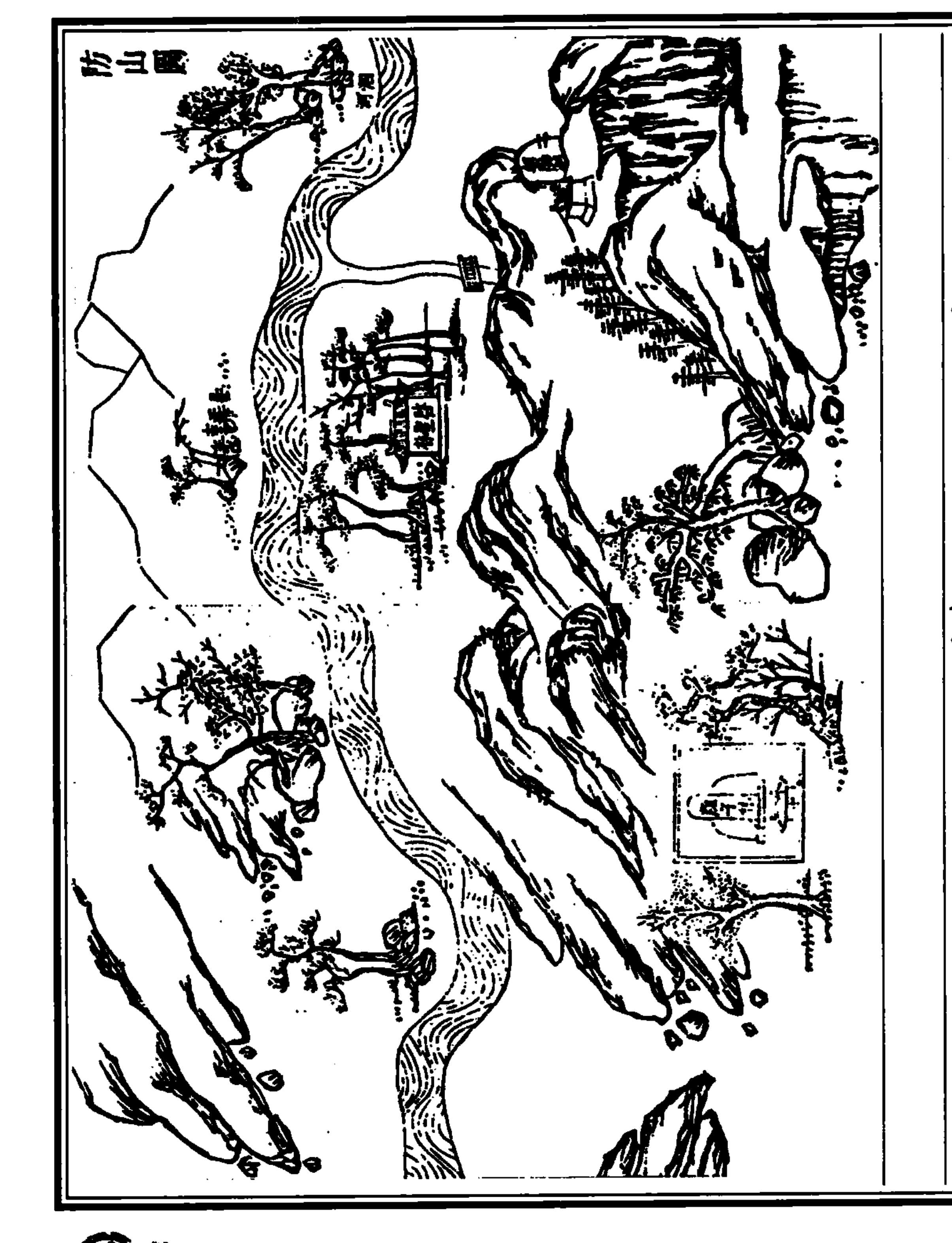
四十六代孫宗壽曰、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謂之小影。其立而顔淵侍者、謂之行教。　四十七代孫傳曰、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顔子從行、謂之小影、于像最眞。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即小影也。　廣陵馬大年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　元鄒縣尹司居敬曰、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蓋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　顧愷之有闕里行教像、吳道子有杏壇小影像、及近年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若夫文宣王像、則自唐以來、加冕服之制者也。


行教像
凭几圖


乘輅圖
魯國圖
孔林


曲阜縣城圖
聖廟圖


孔林圖
尼山圖



聖廟位次圖

先賢卜子商
先賢仲子由
先賢端木子賜
先賢冉子雍
先賢閔子損
述聖子思子伋
復聖顏子回

至聖先師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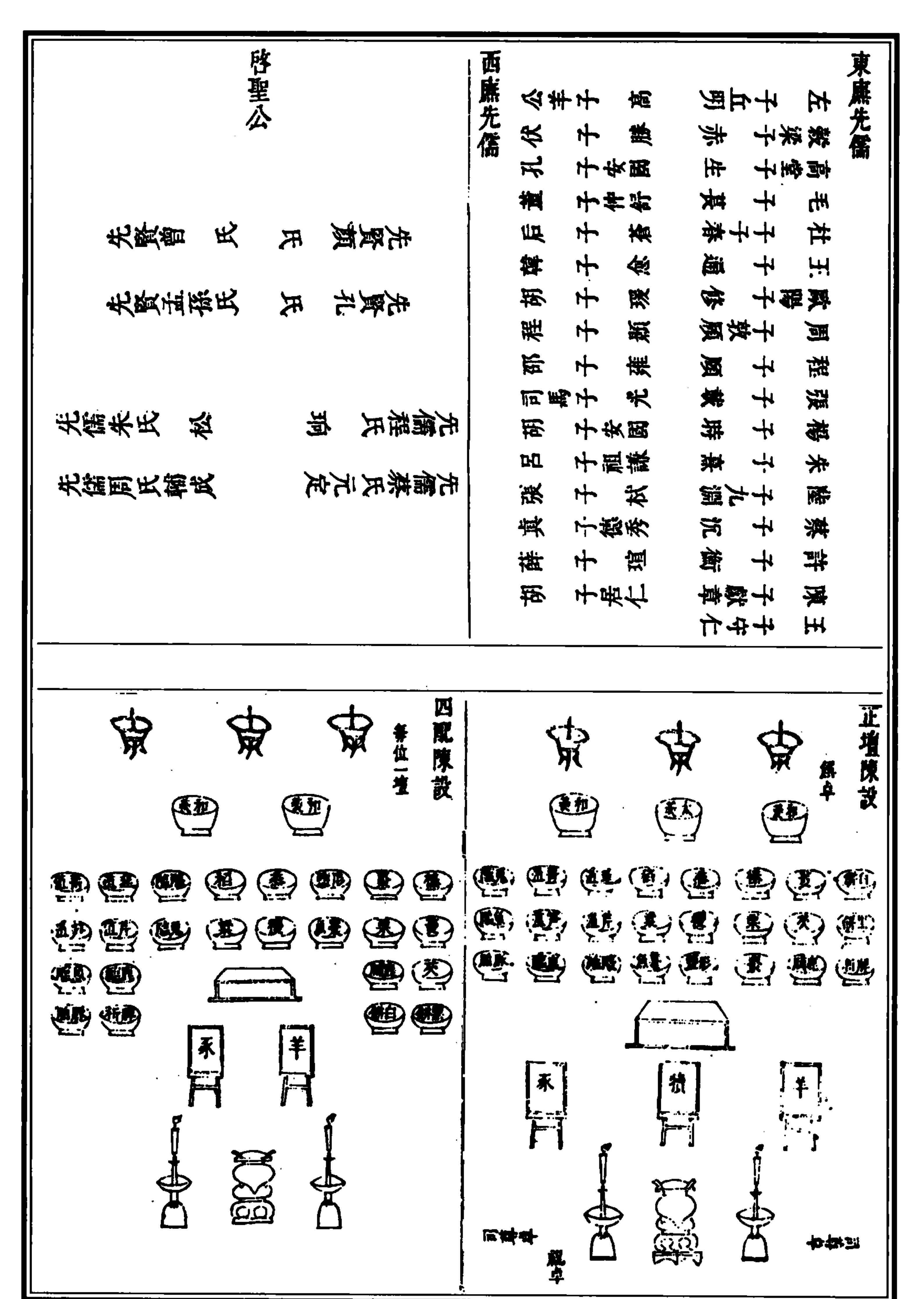
宗聖曾子參
亞聖孟子軻
先賢冉子耕
先賢宰子予
先賢冉子求
先賢言子偃
先賢顓孫子師

東廡先賢

步叔子乘
琴子牢
陳子亢
公西子蒧
公西子輿如
邽子巽
樂子欬
顏子之僕
燕子伋
縣子成
公祖子句茲
秦子商
句子井疆
顏子祖
奚子容蒧
公子良孺
任子不齊
商子澤
漆雕子徒父
漆雕子哆
冉子季
伯子虔
冉子孺
梁子鱣
公西子赤
樊子須
漆雕子開
商子瞿
南宮子适
原子憲
澹臺子滅明

西廡先賢

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晳子哀
高子柴
司馬子耕
有子若
巫馬子期
顏子辛
曹子卹
公孫子龍
秦子祖
顏子高
壤駟子赤
石作子蜀
公夏子首
后子處
公肩子定
鄡子單
罕父子黑
榮子旂
左人子郢
鄭子國
原子亢
廉子潔
叔子會
狄子黑
孔子忠
施之子常
秦子非
申子棖
顏子噲



東廡先儒

左子丘明　穀梁子赤　高堂子生　毛子萇　杜子子春　王子通　歐陽子修　周子敦頤　程子頤　張子載　楊子時　朱子熹　陸子九淵　蔡子沉　許子衡　陳子獻章　王子守仁

公羊子高　伏子勝　孔子安國　董子仲舒　后子蒼　韓子愈　胡子瑗　程子顥　邵子雍　司馬子光　胡子安國　呂子祖謙　張子栻　真子德秀　薛子瑄　胡子居仁

西廡先儒

啟聖公

先賢顏氏　先賢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孟孫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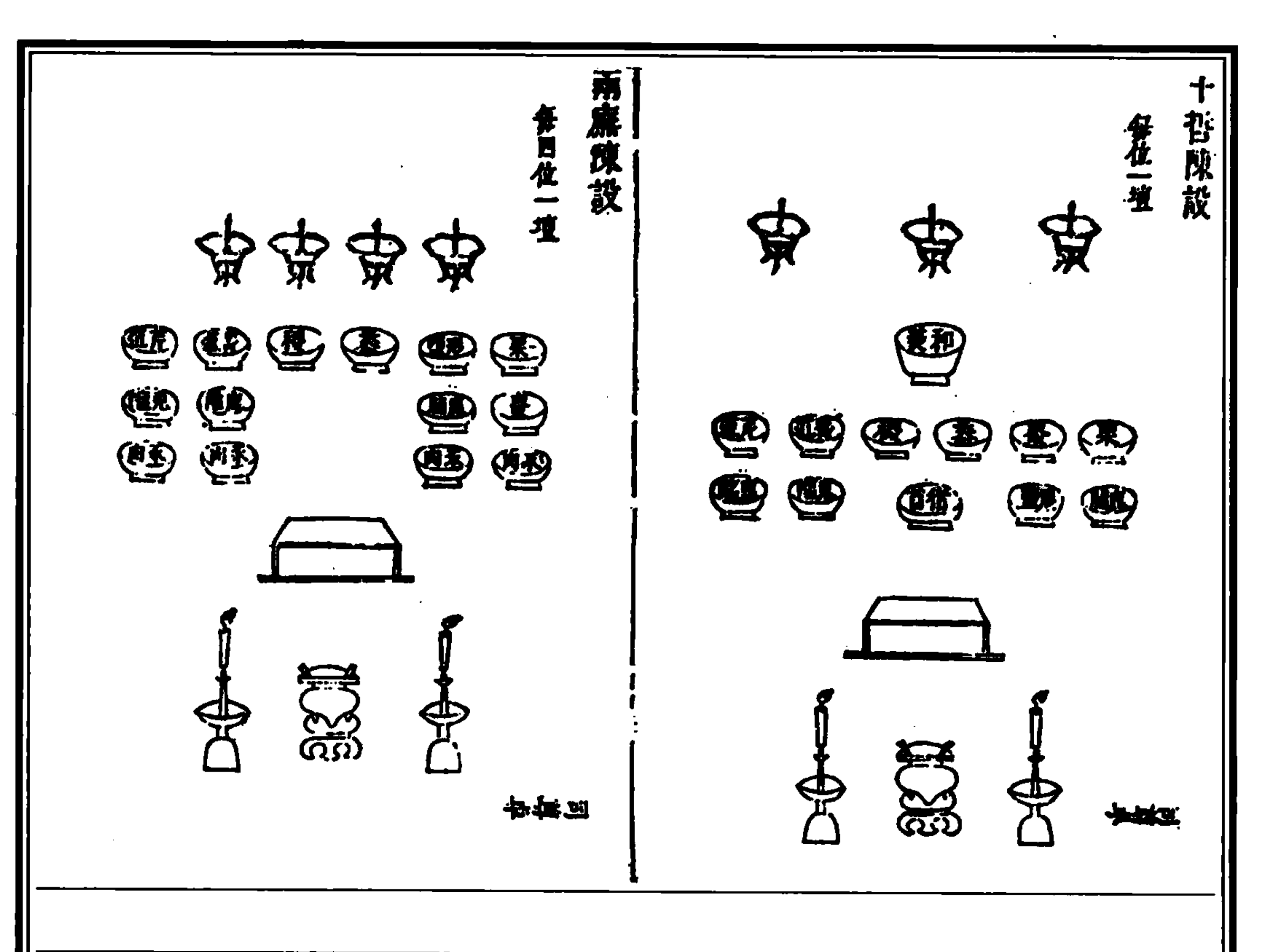
先儒程氏珦　先儒蔡氏元定

先儒朱氏松　先儒周氏輔成

正壇陳設

四配陳設

每位一壇



啟聖祠正壇祭品視先師減太羮一牛一

配位視十哲添豕首一

從祀位同上減豕肉一

宋際曰謹按先師神位明初舊制籩豆各八至憲宗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准籩豆各十二及世宗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孚敬之議遂減籩豆爲各十於是籩實之糗餌粉餈豆實之酏食糝食俱不復用至顏曾思孟四配舊制羊豕各一分作四分每位一分至景泰時每位各一羊豕舊制登一而籩豆各六及嘉靖時去太羮之登而增籩豆爲各十愚竊以爲去像而易木主也爲像之未必顏也復古也去王而稱先師也爲王之尊不及師也重道也若去籩豆十二而殺之以十去佾之八而裁之以六是人主自尊而卑大聖人矣援以師道之尊與禮之重之二者所當亟復者也

禮器圖

簠

籩

犧尊

靁尊

簋

豆

象尊

大尊

壺尊

著尊

洗

坫

山尊

罍

爵

勺

登

俎

籩巾

尊冪

鉶

篚

龍冪

盥盤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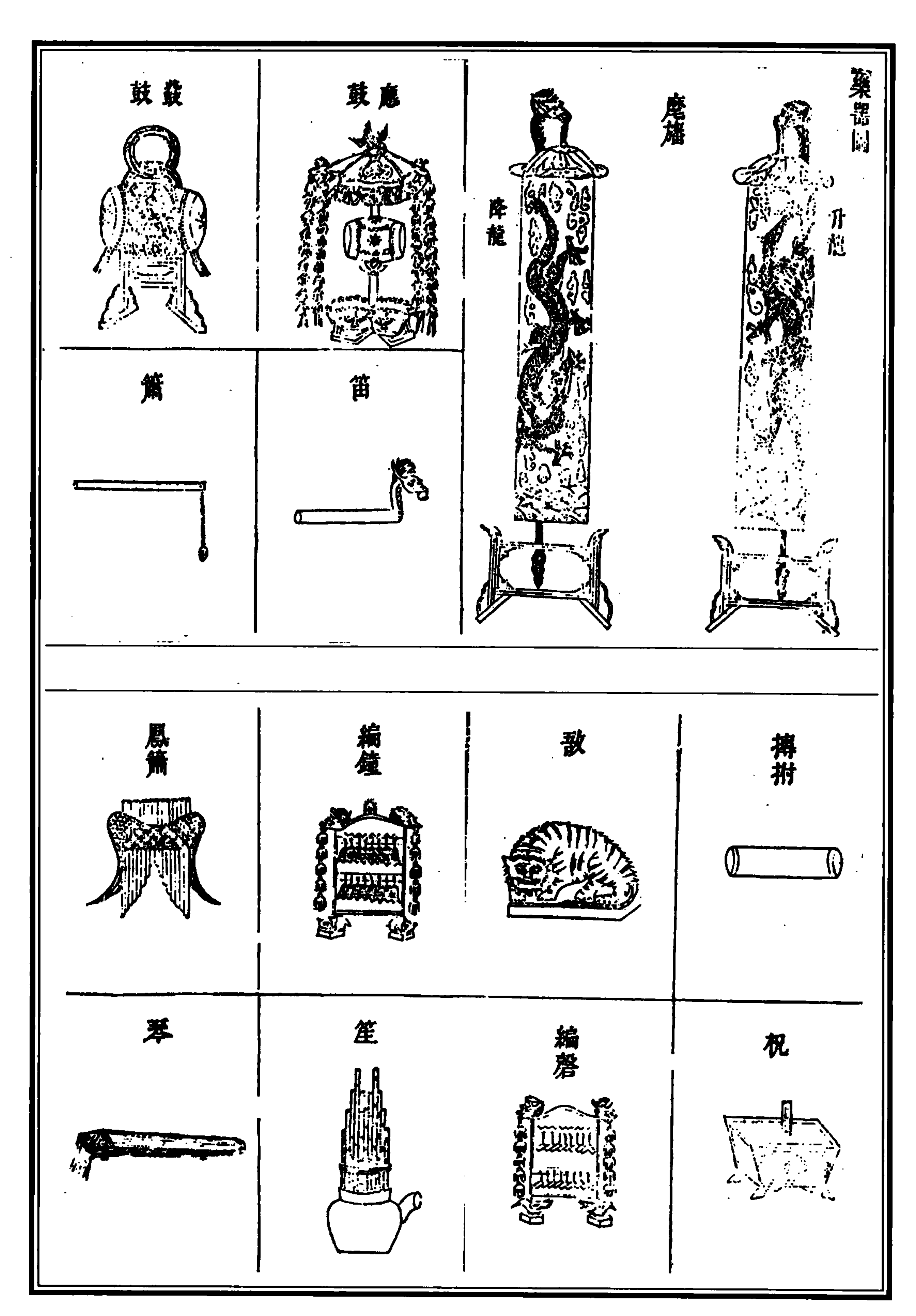
盥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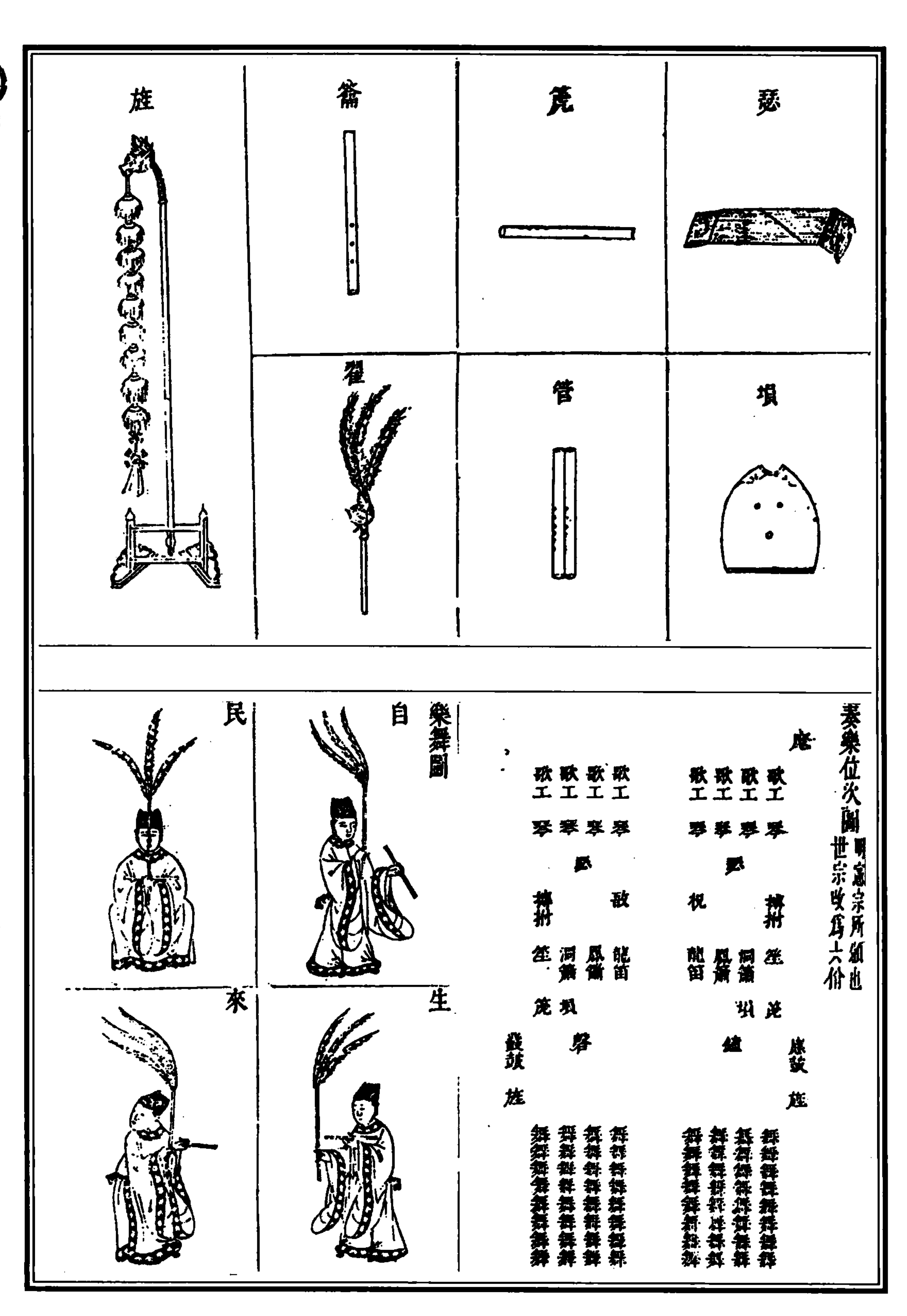
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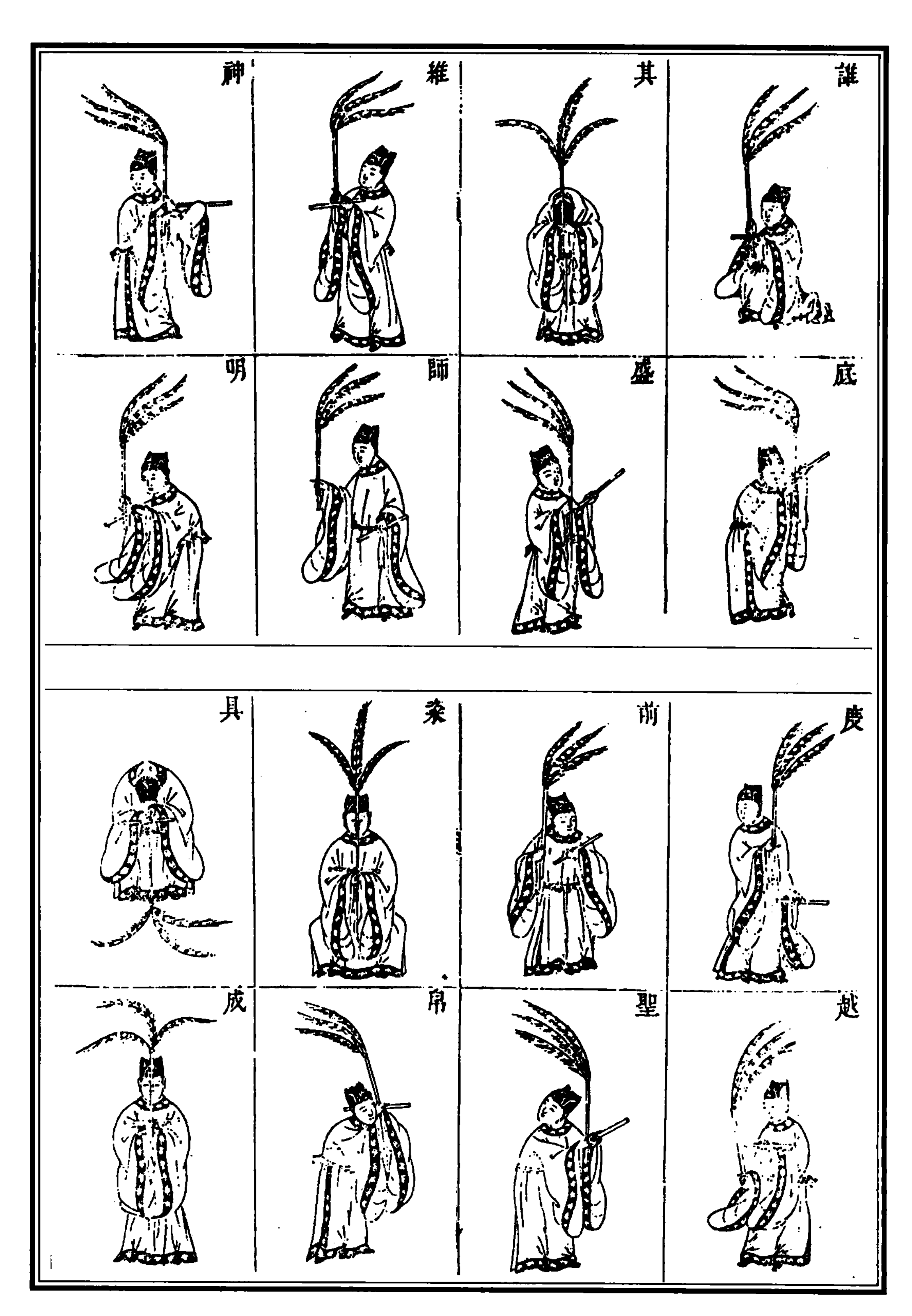
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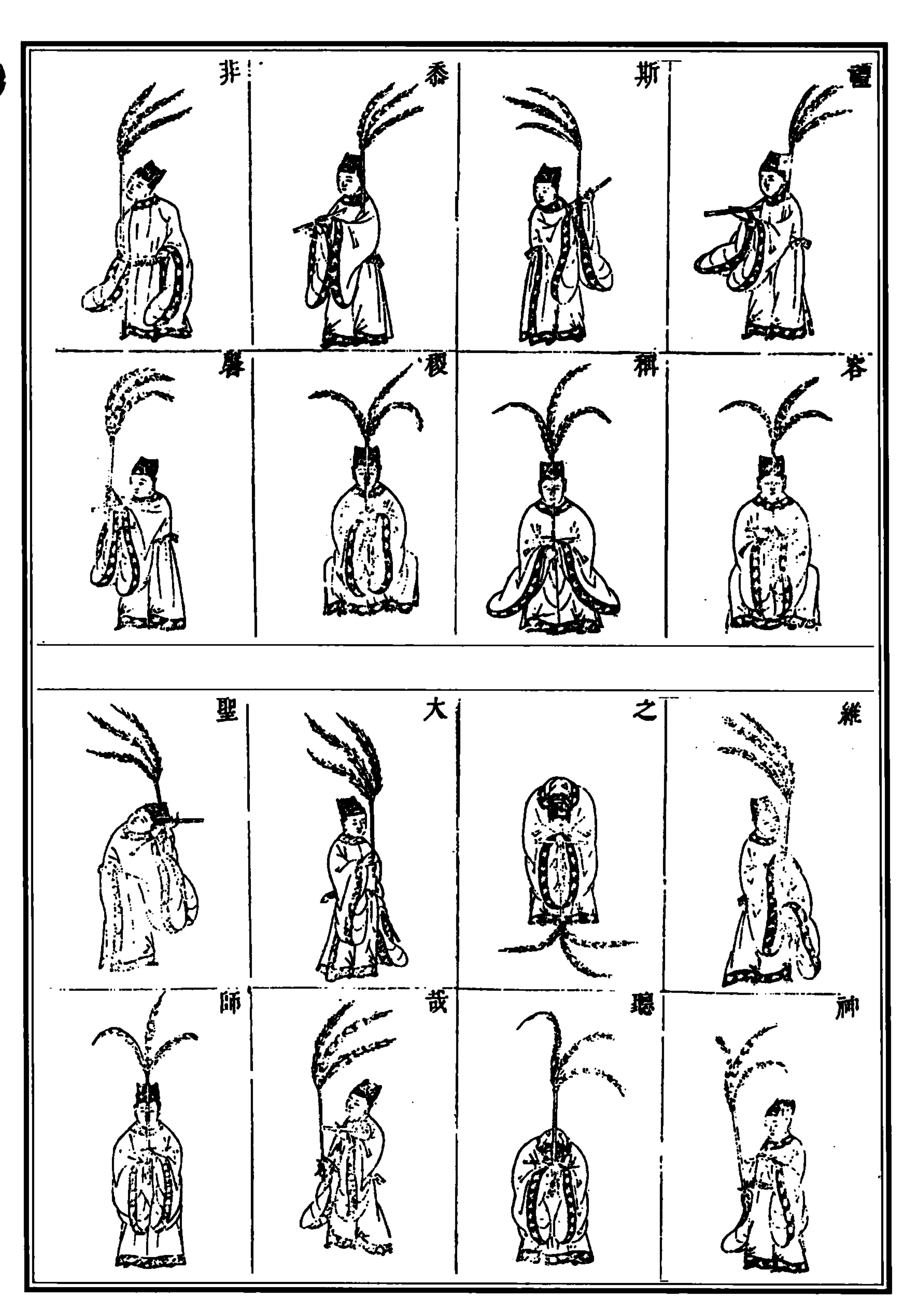
帨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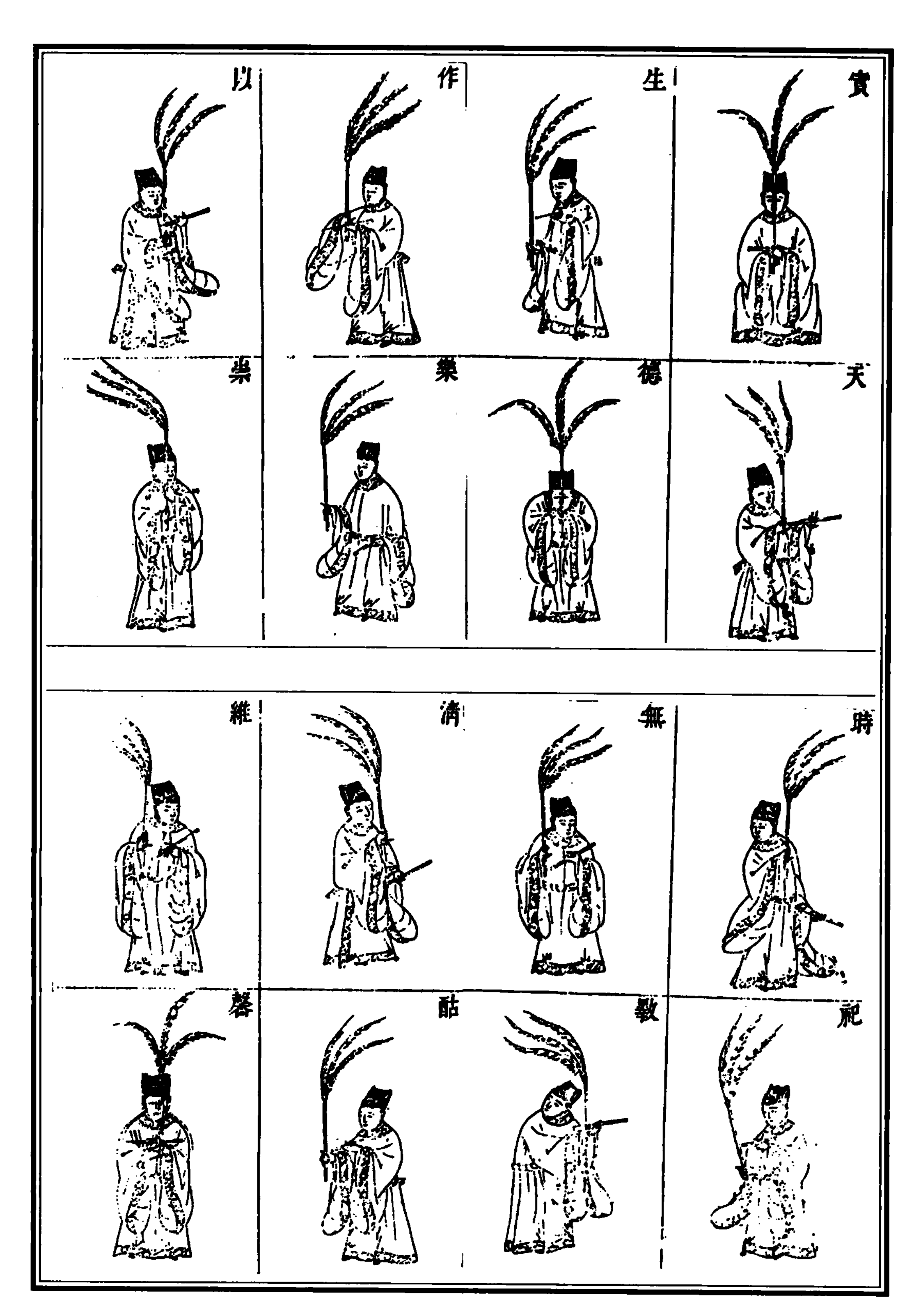
燭臺


樂器圖
麾旛
升龍
降龍
應鼓
搏拊
敔
編鐘
鳳簫
柷
編磬
笙
琴
笛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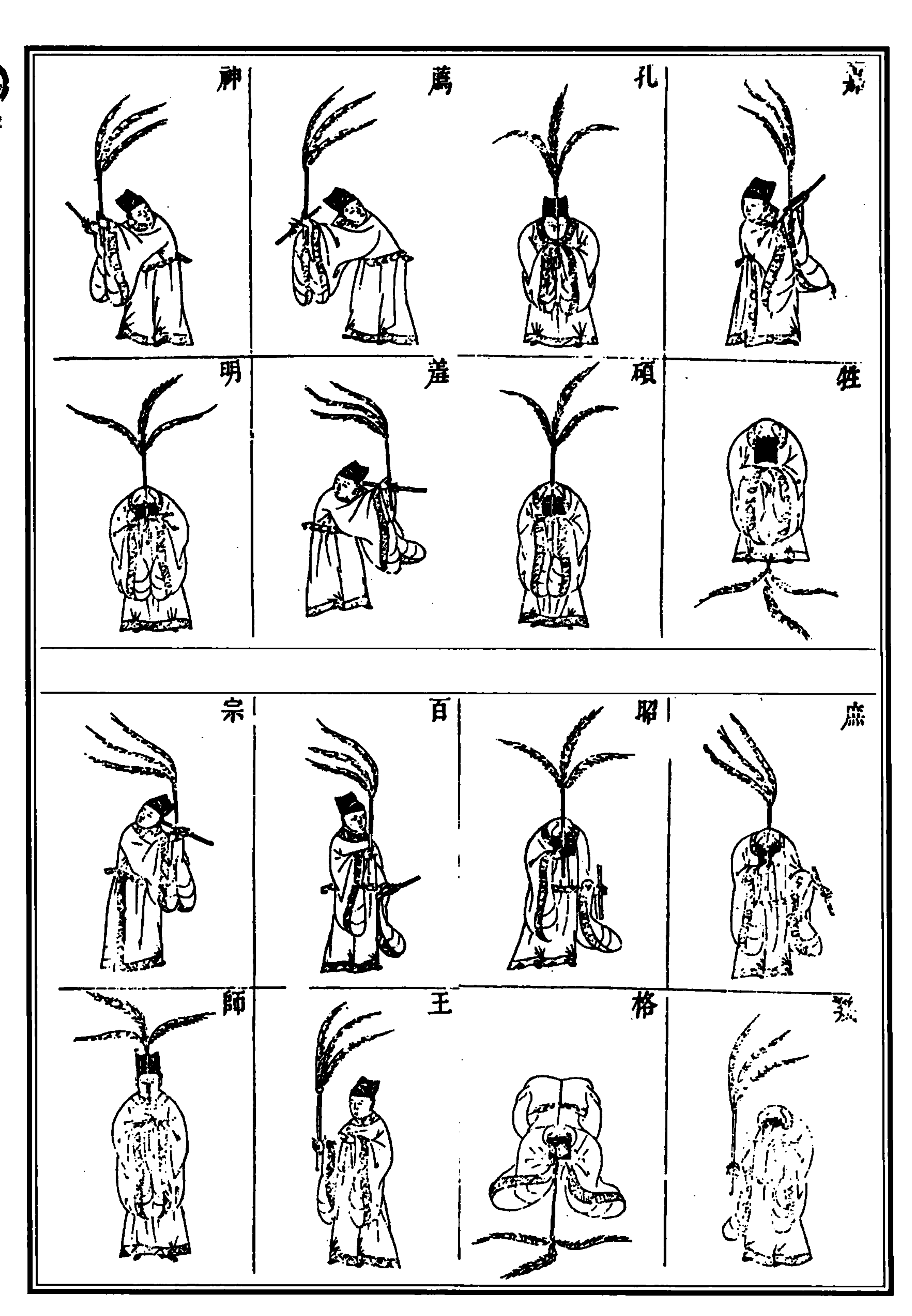

旌
籥
篪
瑟
翟
管
塤
樂舞圖
自
民
生
來
奏樂位次圖 明憲宗所頒也 世宗改爲六佾
麾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琴 琴 琴 琴 琴 琴 琴 琴
瑟 瑟
搏拊 祝 敔 搏拊
笙 龍笛 鳳簫 洞簫 笙 洞簫 鳳簫 龍笛
篪 塤 塤 篪
鏞 磬
楹鼓 楹鼓
旌 旌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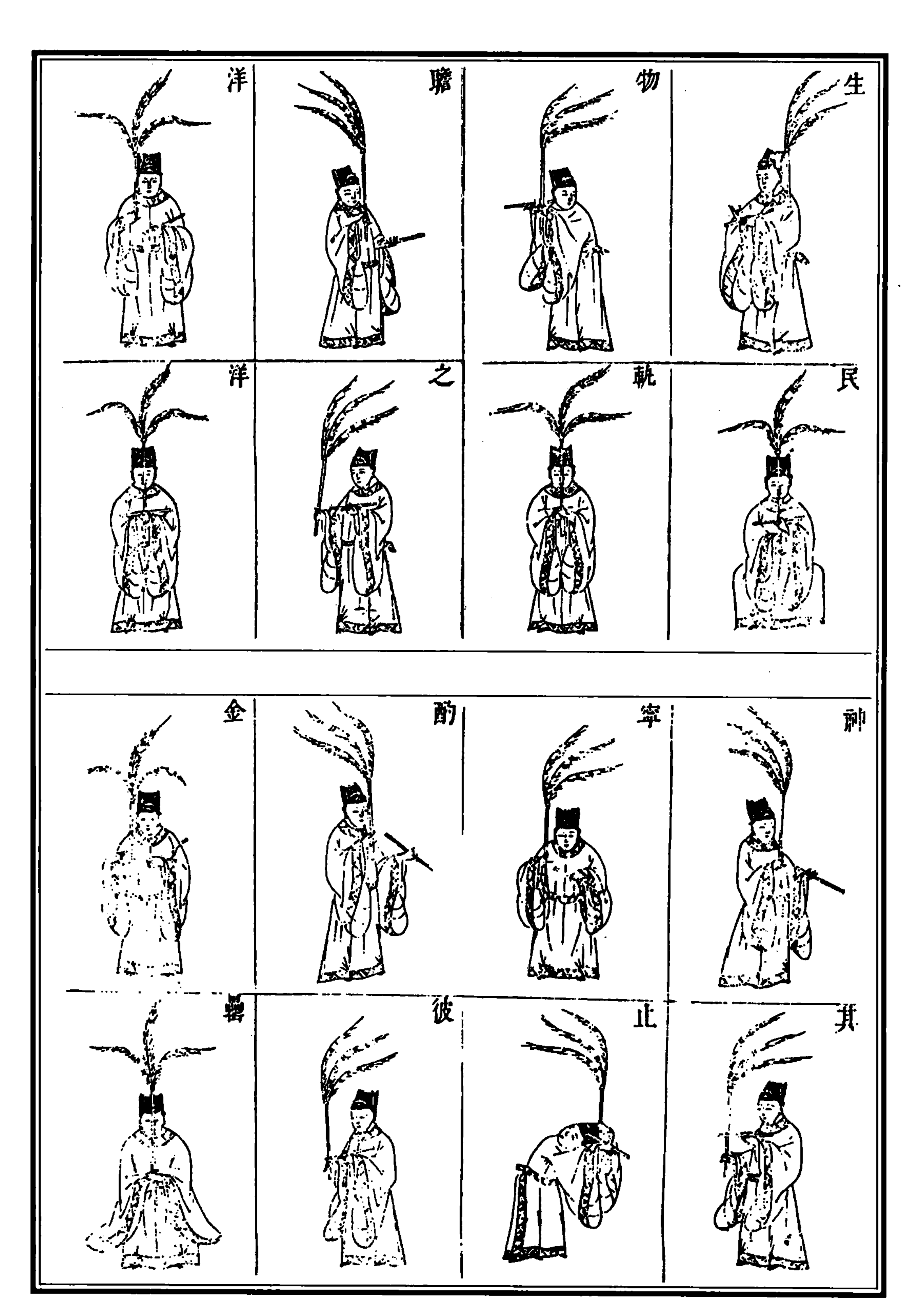

誰
其
維
神
庇
盛
師
明
度
前
象
具
越
聖
帛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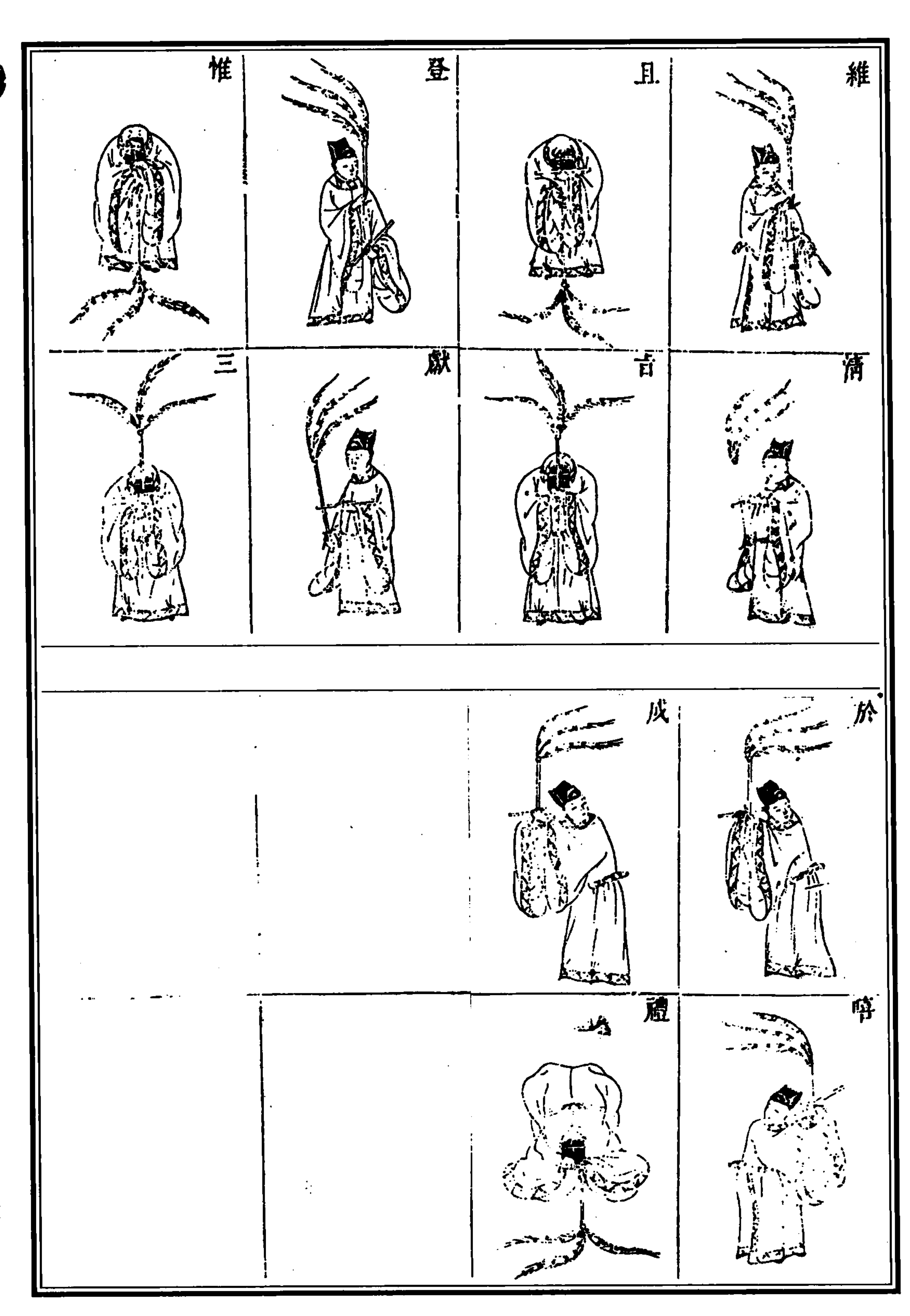

禮
容
斯
稱
黍
稷
非
馨
維
神
之
聰
大
哉
聖
師



實
生
作
以
天
德
集
崇
時
無
濟
維
祀
斁
酤
馨


孔
薦
神
牲
碩
羞
明
庶
昭
百
宗
格
王
師


生
物
瞻
洋
民
執
之
洋
神
寧
酌
金
其
止
彼
罍


維
且
登
惟
請
言
獻
三
於
成
將
禮

世家誌

敘曰、孔氏之先遠矣。開天啓類、肇有熊、胙土錫姓、始于殷契。微子分國而繼嗣、正考父吹律而定氏。逮夫子生、而上承鼻祖、下啓雲孫。肸秋至今、歷年三千、奕葉七十。蓋三代以前、君師道合。秦漢以後、君師道分。說者謂夫子繼衰周而爲素王、不虛耳。其嫡長之胤、代爵茅土、赤曆啓褒成之爵、黃初嗣奉聖之封。武德則朝會崇班、元祐則請闕觀禮。中奉嘉議之階、自金元而遞進。貴善萊祿之秩、逮有明而極隆。賜均賓格、位冠元僚、服昇金麟、誥頒玉軸。聖朝隆禮、視昔有加、不顯亦世、與天無極。覽遠條之繁茂、識根本之靈長矣。作世家誌。

世表

周　起成王丙戌、至赧王丁丑。
西漢　起高帝乙未、至平帝辛酉。
晉　起武帝乙酉、至愍帝癸酉。
唐　起高祖戊寅、至哀帝甲子。
宋 遼金附　起太祖庚申、至幼主乙亥。
元　起太祖丙寅、至順帝乙亥。

微子啓 帝乙長子。成王封於宋、以奉湯祀。
騰 節帝　高帝元年、封奉祀君。惠帝拜博士、遷長沙太傅。
震　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德倫　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illegible]
宜　太祖乾德四年、詔爲曲阜主簿。上書[illegible]
萬春子　洙 襲封衍聖公于衢。世祖至元十九年、辭爵、授國子[illegible]

微仲衍 微子弟。
宋公稽 衍子。
丁公申 稽子。
湣公共 [illegible]
閔公泰中子。有弟曰煬公熙。家語作襄公熙。
弗父何 共子。家語云熙子。
宋父周 何子。
世子勝 周子。
正考父 勝子。
孔父嘉 正考父子。
木金父 孔父嘉子、奔魯、因家焉。
祈父 木金父子。
睪夷 宋譜作睪夷、史孔庭作睪[illegible]、以孔爲氏。
防叔 祈父子。

曆 太守。子一。
忠 文帝徵爲博士。子二。
武 文帝博士、臨淮太守。子一。
延年 武帝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子一。
霸 昭帝博士、宣帝大中大夫、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拜太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卒、諡烈。子四。
福 襲封關內侯。子一。
房 襲封關內侯。子一。
均 襲封關內侯、徵[illegible]

撫 襲[illegible]中宗嗣聖十二年、襲褒聖侯。侍太尉、封奉聖侯。爲神龍元年、遷太常。授朝散大夫。子一。計孔子至[illegible]二十四代。
璲之 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太宗廟[illegible]、授四門博士、曲阜主簿、兗州長史。
延世 授[illegible]、太平興國三年、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八年、遷殿中丞。子三。
崇基 [illegible]
[illegible] 黃門侍郎。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子二。太宗召見、授司農寺丞、[illegible]
長史。二十七年、令兗州長史。子一。文宣公兼曲阜令。
聖佑 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子一。
宗愿 大中祥符元年、授太常寺奉禮郎。四年、爲大理評事。五年、襲封文宣公、兼[illegible]
仁宗 [illegible]

[illegible]之子。贈太中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再贈太常[illegible]
子。嗣之[illegible]大夫、贈太中大夫、太常禮院、上騎都尉、追封平郡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illegible]侯。子一。
[illegible]治之全子。成宗元貞元年、襲封[illegible]、衍聖公。子[illegible]
思晦 武宗至大[illegible]、授范縣尹[illegible]
[illegible]中、授[illegible]、仁宗延祐三年、授中大夫、襲封衍聖公。三年、[illegible]定四年、改嘉議大夫、卒、贈通[illegible]

伯夏　叔子。拜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侯。子一。

叔梁紇　伯夏子。

自微子至叔梁紇、計十四代。自孔子至[illegible]、計十六代。

孔子　父叔梁紇、毋顏氏。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一生、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即魯哀公十六年。子一。

鯉　景王十二年戊辰生、敬王三十八年己未卒。子一。

伋　子一。

白　子一。

求　子一。

箕　子一。相魏。

穿　子一。

惟晊　憲宗元和十三年、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子一。無嗣、以從弟策承。

策　[illegible]及第、累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文宣公、國子博士。懿宗咸通四年、以尚書博士襲封。

宗愿　仁宗天聖中、補太廟齋郎、襲封文宣公。

振　懿宗咸通四年狀元。

若蒙　神宗熙寧[illegible]、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衍聖公。[illegible]

若虛　哲宗元符元年、襲封衍聖公。

若愚

克堅　順帝至元元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奉中大夫。

昭儉

光嗣　子三。

泰　起始皇庚辰、至二世壬辰。

東漢　起光武己酉、至獻帝庚午。

南北朝　晉、宋、齊、梁、陳、魏、東魏、北齊、西魏、後周。起甲戌、至庚子。

五季　梁、唐、晉、漢、周。起己巳、至己未。

明　起太祖戊申、至[illegible]

端友　徽宗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以知郴州終。

端操　權襲封衍聖公。子四。

端立　子若愚。

玠　端友姪。衢州志、日端友子。高宗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子一。

播　端操第二子。襲封衍聖公。

搢　金熙宗天眷三年、襲封衍聖公。子二。

璥　端立子。

拯　玠子。

仁玉

謙　[illegible]

始皇初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秦焚詩、遂藏書于屋壁、隱于嵩山。子防、四傳至吉。吉生何齊、皆承殷後、為宋公。嗣絕。弟二、騰、衍。自孔子至鮒、計九代。

光武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卒、諡元成。子一。

懿 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子一。

損 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助祭。和帝永元四年、封褒亭侯。子一。

鮮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子一。

曜 襲封褒亭侯。子一。

粲 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子一。

完 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母弟讚子羨襲。自孔子至完、計二十代。

靈珍 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子一。

文泰 襲封崇聖侯。子一。

渠 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子一。

後唐時□曲阜主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號中興祖。子四。自孔子至仁玉、計四十三代。

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于衢。子一。

洪武元年、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子一。

拯 璠長子。金熙宗皇統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卒、無嗣、以弟總承襲。

訥 洪武十七年、襲封衍聖公。子一。

公鑑 洪武三十三年、襲封衍聖公。子一。

總 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卒、贈光祿大夫。子二。

彥縉 永樂八年、襲封衍聖公。子一。

拂 琥子。

承慶 未襲、蚤卒、贈衍聖公。子二。

文遠 摠子。襲封衍聖公于衢。子一。

弘緒 承慶長子。景泰六年、襲封衍聖公。子二。

元措 總長。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元光元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卿。哀宗天興元年、盧授

弘泰 承慶次子。成化六年、繼兄襲封衍聖公。子一。

聞韶 弘緒長子。

長孫 襲封鄒國公。子二。

英悊 封奉聖亭侯、無子。自孔子至英悊、計三十二代。

三國 漢、魏、吳。起辛未、至甲申。

隋 起高祖辛丑、至恭帝丁丑。

羨 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子一。自孔子至羨、計二十一代。

嗣悊 英悊弟。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子一。

泰定軍節度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卿。無子、以姪之則子洎繼。賢、坐事廢。自端操至貶六世、嗣絕。

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子二。

貞幹 聞韶長子。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子一。

元孝 拂長子。

貞寧 聞韶次子。以孫胤植襲爵、贈衍聖公。

元用 元孝弟、權襲封衍聖公。

萬春 文遠子。襲封衍聖公于衢。子一。

尚賢 貞幹子。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公。子胤椿、未襲卒。以從姪胤植嗣爵。

之厚 元孝子。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子一。

尚坦 貞寧子。子胤植襲爵、贈衍聖公。

之全 元用子。襲封衍聖公。自孔子至之全、計五十二代。

胤椿 尚賢子。贈衍聖公。

胤植 天啟二年、襲封衍聖公。崇禎元年、

加太子太保。三年、加太子太傅。自孔子至胤植、計六十五代。

國朝

胤植
順治元年、襲封衍聖公、仍加太子太傅。子一。

興燮
順治五年、襲封衍聖公。七年、加太子少保。八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子三。

毓圻
康熙七年、襲封衍聖公。

世譜

先聖孔子、黄帝之後也。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唐堯之臣、佐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賜姓子、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當周武王克商時、封帝乙之子微子啓國于宋、以奉湯祀。啓卒、傳弟思衍、號曰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于弟厲公。弗父何世爲宋卿、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三命益恭、又得商頌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illegible]。正考父生孔嘉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孔嘉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仕爲陬大夫。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齊國公。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追封啓聖王。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

年譜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甲申時、孔子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陬大夫叔梁紇、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皮。家語云、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娠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　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三歲。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

六歲。爲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五歲。孟丙仲壬殺豎牛于塞關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二十歲。仕于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爲乘田吏。

二十二歲。始教于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我聞之、古不修墓。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吾知之。孔子聞之、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

三十歲。齊景公適魯、使晏嬰迎孔子問政。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景公舍于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　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黼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者、若是而已。

三十六歲。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于上國、於其反也、長子死于道、葬于嬴博之間。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孔子在齊。

四十三歲。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

四十六歲。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四十八歲。遷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五十歲。遷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此、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以不除。

五十二歲。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埜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五十三歲。初、魯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

其費、候讀氏越境而從。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于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五十五歲。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埜。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

五十六歲。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七歲。定公薨、哀公立。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得去。

五十八歲。在陳、惠公賓于上館。

五十九歲。自陳反衛。自衛如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還。息于陬、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六十歲。在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六十二歲。自蔡如葉。

六十三歲。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淸而好儉、仕而不廢、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 齊有一足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 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埜、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閽之。孔子曰、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

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阻之、孔子反衛。

六十四歲在衛。

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毋歿、期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噫、其甚。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季康子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泪潺湲。蓋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返。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悉陳儒行。哀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爲戲矣。　哀公問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子曰、公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榱桷、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日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張目望遠、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何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賜。臣取于君謂之假、予於君謂之獻。季孫悟、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一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夫子往弔焉、適季氏、季氏不絰、夫子投絰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夫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禮也。

七十一歲。魯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于大埜、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之。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

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乃因史記作春秋、

絕筆于獲麟。

七十二歲。在魯。子路死于衛難。

七十三歲。周敬王四十三年壬戌（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四月己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

孔子將終、謂子貢曰、端門將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云、趨作法、孔子殁。周姬亡、彗星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子滅。子貢以告、孔子趨往觀之、化爲赤烏飛去。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塟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塟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塟、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塟聖人、非聖人之塟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史記　　漢司馬遷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侮①。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殁、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大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

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遜於乾侯。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庶孽、遂執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

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將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我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

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②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

孔子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自蔡如葉。去葉、反於蔡。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埜、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埜。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

仁耶。人之不吾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吾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於易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埜、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晚也。孔子因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於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宗子

二代鯉，字伯魚。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己巳。適魯昭公賜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年五十，先孔子卒。子伋。

三代伋，字子思。述事孔子，而受業于曾子。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魯繆公欲以爲相，不受。適衛，値懸子問禮。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我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反于魯，教授其徒數百人。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子白。

四代白，字子上。請所習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齊威王召白爲國相，不受。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十七。子求。

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年四十五卒。子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子穿。

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趙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子謙。

八代謙，史記作慎，一名斌。字子愼。仕魏，爲安釐王相。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殁于家。嘗歎曰：欲病無良醫，不出

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兆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子三、鮒、騰、樹。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

九代鮒、字子魚。秦始皇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與弟騰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于祖堂舊壁中。自隱于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于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名曰孔叢子。子隨。按隨四傳至吉。吉生何齊、何齊生安、皆承殷後、爲宋公。東晉武帝封其後靖之爲奉聖亭侯、弟隱之嗣、傳惡、長及子英哲、陳亡爵絕。

騰、字子襄、謙次子。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封爲奉嗣君、以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卒。子忠。

十代忠、字子貞。爲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卒。子二、武、安國。

十一代武、字子威。文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卒。子延年。

十二代延年、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子霸。王世貞曰、當是太子少傅耳。當時大將軍惟衛青。

十三代霸、字次孺。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出爲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于長安。爲人謙退、常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帝欲致之相位、讓至三四。帝知其誠、乃止。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年七十二、卒于第。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并錢帛、策贈列侯、謚曰烈。子四、福、捷、喜、光。王世貞曰、漢自孔光以前、不設太師。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卒。子房。

十五代房、漢哀帝時、襲封關內侯、食邑八百戶。子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名。徵拜尚書郎、襲封關內侯。平帝元始元年、更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子志。王世貞曰、莽時無太尉。

十七代志、後漢光武帝拜大司馬、光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子損。王世貞曰、是時大司馬惟吳漢。

十八代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褒成侯助祭。和帝永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子二、完、讚。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發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羨襲封。

二十一代美、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子震。

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

太常卿、黄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卒。子嶷。

二十三代嶷、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卒。子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賁封一千戶。子懿。

二十五代懿、以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卒。子鮮。王世貞曰、按懿故宣帝諱、今不避、不可解。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子乘。

二十七代乘、字敬山。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子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卒。子渠。

三十代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子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③一千戶。年六十四卒。子二、英悊、嗣悊。

三十二代英悊。陳光大元年、改封奉聖侯。無子。

嗣悊、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仍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十二年、授吳郡主簿。帝崩揚州、由是歸魯。年七十卒。子德倫。王世貞曰、諸言文帝時登科、誤也。煬帝始設科。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天授元年、賜敕書及時服。年七十七卒。子二、崇基、子數。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

三十四代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卒。子璲之。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子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子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子三、惟晊、惟昉、惟時。

三十八代惟晊。憲宗元和十三年、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年五十七卒。子振。

四十代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縑。年七十四卒。子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卒。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五季之亂、失其世爵、故授是官。年四十二、爲灑掃戶孔末所害。子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爲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于外家。後魯人見其長、訴于官、事聞于朝、乃罷末、以仁玉爲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十九歲、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廟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復口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贈兵部尚書、今孔氏推爲中興祖云。子四、宜、憲、冕、勗。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參預兵機、宜力實多。代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涖關市于星子鎭。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當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爲軍。朝議以戶口少、且陞爲縣、令就營之。政成、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其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太宗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太宗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高密。還朝、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溺巨馬河卒、年四十六。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以父沒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調許州長葛令。眞宗即位、宣諭侍臣、令咨訪先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延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卒于官、年三十八。子聖祐。

四十六代聖祐。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眞宗東封、詔賜衣緋、次京官陪位。駕幸林廟、授太常寺奉禮郎。四年、爲大理評事。天禧五年、以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于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堂弟宗愿承襲。

宗愿、字子莊、延澤子。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道輔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

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于官、年六十三。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子二、端友、端操。

若虛、字公實。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子端友嗣爵。熙豐間、詔令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爲衍聖公、毋預大禮、許赴闕陪位。後世視學遣官行取衍聖公觀禮始此。

若愚、宗愿第三子。生端立、今襲封始祖。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宣和三年、轉通直郎、除直秘閣、賜緋、仍許就任關陞。建炎四年、偕叔父傳隨高宗南渡、寓三衢。紹興二年、知郴州。姪玠襲。玠生搢、搢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俱襲封衍聖公于衢州。元世祖時、辭爵罷封。

端操、端友弟。金權襲封衍聖公於魯。子四、瑄、璠、璵、玠。

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操第二子。金天眷三年、嗣封衍聖公于魯、贈榮祿大夫。皇統二年卒、年三十八。子二、拯、總。

五十代拯、字元濟。年七歲、金熙宗皇統二年、除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終通直郎。世宗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無嗣、以弟總繼。

總、字元會、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一年、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令。嚴潔祭祀、敦睦親族、親率佃戶之東蒙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山、防山殿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子二、元措、元紘。

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年十一歲、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三年、超授中議大夫。承安二年、敕令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令、仍許世襲、不得別行差占。宣宗貞祐二年、幸汴京、趣赴行在。適丁母憂、遙授東平府判。三年、起復、與隨朝職事、遂授太常博士。興定四年、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賢院、兼前職。哀宗天興元年、遙授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太常卿。癸巳年、元陷汴梁、特取元措還東平、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無子、以姪孫湞嗣爵。湞、元紘孫也。父[illegible]之固、元憲宗元年、襲封衍聖公。八年、坐罪奪爵、爲維州尹。以元措從弟元用權襲封焉。

元用、字俊卿。初貞祐二年、元措從宣宗遷汴、擬元用攝祀事。及宋克平山東、寶慶元年、授通直郎、權襲封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兩道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元太師木華黎統諸道兵至、承制封拜、襲封

衍聖公、世襲曲阜令、給降衍聖公印。子之全。

五十二代之全、字工升。乙酉年、父元用從征益都、之全遂權襲封衍聖公、曲阜令。癸巳年、元措自汴梁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之全止充曲阜令。壬子年、宣差東平路行軍萬戶總管權授襲封衍聖公、降到印信、兼曲阜令。年五十一卒。子三、治、澄、濟。

五十三代治、字世安、之全長子。壬子年、克曲阜管民長官。中統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令、兼管諸軍奧魯、仍權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子思誠、罷封。

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初、宗愿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之厚生浣、字日新、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浣生思晦、天資穎秀、受業嶧江張先生須、讀書即識大義。元武宗至大中、舉孝廉、授范縣、寧陽兩縣教諭。仁宗即位、訪問孔子後儒臣元明善等、曰思晦嫡長應嗣。時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給四品印。

泰定四年、進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銀印。卒年六十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字璟夫。至元元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賜以銀章。十五年、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陞太常卿、遂拜治書侍御史、辭歸、追拜山東廉訪使、受詔復辭歸。會山東亂、北行抵藁城、召入爲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尚書、改西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二十六年、明兵取中原、太祖手詔趣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疾篤、詔驛傳還家、賜白金百兩、雜綵十端。行次邳之新安驛、卒于舟中。諸子扶柩歸葬、年五十五。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賢。按孔氏分九門自此始。

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年二十一、順帝至正五年、授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明太祖洪武元年、朝京師、問以歷代治理、條對甚悉。上嘉之、賜緋彩大端、命回守祖庭。是年、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卒年四十七。朝廷遣官諭祭。子二、訥、譜。

五十七代訥、字言伯。洪武十六年、丁父憂、以闕哀赴京、將

俾襲爵、以居喪乃止。十七年、朝京師、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敕禮官以教坊樂導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觀者莫不贊嘆。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于禮部。初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上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厚其餼廪、下及侍從、古未有也。三十三年卒、年四十三。子四、公鑑、公鏻、公鈞、公鐽。

五十八代公鑑、字昭文、洪武三十三年、襲封衍聖公、年二十三卒。成祖遣官諭祭。子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所命也。蚤孤、毋胡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公。成祖謂侍臣曰、眞聖人之裔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洪熙元年、賜第于東安門北。景泰二年、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印、玉帶、織錦麒麟衣。文視④一品。卒年五十五。命禮部治葬、工部治墳。子四、承慶、承吉、承灝、承泒。

六十代承慶、字永祚、年六歲、遭毋莫夫人喪。既長、從三氏學錄孔克寅學、所著有禮庭吟稿行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子二、弘緒、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景泰六年、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延入内宫、特賜金紐麒麟圖書、御篆詩禮崇德四字、與敕也。成化六年、坐事奪爵。弘治中、復冠帶。卒年五十七。賜祭。子二、聞韶、聞禮。

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繼兄襲封衍聖公。卒年五十四。子聞詩。

六十二代聞韶、字知德、弘緒長子。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卒年六十五。賜祭。子二、貞幹、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賜敕約束其宗人。卒于賜第、年三十八。諭祭九壇。子尚賢。

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别號龍宇。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公、年十四歲。世宗敕該部傳與撫按官知道、孔尚賢年幼、你撫按官不時存問他。敢有族人恃長欺凌他的、指名參來治罪。歷侍四朝、神宗禮遇尤篤。天啓元年、卒于賜第、年七十九。遣禮部尚書孫慎行致祭、工部造墳、行人盧時泰護喪歸。子胤椿、胤桂、俱早卒、無嗣、姪胤植襲封。崇禎元年、贈太子太保。

六十五代胤植、字懋甲、貞寧之孫也。父曰尚坦。天啓二年五月、襲封衍聖公。崇禎元年、加太子太保。三年、加太子太傅。國朝初年入朝、封爵如故。順治四年卒、年五十

六。奏聞、遣山東左布政致祭、工部造墳。子興燮。

六十六代興燮字起呂，順治五年三月、襲封衍聖公。七年、加太子少保。八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六年十二月卒，年三十二。奏聞、遣山東布政司致祭、工部造墳。子三：毓圻、毓均、毓埏。

六十七代毓圻字翊宸。康熙七年二月、襲封衍聖公。十七年、加太子少師。

校記

①據《史記·孔子世家》，「侮」上當有「余」字。

②心：當衍，見右引。

③「食」下當脫「邑」字。

④此句據庫本《抑庵文集》卷二四彥縉碑，當作「衣織金麒麟文」。

闕里廣誌卷之三

禮樂誌

敘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情性、合和邦國、而祖洽黔黎者也。自姚姒子姬之前、尚或朴而不文、或文而不憖、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由令經曲律呂洋洋纚纚、萬世率由而無弊乎。以故上暨炎漢、下暨勝國、禮備四代、樂用八佾、斯亦祀事之偉觀、報稱之極則也。至

皇朝恪遵舊章、有隆靡替、崇儒重道、猗與休哉、昭天地而超今古矣。用是標祀典于首、重玉帛祇嚴之告也。而謚號章服、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于禮器樂章、懼其散佚也、爰稽其故制、摭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尋而守焉。作禮樂誌。

祀典

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丘濬曰、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元帝初元元年、詔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狩、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說經。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後坐。張朝瑞曰、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按孔僖傳曰、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桓帝元嘉三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宋慶長曰、此孔氏設官之始。

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生、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魯郡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

少帝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五年、講尚書通。七年、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回配。丘濬曰、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于此。前此祀孔子者皆于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丘濬曰、此太子釋奠之始。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親釋奠孔子。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親釋奠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奉聖亭侯孔疑、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釋奠孔子。

穆帝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孔子、權以中堂爲太學。

孝武帝寧康三年、帝講孝經通、釋奠于中堂。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丘濬曰、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北魏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

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孔子。

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孔子。（以青徐平故也。）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合雜巫覡淫祀者、禁之。

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享薦之禮。（丘濬曰、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太和十九年、幸魯城、祠孔子廟。命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隴、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先師。（有司議禮云、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郡以時修治廟宇、遣使致祭。

又制、每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郡學則于坊內立孔顏廟、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丘濬曰、此後世朔日行香之始。）

是年、詔將講于天子、先定經于孔父廟、講畢釋奠、行三獻禮。

陳宣帝大建三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祭酒以下賚帛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隋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丘濬曰、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然未名爲釋奠、亦無定時也。）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丘濬曰、自曹魏釋奠孔子于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爲廟。）

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唐書云、以周公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配。）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張甫瑞曰、此後世郡縣立文廟之始。）

十四年、帝親釋奠于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舊禮、釋奠學官自爲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令國學釋奠、令祭酒爲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某官。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州縣以守令爲初獻、丞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丘濬曰、此後世國家遣官釋奠之始、而守令主祭亦始于此。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過曲阜、親祭祠廟以太牢。

又遣司稼正卿扶①餘隆以少牢詣闕里祭告。

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筵、親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于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胄子。

十三年、封禪廻、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陳暘樂書云、開元中釋奠始用宮架之樂、即宮縣也。

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丁、祭文宣王以三公攝事。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于國學。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訖、北面而揖。

宣帝大中元年、宰臣白敏中請賜百緡充享祀。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喪亂、廟祀廢、故復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登墓復拜。或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祖庭廣記曰、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其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公巷入、適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夫子也。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歎下拜、遂躬詣闕里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于廟中。又詣聖林拜墓、敕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幸國子監、祭文宣王、用一品禮、樂用永安之曲。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學、謁文宣王。時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詔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座。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座、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喜、乃賜帛百疋。

淳化四年、從監軍使臣請、先聖廟六衙朔望焚香。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畢、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上服鞾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詣叔梁紇堂、遂如孔林、乘馬至墓奠拜。

祥符七年、王旦言、請用先天節②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

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初即位、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天聖二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舊儀肅揖、特再拜。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已用登歌、至宋則復用之。

慶曆四年、幸國子學、謁先聖、再拜。

嘉祐六年、遣兗州通判、詣闕里祭告。

哲宗元祐六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

政和元年、詔門人封爵及郡縣犯先聖諱者、悉改正。

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于闕里。

宣和四年、幸太學、奠謁先聖。

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祭與社稷並爲大祀。

十四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止蹕于大成門外、至降輦趨、執爵、漉獻、躬親。徽宗大成樂成、詔頒降肄習、仍內降王圭。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

寧宗慶元間、定祀令、文宣王爲中祀。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謁釋奠。

金熙宗皇統元年、親祀孔子。退謂侍臣曰、朕幼年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萬世景仰、凡人爲善、不可不勉。

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章宗明昌四年、釋奠先聖。諭吉宜儀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禮、朕將拜焉。

泰定二十二年、皇帝御名遣兗州節度使孫康祭告。

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大臣助奠。

元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陪位諸儒衣襴衫、戴唐巾行禮。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奏、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子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于禮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于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故詔。

成宗大德初、敕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爲令。

武宗至大元年、遣集賢院學士王德淵、欽齎祭文至孔林、與兗州知州馬福、孔氏家長攝行三獻。

至大四年、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賡祭告。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説書王存義詣闕、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綱鑑云、仁宗初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孔子曲阜廟庭遣使致祭、每歲二丁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祭酒行釋

菜禮。

是年、上幸國學、行釋奠禮。

二年、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

四年、更定祭器禮物、各設高案、其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磁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丘濬曰：宋蘇軾謂古者坐于席、故籩豆之長短、鉶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元未之有改、至是皇祖始正之云。

十五年、國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上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十七年、敕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吏以下詣學行香。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領博士諸生長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按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焚香。宋叢曰：竊宜致焚香不足古禮。至明始定爲令、朔望謁奠之禮遍海內矣。

惠宗建文元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

成祖永樂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

四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將視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十四年、遣官祭告闕里。

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成、定其制、監春秋丁祭、命祭酒行禮、稱皇帝謹遣。

宣宗宣德元年、登極、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

英宗正統元年、登極、遣國子監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

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

九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

代宗景泰元年、登極、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里祭告。

二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召衍聖公彥縉及族人入京觀禮、賜彥縉金鑲犀帶、大紅紵袍。

英宗天順元年、復位、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

憲宗成化元年、登極、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遣官取衍聖公弘緒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衍聖公分獻沂國公。

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各十二、樂舞爲八佾、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章文懿曰：國學之祭、舊用十籩十豆、增爲十二；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增爲十。從祭酒周洪謨之請也。

孝宗弘治元年、登極、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以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

奠、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觀禮、命衍聖公分奠兗國公。禮畢、賜紵絲及觀禮族人各紵絲衣一套、又賜宴于禮部。

十二年、廟災、遣侍讀學士李傑詣闕里祭告。

十七年、重建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武宗正德元年、上視太學、謁孔子。遣禮部主事張潤取衍聖公聞韶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衍聖公分奠沂國公。以禫服未除辭。命吏部右侍郎梁儲代、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八年、因流賊犯闕里、遣山東巡撫都御史趙璜祭告。

世宗嘉靖元年登極、遣吏部尚書石瑤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外、即降輦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輦。遣評事呂祚取衍聖公聞韶并三氏子孫希瑱、公擧、彥佐、弘仁、聞義赴京觀禮。有乞恩觀禮三氏學生員彥隆、承榮、承緒等、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十二年、釐正祀典、復幸太學。遣官取衍聖公聞韶并族人孔讓、公禎、永禎、弘器、聞達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穆宗隆慶元年登極、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劉繼文取衍聖公尚賢并三氏子孫孔承讀、承元、承宗、弘立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又以分奠大臣特賜衍聖公羊酒。

神宗萬曆元年登極、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詣闕里祭告。

四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張程取衍聖公尚賢并三氏子孫公寧、公源、承倜、弘泉、貞榜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熹宗天啓元年登極、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詣闕里祭告。

五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楊中極取衍聖公胤植并四氏子孫族人彥乾、弘顯、弘毅、聞慶、生員聞範、聞讀、貞祚觀禮。詔聞範、聞讀、貞祚恩貢入監、仍命該部優選。中書舍人聞詩、衍聞、聞漂并乞恩觀禮、賜宴賜衣俱照前例。

懷宗崇禎元年登極、遣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郭興言詣闕里祭告。

二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衍聖公胤植并四氏子孫族人彥乾、彥鳳、弘毅、生員聞俊、貞芳、尚毗、尚遜觀禮、照例送監讀書、賜宴賜衣俱照前例。

十四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行人魯近逵行取衍聖公胤植并四氏子孫博士、其族人舉事貞彝、生員與謙、與訓、以化、貞恒、貞來赴京觀禮、賜宴賜衣俱照前例。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親政、遣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管工部左侍郎劉昌詣闕里祭告。

九年、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先是、八年、遣行人王天眷、行取衍聖公興燮并孔、顏、曾、孟、仲博士赴京陪祀、未及舉行。至九年、復遣行人張九微行取衍聖公、博士及族人生員尚然、與義、尚經、胤張、洪、尚瑛、胤徵、貞吉等陪祀觀禮。刑部員外郎胤樾、主事自泳、學正胤齊并乞恩觀禮、照例賜宴賜衣、并下程等項。觀禮生員俱送監讀書。

今上皇帝康熙七年親政、遣光祿寺卿加一級楊永寧詣闕里祭告。

八年、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行人司正陳調元行取衍聖公毓圻并孔、顏、曾、孟、

仲博士、及族人生員與滿、尚黃、與漢、尚系、蒙、賢、候、與範等、陪祀觀禮。縣任宰同府知府貝來學祭員候選縣丞尚義例監取職、乞恩觀禮。

皇上門月十四日齋戒、十五日具禮服、升輦、至文廟東成賢街。國子監滿漢祭酒司業率諸監生跪迎、至櫺星門外、降輦、由中門大成門入、殿中階、進詣孔夫子位殿內正中立。諸王貝勒等入兩旁門、陞東西階、至外簷下排立、各官臺下排立。引贊官引

上行二次跪、六次叩頭。諸王貝勒等并各官亦二次跪、六次叩頭。樂作、

上獻帛、獻酒。畢、送神。

上行二次跪、六次叩頭、各官俱二次跪、六次叩頭。

駕出、換常服、在櫺星門外升輿、至彝倫堂陞座。衍聖公、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孔氏子孫及諸監生在臺下、三跪九叩頭、立。

上諭坐、諸王等叩頭、坐。都統、大學士、尚書、精奇尼哈番以上、及衍聖公、俱分翼入彝倫堂、叩頭、坐。侍郎等官在堂外簷下、叩頭、坐。祭酒就東講書案、司業就西講書案、叩頭、坐。祭酒講易經、司業講書經。四品以下、及諸監生俱排立、聽講。講畢、賜諸王等以下各官茶。

上陞輦、祭酒、司業率諸監生跪送。次日、衍聖公進表謝

賜宴、賜衣并下程等項、俱照前例。觀禮生員送監讀書。

謚號章服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丘濬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爲文聖尼父。魏書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等授策文聖之謚。既而帝齋中書省、親祭于廟。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

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先聖。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爲先聖。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故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爲先聖。貞觀之初、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今請從之。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張朝瑞曰、至是始定孔子爲先聖。

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天后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仍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先時廟庭、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偏下。貞觀中、則祀周公而夫子位未改。至是、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皆南面。丘濬曰、文宣之謚始此、亦孔子封王之始。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帝祀泰山至曲阜縣、謁文宣王林廟。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加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詔謚爲玄聖文宣王。宋際曰按宋史、西夏尊孔聖爲帝、雖小國不足稱、然崇師之意、亦可嘉也。）

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顏氏爲魯國太夫人、亓官氏爲鄆國夫人。

五年、改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徽宗崇寧四年、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服九章。（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依圖改正。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也。濟曰、此先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請孔子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旒、九章。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詔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魯顏氏爲啓聖王夫人、妻亓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孔子封爵仍舊。

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詔天下文廟去像易木主。（從大學士張璁之請也。）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從國子監祭酒李若琳、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之請也。）

禮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朱文公嘗曰、舊禮器圖按址依聶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省考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與。

簠、簋皆盛黍稷之器。有虞氏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簋圓、刻木爲之、古用陶器、後世範金爲之。簠數一百一十五、通蓋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濶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簋數一百一十五、通蓋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濶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籩豆。籩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爵玉豆雕篹。爾雅及鄭氏說以木、禮旅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所製以銅。郊特牲曰、則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籩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濶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豆數二百四十八、并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籩。

犧尊。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取其犧牲享食之義。犧牛形、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于腹、上覆以蓋、用貯終獻酒。數六、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深二寸七分、濶八分五釐。

象尊、取形于象、以明乎夏德。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數十、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濶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四寸九分。

雲雷尊、紐以鷄首、腹畫雲雷回旋之狀。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需澤。範金爲之、用貯初獻酒。

大尊、大從泰、有虞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數二。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其尊作壺形、其脰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數六、重四斤一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山雲狀。數二。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

著尊、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數二。重四斤十

腹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二分。

盥洗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肅恭之意。盤盛水、洗受棄水、惡穢地也。舊圖畫書雲龍、洗畫水文菱花。今博古圖、盤爲饕餮雷文、洗飾龜龍。盤數二重十二斤、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洗數二重八斤八兩、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

爵、明堂位曰、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按爾雅、鍾小者爲棧。棧卑而淺、故棧象琖、而爵象雀、而斝有耳焉。按禮書、爵小者名爵、火細者名爵。其義取小爲貴、因著飲戒云。洪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雙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盃于背以承酒、殊非也。數一百一十八、重一斤八兩、通柱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濶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坫、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豐是已。嚴于燕射曰豐。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豐字從豆、爲豐年之豐、謂時和年豐、粢盛豐備、神歆其祀、人受其福也。鄭注云、豐似豆而卑。木製漆赤中、畫赤雲氣。數二十八。重二斤九兩、徑廣九寸二分、皆諸地而平正。

勺、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蒲藏淵、淵生水、疏有引導意。今刻首爲龍、夏制也。數二十八、重一斤、口濶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登、瓦器。數六、高一尺四寸、用薦太羹。

鉶、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施三紐、用薦和羹。

俎、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柎也。孔疏云、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柎。其間有橫、橫似堂壁、橫下二柎似堂東西各有房也。詩閟宮曰、籩豆大房。箋云、玉飾俎也。兩端赤漆、中央黑。數一百三十三、長一尺八寸、濶八寸、高八寸五分。

篚、竹爲之。鄭氏謂如車笭、如竹篋。古用篚不一、以奠爵、以承食膳、以置玉幣、具載禮記。今單以承幣。蓋詩鹿鳴序實幣帛篚筐之遺意也。數二十、高五寸、長二尺八分、濶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篚巾、以絺爲之、圓幅玄被纁裏。數二百四十八。

龍羃、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兩廡則不可畫雲龍、止用青。

尊羃、用布爲之。數二十八、縱橫二尺二寸。

盥盤架、以木爲之、繪以彩色、飾以漆。

盥盤、範金爲之、盛水盥手。

帨巾、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卒拭手。

門爐也、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横一尺二寸。兩耳四足、用以焚香。

燭臺、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祝版、以木爲之、高九寸、濶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樂器

按八音之器、聖人法八風而爲之、其聲出于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其一聲者、有其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已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于風氣禽獸、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有如此。

麾旛、以絳繒爲之、長七尺、濶一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以相連首尾、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朱竿長八尺五寸、末施銅龍首、塗金、啣其麾下垂。樂中、麾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見、樂作、偃之則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朱漆、閑則植其上。

應鼓、以革爲之、去故意也、爲衆音首。其卦坎、其方北、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離、冬至之氣也。每奏樂一句、以槌擊者三、使節奏從容也。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濶二尺二寸。兩旁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蓋、繚以黃羅銷金雲花繒（縫）爲、四角爲龍首、啣九旒蘇、下綴纓結。刻狻猊四於趺、各向外。

鼗、其制如鼓、司此者掛于項上、兩手搦之、以應鼓節樂。面

渕圍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分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絲、朱漆架架之。

篪、以竹爲之、其直節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長一尺四寸。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吹竅也、横而吹之。下六孔各徑二分。以金飾龍首、末垂以紅絨絲結。

簫、截竹爲之、以紅絨絲繫之。吹者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各山口、直而吹之。

搏拊、鼓中實糠、擊以節樂。舊說以韋爲之、中實以糠、形加小鼓。

柷、所以合樂。狀方如漆桶、中有椎柄、連底撞之、擊以起樂。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

敔、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鉏鋙、木戛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形伏、故用以止樂。

編磬、以石爲之。其爲物也、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拼、立冬之氣也。以堅木爲虡、竹爲柄、司擊者擊之、其音律則與鐘同。凡擊、則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既闋、而擊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横簨植上、刻加齒形、曰崇牙、足爲鳥形。

編鐘、範金爲之。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鏗、立秋之氣也。以堅木爲虡、竹爲柄、司鐘者擊之、則有大律六、呂六、以應十二月之候、又有清聲以配之。數十六、形如筒、簨虡與同編磬、足刻獸形。

笙、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象管在匏有巢象。

排簫、又名鳳簫、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琴、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象碁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絃、故七。（宋陳暘曰、七絃以備七音、所謂變宮變徵也。非文武所增也。）

瑟、伏羲氏作。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頒瑟止爲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雅瑟三十三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塤之爲言，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水火土之三形。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平底，水之形也；圓體，土之形也。狀如秤錘。大成樂書云：塤箎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

箎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上一大孔，徑三分，橫而左吹，輕吹之，其聲乃和，以合衆樂。

管截竹爲之，爲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歛之。

翟，雉羽也。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塗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揷於柄端，數六十四。舞生右手執之以舞。

籥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朱飾，數六十四。舞生左手執之以舞。

旌以紅絨爲之，纓上加塗金銅雲壁於其上，數九，長七尺，以紅絨縧繫之，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髹、朱施③塗金龍首，啣其飾，設于東西兩階。舞生執之以導舞者。

樂章

按樂章即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于樂，故曰樂章。遡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隋亦以夏爲名；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穎又撰三和樂：一曰械和，二曰豐和，三曰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有凝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丘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添徹饌奏娛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明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章。　國朝因之。前代樂章，備存于後。

迎神，成和之曲，無舞。

大 太四 哉 南工 宣 林尺 聖 仲上 道 太四 德 仲上 尊 林尺 崇 仲上 維 南工 持 林尺 王 仲上 化 太四 斯 林尺 民 仲上 是 黄合 宗 太四 典 黄合 祀 太四 有 仲上 常 林尺 精 南工 純 林尺 並 太四 隆 仲上 神 黄六 其 南工 來 林尺 格 仲上 於 林尺 昭 仲上 聖 黄合 容 太四

奠幣，寧和之曲，有舞。

自 太四 生 仲上 民 林尺 來 仲上 誰 太四 底 黄合 其 仲上 盛 太四 維 南工 師④ 神

上仲 明、四太 度 合黃 越 上仲 前 上仲 聖。四太 粢 上仲 帛 四太 具 上仲 成、尺林 禮 合黃 容 四太 斯 尺林 稱。上仲 黍 四太 稷 工南 非 六清黃 馨、尺林 維 工南 神 尺林 之 上仲 聽。四太

初獻安和之曲有舞。

大 四太 哉 上仲 聖 合黃 師、四太 實 工南 天 尺林 生 上仲 德。四太 作 上仲 樂 四太 以 上仲 崇、尺林 時 上仲 祀 四太 無 尺林 斁。上仲 清 六清黃 酤 工南 惟 上仲 馨、上仲 嘉 尺林 牲 上仲 孔 合黃 碩。四合 薦 四太 羞 工南 神 六清黃 明、尺林 庶 工南 幾 尺林 昭 上仲 格。四太

亞獻景和之曲有舞。

百 上仲 王 工南 宗 尺林 師、上仲 生 尺林 民 上仲 物 四太 軌。合黃 瞻 六清黃 之 工南 洋 尺林 洋、上仲 神 尺林 其 上仲 寧 四太 止。合黃 酌 四太 彼 合黃 金 尺林 罍、上仲 惟 工南 清 尺林 且 四太 旨。上仲 登 上仲 獻 四太 惟 尺林 三、上仲 於 六黃 嘻 工南 成 尺林 禮。上仲

終獻同亞獻曲有舞。

撤饌咸和之曲無舞。

犧 上仲 象 四太 在 上仲 前、尺林 豆 四太 籩 上仲 在 合黃 列。四太 以 四太 享 工南 以 尺林 薦、上仲 既 上仲 芬 尺林 既 四太 潔。上仲 禮 合黃 成 四太 樂 上仲 備、四太 人 工南 和 尺林 神 上仲 悅。四太 祭 合黃 則 四太 受 上仲 福、尺林 率 六黃 遵 工南 無 尺林 越。上仲

送神咸和之曲無舞。

有 四太 嚴 工南 學 尺林 宮、上仲 四 合黃 方 四太 來 上仲 崇。四太 恪 六黃 恭 工南 祀 尺林 事、上仲 威 工南 儀 尺林 雝 上仲 雝。四太 歆 上仲 茲 尺林 惟 工南 馨、尺林 神 上仲 馭 四太 還 尺林 復。上仲 明 六黃 禋 工南 斯 尺林 畢、上仲 咸 工南 膺 尺林 百 上仲 福。四太

望瘞曲同送神無舞。

觀九思曰：古者舞不與歌奏同時。俟歌奏之後、必先擊大鼓、然後興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為舞言。故大鼓所以與衆小鼓所以節樂也。今孔廟三獻皆以舞與歌奏合而為一、似與前代稍殊。宋際日樂舞名、士君子之事也。習門三舞以成章舞象、有族徐衍佾伸、判在作之之文。然其門成德、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諸舞、雖殊在則官、亦不知其舞容何若。自宋賈章六成之說出、而後累世諸舞師皆宗之。釋奠舞宋元祐四年、開封府衣業防所論定也。

隋釋奠先聖先師誠夏歌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鑿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絃。芳塵載仰、祀典無騫。

唐享孔子廟樂章

迎神

通吳表聖、問老探真。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

送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川如覯。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具奏。

唐皇太子釋奠樂歌

迎神用承和亦曰宣和。

聖道日昭、神幾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皇太子行用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視膳寢門遵要道、高闈崇賢引正人。

登歌奠幣用肅和

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迎俎用雍和

堂獻浹儀、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觀享、祗滌洗奠。明禮惟恪、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集來總開昭聖列、寵躋賢時肅神儀。西儒傚業宏圖闢、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承和辭同迎神。

宋釋奠樂歌

迎神用凝安

黃鍾為宮凡明成和曲。

大呂為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維茲初丁、潔我盛粢。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太簇為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應鍾為羽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惟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用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維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降用同安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于民、實千秋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

奠幣用明安

於論鼓鐘、于茲西雍。菜陳筐篚、有顯其容。其容洋洋、咸

瞻像設位。以達誠歆、我明潔。

奉俎用豐安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與萬世。既潔斯牲、粢明庶⑥肅。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酌獻用成安（見明初獻安和曲。）

亞終獻用文安（見明亞獻景和曲。）

飲福用綏安（見明撤饌咸和曲。）

送神用凝安（見明送神咸和曲。）

金釋奠宣聖樂章

迎神夾鍾宮來寧之曲。

上都降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翹然聖真。斯文伊始、恭方所覲。

初獻盥洗姑洗宮靜寧之曲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汾辰惟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嚴嚴禮備。

升階南呂宮肅寧之曲

巍乎聖師、道全德備。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邇追遐風。嚴祀中度、登降有容。

奠幣姑洗宮和寧之曲

天生聖人、賢于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彤例。遣使陳同、斯文復振。

降階姑洗宮安寧之曲

粲嵩尼山、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翁然、四方所覲。祠觴告成、祗循典禮。

亞終獻姑洗宮咸寧之曲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渙我文明、典祀千億。

送神姑洗宮來寧之曲

吉蠲爲饎、孔惠孔時。正辭孫言、神之格思。凡享孔宜、神保其歸。惟時望祀、太平極致。

元擬釋奠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尚俎既留。神之格思、其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盥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奏景明之曲（同降）

大哉聖功、海游內外。醴降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奠幣奏保明之曲

圭袞尊崇、佩紳列侍。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陟降左右。天畀斯文、繫神之祚。

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享于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亞獻奏靈明之曲　終獻同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享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盛馭其旋。濟濟多士、不僭益虔。文教兹首、儒風是宜、佑我國⑥

書籍、

宋太宗至道三年、賜孔氏御書六經。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中書門下牒玄聖文宣王廟、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文質齎聖旨、于御書院交割到裝褫太宗皇帝御製御書文字一部、共五十七件、計一百五十七卷軸策、并內降金渡銀器物色等、并九經書及疏釋文、并三史書、管押赴兖州曲阜玄聖文宣王廟收掌。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御製十二願一卷、御製心輪偈頌一部計一十一卷、御製逍遙詠一部計一十一卷、御製秘藏詮一部計三十卷、御製緣識一部計五卷、御製金剛經宣演一部計六卷。以上紫大綾絹夾褾子、五色經帶子、朱紅兩頭木軸子。御草書孝經一卷、御製御書秘閣贊一卷、御草書千字文一卷、御八分書千字文一卷、御書大字孤城詩一卷、御書法帖一部計一十二卷、御製九絃琴阮歌一卷、御製喻言一卷、御草書急就章一卷、御八分書真定王碑一卷、御書三般大字詩三卷、御草書筆法一卷、御題草書一卷、御製聖教序雙鉤書一卷、御書四體五體書二卷、御製無名說一卷、御製日行誡一軸、御八分書故實一卷、御製筆法歌一卷。以上紫大綾絹夾褾子、五色經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御草書諸雜詩簇子二十軸、御飛白書帝佛字二軸、御

飛帛書有誑無誑簇子二軸、御飛帛書遠存不假詩二軸、御製心輪圖一軸、御草書故實七軸、御製有益無益銘一軸、御製惠化行一軸、御篆書孝經碑陰額一軸、御八分書秘閣贊碑額一軸。以上紫大綾緣八褾子、黃絹帶子、黑漆面木軸子。御仿鍾繇書一卷、御書小字法帖一卷、御草書詩一卷、御札百官箴頌一卷、御草書自述一卷、御書大言賦一卷、御製聖教序一卷、御製怡懷詩一卷、御製今體律詩一卷、御製古調十韻詩一卷、御製七言詩一卷、御製喻言一卷、御製五言詩一卷、御製御書五言詩一卷、御製碁譜一卷、御製碁勢譜一卷、御製碁勢一卷、御製迴文心輪圖　卷⑦、御製御書秘閣贊碑一片、御草書孝經碑一片、以上紫大綾絹夾襟子、五色絹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御製動懷篇一策、御製迴文詩一策。以上紫大綾單褾子裝。一、昨降赴玄聖文宣王廟、充供養器物等、渾金渡銀香爐一座、實重一百兩、渾金渡銀香合一具、實重五十兩、并揀香一合。渾金渡銀香匙一柄、實重三兩。渾金渡銀錢樣子二十隻。諸般香藥共二十袋子、封印全。黑漆香藥匣子一隻、鎖鑰全。緋羅銷金帕子一條、黃卷袱一條。朕奉敕、闕家尊崇師道、啓廸化源、眷惟鄒魯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以登岱告成、迴鑾汶泗、則清風之益振、舉縟禮以存加式。資爾將之文更昭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諸用等、並點于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史職官與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在廟如有讀覽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敕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牒至准敕。故牒。

仁宗慶曆八年、賜孔氏金監書。

哲宗元祐元年、賜監書各一部。

明成祖欽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爲善陰隲等書各一部。

武宗正德辛未、流賊入闕里、以上書籍焚燬無幾。上命禮部復照日頒賜各一部。己卯、山東巡按御史熊相會同巡撫都御史王珝、檄兗州府學教授林搢市于四方、子史百家之書畢備。

校記

①秩：當作「扶」，見新、舊《唐書》。下同。

②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二，「節」下當有「設道場」三字。

③朱：疑當作「末」。

④「師」下缺字，當爲「林尺」，見《頖宮禮樂疏》卷四，《太常續攷》卷五。

⑤庶：當作「酺」，見《瑟譜》卷五。

⑥闕字，據《元史》卷六九，當作「皇家億載萬年」。

⑦「卷」上缺字當爲「二」，見《玉海》卷二八。

林廟誌

叙曰、粤自兩楹夢奠、百代尸祝、杏壇届九重之尊、馬鬣駐六龍之駕、至今一畝之宫、擬于天府、三板之土、臚于岱宗、豈非並乾坤亘今古而常存者乎。乃若祥儲坤靈、秀鍾中和、故次尼山之祠。振響木鐸、授業函丈、故次洙泗之堂。藏珠埋玉、木本水源、故次防阡之玄宫。此皆烝嘗之區、松楸之地、子孫歲時所奔走而嚴祀者也。嗟嗟、丁崇儒重道之朝、荆棘無故自除、値戎馬倥偬之日、乎檜有時而燬。是林廟之興廢、實氣運否泰之一大機括也、烏可以弗識哉。作林廟誌。

至聖先師廟、即闕里故宅也。大成殿九間、高七丈八尺、濶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右。後爲寢殿七間、高六丈四尺、濶九丈五尺、深五丈、祀夫人亓官氏。又後爲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前爲杏壇、即講堂遺址。漢明帝嘗御此說經、壇左右爲兩廡。東廡五十間、祀澹臺滅明以下五十四位。西廡五十間、祀宓不齊以下五十五位。杏壇前、宋眞宗御贊石碑十有二。又前爲大成門五間、高二丈八尺、濶六丈五尺、深三丈五尺。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唐、宋、金、元、明有碑、各覆以亭。東爲毓粹門、西爲觀德門。碑亭前爲奎文閣七間、高七丈四尺、濶九丈、深五丈五尺。閣兩旁各建便門三間。閣前門五間、漢魏古碑在焉。大中門五間、二門五間、兩旁小門各一間。石橋三座、大門五間。大門内東西門各三間、東曰快覩、西曰仰高。大成殿西爲啓聖殿五間、祀啓聖公。寢殿三間、祀夫人顔氏。金絲堂五間、相傳即夫子故宅、爲恭王聞樂處也。宋時建五賢堂于此、明改建、易以今名。前爲啓聖門。大成殿東爲家廟五間、祀先聖伯魚子思及中興祖仁玉、俱考妣一櫝、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詩禮堂五間、宗子糾族宣訓者、即宋眞宗駐蹕之所。前爲燕申門、神厨二十四間、后土祠三間、庫房九間、衍聖公齋居一十一間、各官齋宿一十一間、焚帛所一處。大門外東西坊各三間、東曰德侔天地、西曰道冠古今。前有石坊、曰太和元氣坊。前爲欞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竪下馬碑、金章宗明昌二年立。門南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南城門相直。城門上鐫萬仞宫牆、胡纘宗書。自廟門以内、檜柏千章、皆數百年物矣。廟左爲襲封衍聖公第、第前闕里坊、古闕里也。廟創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規制大備。元凡三修、明初亦

二修。弘治十二年灾、奉敕重建、費帑金十五萬有餘、而宏麗至矣。

舊至聖文宣王廟外二門、榜、宋仁宗皇帝御篆也。三門之後曰書樓、藏賜書之樓也。樓後御路東西有二亭、其東、宋朝修廟碑。其西、唐碑。次儀門、門內御贊殿。次後曰杏壇、杏壇之後、即正殿、殿榜乃仁宗御制飛白也。徽宗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其後鄆國夫人殿、殿東廡、泗水侯殿。西廡、沂水侯殿。祖殿廊西門外、齊國公殿、其後魯國太夫人殿、殿後五賢堂。祖殿廊東門外曰齋廳、即宋真宗東封回幸儒廟駐蹕之殿、奠謁待次之所也。回鑾次兗州、詔去其殿制、賜本家爲廳、族人遇祭致齋于此、遂名曰齋廳。廳廊之東門外、其南客館、其北客位。齋廳之後宅堂、孔氏接見賓客之所。由客位東一門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恩慶堂、乃孔中丞與鄉郡時、會內外親族之所。堂之西曰家廟、堂之東北隅曰雙桂堂、舜亮、宗翰嘗讀書于此、皇祐元年、同賜第、故以名之。祖廟殿庭廊廡等共三百一十六間。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騎玄白鶴、瞻拜先聖于廟門外、佇立石上、其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有旨修廟。　金皇統、大定間、修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至明昌初、增後位掖殿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爲文、藻棋塗以青碧。又創二代三代祖殿、毓聖侯五賢堂奎文閣之屬、凡四百餘楹。　金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兵犯木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瑭、洎族人避于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田夫埜老、無不見之。

尼山書院在尼山中峯之麓。周顯德中、魯守趙■捌建先聖廟。宋慶曆癸未、文宣公宗愿廣之。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命重建、賜額尼山書院、立學舍祭田、設山長一員奉祀。其制、大成殿五間、以祀先聖。寢殿三間、以祀夫人。東廡三間、以祀伯魚。西廡三間、以祀子思。廟之後爲書院、廟之西北爲啓聖廟。廟後寢殿、以祀聖毋顏氏。廟垣外西南有毓聖侯廟、以祀山神毓聖侯、宋仁宗皇祐二年所封也、有御製碑記。明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爲學錄。

洙泗書院、舊名先聖講堂、在林之東二里許、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井井、笼猶存。舊記所載孔子講堂即此。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元曲阜尹孔克欽建廟、請額爲洙泗書院、設山長一員奉

祀。其制、正殿三間、中祀先聖、四配十哲、東西相向。東西
兩廡各三間、祀羣弟子。書院在廟之後、外有重門、門外
有石坊、曰洙泗書院。又石碣鐫洙泗書院四字、元山長
鄧識達書。明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爲學錄。
至聖林。枕舊魯城、北門與縣北門相值、夾路松檜、圍徑數
里、繚以周垣。明永樂時、知縣克中創建之垣也。林木多
不知名、其中楷木縱橫、有文、無荊棘、無鳥巢、豈朱紫陽
所謂將吾道終不可沒兼①、而鳳鳥有時而至者歟。　秦
始皇伐墓、得虛墓五開、皆石爲之、堅不可動。有白兔出
其中、逐之而沒、遂不敢發。　金粘沒喝入襲慶府、軍士
欲發孔子墓。喝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
聖人也。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誅軍士。　金天會七年
大元帥駐兗州、登杏壇瞻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發泗
水侯墓者、方深尺餘、命執至廟南十里外誅之。
先聖墓在林中央、墓前有碑。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王
充論衡曰、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卻流。春秋演孔
圖曰、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
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
城北。墓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
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
處也、外有墻垣環之。墓之東南爲享殿三楹、殿前翁仲
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雍正八年、仿
相韓叔鍾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堂、殿上石
列唐宋時物也。有宋真宗駐蹕亭、門之前爲洙水、水上
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有觀樓、樓在周垣之上、得故北
城也。樓南爲林坊、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門萬古
長春、明萬曆二十二年、山東巡撫都御史鄭汝璧、巡按
御史連標建。
伯魚墓在先聖墓東少南、相去僅數步。墓前有碑、鐫泗水
侯墓。先聖商人、蓋尚右也。
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
聖公墓。
泗水令墓在墻垣之外西北、葬四十二代光嗣。
中興祖墓在墻垣之外、葬四十三代仁玉。
封隴西郡太君李氏墓、中興祖夫人也。
殿中丞墓、葬四十四代宜。
工部侍郎墓、葬四十四代勗。
諫議大夫墓、葬四十五代延澤。
御史中丞墓、葬四十五代道輔。
尚書比部員外郎墓、葬四十六代宗愿。

文肅公墓，墓五十四代衍聖公思晦。

祭酒公墓，墓五十五代克堅。以西北皆歷代宗子，故不備載。

啟聖林在縣東二十里，叔梁大夫與顏氏合葬。墓南負防山，北臨泗水，禮所謂合葬于防者是也。墓前有齊國公廟，金明昌甲辰，衍聖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盤津高翻撰。墓之東南三步許，有皮坎在焉。明永樂間，知縣希鉉立石，每歲春清明、冬十月三日，衍聖公往祭。

校記

①沒蕪：當乙，見《還山遺稿》卷上《東游記》。

闕里廣誌卷之五

山川誌

敘曰吾夫子之生也苞兩儀之間氣應五百之昌期寧待嶽府司命牛浡效職而後神降尼丘哉然蓮壺東來脉注于筆床之峯雩沂西去源發于五老之麓洙泗之流環合廻伏如結衿帶風氣所都實爲内之陸海神皐矣則夫鍾靈毓秀濬哲發祥豈一無所借資而然耶謹按圖經表而出之闡篤生之自也其視太乙高距天都徒滋萃士之僞隱昆明空虚夜月閒增騷人之悲歌者未可同類而共稱矣無關聖蹟者不書作山川誌。

尼山在縣東南六十里即顏母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來其外衆山連絡環拱不可勝數若尼山之翼云祖庭廣記曰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其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即尼丘迴出霄漢間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即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水經註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是也流而下注爲智源溪溪流而南其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兩楹内有石床石枕石几皆天成也元至順間廟戶管用吉成入而見之鄒尹司居敬因刻夫子石像于中其後爲兵所損子孫恭之葬于山巔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宋真宗東封王欽若言祭尼丘山上有紫雲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内殿頭楊懷玉祭謝金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前期一日宗子率合族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隔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堂遺址魏地形志云魯縣有顏母祠堂迄今尚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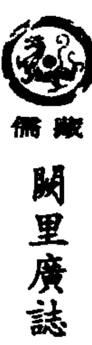
昌平山在尼山之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即此今名魯原村。

防山在廟東三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直山之北三里餘乃齊國公墓先聖母瘞鄹人挽父之母告先聖父墓子曰古者不祔塋焉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塋矣吾從魯遂合塋于防封之崇四尺今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祭亭凡二十餘間每歲時子孫享祭焉在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峯如筆狀記云孔子父母合塋于防此也。

洙河、在縣北二里、即泗水分流也。水經、出泰山蓋縣西南、至卞縣、受盜泉水。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又西南流、于卞城西合于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為二水、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是也。按今洙水與泗水不通、源在聖林之東、止一溝瀆。似古魯城之壍也。穿聖林而横流、遶先聖墓前。出林復西南流、入于沂。其故道不可考矣。

泗河、在縣北八里、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在魯城北是也。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來入境、逕齊國公墓後、又遶先聖林之後、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沂水來入之、達于濟寧天井閘、入漕。

沂河、在縣南門外。曾點浴乎沂、夫子曰、吾與點也。發源尼山之麓、西北流逕縣城南、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于泗水。水經所謂魯雩門也。河南岸有舞雩臺。按以上三水皆漕運亦國家有用之水也。



闕里廣誌卷之六

古蹟誌

敘曰、闕里列在職方、雖蕞爾如斗乎①、爰自黃帝定鼎墟、公分茅、迨至春秋、玉書肇瑞、水橋降神、夫子生而為萬世教主、為國帝王之舊墟、賢聖之奥區也。故覆載照臨之下、戴髮含齒之倫、有不仰尼防若金湯、洙泗若銀漢者乎。紅杏之壇、緇帷之林、有不瞻之若玉京、而望之若仙都者乎。弧矢枌榆之鄉、一事一物、凡經吾夫子所履、有不驚親天球夜光、愛而寶之者乎。與麋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入門牆而遺蹟可求、觀遺蹟而景行是思矣。作古蹟誌。

闕里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在魯城中。又云、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後漸饒、永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

杏壇　在先聖殿前、即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杏壇碑、金党懷英書。

魯壁　夫子舊宅也。今為郕國夫人殿。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于夫子所居宅、魯哀公因立為廟。後世即其殿、藏先聖衣冠琴瑟車書、至漢、太史公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樂、諸生習禮于其家、低徊不忍舍去。漢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此也。

手植檜　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歷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北人犯祖廟、焚及三檜。迺四十九世孫廟學正墉泊族人避兵于廟、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燼爐之餘、携至闕下。至大甲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命工刻為先聖容暨從祀賢像、召衍聖公元措瞻仰、因紀其事。後八十年、歲在癸巳、是為元世宗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頡來為教授。甲午春、東廡頹址、蘖隙間茁焉。其芽、躬徙復于故處、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其言之有徵也、因識以銘。明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二百餘年、雖無枝葉、而植幹挺然、狀如銅鐵、皮生苔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諒可必也夫。

兩觀　在古魯城雉門之外、周闕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

去一百步。杜預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春秋定
公二年、先聖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于兩觀之
下是也。
矍相圃。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昔先聖射于矍
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志曰、矍相圃在魯城內縣西
南、近孔子宅是也。今圃中猶存舊井、皆石爲之。泰和四
年、衍聖公元措築臺于中、今改爲儒學。
五父衢。在廟東南五里。昔聖母殯于五父之衢此也。
端門。在聖廟東南。
講堂。即今洙泗書院、舊名孔子講堂、内有硯臺井。
魯親里。聖母顏氏所居。
安樂里。聖配亓官氏之所居。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叔節以
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有碑記。借歷年久
遠、二里之名雖在、而其地不可考矣。
昌平鄉。在昌平山下、夫子所生之地也。今名鄒原村。
顏母井。在顏母山中、遺址猶存。春秋祭尼山之日、遺族人
祭其井云。
孔竇。干寶搜神記云、孔子生于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
南山之穴。其言雖誕、而不可信、或者以延濆爲孔竇歟。
今其地不可考、想相去顏母井不遠。按魯相史晨教復并復民、備②洒掃車馬于顏上。據守作會分四人、月與佐除將漢建寧二年也。
昌平亭。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碑記、伏念孔瀆顏母井去
市遼遠、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今于昌平亭立會市。按亭名昌平、是以昌平山得名也。故址在昌平山下。
舉鵲培城。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于澶洲、遇先聖七
十子遊于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
歸以告魯侯、侯以爲誕。俄有羣鵲數萬銜土培城、侯始
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事載十六國春秋。
廢井。在聖廟東三里、闊五丈三尺、深八十尺、石爲之。相傳
季桓子穿井得缶、中若羊、問先聖者也。
夫子甕。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
夫子車、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中
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
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
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
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
果服焉。
孔子春秋臺。在曲阜縣南十里。郭緣生述征記。
孔子石硯。夫子故宅廟屋三間、床前有石硯一枚、制甚古

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一水經注、一顔師古隋遺錄。

孔子廟。晉武庫火、張華恐趙王倫爲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歷代之寶及孔子廟悉焚焉。晉書。

孔林石龕。子思墓前二龕、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字甚古攝、餘字剝落。

子貢手植楷。在至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 國朝總河都御史楊茂勳建亭于旁。

孔里。譙周曰、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石壇。昔先聖沒、弟子于冢前以瓴甓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方三尺、厚如之、縱横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廬墓堂。在夫子墓西、東面。後人因子貢廬墓、建堂三間、扁曰子貢廬墓處。

白兔溝。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塚、有白兔出其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因名其溝曰白兔。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强梁、開我戶、據我床、飲我漿、唾我堂、餐我飯、以爲糧、張我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甚惡之、憤欲發墓、開墓內琴瑟、遂不敢動。乃東遊、遠沙丘而循別路。見群小兒攢沙爲阜、問此何爲、答曰、此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

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東封、駕詣闕里、顧問宣聖墳何在、子孫引導鑾輿至林、奠謁畢、坐于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撰辭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存。

舞雩臺。在縣南二里。

觀井臺。在縣東北。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繫易于此。

校記

①平：疑誤。

②餙：當作「飭」，見《幸魯盛典》卷九、《六藝之一録》卷三六。

闕里廣誌卷之七

恩典誌

敘曰、昔謂盛德必祀百代不絕、自古聖賢、統有吾夫子①食報于萬世者。豈不以闡發覺後、功在萬世乎。故凡受其賜者、無論衮衣博帶之士、自效一辦于黌宮、即乘籙握符之主、恒飛十行于闕里、爲之優其賜予、而支庶遊金門之籍、復其租庸、而子姓超版圖之外。他若泮宮有田、莞庫有司、祭享有伯、羽籥有司。卒史供掃拼之役、而祠宇常嚴、嗇夫終畝之功、而粢盛不匱。特恩異數、焜燿竹帛。二代之封、固難埒其尊崇、三恪之胤、亦遠遜其優渥矣。是雖累朝相沿之舊、至　皇朝恭隆大備、超軼往牒。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規、在我君恩祖澤、烏可泯而無述也。作恩典誌。

例應

漢高帝元年、賜孔聚爵蓼侯。子臧、孫琳、曾孫黃、俱嗣侯。

武帝元朔二年、拜孔臧爲太常、恩賜如三公。

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賜以衣巾。又賜孔氏男女錢帛。宋陳曰、此賜人衣巾之始。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夫子、孔氏親屬婦女悉會、賜帛有差。

桓帝初、詔以孔氏一人爲給從事。終漢世、十有一人。

北魏獻文帝皇興三年、詔孔氏四人爲官。

太和十六年、帝祀孔子、拜孔氏四人官。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繇爲司戶、主掌禮器。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家祭服玄冕、朝會位同三品。

玄宗開元十三年、詔文宣王家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

二十七年、詔文宣公位于文官二品之下。

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公朝位在文官二品之下。

憲宗元和十五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武宗會昌五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宣宗大中元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僖宗乾符二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孔世基以鄉貢進士賜同本科出身。

真宗咸平初即位、召見孔延世、賜以祭器、緋青、金帛遣之。

景德三年、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係省頭子錢修作。仍令曉示、今後

不得占射充廟勾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
廟内居住。
大中祥符元年、駕至曲阜謁廟、宗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
併許陪位。又賜孔延渥等五人同學究出身。又宣賜孔
氏銀三百兩、帛三百疋、使賜諸房。又以進士孔潤賜同
三傳②出身。
天僖二年、賜文宣公家祭祀服、又賜行宫材修葺廟宇。又
勅兖州差兵士四十人、員寮一人、于本廟巡徼、守護宫
物。仍委轉運司于轄下有衣甲軍器處、約度支與本廟。
仁宗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劉温良
等押送。初爲碑時、上巾櫛而書。
哲宗元祐元年勅、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以主先
聖祠事爲職、添支供給隨本資。久每三年理爲一任、用
本路及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關陞資任。如朝廷非次
擢用、許依舊帶管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
每遇親祠大禮、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本年准孔宗翰奏、襲封之人、不許兼領他官、使終身在
鄉里、專主祀事。
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
政和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御書大成殿、

御書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行州司户曹事若谷之請也。
宣和四年、幸學、特賜孔朝端上舍出身。
六年、幸學、特賜孔端木進士第、永爲舊規。
孝宗乾道二年、孔琬以白身最長、恩授廸功郎、遂爲定例。
以後有入人、詳見家長。
理宗嘉熈二年、孔應得補入太學。淳祐元年、賜同進士出
身。
度宗咸淳三年、幸學、用五十一代應得例、恩賜孔景行進
士出身。
金世宗大定間、召孔總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力以祀事辭
歸。特恩授兼曲阜縣令。
章宗明昌初、上訪耆德、恩賜孔端修進義校尉。
四年、以襲封年幼、恩賜孔璪權管勾祀事。
七年、行郊禮、召元措赴闕、侍祀位在終獻之次。
元初、録孔子後、恩授萬恐湖州儒學提舉。
成宗大德四年、翰林國史院准翰林學士閻中奉牒、送户
部、擬得孔治乃先聖之後、欽授宜命中議大夫、襲封衍
聖公、行使正四品印信。既是有爵例、應有禄、准依太史
院同知俸例、月支中統鈔二錠、于濟寧路支給。
仁宗延祐三年、詔安宣使劉振民頒降衍聖公銅印、祿四

品同朝官例、專主奉祀。

英宗至治二年、詔有司邺孔氏子孫貧乏者。

泰定帝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四品、于格弗稱、明年、陞嘉議大夫、詔給三品印。

宗帝至順二年、衍聖公思晦請設尼山書院山長。

順帝至元三年、世尹克欽創修洙泗書院、請設山長。

至正八年、進衍聖公克堅中奉大夫、秩二品、改授二品銀章。

明太祖洪武元年、衍聖公希學首朝南京、賜以錦緞六端、命同守祖庭、未幾受封、特命班亞上相、降給二品銀印、

二年正月、詔定襲封衍聖公屬官、管勾一員、典籍一員、司樂一員、尼山書院洙泗書院各山長一員、三氏學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又設掌書一名、知印一名、書寫一名、奏差一名、從衍聖公保舉堪用人數、移咨吏部除授。

三年五月、左丞相宣國公等官奉上諭、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襲封這一宗派休教他當差、其餘不係聖派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

十一年、希學入賀萬壽、勅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又勅下禮部、就所在以安之、是歲、希學卒、遣行人賜祭、著爲例。

十七年、孔訥入覲、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眞聖人子孫也。館之太學、拜封之日、受誥大庭、百寮班列、仍命禮官以教坊樂導引、送之太學、師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而入、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上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厚其廩餼、下及隨從。

仁宗洪熙元年、賜衍聖公彥縉居第於東安門北、本年、上幸太學、特詔率三氏子孫觀禮、陛見後、遣內侍金英傳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千貫、其下程精膳司行順天府、用手本呈送羊一隻、鵝二隻、酒二十瓶、麵四十觔、茶酒鹽醬各二觔、白蠟燭十枝、著爲例。

代宗景泰三年、衍聖公彥縉入朝、賜三臺銀印、織金麒麟服、白玉束帶。

六年、衍聖公弘緒時八歲、以襲爵謝恩、延入內宮、上賜玉帶二束、正一品衣服一套、金紐圖書一顆、御篆謹禮崇德四字。

英宗天順元年、上復辟、念衍聖公賜第湫隘、以太僕寺街

西大第三之。萬曆壬辰、遣工部主事沈敬炌重修。

神宗萬曆七年、御劄：朕昨御門聽政、文武百官俱爲承旨奏事、衍聖公孔尚賢不在文武職官之列、朕以賓禮待之。今後不必常朝、只以萬壽入賀、事畢辭回、永爲定例。

二十二年、衍聖公尚賢奏准、應襲長子胤椿照勳衛例、賜麟袍犀帶。

熹宗天啓五年、幸學、詔觀禮生員聞範、聞謨、貞祚、送監讀書、吏部優選。

懷宗崇禎二年、幸學、詔觀禮生員聞俊、貞芳、尚皓、尚遜、送監讀書、吏部優選。

國朝　世祖順治元年十二月、衍聖公胤植朝賀、賜宴、命禮部堂上官待從、賜下程一分、著爲例。

二年正月、頒衍聖公三台銀印。

四年十二月、胤植卒、賜祭葬、著爲例。

九年、幸學、詔觀禮生員尚然、興義、尚經、胤淇、尚璵、胤邵、貞育、送監讀書、吏部優選。

今上皇帝康熙八年、幸學、詔觀禮生員興詢、尚詰、興謨、尚鈴、毓珍、興琛、興範、送監讀書、吏部優選。

〔賜田〕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

哲宗元祐元年、賜田一百大頃。八年三月、奉敕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撥二十頃贍廟學生、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役庭灑掃、其五十頃歲收出糶、修葺祠宇。　本年又添賜田一百頃、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耕種、更不用職田制撥之法。

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于係官田內撥五頃、賜衍聖公孔玠主奉祀事。

金天會八年、仙源縣主簿孔若鑑奏免賜田稅課。

明昌元年、本廟言舊賜田二百大頃、因值兵革、除見在外、四十八大頃八十六畝不知下落。已申上司、後承戶部符、於豐縣區村、張村、新村、潘村、李村、慕義六處貼撥足數、計准今時官畝一百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釐七毫。

五年、續給地六十餘頃、房屋四百間。

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田六十四畝一分一釐、助釋奠費。

元成宗大德五年、修廟成、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請碑、遂留爲國子監丞、敕中書賜尚珍署田五十頃。

明太祖洪武元年、賜孔廟祭田五屯地、鮑楚屯、平陽屯、東阿屯、獨山屯、鄆城屯。

共計二千大頃、原開荒七百二十大頃成畝、撥給佃戶

承襲、收打籽粒、以充本廟祭祀正項支用外、四氏學教
官俸祿、生員科貢盤費并臨官佐、吏各役工食、盡在屯
粮內支用、餘銀聖公府自行支銷。
七年二月、上諭禮部、你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
來、我就定奪、將去。本月、禮部將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
故奏准、凡歷代撥賜贍廟贍學田土、議得上項田土既
稱歲久荒閑、宜從山東省行移襲封衍聖公從、常設法
募佃開墾、相應撥給佃戶承種、收打籽粒、以充本廟祭
祀等項支費。
永樂五年二月、撥賜贍田四段、冢家庄一段、計地五十大
頃、坐落兗州西、即今滋陽縣。杏林庄一段、計地二十大
頃、坐落任城縣東北、即今濟寧州。顏村店一段、計地二
大項。故縣村一段、計地一大頃。俱坐落滋陽縣西。

學田、
元至正三十一年、撥到學田、曲阜縣小薛村西一段四十
畝、馬村地一段九十畝、大巷一段二十畝、孫原村北地
二大頃、春亭村西南泗河滸內地一段一大頃、潤濟村
南山岡曳嶺一段五大頃、　沛縣桑家庄地一段一十
大頃、以上地俱有四至碑文。　沛縣刁陽里三氏學田三千畝。明仍
元之舊、今名三界灣。界于沛縣魚臺、滕縣三縣之間。租銀本學官徵收、除公用外以贍貧
生。
元統元年、江西僉事任忭古台以罪坐、沒入鄆城縣私田
八頃九十畝、屋二十七間。奉旨、付孔氏子孫為業。
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言于部、命鄒縣長沐陽令同往尼山、
蒐復學田一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八石。
明續製尼山冏闕田二十餘頃、以贍貧生。
萬曆中、御史吳達可、兗守陳良材增置學田共五頃。

蠲役

漢桓帝永壽二年、魯相韓勅碑文、聖母顏氏、聖妃亓官氏、念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按漢時只夫子外親尚免其徭役、則孔氏子孫從來無差徭、蓋可知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竝免賦役。

高宗乾封元年、勅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竝免賦役。

玄宗開元十三年、駕幸闕里、詔孔氏子孫竝免賦役。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編戶。今可特免。按五季亂世、君不君、臣不臣、則孔氏之抑同編戶何怪也。至有宋文明之世、首復漢唐之舊矣。

金熙宗皇統二年、敕免孔氏子孫賦役。

章宗明昌元年、敕免孔氏子孫賦役。

元太宗九年、詔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竝行蠲免。

成宗大德二年、復免孔氏子孫合納稅粟三十三石四斗二升。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孔氏子孫皆免差撥、稅糧有司依例科徵。

七年、詔衍聖公與免本戶丁糧三十頃、除出起科。族人田土、依舊納糧免差。

憲宗成化元年、據五十六代孫克埛奏准、孔氏名下續置民間徵糧地一百一十六頃五十六畝四分、蠲免稅糧三分之二。

孝宗弘治十八年、族長希璉等呈免續買民地二百五十三頃一十二畝三分七釐八毫三絲站銀。

武宗正德二年、詔孔氏稅糧盡行蠲免、以示朕崇重先師之意。

樂舞生

明洪武七年十一月，禮部咨爲釋奠事，内開宣聖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于府州縣儒學生員内遴選，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内選用。備行准取樂舞生張講等一百二十餘名，内將二十名[8]起送太常寺協律郎處習演樂舞，欽賜寶鈔回還，常川在廟，俱照廩膳生員事例，除本身優免外，供給人二丁。

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增樂舞生李整等八十名。

弘治九年，太常寺卿崔志端奏，增樂舞生二十六名。

正德十三年九月，樂舞生楊嵩等奏爲陳情，懇乞天恩，遵照舊例優免雜差事。奉聖旨：是，准照舊優免。

嘉靖五年九月，樂舞生仲椹等奏爲陳情，再乞天恩，遵比舊例優免供給人丁事。禮部尚書席書覆奏，奉聖旨：是。

禮生

明洪武七年，禮部咨開：禮生於曲阜縣十六社内選用。隨選取禮生陳慶等六十名，其優免供丁事例，俱同樂舞生。

嘉靖三十年，奎文閣典籍錢汝芝具奏，申明舊規，其閒名缺者選補足數。

崇禎二年，衍聖公胤植行曲阜縣，添設禮生四十名，專司陳設。

廟戸側近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于舊宅、賓守塋廟百戸。

漢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

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戸。

魏文帝黄初元年、詔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詔蠲墓側數戸、以掌酒埽。

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戸居近孔子墓側、可蠲其役、以供酒掃。

北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給邑一百戸。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戸二十、以奉享祀。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詔本州取側近三十戸、以供酒掃。

玄宗開元十三年、復給近孔墓五戸。

二十七年、詔賜百戸酒掃。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賓酒掃五十戸。

懿宗咸通四年、給酒掃林廟五十戸。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給復廟側十戸爲洒掃戸。

宋真宗景德四年、詔兖州舊以七戸守孔子墳、宜增至五十戸。

大中祥符元年、給近便十戸、以奉塋域。是年十一月、修葺祠宇、復給近便十戸奉塋廟。

仁宗慶曆四年、敕本縣中等人戸内差廟戸五十人、充本廟酒掃。

慶曆中、渠適知兖州、乞以廟兵代廟戸、又裁減人數。時宰相章得象然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測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

神宗熙寧中、新法行、裁減酒掃戸、存三十人、看林戸存三人。

哲宗元祐元年、敕依舊法、差酒掃戸五十人、看林戸五人、並依役人法。按減之者王安石、復之者司馬温公也。

本年賜田、許白召人耕種。按此有佃戸之始。

金孔廟戸食直官爲應付。

元太宗九年、奉旨、酒掃廟戸依舊一百戸、奉上差法、并行蠲免、不係州縣所管。

至元二年、罷酒掃戸。至成宗大德五年、復給酒掃二十八戸。從衍聖公孔治之請也。

明太祖洪武元年、賜聖廟酒掃戸一百戸、并尼山舊役酒掃戸一十五戸、俱于曲阜等州縣選到民間俊秀、身家無過子弟陳玉等一百戸、供應聖廟酒掃、方巾圓領儒絛。其呈稟省、下戸部給勘劄。內開全丁在廟、丁不養馬、

地不入站、雜泛差役、一槩蠲免。再不許里老攀扯當差。違者、甘當重罪。

欽賜祭田、許招募佃戶、依前代例。

宣德間、戶部踏勘地土、五屯佃戶共五百戶、計二千丁。

正統四年八月、戶部奏准佃戶五百戶、共淡人二千丁、見丁百畝、初係開荒田土、俱照舊例、以七百二十步作爲一畝、准定佃戶、專一耕種、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等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

國朝　世祖順治元年九月、巡撫都御史方大猷奏免廟戶佃戶雜差。

校記

①「有」下疑脫「若」字。

②傅：當作「傳」。

③川：疑當作「用」。《幸魯盛典》卷三此段作「發回在廟，應充前役，俱照」云云。

闕里廣誌卷之八

弟子誌

敘曰：昔吾夫子學開三室、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唯門牆、匠成鎔鑄而羽翼聖真者也。生聚一堂、没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詮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總諸子、有裁道之功、則明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昭穆之失序而非禮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之所自出。此皆炳燿國史、光華俎豆、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徒者也。其改祀于鄉及罷而不祀者、附之末簡、備稽攷云。作弟子誌。

四配

復聖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漢高帝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歷代因之。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配饗先聖孔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兖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進封兖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贈兖國復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代宗景泰二年、以裔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復聖墓在曲阜縣城東防山之陽、有石紐曰先師兖國公之墓。其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面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復聖廟在曲阜縣先聖廟東北三百餘步、即陋巷故宅也。其北有井、名曰顏井。宋神宗熙寧間、太守孔宗翰構亭其地、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圮。元成宗元貞間、行聖公孔治復命顏族構于故基、緣以周垣、設兖國公像祀焉。仁宗延祐四年、御史段傑。滿修顏廟、以亭爲門。文宗至順元年、歐陽玄奉敕爲記。明洪武、正統、成化、弘治間、相繼重修。憲宗、武宗各有御製碑記。廟側正殿、復聖南向、後爲寢殿、以祀夫人戴氏。兩廡、左祀二代顏歆、三十四代隋黃門侍郎顏之推、四十代唐平原太守顏真卿、常山太守顏杲卿。右祀三代顏儉、三十三代北齊御史中丞顏見遠、三十七代唐崇文館學士顏師古。中爲顏樂亭。亭前爲仰聖門。門前爲御製碑亭二座。又前爲歸仁門、左掖爲克己門、右掖爲復聖門。又前爲復聖門、門之外爲復聖廟坊。又外東西二坊、東曰卓冠群倫、西曰優入聖域。又外聖門有坊、榜曰陋巷。復聖門之內、東爲博文門、西爲約禮門。由左掖而入、有齋宿所。術北有祭器庫、俱西向。又北爲見進門、內爲退省堂。堂後爲宗廟、復聖二世歆、三世儉神櫝藏焉。廟後爲神廚。由右掖而入、爲杞國公廟、祀復聖父無繇。　復聖祠在兖州府寧陽縣西。　宗子博士第在廟左。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瑕丘侯。徽宗政和六年、避先聖諱、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配饗。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郕國宗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十八年、以嫡裔質粹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

祀。

宗聖墓、明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玄囂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　宗聖廟在嘉祥縣南武山之陽、明正統、弘治、萬曆間、相繼重修。其制、正殿宗聖南向。東配子思子、西配孟子。兩廡左祀陽膚、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孟儀。右祀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襄。後為寢殿。其正殿前為戟門、門前有御製碑亭一座。又南為宗聖門、門之外、石坊三座、中曰宗聖廟、東曰三省自治、西曰一貫心傳。其西萊蕪侯殿、祀宗聖父點。兩廡、東祀二代曾元、二代曾申。西祀二代曾華、三代曾西。　宗聖祠在兗州府沂州城南。　一貫書院在兗州府郯城縣西磨山。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南武山之陽。

述聖子思子名伋。宋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理宗端平二年、升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孝宗弘治十六年、衍聖公聞詔奏准、世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述聖墓在孔林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子思書院在兗州府鄒縣南門外、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處。元成宗元貞間、縣尹司居敬以縣東南隅縣書臺東建祠、衛曰中庸精舍、匾堂曰淵源、實為書院之始。大德六年、縣尹宋彰建講堂于淵源堂之後、匾曰率性堂。又為學官居室于其左、請于朝改名中庸書院。仁宗延祐二年、復改為子思書院。明成祖永樂七年、縣令朱琛徙書院于縣書臺東、與[illegible]祠相直。每歲春秋上丁、博士主祭、以孟子配享。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輿、漢書註作子車鄒人。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元年、贈鄒國亞聖公。明太祖洪武五年、罷配享。踰年、復之。世宗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代宗景泰三年、以嫡裔希文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奉祀。

亞聖墓在鄒縣東北四基山之西麓。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學士孔道輔知兗州、訪而得之、為立廟于墓之西南。其後移廟于城、墓廟改為墓祠。明宣宗宣德九年、魯惠王重建。　亞聖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初、孔道輔建廟于四基山墓側、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之外。徽宗宣和四年、縣令朱征復從南門之外。累朝屢次重修。其制、正殿亞聖、南向、以利國侯樂正克配享。後為寢殿、祀亞聖夫人。兩廡東祀壽光伯公孫丑、東阿伯浩生不害、蓬萊伯陳臻、奉符伯屋廬子、沂水伯陳代、平陰伯公都子、泗水伯高子、萊陽伯盆成括、承陽伯子叔疑、昌黎伯韓愈。西祀博興伯萬章、新泰伯孟仲子、昌樂伯充虞、仙源伯徐辟、雷澤伯彭更、須城伯咸丘蒙、膠水伯桃應、豐陽伯季孫、宋司空孔道輔。前為承聖門、又前為儀門、又前為櫺星門。門左右為二坊、左曰繼往聖、右曰開來學。東為啓賢門、門內為鄒國公殿。殿後為宣獻夫人殿。右為致敬門、門內為致嚴堂。堂後為孟氏家廟。　孟子廟在東昌府茌平縣東北孟家莊。　宗子博士第在鄒縣通衢之西、與亞聖廟門相對。

十哲

先賢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唐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琅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按先賢封贈年月俱同、改稱先賢某子亦同。後不重書。

閔子墓有四、一在鳳陽府宿州北、一在徐州蕭縣東南、一在濟南府歷城縣東、墓前書院、元設山長。一在東昌府范縣南。　閔子祠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閔公山下、即避季氏之處。後以祠旁有子路讀書臺、因并祠之、改名二賢祠。

先賢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少孔子七歲。唐玄宗時從祀、封鄆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

冉伯牛墓有三、一在兗州府汶上縣西門感化橋側、嘗時攝中都宰、卒、因瘞焉。宋改東平州西北。一在廣平府永年縣西北。一在河南府孟津縣西、舊清河城南。冉伯牛廟在開封府杞縣北。冉伯牛祠在兗州府東平州西北。

先賢冉子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玄宗時從祀、封薛侯。宋封下邳公、加封薛公。

仲弓墓有二、一在曹縣東南、俗呼爲冉塚村。墓前有祠。一在冠縣北、墓前有祠。

先賢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唐玄宗時從祀、封齊侯。宋封臨淄公、加封齊公。

宰我墓在曲阜縣西南。

先賢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唐玄宗時從祀、封黎侯。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

子貢故里在大名府濬縣似河驛。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玄宗時從祀、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

冉求墓在兗州府滕縣南柏塚社。

先賢仲子名由、字子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唐玄宗時從祀、贈衛侯。宋封河内公、進封衛公。①明懷宗崇禎十六年、以嫡裔子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子路墓有三、一在大名府開州北、墓前有石羊、石虎、石門、石表、享堂。一在清豐縣東南趙讓村。一在長垣縣東北。仲子父丹墓在卞橋仲村。仲子傳廟有二、一在濟寧州南横坊村、即今之仲家淺閘。一在東平州西力梁山。新廟在泗水縣東關。明萬曆十九年、知縣譚好善捐建。四十六年、巡按御史畢懋康奏請重建。仲氏宗祠堂在魯橋淵上。

先賢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家語作三十五歲。唐玄宗時從祀、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封吳公。

言子墓在常熟縣虞山。言偃宅在蘇州府常熟縣西北。子游巷文學橋、有井存焉。子游廟在東川府武城縣西。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子游祠在兗州府費縣西南武城東關陽川。絃歌書院在武城縣、舊在縣西、元泰定徙此。學道書院在蘇州府長洲縣學南。文學書院在常熟縣西、後遷縣東北。元設山長。

先賢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鄭玄曰溫國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唐太宗貞觀二一年從祀。玄宗時、封魏侯。宋封河東公、進封魏公。

子夏墓有二、一在兗州府曹州西卜堌都、一在平陽府河津縣西新豐村。子夏廟在太原府文水縣西南。卜商祠在汾州府城北謁泉山下。

先賢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唐玄宗時從祀、封陳伯。宋真宗時、封宛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潁川侯。度宗時、加封陳國公、升十哲位。尋辦陳公。

子張墓在徐州蕭縣南獅坊村西。子張祠在鄒縣南門外。

兩廡

先賢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家語作四十九

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江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封金鄉侯。

澹臺滅明墓有四、一在費縣東北、一在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一在開封府陳留縣北、一在兗州府鄒縣南北。澹臺滅明祠有二、一在兗州府曹縣東龍頭岡、一在費縣西南。

先賢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著宓子十六篇。唐封單父伯、宋封單父侯。

宓子墓在鳳陽府壽州南鐵佛岡。

先賢原子名憲、檀弓作仲憲。字子思、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唐封原伯、宋封任城侯。

原憲墓在兗州府費縣西北、其旁有原憲城、俗呼爲原憲屯。

先賢公冶子名長、家語作萇、史記作字子長、范甯云字子芝。齊人。家語曰魯人。唐封莒伯、宋封高密侯。

公冶長墓有二、一在青州府諸城縣西、一在淮安府境。

先賢南宮子名适、史記作括、家語作韜、一本作縚。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唐封郯伯、宋封龔丘侯、改封汝陽侯。

先賢公晳子家語作公晳。名哀、索隱曰公析克、九思作公析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唐封郳伯、宋封北海侯。

先賢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傳之。唐封蒙伯、宋封須昌侯。

先賢高子名柴、字子羔、齊人。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家語作四。十歲。唐封共城伯、宋封共城侯。

高柴墓有四、一在兗州府沂州西南故南陵城北、一在開封府太康縣西北、一在兗州府東阿縣清水河寺西、一在陽穀縣。

先賢漆雕子名開、先聖大訓作啟。字子若、史記作子開。蔡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唐封滕伯、宋封平輿侯。

先賢司馬子名耕、家語作犂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唐封向伯、宋封楚丘侯、改封綏陽侯。

司馬牛墓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南成山。魯哀公十四年、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即此。

先賢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家語作四。十六歲。唐封樊伯、宋封益都侯。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有、一云子若。魯人。少孔子四家語作三。十三歲。唐封汴伯、宋封平陰侯。

先賢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唐封邵伯、宋封鉅埜侯。

鄭曉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無敗事、不優于宰我、冉求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

先賢巫馬子名施、家語作期。字子期、史記作子旗。陳人。史記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唐封鄫伯、宋封東阿侯。

先賢梁子名鱣、（史記作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家語作三）十九歲。唐封梁伯、宋封千乘侯。

先賢顏子名辛、（史記作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封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冉子名孺、（家語作儒）字子魯、（家語作子魚。一作曾）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紀伯、宋封臨沂侯。

先賢曹子名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曹伯、宋封上蔡侯。

先賢伯子名虔、（史記作后處）字子析、（家語作字楷。一字子偕。一字子晳）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鄒伯、宋封沭陽侯。

先賢公孫子名龍、（家語作寵）字子石、衛人。（鄭玄曰楚人。一作趙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唐封黃伯、宋封枝江侯。

先賢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唐封東平伯、宋封諸城侯。

先賢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唐封少梁伯、宋封鄄城侯。

先賢漆雕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封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先賢顏子名高、（家語作刻）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瑯琊伯、宋封雷澤侯。

先賢漆雕子名徒父、（家語作名從）字子有、（家語作子文。宋高宗贊作子期）魯人。唐封須句伯、宋封高苑侯。

先賢壤子（家語作穰）名駟赤、字子徒、（家語作子從）秦人。唐封北徵伯、宋封上邽侯。（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

先賢商子名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唐封睢陽伯、宋封鄒平侯。

先賢石子名作蜀、（家語作石子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封郈邑伯、宋封成紀侯。（按氏族略、石作氏複姓）

先賢任子名不齊、字子選、（史記無子字）楚人。唐封任城伯、宋封當陽侯。

先賢公夏子名首、（家語作守）字子乘、（家語作子乘）魯人。唐封元父伯、宋封鉅平侯。

先賢公良子名孺、（家語作儒）字子正、（張智贊作子幼）陳人。唐封東牟伯、宋封牟平侯。

先賢后子名處、（家語作石處）字子里、（家語作里之）齊人。唐封營丘伯、宋封膠東侯。（瞿九思作石處）

先賢奚子名容蔵、（家語作奚蔵。石室圖作容蔵，無奚字）字子皙、（家語作子楷。古史無子字）魯人。（正義曰衛人）唐封下邳伯、宋封濟陽侯。（瞿九思以奚容爲複姓）

先賢公子名肩定、（史記作公堅。家語曰公肩）字子中、（家語曰子仲）魯人。（或云晉人）唐封新田伯、宋封梁父侯。（瞿九思以公肩爲複姓。按禮記有公肩假、瞿說是也）

先賢顏子名祖、（家語作相）字子襄、（史記無子字）魯人。唐封臨邑伯、宋封富陽侯。

先賢鄡子名單、(鄡單作縣亶。)字子家、魯人。唐封銅鞮伯、宋封聊城侯。(按家語有縣亶、而無鄡單。史記有鄡單、而無縣亶。疑即一人、以姓名相近而誤耳。凡其字家語曰子象、史記曰子家。象字類家字、疑亦誤書。今當從家語縣亶、而罷鄡單、似爲近之。蓋與其從史記、不若從家語也。)

先賢句子(家語作勾。)名井疆、字子疆、(闕里志作子界、山東志作子孟。)衛人。唐封淇陽伯、宋封滏陽侯。(瞿九思以井爲複姓。何)

先賢罕父子(家語罕作宰。)名黑、字子索、(家語作子黑。)魯人。唐封乘丘伯、宋封祁鄉侯。(瞿九思曰、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

先賢秦子名商、字子丕、(左傳作丕茲、家語作不慈。)魯人。(鄭玄曰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唐封上洛伯、宋封鄄城侯。

先賢榮子名旂、(家語作祈。)字子祺、魯人。唐封雩婁伯、宋封厭次侯。

先賢公祖子名句茲、(家語無句字。)字子之、魯人。唐封期思伯、宋封即墨侯。

先賢左子名人郢、(家語作左郢。)字行、(家語云子行。)魯人。唐封臨淄伯、宋封南華侯。(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蘧人之類。)

先賢縣子(家語作懸。)名成、字子横、(史記作子祺。)魯人。唐封鉅野伯、宋封武城侯。

先賢鄭子名國、(家語云薛邦、古史云鄭邦。史記作鄭國者、避漢高帝諱。薛字與鄭字誤耳。)字子徒、(家語無子字。一作子從。)魯人。唐封榮陽伯、宋封朐山侯。

先賢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思、(家語作子思。)魯人。(石室圖作秦人。)唐封漁陽伯、宋封汧源侯。

先賢原子名亢、字籍、(史記作原亢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魯人。唐封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先賢顏子名之僕、字叔、(家語作子叔。)魯人。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

先賢廉子名潔、字子曹、(史記作庸。一云子庸。)衛人。(古史云齊人。)唐封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先賢樂子名欬、(家語作欣。)字子聲。(正義曰魯人。)唐封昌平伯、宋封建成侯。

先賢叔仲子名噲、(家語作會。)字子期、魯人。(鄭玄曰晉人。)少孔子五十(一本作五十四。)歲、與孔琁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迭侍于夫子。唐封瑕丘伯、宋封博平侯。

先賢邽子名巽、(家[2]語作邦選、史記作邽巽、石室圖作國選。皆避漢高祖諱。)字子歛、(家語作子欽。)魯人。唐封平陸伯、宋封高唐侯。

先賢狄子名黑、字晳之、(家語作晳之。史記無之字。一曰子晳。)衛人。唐封臨濟伯、宋封林慮侯。

先賢公西子名輿如、(古史作公西輿。)字子上、魯人。唐封重丘伯、宋封臨朐侯。

先賢孔子名忠、(家語作蔑。)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家語作孔子兄弟。)唐封汶陽伯、宋封鄆城侯。(宋際曰、唐宋以封爵爲重、則王公侯各自爲稱。今先師稱

孔夫賜泗水侯鄭稱孔氏進與從祀子思子所以避扶叔說一尊也。乃先賢忠先儒安國但稱孔子子襄未合。宜改稱忠爲子蔑子安國爲子國子。

先賢公西子名蔵、字子尙。史記作子上。家門志曰魯人。唐封祝阿伯、宋封徐城侯。

先賢施子名之常、字子常。史記作子恆。魯人。唐封乘氏伯、宋封臨濮侯。

先賢陳子名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少孔子四十歲。唐封潁伯、宋封南潁侯。子禽墓在開封府太康縣北。

先賢秦子名冉、字子之、魯人。唐封汧陽伯、宋封華亭侯。

先賢琴子名張、字子開、家語琴牢、一字張。石室圖牢字子張。衛人。唐封南陵伯、與琴牢並從祀。宋眞宗時、以重名、去牢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時、改封平陽侯。

先賢申子名棖、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字周。文翁舊圖作申堂。黨、字子周、魯人。唐封魯伯、黨邵陵伯、並從祀。宋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

明世宗以重名、去黨存棖。

先賢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唐封淳于伯、宋封博昌侯。

先賢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瞿九思曰、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凡七十有六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漢文翁石室圖、凡七十有二人。以家語觀史記、其同者凡七十有二人。其異者、家語多陳亢、懸亶、琴牢三人。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鄡單、顏何四人。以家語觀文翁石室圖、其同者凡六十有四人。其異者、家語多公西輿、懸亶、原桃、公良、公夏守、句井疆、卽選、懸成入人。文翁石室圖多蘧瑗、秦冉、林放、奚容蔵四人。以史記觀文翁石室圖、其同者凡六十有七人。其異者、史記多公伯寮、公肩定、鄡單、句井疆、懸成、原亢籍、邦巽、公西輿如十人。文翁石室圖多琴牢、陳亢、蘧瑗、林放、奚容蔵五人。其同異大畧可考見者如此。宋慶及日、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矣、載于孟子。唐玄宗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以牧皮從祀。此皆信傳不信經之過。何宋元以來、皆無一人言及之也。假當增入。

先儒左子名丘明、中都人、校釋一曰楚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以後俱稱先儒某子、不重出。

左丘明墓有二、一在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一在兗州府嶧縣東北。左丘明廟在[illegible]府[illegible]縣東北。

先儒公羊子名高、周末齊人。受春秋于卜子夏。唐時從祀、宋封臨淄伯。

先儒穀梁子名赤、尸子曰名俶、字元始。顏師古曰名喜。周末魯人。糜信以爲秦孝公同時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唐時從祀、宋封龔丘伯、改封睢陽伯。

先儒伏子名勝、聖門志云、字子賤。濟南人。能言尚書。秦焚書時、伏生

為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晁錯往受之、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今文尚書是也。唐時從祀、宋封乘氏伯。

伏生墓在濟南府鄒平縣東北。伏生書院在鄒平東北伏生鄉。

先儒高堂子名生、漢魯人、傳儀禮。漢興、為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唐時從祀、宋封萊蕪伯。按通志畧、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

先儒孔子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也。少學詩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漢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仕至臨淮太守。唐時從祀、宋封曲阜伯。

崇聖書院在鳳陽府盱眙縣治東第一山。

先儒毛子名萇、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為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illegible]。[illegible]毛萇受亨詩、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唐時從祀、宋封樂壽伯。

毛公墓在河間府河間縣尊福鄉、旁有書院、元設山長。

先儒董子名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為江東王相、復相膠西。凡所著述、皆推明孔氏。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封江都伯。憲宗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

董仲舒墓在西安府城南下馬陵。董子書院在景州西南廣川鎮、元設山長。

先儒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劉歆、因以教授鄉里。後漢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唐時從祀、宋封緱氏伯。

先儒后子名蒼、東海郯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號曰

后氏曲臺記。後有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祚營之。宣帝時爲博士、官至少府。明世宗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

先儒王子名通、字仲淹、龍門人。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受業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璵、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教于河汾。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

先儒韓子名愈、字退之、修武人。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原道、原性等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

韓文公墓在懷慶府孟縣北。韓文公廟有二、一在潮州府治東韓山、一在廣州府陽山縣。韓昌黎祠在袁州府學右。尊韓書院在廣州府連州陽山縣。韓山書院在潮州府治西南隅。

先儒歐陽子名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除西京推官、入爲館閣校勘。慶曆三年、知諫院。帝獎其敢言、歷知滁州、揚州、穎州、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嘉祐二年、知貢舉、加龍圖閣學士。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

歐陽修墓在開封府新鄭縣西。祠書院在鳳陽府穎州西湖之濱。

先儒胡子名瑗、字翼之、海陵人。年十三、通五經、門人稱爲安定先生。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以經義治事、名其齋。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擢侍講、留主太學。士出其門者數千。卒、謚文昭。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

胡瑗墓有二、一在湖州府城南、一在如皋縣安定鄉。安定書院有二、一在湖州府治西、一在泰州城西。

先儒周子名敦頤、字茂叔、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著太極圖、又著通書四十篇。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封道國公。明景泰六年、以裔孫周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周敦頤墓在九江府城南。濂溪祠有四、一在南昌府寧州旌陽山麓。一在九江府城南廬山麓。一在永州府道州學內。一在寶慶府學。宗濂書院在南昌府。太極書院在順天府。道源書院在南安府學。東山書院在寶慶府城東。濂泉書院在廣州府。元公書院在潮州府學西。濂江書院在韶州府城北明子峯南麓。三洲書院在肇慶府德慶州三洲巖畔。濂溪書院有七、一在肇慶府四會縣北金雞山麓。一在肇慶府陽江縣學東。一在鎮江府丹徒縣東南。一在黃鶴山下、明正統間移此。一在贛州府贛縣東。一在永州府道州學西。一在武昌府學前。一在重慶府合州學側。

先儒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珦之子也。宋嘉祐進士、歷

官宗正寺丞。卒、年五十四。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理宗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封豫國公。國朝康熙十年、詔以嫡裔宗昌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程明道墓在河南府城南。明道祠有二、一在開封府扶溝學。一在澤州城。二程書院在黃州府黃陂縣魯臺山麓。

先儒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游太學、胡瑗異之。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元祐元年、召對、擢崇政殿說書、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卒、年七十五。世稱爲伊川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理宗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封洛國公。明代宗景泰六年、以十七世孫克仁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奉祀。國朝康熙十年、詔其裔孫延祀復襲博士。

程伊川墓在河南府城南。北巖書院在重慶府涪州北。伊川書院在河南府嵩縣北。

先儒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北海李之才聞雍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虙羲八卦六十四卦圖。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者。至洛、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恒相從遊。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擊壤集。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中、賜謚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封新安伯。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巡按河南御史張至發奏、照程氏例、以父邵古擬配啓聖公。二十六世孫邵甯擬授博士。

邵雍墓在河南府嵩縣北。

先儒張子名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廸、知涪州、卒。諸孤幼不克歸、僑寓于郿縣橫渠鎮南、因家焉。宋嘉祐進士、藉官以敦本善俗爲先。熙寧九年、出所撰正蒙示門人。又作西銘。呂大防薦之、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卒、年五十有八。世稱橫渠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謚曰明。理宗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

張橫渠墓在郿縣東南。南軒祠在長沙府湘鄉縣。橫渠書院在郿縣東。

先儒司馬子名光、字君實、夏縣涑水鄉人。以進士累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薨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曰文正。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陝洛間皆化其德。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詮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咨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度宗咸淳三年、從祀。

司馬光墓在夏縣西北鳴條岡。溫公書院在夏縣學東。涑水書院在汝寧府光山縣西。

先儒楊子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宋熙寧進士。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見程頤于洛。時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遷荊州教授、除秘書郎、著作郎、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國子祭酒、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學者號曰龜山先生。卒、諡文靖。明孝宗弘治九年、封將樂伯、從祀。

楊時墓在將樂縣西山。文靖書院在長沙府瀏陽縣南。龜山書院有二、一在餘姚縣治南。一在常州府城東南、元設山長。一在將樂縣北龍池都封山麓。

先儒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宋紹聖進士、廷試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五年、除徽猷閣待制。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于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卒、諡曰文定。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憲宗成化三年、封建寧伯。

胡安國墓有二、一在安陸州當陽縣北、其父淵墓亦在縣北漳濱鄉。一在長沙府湘潭縣陰山。文定書院在崇安縣西。碧泉書院在湘潭縣西。

先儒朱子名熹、字元晦、松之子也、世爲徽之婺源人。舉進士、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所著書有易本義、起③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④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于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嘉泰初除華

文閣待制。嘉定中、謚曰文。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景泰六年、以建安縣九世孫朱梴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奉祀。

朱文公墓在建寧府建陽縣西北嘉禾里九峯山下大林谷。朱文公祠有二、一在建安縣紫陽洲上、一在徽州府婺源縣。紫陽書院在徽州府治東。考亭書院在建陽縣西三桂里。同文書院在建陽縣崇化里。武夷書院在建寧府崇安縣武夷山、宋設山長。湛盧書院在建寧府松溪縣西。南溪書院在延平府尤溪縣南。石井書院在泉州府晉江縣石井鎮。龍江書院在漳州府登高山。漳山書院在寧波府西、元設山長。稽山書院在紹興府臥龍山之陽。桐江書院在台州府仙居縣西。石門書院在處州府青田縣石門洞。美化書院在處州府縉雲縣東。獨峯書院在縉雲縣東。白鹿洞書院在南康府廬山五老峯下。臨汝書院在撫州府治西南。東山書院在饒州府餘干縣冠山左。滄州精舍在建陽縣西。寒泉精舍在建陽縣天湖之陽。晦庵在建陽縣蘆峯之巔。

先儒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宋人。其先萊人、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于世。舉宋興隆⑤進士、除太學博士、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祠歸、卒。朱熹書其墓曰東萊先生之墓。有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三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

呂祖謙墓在金華府武義縣東。呂成公祠在金華府錢塘。麗澤書院在金華府東北。東萊書院有二、一在萊州府西南。一在長沙府醴陵縣北。

先儒陸子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宋乾道進士、累官知荆門軍。嘗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皆主于經世、釋氏皆主于出世。或勸子靜著書⑥、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卒、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世。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

陸九淵墓在延福鄉東原之下。陸象山祠在廣信府貴谿縣三峯山明倫祀其兄九韶、九齡爲三先生祠。陸文安公祠在荆門州西。象山書院在貴谿縣西南。

先儒張子名栻、字敬夫、綿竹人、忠獻公浚之子也。師五峯胡宏、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栻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寧宗嘉泰八年、賜謚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

張南軒墓在長沙府寧鄉縣西。城南書院在長沙府城南臨湘門外。南軒書院有二、一在袁州府東湖上、一在衡州府。

先儒蔡子名沉、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游、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世稱九峯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謚文正。憲宗成化三年、封崇安伯。

墓⑦與書院在建陽縣西北九峯下。

先儒眞子名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宋慶元進士、累官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改翰林學士、知制誥。逾年、拜參知政事、進資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卒、贈銀靑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淸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世。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憲宗成化三年、封浦城伯。

眞德秀墓在浦城縣南孝悌里。眞德秀祠在長沙府。西山精舍在浦城縣東。

先儒許子名衡、字仲平、河內人。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注、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元憲宗四年、世宗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至元八年、召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史臣訓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卒、年七十二。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從祀。

許衡墓在懷慶府修武縣西北。許衡祠在開封府新鄭縣學。魯齋書院在西安府咸寧縣治東北。

先儒薛子名瑄、字德溫、河津人。明永樂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致仕。居家八年、從學者日益衆。每以聖賢爲師、復性爲教。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世。卒、世稱敬軒先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穆宗隆慶五年、從祀。

薛瑄墓在河津縣西。薛文清祠在濟南府城內古明湖之上。

先儒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廣東鄉試、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游、遂棄其學而學焉。憲宗成化二年、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特授翰林檢討、學者稱爲白沙先生。神宗萬曆十二年、從祀。

先儒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受春秋、爲舉子業、厭去之。聞吳康齋講學于崇仁里、徒步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謂聖學始終在敬、因以敬名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神宗萬曆十二年、從祀。

先儒王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吏部尚書華之子也。明

弘治進士、累官巡撫、都御史。世宗嘉靖改元、詔錄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歸葬橫溪。世稱陽明先生。平生以致良知爲主、所著述有傳習錄、文錄行世。穆宗隆慶中、贈侯、謚文成。神宗萬曆十二年、從祀。陽明先生祠在餘姚縣龍泉山。王文成公祠在南昌府大忠祠右。陽明書院有三、一在池州府化成寺西、一在贛州府贛縣濂溪書院後、一在辰州府東。

啓聖祠配享從祀

按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廡下、其失在尊崇子而抑父。明孝宗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劉鐸復請如前、亦不合、已。世宗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神宗萬曆二十二年、禮部覆准郭惟賢等疏、添入周輔成從祀。

先賢顏氏、名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封杞伯、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封杞國公、謚文裕、妻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明世宗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改稱先賢顏氏。以後三賢改稱、不重書。杞國公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復聖墓西北。

先賢曾氏、名點、史記作蒧。字子晳、史記無子字。少孔子六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宿伯、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侯。

曾晳墓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南成山。

先賢孔氏名鯉、字伯魚。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

先賢孟孫氏（三遷志無孫氏）名激、字公宜。元仁宗延祐三年、封邾國公、妻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宋濂曰、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載三遷志。而今之祀典曰孟孫氏。與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似宜改而正之。孟父母墓在鄒縣馬鞍山之陽。孟母祠在鄒縣城南。孟母廟在兗州府鄒縣東北四十里。孟母故宅有二、一在鄒縣馬鞍山之西、今名付村。一在太原府榆次縣。相傳孟母并人也、其地有三遷鄉。）

先儒程氏名珦、字伯温、二程子顥、頤之父也。宋仁宗錄舊臣後、授官知龔州、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伯。明嘉靖從祀。（河東書院在黄州府治東。）

先儒朱氏名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歷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請祠家居。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諡獻靖。二十二年、封齊國公。明嘉靖從祀。（朱松墓在崇安縣西塔山後、遷縣東南寂歷山。夫人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⑧

先儒蔡氏名元定、字季通、蔡子沈之父也。宋隱士。寧宗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明嘉靖從祀。

先儒周氏名輔成、周子敦頤之父也。宋進士、終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明萬曆從祀。

改祀於鄉

林放字子丘、魯人。唐封清河伯、宋封長山侯。明世宗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祀。瞿九思曰、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與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語氣相似。且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指其名而稱之、意林放或是門人。今徒以家語史記弟子列傳無林放姓名、遂改其祀、似亦未確。

蘧瑗字伯玉、衛人。唐封衛伯、宋封內黃侯。明世宗以孔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蘧伯玉墓在大名府開州長垣縣南、墓傍有祠。

鄭玄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所註禮記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唐從祀、宋封高密伯。明世宗改祀。呂元善曰、傳經功大、後鮮其傳、且稱懿行君子、宜復其祀。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往受業焉、為周官傳。唐從祀、宋封中牟伯。明世宗改祀。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州人。受學于馬融、有功諸經。唐從祀、宋封良鄉伯。明世宗改祀。

服虔字子慎、東漢河南滎陽人。註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唐從祀、宋封滎陽伯。明世宗改祀。

范甯字武子、晉鄢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從祀、宋封新埜伯。明世宗改祀。

罷祀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唐封任伯、宋封壽張侯。明世宗以愬子路、沮孔子、罷祀。

秦冉字開、蔡人。唐封彭衙伯、宋封新息侯。明世宗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顏何字冉、魯人。唐封開陽伯、宋封堂邑侯。明世宗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呂元善曰、按顏氏世家云、顏氏世為魯國卿大夫、最為蕃衍。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居其八。顏無繇、顏回、顏辛、顏高、顏祖、顏之僕、顏何、顏噲。及考顏之推所著家訓、亦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又顏真卿序家譜云、孔門達者、顏氏有八。名同世家。明嘉靖九年、張璁引程敏政之議曰、秦冉、顏何不載于家語、而史記載之、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遂奏罷其祀。今冉雖別無可考、以索隱、世家、之推、真卿說考之、則何為子淵之族、其不當罷祀也明矣。以未定之說、黜已祀之賢、學而祀之、尚有望于淵來。

荀况字卿、周末趙人。作荀子三十二篇。宋封蘭陵伯。明世宗以言性惡、罷祀。

揚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作法言。宋封成都伯。明太祖以事王莽、罷祀。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唐從祀、宋封楚丘伯、改封考成伯。明世宗以贓吏、罷祀。瞿九思曰、今學宮所列禮記、乃戴聖所傳、非后蒼所傳也。后蒼禮其然、大戴禮亦駁雜、皆不載中庸、大學。中庸、大學皆載之戴聖禮記。班固漢書何武傳所載聖罪狀、恐非聖事。以前史志乘考之、聖未嘗為九江太守、九江太守乃其見戴蒞。今大戴禮中明載漢九江太守戴德撰、其誤德為聖明

爻。蕺聖作禮之功、殷諸經爲大、宜口加考核、仍復其祀。不然亦當祀于鄉。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説苑、新序。唐從祀、宋封彭城伯。明世宗以誦神仙方術、罷祀。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受周禮于杜子春、有禮解、又著緯傳義詁論難。唐從祀、宋封岐陽伯。明世宗以附會圖讖、罷祀。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註周易、三禮、尚書。唐從祀、宋封扶風伯。明世宗以黨附勢家、罷祀。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從祀、宋封任城伯。明世宗以註風角等書、罷祀。

王肅字子雍、魏東海郯人。善賈馬之學、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唐從祀、宋贈司空。明世宗以爲司馬師畫策篡位、罷祀。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注易九卷。唐從祀、宋封偃師伯。明世宗以宗旨老莊、罷祀。

杜預字元愷、晉京兆杜陵人。註春秋左氏傳。唐從祀、宋贈司徒。明世宗以建短喪、罷祀。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徽宗崇寧三年、配享。政和三年、追封舒王。欽宗靖康元年、以其學術之謬、誤國害民、罷配享、降居從祀之列。理宗淳祐四年、黜從祀。按安石于政和二年封臨川伯、從祀。淳熙四年、去其畫像。

吳澂字幼清、元江西撫州崇仁人。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世。明英宗正統八年、封臨川郡公。世宗以忘宋事元、罷祀。

校記

①懷：當作「思」。

②國：當作「圖」。

③起：當作「啓」。

④議：當作「義」。

⑤興隆：當乙。

⑥著：當作「注」，下同。

⑦廬：當作「蘆」。

⑧一：當衍，見朱熹《遷葬記》。

闕里廣誌卷之九

職官誌

敘曰：敬喬木者愛其枝葉，美侯度者頌其義直，報德懷無已之心，而象賢有備官之典。澤及支庶，慎簡乃僚，此誠近世之宏規，聖門之盛事也。古者列侯必親治民，故唐以衍聖公兼泗水令，或兖州長史，然遷轉改調，不恒厥職。至金章宗有世襲曲阜令之詔，然令即公也。元末始或分職，明定制以上公專奉宗廟，不親細務，簡薦宗英，典司百里，久任有效，坐致崇階。又以翰博主沂國之邑，學錄端爵掌之模，尼山洙泗近接宮牆，太末儀封遠分光耀。家長舉事，冠帶駿奔，此同姓之職官也。四氏學教授以教賢裔，管勾職賦典籍，職書司樂職樂，此異姓之職官也。均爲江漢之派，别號沱潛，尼兹凫繹之峯，俱拱泰岱。煌煌巨典，不可湮已。作職官誌。

曲阜縣世職知縣

按史，漢以前，曲阜爲魯國，故有從事督郵之官。隋改爲曲阜縣，以後則有令。至宋以京朝官知縣事，故有以殿中丞知縣事者，有以光祿丞知縣事者。真宗祥符二年，改曲阜爲仙源。仁宗皇祐三年，詔令自仙源縣官復于①孔氏子孫中選用。徽宗崇寧間，又詔文宣王後當聽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故有丞、有簿、有尉，大抵皆世官也。金天會七年，改仙源仍爲曲阜。金末及元，縣常以衍聖公兼知縣事，故有世襲縣尹。至明洪武七年，改爲世職，俱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選授。國朝因之。

漢

澍、字君德，元帝永元間爲魯從事。

浮、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綝、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承、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唐

昭儉、累宰曲阜。詳具宗子。

緒、温裕子，任曲阜令。

後唐

仁玉、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令。詳具宗子。

後周

仁玉復任曲阜令，兼監察御史。

宋

宜、乾德四年，任曲阜主簿。詳具宗子。

延世、至道三年，任曲阜主簿。真宗祀岱端奏晉見，改授曲阜令。詳具宗子。

勗字自牧、仁志少子。雍熙二年進士。以殿中丞通判廣
州、累遷秘書監。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事。後
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贈吏部尚書。
道輔初名延魯。字原魯、勗長子。宋咸平元年進士、爲寧州軍
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
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
笏擊其首。祥符九年、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管祠廟
事。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未幾除
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歷知青鄆徐許四州、權
御史中丞、後出知泰州、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學
士、遷給事中。復爲御史中丞。寶元二年、出知鄆州、行至
韋城、病卒、年五十四。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
累贈司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良輔字師魏、勗次子。仙源主簿、歷大理丞、太子中舍。
宗愿寶元二年知仙源縣。詳具宗子。
聖祐、天禧五年以光祿丞知仙源縣事。詳具宗子。
宗亮、舜亮。名字君亮、道輔長子。嘉祐四年進士。慶曆五年、
以匠作監丞知仙源縣事、累官中散大夫、上柱國、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特進少師、若莽循。
彥輔字德甫、勗少子。年十八、任仙源縣主簿、遷將作監
主簿。言發親十五年、服闋、知仙源縣、累官國子博士。
宗顏、慶曆五年以將作監丞知仙源縣。
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以父任爲將作簿、復登進士。嘉
祐元年、知仙源縣、通判陵州、陞夔峽轉運通判、提點京
東刑獄、知虔州、遷司農少卿、鴻臚少卿、進刑部侍郎。
淘、嘉祐四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仙源縣。淘即舜亮、見道輔墓誌銘。
宗壽、良輔子。治平四年、任仙源主簿。紹聖元年、知縣事、
承②議郎致仕。
宗賡、從事郎、仙源縣丞。
若蒙、熙寧元年任仙源主簿。詳具宗子。
若升字公漸、舜亮長子。元豐元年、任仙源主簿、歷沂州
新泰令。嘗修祖廟、贈朝奉大夫。
若古一名[illegible]。③、字世文、舜亮第三子。宋元祐四年、任仙源縣
主簿。十八年改仙源縣尉。建炎四年、同端友扈從高宗
南渡、寓居衢州、率族人拜疏闕下、叙家門故事。知郴州、
鋤强扶弱、吏民畏服。知陝州、平與濮寇、以功進秩。又知
撫州、適建昌卒鬨、單車往諭、至則帖然。進續白氏六帖
三十卷、文樞要紀。詔送秘書省。又著孔子編年三卷、東
家雜記二卷、杉谿集。官至中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年七
十五、卒、葬衢州府城北孝悌里。

若谷，字公願，舜亮次子。大觀二年，文林郎、仙源縣丞。以右朝散郎致仕。

宗哲，一名若哲，字公智。崇寧三年，補迪功郎。大觀三年，從事郎、兗州觀察推官。政和三年，仙源縣丞。

璩，宗哲子。宣和五年，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丞。

端問，字子誠，若古子。宣和七年，以迪功郎任仙源縣丞。以歷從仕郎、洪州奉新縣丞。晉州集④。

元用，寶慶元年，宋平山東，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令。詳具宗子。

金

若鑑，字公謹。金天會八年，以迪功郎任曲阜主簿，蒙免賜田稅課。

璠，字湯光。皇統二年，以登仕郎任曲阜主簿。

瓊，皇統五年，以將仕郎任曲阜主簿。

玖，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尉。

思逮，字進道。金世宗大定初，任曲阜令，歷曹州教授、左三部照磨、大樂署丞、轉署令、太常禮儀院判，進階奉直大夫。奏補廟雅樂不備，許乘傳浙西造登歌雅樂三獻法服，送祖廟。常著大元樂書若干卷。

總，大定二十二年兼曲阜令。詳具宗子。

克昌，字習夫，太常寺禮儀院照磨，武備寺知事，承安二年，任曲阜令。

元

元用，太祖十五年，木華黎平山東，承制以故宋縣令世襲曲阜令。

之全，乙酉年兼曲阜令。詳具宗子。

治，中統元年，以曲阜管民長官改曲阜令。詳具宗子。

思誠，字治道，治子。至元二十二年，襲曲阜縣尹，歷官國子監丞、安慶推官、知恩州、湖北廉司僉事、朝列大夫、濮州尹。

濟，字世美，之全第三子。延祐二年，以承仕郎任曲阜縣尹。

思凱，字恒道，國子生。至治二年襲縣尹。

克欽，字敬夫。至元四年襲縣尹。

希大，字士功。至正十二年，以從仕郎襲縣尹。十八年，改秘書郎、中書省椽、承直郎、翰林院都事、誥承德郎、大都正府都事。

希章，字士憲。至正二十三年，以從仕郎襲縣尹。

明

希大，洪武元年，以故元縣尹起改承事郎，仍授曲阜縣知縣。七年，坐罪廢。

克仲、字剛夫。洪武七年、衍聖公希學同族人思[illegible]等赴京、保舉克仲堪任知縣。太祖召見、命賦將山詩。須臾詩成、曰、歷盡崔山素有名、巍巍雄峙鎖崢嶸。數峰碧玉朝天闕、一帶螺屏映帝京。雲霽雨晴龍虎見、月斜風暖鳳凰鳴。應知聖主無疆福、日聽嵩呼萬歲聲。太祖大喜、笑曰、莫說你別才調、只這首詩也、該與你個知縣做。遂領敕赴任。

克贊、字構夫。洪武十五年、領敕赴任。

希文、字士周、元教授。洪武十七年、領敕赴任。

希範、字士則。洪武二十八年、領敕赴任。

克中、字正夫。永樂九年、領敕赴任。宣德元年、敕封文林郎。

公鐘、字聲聞。宣德九年、保舉除授、敕封承事郎。

讓、字蘊伯。景泰元年、保舉除授、敕封文林郎。

公錫、字賜文。景泰庚午舉人。天順五年、保舉除授、敕封文林郎、加衔兗州府通判。

燦、字理仙。成化八年、保舉除授、敕封文林郎、加衔兗州府通判。

希亦、字士毅、四子生。成化二十三年、保舉除授。

彥士、字朝臣、成化丁酉舉人。弘治二年、保舉除授、敕封文林郎。

承潤、字永道。正德元年、保舉除授。

承夏、字承功、四子生、幼喪父彥允、事母苗氏至孝、奉旨旌表。正德五年、保舉除授。

公統、字一文。正德十一年、保舉除授。

承莀、字永器、弘治戊午舉人。嘉靖元年、保舉除授、敕封文林郎。

公琛、字聚文、四子生。嘉靖十一年、保舉除授、敕封文林郎。

公澤、字仁文。嘉靖二十一年、保舉除授。

承業、字永基。嘉靖二十五年、保舉除授、敕封文林郎。

弘鼐、字以仕、歲貢。嘉靖四十三年、保舉除授。

承厚、字永載、彥衢子、廩膳生員。隆慶三年、山東撫按薦舉孝行除授。

弘復、字以誠、廩膳生員。萬曆元年、撫按考選送部除授。五年考滿、陞濟寧州知州。九年、誥封奉直大夫。十四年、陞東昌府同知。二十二年、陞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俱仍管縣事。

貞教、字[illegible]、廩膳生員。萬曆二十[illegible]年、撫按考選送部除授。二十八年、改常州府儒學教授。三十二年、陞京衛

武學教授。三十五年，仍陞曲阜縣知縣，候缺。尋致仕。

貞叢，字茂所，嶧縣生員。萬曆二十七年，撫按考選，送部除授。三十一年，敕封文林郎。三十四年，陞沂州知州。四十年，陞東昌府同知。四十三年，陞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俱仍管縣事。四十七年，致仕，加銜運使。

聞簡，字臨宸，滕縣生員。天啓元年，撫按考選除授，加銜東昌府通判。

弘毅，字遠泉，嶧縣生員。崇禎二年，撫按考選除授。

貞堪，字同生，滕縣生員。崇禎　年，撫按考選除授。

國朝

胤淳，字宏浮，滕縣生員。順治元年，衍聖公保舉，咨部除授。四年，加銜東昌府通判。十四年，加一級。康熙元年，加一級。六年，加一級。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述聖子思子書院在兖州府鄒縣南門外，舊名中庸精舍，相傳即孟子受業處也。元設山長一員。明弘治十六年，衍聖公聞韶奏准，世以衍聖公次子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書院祀事，每歲春秋一祭，博士赴鄒縣主祭。國朝因之。

元山長

渙。

思賢。

明博士

聞詩，字知言，弘泰長子。弘治十六年襲。

聞禮，字知節，弘緒次子。正德元年襲。

貞寧，字致用，聞韶次子。嘉靖二十五年襲，贈衍聖公。

胤桂，字　　尚賢次子。萬曆二十二年襲。

胤隆，字懋德。天啓四年借襲。

尚達，字　　崇禎元年借襲。

胤相，字　　崇禎　年借襲。

胤錫，字　　崇禎十四年借襲。

胤鈺，字泗衮。崇禎十六年借襲。順治九年，改太常寺博士。

國朝

毓麟字　順治七年襲。

毓瑛字𡿨石康熙　年襲。

世襲太常寺博士

先聖宰治中都、中都今汶上縣也。同建聖澤書院、設山長一員。明弘治十六年題准、世以衍聖公弟三子襲太常寺博士、主祀事。　國朝因之。

元山長

思範。

明博士

國朝

胤鋌字洄袞、前五經博士。順治九年衍聖公興燮題改。

衢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先聖四十八代孫端友，字子交。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炎四年，同叔父傳（一名若古）扈從高宗南渡，寓居浙江衢州府西安縣，遂家焉。紹興二年，權知郴州，卒于任。以姪玠嗣。（按衢州府志，玠爲端友子。）玠字錫老，紹興二年授承仕郎，襲封衍聖公。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孔氏家廟，賜祭田五頃，專主廟祀事。子搢。搢字季紳，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孝宗淳熙間，權知建昌軍、浙東安撫使參議。子文遠。文遠字紹先，光宗紹熙四年⑤，襲封衍聖公。遷判吉州。子萬春。萬春字耆年，理宗寶慶間，襲封衍聖公，歷判衢州、泉州、內外宗正丞。子洙。洙字思魯，一字景流，號存齋。理宗淳祐中，襲封衍聖公，歷判衢州、吉州、平江、信州。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召赴闕，欲令歸魯。洙以廟墓在衢，不忍舍去。世祖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授國子祭酒、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子思許。（按自端友後襲封衍聖公凡六世，其封自洙罷。）思許字與道，不仕。子克忠。克忠字信夫，明太祖授福清州學正。子希路。希路字士正，福州岳山書院山長。子議。議字文伯。子公誠。公誠字貴文，鄉飲正賓。子彥繩。

五十九代彥繩，字朝武。孝宗弘治十八年，衢州府知府沈杰以衢州孔子家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祭酒，混同流俗，奏准查勘孔端友嫡裔孔彥繩，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武宗正德元年，吏部覆奏，上從之。子承美。

六十代承美，字永貞。正德十四年，襲博士。初，宋理宗寶祐間，衢守孫子秀請建孔子家廟于郡東菱湖之上。元季燬于兵火。明成祖永樂間，禮部尚書胡公奏遷郡城南隅崇文坊。武宗正德間，廟圮且隘，承美請遷于西安縣儒學舊址，并建博士公署。大學士謝遷爲文記之。子弘章。

六十一代弘章，字以達。嘉靖二十六年，襲博士。子聞音。

六十二代聞音，字知政。萬曆五年，襲博士。子貞運。

六十三代貞運，字用行。萬曆四十三年，襲博士。子尚乾。

六十四代尚乾，字[illegible]。[illegible]年，襲博士。子胤楨。

六十五代胤楨，字維颺。國朝[illegible]年，襲博士。

孔顏曾孟四氏學

按學、魏黄初二年、崇聖侯羨創建。宋大中祥符二年、殿中丞坊知縣事泰、就廟側建學、以訓孔氏子孫。乾興元年、孫宜公守兗、請以楊光輔爲講書、攝奉禮郎。元祐元年、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元中統三年、詔立曲阜廟學、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明洪武元年、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一員、用異姓。學錄一員、用聖裔、俱聽衍聖公咨部題用。萬曆十五年、益以曾氏、遂爲四氏學云。 國朝因之。

宋教授

尹復泰、元祐四年、文潞公薦舉。

金

王元佐、太原府錄事司人、明昌時任。

聶天覺、兗州錄事司人、明昌時任。

郝無咎、兗州錄事司人、承安時任。

李謝、淄州鄒平縣人、承安時任。

管之彥、夏津人、泰和時任。

元

楊庸、進士、中統時任。

王席珍、平陰人、中統時任。

張須、導江人、至元時任。

王不矜、奉先茌平人、延祐時任。

趙本立、泰定時任。

陳東、淄州長山人、泰定時任。

張翰、至順時任。

張惟賢、至順時任。

蔡祐、歷城人、至元時任。

胡復性、鉅野人、進士、至元時任。

華、字莘夫、終場及第、從仕郎。以下五人俱聖裔、世代未詳。

汾、由肥城教諭陞任。　思貢、字元道。

思遵、字從道、累陞嘉祥縣尹。

希聖、字士賢、陞都漕運司知事。

明

顏池、字德裕、洪武時任。

蔡平、錢塘人、永樂時任。

文時中、四川人、永樂時任。

張敏、廣平人、永樂時任。

裴侃、清江人、宣德時任。

江湜、歙縣人、正統時任。

江永清、徽州人、景泰時任。

田艮、清苑人。天順時任。

鄧建、南城人。成化時任。

王珙、稷山人。舉人、成化時任。

毛憲、絳州人。舉人、弘治時任。

白歆、靜樂人。舉人、正德時任。

孫步武、曲阜人。舉人、正德時任。

李若愚、濟寧人。舉人、嘉靖時任。

鄒組、餘姚人。貢生、嘉靖時任。

孫經、曲阜人。歲貢、嘉靖時任。

王克儉、寧陽人。歲貢、萬曆時任。

譚時、山海衛人。國子生、萬曆時任。

張珂、鄒縣人。歲貢、萬曆時任。

劉敬業、平陰人、生員。周卜世、膠州人。歲貢。萬曆時任。

王庭、霑化人。萬曆時任。

李可大、青邪人。萬曆時任。

馬希曾、餘姚⑧人。舉人、萬曆時任。

馮嘉賓、栢鄉人。歲貢、天啓時任。

楊其善、永年人、歲貢、天啓時任。

吳應元、烏程人。歲貢崇禎時任。

孫應登、泰安人。歲貢崇禎時任。

陳佐舜、寶豐人。歲貢崇禎時任。

國朝

王世祿、兗州人。生員、順治時任。

崔殿生、字赤城、淮安人。生員康熙時任。

徐鵬聯、字遠公、泰安人。生員、康熙時任。

沙濆、字永清、蓬萊人。生員康熙時任。

僉元學正 俱聖裔

壝，字從純，僉貞祐進士。廟學正、陞萊州招遠縣主簿。

之威，字溫甫。由郡文教諭，轉廟學正，歷費、鄒二縣尹。

摭，字伯順。廟學正。

思永，字宗道。廟學正，陞河南省理問、東平路同知。

克仁，字志夫。廟學正。

洵，廟學正，轉東平路儒學教授。

元量，廟學正，管勾祀事。

元順，字存之。廟學錄。

明學錄

克晏，字堯夫，儒士。宣德時任。景泰庚午，陪祀太學，後兼孔庭族長。所著有樂愚稿行世。

論，字經伯。儒士，景泰時任。

克旻，字舜夫。儒士，天順時任。後兼孔庭族長。

克昫，字東夫。儒士，成化時任。後兼孔庭族長。

公璜，字輔文，號北窓，迂叟。儒士，成化時任。修理祖廟學，纂考正家門典故，有文集行于世。

公杰，字佐文。歲貢，正德時任。以子彥頎貴，贈武城中衛經歷。

公鉉，字衆文，歲貢。嘉靖時任。

彥衢，字朝享。歲貢，嘉靖時任。

彥佩，字朝鳴。歲貢，嘉靖時任。

承鎬，字永周。首貢，嘉靖時任。

承作，字永則。首貢，萬曆時任。

承似，字■。生員，萬曆時任。

聞諫，字■。首貢，萬曆時任。

聞評，字■。生員，泰昌時任。

弘養，字■。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聞然，字■。生員，順治時任。

尚璠，字月懷。生員，順治時任。

貞燦，字垣三。生員，康熙時任。陪祀觀禮，加一級。

貞紘，字濟明。生員，康熙時任。

尼山書院學錄

元至順三年，襲封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書院。至元二年，左丞王懋德議設山長一員，以彭璠爲之。璠卒，益都路馬猶子繼任，後改用孔氏子孫。明洪武部議，仍元之舊。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爲學錄，秩視國子監。國朝因之。

元山長

思本，字正道，轉盤陽路學教授。

克信，字善夫，由泗水縣學教諭。⑦

明山長

克綱，字弘夫，由豐縣學教諭陞任。

明學錄

彥章，字朝顯，正德時任。

弘燧，字以珍，嘉靖時任。

胤祈。

興榮。

弘謙，廪膳生員，崇禎時任。

胤綋，廪膳生員，崇禎時任。

聞然，增廣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貞綱，字[illegible]。生員，順治時任。

興榮，字舉先。生員，康熙時任。

洙泗書院學錄

元至元戊寅、曲阜尹克欽請建洙泗書院、設山長一員、以谿識達爲之。後改用孔氏子孫。明洪武年間、部議衍聖公保舉選授。正德二年、衍聖公咨部奏改山長爲學錄。國朝因之。

元山長

濵。

思迅。

克昌陞曲阜縣尹。

希孟。

明學錄

彥達、字朝元。正德時任。

弘述、字以傳。嘉靖時任。

弘墳、字

弘顒、字以印。萬曆二十七年、除授國子監學錄兼翰林廟舉事。

尚燈、字　。崇禎時任。

國朝

尚圻、字德俊。生員、康熙時任。

國子監學正

先師三十三代孫孔德倫、唐封褒聖侯、于河南寧陵縣敕建祖廟、賜祭田十四頃有奇。明正統九年、詔遷廟于儀封。嘉靖十四年、題設國子監學正、從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題用、專主祀事。國朝因之。

明

承寅、嘉靖時任。

尚林、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胤齊、字殿襄。生員、順治時任。康熙時陪祀、加一級。

興發、字肯垣。生員、康熙時任。

管勾典籍司樂

初衍聖公府止設掌書一人。元延祐間，衍聖公思晦以書籍音樂無司之者，金穀無任出入者，請設管勾、典籍、司樂各一員，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印。明洪武元年，禮部奏准，從衍聖公保舉，咨部銓用。國朝因之。

元管勾

簡實理。

明

秦聘，單縣人，官生，正德時任。

徐雲鳳，曲阜人，生員，正德時任。

馬相，費縣人，儒士，嘉靖時任。

任應達，東阿人，儒士，萬曆時任。

孫友穀，豐縣人，生員，天啓時任。

吳大有，歙縣人，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胡毓辰，字象山，曲阜人，生員，康熙時任。

王國光，字燦玉，歷城人，生員，康熙時任。

元典籍

明

王遜。

王壻，字景高，完縣人，官生，洪武時任，轉三氏學學錄。

賈綱，字文紀，寧陽人，舉人，正統時任，陞國子監助教。

許越，字節之，寧陽人，官生，成化時任。

孫世忠，字良臣，濟寧人，生員，弘治時任。

柴可棟，陽穀人，儒士，嘉靖時任。

丁從，孟縣人，儒士，嘉靖時任。

錢汝芝，字瑞夫，山陰人，儒士，嘉靖時任。

汪大通，永嘉人，生員，嘉靖時任。

中登止，濟寧人，生員，萬曆時任。

國朝

桂存正，字蓮菴，曲阜人，儒士，順治時任。

石琚，字佩明，曲阜人，生員，康熙時任。

桂枝蕃，字康侯，曲阜人，生員，康熙時任。

宋慶長，字蒲臣，松江人，生員，康熙時任。

元司樂

思禮。聖裔。

明

鉞禮、濟寧人。儒士、弘治時任。

王言。闕子生、弘治時任。

韓昇、濟寧人。生員、弘治時任。

李耕、濟寧人。生員、弘治時任。

楊泰、曲阜人。儒士、嘉靖時任。

閆巷仁、太安人。生員、嘉靖時任。

王登、曲阜人。儒士、嘉靖時任。

王倫、濟寧人。生員、萬曆時任。

秦柏、東阿人。生員、萬曆時任。

國朝

梁時任、字[illegible]、魚台人。生員、康熙時任。

宋際、字栽修、松江人。國子生、康熙時任、候補典籍、晉階儒林郎。

家長職事

宋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此家長之名所由來也。至于舉事、則佐家長督理林廟、繩愆子孫者。

宋元家長

瓚、字純長。四十九代。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

璨、廸功郎。

璩、廸功郎、池州石埭主簿。

琨、廸功郎。

瑛、廸功郎。

璋、廸功郎、奉南嶽祠。

瑄、從事郎。

璞、改名行可。廸功郎、奉南嶽祠、贈太子少傅。

撫、元武宗至大時充三[illegible]官。

元祇。

元祕、前恩州教授、將仕郎、濟陽主簿。

明

潛、原名涇、字世清。元興化路學正、累官翰林院檢閱官。洪武時衍聖公克堅奏爲族長。太祖召見、應對稱旨、賜藤杖一枝、面諭主領家務、教訓子孫。

思楷。請修祖廟、同衍聖公曲阜尹上表謝恩、賜賚有加。

思榛。

克寔、兼三氏學諭。

克昫、兼三氏學錄。

克勲。

克展。

希晟。

希琛、兼舉事。

希廸。

希瑄、兼舉事。

希璡。

希瑒。

譁。世宗幸學觀禮。

詔。

謨。穆宗幸學觀禮。

公寵。

公寧。

公舒。

公源、兼舉事。神宗幸學觀禮。

彥軏。光宗思宗兩次幸學觀禮。

國朝

承寅、字

弘存、字藴玄。歲貢、新城縣學訓導。

明衆丞

希韶。

公錄。

公性。

公璋。

承流。

承政。一日庆。

弘超。

貞臻、慎宗幸學觀禮。

弘顧、洙泗書院學錄。

[illegible]

國朝

毓樣、仲衡、生員。

校記

①今自：據《欽定歷代職官表》卷六六，當作「自今」。

②「承議郎」前當脱「以」字。

③十八年：按元祐無十八年，此當有誤。

④此句疑誤。

⑤熙寧：當作「紹熙」。

⑥洮：當作「姚」。

⑦「諭」下當脱「任」字。

闕里廣誌卷之十

宗裔誌

敘曰、吾夫子像濬靈源、附垂神緒。當其時、嶽服于過庭、繩武于負薪者、尚已。三千年來、昭穆之扇、雲耳之孫、振振蟄蟄、要皆梧桐之新枝、襲服之似續也。時中之統、固翹首莫企矣。然被服祖訓、沐濡家學、得其一體、列于四珍者、代不乏人。或班聯清貫、自頒爲能、允宗盛器華明堂清箱、足以秀世。豈非尊華譜諜、冠冕宗門者乎。倘不措進而臚列之、將令賢胄齊伍于田傭、鴻鳥泥迹于棲檄、非所以昭先德而示遐裔矣。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奕世濟美、是又所望于後之幹蠱者云。作名裔誌。

九代樹、字子文、鮒弟。兄弟自爲師友。

十代隨、字元路、鮒子。承殷後、爲宋公。

聚、一名字子產、樹子。爲漢高帝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史所謂孔將軍居左是也。諡曰夷。漢書作惠。

十一代臧、聚子。嗣蓼侯、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著書十篇、賦二十篇。

襄、字子士。爲孝惠帝博士、遷長沙王太傅。

安國、字子國、忠子。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臨淮太守。詳具先儒。

十二代卬、字子卬、安國子。傳家學、尤善詩禮。

琳、臧子。嗣蓼侯。

十三代驩、字子仲、卬子。善春秋三傳、爲博士、終弘農太守。

黄、琳子。嗣蓼侯、後坐事失侯。

茂、琳子。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絶、乃分食邑三百戶、封爲關內侯。

十四代立、字子立、驩子。善詩書、少遊京師、與劉歆友善、教授數百人。

宣、聚之玄孫。爲長安公、仕宣帝、元康四年、詔復家。

捷、霸次子。與弟喜並列校尉諸曹。

衍、漢成帝時爲博士、終光祿大夫。

光、字子夏、霸少子。少舉議郎、歷仕成哀平三朝、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又爲大司徒、太傅、太師、居公輔位前後一十七年。凡食邑萬一千戶、封博山侯。王莽權盛、辭位。有孝經註一卷。年七十薨、諡曰簡烈侯。

吉、臧玄孫。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氏、推求其適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氏爲湯後、從之、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後承休侯皆進爲公、采地百里。

十五代元、字子元、立子。校書郎。

永、光、尼子。爲大司馬、封寧鄉侯、食邑千戶。
壽、封合意侯。
放、光子。歷侍郎、嗣博山侯。
何、齊吉子。平帝元始四年、封宋公、位在三公之上、食邑一千七百六十戶。哀帝建平二年、復益九百三十二戶。
十六代建、字子建、元子。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因勸建仕。對曰、我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歸終於家。
奮、字君魚、霸曾孫。後漢爲武都丞、遷太守、賜爵關內侯。以清儉聞。
奇、字子異、奮之弟。遊學洛陽、博通經典、尤善春秋、作左氏刪。
尚、鉅鹿太守。
安、何齊子。光武建武五年、以殷後封紹嘉公。十三年、改爲宋公。
十七代仁、建子。以文學爲議郎、遷博士、南海太守。
嘉、奮子。官至城門校尉。作春秋左氏說。
方、字廣平。豫州從事。
曜、字元矩。爲陳國相。
十八代豐、仁子。以學行聞、三府交辟司空高第御史。章帝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鮮、嘉子。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選爲百戶、掌禮器、以奉先聖祀。
靖之、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封奉聖亭侯、奉宣尼祀。（晉書。）
懿之、封奉聖侯。
十九代僖、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史。元和二年、帝東狩、幸闕里、祀夫子、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僖因自陳謝、遂拜郎中。詔從還京師、令校書東觀。出爲臨晉令。
旭、字延壽。魯相史。
訢、字定伯。魯戶曹。
彪、字元上。舉孝廉、除郎中、拜尚書侍郎、治書侍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終河東太守。
讚、字仲助。齊相史。
扶、字仲淵。漢陽嘉二年、拜博士、由太守爲司空。
翊、字元世。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樂陽令。
術、字子佑。魯相史。
宙、字季將。（後漢書作伯字公緒。）舉孝廉、遷郎中令、泰山都尉。子七。
二十代長彥、僖子。與弟季彥自爲師友、研精文典、十餘年間、會生徒數百人。

季彥、永初二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大如斗、上召見于德陽殿問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曰、我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歸老于家。

晟、字伯時、宙長子。河南尹。

融、字文舉、宙第六子。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嘗爲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寢之。拜大中大夫。曹操欲移漢祚、憚融不敢發、爲所害、年五十六。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議論、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淮、爲功曹史。

讃、字元賓、樂道不仕。

文、魏大鴻臚。

乂、字元儁、魏諫議大夫。

昱、字元世、少習家學。盛帝即位、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謙、字德讓、宙子。爲郡諸曹史。

伯序、魯都督。

二十一代暢、建鄴中爲秘祿。

徽、晉征南軍司馬。

郁、後漢冀州刺史。

恂、晉東平將軍衛尉。

二十二代衍、字舒元、徽子。晉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中興初、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定焉。帝與太子竝親愛之。王敦惡之、出爲廣陵郡守。以元帝太興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有春秋公羊集解十四卷、春秋穀梁集解十四卷、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魏尚書八卷、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春秋國語二十卷、國志歷五卷。石勒常騎至山陽、敕其黨曰、孔公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

猛、從王肅學。

潛、字昇徽、先居梁國、爲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山陰人。

揚、郁子。爲博亭侯。

二十三代啓、衍子。晉盧陵太守。

竺、字元慎、潛子。吳豫章太守。

二十四代恬、字公默、竺長子。吳侍中、遷晉尚書、晉湘東太守。

猷，竺次子。吳尚書令、晉丹陽太守。

奕，竺少子。全椒令，有惠政。

悅，宋尚書祠部郎中。

二十五代倫，字敬叔，恬子。晉元帝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時年五十。以奉帙功封餘干亭侯，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黎，倓子。秘書監，徵不就。

侃，沖子。大司農。

倫，奕長子。晉黃門侍郎，注儀禮。

羣，字敬林，奕少子。晉御史中丞。

二十六代闓，字須言，倫子。建安太守、散騎常侍。

汪，字德澤，倫子。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①、從事，征虜將軍、廣州刺史。

祗，字承祖，爲晉郡功曹吏。

隃，字安國，以字行，倫第六子。歷侍中、太常、尚書左僕射。卒，贈左光祿大夫。

坦，字君平，侃子。晉成和爲尚書左丞，遷侍中，封晉安男，加散騎常侍，贈光祿勳，謚曰簡，有集五卷。

嚴，字彭祖，倫子。累遷尚書左丞，又以侯領尚書，有集五卷。

悉雲，封奉聖侯。闕里志

淳之，字彥深，粲子。居會稽剡縣。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受。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界中，家人莫知所之。

默之，粲子。注穀梁春秋，任廣州刺史。

洸，字德度，有美名。辟丞相司徒掾、瑯琊王文學，並不就。

二十七代[illegible]，闓子。侍尚書令。

靖，字季恭，闓子。晉察孝廉，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宋高初建，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東歸，帝餞之戲馬臺。武帝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薨，以爲贈。

邁，封奉聖亭侯。闕里志

倓，汪子。江夏太守。

混，坦子。嗣散騎常侍。

道民，嚴子。宜城內史。

福民，嚴子。太子洗馬。

靜民，嚴子。散騎常侍。

道隆，位侍中。

廞，洸子。吳興太守、廷尉、光祿大夫。

二十八代祐，胃子。隱于四明山。太守王僧虔引爲主簿，不就。

長公、北齊文宣帝改封爲恭聖侯。聖門志。

靈符、丹陽尹、會稽太守。

靈運、宋秘作郎。

顗産、道隆子。光祿大夫。

景緯、國之孫。齊散騎常侍。

景進、魏功曹椽。

琳之、字彥琳、厥子。好文藝、累遷尚書左丞。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卒、贈太常。有文集十卷。

璩之、厥子。爲揚州中從事。

二十九代道徽、祏子。隱居南山、豫章王辟之、不至。

弭珪、字德璋、靈産子。南齊高帝爲驃騎、舉爲記室參軍、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都官尚書、散騎常侍、贈金紫光祿大夫。嘗上律文二十卷。

深之、靈符子。宋大明中爲北部郎。

琇之、靈運子。南齊寧朔將軍、江夏內史。

白烏、魏興和三年爲鄒縣丞。

靈龜、後魏國子博士。

渞、景緯子。梁海鹽令。

遙之、宋吏部尚書左丞。

士遐、琳之子。揚州中從事。

三十代璪、琇之子。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佩、遙之子。廬陵王記室參軍。

曄、遙之子。中書侍郎。

總、道徽兄子。有操行、除竟陵侍郎、不至。

碩、靈龜子。後魏治書侍御史。

覬、字思遠、士遐子。宋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道存、士遐子。黄門、吏部侍郎、南海太守。

三十一代休源、字慶緒、珮子。齊舉秀才、爲梁晉安王府長史。帝勅王曰、孔休源人倫之表、汝年尚幼、當師事之。常于殿中別設一榻、人不敢坐、其敬禮如此。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手校書七千卷、有集十五卷。

幼孫、璪子。梁寧遠、枝江二縣主簿。

虔孫、無錫令。

範、江夏王長史、後爲都官尚書。

安、齊頓子。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四十六世孫宗範、嘗撰家譜疏畧、宗族世有後賢、苟非見于史冊、則泯然不顯、是可惜也。魏晉而下、逮于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繼、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五十一世孫

[illegible]有孔逷、字世遂。好與故學。宋昇明中、為齊[illegible]儀曹郎。齊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又有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為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隱于鍾山。朝廷以為中散大夫、卒。又有孔僉、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生徒數百人、為五經博士、歷海鹽山陰令。太清間卒。子淑玄、涉文學、官至太常博士。食兒子元素亦善三禮、有盛名。又有孔子祛、少好學、諒著耕樵、勤苦自勵、遂通經術。累遷中書通事舍人、加通直正員郎。卒于官。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三十卷、續朱异集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又有孔子雲、仕梁、官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又有孔奐、字淹源、美容止、善談論、仕至揚州中從事。又有孔道抗、直有才藻、制東都賦、才士稱之。又著三吳決錄、卒于衛軍武陵王東曹掾。此皆闕逵表表者、史失其世次、姑附錄于此。

三十二代雲童、休源長子。岳陽府諮議、東揚州太守。

宗範、休源少子。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椽、中書郎。

奐、字休文、幼孫子。晉陵太守。文帝徵為御史中丞、累遷中書舍人、復為中丞。壽為五部尚書、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穎達、字冲遠、唐書本傳作仲達。于志寧撰碑作冲遠。子與公同時、今以為正。安齊子。隋大業初、明經高第、授河南內郡博士。徵赴東都、令補太學助教。唐太宗時、為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中、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加散騎常侍。又修定五禮書成、進爵為子、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釋奠、命講孝經、因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受詔撰定易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禮記正義七十卷。貞觀間、以年致仕、圖形凌煙閣。卒、贈太常卿、謚曰憲、陪葬昭陵。北墓在真定府衡水縣。

三十三代伯舒、宗範子。陳散騎常侍。

紹安、奐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辭名世。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唐初、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集五十卷。

紹忠、字孝揚、奐子。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掾。

志終、穎達子。唐國子司業。

志約、穎達子。朝請大夫、太子洗馬、禮部郎中。

志亮、穎達少子。中書舍人。

思政、德仁孫。端州刺史。

三十四代德紹、伯舒子。隋秘書省正字、景城縣丞。

楨、紹安次子。唐進士、為監察御史、蘇州長史、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謚曰溫。其墓在松江府華亭縣。

構、紹安少子。瀛州刺史。

惠元、志終子。國子司業、太子諭德。

琮、志約子。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昌寓、字廣成、德紹子。唐貞觀十三年、對策高第、為膳部郎中。

季詡，字季和，楨子。唐永昌進士，登制科，授校書郎，終左補闕。

若思，紹安孫，早孤，母褚氏躬教訓，遂以學行知名，累遷給事中、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累封梁郡公，謚曰惠。

仲思，給事中。

立言，惠元子，祠部郎中。

慎言，黄州刺史。

務本，滄州東光令。

三十六代舜，字奉先，昌寓子，監察御史。

至，字惟微，若思子，歷著作郎，明氏族學，撰百家類例。

如珪，務本子，海州司戶參軍，贈工部郎中。

三十七代齊參，舜子，爲投州令。

岑父，如珪子，秘書省著作郎，贈尚書左僕射。六子：戣、戡、戢、戚。

榮啟，武宗會昌二年，以國子監丞授文宣公。墊門忠。

巢父，字弱翁，如珪子。少時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代宗廣德中，爲左衛兵曹參軍，授監察御史，刺歸、汾二州，入爲諫議大夫，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遷給事中，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興元元年，復宣慰河中，爲亂軍所害。上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收河中日，備禮塋祭，仍授一子正員官。

三十八代文璲，齊卿子，兗州都督府功曹。

克符，齊參次子，與兄克讓等事親至孝，俱隱嵩山。

述睿，齊參少子。劉晏薦于代宗，歷尚書司勳員外郎。德宗召拜諫議大夫，以太子賓客致仕，贈工部尚書。

載，岑父長子，貞元二十年進士。

戣，字君嚴，岑父次子。德宗時登進士第，爲侍御史，轉尚書郎，改諫議大夫，累官尚書右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入爲大理卿，遷國子祭酒，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敬宗即位，召爲吏部侍郎。穆宗初，改右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左丞。數請老，謚曰貞。子四：溫質、遵孺、遵憲、溫裕。裔在南雄府保昌縣。

戡，字勝始，岑父三子。德宗時進士，由金吾錄事遷大理評事。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時從史褻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效河朔事，戡諫不合，謝病歸洛陽。會宰相李吉甫鎮揚州，起爲賓佐。從史聞之怒，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詔出，給事中呂元膺不可。上曰：朕豈不知哉，行將用之矣。未幾卒，贈司勳員外

郎。子溫貢。
惟昉、宗卿子。唐元和四年、兗州參軍。
戩、字方叔、炎父子。明經登第、爲校書郎、累拜監察御史。遷京兆尹、出刺汝州、又刺潭州、湖南觀察使。時兄儼爲嶺南昔居節鎮、朝埜榮之。入爲右散騎常侍、復尹京兆。歲旱、文宗憂甚、戩自禱曲江、一夕大雨、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二、溫業、溫諒。
三十九代徽、行字至之、進孫子。元和元年及第、歷拾遺、補闕、起居郎、諫議大夫、集賢學士。贈尚書工部侍郎。
溫質、徽子。四門博士。
遵彌、戩子。憲宗時進士、終華陰縣丞。
溫裕、戩子。懿宗時進士、位左丞、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咸通十年、卒。祔巳背修葬祖廟。
溫貢、戩子。懿宗時進士、仕至太子少保。
溫業、字遜志、戩子。長慶元年進士、宣宗大中時爲吏部侍郎、後爲太子賓客。
四十代拯、字弘濟、戩子。中和三年狀元及第、歷侍郎。
郁、字弘闓、戩子。太子舍人。
絢、字咸休、溫質子。咸通元年及第、僖宗乾符二年、謫丹陽令。其裔在鎮江府丹陽縣。

綸、字昌言。咸通元年及第、歷殿中侍御史、戶部郎中。
纁、字徽夫。咸通元年狀元及第。
緯、字化文、溫孺子。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校書郎、歷觀察判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歷吏戶兵三部侍郎。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還京、遷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駕還、進位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義功臣、食邑四千戶、賜鐵券、恕十死、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昭宗即位、加司徒、封魯國公、兼太保。乾寧中、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卒于第、贈太尉。
紵、溫裕子。咸通進士。
閏、戩之孫、景福進士、袁州刺史。
絳、字受文。明經及第。
晦、字文爲、一名避。溫業子。咸通十四年明經及第、歷吏部侍郎。
炅、字濟美。後避宋諱、改爲煚。咸通七年進士、終萊州刺史。
續、溫諒子。唐僖宗文德元年、謫吉州推官、遂家新淦。其裔在臨江府新喻縣。
四十一代昌明、字昭儀、績子。光化三年進士。
昌燕、字幾聖、炅子。乾寧元年狀元及第、吏部郎中。

昌剡、史作字佐化、緒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昌序字昭舉、紹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邈、字洪之、織子。乾寧五年進士、終諫議大夫。
遜、滄州乾符令、贈兵部員外郎。
仲良、唐清田令、卒于官。今尚有世譜及唐誥刻石于縣
齋。朱文公熹嘗爲訂其譌。宋淳祐中、官耕浙光膺虎、建
先聖殿、又爲立聖胄齋、以教養孔氏子孫。五十代孫元
龍嘗跋其譜云。其裔在興化府莆田縣。
進、字彭聖、郁子。
四十二代莊、字文恩、昌庶子。後晉太常少卿。
倫、進子。同光元年避地平陽、吳越王累聘不受。其裔在溫州府平陽縣。
四十三代承恭、字光祖、莊子。授秘書省正字、歷溢安豐二
縣主簿、鎭節度推官。入爲大理寺丞、出監西京酒麴、遷
增俸六十萬。遷大理正、擢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遷
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以爲
太常少卿。俄以疾求解官、授將作監致仕。
四十四代勗仁、玉次子。宋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任尚
書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河東轉運使。
勗、字自牧、仁玉少子。累官尚書工部侍郎。詳具曲阜令。

世基、太平興國三年、以鄉貢進士賜同本科出身。
晃、大中祥符元年、以兗州參軍爲安州應城縣主簿。
冕、仁玉三子。景德間兗州參軍。
玢、承恭子。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
渭、大中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
四十五代延澤、宜次子。進士及第、贈諫議大夫。
延渥、宜少子。宋眞宗東封、駕幸儒廟、賜同學究出身、終
臨州清化令。
延祜、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
延齡、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
延之、愿子。進士、贈殿中丞。
延魯、改名道輔。字原魯、勗長子。累贈開府儀同三司。詳具曲阜令。
四十六代宗簡、太子中舍。
漢英、彥輔長子。
宗毅、彥輔子。
宗旦、皇祐中爲邕州司戶參軍、贈太子中允。
旼、字寧極、隱居河南龍興縣之龍山滍陽城。宋慶曆七
年、詔賜粟帛、且復其家。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乃爲國
子監直講、辭不赴。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
卒、贈太常丞。其裔在汝州魯山縣。

令。五世孫。左從事郎、處州遂水縣丞。
師旦、宋熙寧三年登科、廸功郎、泗州司戶參軍、終宣教
郎。
延之、績六世孫。慶曆二年、登進士第、司封郎中。與周敦
頤友善。卒葬廬山南豐、曾鞏誌其墓。贈殿中丞、金紫光
祿大夫。此家于清江、與四十五世同名非一人也。
四十七代傳、一名若古、字世文。舜亮第三子。官至中散大夫。詳具曲阜令。子五、端問、端巳、端植、端隱、端位。其裔在衢州府西安縣。
若拙、字公知、宗愿少子。進士出身、金州司理參軍。
若冉、字器之、壽張令。
若架、濟陰主簿。
若采、廸功郎。
恢、宗翰子。終奉直大夫。
惇、宗翰子。終朝散大夫。
忱、宗翰子。文林郎。
惝、宗翰子。奉議郎。
若初、字公慎、宗敎子。進士及第。
文仲、字經父、延之子。嘉祐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范蜀公
鎮薦于朝、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見黜。哲
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青苗、免役
等法不便、遷中書舍人。年五十卒。有文集。
武仲、字常父、延之子。嘉祐進士禮部第一。爲秘書省正
字、累遷司業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
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
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書、論語說、
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延之子。元祐進士。入史館、遷京西提刑。坐
黨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即位、召遷戶部郎中。
尤精史學、著續世說。天下號爲三孔。
四十八代端節、字子奇、若升子。以宣教郎任京東轉運司
中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東嶽廟、賜紫金魚袋致仕。
端木、字子工、初名端朝、若升子、爲若谷後。宣和四年、徽宗幸
太學御敦化堂、詔大臣曰、先聖後有在學者、賜上舍出
身。建炎四年、差徽州黟縣令。紹興二年、召試館職、歷秘
書郎、著作佐郎、司封員外郎。終朝散郎、知臨江軍、家于
徽。
端眞、金皇統二年、權襲封、奉祀事、請修祖廟。
端修、進義校尉。
端巳、字子正、傳子。侍父渡江、歷官五十年、終奉議郎、贈
少保。

端佁、字子恭，佁子。常德府錄事參軍。

端植、字子固，佁子。寧鄉之通城，民至今思之。終通直郎、湖州武康縣丞，家于鄂。

端隱、字子宣，傅子。紹興進士、江陵府觀察推官。卒于官。子璡。共裔在江寧府句容縣之福祚鄉。

端甫、字肅之。金明昌四年、翰林侍講黨懷英薦于朝、召赴闕，賜進士及第、補將仕郎。

松、飯子。建炎二年、以宣教郎僉書泰寧軍節度判官。

淵、惇子。元天德二年、以承直郎任兗州府法曹參軍。

四十九代璡、字純老，端節子。朝議郎、知和州。

璪、字伯秩，端木子。從政郎、婺州蘭谿縣主簿。

璪、端木子。金明昌四年、以襲封年幼、被命權管勾祀事、續祖庭廣記。

璪、字仲石，端木子。承直郎、終通直郎。

璹、字伯堅，端問子。終從政郎、漳州錄事參軍。著吏事總龜。

璃、授廸功郎、終從仕郎。

琰、字粹老。金初從事太師梁王麾下、以功補忻州同知、中順大夫。

璨、廸功郎、奉南嶽祠。

華夫、廸功郎。

卓、會之曾孫。福州閩清縣令。

璿、字仲玉。建炎二年、侍父端慎渡江、居鎮江。乾道五年、錄孔子後、授廸功郎。

彥況、平仲孫。宋監南康稅院、遂居吉州吉水縣。

琛、字仕平。進士及第、授江夏尉、巴陵丞、長沙令。繼知崇陽、通判江夏郡、除知制誥、改江南西路茶馬官。後知興國州軍事。

五十代拯、字季貞、舊名楨。襲封公玠之子。廸功郎、監溫州天富監場。

擬、字誠之，璜子。登仕郎。

折、廸功郎。

揆、字相之，璟子。將仕郎。

搢、字季蘊。授廸功郎。聖門志、撻字允之、修武縣尉。

擢、字用之。金大定進士、萊州掖縣令。章宗以聖人後、授太學助教、爲都省掾、三部司正、終刑部都事。

元龍、字季凱、舊名折。行可子。從西山先生真德秀遊、授廸功郎、饒州餘干縣主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贈太子少師。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說、詹樵集、棄泰議、叢璧。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扶、迪功郎。

揔、權林廟、襲衍聖公事。闕里志

拾、迪功郎。

扎、保義校尉。

措、閤陵都監。

搢、字季紳。閤陵都監、遷忠武。

擯、字器之。爲開封令、濟兗單宣課提領。

拱、字執謙、琢子。少孤、好學、篤意義方、鄉黨賢之。有習經讀史各三卷、錫山草堂集五卷、村居雜興三卷。

習周紹興十七年、教授洪州文學。

師古、處州司戶參軍。

履矩、福州羅源縣尉。

履常、紹興十二年、以上書言事、賜官、終知建州浦②城縣事。四十八代孫端問跋東家古本族譜云、先君有言、祖塋之遺言闕里之陳跡尚可追溯于傳聞之近、獨族寖離散、若其蹤跡不可得而尋。余每憶此議、紹興癸亥、族姪晰常調尉常山、予因訪之。出譜牒、乃東家古本、與余根系本同、派流未遠、且知族祖自唐季避地東嘉、今八世矣。衣冠未墜、詩禮未歇、而東家之派雖尚未悉也。余遂率子弟來叙少長之儀、拜于庭曰、追惟先世、以骨肉散亡爲恨。余今幸一見、豈不快哉。

五十一代應選、字舜舉。舊名文虎。攄子。與弟應發自爲師友。嘉定十二年、同請鄉舉。淳祐七年、用四十四代世基舊例、賜同本科出身、臨安府餘杭主簿。

應發、字機仲。舊名文豹。處州遂昌縣尉、終隆興府武寧令。

元瀕、提領監修。

元長、權主祀事、提領監修。

元石、監修祖廟。

元正、封濟寧路、知兗州事。

應得、字德夫。舊名文在。元龍子。嘉熙二年、入太學。淳祐元年、駕幸太學、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吉州太和縣主簿、終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福建江浙宣諭使。

文樸、字伯厚、拱子。淳祐元年及第、以先聖後、特授修職郎、復州玉沙縣簿尉、終奉議郎、知潭州湘潭縣。

煥、宋從事郎、饒州餘干縣丞。

煒、慶元二年及第、終太常丞、兵部郎中、知瑞州。

文達、監溫州平陽酒稅。

文普、進士及第。

應祥、宋從政郎、刑工部架閣。

應禮、一名大中。元授登仕郎、忠翊衛忠義部統制。

元裕、思州路學教授、濟陽主簿。

元敬、字忠卿、喬子。青陽令、遷興化路經歷。有素王世紀行世。

元伸、字信卿。萊州、德州二二教授、須城縣主簿。

元誠，權主祀事，提領監修。
文敏，寶祐二年鄉貢進士。
五十二代萬齡，字松年。袁州路分宜縣尹。
元善，宋寶慶二年進士及第，參州學教授。
元孚，字信甫。宋開慶元年武舉及第，終武節大夫。
元圭，字君錫。宋淳祐元年武舉及第，歷閤門舍人，知高州肇慶府。又知瓊州，兼瓊筦安撫使，終武翼大夫。
貴修，吉州永豐縣丞。
夢斗，字元極。舊名杼。景定三年進士及第，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史館校勘，終承議郎，通判慶元府。有尚書解、懸齋文集。
定國，權和州含山主簿。
貴明，字幼剛。承信郎，於潛稅使。
庶見，信州教授，紹興路知事，池州經歷，枝江尹。
之祥，字吉甫。大寧路教授，蒲臺簿。
之深，主奉祀事。
言，贈承事郎，同知兖州事。
純，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兖州事。
萬憲，元初以孔子後授湖州儒學提舉。
之文，權主祀事，督修祖廟，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之容，提領兼修祖廟，贈文林郎、汶上尹。
之進，林廟提領，兼修祖廟。
之載，建寧路教授，將仕郎，福州路知事。
之孚，字顯伯。濟南路教授。
昭孫，字明遠。袁州路知事。
之柔，字毅甫。歷翰林國史編修。
之尚，濮州教授，荆山長，清簿，懷慶尹。
之明，聊城簿。
之强，郯縣簿，臨淮尹。
之殿，杭州教授，如皋簿，雲夢尹。
之敏，青陽稅使。
之儀，深澤縣教諭。
之果，南臺御史。
之嚴，鄱陽路學正，濟南路教授，泗水尹，泰安州判。
貴慶，字幼勉。知福州福清縣。
之肅，大寧路學正。
五十三代道生，字宗一。承節郎，監廣東鹽倉。
鉉，文林郎，常州錄事參軍。
遲發，字君選。咸淳四年及第，文林郎，處州軍事推官。
景行，字宗成。咸淳三年，度宗臨幸太學，賜進士出身，授

修、職郎、慶元府學教授。

衎、從政郎、兵部架閣。

淑、字世儀。國子助教、秘書省著作郎。纂修元朝一統誌、陞承事郎、秘書省承務郎、朝城尹。贈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楷、字晉林、言子。常州路學教授。

瀞、滄州教授、栖霞簿、濱州尹。

澄、省委林廟監修、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曲阜縣子。

濆、字德泉。嘉興教授、臨海簿、安化尹、盟官州同知。

汴、提控監修。

濂、字景蘇。嘉定教授。

洙、字世魯。聊城簿、新埜尹。

滋、盤陽教授、漢川簿。

湜、順德路學錄。

浩、字世德。渤海教諭、遼陽教授、鉅埜尹。

淋、鄒縣教諭。

深、冠州學正。

淯、興安教諭。

淳、曲沃教諭、解州學正、灊山簿。

洽、台州路教授。

洵、字世川。紹興路知事、山陰尹、江西儒學提舉、福建司經歷、監察御史。起江浙陜西行臺都事、遷江南行臺都事，皆不赴。

淮、字世揚。福州學正、寧海教授、湖州知事、江山尹。

灝、廣寧學正、寧海教授、遂安簿。

濱、饒信二路學正。

湘、慈谿書院山長。

洪、字世略。廣德主簿、順昌尹。

涓、建德路學正。

瀛、字世表。昌國州學正、湖陽尹。

湳、徽州學正、茅山書院山長、常州教授。

瀨、東平路教授、膠西主簿。

瀓、永平教授。

漳、滋陽教諭、兗州教授。

汪、隱居不仕。

沂、進士。

濤、字世平。金大定元年進士、授溧陽州教授、陞浙省椽、承仕郎、吳江判。

五十四代思友、字益道。平陰主簿、固城尹、文[illegible]。

思進、祖廟權奉祀事。

思義、祖廟提領。

思政、虞城教諭。以子克中貴、贈曲阜知縣。

思古、葛城新泰膠水教諭。

思本、盤陽路學教授。

思恭、安德主簿、天長尹、濟寧路同知。

思履、兗州學正、益都路學教授、東阿簿。

思善、濟寧路學教授、太常寺太祝。

思德、汴梁路學教授、文登簿。

思膺、虎賁衛學教授、泗水主簿。

思遹、恩州教授、鄆城簿、臨潁尹、陝西儒學提舉、河中府判。

思廸字凝道。膠西簿、安慶錄事、光山尹。除西臺監察御史、復拜內臺御史。抗章奏事稱旨、賜金織紋綺、轉河廣都事。以疾辭。起爲太常禮儀院判、尋陞同知本院事。

思立、西河尹、拜御史、累官正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

思矩、濟寧路學教授。

思綿、深澤教諭。

思明、阿速右衛學教授。

思訥、太平教諭。

思用、沁水教諭、威州學正。

思賓、曲阜教諭、濟寧學正。

思則、餘姚學正、武平尹。

思㝡、延平路學正。

思吉、松江教授。

思宣、容城教諭。

思衍、祭陽路學教授。

思貞、膠西教諭。

思泰、登仕郎、福建憲司書吏。

思復、海北道憲司書吏。

思構、陸安教授。

五十五代克寬、濟寧學正。

克飭、字嘉夫。鹽山教諭。

克忠、字恕夫。福建宣尉衛照磨。

克信、泗水教諭。

克常、興濟教諭。

克綱、豐縣教諭。

克敬、字恭夫。鄆城教諭。

克達、聊城宣德兩縣教諭。

克太、滄浙江、溫州平陽縣。

克清、字廉夫。東昌路錄事、判。

克義、河陽教諭、砲手衛教授、安陸知事、肥城主簿、滋陽尹。

克禮、寧海學正。

克諒、字京夫。⑧治州路學教授。

克允、元氏縣教諭。

克溫、濟寧路學教授、高密主簿。

克全、淮安路學教授。

克學、東昌路學正。

克紹、字勉夫。河間路學教授、揚子主簿、無棣尹、秘書監著作佐郎、大都路學提舉、翰林國史待制、朝列大夫。

克修、長蘆學正、樂陵主簿。

克剛、濟寧路學教授。

克廣、衛輝路學教授、邠州判、無棣尹。

克邁、莘縣主簿。

克光、曲阜教諭、蒙古衛教授、翰林國史院典籍。

克莊、永平路學教授。

克康、翰林國史院典籍、太常寺太祝。

宗仁、翰林國史院典籍。

克純、國子生。

克敬、國子生。

五十六代希敏、檀州學正、權奉祀事。

希麟、以子謝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

希緒、陪幸太學觀禮、賜宴賜幣。

希誠、恩賜冠帶。

希徵、以子燮貴贈曲阜知縣。

希從、恩賜冠帶。

希祖、字士嚴。遵化簿、泗水尹。

希英、字士彥。濟寧路教授。

希先、蒙古衛教授、翰林國史院典籍、新河尹。

希賢、壽張教諭、陵州學正。

希顏、曲阜教諭。

希曾、夏邑主簿、衛輝路知事。

希義、鄒縣教諭、米脂知縣。

希武、以子謨貴贈曲阜知縣。

希恭、府儀司、中奉大夫。有恭庵詩、芸窗貫古等書。

希遠、兗州判。

希說、國子生。

希進、國子生。

五十七代謂，字以伯，永樂戊子舉人，己丑會試副榜。仁宗朝授左春坊左中允，遷大理寺左評事，改吏部，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遼東，終河南按察司僉事。帝甞中席親征三衛，進呈，上嘉之，賜四書、五經各一部，有舞雩春詠集二十卷。

信，字忠伯，永樂丁酉舉人，以子公恂貴，封禮科給事中，加大理寺左少卿。

諗，景泰癸酉舉人，宿州訓導。

讓，景泰丙子舉人，睢縣訓導，國子監學正，濟府長史。

諡，成化丁酉舉人，河間知縣。

詩，字文伯，錦府儀賓，中奉大夫。

誠，以子公禮貴，贈詹事府主簿。

詮，以子公錫貴，贈曲阜知縣。

詞，恩賜冠帶。

詡，字熙伯，英山縣丞。

謙，恩賜冠帶。

誼，恩賜冠帶。

濟，景泰恩詔觀禮，賜幣。

諷，恩授南城兵馬副指揮。

讜，恩賜冠帶。

諫，恩賜冠帶，賜禮幣。

訪，附祀，賜宴、賜衣。

談，恩賜冠帶。

五十八代公毅，字節文，宣德乙卯舉人，徐州訓導，國子監學正，詹事府主簿。

公鏞，永樂辛卯舉人。

公怡，字友文，天順己卯舉人。

公恂，字宗文，景泰甲戌進士，禮科給事中，陞詹事府少詹事，改大理寺左少卿，復少詹事兼左諭德，出知漢陽府，復南京少詹事，進階中憲大夫，卒于官，賜祭。

公才，成化癸卯舉人，江都知縣，兵部主事，調大名通判，和州知州，陞山西按察司僉事。

公森，成化歲貢，延津知縣。

公潤，成化歲貢，桐鄉縣丞。

公華，字實文，成化歲貢，苑馬寺丞。

公仲，成化歲貢，建昌縣丞。

公玘，弘治歲貢，南陵知縣，潮州同知。

公璥，嘉靖歲貢，吳江訓導。

公綬，以子彥貞貴，封曲阜知縣。

公著，景泰、成化二次陪祀，賜宴、賜衣。

公郁、成化陪祀賜宴賜衣。本年淮、南大祲、公郁敕麥千斛、什輸於官、嘗道義之、奏授承仕郎、七品散官、歲給與阜肉米。

公尹、弘治陪祀冠帶、賜宴賜衣。④

公璆、恩賜冠帶。

公緯、恩賜冠帶。

公悅、恩賜冠帶。

公田、正德六年、田妻顏氏被流賊執、不屈而死。遺子彥勵尚幼、或勸田繼娶、田曰、有妻就義、以全名、有子繼身以承祀、足矣。遂終身不娶。

公業、恩賜冠帶。

公亨、恩賜冠帶。

公珍、恩賜冠帶。

公槩、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公貞、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公瑚、山陰縣丞。

公輌、卜居泗許、徜徉自適。所著詩文累若干言。

公晉、有女年十七、爲流賊所執、義不受辱、賊支解之。奏聞旌表。

公燕妻宮氏、嘉靖四十二年旌表。

公係妻顏氏、十八歲夫歿、事翁姑四十餘年、教子義方、奉詔旌表。

五十九代彥麒、景泰丙子順天舉人、歷桐城、靈璧兩縣知縣。彥麒一作彥麟。

彥祿、字朝膺、成化戊子舉人、裕州知州。

彥俤、國子生。

彥禧、公郁次子。國子生、蚤卒。妻楊氏年二十有六、自縊于室、女僕救之、得不死、清節愈勵。正德間、奏聞旌表。

彥述、國子生、澤州判。

彥禮、弘治恩貢、阜城縣丞。

彥鵬、弘治歲貢、崇慶吏目。

彥儲、字朝希。成化歲貢。

彥組、成化歲貢、吳江縣丞。

彥雲、弘治歲貢、閬鄉訓導。

彥珣、弘治歲貢、光浪衛教授。

彥健、正德歲貢、舞陽訓導。

彥珩、正德歲貢、羅山教諭。

彥瑄、嘉靖歲貢。

彥倬、字朝德。嘉靖歲貢、定襄訓導、高陽教諭。

彥厚、嘉靖歲貢、進德訓導。

彦訪、嘉靖歲貢、臨洮衛教授。
彦確、嘉靖歲貢、紫峙知縣。
彦碩、嘉靖歲貢、榮澤知縣、陞懷慶通判。
彦嗣、嘉靖歲貢。
彦生、字朝仁、歲貢。
彦章、嘉靖歲貢。
彦際、嘉靖歲貢、荆府教授。
彦隰、崇禎陪祀、冠帶。
彦涵、隆慶歲貢。
彦準、萬曆選貢、陝州訓導、德府教授。
彦學、以子永業貴、贈曲阜知縣。
彦道、以子承僩貴、贈保定知縣。
彦敕、以子承先貴、贈高陽知縣。
彦廸、恩賜冠帶。
彦綸、成化陪祀、賜宴賜衣。
彦紳、弘治陪祀、賜宴賜衣。
彦佑、恩授西城兵馬副指揮、嘉靖陪祀。
彦滌、恩賜冠帶。
彦洲、生員、恩授冠帶。
彦[illegible]、字[illegible]。以[illegible]城王[illegible]。

彦範、字朝則、衡府儀賓。
彦詰妻王氏、年二十五歲、詰卒、守節七十七年、訓子承英、孫弘復各成名。壽百有二歲。
六十代承節、恩賜冠帶。
承懋、恩賜冠帶。
承演、國子生。
承讚、國子生。
承山、國子生。
承復、字永瀞。國子生、安陸衛經歷。
承朴、字永厚、成化歲貢、石樓知縣。
承審、生員、恩賜冠帶。
承寧、恩授西城兵馬副指揮。
承緒、字永紹。弘治歲貢、湯陰主簿。
承紹、字永恩。正德歲貢。
承浦、正德六年、流賊犯闕里、浦抗義拒之、與妻王氏皆被害。奉詔旌表。
承瑀、字永珮。嘉靖歲貢、平鄉知縣。
承棨、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承諭、字永聰。嘉靖歲貢、盧龍訓導。
承亮、字永寅。嘉靖歲貢、開封教授。

承錫，字承從，嘉靖歲貢。
承深，嘉靖歲貢，睢州學正。
承貞，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承禮，字承和，嘉靖歲貢，舞陽主簿。
承學，字承聚，嘉靖歲貢，沛縣主簿。
承尹，嘉靖歲貢。
承湘，字承瑞，嘉靖歲貢，應天訓導。
承前，字承進，嘉靖歲貢，滎澤訓導。
承元，隆慶陪祀，賜宴賜衣。
承勲，隆慶陪祀，恩賜冠帶。
承宇，隆慶陪祀，賜宴賜衣。
承濟，隆慶陪祀，冠帶。
承先，字承裔，隆慶歲貢，高陽知縣。
承倜，字承冠，隆慶選貢，保定知縣，荆府長史。
承茹，字承東，隆慶歲貢，江華教諭，衡府紀善。
承坪，萬曆歲貢，大名教授。
承秀，萬曆歲貢，章丘訓導。
承仍，萬曆歲貢，蒙陰訓導。
承熊，萬曆選貢，大寧都司教授。
承紀，萬曆歲貢，[illegible][illegible]府教授。

承鏞，萬曆歲貢。
承祚，恩賜冠帶。
承月，恩賜冠帶。
承冉，宜興主簿。
承霈，字承孚，魯府儀賓，亞中大夫。
承渠，字承浚，魯府儀賓。
承烟，魯府儀賓。
承正，字承貞，魯府儀賓。
承錡，以子弘毅貴，封曲阜知縣。妻門氏年二十一歲夫歿，守節五十餘年，奉詔旌表。
承懿，字承叔。自幼好學，著闕里文獻錄四卷，倚梓聯[illegible]。
承[illegible]，以子弘復貴，贈曲阜知縣。

六十一代弘知，聞子生。

弘幹，承燾子，因子生，魯府審理、進階奉議大夫。著[illegible]食藏八卷、淳朧風味、談桐、聖蹟圖、聖賢圖像等書。

弘仁，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弘照，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弘鐸，字以爵，嘉靖歲貢，廣信推官。

弘川，字以東，嘉靖歲貢，衡水教授，封[illegible]知縣。

弘教，字以遠，嘉靖歲貢，南皮訓導，桐廬教授。

弘中，字以性，嘉靖歲貢。

弘盛，字以德，嘉靖歲貢，如皋知縣。

弘申，字以直，嘉靖歲貢，應天教授，襄陽通判。

弘綿，字以延，嘉靖歲貢，交河主簿。

弘立，隆慶陪祀冠帶。

弘禮，武進縣丞。

弘亘，字以學，魯府儀賓。

弘碕，字以舜，魯府儀賓，奉訓大夫。

弘湯，字以新，魯府儀賓。

弘璘，字以彰，魯府儀賓，中奉大夫。

弘貫，貧而至孝，父卒，廬墓三年，母卒亦如之。

弘煦，隆慶歲貢。

弘相，萬曆歲貢，崑山縣丞。

弘升，萬曆歲貢，觀城教諭。

弘開，萬曆歲貢，長清訓導。

弘典，萬曆歲貢，博平教諭，以子聞定貴，封承德郎、大名通判。

弘衍，萬曆選貢，建平知縣。

弘獻，萬曆歲貢，招遠訓導，以子聞儒貴，封曲阜知縣。又以聞籍貴，贈吏部考功主事。

弘猷，萬曆歲貢，滎澤教諭。

弘森，萬曆歲貢，丘縣訓導。

弘顏，萬曆歲貢，太平教授。

弘轉，承厚子，萬曆歲貢。

弘山，以子聞詩貴，封吏科給事中。妻陳氏，年二十一歲夫歿，守節五十餘年，奏聞旌表。

弘侃，以子聞謨貴，贈行人。

弘願，天啟選貢，高陽知縣。

弘蓁，萬曆歲貢，衡府教授。

弘毅，崇禎陪祀冠帶。

弘化，生員，崇禎陪祀。

六十二代聞袞、彥縉陪祀、賜宴賜衣。
聞諾、彥緒己酉舉人。
聞達、彥緒陪祀、賜宴賜衣。
聞詩、字知言、天啓壬戌進士、中書舍人、吏刑給事中、禮科右給事中。
聞謨、字子伕、天啓壬戌進士、行人、禮部主事。
聞籍、字叔繩、天啓乙丑進士、行人、陞南京吏部主事、陝西布政司參議。
聞橙、萬曆戊午舉人。
聞蔡、天啓丁卯舉人。
聞教、國子生、婺源主簿、永大經歷。
聞璧、天啓陪祀、冠帶。
聞鉉、天啓陪祀、恩貢。
聞淡、天啓陪祀、恩貢、新鄭訓導。
聞炳、隆慶歲貢。
聞德、萬曆歲貢、許陽知縣。
聞璣、萬曆歲貢、宜城教諭。
聞仕、萬曆歲貢。
聞秀、萬曆歲貢、萬泉教諭。
聞定、萬曆歲貢、大名府判、陞四川提舉。

湖上、萬曆歲貢、延州判官。
聞客、萬曆歲貢、平原教諭。
聞古、萬曆歲貢、寬甸衛教授。
聞謀、萬曆歲貢、利津教諭、陞太原左衛經歷。
聞渝、萬曆歲貢、滕縣知縣。
聞式、萬曆歲貢、武城訓導。
聞侁、萬曆歲貢、恩縣訓導。
聞衍、萬曆歲貢。
聞祖、萬曆歲貢。
聞俊、崇禎陪祀、恩貢。
聞藻、崇禎恩貢、武邑訓導。
聞詠、萬曆歲貢、新城教諭。
聞燦、以子貞教貴、封京衛武學教授。
聞翰、字知香。衡府儀賓、例刻大夫。
聞騤、字知川。衡府儀賓、奉訓大夫。
聞儒、字知學。衡府儀賓、例刻大夫。
聞慈、字知育。衡府儀賓、奉中大夫。
聞論、字知教。事父弘文至孝、崇禎六年旌表。
聞訓妻顏氏、年十七未字夫歿、守節萬曆四十年旌表。
聞照、以子貞貴、贈沂州知州。

聞典字、[illegible]舉人。

六十三代貞時、字中甫。萬曆癸丑進士、[illegible]。

貞運、字玉横。萬曆己未榜眼及第、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貞綬、萬曆戊午舉人、青縣教諭。

貞祚、天啓陪祀、恩貢、漢陰知縣。

貞芳、崇禎陪祀、恩貢、淅川知縣。

貞愣、萬曆歲貢、海州知州。

貞榇、萬曆歲貢、禹城教諭。

貞明、萬曆歲貢、西和知縣。

貞志、萬曆歲貢、臨清學正。

貞璞、萬曆歲貢、陳州訓導。

貞俊、萬曆歲貢、真定訓導。

貞敬、萬曆歲貢。

貞成、萬曆歲貢。

貞昕、萬曆歲貢。

貞稔、父歿、各廬墓三載。

貞恆、生員、崇禎陪祀。

貞來、字元起。恩監、福建水口巡司、湖州通府。

貞乾、女許聘鄒平王府奉國將軍觀燦。未字、夫歿、守志終身。奉詔旌表。

貞璿、崇禎癸酉舉人。
貞琇、崇禎癸酉舉人。
貞範、康熙歲貢。
貞耿、康熙歲貢。
貞璦、康熙歲貢。
貞琰、監貢。
貞衍、字[illegible]舉人。
貞塤、字[illegible]舉人。
貞瑞、字[illegible]舉人。
貞肯、順治陪祀恩監。
貞楷、康熙歲貢。

六十四代尚鉞、天啓甲子舉人、淮安同知。
尚則、字準之、崇禎庚辰進士、全椒知縣。
尚孝、萬曆歲貢、博平教諭。
尚毓、崇禎陪祀恩貢、撫州通判。
尚遜、崇禎陪祀恩貢、潞安通判。
尚燁、萬曆歲貢。
尚文、萬曆歲貢、南陽教諭。
尚炳、萬曆歲貢、青州訓導。
尚象、萬曆歲貢。
尚璉、萬曆歲貢。
尚標、崇禎副榜恩貢、邠州訓導。
尚鏢、以子胤淳貴、貽曲阜知縣、加銜東昌通判。
尚倫、字命心、監貢。
尚燧、順治陪祀恩監。
尚璵、順治陪祀恩監。
尚繼、順治陪祀恩監。
尚義、國子生、候選縣丞、康熙陪祀。
尚喆、字吉人、康熙陪祀恩監。
尚銘、字[illegible]、康熙陪祀恩監。
尚鈜、字[illegible]、康熙壬子舉人。

尚彬、監貢。

尚恒、附貢。

尚崙、監貢。

六十五代胤圭、崇禎丁丑進士、曲州⑤知縣。

胤樾、字心一、順治丙戌進士、巡按蘇松御史、整飭大名道按察司僉事。

胤洪、字渤若、順治陪祀恩監。

胤勁、順治陪祀、恩監。

胤墉、字廷玲、國子生、康熙陪祀。

胤舒、監貢。

胤鉉、監貢。

胤炳、字[illegible]舉人。

六十六代興訓、字世所、拔貢、歷官頓州守。
興誨、生員、崇禎陪祀。
興義、順治陪祀、恩監。
興洪、字涵萬。[illegible]商州知州、江鎮道僉事。
興詢、字綸宣。康熙陪祀、恩監。
興謨、字丕顯。康熙陪祀、恩監。
興璟、字[illegible]、康熙陪祀、恩監。
興範、字[illegible]、康熙陪祀、恩監。
興言、字景甫。康熙己酉舉人。
興玕、字霖庵。康熙庚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興詔、字綸錫。康熙恩監、歷官刑部郎中。

六十七代毓喬、字[illegible]舉人。
毓珍、字[illegible]、康熙陪祀、恩監。

校記

①從：當衍，見《嘉泰會稽志》卷一四《孔汪傳》。

②蒲：當作「浦」。

③治：疑誤。

④「冠」上疑脱「恩賜」二字。

⑤州：疑當作「阜」。

闕里廣誌卷之十一

賢裔誌

敘曰：日月經天、五星留其躔度、漢高受命、蕭曹紀其世家。實以存羽翼之功、豈止推屋烏之愛。素王挺生、顏曾具體、道亞生知、照鄰殆庶。同時有禦侮之傑、後起有私淑之英。①比無異燧人之明由、軒皇之力牧也。顏氏配享、肇自漢代。曾仲從祀、實惟唐時。孟子亞聖、見推宋室。後嗣在魯、咸爲素臣。明時詔四配之裔、竝以五經博士奉祀。崇禎時、衍聖公奏以仲氏子孫比擬三氏、列爲四家。前有名賢、同闕里之高弟、後有世祿、亦上公之附庸也。家牒具在、敢用備書。至若冉閔、端木、言卜諸賢、或歸吳返衛、隔遠聖居。或緒裔式微、世次莫紀。肸古軫懷、徒滋悵望、幸有存者、其忍忘之。作賢裔誌。

復聖顏子宗系

二代歆、字子林、魯大夫、子儉、葬顏子墓東十餘步。元泰定三年從祀復聖廟。

三代儉、魯大夫、子威、元泰定三年從祀復聖廟。

四代威、魯下大夫、子芘。

五代芘、魯下大夫、子億。

六代億、魯下大夫、子岵。

七代岵、魯下大夫、子卸。

八代卸、字伯佃、秦大夫、子巷。

九代巷、秦舍人、子産。

十代産、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子異。

十一代異、字世仁、漢大夫、子悉。

十二代悉、漢卿士、子逵。

十三代逵、漢大夫、子肆。

十四代肆、（一作埃，晉傳作肆。）字季逵、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都尉、子衷。

十五代衷、（一作忠。）郡工曹從事、雍令、子凱。

十六代凱、字季卿、宗禹薦于朝、爲安成太守、子邃。

十七代邃、字見深、郡上計吏、子俞。

十八代俞、字茂宗、州舉茂才、子綽。

十九代綽、字參道、爲太守、子準。

二十代準、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子阮。

二十一代阮、字慎珍、舉有道、爲著作郎、子亮。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爲郡督郵、子敫。

二十三代敫、字士榮、州舉茂才、至御史大夫、子二、斐、盛。

二十四代斐、京兆尹、有善政、子二、欽、歆、俱無後。

盛、字叔臺、（一字叔鸞。）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

子欽。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歷東中郎將司馬、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給事中，封葛繹縣子。子二：默、閔。

二十六代默，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中，襲葛繹縣子。子三：識、龕、含。識、龕俱無後。

二十七代含，字弘都，尋光祿大夫。子三：毳、謙、約。

二十八代毳，字君道，晉侍中、光祿勳。子三：綝、綸、暢。

二十九代綝，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子靖之。

三十代靖之，一作靜。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子騰之。

三十一代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西曹主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陵太守。子二：興之、炳之。

三十二代興之，安寧太守。子登。

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歷韓國江夏王參軍、奉朝請、員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鄱陽王府郎中令，無後。

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丞。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子四：之儀、之推。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子二：迨、昶，無後。

之推，字子介，隋太子文學。子思魯。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唐儀同、秦府記室。子師古。

三十七代師古，唐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崇文兩館大學士。子趣庭。

三十八代趣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吉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邽令。子冉。

四十代冉，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傳贊。

四十二代傳贊，子旻。

四十三代旻，子五，長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余鄉丞，子文威。

君雅，子二：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時，隱居之嶧山，號虚中先生，文集傳於世。子承祐。

文蘊，鄉貢進士，子渙。

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子衍。

四十六代承祐。子二、長崇德、無後。次仲昌。

涉、鄉貢進士。子四、巨朗、巨審、巨美、巨贊、俱無後。

衍、字祖德。戶部尚書。子樸。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子太初。

樸、父任爲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說書。子復。

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兗國公後特授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子六、曉、岐、崳、嵥、昭、嶕。岐字爽仲、官至門下侍郎、兼資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魯郡侯②。自曉以下、子孫俱扈從高宗南渡。

繼、進士、世居闕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摯。

五十一代摯。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五十三代順。子寶。

五十四代寶。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劄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美。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懿。天成縣教諭、嵩都學正、廬州路教授、廬山陽縣主簿、文林郎、東明縣尹。子泚。

五十七代泚、字德彝。宣德府教授。明洪武十五年、以三氏學教授主奉祀事。子二、谷、幹。

五十八代谷、字克齊。主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字士元、號拱辰。正統十一年、欽定主奉祀事。子三、義、誠、倫。

希悳、景泰二年、行取復聖公子孫、特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係嫡派、罷襲。

六十代誠、字定伯、以希仁長子、天順壬午、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奉祀事。成化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外、入覲馳驛、定爲常例。子三、公鉉、公銅、公鉞。

六十一代公鉉、字宗器。襲博士。子五、重德、重禮、重道、重賢、重式。

六十二代重德、字尚本、號西莊。襲博士。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字守嗣。襲博士、無後。

肇先、字啓源、號克復。重禮長子。襲博士。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字用修、號敬亭。襲博士。子三、胤宗、胤祚、胤祿。

六十五代胤宗、號養棠。未襲卒。子二、伯貞、伯廉。

胤祚、字永錫、號新吾。襲博士。及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伯貞、字叔節、號進中。襲博士。子光晉。

伯廉字叔潚。以兄伯貞子幼代襲博士。

六十七代光晉、字[illegible]。襲博士。子二、紹統、紹緒。

六十八代紹統、字[illegible]。襲博士。無嗣。

紹緒、字[illegible]。襲博士。　國朝順治元年、襲職加故。子懋衡。

六十九代懋衡、字向九。襲博士。康熙八年、陪祀觀禮、加一級。

（宗聖曾子宗系）

二代元、與、其弟華申俱從祀萊蕪侯廟。子西。

三代西、從祀萊蕪侯廟。子欽。

四代欽。子导。

五代导。子美。

六代誒。子遐。

七代遐。子二、偉、盈。

八代偉、漢尚書令。子樂。

九代樂、漢山陰縣都鄉侯。子浼。

十代浼。子二、旃、光。

十一代旃。子嵩。

十二代嵩。子二、寶、項。

十三代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子琰。

十四代琰。子據。

十五代據、西漢末、避王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永豐、廬陵諸郡。子二、闡、瑒。

十六代闡。子植。

十七代植。子耀。

十八代耀、諫議大夫。子培。

十九代培。子德。

二十代德子珣。
二十一代珣子潠。
二十二代潠、景陽侯，子梓。
二十三代梓子緦。
二十四代緦、鎮南軍司馬，子端。
二十五代端子二：鉉、道始。
二十六代鉉子海。
二十七代海子二：璜、琦。
二十八代璜子輿。
二十九代輿子隆。
三十代隆子鈞。
三十一代鈞子謀。
三十二代謀子丞。
三十三代丞子三：珪、雋、暑。
三十四代珪子寬。
三十五代寬子莊。
三十六代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子處。
三十七代處、唐御史大夫，子二：偉、駢。
三十八代偉、御史大夫、吉州都押衙，子輝。
三十九代輝、吳散騎常侍、鎮南節度、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十五世孫紫芬永樂甲申狀元、弟鼎中永樂辛卯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雄、駢子。拜貞州刺史，子崇範。
四十代崇範、南唐郡侯，賈臣皓薦爲太子洗馬、東宮使，子延廙。
四十一代延廙、廕授部驛使、兼倉庫使，太宗陞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子五：碩、頫、項、顒、頎。
四十二代碩、淳化三年登第，黄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子承昌。
四十三代承昌子萬敵。
四十四代萬敵子公整。
四十五代公整子九思。
四十六代九思子文傑。
四十七代文傑子好古。
四十八代好古子尚忠。
四十九代尚忠子敬父。
五十代敬父子元德。
五十一代元德子价翁。
五十二代价翁子汝霖。
五十三代汝霖子崇文。

五十四代崇文，子利貞。

五十五代利貞，子輔志。

五十六代輔志，子德崑。

五十七代德崑，子啓用。

五十八代啓用，子質粹。

五十九代質粹，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明嘉靖十二年，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准，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禮部咨行江西撫按官，督同布按二司，保勘質粹，起送回籍，徙居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主奉曾子祠墓祀事。嘉靖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子昊。

六十代昊，未襲卒。子繼祖。

六十一代繼祖，字繩之。少病目，兼以父祖速喪，未請襲職。時江西貢生曾袞奏下禮部，務格不行。後歷湖廣攸縣知縣，以贓敗，遂謀襲職。繼祖具奏，該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湖廣道御史劉光國等參劾。得嘉靖十二年間，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爲與弟曾袞，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或在江西布政司回咨。惟曾質粹欣然請行，乃得給撒，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特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奚可疑。又查得吏科給事中李益春劾論曾袞不可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將濫冒質粹之後，將曾袞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撥亂，得仍稱主奉祀事。子二：承業、承祐。

六十二代承業，字洪福，號振吾。襲博士。子弘毅。

六十三代弘毅，字泰東。襲博士。子三：聞達、聞遠、聞道。

六十四代聞達，字象乾。襲博士。　國朝順治元年，世襲如故。子四：貞豫、貞泰、貞震、貞[illegible]。

六十五代貞豫，字庚楚。襲博士。

亞聖孟子宗系

二代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睪。

四代寓。

五代舒，漢高祖時爲雲中太守。

六代之後。

七代昭，漢博士。

八代但，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漢書作潁川人。

九代卿，漢武帝時爲太傅。漢書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喜，字長卿。父卿以禮經、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漢宣帝舉孝廉，拜爲郎，遷曲臺署長。所著周易章句十卷。

十一代鉉。

十二代興，仕漢爲尚書。

十三代嘗，字伯周。漢章帝時，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遷合浦太守。後漢書只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

十四代展，字君誠。、

十五代械，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中，進太常。熹平六年，轉太尉。漢書作河南人。

十六代鉞，字叔達。三公俱辟，並不就。漢書作鉅鹿陽氏人。

十七代光，字孝裕。漢靈帝末爲講部吏，昭烈定蜀，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蜀志作河南洛陽人。

十八代康，字公休。魏明帝時爲散騎侍郎，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安平人。

十九代宗，字恭武。嘉禾中，爲監池司馬，遷吳令、事母至孝。永寧中，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寶鼎三年，進爲司空。吳錄作江夏人。

二十代楫，晉惠帝時爲廬陵太守。

二十一代觀，字叔時。晉惠帝時爲殿中郎，後爲黃門侍郎。晉書作渤海東平人。

二十二代嘉，字萬年。舉秀才，爲安西大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與晉書同。

二十三代懷玉，居京口。晉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爲建武司馬，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

府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卒、追贈平南將軍。（宋書作平昌安丘人。）

二十四代表、字武達。仕南齊、爲馬頭太守。元魏太和十八年、歸魏。孝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封汝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北史作濟北蛇丘人。）

二十五代斌、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

二十六代威、字能重。永平中、爲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閤將軍。進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魏書作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恂。

二十八代儒。

二十九代景、隋煬帝時爲鷹揚郎將。

三十代善誼、隋恭帝時爲河內通守。

三十一代詵、唐高宗朝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武后時、出爲台州司馬、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其居爲于平里。（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大顒、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王屋山。

三十三代浩然、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嘆服、無有能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唐書作襄州襄陽人。）

三十四代雲卿、唐肅宗朝爲校書郎。

三十五代華、唐德宗朝爲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按三遷志以孟郊爲世系、殊誤。今依宋譜及石刻正之。）

三十六代常謙、唐德宗朝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憲宗加朝議大夫、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

三十七代遵慶。

三十八代琯、唐元和末、屢薦不仕。

三十九代方立、唐僖宗朝爲昭義節度留守。

四十代承誨、後晉少帝時爲太府卿。

四十一代漢卿、（一作漢瓊。）後周世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

四十二代貫。

四十三代昶。

四十四代公齊、避亂東山。

按于文定公聖里志論曰、自孔中丞守兗、求得孟氏之後、不聞顯者。以今宗系所列、盡引漢魏以來名人、比其

世次，顧後人附會爲之。存而闕其文，亦傳疑之義云耳。而考之諸史本傳，亦多係籍他方，何可疑者。顧世代綿邈，陵谷變遷，或板蕩倉皇而頓興遠志，或并州成故而遠復宗國，如近代孟之訓，且流離于宋朝之間，以此推往，槩可知已。且皓然詩有惟先是鄒魯之句，常謙纂錄，儼子厚首系之以魯仲孫氏，又日輒儒紹聖，則籍隸非鄒，其爲孟子之後何疑焉。是故傳譜所存，即世次傳承不無牴牾，亦未可盡以附會也。自此之後，則表章歷歷，無容置喙矣。

四十五代寧，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薦授鄒縣主簿。後人謂之中興祖。子二：堅、存。

四十六代堅，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寬。

四十八代欽。

四十九代津。

五十代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不就。

五十一代允祖。

五十二代惟恭，字彥通，主祀事。元大定五年，中書擬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貝粒，具籩豆、罍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興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欞星門，重三門，構講堂、西齋、神廚、庫房，繚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縣書齋，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

五十三代之漸，字省甫。元至正間，爲單父教諭，歷茲州學正、蜀真州。

五十四代思諒，字友道。明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攝正祀與修理祠墓。

五十五代克仁，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希文，字士煥。景泰三年，詔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子二：元、守。

五十七代元，字長伯，襲博士。子公檗。

五十八代公檗，字先文，守之子也。以從弟公檗幼，代襲博士。子二：彥繼、彥緒。

公檗，字嶽文，襲博士。子彥瑛。

五十九代彥瑛，字朝璽，襲博士。子承光。

六十代承光，字永觀，襲博士。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不屈死之。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恭人。次子世襲錦衣衛千戶。子二：弘略、弘興。

六十一代弘略，字[illegible]，同父承光死難，贈光祿寺寺丞。子聞玉。

弘興，字[illegible]。以兄子聞玉幼，代襲博士。

六十二代聞玉，[illegible]襲博士。國朝順治元年，世襲翰

故。子貞仁。

六十三代貞仁，字靜若，襲博士。

先賢仲子宗系

一代子崔，因狐黯詐，路父折股，被其傷，欲報父仇，告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黯戰而亦無嗣。

啓子，崔弟也，年十三，依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殺給資，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卞。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歸澶淵合葬。復歸卞，生子庠。

三代庠，子稱乾。

四代稱乾，子發志、發寬。

五代發志，子承祖。

六代承祖，子繼立。

七代繼立，子羨墳。

八代羨墳，子陞。

九代陞，習儒業，時秦焚書坑儒，隱於嶧山峪，卒，還卞。子三：勃、勁、緒。

十代緒，子二：光、進。

十一代光，字公亮，漢爲右扶風，子二：洪禮、洪仁。

十二代洪禮，子經。

十三代經，子仲醴。

十四代仲醴，子二：玄、聞。

十五代玄，妻□氏守節，朝廷旌表其門。子謀。

十六代謀。子二、世德、世邑。

十七代世德、漢赤刹亂世、邑婿子胥及于難、世德與妻黃氏逃於延就亭。後改名横坊村，即今之仲家淺。此仲氏始遷之祖。子馳。

十八代馳、子須。

十九代須、號雙鶴。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子二、時、與時。

二十一代時、鳴漢舉孝廉。子强。

二十二代强。子二、淇、泉。

二十三代泉、聖門志作杲。東晉爲尚書。子虩。

二十四代虩。子慶。

二十五代慶。子二、鎧、釗。

二十六代鎧。子濟。

二十七代濟、隱嶧山石鼓洞。子晋昭。

二十八代晋昭。子浩。

二十九代浩。子海。

三十代海。子遠。

三十一代遠、性剛直、時謂之小子路。子二、恐、思。

三十二代思。子二、孝游、孝俊。

三十三代孝俊、隋爲汝南郡主簿。子二、在、有。

三十四代在。子二、倬、陵。

三十五代陵、唐舉賢良、擢爲常侍。子文。

三十六代文、唐賀知章令任城、見而異之、詢其家世、遂爲建廟於横坊村、俾奉祀事。此任城廟祀之始。後人號爲中興祖。子闕。

三十七代闕。子駕。

三十八代駕。子二、侯、候。

三十九代侯。子賸。

四十代賸。子危久。

四十一代危久、重修祖廟。子運。

四十二代運。子二、國使、國聘。

四十三代國聘。子永宗。

四十四代永宗。子筒。

四十五代筒、宋真宗時舉進士、累官刑部郎。子勵。

四十六代勵。子悉。

四十七代悉。子二、爽、淼。

四十八代淼。子虔。

四十九代虔、北兵南下、虔與族人避難于南陽湖。金主有詔求聖賢後、虔歸守廟宇。子衍。

五十代衍。子惕。

五十一代惕。子二、集、鹿。

五十二代集。子福。

五十三代宏。子六，貺、義、禮、德、七兒、九兒。
五十四代弘，以永樂二年，重修祖廟。子四，伯安、伯德、伯敬、伯亨。
五十五代伯安。子四，也、聚、桂、椿。
五十六代也。子三，俊、爽、玫。
五十七代俊。子五，貫、傚、龍、本、朋。
五十八代貫，字徵之。子四，崙、萍、藹、荞。
五十九代藹，字旭谷。萬曆十九年，泗水令浦好善建廟于泗。子四，九衢、九卿、九州、九城。
六十代九卿，字一和，號西圃。奉祀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二，于陛、于廷。
六十一代于陛，字玉鉉。崇禎十六年，太子太傅衍聖公孔胤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遇知奏，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朝順治元年，隨衍聖公入　朝，世襲如故。子二，承貞、承敬。
六十二代承貞，字合可。襲博士。

校記

①比：當作「此」。
②正：當作「政」。
③凌：當作「陵」。

闕里廣誌卷之十二

藝文誌

叙曰、班孟堅志藝文、以仲尼弁其端、豈不謂六經之昭垂、爲萬古文章之祖乎。晚世末學、縱欲抽芬芳于講壇、振金石于宮墻、是爝火爭明于暘烏、蹄涔騁辯于海若矣。然奎宿主文章之府、洙泗實風雅之基、而曰文不在茲、豈其然乎。是故玉音遐告、璽書褒旌、則九重之綸綍所當實也。貞珉所鐫、皂囊所封、則紀載敷奏之章所當錄也。頌功美德、考實定名、與夫揚盛弔古、則詩賦贊銘之類不可遺也。大都思緒雲飛、詞鋒景煥、允矣六經之鼓吹、千秋之事業也。若夫摛藻繪于壇場、競品題于縹素、非所語于闕里之庭矣。作藝文誌。

詔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玆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紀。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乎。嗟乎、朕甚閔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北魏高祖孝文皇帝延興二年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肅如也。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享祀。闕里往經寇亂、黌舍殘毁、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灑埽。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灑埽、并栽種松栢六百株。

武帝孝建元年，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於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因致崇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敷。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齊武帝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隆于當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享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校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厚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絕。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獎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歇，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饌備禮，欽享。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曰：夫子降靈體哲，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黎，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祗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周宣帝大象二年，詔曰：大德之後，足稱不絕，功施于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邁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叙彝倫，至如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①別于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和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闕里門生，無因修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蘩潔潦，以時享奠。

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

裘、志存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跡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維懿範、宜有褒崇。

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粤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令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武德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曆、魏室分區、爰及晉朝、降于隋代、咸相崇尚、用存祀享。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仰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爲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倫爲嗣。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登泰山、至曲阜、親幸祠廟。詔曰、朕聞德叶機神、盛烈光于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于庶物。粤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屬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洪徽于一時、昭景化于千祀。朕嗣膺寶曆、祇奉靡圖、思齊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于海內、行大道于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眷言洙泗、緬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寂寥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孰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于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

封十哲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大聖美、實超等夷。

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能賢明。其
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追贈兗國公。子騫費侯、伯牛
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
侯、子游吳侯、子夏衛侯。
封蔡弟子制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
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
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教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
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誠崇玄聖，至于十哲，亦被寵章。而
曾子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
與先師，咸膺盛禮。皆封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
廣魯，乞懷先聖，實王斯文。粤尼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
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致謁之儀，用表欽崇
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
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並設黃麾仗、樂，
文宣公親伯叔兄弟，並許陪位。
加謚玄聖文宣王制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
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戢兵
于素風，思丕揚于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
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
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儒林之師表。肆朕以寡昧，
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祗若元符，
告成喬岳，觀風廣魯之地，飭爲數仞之墻。躬詣遺祠，緬
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起用稽簡冊之
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
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玄聖文宣
王。
封文宣王父叔梁紇爲齊國公，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
詔曰：朕以祇陳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宣聖之德，躬造闕
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羡之
有初。傃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
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
郎王勵精虔祭告。
追封伯魚母亓官氏爲鄆國夫人詔曰：朕時巡魯郡，躬
詣孔堂，願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眷惟令淑，作合
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
崇。垂厥方來，式昭遺範。亓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
兗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
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乃者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休，崇
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于闕里，遂躬謁于魯堂。

瞻河海之交、睟容穆若、出泗水之上、高風凛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山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兹玄聖之名、冀廣嚴師之禮。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于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仍命宗臣分紀遺烈、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兩制丞郎、待制、②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仁宗皇祐二年、封鄒聖侯敕曰、元聖肇興、挺自東魯、雖天之生德、蓋云默定、而岳之降神、實應精禱。兗州泗水縣尼丘山崇岡秀阜、雲雨所出。儲丕祐于商後、孕全氣于孔族。挺鍾膺哲、爲萬代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四瀆之秩。列于祀典、以來神像、攸司奉書、往申昭告。宜特封鄒聖侯。

崇寧元年、追封伯魚爲泗水侯制曰、孔子之道、萬世所尊、鯉實嗣之、親聞詩禮。爵堂從祀、厥有舊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

度宗咸淳三年、詔曰、泗水侯以先聖爲之父、以子思爲之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忠、其昆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于鄆城侯之次。

陞曾子、子思配享詔曰、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前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爲缺典。先皇帝迹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若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學官議可陞曾思侑食、并議可陞十哲者以聞。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七月、詔諭中外百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學校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于內安下、或聚集聽理詞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敬者、月支米糧、優恤養贍。廟宇損壞、隨即修完。作養後進、嚴加訓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超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

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啓聖王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求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云初既集于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加封啓聖王夫人。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詔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而成教。乃眷素王之廟，尚虛元妃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自流風于殷禮；瑟琴在御，存燕樂于魯堂。功言邈若于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配袞衣之椽，稱其命婦之名。憲秩秩彝倫，吾欲成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加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于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爲念，萬機之暇，覽觀載籍，至于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惟留意焉。夫爵賦之崇，既隆于升配；景行之意，可後于褒嘉。嗚呼！有仲尼作于前，孰偶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遲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主者施行。

明成祖永樂四年，敕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世宗正孔子祀典[3]曰、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于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爲謚曰文宣、而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于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臣賊子之徒、是何心哉。又我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于後人哉。或當時草創未暇與。至我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毁之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于稱王、賊害孔子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横加于孔子、故使顔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于堂上、顔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于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于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瞭耶。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世宗正祀典申說、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事務、不可不急于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于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爲。林甫之爲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

宗之封諡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由是棄若武宗假托之而加諡、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而爲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歿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于八佾之舞、十二籩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聖裔制誥。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三十五代孫孔璲之爲文宣公

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奬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孔璲之纂承膺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教素憑于相業、百代必嗣、光寵秩于朝恩。積慶之餘、既開土宇、至德不朽、宜傳帶礪。可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十四代孫孔宜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制曰、朕以夫子之聖、其道猶天、聰彼裔孫、宜其嗣襲。況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翰善于東宮、俾增榮于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

又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答孔宜謝修廟進方物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乎治定之初、特蕆④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脩貢輸、慶茲輪奐。省閱嘉嘆、不忘于懷。

仁宗至道三年、孔延世襲封文宣公制曰、叔放陰德、尚繼絕于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于魯國。豈聖人之後、可湮

遠于陵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任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烝嘗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賜緋衣、仍賜銀五十兩、帛五十匹。

仁宗至和二年、改封文宣公宗愿爲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聖侯爲嗣文宣公。孔子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于此。比朕稽考前訓、博采羣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義爲得。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不敢失隊。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從太常博士祖無擇之謀也。

徽宗崇寧三年、復封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爲衍聖公、管勾祀事。詔曰、自書契以還、爵之于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文宣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遇。往加慎恪、務保厥榮。

宣和三年、敕宣義郎襲封衍聖公孔端友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法其言、尊其道、乘以爲治、猶以爲未也。又欲其後裔褒大之。爾宣聖之裔、效官東魯、積有年矣。通籍金閨、摩華芸閣、以示崇獎。汝其勉哉。

高宗紹興二年、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誥曰、夫子踰于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顧報、邦有彝典、肆予命爾、紹于世封。惟欽惟慈、則無墜命。

授四十九代孫孔莘夫迪功郎。誥曰、盛德必百世祀。歷觀自古聖賢之世、惟夫子之後、千餘歲不絕、所謂賢于堯舜者邪。六經之道、帝王世守之、君臣父子所以不昏爲彝者、皆夫子之賜也。讀其書、享其學、而可不錄其苗裔乎。今襲封者、言汝最長、有司其如故事、官之試以民事、以稱朕尊崇先聖之意焉。

授孔衍可迪功郎。誥曰、夫子之道與天地並、有國家者必紹厥封、所以昭盛德之有後、而示無窮之報。我朝既推其嫡以襲封、又官其族屬以廣其繼。今有司以爾來上、則爾名最長焉。錫汝一官、勉乃世業、光昭令德、以無負朕崇儒重道之意。

授孔璨迪功郎。誥曰、朕于當代儒先、有補斯文、不廢其

後。猶先聖之裔、尤當錄用者乎。爾以的傳、有司言狀、宜有補授。祿食仕途、雖身之榮、亦國之華也。

紹興二十四年、授五十代孫孔元龍廸功郎誥曰、爾著書立言、諸老所推、許以其賢、亦可官矣。況世次之所當得與。

封五十代孫孔搢爲衍聖公誥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其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爲爾身榮寵、所以尊先聖也。往其懋哉。可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光宗紹熙四年、授五十一代孫孔文遠襲封衍聖公誥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代、於是有衍聖公之封。爾于世次、實當紹續、其務恪恭、以承祭祀。

授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誥曰、朕聞盛德必百世祀、而況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爾承休聖門、端有傳序、屬當次補、仍紹世封。恪共烝祭、當勉家業、求魯文獻、于此有考焉、不亦善乎。

金章宗明昌二年、以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襲封衍聖公誥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奕葉所傳、垂光千祀。爰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且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禀、蔚爲宗器之英、詩禮循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乃煥身章之數。非獨增華于爾族、固將振耀于斯文。勉副前修、用光新命。

又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封誥曰、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已公其爵、領散階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于仍舊。是以與百工之職、典峻五品之華資。茲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奈定格、會爾疏封。噫、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元世祖中統三年、詔曰、據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可令楊庸教授、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

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諭五十五代孫祭酒孔克堅、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否。然彼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垂教于世、歷經數十代、每每宥職王家、非元君運去、獨爲今日之異也。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元、以安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爾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孔克堅于謹身殿內來諭、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幾也。對曰、臣五十三歲。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你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裏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息惰了。於我朝代裏你家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臣將皇上十四日的戒諭、備細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

洪武元年十二月、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制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號者、或不能紹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于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

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國公等官于正宮門西耳房奉旨、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先聖這一宗派休教他當差、其餘假託孔子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欽此。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召衍聖公孔希學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三十有九。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對曰、近二千年。上曰、年代雖遠、而尊敬如一日、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于老聃、學琴于師襄之類、此謂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于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爾祖曰、昔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況道德之與者乎。今爾爲襲封、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與。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

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孜孜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爾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聖人子孫者。豈不美與。然門體之數、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躁、久久習熟、遂爲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爾。爾其自擇、爲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

洪武七年七月、勅五十五代孫孔克伸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德功者勿登。可見昔君愼名爵而重志能者。朕位元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偃兵息民、一華夏、至光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地位其位、黔黎附焉。其于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六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克伸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兖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于聖裔、則予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內史林英、承敕郎曹儀齎至敕符、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京朝覲。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要皆歡心、勿使有缺。故敕。速行無怠。

敕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騭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敘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如卿、當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敕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敕諭。

敕中書下禮部、賜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日用如舊、餘皆照例。象所在以安之、毋怠。如勅奉行。

敕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大矣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禮。令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寒、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啼于祖之訓者矣。已敕中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茲敕諭。

洪武十五年三月、敕五十五代孫孔克當、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謂明德傳道、終身不受禍患、故報之。朕與臣民同世于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

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爲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

知縣孔克伸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欽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諭以排嫡。族人旣至、宗派分明。以爾克欽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儉使人愛、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戲、陰騭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日、敕五十七代孫孔訥、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彝倫、協天地陰騭定民居者、爲此也。至周、文繁于三墳、道迷于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竝生、是致道縱塗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膺知定眞、折僞、以成詩書。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于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來朝、命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敕無怠、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敕五十六代孫孔希範、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于其鄉、而治其同鄉之民、故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拯其疾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世或私于其鄉、於是此道不復也久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故、前代特遣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孔希範爲承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窒爾欲、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政化、使鄉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于衆人、不亦善乎。

洪武二十九年、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廓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竝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五十九代孫孔彥縉爲衍聖公、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縉、允爲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胄。可襲封衍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修聖學、承藉家聲。

永樂九年、賜知縣孔克中敕曰、國家崇先聖之道、旣封孔氏之嫡爲衍聖公、承于世世、又簡求其裔之良者爲令

于鄉邑、治教其民、著在令典、皆所以褒隆先聖之道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今特命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懋勤忠孝、承流宣化、敬愼不渝、以光膺朕命、無忝于爾祖。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封衍聖公孔彥縉妻夏氏爲夫人制曰、朕致敬先師、施及厥後、至其家室、亦有褒榮者、所以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彥縉、受命先帝、襲封衍聖公、歲時來朝、雍容進退、朕用嘉之、厚其禮遇、其妻夏氏內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從其夫之貴、封爲夫人。凡天下後世有事于修齊治平者、皆誦法孔子、矧配孔子之孫、可不愼哉、可不敬哉。益懋率履、毋忝于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追賜孔子五十八代孫衍聖公孔公鑑制曰、孔子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理、示法萬世。我國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及子孫者、所以隆崇報之禮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乃宣聖五十八代孫、早紹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禮度、不忝先世。茲特推恩、追賜誥命、以著眷念不忘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歆服。

封衍聖公孔公鑑妻胡氏爲太夫人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于父、而育于母、德亦深矣。故國家之于羣臣、皆有推恩之典焉。爾胡氏乃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妻、今彥縉之母、婦道母則、不忝于聖人之後。茲特封爾爲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爾嗣。欽哉。

贈衍聖公孔公鑑母王氏爲夫人制曰、國家于羣臣、皆推恩以及其親、所以勸孝也。况我聖人之冑之所自出乎。爾王氏、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母、德善夙著于閨門。今既追錫爾子誥命、揆厥原本、特贈爾爲夫人。服此榮恩、永賁幽壤。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封五十七代孫孔諤爲監察御史敕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辨邪正、以弼成國家之治、厥任匪輕。文林郎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先聖之後、以儒發身、擢官春坊、再擢御史、歷年既久、克效勞勤、是用錫之敕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爲名、以言爲職、在明大體而畧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其益端爾志、堅爾守、毋私于法、毋撓于勢、毋訐以爲直、毋苛以爲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懋修而不懈、尚有顯擢、以待爾成。欽哉。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敕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等、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先聖先賢。

爾三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來、限正月二十五日至京師。有司一體應付口粮、毋或稽違。如勅奉行。

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進詹事府主簿孔公禮徵仕郎敕曰、朕于官僚、皆簡任文學之臣、而其大小衆務、則屬之詹事。乃若典簿諸、亦必得人、斯爲稱焉。爾詹事府主簿、孔公禮、系自闕里、領薦鄉闈、擢任教官、進陞國學。迨選今職、克效其勤。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爾尚益盡乃心、懋修不懈、無忝厥職。欽哉。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封六十一代孫孔弘緒爲衍聖公制曰、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尊崇之典、顯其世而後至。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祖宗以來之盛心也。先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孔弘緒、既稟令資、而爲世嫡、宜膺封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惟德可以承先、惟學可以希聖、往惟懋茲、光寵是承。欽哉。

封衍聖公妻李氏爲夫人制曰、朕惟先聖之後、顯榮于時、名位既榮于其身、而必推恩及其伉儷者、所以廣異敦而厚彝倫也。爾襲封衍聖公孔弘緒妻李氏、賦性端莊、稟資淑靜、習閑禮教、早鍾秀于名門、式著懿儀、宜作配于華胄。承家相祀、婦道惟修、爰錫殊恩、以示褒顯。茲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尚其益勤內助、永綏嘉命。欽哉。

贈六十代孫孔承慶襲封衍聖公制曰、朕惟積善在躬、餘慶必垂于後、顯榮于國、寵命必及其先。況爲先聖之後人、其禮尤宜于加等。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之父、潛德弗耀、爲時善人、胡不永年。幸生賢嗣、子既襲於封爵、爾亦宜有褒崇。是用追贈爾爲衍聖公。嗚呼、生有善譽、歿有榮名、尚克歆承、永光胤祚。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敕諭六十一代孫孔弘緒襲封衍聖公、朕惟自古聖帝明王之道、覆冒天下、然行之于當時、明之于萬世、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者、則惟先師孔子。肆歷代帝王至于我祖宗、尊崇之典、靡不至焉。朕承大統、究惟斯道、尊崇之心、有隆無替。而爾祖襲封衍聖公孔彥縉、以先師之嫡嗣、朕方優於禮待、詎意遽先朝露。然豈可使一日而緩其繼。肆特命爾襲封衍聖公爵、以奉先師祀事。爾尚欽承祖德、丕體朕懷、修身謹行、以孝弟爲先、力學親賢、以詩禮爲本。和敬以睦族姻、仁厚以處鄉黨、毋驕肆傲、惟儉惟良、庶無忝於宗親、且有光於朕命。欽哉。

封衍聖公孔彥縉側室江氏爲夫人制曰、人臣于其所本、莫不欲貴之、斯皆本于天性、故朝廷因所欲而推恩焉、所以體其心而勸孝也。爾江氏乃故衍聖公孔彥縉

之側室、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之庶祖母、聿修婦德、既宜于家、復撫幼孫、克承宗祀。恭茲賢淑、可無褒嘉。特封爾爲夫人。尚其祗承、永綏爵祉。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進禮科給事中孔公恂階徵仕郎敕曰、國家設六科給事中、欲其審奏牘、駁違失、任言責而糾官邪、其職可謂要矣。必得端慎明敏之士、始克稱焉。爾禮科給事中孔公恂、系出宣聖、早擢賢科、擢授今官、聲猷茂著、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以爲爾榮。夫居近侍者、貴達大體而畧細故、扶正道而進嘉謨。爾尚益秉忠誠、懋修厥職、以稱擇賢任官之意。欽哉。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進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階中憲大夫制曰、國家設詹事府以輔道春宮、其長貳皆以儒臣處之、必得學行端謹之士、乃克稱焉。爾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發身科第、給事殿庭、既歷職于春宮、復平刑于大理。贊詹再遊⑤、論德由兼、出擬郡章、進遷茲任。敭歷既久、嘉績良多、宜有褒恩、用昭國典。茲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以爲爾榮。爾其益端乃心、益勵乃行、以副朕委任之意。欽哉。

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封六十二代孫孔聞韶爲衍聖公制曰、國家稽古右文、延中弘化、實惟先師孔子之道是憑是式。故錫爵啓封、俾奉世祀。崇德象賢之典、自祖宗列聖至于朕躬、有隆無替。爾聞韶儒宗世嫡、嗣膺封命、而茂年美質、足紹前休。尚克勵進修、永終令譽、以副四方之觀禮、以光有代之宗祀。夫忠信乃行乎州里、孝弟可通于神明。爾惟欽哉。學在温故而知新、德貴擇善而固執、此先師之明訓、而家學所世守者也。爾其懋哉、毋忝朕命。

正德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襲封衍聖公孔聞韶敕曰、我太祖高皇帝崇重爾祖先聖之道、即位之初、首命訪求大宗之裔、襲封衍聖公。既又擇其支裔之良者、授曲阜縣知縣、世守其職、著在令典、累朝遵行。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也。近者曲阜缺知縣、爾及族長梁事人等遵故事、共舉一人。而族人孔承章、承周乃懷挾私讐、越關赴京、連名奏訐。該吏部參酌覆奏、擬用一人。以承章等所奏多虛、薄示罪責。頗潛住京師、復謀奏擾。緝事衙門發其事、遂命錦衣衛鎭撫司究問。本當照依枷例處治、但念先聖子孫、免枷號、決打、俱發戍廣西邊衛。夫先聖之道、垂憲萬世、朝廷用之、以爲治天下之法。在爾輩守之、則爲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毀詆宗子、以朝廷名爵爲私家爭奪之具、是先聖不肖子孫也。

遐發遐方小懲大戒正用先聖家法爲之教不肖子孫耳先聖嘗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爾聞韶尚佩服家訓進學修德與族長舉事督理族人讀書循理以稱朝廷崇重至意今後再有恃强挾長朋謀夤制不守家法爲聖門之玷者爾即指名具奏國典具存必不輕恕爾其欽承之故敕

正德五年十月二十日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嫡母袁氏爲太夫人制曰婦從夫貴乃天地之常經母以子榮亦古今之通義爰循舊典旗布新恩爾袁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聞韶之繼嫡母出自名門于歸聖裔恪修婦道茂著母儀致有嗣人克光前烈顧茲懿行可怯褒章茲特封爲太夫人錫之誥命於戲自天渙號式彰慈教之賢宜爾子孫益衍家庭之慶

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賜衍聖公孔聞韶制曰朕惟朝廷崇德報功乃帝王之先務烈孔子功高德厚代天地以成能切人倫日用之常修大中至正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猶布帛菽粟不可斯須而離者也歷代憲章百王儀範我朝尊師重道之典有隆無替則其後裔俾世承祭祀以事崇報之實爾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善繼祖德克振文風忠孝謙恭指雍世胄躋歷年之時觀維有脩之具瞻茲以恩詔之頒特舉褒崇之渥錫之誥命以爲爾榮於戲聖神功化愈遠愈彰爾宜服膺詩禮之訓恪共宗廟之儀體朕至懷堅爾素志允爲吾道之光爾亦有無窮之譽其懋之哉

贈衍聖公孔聞韶妻李氏爲夫人制曰朝廷錫命文臣而必及其伉儷者蓋重有家之義而嘉内助之賢也倫理所關存亡奚間爾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妻李氏毓秀儒門于歸聖冑柔嘉維則早閑書史之箴儆戒不違式協閨門之範淪没既久秩號未頒可無寵章以示褒卹乎茲特贈爲衍聖公夫人服此榮恩永光泉壤

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室衛氏爲夫人制曰妻必有繼恩貴乎均所以隆蘋祀之儀而重風化之本也顧茲聖裔可吝褒恩爾襲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室衛氏秀鍾勳閥繼美儒門早習姆儀允修婦道柔順孝敬多有裨于内助焉茲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家傳簪紱盍增閫閾之光禮重蘋蘩恪謹烝嘗之助祇承休命永保繁禧

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封衍聖公孔聞韶生母江氏爲夫人制曰子以母賢積慶富原其所自母因子貴推恩必逮其所生此倫理之攸關爲國家之令典也爾江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聞韶之生母出自宦族適于儒門淑

慎恭勤之懿、既資善相厥夫矣。生有介子、克紹聖門。可無褒章、以旌慈行。茲特贈爲衍聖公夫人。幽靈有知、欽承無斁。

嘉靖三十年八月十二日、賜六十三代孫孔貞幹爲衍聖公制曰、朕闡孔子以萬世爲土、叅其道德高厚、教化無窮、故所以報于其後者、逮以上公、子孫承襲、永作賓于王家、不獨享祀之隆而已也。爾襲封衍聖公孔貞幹、乃孔子六十三代孫、性姿溫粹、器宇端凝、考古好文、無忝聖人之冑、象賢崇德、宜疏世爵之封。爰示褒章、用昭龍數。於戲、闕里之裔、以爾爲嫡、則爾乃禮義之所宗也。惟秉心寅慎、乃可以對先靈。惟制行光明、乃可以表嫡族。惟禮物格修、乃可以繫四方之望。惟文獻不墜、乃可以爲百世之徵。爾惟懋哉、斯承朕之無斁。

封衍聖公孔貞幹妻張氏爲夫人制曰、國家賜命于臣、必及其配者、所以重風化之源也。豈以德配我先師之後者、顧可以不褒哉。襲封衍聖公孔貞幹妻張氏、毓自德門、歸于聖冑、所積德茂、篤實禮恭、宜推從貴之恩、以示齊體之義。茲封爲衍聖公夫人。爾其恪遵壼則、無惰無驕、以永承中饋、則惟爾休。

嘉靖三十二年、敕衍聖公孔貞幹曰、惟我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先師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統攝宗人。其支庶之衆、亦加優遇。朕率循舊章、恩禮益至。顧族屬既繁、哲愚非一、往往干犯國憲、有玷聖門。茲特敕論、介爾貞幹督率族長舉事、管束族衆、俾各遵守禮法、以稱朝廷嘉念至意。爾宜修德謹行、以身先之。如有恃强挾長、朋謀爲非、不守家法者、聽爾同族長查照家範發落、重則指名具奏、依法治罪。爾其欽承之。故論。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敕吏部、孔尚賢着襲封衍聖公。族人等敢有恃强欺害他的、許孔尚賢奏來治罪。你部裏還行文與撫按官知道。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賜六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制曰、我國家稽古致治、一惟孔子之道是循是式。粤自祖宗列聖、以逮于朕、尊崇之典、愈隆弗替。尤必寵其後人、紹封奉祀、所以致無窮之報也。爾孔子六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尚賢、賦資明敏、早承詩禮之傳、秉志恪恭、不忝神明之冑。睠惟國典、宜有褒嘉、是用錫之誥命、以爲爾榮。夫崇德貺恩、朕乃率循乎彝典、象賢濟美、爾宜光紹乎前休。尚其益懋厥修、庶以振祖風而延令與。欽哉。

封衍聖公孔尚賢妻嚴氏爲夫人制曰、朕惟化始人倫、禮重宗婦、肆朝廷錫命世臣、而必及其亢儷者、蓋以示從貴之恩、申齊體之義也。爾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妻嚴氏、出自名族、歸于聖門。婉娩靜閑、雍雍循于女史、孝敬勤儉、與賢若于閫儀。聽淑德之聿修、宜渥典之洊被。茲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光增命服、夙敦儆戒之風、寵賁宸章、益迓駢繁之祉。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諭襲封衍聖公孔尚賢敕、與前嘉靖三十二年孔貞幹敕同。

隆慶三年三月初八日、諭襲封衍聖公孔尚賢敕曰、惟我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于先師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而支庶之衆、亦加優遇。又慮其族屬繁衍、賢愚不一、恐干國憲、有玷聖門、降敕令其統攝宗人、督率訓勵。朕今嗣統、爾復具奏、族屬愈繁、淑慝宜別、特允所請、再降敕一道、令爾回府申飭訓規、嚴明約束。凡爾族人、如有爲善出羣、無忝先德者、許爾疏聞、特示旌勵。如有輕犯國典、不守家法、及恃强挾長、背違教令者、輕則聽爾査照家範發落、重則指名參奏、依法治罪。爾尤宜正己率人、砥德勵行、以身先之、庶不負朝廷隆崇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

隆慶六年十月初一日、加封衍聖公孔尚賢祖母衛氏爲太夫人制曰、朝廷褒答錫臣、而休恩崇號上逮重闈者、所以嘉其啓佑之勤、以勸孝而作忠也。矧宣聖之裔、尤爲恩數所當先者乎。爾封衍聖公夫人衛氏、乃襲封衍聖公孔尚賢之祖母、纖貞世冑、儷美儒宗。淑愼禔躬、德中珩璜之節、儉勤佐內、動遵閨史之規。懿範光昭、芳猷允著、遐齡愈茂、家慶彌昌。茲以爾孫胤請、特加封爾爲衍聖公太夫人。龍綸載錫、益增珈副之輝、福履方新、永介岡陵之壽。

天啓二年、諭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敕、與前隆慶三年三月孔尚賢敕同。

天啓五年二月初六日、封六十五代孫衍聖公孔胤植制曰、崇學興之教化、聖緒千秋、冊盟府之典章、公邀一位。賢熙明暢運、術日昭月朗而莫踰、列爵數在躬、維內聖外王之務急。不顯揚其世祿、將何振夫人文。適演絲綸、載揮樽俎。爾衍聖公孔胤植、承休聖澤、列爵朝簪、詩禮稱聞、蚤服父兄之訓、芝蘭異稟、挺爲帶礪之英。出雲雨于秀阜崇岡、寧羨鵬輪擊水。溢泉源于清河瑞嶽、宛瞻麟角在庭。翼翼公圭、縉江漢秋陽之烈、洋洋列闕、生舞雩洙泗之風。實制綸之可溢、涵至德之不朽。與茲卓犖、

肆奬戩封、渥表儒觀、蔚徵文獻。茲用封爾爲衍聖公。於
戲、金聲玉振、儀範百王。門食鐘鳴、輝煌于祀。益立道以
經世、維承家之有人。非樹德滋、亦猶虛貴。朕方執牲原
廟、覩儒宮橋門。生泗水之淵、膠庠見尼山之峻。文章
儀世、筐篚勵卿。仰生民以來之一人、紹承休而後之萬
葉。爵之輕重、道之休明。爾職是資、聖緒斯在。惟念朝恩
之既渥、⑥益德業之崇修。學有餘師、善將終與。惟欽惟[illegible]、
務保厥榮。如綍如綸、往加恪慎。

封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妻侯氏爲夫人制曰：彝倫敦化、
雅篇首詠乎關雎、仁義浸涵、大道造端乎夫婦。聽茲合
德、忽遜遐闕。風維俎豆之筵、綸郵蘋蘩之侶。斷袿含惻、
旋爵從榮。爾衍聖公孔胤植妻侯氏、秀毓侯門、吉歸聖
裔。詩書禮樂、贊教閫于宜家、鈍鼓瑟琴、願相夫而作聖。
祇華脂于公閥、不妍粧首之雅、若樂素于儒風、必敬齊
眉之案。縞綦實儉、永偕白首之歡、環珮壽年、竟杳青閨
之夢。茲贈爾爲夫人。昭藻與蘋蘩、珈籍芝檢長春、懿德
考終、雨露沲松扃不夜。

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室仝氏爲夫人制曰：茂典有加、聖
祀振人文之盛、彝章渙著、閨門爲風化之原。緬思娟于
鹹芰、宜齊榮而錐錫。爾衍聖公孔胤植繼妻仝氏、祥蛇
將閥、襄眉聖門、柔嘉克踵前徽、儆戒力箴內則。撫彤絃
而翶御、静好其音、捧鵷斝以登堂、甕甘其旨。賢敷妯娌、
聲爾鑠夫珩璜、贊克箕裘、業務虔乎鐘鼓。茂闈幃之鷄
儆、光毀階之雞鳴。聯習詩敦禮之庭、稱華女士、和瑟調琴
之化、鼓藻聖宗。茲封爾爲衍聖公夫人。彷能承榮、克允
媯汭之咏、螽斯叶吉、聿與似鳥之祥。

天啓五年二月十四日、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庶母張氏爲
夫人制曰：緣慶有源、劬育悵慈暉而天嗣。推恩無間、顯
揚逮冢子之所生。故倫理之攸關、稽諸典法。然朝廷之
加錫、豈遠人情。爾張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繼庶母、巽
順爲儀、坤章合德。柔嘉維則、持筐筥于詩禮之庭、敬戒
不違、約珮環于琴瑟之側。厥惟正脉、克紹聖門。德尊闕
史之箴、爵旅陪鐘之貴。綏祥愈茂、衍慶彌昌。茲特封爾
爲衍聖公夫人。福履方新、承河山之令度、寵綸茲賁、揚
珈茀之恩輝。

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父母制曰：渙綸綍以恒明恩、在
陛嘉賢、在庭嚴訓。敦詩書而弘至教、于朝未爵、于廟疏
榮。實作聖之有基、何不年之可惻。匪弓裘之食享、疏籩
豆以來歆。爾孔尚坦乃衍聖公孔胤植之父、孝友天成、
聰明聖降。佚六經而笥腹、學有本源、律一謹以擬躬、行

緋枝菜。含葩嚼藻、發揮三百之精華、觀妙凝玄、綜詩五千之道德。資秘書于金匱、紅藥承吟、濱獻賦于玉樓、肯春解脫。德音閑寂、開後滿之羽儀、道統得傳、續中興之脈派。乃徵聖人之後、世德不衰、益知君子之貽、臣忠必顯。茲贈爾爲衍聖公。洪濤雨露、作城鬱楷滋華、顯蔚雲霞、形剛香芝沁壤。

制曰、册府疏榮、列爵溴上公之典、重閫含惻、餘雖懷慈母之恩。矧聖教之攸崇、必先子孝、勸臣忠而加顯、寧後母勿。遹煥懋綸、用彰錫羨。爾吳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母、瑤華遜質、璦蕊標貞。居闈金拖紫之恒、秀出大家風範、歸說禮敦詩之吉、淑增尼室輝光。賢儉德于葛覃、祛華妝而曳縞。將勤操于荼苦、凝幽則于靜琴。痛絕所天、弼勵柏舟之節。訓繩厥嗣、惟嚴畫荻之功。致有後人、克光前烈、顧茲懿行、寧俟褒章。茲贈爾爲衍聖公夫人。爰惟風木之思、已逮家傳之籍翟。霈此蓼蕭之澤、來歆國典之烝嘗。

封衍聖公孔胤植兄孔胤椿制曰、公爵嗣封、冢子必登乎祀典、仙風遠逝、聖宗益耀夫謙光。雖埧嶺之流淒、抱金聲而自振。貽恩無間、澳紓同榮。爾孔胤椿乃衍聖公胤植之兄、寧靜標姿、端温秉雅。躬禔貞慎、甚禮義之澤華、孝克孚誠、夫敦倫于姻族。模型支庶、勢必身先、揖讓家庭、榮惟已後。應疏封于册府、遂逸彈于泉臺。紹金友而象賢、維宗有祀、傷玉昆之鴈斷、報德無窮。茲贈爾爲衍聖公。貴芝檢于松楸、優嘉盛典、廻雲旗于河漢、篤祜後程。

封衍聖公孔胤植嫂殷氏制曰、聖教之化、始乎人倫、禮義之隆、重乎宗婦。矧夫歸于共家、而不辱其教、喪其所天、而轉似可矜。推從貴之恩、中齊體之義、亟施弘慶、以慰未亡。爾殷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嫂、咏雪于閨、爲之扉、委禽于禮樂之户。勤賢約珮、式彰雞儆之勤、律已祛脂、不飾鳳翹之耀。夫爵登朝、未遂絕鏡、悲鸞聖功、從祀不渝。聯珠綴玉、孤燈月牖、雙婺並泣、機絲一檢。霞封藹不、齊榮綸紵。茲封爾爲衍聖公夫人。侈龍章于四德、千秋旌貞、承鶴髮于百年、五辛飴養。

天啓六年正月十六日、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祖父母制日、昔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恭、明德啓聖、而安國、穎達、皆由經學、顯肅漢唐。奕世有達人、綿其瓜瓞矣。爾原任翰林院五經博士孔貞寧、乃襲封衍聖公胤植之本生祖父、泳源濟慶、岳秀分奇。韻遠神清、追高標于季諸、經深學博、綜雅步于儒元。纘緒金閨、聯芳璧府。爾孫由

支而本，俾縱拾級而堂尊，以上公，昭其肯構。兹特贈爾爲衍聖公，錫之誥命。於戲，袞衣横玉，設申九命之榮；寶冑著銘，遠紹萬年之祿。貴于馬鬣，服此龍章。

制曰：朕旗厲啓寵，追于儀坤，矧作配聖裔，鍾祥振世者乎。爾李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祖母，淑慎有聞，端凝爲則。而夫聖宗俊乂，文苑菁英，克敦琴瑟之和，致有麟趾之瑞。兹用贈爾爲衍聖公夫人。象賢崇德，既晉錫于端師；承沐分榮，溢加綸于懿闈。鸞書天燦，玄壤雲舒。

制曰：詩不云乎，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福祿之畀，譬諸鬱鬯。不匱厄匡，婦能承夫，以佑厥孫，福所降也。爾王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繼祖母，蘭績斯芬，玉理其美。蘋藻榮于嗣饋，珮璜孚于閫儀。兹以孫恩，揚而祖貺，贈爾爲衍聖公夫人。女師之訓，方克振于徽音；象服之宜，尚於昭于寵賚。

制曰：珠孕必資于明月，黍繁爰藉于冷風。昌後承家，榮宜分追。爾張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祖母，江汜兹流，嘈心承序，篤生喆胤，紹爾儲原，當斯渥霈之庥，式茂同升之秩。毋由于貴澤，以世綿，特贈爾爲衍聖公夫人。於戲，彤管有煒，夙侍蓮山之仙；翟椒崇階，賁克承尼丘之元宗。俾爾幽靈，章斯孝德。

崇禎元年三月三殿告成覃恩，加封衍聖公孔胤植爲太子太保。制曰：聖德配天，道脉範乾坤以有永；儒教炳日，詒謨並日月以同光。鄒魯之道殷無疆，嗣孫之世休濟美。學既裒乎國運，典宜晋夫崇階。兹爾先聖六十五代孫襲封衍聖公孔胤植，賦性英奇，操行弘毅。泒濬聖系，繼麟振以鍾祥；道延祖傳，光鳳德而表烈。邇尼山之世澤，非徒殘簡之傳聞；承洙泗之餘波，儼若趨庭之佩服。爰媲芳于往哲，遂襲爵于熙朝。而爾兢兢懷臨淵之思，皇皇隆木鐸之望。儀乎物舉，於祖有光。際此堂搆之告成，何靳絲綸之晉錫。是用覃恩，授爾爲太子太保，錫之誥命。於戲，道通天地，淵源殊切于憲章；德貫古今，雲仍追休于祖述。尚闡六經之統，以垂萬世之聽。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妻侯氏、繼室仝氏爲太子太保夫人。制曰：禮重元配，以協德而相成；國有彝章，宜覃恩而並錫。矧淑閫丕顯于聖門，而中道闡推，懋綸可獨後乎。爾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前妻侯氏，名門毓德，聖冑作逑。黽勉機絲，效珥簪之儆；敬共筐筥，叶蘭芷之芬。玉鏡中分，德胡不壽；梁笴留恤，懿範堪悲。兹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徽彰彤管，既式表于絲綸；榮

被玄扈、永增輝于松楨。
制曰、王化起房中、人綱先內德。況主饋聖門、克襄道德
之傳、比德前徽、懋佐詩禮之業。不有維典、何酬淑賢。爾
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繼室仝氏、性表蘭芳、質涵玉
潁。秉閑肅穆、顯若之範凜如、宜室諧和、在御之音靜好。
言規圖史、勳協珩璜。茲以覃恩、封爾爲太子太保衍聖
公夫人。於戲、列九棘而歷府階、茂昭攸助、中初錫以揚
內則、式近龐休。祇承龍綍之恩、益勵雞鳴之儆。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祖父母爲太子太保制曰、先
聖世爵之臣、鍾靈長于祉稷。闕孫纘述之緒、昭祖德于
箕裘。矧祥鍾泗水、脉衍尼山、而堂構相承、有不追恩祖
德者乎。爾衍聖公孔貞寧乃太子太保胤植之祖、封膺
先爵、裔出聖宗、道德兼優、可作儒林之範、才猷夙茂、世
增章甫之光。衍江漢而揚波、媲秋陽以並潔。名高三事、
品重四科、爰錘篤種之孫、作朕輔佐之寄。遂追世德、宜
渥尊崇。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錫之誥命。
孤卿峻秩、緜綸崇耀于松楸、世爵延休、奕葉永光于堂
構。克膺新命、祗賁玄靈。
制曰、巽命宜猷、煥明章于奕世、重闈毓慶、昭陰教于璇
源。追崇大母之稱、用篤孝孫之祉。爾李氏乃太子太保
衍聖公孔胤植之嫡祖母、厚德能載、甚命克承、令譽、風
章縞綦、內則咸昭蘋藻。爰嘉聖裔之偉範、式昭王母之
新綸。是用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顯命再
承、華衮賁日邊之色、幽霓如在、環珮留月下之聲。
制曰、世爵光於先世、發蚪攸隆、報典溯於祖妣、烝嘗並
茂。追賢淑之遠澤、慰闕孫之永思。爾王氏乃太子太保
衍聖公孔胤植之繼祖母、世德鍾萃、聖門濟美、緝箴凞
案、共推詩禮之宗、儆旦規晨、允協肅雍之則。肇基式弘
裕後、允宗克啓闕孫。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
公夫人。蕭雲掩姿、越紫葉以增芳、花露騰龍、垂千秋而
永賁。
制曰、褒善慶于聖宗、祖妣崇衮台之命、遡芳徽于鞠育、
重闈敷從貴之榮。爾張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
之生祖母、稟毓聖族、儷德鴻儒、儆戒彼之小星、啓綿長
之介緒。猷動詩禮、穆追江漢之風、慶毓箕縫、動儆河山
之度。是用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蘭孫芳
遠、貽微五色之龍綸、楓綍恩新、再映千秋之鳳德。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繼父母制曰、爵榮世爵、聖公爲社
稷之光、遡德椿庭、燕翼衍箕裘之慶。爰褒式穀、肩蕲旌
綸。爾衍聖公孔尚賢乃太子太保衍聖公胤植之父、茂

承聖爵、挺傑熙朝、潛心洙泗之淵源、克纘尼山之志事。
訓詩訓禮、弘祖述之高風、賓帝賓王、暢憲章之大烈。啓
爾繼芳之嗣、作朕師世之臣。遺澤彌長、先謀益懋。茲以
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錫之誥命。於戲、宮秩再增、用表
聖系之茂、綸音孔煥、式彰永世之光。祗服紫綸、翔輝玄
室。
制曰、内秩從夫、並被綸章之命、崇階從子、游申鳳珮之
榮。矧儀則表于聖宗、慈訓垂于裕後。而疏恩錫之、可容
緩乎。爾嚴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嫡母、毓秀
名閨、作儐聖胄。承尊聲氣俱下、秀徵可師、待物慈惠徧
乎、宜家肯蔑尼山化雨、驚傳贈珮之功、洙泗春風、實賴
和丸之力。懿範已遠、徽音如存。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
太保衍聖公夫人。絲旋雲表、難招鶴馭之靈、紫誥天迴、
益衍麟振之慶。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生母張氏制曰、天生名世、必繇賢
母、故人子之躬膺世爵、皆思邀朝廷恩寵、以酬罔極。然
板輿之奉與耗惓之悲、情則異矣。國有懋綸、所以追鞠
育也。爾張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生母、性秉
貞淑、天賦靜莊。義以正家、嚴範凜秋霜之肅、仁以惠下、
慈顏藹春日之和。逮不忘勞、豐而能儉。祥徵熊夢、教裕
蕃昭。迺藤嗣流芳、雅服方新聖澤、而婺星掩曜、音容久
杳慈幃。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爾隊
永慕、誰報寸草于三春、芝簡重新、聊慰萱花于九地。
崇禎十三年、封巳故五經博士孔胤桂妻王氏爲孺人
制曰、國家褒揚之典、首重女貞、若夫志勵柏舟、克光聖
緒、閨榮所以風世也。爾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
嫂王氏、德門毓秀、儒閫作儀。孝事姑嫜、歷代有顯天之
感、守堅伉儷、靡他切從地之思。閫政肅清、冰心映徹、無
忝文宣令範、久標翔水高風。是用封爾爲孺人、錫之敕
命。綸章生介石之輝、閫里增婺星之燦。
國朝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封少保兼太子太保衍聖
公孔興燮并妻馮氏爲夫人制曰、國家思創業之臣、當
崇報功之典、人臣建輔運之績、宜施錫爵之恩。此激勸
之宏規、誠古今之通義。爾少保兼太子太保衍聖公孔
興燮、爾以至聖世裔、衍聖公爵、歷代襲封。斯文嫡系、承
於奕葉、大道正宗、傳于鄒魯。興朝右文、臨雍崇祀。嘉爾
來廷、倣古制而頒爵祿。爾其勵恪修秩、益祗國恩、永綿
聖澤。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推
恩申命、爰弘獎于忠貞、樹德懋勲、尚益勗于篤棐。祗服
朕命、勉盡乃心。

制曰、作朕股肱、良臣所以失夙夜、藎爾女士、內則亦以劻勷。休命用中、壼儀維懋。爾少保兼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興燮妻嚴氏、相夫克謹宜家著範。爾夫恪勤盡職、藉爾黽勉同心。內則既嫺、彝綸宜錫。玆以覃恩、封爾爲衍聖公夫人。於戲、聽此勤勞之佐、久借同心、益爾貞順之賢、伐須異數。益修內德、以答殊恩。

祭告

唐乾封元年遣司稼正卿扶餘隆祭告文

惟神玉鈞陳既、靈開四時之源、金稱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岳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奬。于是考三古、裒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愛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亦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得軸洙泗、如挹淸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丹、非復萍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聿陳非奠、用旌無朽。梅賜葭梁、松春月臉。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倘弗殊於生前、亦知榮于身後。

宋大中祥符元年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淸河郡開國公張齊賢祭告文

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敎之素風。躬謁奠于嚴祠、特褒崇于懿號。仍命舊相、再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配。

嘉熙六年遣兗州府通判田洵祭告文

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知、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廟宇惟煥、遐瞻墻仞、欽仰門庭。彷佛飛翬之蹤、斬兹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盍申崇奉。仰惟降格、遥冀鑒觀。

崇寧五年頒降祝文

某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兹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

成淳三年遣官祭告文。

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兹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

金大定二十二年遣兗州節度使孫康祭告文

國家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丁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章之、庶幾緊俗、永集繁禧。

元至大元年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祭告文

惟王求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出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祀林廟。

至正二年遣集賢學士郭孝基祭告文

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書萬古之夜、乂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于斯文。欽惟皇上念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敬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

至大四年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賡祭告文

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肆修禋類、徧于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祭告闕里。侑兹儀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格。

延祐七年遣說書王存義祭告文

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于堯舜。黼服伊始、蒸祀告虔。尚其格思、永昌文治。

至元五年遣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祭告文

列聖右文、宮廟既新。立言成績、貞石者斯。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祈無疆。謹以香酒太牢、粢盛制帛、式陳明薦。

明洪武元年頒春秋二丁通祭文

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

洪武二年遣使致祭文

惟神昔生周天王之闕、肯鄉邦、聖德天成，述紀前王治世之法。雖當時列國闕峙，其道未行，垂教于後，以至于今。凡有國家大有得焉。自漢之後，以聊通祀海內。朕代前王統率庶民，日青檢點，忽視神之訓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祭之以禮。此非聖賢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褻殄天物，以累神之聖德。茲以香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惟神鑒焉。

永樂元年御祭文（文同洪武元年。）

宣德元年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祭告文

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羣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

景泰元年遣翰林院侍講吳節祭告文

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化，助我治平。

成化元年遣吏部右侍郎尹旻祭告文

仰維先師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宗，萬世之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余嗣位之初，景仰惟深，特申祭告。永覽聖化，協我皇猷。

成化十三年遣翰林院學士王獻祭告文

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于二儀，教法昭于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傾晃服之章數雖隆，而享祀之儀物弗稱。爰考舜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王其鑒知。

弘治元年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祭告（文同宣德元年。）

弘治十二年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祭告文

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崇，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煨燼廟道，斯文在茲，胡天不弔。肆維統緒，承傳在予，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鑒。

弘治十七年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祭告文

惟我先師代天立教，體嚴報祀，四海攸同。獄降在茲，窮

親自古。項罹災變、實鑒于衷。爰敕有司、命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維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遙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

正德八年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璜祭告文

比歲盜起北方、肆行東郡、歷經闕里、殺犯廟廷。益嘗申命將官、分兵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寇既平、儀文斯舉。牽嚴祀事、兼飭有司。灑掃汙穢、修葺損壞。式遵彝禮、仰慰明神。尚祈鑒歆、永佑邦國。

嘉靖元年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珤祭告 文同成化元年。

嘉靖九年世宗御製安先師孔子告文

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道、立教誨人。肆我聖祖崇禮于先師、御製有文、典冊俱在。予惟寡昧之人、仰遵祖憲、去故元褻慢之偶像、如祖製崇禮之聖謨。稱號核實、俎豆究本、以遵禮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命大臣奉妥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于此。先師鑒知、承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理早開、而無負皇天付托之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避先師傳道之至情、予實有賴焉。惟先師鑒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

本年御製告啓聖公孔氏文

惟公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故茲妥奉公位于此。以先賢顏氏、曾氏、孔氏、孟孫氏、先儒程珦、蔡元定、朱松⑦配。

隆慶元年遣尚寶司卿劉奮庸祭告文

追惟先師道兼羣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昭垂訓迪、永祚皇猷。

萬曆元年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祭告 文同隆慶元年。

天啓元年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祭告文

惟我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實均仰戴。茲予嗣位、景慕良深。特遣廷臣虔申祭告。尚資神化、承祚皇明。

崇禎元年遣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郭興言祭告 文同隆慶元年。

國朝順治八年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劉昌祭告文

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

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天明命。紹纘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尚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居歆。伏惟格思。尚冀鑒享。

康熙七年遣光祿寺卿加一級楊永寧祭告文同順治八年。

諭祭聖裔

明洪武十四年。遣行人張濟民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明以育民生。至于中古。將欲墜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之大德者。天地不淪沒人民無惡聲。所以爲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焚修。永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於戲。襲封榮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洪武三十五年。遣行人亢誠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公鑑。

嗚呼。惟卿生于神明之胄。傳先聖之道。天下之所具瞻。朝廷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朕聞訃驚怛。唯飭乃子弟以守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往奠。卿如有知。鑒茲諭祭。

正統元年。遣行人李春諭祭襲封衍聖公母太夫人胡氏。

爾爲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慈訓。祗承宣聖之祀。弗忝厥後。常受褒封之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何憾。尚其有知。服此諭祭。

正統十四年。遣行人邊永諭祭襲封衍聖公祖母太夫人王氏。

爾克愼母儀，楷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内助之美，撫子孫而有慈順之勤。宜其榮受褒封，永享祿養。茲以高年，倏爾遐棄，亦無憾于地下矣。爾如不昧，尚諦聽之。

成化五年，遣官諭祭衍聖公孔弘緒妻夫人李氏。

爾毓秀輔臣之中閨，作配素王之正系。以承聖祀，既受榮封。矧有嗣以足嘉，遽無年而堪憫。特賜祭葬，式克歆承。

成化十七年，遣行人司行人汪舜民諭祭衍聖公夫人王氏。

惟爾生有淑資，早嬪聖裔，篤生令子，克紹宗祖。嘗受恩封，宜享榮貴。胡爲一疾，遽爾云亡。訃音來聞，特賜葬祭。爾其有知，尚克歆服。

弘治十七年，遣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冒政諭祭前衍聖公孔弘緒。

於昭聖師，爾惟世嫡，爰自妙歲，嗣膺顯封。生貴爲菑，遽罹險釁。不遠能復，更著賢聲。慶源所鍾，篤生令子。宗祊有托，光紹前休。方期永齡，茂綏榮養。夫何一疾，溘焉長絕。訃音來聞，良深嗟悼。儒宗在念，宜異卹章。特命有司，爲營塋事。復茲諭祭，尚克歆承。

嘉靖九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何授諭祭衍聖公孔聞韶生母江氏。

惟爾出自華閥，歸于聖門。篤生賢子，宗祀克承。壽考令終，哀榮俱備。茲頒恤典，諭祭爾靈。仍命所司，爲營塋域。九原不昧，尚克承之。

嘉靖二十二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張鵬翰，諭祭衍聖公孔聞韶繼母太夫人袁氏。

惟爾裔出名族，繼配聖門。婦道恪修，母儀昭著。性惟端靜，行本慈仁。化洽閨闈，養隆甌釜。宜綏福履，安享貴榮。胡遽長終，訃音忽報。良深悼惻，遣祭爾靈。庸示淵恩，用酬世德。懿靈如在，尚其鑒歆。

嘉靖二十五年，遣行人司行人劉䘵諭祭衍聖公孔聞韶。

卿爵膺上公，寵逾三紀，累朝榮遇，班領儒臣。頃聞訃音，已加哀卹，俯臨首七，悼惜益增。庸示殊恩，載錫以祭。幽靈未泯，庶克承之。

惟卿德器老成，資性醇朴，系出宣聖，蔚爲儒宗。顯受榮封，秉禮遵道，孝隆奉祀，克繼克承。典重來朝，可儀可範。眷惟英哲，實乃象賢。宜衍遐齡，以延聖澤。頃聞嬰疾，遽至長終。爰推卹恩，如制營塋。遣官諭祭，以慰卿靈。九原有知，尚其歆服。其祭九壇。

嘉靖三十一年，遣行人司行人方正脩諭祭衍聖公孔貞

幹夫人蔡氏。祭文

嘉靖三十五年、遣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袁煒

諭祭衍聖公孔貞幹。

卿先聖之後裔、天挺英流、器宇恢弘、性資明敏。嗣爵公爵、益懋操修。文獻有徵、家聲丕振。頃方抱疾、表賀進京、忠誠可嘉、胡遽長逝。訃音來上、良切悼傷。爰示卹恩、賜祭開壙、遣官護送、用表優崇。卿靈如存、尚其歆服。

本年、又遣行人司行人何塗諭祭。

卿德夙成、早受封典。禮勤時覲、班首文階。允矣家賢、纔音茂著、慨茲英哲、胡弗永年。月日不居、俄臨首七。感今憶昔、諭祭載頒。卿靈有知、歆茲異渥。共祭九壇。

萬曆四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周舜岳、諭祭衍聖公孔聞韶繼妻封太夫人衛氏。

爾作嬪聖冑、翼厥文孫、婉順克脩、坤儀茂著。遽焉長逝、奄及夕期。爰按彝章、載頒諭祭、靈其不昧、服此殊恩。

天啟二年、遣禮部尚書孫慎行諭祭衍聖公孔尚賢。

惟爾守禮名儒、元家哲嗣。飭宗教以攸敘、共臣紀而無隕。奉聖明者五朝、陪廟祀于兩世。藉爾黃髮、翼予沖人、正首儀乎鴻逵、胡遽傳乎鶴表。追晉軫衋、加豆疏榮。庶慰幽冥、永綏後福。

本年、諭祭衍聖公孔尚賢夫人嚴氏。

惟爾鍾自巨室、嬪于禮門。蚤叶鳳占、克備河山之德、允宜象服、虔脩蘋藻之聲。先君子而長終、未遂偕老、念赫人之追請、特予同[illegible]。歆此苾芬、慰爾冥漠。

崇禎四年、遣山東布政司分守東兗道右參政蔣如奇、諭祭衍聖公孔尚賢。

惟爾德稟先程、行遵懿矩。依毗方切、淵謝遽傷。宦多奄臨、載頒諭祭。聽茲寵渥、式克歆承。

本年、諭祭衍聖公夫人嚴氏合塋。

惟爾克荷前休、允光世德。爰資鷄鳴之儆、用襄鴻碩之猷。埋玉堪嗟、鑠金可醻。遺貌偕藏、夏屋幽光、永慰夜臺。

崇禎十五年、遣山東布政司分巡兗西道僉事李恪、諭祭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妻贈夫人陶氏。

惟爾毓自德門、嬪于聖族。翼穆家政、懋踐閫儀。奉蘋蘩以寅處、樂琴瑟之靜好。從夫齊貴、荷國殊恩。宜福祿之永綏、胡年壽之勿永。載錫宅兆、寵以几筵。靈冕有知、尚其祇服。

諭祭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室封夫人仝氏。

惟爾德備柔嘉、性鍾慈淑。叶鳳占于聖門、服燕翼以宜家。克繼前徽、宜膺難老。胡天不弔、遽爾長終。諭祭特頒、

用昭異數。崇寵如在、尚克歆承。

國朝順治五年、遣山東布政司諭祭衍聖公孔胤植。

惟卿休承聖緒、秩列朝班。詩書世閣、簪服箕裘之訓、綸綍新渙、爰膺圭爵之榮。方冀遐齡、茂綏福履、夫何一疾、遽報奄終。朕聞訃音、深用悲悼。遣官賜祭、營塟悉如前制。嗚呼、儒宗在念、爰沛殊章。卿靈有知、尚其歆此。

諭祭、七期。其七壇。

惟卿岱嶽嗣英、洙泗衍秀。方膺顯秩、遽嘆奄終。日月不居、俄臨首七。載頒諭祭、用示殊恩。慰爾幽靈、歆茲異溢。

諭祭下塟。

惟卿淵源祖德、佩服先型。期永松喬、遽傷凋謝。遣官祭塟、用慰九原。靈如有知、尚其歆格。

康熙七年、遣山東承宣布政使司施天裔諭祭襲封衍聖公孔興燮。

惟卿弱承家學、系係儒宗。世守箕裘、克承詩禮之訓。秩隆國爵、爰膺綸綍之榮。遽爾奄終、良深悲悼。遣官賜祭、塟如前例。嗚呼、芳蹤已渺、世澤彌長。典禮所崇、尚其歆格。

校記

①列：當作「別」，見《北史》卷一〇。

②「閣」上當脱「館」字，見《東家雜記》卷五、《幸魯盛典》卷七。

③「典」下當脱「説」字，見《五禮通考》卷一二〇、《頖宮禮樂疏》卷一。

④藏：當作「展」，見《孔氏祖庭廣記》卷一。

⑤溢：疑誤。

⑥「益」下疑脱一字。

⑦崧：當作「松」，乃朱熹之父。

闕里廣誌卷之十三

碑記

後漢寘守廟百石孔龢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闕[1]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闕[2]二字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襃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享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闕二字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宜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闕[3]二字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4]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闕[5]。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闕

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闕育闕[6]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驩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亓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于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

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宜杅玄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于是四方士人、聞君風耀、敬咏其德、尊琦[7]大人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8]闕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闓九頭、以什[9]言教。後[10]闕百王、獲麟来[11]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輿。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瑚璉器用。存古舊宇、殷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12]闕。涤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13]闕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勑修孔廟後碑

皇漢帝元永壽三年、青龍建酉、孟秋之旬、升布天德。帝拜大臣曾曾玄玄、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孔聖、素王受象乾坤、生于周[14]闕、匡政天文、德系燿闕、作應星神。稽易制孝、升出大人、徵符洞虛、論要道根。赤書黃字、哉于倉天。北落復下、大帝闓門。龍闕三字稽歷星官、雷動玄紫[illegible]隱闕震。春秋既成、效以獲麟。功宜道立、封禪闕三字玄闕二字魯天地窮冥。精皇炳辟、柯維擒靈、散六制二百生師經。元德浸渾、孝道滋榮。為漢制作、萬世闕功志、踰受命以授。煌煌帝闕二字載天意流通、弟闕四字生徒三年。素王以下、至于兆生。聞名傾耳、覩若見形。天挺三五、三九之闕二字德、子度終、獲麟天為、移柜日闕七字賢俊以傳。君以顯顯臣、以無衍。韓君于氏、憤憺之思。惟古之嘆、念闕齒闕為世寶、貝受符柄、魯敷紓闕十字謁廟拜墓、感有曾玄。修飾舊宅、侯神廟堂。月闕墻域庫室、中郎立先王禮樂、器闕十字二輿、朝車威熹、曆日久長、承法而制、以遵古常。崇聖帷坐、薦席十重。改畫聖象、如古圖闕十五字章規柜玄汙、唯深且方。宅廟悉修、敬將藥房。闕五字道路闕二闕周衛行闕十五字恭肅、春秋烝嘗。欣樂之情、和見于顏。惟基以闕三字歷泰闕髙闕業文闕十二字君於闕五字龍闕二玄禮有制、度國疑少、碑覽法不卯闕五字碑闕二造石壇闕十六字遣上公名卿、奉表牢祠。來闕四字作大开闕二字方闕二之用闕二字韓君闕九字政以弛闕二字四方。士梁異人、同心共術。韓君德政、闕八字鈴約闕四字曰其安闕九字以臨東海、功闕伊望洮敬、欽烈闕芳。青雲自闕二字郡闕十字矜民闕魯之日、闕二字盛隆。恩及孤弱、惠閔闕窮。民失闕爵饑寒困

克業以土屋。闕小款康存舊闕德夫闕所行闕以闕足用
梁英徐闕楊闕望者成行。顧彼豫闕獨尊墳闕且立表
石勒銘之功。君輔漢室、聖帝闕躬。子子孫孫、封闕三石
表墓、垂名八皇。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屛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享、飲酒泮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座、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憑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俸錢修上案食醱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丘生蒼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祀、餘胙賜先生執事。臣晨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在仲尼、叶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弊遭衰、黑不代倉、闕流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響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洛、卻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史晨享孔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⑮闕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屛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公出享獻之薦。欽因春享、導物嘉會、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戶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

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史君享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牆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表⑯給令還所斂民錢材。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又飭瀆井、復民餙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假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

魯相謁孔廟殘碑

上闕許闕帝命英授、俾相于魯。吉月令辰、欽謁下闕兆龜闕藏寶。覽鴻基之驥蕩、觀林木之窈下闕揚美風而動物、和陰陽以興雨。遐邇攸仰、下闕訪之儒彥、稽之典謨、聖德設章。先民有下闕左質樸春秋、烝嘗幾以獲福。昔在周人下闕成。共立碑石、因而銘之、咸自紀耤下闕　上闕史字叔德、東海況基人。下闕儒字仲雅、東海郯

米慶長曰、漢碑之湮者多矣。茲殘碑見于米洪盧齊諸釋、闕里曲阜二誌俱所未載、特爲採錄、以公諸好古者。

魯孔子廟碑

漢　禰衡　撰

受天至精、純膺粹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辨物。然而斂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慜周道之回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將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符若飛鴻翱于中庭、騁驥于閭巷也。是以恭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邪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紓餘緒、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職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于鬼神、遂殂落于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鑒、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躍彼靈祗、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魏制命二十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奉家祠碑

陳思王曹植　詞　梁鵠　書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

衡石、同度量、秩羣祀于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闕 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堂廟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于彷彿、想祇辭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世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于無方、闕⑰ 恩淪于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裔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庖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于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此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觀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于名頌、騰聲于千載。況今聖王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並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廢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于億載、如山之基。

東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珽修孔子廟碑

粵若稽古、虞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咸事、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叙。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與和之元年、天宇闕二⑱ 咨寅賓出日、實惟濟岱、宣風敷化、義屬

英良。以君理思優鈹、賓維傳德、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光振斯（闕）制（闕二字）。冊拜我君公、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兗州刺史。君姓李、字仲璇、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闕二字）。[19]二枉史之胤、左車之綿緒。瑶光休彩、赫奕于上齡、若衣嘉祥、扶疏于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兗郡功曹、諮議參軍事、定相離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大中大夫、營構都將、離兗二州刺史。所在恩（闕）庭訓在民（闕二字）娃、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翔、風朔如一、斯實天懷直置、妙與神同。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闕）爲淳（闕三字）階（闕二字）寵（闕）之榮、奕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于史傳與清頌、故不復詳載焉。君神懷疎奏、風度絕人。學業與淵源並深、趣操共貞松俱秀。故其隸兗部也、當未浹旬、言覲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朝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闕三字）然有（闕）功（闕二字）之意、爰命工人、脩建容像。孔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因歷叙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若之何。故顏氏庶幾、著繫于易辭、起予者商、紛綸于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所以雕素十子、侍于其側。今于設像聖容、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樽訓、暧以還新。至如廟宇凝淨、盛姿嚴麗、世代之隔然。以踰七百之（闕）不能出夫道。緊于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五成行、丹素陸離。（闕七字）微笑而（闕）言、左右若承顏而受業、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闕二字）[20]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闕）風（闕）[22]（闕）聖、播（闕二字）洙泗。至于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脩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闕二字）載之（闕）[23]莫不遵其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茲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魯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庭也、蔚叢林于九冬、卑脩柯于百仞、類神栝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桂枝、燕逐春來、亦風開翠葉。既（闕五字）[24]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脩締、讓德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唯營飾宜質、經撫（闕六字）[25]如度脩飾像、崇奉玄宗、敦素剪華、與存廢絕。視民如傷、齊之仁壽、燈亡懷以幽詢、任萬物以爲心。（闕）直靈津抓淵、虛光（闕）[26]散者、（闕）夫一月之明、可澎百

川、一人之緊縱橫拔趣。爰自剌史、未或斯同。然丹青所
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闕二字不鐫琱琢焉。述府州
佐闕四字令士民等畧序義日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
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倫攸興。遐邈玄
王、誕茲聖緒。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覃八宇。
祖習闕二字。窮神盡妙。化渾伊何闕二字存闕二字同麗景、揖
天孤照。無巽岱宗、巖巖特峭。重山隱對、深伏祕卿。在京
之葉、白衛言歸、德生于予、文質在茲。彝倫禮樂、尅叔詩
書。後麟驚異、厥管流氣。梁木其摧、緬踰千祀、以存恕亡、
允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脩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
鳩巢室、赤雀栖樓。禮罔不備、知無不周。器冠後哲、風邁
前脩。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兼岱宇、勤盡重玄。仰聖儀
之煥爛、嘉鴻業之彌聯。長無絕兮終古、永萬億兮斯年。

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碑

汝南郡主簿仲孝俊撰

若夫唯道唯德、或仁或義、既漸散于莢華、遂崩摧于禮
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
曆期命世、蹇厄補空。述爲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
于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
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遠章古昔、
禮樂惟新。偃武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
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
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
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樂衍俗、餘何足云。用
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
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
女于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于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
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
帝之孫、高宗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
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
南國之王子。于是遊情庭宇、側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
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
心、借書于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因木吏之奸情、一見
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劍潛
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
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富卹貧。部
內淸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
牛馬不繫。鱷魚夜放、早彰淝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
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
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賭

泮水而思歆、蔡靈光而想賦。加以祇虔聖道、敬致神明、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誠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將澆俗薄、朴散淳漓。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爲令。懷之以德、導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遷名貫、兒多字鄭。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窗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敝穹壤、永固金石。

唐武德九年修孔子廟堂碑

太子中書舍人行著作郎虞世南奉敕撰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聖作聖、玄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功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剪商之教、質文殊致、進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以布威、則法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邑、栖息道路、不預帝王之錄、遠跡胥史之儔、而德侔覆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光前絕後、垂範百王、遺風萬代、猗歟偉歟、若斯之盛者也。夫子膺五緯之精、踵千年之聖、冈天縱以挺質、稟生德以降靈。載誕空桑、自摽河海之狀、纔勝縫掖、克秀尭禹之資。知微知彰、可久可大。爲而不宰、合天道于無言、感而遂通、顯至仁于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也、固以孕育陶鈞、包含造化、豈直牖卷八索、并吞九丘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霸越之辨、談之而不及。于時天曆浸微、地維將絕、周室大壞、魯道日衰、永嘆時囏、實思濡足。遂乃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代、止乎季孟之間、義論五霸、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栖皇弗已、志在于求仁、危遜從時、義存于拯溺。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末俗、是以載馳以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玄覽不極、應物如響。辨飛龜于石函、驗集隼于金櫝。臨舟既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身。羑里幽憂、方顯周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爲辛、斯之謂歟。于是自衛反魯、删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

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克宇宙而洽幽明、動風
雲而潤江海。斯皆記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
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岳已隤。尚使泗水却流、波瀾不
息、爵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
能與于此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天下。
及金冊斯誤、玉牒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漢之元始、
承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黄初、式遵故訓、宗
聖疏爵、允紹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聯明匪一、屯
亨遁有。筐筥蘋蘩、以時升降、靈宇虔廟、隨道廢興。炎精
失御、蜂飛蝟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
階甚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剪爲煨燼。重弘至教、允屬
聖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皇猷、烝哉景命、鴻
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乃聖乃神、
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戰。爰整戎衣、用扶與闕③。神
謀不測、妙算無遺、弘濟艱難、平一區宇。納蒼生于仁壽、
致君道于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玄珪乘不之尊、朱
戶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恒典。於是在三膺命、兆姓
樂推、克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蘿圖而
御六辨。寅奉上玄、肅恭清廟。宵衣昃食、視膳之禮無方、
一日萬幾、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于斯爲大、故能使

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悖彼獯戎、爲
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筭。漢圖方遠、幾鬪下策。徒勤
六月之戰、俊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悉陵滋甚。皇威所
被、若崩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庭。克翦蘗街、墳委外廐、
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蕭牽似伯、玉關虛候、江海無波、烽
燧息警、非烟浮漢、榮光冥河、楛矢來歸、白環西入。猶且
旒懷馭朽、軫念納隍。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斲琱反朴、抵
璧藏金。華爲垂風、絺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遂古、克已
思治、留何等級。于是耽屬聖謨、凝心大道、以爲括羽成
器、必在辟雍、闕③德潤身、皆資學校。剗乃入神妙義、析理
微言、列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裕斯遠。而棟宇
弗修、宗祧莫嗣、用紆睿覽、爰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二月
廿九日、有詔封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爲褒聖侯。
乃命經營、惟新舊趾。百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
規大壯。鳳甍騫其特起、龍桷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躔
丹檻、窅窅崇邃、悠悠虛白。模真寫狀、妙絕人功、象設已
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跱龍蹲、猶臨咫尺。
莞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𥢊
禮盛服、既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覩衛賜。不疾而速、神其
何遠。至于仲春令序、時和景淑、歧淥燮池、皿流若鏡。青

蔥槐市、總衆成帷。清滌玄酒、致敬于茲日、合舞釋菜、無絕于終古。皇上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弘大訓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于六義、沛易明于九師。多士服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內、斐然成俗。懷經鼓篋、齊趨與並鏡雲披、俱餐泉湧。素絲既染、白玉已雕。負簣以成山、導涓流而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遊學之爲貴、而弘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玄風于聖世、闡至道于先師、仰彼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荆州文學、猶鐫歌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崇興壯觀、用崇明祀。宣文教于六學、闡王風于千載、安可不贊述徽猷、被之雕篆。仍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膚虛、式揚茂實、敢陳舞詠、乃作銘云。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實稟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賾索隱、窮機洞冥。述作爰備、丘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繫纘義易、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削弱、六國從横。鶉首兵利、龍文罔輕。天垂伏龍、海躍長鯨。解黻去佩、書蠹儒坑。爨竟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禮亡樂廢、風頹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山河已絕。府風不競、遺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沾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由王道。赫赫玄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神人攸贊。麟鳳爲資、光華在旦。繼聖崇儒、載修輪奐。義堂弘敞、經肆紆縈。頂欒霧宿、洞戶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鏘鏘鐘律、獨澡澂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兟兟讓席。纓緌訪道、橫經請益。帝德儒風、永垂金石。

吳駿曰、永興此碑、懸腕正鋒、規矩肅然、而雍容自適、信是晚年神筆。第前有相王旦書碑額一行、殊爲可疑。相王以皇嗣改封、本名旭輪、改名旦、授太子衛率司徒并州牧、去武德時八十餘年矣。不知當時碑額何故遲留至此。且司徒并州牧二十五字筆帶行楷、與碑迥異、大似薛稷書、深于鑒古者必能辨之。

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秘書少監通事舍人內供奉崔行功奉敕撰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宰真之用。若其聃語棄智、則聖非攖儔之端。莊寄齊諸、則體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與増攸係。夫軒羲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萍起謬、箕服傳訴、惡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制可期、五百

見賢代有未遠。粤惟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元德克浩
物。拔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剧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較。
利仁以濟幽斷、垂訓以濡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
西峯琰玉、幾蟹蒼山、東埜桑桑、多慮碧海。屬混元再造、
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闡、郊禋之禮還紆。踐巢胥之遺
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
而今千祀之外、典冊遂降、九泉之下、哀榮方緬。斯乃命
爲罕說、道不與謀。豈如箕山之寬空、成寂寞、信陵之墓
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于大壤、聖知所遊、高懸
于日月。言之不可極、其唯孔太師乎。太師諱丘、字仲尼、
魯國鄹人、有殷之苗裔也。分于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
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
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玄
鳥、玉筐降其濡翼、瑞起白狼、璐璋繁其錫類。武王覆夏
仍還象物之命、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臣
之興、高讓挹延吳之風。介緒昌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
凝質、則傅說、巫咸、嵩嶽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
跡、鬱符中埜之祥、水帶丘阿、遂均反宇之慶。縕乾坤之
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閎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
喻於儀刑、子產、皋陶、微許于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

辯其多能。神關緊表、性與道合。時初撰服、已訓魯聊年
未衰袞、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尊下問。能加藏史、
或訪禮經。碧准萇弘、言詢易象。曲桑相斷、廣陳揖讓之
容。師摯師襄、屢辨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
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隼、懸念遠飛、季井泉開、寘
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于楚賓、舊骨輪風、旋酬于越使。
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
筌蹄得。及其寨闕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
鄙化諸侯之法。冬宮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宜、兩
觀展其刑政。濟疏藝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凌齊景。
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于與周、亦流連
于韶管。然而禹旻不惑、彼月浸微、起哀怨于王風、絕歸
飛于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匪倦。狙
豆齊說、奈及三軍之咨、季孟有言、不接雙鷄之膳。晏平
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
木難休、衛國尾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磬磬之心、
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况而在斯與感、用輟棲惶。狂
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駿舊館、掃延闕里。杏壇居敘、緇林
地幽。知十幾微、得二承妙。蝌蚪所藏、方刷舊文、雖雄在
篇、遍詳雅什。河濮鼗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

之儀逭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斶厲物、伯夷餧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于蔓森、管仲器小、則嘆微于征伐。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曰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躐、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桐山、寄言于獨善、岐情風御、末陟于道菲。妙臻數極、作絆易簡。是知縱掖乃兼濟之途、華衮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猾、僭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于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遽處。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山、隕石沉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憖遺之誄。及堙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還、六籍無准。庸閒初闢、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邁乖大義。秦人蛙沸、遺燼騶燃、漢代龍驤、挾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再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舂陵受命、先訪于膠庠、譙郡廳符、多招于文學。迨江馬南渡、枭將北飛、蕩入寰林、飈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昔從煨燼。欽若皇唐、膺曆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輯寧、刻舟劍浮、芹藻之詩先逮、戎衣初捲、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以文明而膺寶曆、夏啟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

化入龍沙、風移鯷海、金丘展載、玉川爲琛。滑馬餚黃芝之封、浮鷁吐綵文之籀。庶序殷塾、虞賓旋以、遂貸石渠、朋延敦訓。垂衣裳而凝想、虞見旒以永使。至于大道蔑微、小康遂往、嬴議紫色、謬蹤玄阿、劉風白企、徒遵高里、黄初正始、時多闇然。建武永平、業非盛烈。而乃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再顧、觀下之訓隨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紹宸中而徵蕩國、譯荒外而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鶴共羽、裂華遠昇、秸席虔位。上帝儲祉、太乙有啤、山祇儕拜、海神會氣。九阜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感。乃使朱鳥翔日、蒼威戒路、七萃騰其、八鸞儲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涿上而觀藝。昊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嶽于荒墳、識樞檀于古隧。欻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廣命抡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于是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處歲、勾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濟維、爰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閑薙遺。拔泮林之舊址、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鬱岱獻酒、瀆採怪石而宜浮。磬頫紫施絢、熙黛飛文、脊棋重檻、春窓秋幌、陰欄積霧、複閣懷烟。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濟然、晬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

七聖拔其驂騑、汾水言遊、四子寘其銜轡。將謝布衣昔屋、名器則殊、卷領袞王、惑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巖山之談、季路乘閒、如與浮海之說。西舉東帶、尚以要賓言偃揚褒、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斂、捨瑟聽其幽情。其列升堂、齊參賭與。蘋藻蘋藻、復雜菖蒲、平日絃歌、選聞絲竹。臯儲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誡、肅成講義。發揮銘造幽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勒西弇、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遂乃思建隆碣、上問天扆、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細頌。玄堂闢兮神靈優揚、教忠兮兩儀配。燭臯網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善術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伴偃草。爻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帝無聲臭、隱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華。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袞艷紈雅、贏荷淪贖。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宥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舛、振鐸宜膺。闕典攸紐、斯文再興。廣訓三千、徧于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問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訣、惟神乃幾。芊因爵觸、鳥向陳飛。聃傳領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綱、顏子發微。堯則不追、呂跡遂往。名教濟發、心靈泛。奬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遙流、山隤奠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建宗有奕、展禮崇基。觀宜時道、神緘孝思。絳幬承帷、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遙集鄒魯。翹勤眞跡、惆悵今古。舊壁遺字、荒墳騶斧。綸貢宗師、詔緝靈宇。虹梁棼撩、簷翼林舒。雕龍繡桷、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洙鳥鳴初。俎豆齒潔、丹青藹如。墨檢前蹤、雅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像設。隨四序以濟運、懸三光而不跌。

唐開元七年重修孔子廟碑

朝散大夫持使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李邕撰

張庭珪書

肾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大祇宜考神用、建人紀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與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勁界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吝、轉死爲魚、鮮食不粒。則堯禹建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鉄周德、微宋公用鄫、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闡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

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子之旨莫如夫、稽之者
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芳而不識其道、則不
如勿生。荷其蔭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遊。故日消息乎
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
如夫子。且飫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繹其禮而
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章序、中代有以宗師、
後代有以不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
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
毀者、激商王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
也。趙括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
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
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明日開覺、膏雨潤澤和
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
道合。雖事業廣運、俗理濟[33]一時、未有謝遊大夫、僻居下
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于後。績君長
萬乘、必歸心于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
人、得成名可稱、取與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寓、文思
啓天、仲吏曹以追尊建體、官而崇祀。侯褒聖于人爵、户
奠享于國庠。是用大啓學流、錫類孝行、摽悅施于方閫、
光寵顯于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之字藏璞、洎
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階陛于緒、或餘波明準、克揚
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壠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
樹、詩云勿剪。一則遐事遺愛、一則感物永懷。矧乎大聖
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噫、宜其悚神馳鬼、
膝行膜拜、陳齋祭、肅嚴祀、樹旅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
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圭、王國周規、人才懿德、明啓風
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
相遠、納人以禮、成俗于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
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
徐仲遵、工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
石、户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巖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
陽張備、衆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于光彥、[34]士曹榮陽鄭
章、參軍事博陵崔詷、扶風竇光訓、河東裴濟、隴西李紹
烈、鄒門縣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鄒門田思
昭、縣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
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睹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
廓經始、其詞曰、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
正。凡日投線、在此逢聖。谷沙爲岸、軒黃底定。襄陵兆災、
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膺聘。刪詩述史、成禮張樂。雅
頌穆清、詞訓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啓明

先登。六飀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肩拯斗才。大明震曜、廣學天關。烝嘗而萬、誦習窮亥。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麟臺碑

韋表微撰

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于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陵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于魯。于是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爵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體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中、稽章變其禮文、酌爲典憲。擧五常之紀經、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遂而復明、盛德大業、于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徵將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爲舟航、權褒貶爲篙楫、乘前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于天下、而信于智者、決不著于當時、而著于後代。向使仲尼有勝辟之土、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沛及烝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于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于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于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于賤夫。是以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于陳蔡、見獲于六梵、影響之應、其符若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遜之而不敢有、示人以疑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于鄆陽、停驛訪古、得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于此、以旌厥德。慼先聖之不遇、悼麟出之非時、徘徊周道、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遷變、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于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于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道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魯邑、栖遑孔門。于嗟麟兮、孰知其旨。運極數窮、道否時否。楚國雖廣、柰封益傍。埼仍迫陋、崎嶇闕里。于嗟麟兮、庶有似止。世治

則麟、世亂則麟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于嗟麟兮、夫復何云。

唐咸通十年脩文宣王廟記

攝鄆曹濮等州館驛巡官鄉貢進士賈防撰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世孫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其凛、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有孺袴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實號儒宗、英靈始謝于衰周、德教方隆于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粤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榱繡桷、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頹之勢。故老動悽凉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忝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既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如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若藏書之所。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隧自滿、無煩太守、刺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王霸之道、言其德也、莫踰于湯武、語其功也、無尚于桓文。然土未乾而丘隴已平、子孫縱存而烝嘗悉絕。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脩仁義者取爲規矩、肄禮樂者莫不欽崇。生有厄于棲遲、沒居尊于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道既可彰于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于聿修。防日瞻靈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

宋太平興國八年重修文宣王廟碑記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敕撰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歟。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爲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包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于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强盛、干戈靡戢、黔首靡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于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聖、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于天下、而棲遲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

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于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斯亞卯。積芊辨土木之妖、楛矢驗肅彝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寰宙、澤及于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噫、天文王没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而反魯。于時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抵尊王者而黜霸道、滅亂臣而誅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蕪穢者刪彝之紊亂、若綱紀之建末俗之郭郭、垂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疏皆識等彝之敘。功均造化、德被生民、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于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假攘、寓縣分裂。四郊多壘、翻爲戰鬪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爲務、周歲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于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宋應運統天、膺文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之纘資位也、以徇齊之德、兼睿哲之明、總攬英雄之心、包括彝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注壽、示至仁于天下、俄亡以亂清

大憝于域中、復浙右之土疆、興士卒甸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咒西劍戈而保頸。我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壇載陳、展三代之縟禮。孫恩則用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愼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亹亹、但樂于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躡蹤百王。而皇道既以平、華彝文以寧、爾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彝之風、詮眞儒之理、間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衷。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屆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脩羣祀。金用之列剎崇矣、神仙之靈宇脩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況像設卑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頹、觸目荒凉、荆榛勿翦、階序有妨于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儲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乃用新規、革舊制、遣尽使而蕆事、募梓匠以將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疏瞰於朱檻、凌虛眈眈之遂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廻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陳其

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㶁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岳雲歛。則重櫨疊栱、丹靑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暎烟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爲盛。由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于軌物、致黔首于仁壽。夫子無位、立敎化人、以文行忠信敎俗、以冠昏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致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烝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敎、輕徭薄賦、興廢繼絕。于時聽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迮窄比倫。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以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竊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與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夫秦修阿房帷、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何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盍賚瑒筆。臣詞慚體要、學謝大成、彤庭偎厠于英翹、内署繆司于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效涕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膺旨、謹抒銘曰、周室寖微兮、諸侯擅權。吾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覃于天。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包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贊宜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必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見用兮、吾道迍邅。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嗚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衮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洽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堂八埏。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旦暮含烟。瀞日一照兮、金碧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翩躚。肆覲羣后兮、岱宗之前。

五賢堂記

孔道輔撰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鎭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蓋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亦泯。若天

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荀聖人之道廢、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世法介機、祥巫讖之辭、孳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將聖沮常、三騶孫田、術勝于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于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圯缺、揚子惡諸子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恢二聖三王之迹、識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西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游然無華。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華夏歸正道、雖諸子譊譊、或欲擴其法、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領已之弗速也。達者以爵位爲虎呰、大過者人猶嫉之、況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于體、日月雖蝕、無傷于明、聖賢雖困、無傷于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皋夔伊呂之爲臣、功濟于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于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墜微、振之者無聞焉。道輔學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干帝、皇帝不見黜而與進、莫以賢者必輔于時、躋于古、以茲爲盛矣。方市親守故、圖爲儒者榮、常謂伏生之徒、以訓詁功象設于祖堂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能跂及、反不及配、缺孰甚焉。因建堂、收五賢所著書、圖其儀、敘先儒之時、庶幾識者登斯堂、覩是像、覽是書、肅然華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是矣。

金明昌六年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党懷英奉敕撰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不遠舉宋、合天下爲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爲務、即位以來、留神機政、華其所當華、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廢、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于尊師重道、于是莫謁先聖、以身先之。常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于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乃

今遺祠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六千四百餘緡。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于軍、匠傭于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厨、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序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幄座欄楯、簾[illegible]㊱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十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于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其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盡于兩廡、既又以捏塑易之。又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賜策祝、并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于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施書于石。又廟有層閣、門備疏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紀其事。臣魯人也、杏壇傳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禁苑、其可飾固陋之詞、摯極計工、謹識歲月而已乎。敢竊叙上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係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治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績、嘗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遊心于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齊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堦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惟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粤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銳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瞻闕里、祠

宇勿治。剗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掄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效工。監者以閽、庫者以。崇崇焉有制、閎閎焉惟法。仍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匪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聰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儔皆異。廟樂有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有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金大定三十一年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党懷英撰

先聖之夫人曰亓官氏、子孫祀于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季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復修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上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修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總羅然喜曰、祖庭之役、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于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蹙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故不得以專達。雖然、我豈敢不力歟。乃與族祖端脩、親率匠丁、載斧斤、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榱者以千數。又與族兄購市材于費、凡楶櫨栱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槁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克庀甓堊甃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粤十九年冬、殿成、安奉之日、士庶咸會、顒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賀、父老嗟嘆、至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于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爲之記。懷英嬾惰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襲封公被召至京、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叙其修殿本末、而爲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君臣父子之教達于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于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其奉祀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以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誡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

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有司乃以爲不急、一殿之建至于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并刻之、庶幾貪毀而惑于異端者知所儆焉。

元大德五年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院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閻復奉敕撰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濟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中命有司制考碑琟、作廟于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于金季之亂、闕巍金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爵、嘗假青蚕塲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殿、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董祀事、將闢廊廡、文杏壇、齋廳、賓舍、郎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以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花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帑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備功顧力、市木于河、伐石于山、掄材于埜、棟楹桷榏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墀稱是、露階鉛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于大德二年之春、屬歲歉中止、蕆事于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矗重簷、亢以層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獮座旣遷、更塑鄆國像于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聯顯、于禰祖庭、頓還舊觀。于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旣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同、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

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于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俯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太常禮樂于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于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沾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賓郡邑學官而于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廸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敎化勵俗爲先務至于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于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考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敎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振耀一時賁宗祀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實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偉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綏遠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于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酒埽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大德十一年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李謙撰

玄聖之德大加天地昭如日月蕩蕩乎無能名焉嗚嗚乎不可尚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尚其教廟而祀之幾徧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其廟制因仍損益見于闕志可考者在宋金爲最盛貞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聖尊道勸學之心未嘗不切特以志在混一毋于金革有所未暇逮大德守成始克成二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廡之位而像之洸洸翼翼有侐有嚴數百年闕規偉觀一旦而復視舊蓋加隆焉而又紹衍聖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庭之祀無以供粢盛也則胙之土無以給涓潔也則復其戶塋林則樵採有禁子孫則敎道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石猗歟偉哉初大中大夫監濟寧路總管府事拔楨不華以魯居治境乃懿戚封邑祗承朝廷德意問諭倚

廟、廵功士庶、先已而爲之倡、而役而爲之儒。國無費財、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晤賓左右之。既畢役、狀其本末、道經歷張格、知兗州馬泰訓禮、請記其成。編管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戶卒史、典領禮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則乙瑛也。選試孔龢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敕則脩飾宅廟、造立禮器。孔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禮祀。是數人者、皆東都前後魯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聞、乃可其請、事皆魯相發之。數人者名不著見于史、徒以上章、爲聖廟有所陳請、勒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于今不朽。矧大中生當盛代、遵奉明詔、振舉墜典、潤色太平、茲特隆化美俗、勇于爲善之一端耳。若其表率一道、廉勤奉公、摘隱除害、善政及民者、尚多、自當藏名信史、傳休無窮。豈東都魯相所可竝日而談哉。

延祐七年祭孔子廟碑

朝散大夫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曹元用撰

延祐庚申之春、聖天子初登大寶、將修禋類、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手香加額以授之、命中書齎白金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五十二端、翰林撰祝文三事、禮部檄濟寧路如式供其。以大中大夫、濟寧總管白珍率其屬、偕有司、羅儀衛、清道肅迓。諸儒禮服前導、士民觀者溢郭塞衢。五月甲申、至曲阜。越三日丁亥、存義若濟寧路總管珍、孔子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思晦、恪行祀事。禮成三獻、儀物交至、神人以和。翼日、丕集孔、顏、孟子孫、以享神餕、羞爻衍如也。前是、方以亢旱爲憂、迨俎豆甫陳、甘雨沛作、議者謂王㊲上誠敬所致。欽惟聖天子嗣體守文、于齊政之初、爰稽祀典、以孔子爲天下先。于是中外忻忻、以爲繼今以往、我國家崇教之敷、文物之興、可想見其愈盛矣。猗歟偉哉。古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然當時禮意未必若今日之備也。今朝廷優禮孔族亦至矣。復之世世無所與、公其宗子以奉祀事。官其族之賢者、尹曲阜以治之。推其尊者爲家長、以領家務。敕名儒以教授其子孫、擢其秀異者不次而爵祿之。嗚呼、孔族之蒙厚恩如此、可不思所以圖報哉。存義字之宜、純謹文雅、於將敬爲尤稱、珍字寶臣、愷悌君子也。問者數爲元用言孔子廟之祀、亦昭代令典也。請文諸珉、以垂不朽。元用辭弗獲命、遂爲紀其實、而系之以詩曰、於穆天皇、思隆至治。孔道是崇、首嚴祀事。發使來享、恭敬之將。金帛交錯、有飶其芳。儀備而格、耿其煌煌。誠格神佑、風動四方。大哉夫子、億代所尊。屈于

衰周俾于我元。列聖相承、益修文德。穆穆當天、明明在職。聲教誕敷、惟道是則。於萬斯年、會其有極。

天曆二年遣官祭闕里孔廟碑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曹元用撰

皇帝嗣大曆服、命翰林臣元用捧白金百五十兩、幣帛二十有六純、祭闕里孔子廟。祀畢、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思晦、奉直大夫濟寧路判官萧昭請文諸貞珉、以紀昭代盛事。元用竊謂、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於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由漢以來有天下者、治禍亂于未萌、寧邦家于悠久、以孔子仁義綱常之訓浹于人心、忠孝迭發、默有以相之也。是故歷代所以崇奉其教者、至漢熙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掌禮器、出王家錢以祭。既又給戶賜田、公侯其宗子、以主祀事。至唐開元、則褒冕而王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漢高帝、明帝、章帝、宋眞宗、皆親至其廟、極誠敬、以行薦祼禮、眞知所本哉。若始皇非先聖、燔詩書、恣行暴虐、適足以速其滅亡而已。皇元以馬上定天下、國初即誕敷文教、遣使函香、詣曲阜祀孔子。給洒掃戶百、令襲封衍聖公仍其舊。歲割山東諸郡曆日銀、以葺廟宇、詔天下取法孔子、興學作人。武宗皇帝登極、遣詞臣函香、如國初故事、仍益銀幣以將其意。厥後列聖相承、踵以為則。欽惟皇上以聰明文武之資、中興大業、闡人文以化天下。今者闕里之祀、亦所以丕承先志也。元用以天曆二年三月中中、將命至兗、衍聖公率孔顏孟三氏、若諸生郊迓。並濟寧暨厥僚屬具儀衛前導至祀所。越三日丁亥、齋沐、備三獻禮、薦祼如儀。祝史致告、諸執事各揚其職、牲腯酒洌、神人胥懌。既乃大享與祭者于廟之東廡、霑澤汪濊、恩意普洽、咸極歡而罷。嗚呼、自昔帝王致崇極于孔子者多矣、然皆未若我朝之盛。天子即位之初、輒遣官致祭、儀物交臻、夐與他祠異。皇乎休哉、此亘古所未有也、所尚如是、其能化行俗美、措四海于隆平、延弘祚于萬斯年也宜矣。元用遂從衍聖公之請、謹系以詩曰、惟皇斯赫、聖德中興、易亂以正、丕祚是承。文命誕舉、咸秩百神、首及尼父、金幣煇煇。粤自天至、多士駿奔、竭虔以祀、庶羞惟精。有苾其馨、樂舞克庭、允和且寧。神以洋洋、儼在其上、具曰來享、輿情交暢。孔道在人、惟萬世則、克式克遵、實康家國。是背是棄、禍殃遠躬、吉凶之捷、影響惟從。聖哉天皇、克從其教、風動多方、胥勸胥效。文治蝟興、羌由茲始、請勒臣詩、永昭德美。

元統元年敕賜孔廟田宅記

僉太常禮儀院事歐陽玄撰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于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臣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按問江西僉事任忙古台以罪坐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法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與[illegible]事[illegible]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illegible][illegible]以公沒入產俾孔氏襲封世業之。其家奴俾隸于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入田，世服役孔氏，爲灑掃戶，而輸其租。制可。明日，臣唐其勢又自率其同列臣亦憐真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于內侍臣禿滿迭爾，以啓皇太后于宮中。出命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于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供其祭祀，食其師生，繕修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鄆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一變而至魯哉。此于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畱于春秋、政事、叅決、東朝，屬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命旨、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嬴難，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竇后故。咎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必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矣。

至元二年創建洙泗書院記

鄧元隆撰

至元後戊寅八月，益都路宣慰東楚潛社稷署令蔡思中、簿鄧昌壽偕五十三代孫文學孔濊，具饌幣詣元隆曰：世尹聖裔也，以斯道之故，聘予從游也久，謂洙泗故基爲民所有，化爲禾黍，過者興嘆。出貲市田，買材經營，量度體殿、講堂、門廡、齋庖，閱時告成。將勒諸石以紀歲月，特徵文于予。予毋多讓，元隆筆力孱弱，辭不獲命，遂記之。夫天地之運有通復，日月之明有晝夜，聖人之道有否泰。非聖天下，則聖人之道不行。微吾夫子，則帝王之道不明。欽惟世祖皇帝平定區宇，列聖祖武，斯道之

大明以行焉。乃詔天下郡縣廟祀夫子、備王者禮樂、惟祖庭爲盛。洙泗遺址、斯文所基、歷代未復荒頓幾二千載矣。一旦舉之、實我皇元闡文運隆治化之盛典也。昔聖祖之講誨于是也、删詩訂書、贊易道、修春秋、道統之傳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鈞覆載之體、寒暑之時、服食之功、三綱五常、賴以不墜、而禮樂教化以之而可度、典章文物以之而可興、修己治人之德以之而可成。其纖高下、各遂其性、形容夫性與天道之妙、以相授受、成就後學、施諸永世、傳諸方冊、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奚止土木之功爲哉。然尹之區區者、豈特其繼述之孝、將以貢國家興禮之至、尊崇斯道之極、誠臣子之至願也。肅思其先、自有國之初、其祖元用率孔族、招庶姓以降、尋以軍功歿于王事之全暨治、僻功祖庭。其父思誠拜師命于成均。四君子者奕世象賢、皆不暇及。今能之、匪尹之所能爲也、天也。天朝文明聖治之化、被四表、格上下、治之無窮。故千古廢墜一時告新、我朝所以冠五帝、覺三王之盛者、于是乎在。尹名克欽、字敬夫、考之世譜、宣聖五十五代孫也。

至元三年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翰林院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思誠撰

聖天子嗣登大寶、當至元乙亥之初、令翰林臣王思誠奉祝文、函香詣曲阜、以太牢代祀孔子廟。從集賢請、遵舊典也。思誠將命以閏十二月壬辰抵兗州、預敕有司蠲日庀事。丁未、濟寧路守土臣張仲仁、兗州判劉彬暨曲阜縣尹宣聖五十五代孫克欽、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趙惟賢、率聖族、清道肅儀、朝服郊御、魯諸生儒服前導。齊于祀所。翼日質明、恪行祀事。思誠若仲仁、若彬、咸服法服、攝三獻官。克欽若惟賢等咸服朝服、司分奠。諸生駿奔走、各虔乃職。牲牷酒醴、禮備樂和、祝史致詞、祥洋乎神明之格而歆也。竣事之旦、大享神餕于燕申堂。聖族陪位與祭者、咸在少長、齒坐迭起、行酒、其叙秩如。庖翟均隸、亦既醉飽、其樂衎如。燕畢、仲仁等請曰、代祀有記、所以紀昭代之盛典、不可闕也。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盛。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爲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爲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尋亦遣使齎香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傷。皇明嗣服、纘叙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

爾蹤、戴臨闕里、燭其煌煌。竭辰戩⑩事、惟吉惟良、牲牢肥腯、黍稷芬芳。禮備樂和、神人悅康。於赫尼父、軌範百王。允廸允聞、宗社隆昌。或異或背、九有以亡。穆穆天子、茲率厥常。盛禮斯舉、敬誠是將。既欽既敷、惠澤其滂。矢詩頌美、德載休光。

至元五年御賜尚醞釋奠記

朝散大夫濟南路棣州尹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臣梁宜撰

至元五年後己卯正月、皇帝田于柳林、以上丁在邇、允御史臺奏、因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臣思立、出尚尊酒、釋奠于闕里、遣御史從事臣高元肅舉致之。禮竟、曲阜縣尹權祀事臣孔克欽言于宗党曰、茲誠希有之盛典、不識諸石、罔以昭後。于是其宗人前湖廣行中書省都事臣思廸等、屬臣宜記之。宜延祐初科進士、且嘗助教國子。揄揚聖德、職也、遂不敢辭、而語之曰、吾夫子在魯、哀公雖誄之、而未極其尊。漢高帝雖祀之、而未盡其禮。後代褒崇封爵之、而未悉其道。詎若皇元累頒明詔、既于至聖文宣王上加封以大成、復于二丁永享以太牢、重以香帛白金之錫。帝心再三寅奉、尊隆禮意淵博、邈越古昔遠矣。今恩釐擴弘、將與霈光祿之天醇、以備州庭醪酌、豈惟孔氏子孫有光、實天下儒服之士畢有光也。乃拜手稽首、樂爲之書。

至元五年重建尼山書院碑

國子監助教陳繹曾撰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顔氏禱于尼丘山。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宗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巙巙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爲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兖州、以璠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卑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寶寶閭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涖役于尼山、滕鄒大夫士來致貲贈、故將武惠公宅于東平。四年春正月、璠如東平。二月、東平總管王公圭敬致材于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宣慰使蒙古公羅括懸政治之書于門。五年春二月、廉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涖、以湖北廉訪使任公擇善書、命繹曾文于碑。其辭曰、湖聖至元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

惟鄒東六十里、五峯攸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爾母之所由禱也。東崖曰坤靈之洞、聖人之石偎在其中。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顏回之墓。又東爲顏母之山、有谷焉、其棘惟喬、顏母之所由歷也。有谷焉、其棘惟樛、顏母之所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惟中和之壑。其在宋氏、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于兵、惟今泰寧禮宜復之。康里公曰、惟天啓迪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疆、惟休篤生聖人、陬于尼山、奈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奠厥攸宗、時則有洞上之林。報本反始、曷弗祠于尼山。君君臣臣、貽于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我昔尹茲東魯、乃大闕里清廟、我乃新曲阜泮宮、我乃餙泗上林。聊疆于齊、我弗克事茲尼山、滕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廸、趙士恒、郭敏、其道予言曰、俾爾滕侯李彥傳汝惟長、左而獻之。大夫寶寶閭、汝惟試、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大夫寶寶閭、剪荊棘、除埃壤、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庀工徒、固基宇、嚴廟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于新、力于舟、易于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君曰、嗟、爾鄒尹張士謙、悉乃心、以致役事、以峙餱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呂克中、爾惟克勤、其相鳩材。鄒士馬亨、李儼、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鄒士王從義、其司人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惟茲宇在宋于泲、惟鄭恩宅在元于鄆、惟嚴實宅。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梲曰、戊年破、於乎徵哉。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民、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有不祗厥事、國則有常刑。致有朋酗酒、致鄭聲、博奕笑呼、以黷清廟、時則有大罰。敢有譏使介舍羈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牆、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時則有常刑。趙公曰、惟天生聖、惟聖垂憲。惟師典教、惟士祗學。報本于茲、有賢有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敕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衍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粵惟尼山、在防鄹之間。孔氏自宋之魯、防叔居防、厥墓營焉。叔梁宰鄹、五父爰殯。防惟西北、鄹惟西南、稽諸太史、尼丘之禱、用名若字、于是爲信。昔在宋氏、宏大厥宇、以媲闕里。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敬甫其作銘、陳縲曾拜手稽首、颺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

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内。混淪旁溥、會于岱宗。所融鳬山、太昊開天。東迤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嶧、是生亞聖、終始道統、咸疆于周、於乎盛哉。粤昔聖人、作法一代、惟吾夫子、垂憲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大哉。其在祀典、惟有道德。祭于髻宗、惟山川出雲雨、爰潤萬物、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皦茲尼山、新大厥宮。於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娀方將。爰禱高禖、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王。乃明人倫、敷教虞庠。降茲有周、顏字郰人。尼山是祈、夢維紱麟。篤生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岱宗綿延、尼山之蜿。坤靈是衆、有圩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騫。乃剔故蹤、乃作新宮。梓材自鄒、礱石于東。庶士子來、不日其攻。聿飛斯翬、聿見斯龍。新宮既作、尼山嶽嶽。闕里泗林、鴻光昭灼。子衿青青、于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尼山有杞、郰田有芑。胡不作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爲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

至元五年祀曲阜宣聖廟記

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王守誠撰

至元五年三月、監察御史言、曲阜縣宣聖廟繕完訖功、國家宜錫楷幣、樹碑石、勅儒臣制文辭、紀欽崇之蹟於久遠。具疏以聞、制可。賜中統二萬五千緡、爲立碑之費。七月、又言、宣聖五十四代孫思立、今任監察御史、請特賜香酒、翰林撰祝文、命思立馳驛致祭、以成其事。斯文幸甚。時天子北幸上京、移文分臺、竟奏復可其請。遂暨檄下山東道、以曲阜縣爲廉訪司所按臨、分司所巡歷、居則總督、至則共祭、庶體敬共之意。八月二十三日、思立行祭禮、山東廉訪副使伯嘉訥、亞之同知濟寧路事泉家奴終之。猗歟休哉。實熙朝之盛典也。惟吾夫子以天縱之聖、出神明之冑、雖不位乎君師、脩道立教、如天地日月、然詔後世而垂無窮、名大矣。或以謂則象乾坤爲漢制作、不亦陋乎。況鄉邑其所生、子孫其所承、敬慕之者宜何如哉。我國家將以振厲風教、扶植綱常、立人道之極、表文治之盛、孰不觀感于茲。謹識其事如右、俾來者有徵。

至元六年釋奠宣聖廟記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周伯琦撰

皇帝總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仁、率由成憲。乃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官分署以從。七月庚申、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經筵事臣馬扎

兒台、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孛羅、臣汪家奴、臣沙顏班、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阿魯、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孛羅、臣何廷蘭、中書左司員外郎兼經筵贊官臣倍良、哈哈台左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螢子、臣孔思立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螢子等奏言、曲阜林廟、宣聖所生之地、非他廟學比。今議遣翰林修撰臣周伯琦馳驛奉香酒、釋奠仲秋上丁、甚稱崇報之意。臣謹以聞。制曰可。越四日癸亥、上御龍光殿、太府進香、上手致敬大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八月乙酉、至曲阜縣。明日、奉香酒至宣聖殿。又明日丁亥、祀用太牢、奏大成樂、行三獻禮。伯琦初獻、同知濟寧路事衆家奴亞獻、兗州知州馬從義終獻、皆冠進賢冠、被法服。時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孔克欽主祀事。適秋亢旱、省牲之夕、陰雲四合、甘澤沛若。將事之晨、天氣清朗、月星明潔、俎登豆列、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虔、薦祼與頫、悉中儀式。竣事、合孔、顏、孟三氏宗族師弟子員暨郡邑官僚、燕于東室、咸北向祗拜、序飲上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疆、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所不及。雖生不逢辰、用不得位、然刪六經、作春秋、以傳道統、以建人極、使彝倫敘、品物亨、政教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生民以來、未有能尚之者矣。是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爲先。大用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小康。具在方策、粲然可考。惟闕里爲聖人鄉國、光岳之靈、沖和攸萃、廟貌林墓在焉、宗姓支裔守焉、歷代報德報功之愼且重也、宜矣。皇元受命以來、廣黌舍、重教育、世封其大宗爲衍聖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爲曲阜縣尹、以治其地。賓守廟戶、復其家。世祖成宗重葺宮廟、武宗加號大成。仁廟以來、即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賚。今上皇帝踐祚八年之中、凡四遣使、始命文臣以即位告、又命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爲樹碑之費。而去年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欽崇美報之典、於斯爲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薄海內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日。聖君賢相都俞吁咈、登三邁五、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猗歟隆哉。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二十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音、誕舉盛典、何幸如之。謹識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

至元七年敕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酒掌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奉敕撰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夫臣別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曆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賸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金、凡有隳廢、必奉敕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趣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敕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爲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巙巙爲書、前侍御史臣起巖爲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爲立石之費。制皆允。乃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敕臣玄、俾書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于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畀以師道、凡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訂書、贊易道、修春秋、而品節之、以爲百王法于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于天、下以屬于己。使得位設教、卽前數聖人所爲、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與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照明于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辟章、鍾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于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選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從。及其卽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校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興文署以板行天下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乂。內庭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模益弘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旣而作新國學、增廣貢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炳興制作、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于斯爲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

號宣聖皇考爲啓聖王、皇妣爲啓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浙江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昇濟寧路、俾脩曲阜廟庭。文宗寅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功。今上皇帝大纘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則盛。山東憲司洎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庋賓訓、周垣縈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績。于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謚、大備于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冒出日、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爲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玄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祀幣牲、齊驅驛往祭告厥成功。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俾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幣信遂順、麒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勵心、恢弘文治、濟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壽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迴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顯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蹈。文宗纘緒、聖克肖、適開奎府、適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勛石新廟、宏賁孔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紞紘綖、袞衣褕翟。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黌舍萬里、誦詩讀書。惟茲曲阜、斯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聽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獻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至元十九年修闕里廟垣記

濟寧路儒學教授楊桓撰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圬以粉塗、庇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余明昌役也。洎經喪亂、表裏剝敝。中更洒掃百戶、暫停工祀、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壞、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撲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

也。蓋者山東東西道廉訪司諸公自淙節齋以下、近及僉司與屯公皆嘗督論本部爲救廢之舉。迨夫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與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大州縣長佐之吏若績于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况予爲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嘗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教善風俗以爲致治之本、而予吾聖人祠宇切于垂意雖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夏宇傑觀、而周垣圯缺外逝于荒莽、朧有埜燒緣逸于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我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于四周庶或可以扞蔽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蠲減他調而爲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涖其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于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維我鄉中之盛事役何辭焉。于是相與執版幹抹鍤之具而至者幾千人。于是唯均之以廣袤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絡繩、陾陾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甚于季秋之杪、斬木于陽月之既盈。宰牲釀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于來春之首、變高壘深平燕易壞、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爲殿閣倍增于他日、巖巖乎可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爲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于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恒時覩其事、義不當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于壁間。

至正二年遣官祭孔子廟碑

集賢直學士郭孝基撰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敕中書具奩鞠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孝基等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辨章三代、日夕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丕覺萬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實宜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汎

一常御萬變、若君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人心服于下、天理應于上。樹之風聲、束以禮義、不動聲色、而陰然於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祇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錫胤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玄德、加以聖學、尙友論道、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亂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勘定。立我邦家、功斯爲盛。皇帝若曰、宗文在中、乃辟雍乃流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巍巍素王、簉立鼓鐘、於論曲阜、尙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肆享厥家、常祀不忒。誕昭于儆、致奠惟特、于薦于酒、于聖之宅。皇帝若曰、于嗣歷服、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君君臣臣、惟聖于觸于時處處、敢忘嘉告、聖經是式、我祀匪續。皇帝若曰、于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士林、汝子汝孫、士庶時攸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勵相國家、爾玉爾金。

至正二年尼山書院記

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余彩彭璠歸自京、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縣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竝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遂、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崖有石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即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者奉尼山之神而祀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燬。我國家奄有中夏、尙崇孔子之道、歲月寖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巎巎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被舍山中、磬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牟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胙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

人至、遂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分司寧夏楊公文言詣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趙兹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賓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彦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于山、陶甓于埜、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逾畛載途、欽鋤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成殿成、殿門成、鄆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于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徹矣。夫朝廷定議于上、部使者有司宜力于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尼山、太和絪緼、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二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于無窮。若夫孔林聚家、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詹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興舍有時、非真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哉。璠也得以學官從事于兹日、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僭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舜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于當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至正八年代祀聖廟記

宣文閣授經郎董立撰

至正八年秋七月二十日、上御灤京之水晶殿、右丞相臣朶兒只、左丞相臣太平、平章臣教化、參政臣孔思立奏、宜遣宣文閣授經郎臣董立以香酒乾羊致祭于曲阜孔子廟。制曰可。乃手香加額、致敬久之、以授思立。出宣旨、命臣立涓日而行。爰以二十八日發程、次月二十二日至止闕里。二十三日、展敬林墓。二十四日具儀。二十五日、臣立爲初獻、衍聖公孔克堅爲亞獻、守臣濟寧路總管呂磐爲終獻、知兗州臣劉思誠等備分奠。丑初將事、寅末而畢。遂會孔氏族黨、享胙于齋宮。與坐者五十餘人、衣冠威儀、抑抑濟濟、足以感懌人心。禮成、衍聖公言、使者奉天子明命、禮于先聖、宜有紀以示後。臣立伏惟夫子之道、高明博厚、與天地偕。世之三綱正而九法敘、皆其功德之賜、斯民也。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容後其報。我朝列聖相承、右文興化、尊崇夫子、度越前代、殊

思儼典、訓已載于信史、壽之金石。迨于皇上躬行仁義、以爲民極、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宰相文臣又能啓沃以斯道之正、其發命遣使、夫豈徒然。蓋亦答神之貺、所辭之祐、底世運于唐虞三代之隆也。然則凡爲孔氏之後、與夫與祭執事于廟者、可不體承聖君賢相之美意、以沐浴聖化哉。

至正八年加封啓聖王碑

集賢院中書左丞相呂思誠撰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右丞相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封啓聖王、未有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爲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恐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并。太祖皇帝肇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于是定襲封之嗣、除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廟于國子監、武宗皇帝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啓聖王、顏氏曰啓聖王夫人、曠典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既進官中奉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爲銀、爲啓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子卒。史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有天下、是爲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來也。又書鯉以下直至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孔子以萬世爲家。所以是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娶顏氏、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陬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古哉。夫惟玄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啓運、斗光垂精、爲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實出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賢于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揚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

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于堯舜者以事功、益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實由天縱。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格、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湯、曰似禹、曰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曰修肱龜背、成湯之體容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洪時聖舅顏氏居魯親里、聖妃亓官氏居安樂里、復其孫孫。宋時行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自其子者。今茲峻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嗚呼盛哉。伏惟聖人人倫之至也、繫周以删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于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揆于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孝經、關五孝之用、自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舉治之效、孝治之洽、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髣髴焉。碑之闕里、光昭休烈于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稱典鴻名。尼山有祠、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于情、名與實徵。五父之殯、綴乎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崢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至正十四年建尼山四配記

國子監丞危素撰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大學士虞公集實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君增塑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賢因其同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爲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于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

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四海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房、禮部以爲顏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鄉于禮爲稱。至順二年、進封顏爲復聖公、曾爲宗聖公、思爲述聖公、孟爲亞聖公、仍命詞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哈麻君作邑于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修墜典、其爲政知所先後、從可知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君之爲是舉、益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皇師、鄒之爲縣、密邇斯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答靡有凝滯、將士感悅。及徐平、撫安疲氓、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爲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蕆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配享未備、惕然久之。首出俸錢爲之倡、俸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徵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四公德容睟溫、觀者肅敬。蓋啓聖王與夫人顏氏禱于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昔院之諸生尚考求于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學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至正二十五年代祀闕里記

承德郎樞密院經歷魏元禮撰

皇上即位之三十二年秋七月、命皇太子撫軍冀寧、以少保中書平章擴廓帖木兒總諸軍、庶務依前便宜行事。威懷遠洽、華夏晏寧。明年二月、以皇太子令、遣官特祭先聖闕里。中書檄濟寧省、預卜純犧牛一、羊二、豕二。越六日、青宮手祝發築、久之授元禮出、涓日而行。以二十四日至魯城。祀前一日、省牲器、視滌濯。翼日癸丑丑初、肅事于廟。禮備三獻、牲牷酒冽、登降有數。質明竣事、以神餕享孔氏族人于燕中堂。衍聖公謂禮有可徵者、祭祀之謂也、宜具歲月于石。元禮謙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行、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崇重。春秋修事祖庭累朝之盛事也。今我儲皇仁孝之誠、昭格上下、雖金軨行在、六師駐蹕、而脩明典禮、不廢俎豆之事、其尊崇聖教、增輝昭代、示人心以爲治之本、宏規遠畧、猗歟盛哉。是可書也。若曰、底定我家、仰祈馮休、共闡永命、祚于無窮、神之相之、厥惟■矣。是直可書也。拜手稽首、謹爲之記。

校記

①缺字，《五禮通考》卷一二一作「六」。

②缺字，右引作「刪述」。

③缺字，右引作「爵令」。

④擅：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檀」。

⑤缺字，《孔氏祖庭廣記》卷一〇作「矩」。

⑥「皇」字以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文選補遺》卷四〇作「惟顔誕育至寶」。

⑦琦：《孔氏祖庭廣記》作「其」。

⑧缺字，《山東通志》作「制」。

⑨什：《山東通志》、《祖庭廣記》作「升」。

⑩缺字，《山東通志》作「制」，《金薤琳琅》卷三作「封」。

⑪未：《山東通志》、《幸魯盛典》卷九作「來」。

⑫缺字，《山東通志》作「作」。

⑬缺字，《山東通志》作「流」。

⑭缺字，《隸釋》卷一、《六藝之一錄》卷三六、《東漢文紀》卷二八作「衡」。本文殘缺甚多，無法一一校補，可參考以上各書。

⑮缺字，《幸魯盛典》卷九作「謁」。

⑯表：《隸釋》卷一、《幸魯盛典》卷九、《六藝之一錄》卷三六等均作「麥」。

⑰缺字及「恩」字，《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六《曹植集》、《幸魯盛典》卷九、《御選古文淵鑒》卷二一均作「淵深」。

⑱缺字，《山東通志》作「官次」。

⑲缺字，《山東通志》作「苗裔」。

⑳然：《山東通志》無。

㉑缺字，《山東通志》作「行乎」。

㉒「表」字至「闕」字上，《山東通志》作「故休風流」。

㉓缺字，《山東通志》作「冊籍」。

㉔缺字，《山東通志》作「足以丕壯觀瞻」。

㉕缺字，《山東通志》作「賢容」。
㉖缺字，《山東通志》作「獨」。
㉗缺字，《山東通志》作「文章」。
㉘缺字，《山東通志》作「儒光」。
㉙潭：《山東通志》作「覃」。
㉚缺字，《山東通志》作「業」，《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七作「系」。
㉛缺字，《山東通志》、《式古堂書畫彙考》、《六藝之一錄》卷一一七等皆作「道」。
㉜秪：當作「抵」，見《李北海集》卷三，《文苑英華》卷八四六。
㉝偕：當作「而」，見《李北海集》、《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四。
㉞主：當作「士」，見《李北海集》、《唐文粹》卷五一。又下「滎」字，當據《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榮」。
㉟竟：當作「競」。
㊱廣：《山東通志》作「幌」。
㊲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皇」。
㊳天至：疑誤。
㊴此句上疑脱四字。
㊵藏：當作「蕆」，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闕里廣誌卷之十四

碑記

明洪武十年重修宣聖廟碑記

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撰

聖天子龍飛之初、武功未戢、已事俎豆、亟遣使祀宣聖於闕里。風動四方、聞者皆以爲太平之基、海内咸服聖化。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希學、以修理事請于上、即賜允、命曰朕方行先師之教、淑海内、洽人心、崇德報功、理所當爲。廟貌聚煥處先爲營葺、見存房宇壞損處、徐當完之。洪武甲寅春、命下。至十年丁巳秋、歲大熟、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其事隸濟寧府、委兗州判官袁良督所屬州邑鳩工蔵事、肇石掄材、杗棟楹桷、瓦甓鍛冶、髹漆之費畢備、迨三月而後成。正殿左右回廊及東廡三氏學生員房舍、合七十餘楹、煥造一新。衍聖公會勸宗族衆大夫士之有祿者、鳩金補塑聖賢像、仍免本官提督之、服冕有章、金碧相輝、儼然若生。落成之日、衍聖公會族人于齋廳、以尊酒勞曰、崇奉先聖先師、誕敷文教、九重聖慮、討談賢哲、臣隣翼贊、凡廟貌闕處、皆以宏葺。祭祀有田、灑掃有戶、禮樂服冕有章、薦享有器。設學選師、以教吾族。蠲其徵役、歲入朝參、班亞上相、賜與優隆若此、何以報稱。相與議曰、不若勤之於石、以圖不朽、足以見聖天子行吾祖設教、立道、爲致治太平之本、與國同休、悠久無窮、豈不偉歟。奉修講恪、克休天心、民不知勞、倏然就緒、若袁公們金者、可謂賢矣。是宜記之。

永樂十五年御製孔廟碑

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于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于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

君、武功告成、仰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修、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敎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不法成憲、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于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徃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于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賓。天將木鐸、以敎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敘有彝、遵于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寔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遹、詎敢或僻、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煌煌、璆磬戛擊、八音佾宜、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萬斯年。

永樂十六年重修尼山新廟碑記

三氏敎授張敏撰

洙泗涵道體之本源、尼山毓天地之間氣。聖人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間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寔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厚于聖人者、夫豈無其故哉。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于[illegible]、生民漸僑乎物類。使天或不生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倘賴夫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所以有功于天地也。惟聖人有功于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矧茲尼山、尤爲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尚。奈何元運既去、毀於兵燹、故址頹圮、鞠爲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目荒凉、誠爲可歎。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族長思楷、舉事希詔、會闔門族屬、論之曰、闕里廟貌、我太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既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毓之

地、荒凉若是、而不爲究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由是衆發一心、鼎新重建。正殿三間、高廣如制。其西則爲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爲啓聖王殿、又其北則爲啓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間、齋廳五間、庖湢有庭、祭器有庫、繚垣雲矗、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于永樂丁酉之春、落成于戊戌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規、于今爲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時或嵂山雨霽、顏母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焜燿霞之色。重檐疊栱、聳出高際、坤靈五老、環繞上下、其壯觀爲可知矣。茲者刻石、以勵其後。謂余嘗筆、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并系以言曰、周室衰微、諸侯擅權、下陵上替、綱紀頹然。風氣日偷、倫理日墜、往聖既遠、其孰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真。靈應既啓、生我聖人。惟聖有作、天將木鐸、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既正、倫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斯蹟、光明烜赫、其報伊何、萬代血食。矧維尼山、古廟巍巍、毀于兵燹、蕩然無遺。觸目荒凉、見者歎息。聖公起念、世尹贊畫。經之營之、乃定其規。新廟既成、金碧相輝。神其戾止、既安且喜、報以介福、施于孫子。

永樂二十一年創建林圍墻碑記

監察御史孔謨撰

周公變夏商之禮、而崇九廟之祀、文帝重原陵之法、而加赤族之誅者、何也。蓋仁人孝子之於祖宗、惟其慕之也切、故其報之也厚。惟其尊之也重、故其怒之也深。苟爲不然、則喜戚無與於己、而成敗不足以動其中矣、尚何陵廟之用心乎。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者、忠孝人也。其爲人也、風神秀楚、玉瑩珠輝、自幼以孝謹聞。既長、以才敏稱。由是闔族推讓、薦膺是職。自受任以來、惓惓祖宗、一念不忘、慨尼山之未覩、傷書院之凋敝、塩家廟之陋小、膠心固意、務□其情、誓月盟神、弗成弗已。既而卒如其言。宗族內外、罔不服其用心之確。獨有祖林一區、周迫民居、烟爨千家、樵青採綠、薪乾樵腐者日不絕跡。雖申之以聖公之禁、戒之家長之嚴、然幅幀浩大、難以防虞。南巡則北至、東備則西來。間亦獲其一二輩者、然非親則故、非戚則民、佞公道則傷恩、盡私情則遺祖。縈心貯念、難于施設者久之。世尹復喟然歎曰、夫物置而無備、而網民以罪、弭之無法、而肆其鞭撻、非政之善也。乃捐己貲萬緡、厚備酒饌、集耆老而謂之曰、夫自周漢以來、秦兵楚變、東西流離、而父子不相保者、處處然也。[illegible]此[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華鐵者[illegible]能[illegible]之[illegible]耳。曰、若亦思報乎。曰

聖覆如天、■克以■、倘有指揮、願悉從命。公曰、爵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近於郊而不毛。今吾祖林周避居民、燬爨之家不下千數、旦暮薪燎、豈勝剪伐。吾欲乘此農隙、借汝以力、以護其園、可乎。衆咸喜躍、願悉從事。公乃約以孟冬朔旦起工、至其日、邑之父老各率子弟約千餘。計、悉倚板鍤無後者。聖公亦以廟丁百餘人來會。公乃編以什伍、甲以才能、復以族之英敏者督之。刻以板築之數、限以厚薄之額、豐其廩餼、以給其食、旨其酒殽、以勞其苦。復加以省視勤虔、勸賞諄切、由是冬日假和、人心悅豫。作之日、捄之陾陾、度之薨薨、長幼奮躍、咸效其能。日不獨卹、千堵胥興、何其快哉。自非感之也誠、動之也義、吾未見其成功之速若此之易也。又慮夫役僧之徒穴洙梁而窺門闕也、則石堅甃以密其檻皇、椒門宇以嚴其鎖鑰。恐其巡夫之憚于宿衛也、則建巡舖以便往來、復其身以專典守。由是樵採絕迹、而松梓遂丁丁之聲、神魂安棲、而林鳥無夜驚之擾。其視往昔禁戒彌煩而屢犯不止者、豈徒千百十一於其間哉。誠可謂明于治體、善于防虞、而孝於祖考者矣。聖公家長深與其績、月以再往、且賞且勞。因謂之曰、今汝之心良亦盡矣、埠木之給、吾嘗與聖公致力焉、毋汝煩也。于是檢族屬、驗佃力、復得堅磚、除耴、併工聚力、刻日以完、然後大美斯具、功無玷悔。嗚呼、邑有賢宰、家有賢宗、爰有家長克相其成、雖欲弗美、其孰以能。於戲偉哉、斯亦曠世一時之奇遇也。吁、家廟也、書院也、斯撤其舊而新者也。尼山也、林廟也、斯經始而翔者也。計其功則不勝其大、較其財則不訾其多、他人覩之、鮮有不駭心而驚怛者也。公乃視之輕如鴻毛、易如拾芥、如此、非其才美俱全、孝心純至者、能如是乎。方之古人亦何負哉。宜乎勒之金石、昭之後世、而爲人子人孫人後者之龜鑑也。倘吾門之子孫、異世之後人、能迹其心而繼述之、則斯功之美、將歷千萬世而不毀矣。林廟其亦有慶乎。

宣德十年重建金絲堂記

三氏教授裴侃撰

■祖庭廣記、載闕經誌、粗于大金世、重修廟庭、始有其制、略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因斯堂之未立、歎然爲缺典、遂召匠計之、指已俸、資皆

財、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升、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謙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彦縉召役事興工、經營圖爲、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峻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于櫺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有①十二楹、爲祇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乎、遵軌而修事、謂之址美、修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址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嘗歎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毁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卽其舊宅歟。斯堂卽共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托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而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敎。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敎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敎乎。夫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渣滓、莫善于是。故聖人雖没、而有不没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爲終始、爲萬世生民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于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

景泰元年御祭碑

翰林院侍講吳節撰

皇帝卽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羣臣。越十日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所②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行祀天下有司以闕望庚申聞。先期、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册。昧爽、上服通天冠、被降龍袍③、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以香帛收綵輿中。鼓樂導引、出奉天門外。上注目送之。臣節偕員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卽日、賫香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彦縉、世職知縣臣孔湧、三氏敎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郊迎至宿廟次、滌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益慎益虔。又二日丁亥、乃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耀、牲醴香潔、籩豆飭修、薦祼興俯、咸中禮節、宛若聖神在坐、羣賢陟降左右、洋洋濯濯、來歆來享。祭畢、達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爲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異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汗渙、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貺。臣節聞國之大事、以祀爲先、而卽位遣祀、卽有虞徧于羣神意

也。群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岳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皆主宰天下，孔子爲萬世綱常祖，岳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此即位遣祀之禮所以不容或後也。然我朝自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剏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遣香帛，如古昔帝王、岳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其名數凡九，儀物稱是。非厚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當時，岳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刪定作述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以收治平之效者，則在于後聖焉。洪惟皇上睿知英明，起自內藩，紹承大統，即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獎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奏牘，語合經典，即賜録用。是孔子之道不行于昔者，久行于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違乎前聖，④愚想以聖佑聖、以神助神，假靈賚弼，協贊洪猷，是蓋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者哉。臣節既忝承行，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典故，不容或佚。仰陳香帛之數，以見我朝重獎先聖之禮，踰于前古，且論吾道大行于今，不特爲聖哲子孫榮，實爲天下生民福。

天順五年重修啓聖王寢殿碑記

翰林院大學士許彬撰

予昔長太常寺事，一凡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于正殿，日月分列于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爲殿，後爲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廟祀于魯也非一世，而子孫奉祭，則推原其始，祖啓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啓聖王夫人顏氏則居于後寢，有廊以通。歷歲滋久，寢殿圮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爲間者五，爲楹者七，歇山轉角，規模壯麗，一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廣袤稱是。經始于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于辛巳九月之望。足役也，財不廢于公帑，丁不奪于民力，經營之勞，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功既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謁于廟，適覩新構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大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僎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文記之。顧爲曲阜知縣孔公錫：

工礱石，記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苟贊其道，若襲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況王與夫人，號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易贊之哉。特以尊祖敬宗，誠大宗之所當爲，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宜用心也。憲長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況爲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勸諸貞珉，以告來者。

成化四年重修聖廟碑記

詹事府少詹事經筵講官孔公恂撰

今上在春宮時，臣孔公恂受知英廟，與太子贊善司馬恂皆以聖賢後裔，簡置春宮左右，日侍經筵，講明二帝三王周孔爲治之道。文華殿左春坊設先聖凭几圖畫像，御經筵時，先執弟子之禮。文淵閣亦設先聖杏壇圖畫像，顔曾以下諸弟子侍立，香燭之儀，供自內將。及登寶位，首舉幸學之典，詔有司修天下孔子廟宇，而于闕里尤加重焉。蓋崇文右儒之意，已見於居潛養正之初，猗歟盛哉。吾道之幸也。仰惟帝王致治，法乎堯舜禹湯文武，然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我聖祖，後世無以明。所以有天下國家者，欲求至治之隆，莫不尊崇我聖祖之教。按孔子世家，聖祖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哀公即聖祖故宅以立廟，廟在歸德門裏，魯城西南隅。祀典之設，實肇于此。漢高祖過魯，以太牢致祭。自漢而唐，自唐而宋，而金而元，廟祀增崇，有隆無替。稱功頌德，號封至極。韓子有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其祀事不如孔子之盛。於今觀之，信然。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文，大振綱常，尊用儒術，聖聖相承，咸臻至治，亦惟以聖祖之道是崇是重，所以二帝三王之盛治，復見于今日也。逮我今上皇帝文武聖神，純用聖祖之道，以紹列聖之緒。廼特詔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賈公銓重修闕里先聖廟，去故易新，用稱瞻仰。經營周章者，則有兩司藩臬重臣，親蒞督工者，則有按察司知事楊昇、兖州府知府郭鑑、護衛指揮鮑詢、兖州府通判掌曲阜縣世職知縣事孔公錫等。經始於天順八年九月，落成於成化元年十一月。既而有司又請修完先聖廟宇，誠一代盛典，不可無文以紀成功。欲遵文祖故實，親灑宸翰，大章天休。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公傑奉詔，躬詣闕里廟庭，相地于大成門之南，洪武、永樂碑之東，建立重修廟碑，以執事楊昇勤敏，仍委督匠庀工，掄材高廣，宏麗視前有加。經始於成

化三年四月，落成於次年之六月。豐碑穹隆，龍章煥爛，三聖聯輝，祖孫繼美，此又前代之所未有焉。天語諄諄，一以聖祖之道如天地日月、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有不可缺。大哉王言乎！實千萬世不刊之典也。六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五十五代族長兼孔顔孟三氏教授司學錄孔克昫，五十八代舉事孔公璋等，重以朝廷尊崇聖祖，二郡憲祗承德意，及群有司相維之力，爲吾子孫者，當何如哉。公恂曰：「無忝於祖，聿修厥德，以副報稱我皇明崇儒重道萬萬年之鴻休也。」衆曰：「敢不各以此自勉。」謹拜稽首，次第其實，用以昭示永久云。

成化四年御製重修孔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横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昭後世。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于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逮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于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于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與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

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為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作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其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祗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為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永昭遺教，餘千萬年。

成化十三年褒崇孔廟禮樂碑

翰林院學士王獻撰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為八，籩豆十二，爰用遣官恭行天下。於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請文廟行釋菜禮，告翰林院學士臣王獻采傳，請闕里行釋奠禮，告使命必簡文學之臣，重其事也。祀禮雖有隆殺之殊，一乎誠也。祝辭由自聖製，香幣頒之內帑，儼乎天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數之加，未告弗敢先，既告弗敢後，肅乎帝心之對越也。祼將之夕，星月澄霽，纖雲不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襲封衍聖公臣弘[illegible]率諸族人少長趨列，稽首言曰：聖天子褒崇先聖，禮樂等之祀天享地，誠曠古之罕聞，斯文之大慶，豈特臣一家之私榮而已哉。宜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按察使、副使臣陳棟、臣張珩，僉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鉉、都司都指揮僉事臣余榮，聞命駿奔，恪共祀事，亦懇申前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幬，如地之厚，無不持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illegible]君臣、夫婦、長幼、朋友[illegible]書詩禮樂春秋，所以立生民之極，開太平之[illegible]人主賴之，咸致尊崇。然未有禮明樂備如今日者也。嗚呼盛哉。

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祀享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有德無位，寵用斯禮，得無過乎。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特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聖，豈復有加于周公者哉。嗟夫，此我國家甚盛之舉，固非膚于聞見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政陵夷，彝倫攸斁，使天不生孔子，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適，孰知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耶。夫惟不知，故不行，不行則不流于[illegible]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弗墜者，果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子之聖，萬世帝王之師也。師其教而闡其所以為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宜

也。傳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也。又曰：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豈不信哉。仰惟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聿興禮樂之時，而講正修明自孔子始，可謂知所本矣。臣猷竊祿于朝，於禮樂大端漫不之省，謏膺與命，夙夜儆惕，思所以副皇上尊師重道之盛心。尚當博稽古典，入對黼扆，俾我明廷大制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臣愚何足以知之，謹記。

成化十八年重修聖廟記

大學士劉珝撰

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懋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倡明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不瀹而引之，則壅矣。此孔子所以有功于前數聖人，有功于天地萬物，有功于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天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于夾谷之會，兩觀之誅，墮、羊辯土木之妖，楛矢驗肅慎之貢，小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貿貿焉莫知所之，萬世何所賴耶。降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主知尊其教，雖蠻貊之君無不是式是行焉。逮我祖宗君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于海隅遐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籩數樂舞有加無已，可謂盛矣。況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有司作新。凡殿堂廊廡、門庭齋廚、廨舍等三百五十八楹，規模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褻。位于正殿者，皆甃石斵木爲龕，位于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垣層路，皆甃以甎石。瞻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泰岳雲開，則重檐疊栱，丹青耀日月之光，短桷修楹，金碧焜烟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未春落成，兗守趙公蘭伻來徵言。珝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于漢魏而後，廟貌有隆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儒，事事咸備，雖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事于茲役者，官銜姓氏，具列于碑陰。謹系以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殿宇巍巍霄漢中。古來天開此勝地，木鐸聲音連九重。天佑斯文隆弗

贊、道亞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嘗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教化弘。尊卑有定分、萬事萬物咸幷幪。嚮非斯道明于上、今來古往俱顓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內天無功。厚坤彰德出獨異、林木不棘昭靈蹤。森森楷木高千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惟檜木手所植、人得尺寸尊無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趨函丈姓名崇。有孫有子蕃斯盛、有則有儀欣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仰賴魯邦東。

弘治十七年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于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洎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迅掃故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即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洎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矣。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于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洎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系之詩曰、聖人之生、夫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是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阜福化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

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弘治十七年重修孔子廟記

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撰

弘治甲子春正月、重建闕里孔子廟成。蓋自己未夏六月以災告、上既遣學士臣李傑行祭告禮、仍命工部下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都御史臣何鑑始會材物、僉事臣李宗泗規畫略定、今僉事臣黃繡綜理周畢、而都御史臣徐源實總之。輪奐閎傑、髹繪輝赫、皆加于舊。而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也。事下禮部、尚書臣張昇等以爲是數百年之曠典、請加崇重、以示天下。皇上親製碑文祝辭、命太常具香帛、有司備品物、卜日御正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內閣來申祭告。會有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比釋服卒哭、上未忍遽從吉禮、乃避殿賜敕以行。臣東陽奉命惟謹、以閏四月丁卯陛辭、癸未至於廟。時臣源實迓于境、衍聖公臣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踧踖、易服率族人迓于郊。曲阜知縣臣孔彥仕扶疾迓于驛。甲申、遂致齋。越三日丁亥、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命有事于廟。右通政臣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偁以巡按至、臣盧亨以清軍至、左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臣戈瑄、署都指揮僉事臣巾寅以三司長予、左參政臣肖政以分守至、僉事臣袁經以分巡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繡因皆在陪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則五經博士臣顏公鉉、臣孟元、啓聖王殿則三氏學錄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近大小來會者以數百計。前三日、時雨連降、及期雨霽。禮成之後、星月明耀、神人歡暢。歌工舞佾、奉器執事之臣、下逮胥吏僕從、皆忻忻然如雲之從風、水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乃退而歎曰、於戲、人性之善、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法以驅之、使入於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予入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因以想像其形容、卒然之間、敬心興、躁心釋、而不自覺。蓋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大夫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曷嘗一日而亡哉。聖人之教、因因其所明而導之、使復其性、而吾孔子之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其功所以爲大、不可一日而忘者也。且褒崇之典、雖于聖人無所加損、而與治道常相爲重輕。故太牢之祀、肇開漢業、展拜之禮、宋道興焉。我國朝太祖高皇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憲宗純皇帝增樂舞八佾、籩豆十二、天子之禮、至是始備。重熙累洽、蓋有由然。聖

天子登極親學以來、益加崇重。是役也、至集天下之財、積數年之力。告成之祭、又輒論思輔導之職、諄言諄切、禮意深厚、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其嚮方、一轉移振作間、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夫明乎祭之義、則可以治國。使天下知孔子之當祭、則知其道之當行。爲臣必忠、爲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攄其端而充之、將不自今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用告于來世。若闡揚道德、以彰教化、則奎章宸翰、昭如日星、有目者所共睹、臣何敢贊一辭哉。

嘉靖三年重修洙泗講壇記

翰林院修撰呂柟撰

洙泗講壇、在孔里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講道之地也。自夫子沒、子貢葺築場之⑤後人專事孔林、此地鞠爲茂草二千餘年。至元戊寅、曲阜縣世尹孔克欽嘗修復焉、明興猶新。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敝。嘉靖改元、巡按山東李御史獻洎吳副使山孟、參議泮、乃議增治而未成。呂參政經、督完其事、使使問記修撰呂柟。曰、嗟乎、昔夫子衣不及時、食不及口、與其徒栖栖皇皇、思以救天下、致萬世者、此地正其本根。乃後之人忽不知求、雖廣建蕊石、繁植林木、豈夫子所欲者乎。或曰、夫子之道、固難格于後世。周以來、稍盛時者、非漢魏即唐宋元耶。斯其代不盡講而見用者則爲蕭曹房杜、不見用而能講者則爲董王、程朱。且講且用而行其私者則爲禹雄、林甫、安石。曰、嗟乎、是謂講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講。且講且用者、未必于夫子之道。蓋夫子之道、何道也。伏羲之卦爻、炎帝之耒耜、軒轅氏之衣裳、堯之中、舜禹之精之⑥一者也。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是故能反回之仁、能屈賜之敏、能梃由之勇、能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于夏、取輅于殷、取冕于周、取部于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其實乎。後世見用于時者、或後立而先權、是故道敝於權矣。能講於下者、或後權而先立、是故道細於立矣。且講且用而爲之害者、既非其學、猶難適道、故權立俱喪矣。今夫子之道猶大路也、途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爲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罍亦可取、瓶亦可取、有能爲萬石之甑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教子張則不可。以言教子窮則可、以言教子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于陸氏之門、蓋其禪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豐其蔀。故夫子所講之道鮮矣、

故佛氏或得而議我也、故老氏或得而失我也、故治川常少、亂日常多也。然則洙泗講壇之修、將斯道可由是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真在于斯乎。將諸君子之舉、其亦有志也乎。是役也、總理者、同知姚文瑞。督理者、訓導呂應祥。將亦與有聞乎。

嘉靖四年城闕里記

謹身殿大學士費宏撰

新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爲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爲記。闕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爲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辛未、盜入兗、以正月廿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燄所及、不崇朝、縣治爲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于庭、汙書于池、躪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衆我寡、又望風輒潰、于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盍即廟爲城、而移縣附之。旬兩浹、遂疏於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爲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illegible]之下之撫按。撫按各[illegible]境內之事、孰有重于是者。其何可緩。群議既協、詔從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爲銀三萬五千八百兩有奇、多出于諸司罰鍰、而復募尚義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于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觀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廻。觀其內、則廟貌公府伉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鄄布環列、雅足以增宮墻之重。而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爲莒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概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戎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閟宮之復、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爲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敘正、而諸夏又安、寔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于聖人之訓、而

遂成千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無能爲役、幸執筆從史氏後、于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交、司空則季君鏜、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爲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參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參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章旭、同知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得書者也。

隆慶三年重修闕里先師孔子廟碑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李春芳撰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師孔子廟成、於時有事茲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己未、衍聖公貞幹以廟圮告、撫臺張公鑑業行相度、以財詘而止。既巡撫姜公廷頤、梁公夢龍、河道巡撫翁公大立、潘公季馴、巡按羅君鳳翔、周君詠、盛君時選、謝君廷傑、傅君孟春、蘇君士潤、與藩臬諸君協謀、捐岳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金、其人役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兖州府通判許君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經始己巳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模、視昔若增。左布政[illegible]君一元、右布政徐君栻、按察使周君世濃、副使君濂、左參政吳君承燾、楊君穌、右參政吳君文華、副使潘君允端、鄒君善、周君鑑、黃君澄、孫君一元、徐君用檢、劉君庠、劉君有誠、參議顏君鯨、馮君謙、僉事蹇君達、郭君天祿、柴君應、高君克謙、甄君敬、皆協贊其成者也。維先師生于尼山、講學于洙上、歿而葬于此。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祀。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訪封子孫、修葺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講坐、⑦賜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衣幣有差。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孔子之道益以光大、則今之舉、故所以虔奉先師、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以無紀。夫今孔子之學遍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習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千有餘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故以想像于遠、不若景慕于近之爲切也。諸君子宦于其鄉、知飾其廟、虔奉之矣、其尚知所以學其道乎。

夫孔子之道、非有遠于人也、故其教人恒稱庸言庸德、而性與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高談性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際、臨民立朝、動多疵累、遂致誹議叢興、斥逐相繼。甚之學士大夫、且以學爲諱焉。夫學也者、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人不知學、則施于喜怒哀樂必有不得其正、而天地塞、生民否、絕學無由繼、太平不可致矣。可使之壞亂而不修哉。鄒魯之士固習聞先聖之訓、而吾黨莫不童而誦其詩、讀其書、乃或忽而不察、游心高遠、索之幽眇虛玄、反之于身、或背而馳、此豈特宮牆外望、不幾操戈入室乎。士誠不可不亟反之也。予不佞、請以是復諸君、而因以告四方學者云。

隆慶三年重修孔子廟碑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殷士儋撰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頤親詣闕里、覩孔廟頹敝、亟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立、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材、以繕厥事。經始于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堂閣齋亭、煥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欞星門之外稍拓地、紆廻其道、以遠衢市。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衆謂宜有詞勒石、以紀成功、而屬之於余。余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自鴻蒙肇判、聖喆挺生、羲軒而降、洎乎姬公、作者非一人矣、迺孔子獨巋然爲帝者師、萬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群聖、金聲而玉振之哉。蓋群聖遇于四海、能以身建太平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雖屈於素王之位、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群聖相繼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咸舉而筆之于書、使後聖有作、皆可尊用其言、以康乂宇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敘、華不沉溺于夷、人不淪墜于物、是孔子澤流後裔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烏乎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道用其言、以爲治者歟。故孔子之道、其行于時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爲升降焉。國家稽古立極、于崇奉孔子之典、蓋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徼、無不有廟、以隆其祀、南面而儼然埒于王者。春秋有事、則籩篚樽俎之儀、象勺犧罍之器、秩秩焉、雝雝焉、光耀無前。是門替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者也。抑非徒尊之而已、我祖宗開基繼運、咸表章聖經、褒獎儒術、

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緯大猷、公卿大夫所以襄贊宏議、以至閭胥族師之所教訓、蕃獒武卒之所授習、一唯聖人之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桃制、下無私學、斌斌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覇習奬風、不得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于時、亦未有昭融明徹如斯者也。故在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亂孽輒生。今我朝聖聖相承、休德宣皂、純熙洽穆、彌久彌敦、二百年來、君有垂衣致理之逸、臣有奉公守法之誼、士有崇賢尙善之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緗黄之睽、微于蛩𡂤、獒㚔之限、嚴于冠屨、玄風丕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福交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而彷彿矣。微夫崇道右儒、爲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難乎。恭惟我皇上嗣膺寶曆、首幸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治、游心儲思、一以孔子爲極。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徵應不暇、況乎闕里爲孔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而廟貌弗稱、觀望闕然、其曷以祗若主上之明德、且非所爲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諰諰焉以作新爲任、工不閱歲而輪奐增賁、神靈攸妥。士儒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忽如閟金石絲竹之音。雖縉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亦皆就其家而覽觀禮器、至於低徊不能去、信乎盛世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繼今聖教日廣、帝載川融、揆厥所元、實自曾國開之、則今日孔廟之修、豈惟推衍主上文明之治、以率先海內、其于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佞、謹記之、以俟方來云。是役也、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公夢龍、巡按御史羅公鳳翔、張公士佩、參布政使姚一元、王宗沐、陳瓚、陳絳、參政吳承燾、劉孝、能光、參議潘允端、宋守約、按察使周世選、吳文華、副使羅良、鄭善、黄澄、周鑑、李汝、僉事蹇達、郭天祿、徐炳、葉應高允謙、謝東陽、兗州府知府張文淵、朱泰、同知何其賢、通判許際可、包大爟、推官畢嵩、滋陽知縣王旋、寧陽知縣秦吉士、汶上知縣趙可懷、皆與有勞、于法得並書。爰系以詩曰、昊穹生民、厥有聖神、體陰法陽、宗主群倫。於鑠宣尼、道隆德博、金玉其成、時惟木鐸。六經刪定、典訓燁然、譬彼日月、明而行天。流澤鴻龐、以覺來裔、萬祀宗之、血食勿替。巍巍喆王、勑其有典、迪茲令模、大猷允升。皇明御寓、繼聖是式、薄海之內、廟貌有翼。聖道欽只、皇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光。瞻彼闕里、孔子之宮、崇墉廣舍、靈氣鬱蔥。歷年滋多、材朽圬蝕、撫臣曰嗟、惡可弗飾。爰度爰谷、爰興締構、作丁

畢㙬不日而就。肆肆其筵、奕奕其楹、丹飛蔚黼、旣秘且貞。爰入其門、爰躋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瑱瑱。厥奠維何、籩豆簠簋、神之來臨、旣安且喜。章甫峩峩、逢掖翩翩、威儀有挹、載歌載絃。人亦至止、顧瞻徘徊、於帝報功、炳乎大哉。玄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丕熾、贊我皇道。岱宗嶻嶭、泗水湯湯、豚詞貞珉、並垂無疆。

萬曆八年重修孔子廟碑

翰林院侍講于慎行撰

粵萬曆改元、天子嗣大歷服、遣使奉圭幣祝詞告于闕里。越四年丙子、天子乃御皮弁、釋奠太學、以率天下、遐聞遜聽、彬彬嚮風矣。又越二年戊寅、巡撫山東都御史趙公賢、以行部至曲阜、展謁廟庭、見其堂序齋室多所隳敝、因與監司守長計之、以爲朝廷崇禮先師、尊無與亢、而聖蹟所興、廟貌弗飾、非所以奉揚休德、而昭示永遠也。乃謀于巡按御史錢公岱、共圖營葺、而前巡按御史王公藻、亦嘗聲謀於先。至是兩臺議定、乃下計所司、㡭材計程、庀徒揆日、羣吏奠式、小大率從。經始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凡四月而竣云。夫管窺乾象、無以究其渠畢、圭測坤維、不足明其近遠、何者、氣具于形、則形之所不運、道周于器、則器之所難名也。況乎德冠生民、智包群品、立三才之樞紐、垂萬世之儀形者哉。故子貢以爲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之所難晰、能言之所罕譬矣。夫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其在是哉。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象、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察者有儀。聖不可測、而六經傳其蘊、故彰往察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燦然者矣。夫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歟。是故二帝三王用六經之質、以陶埴天下、而夫子著六經之文、以垂憲方來。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誼辟以之總理人群、下而哲佐貞臣以之彌綸丕造、近而經生法士談誦于聲名文物之場、遠而夔裔要荒遊行于禮樂衣冠之俗、其顯而可聞者、如日月山河、輝朗炤燿、靡不宣鬯、而其隱而不可知者、如一元之氣、布濩周浹、而無有涯涘。故曰、夫子之道大矣。然諦觀三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犂然列于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于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至于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爲六、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于醇一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以鏡于粹精之理、此三王靡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經之教、其有所未盡白、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歟。

我祖宗繼天立極、握符御宇、以規萬億于天下。郡邑庠建學宮、頒布經籍爲士程訓、要以統一聖真、屏斥異說。抱冊而遊黌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不敢奏違方之語。論學則士苴九流、談說則糠粃覇略、是以政教熙明、風俗粹美、湛恩鴻龐、浹洽上下。吏緣儒術、民樂絃誦、方內一軌、殊域回面。爰逮我皇上、儲精鄉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坱圠萬類。於鑠哉、至治之徵、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是何也、以其絕用六經之教、而百家之說不存也。夫德侔太上、則謝施之義雖微、而潤洽群生、則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昭融流衍、莫有盛于今日、則尊崇之禮宜其綦隆大備、而超軼往牒矣。况水木本源之地、又惡可弗重乎。且是邦也、左則滄溟浩瀚、百谷之所朝宗、後則泰岱穹崇、群山之所環拱、而闕宮巍闕從而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比隆而埒麗、固宇內之盛觀也。今又從而鼎新之、丹雘炯晃、棟宇煒煌、彝器畢陳、金絲可聽、士而揖讓其中、不有低回靈跡、慕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而宜昭代之洪輝者哉。乃若中丞公保釐綏靖、文教覃敷、侍御公振飭激揚、風聲丕樹、固將與是舉同不朽矣。至其贊襄于內、則有若左右布政使王公宗用、張公士佩、楊公一魁、參政余公立、曲公大順、按察使楊公茳、副使郭公天祿、周公之屏。以規畫于始、則有若分守參議杳公志立、分巡僉事梁公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公應元、而兗州知府周公標貴任之。以督課于終、則有若分守參議南公軒、分巡僉事詹公沂、而兗州知府朱公文科實成之。其會計財力、則有若沂州知州李蕢、鄒縣知縣馮中州、泗水縣主簿王誥、而專董工程者則兗州府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弘復、及曲阜縣縣丞馮愼勳。勞勩雖有大小、總之効力于盛典者云。事成、衍聖公孔尚賢受之以春秋共祀、而郡侯朱公命史于生記之。夫崇文章軌、部使之績也、言府稱伐、史氏之職也。敢叙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著之有永。廼系之詩曰、厥初生民、混元載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皇風遐邕、帝典弘敷、道隨代遠、化與世徂。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丕訓伊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中古、配乾象坤、實維化主。忝嘗九寓、誦習窮埏、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繹、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纘曆、實克繩武、鋪衍文明、肆于下土。百家屏黜、聖統昭明、道之未墜、于是大行。矧時闕里、實鍾光嶽、厥有寢廟、神靈所托。有偉中丞、觀風下邑、翹勤宏宇、

載懷興葺。昭哉柱史、詢謀攸同、則有司存、作于闕宮。鳩材庀徒、工成不日、美奐美輪、匪雕匪飾。玉卮彤庭、丹楹畫桷、壁似藏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煌圭組、于焉駿奔。東控海門、北倚泰岳、與此而三、爲域中大。道于天地、與國無疆、維此諸公、休有烈光。况我魯人、有不爽懌、敢勒鴻名、摛之無斁。

萬曆二十二年重修林廟碑

禮部尚書于愼行撰

皇上膺籙御天二十有二祀、歲在甲午、山東巡按御史潁川連公標奉命省方、至于闕里、祇謁孔廟、拜于杏壇之堳、仰視者三。繼謁孔林、拜于洙水之陽、環視者三。乃捬諸大夫而諏曰、惟天子祇若典訓、經緯八埏、用毖祀於先師孔子。我二三執事胥受簡書以來、敷化于東土。茲惟聖作之邑、亦越廟庭林域、自弘治鼎新、以迄于今、歷載滋久、無乃有所頹敝、以褻大觀。若在元聖周公、弘啓國宇、以開厥緒。若在復聖顏子、潛心道與、以衍厥傳。咸有烝嘗于茲、亦其何可弗飭。時惟我二三執事之責。乃白于巡撫都御史括蒼鄭公汝璧。鄭公曰、俞、時惟尹賁。中丞奉上明命、撫有大東、罔不惟肅。若、聖靈翼褻、文化是圖、曷敢曰詭事之不嗣、以須與日。乃相與下記所司、使相厥工。計當用金三千、以兩臺之贖鍰當三之一、以嶽祠之香稅與將作之餘當三之一、以莞庫之羨金當三之一。於是策日授景、庀徒鳩材、以其十之三營于孔廟。乃新殿閣、乃飾廊廡、乃立重城阜門、以象朝闕。楣楶梲之有朽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有毀者塗之、煌煌如也、眈眈如也。以其十之五營于孔林、乃恢享祠、乃拓齋室、乃立石闕六楹、以廣神路。繚垣十里、墉垣千步、有版築焉、嶢嶢如也、鬱鬱如也。則以其一營于周廟、坊諸其閎、牓曰元聖。則以其一營于顏廟、坊諸其閎、牓曰陋巷。巘巘如也、翼翼如也。經始于四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厥功告成。霞駮雲蔚、冉立星羅、埒如鈞天之宮、帝者之宇。於都哉。鳧繹之岑、若增而峻、洙泗之流、若濬而深矣。宗子上公三姓之裔、以春秋執豆籩于斯、魯之父老諸生瞻仰絃歌于斯、四方之學士大夫躡屩停軌、展禮于斯、咸曰偉哉、聖里之榮觀、以流耀四方、是惟二公之績。亦曰鑠哉、熙朝之盛典、以昭垂萬禩、亦惟二公之績。二公不自居也、曰、不腆司工之役、賴諸大夫之成、何勞之與有。諸大夫乃礱石闕里、使魯人于愼行爲記。辭不獲命、爰拜手稽首而稱曰、粤自昊穹之初、肇立人紀、聖神代作、咸克左右上帝、綏猷兆人。以逮我先師孔

子、秉百王之運、附六藝之述、用能集厥大成、刪[illegible]世、與天無極。厥後英君誼辟、罔不尊用其道、以造化原、亦罔不恪修厥祀、以報本始。皇綱帝紘之不墜、至于今是賴。於戲盛哉。洪惟聖朝受命、尊師重道、開臻上理、褒崇之典有加在昔。川致重熙累洽之休。以及我聖上儲精三五、潤色大業、亦惟先師之道是訓是行、罔敢秩于成憲。例茲聖作之邑、風教所先、廟貌殿園、肅焉如在。而使捷禩之屬一有或闕、以弗稱昭代精禋之禮、安所曰執事之不謹、以須異日也。二三公祗承大命、照臨脩國、既已綏輯黎綠、防遏饑困、庶政畢康、彝文咸秩。又儼然景仰聖哲、以崇大此役也、允可謂帝臣之上績、人文之景運矣。於戲懋哉。蓋孔子之道、得統于周公、而顏氏之子能發其蘊、以敎萬世、惟魯之國[illegible]終始[illegible]聖賢之迹、以有遺烈於[illegible]⑧自。[illegible]⑨先聖孔子爲先師、亦或奉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匪不遡厥源流、以昭統緒。而授之[illegible]⑩敘、亦少數焉。我朝參稽前代、更正典禮、既薦聖師之號以尊孔子、首配享之位以宗顏氏、復以二帝三王並稱先聖、周公孔子並稱先師、而別祀于文華之左室。於是道統益明、倫敎不紊、而聖師之所從授與所由傳、可考而陳矣。今是役也、新廟貌以致嚴、飭[illegible]園以妥祀、因而標[illegible]之[illegible]、紹[illegible]之懿、使天下後世明于斯道之授受、而求諸六經之蘊、以承太平之烈。所以恢弘聖迹、而封揚天子之丕赫命、實□⑪萬世無疆之庥、於戲遠哉。役之興也、度支經費、則左布政使中山王公藻、右布政使晉陽田公疇。總理工程、則分守參政四明楊公德政、分守參議貴陽邵公以仁、分巡副使汝南趙公壽祖。而河道參政梅公淳、分巡僉事李公天植、兵備僉事戴公鼎、咸樂觀其成而立石焉。至于贊襄謀畫、則兗州府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役、則兗州府通判王侯夢吉。而署曲阜縣事運司同知孔弘復、泗水知縣尤應魯、會計於先、鄒縣縣丞張東陽、滋陽縣典史儲明善分督于下、法皆得書。既紀其歲月、因系之詞曰、泰山巖巖、群嶽所宗、洙泗彼流、水亦朝于東。海岱之壤、會爲魯國、篤降玄聖、此惟與宅。運乘五百、道衍三千、江河行地、日月麗天。列辟是師、萬世爲土、有廟有林、於焉終古。我明御天、興化崇文、聯假聖祀、跨越前聞。廟有俎籩、林有雉[illegible]、熙洽相承、式增輪奐。胡成弗虧、胡久弗渝、不有將攝、孰奠神居。惟撫中丞、保釐東夏、侍御省方、亦宜文化。乃協素志、乃稱僉謨、經之營之、昇諸大夫。費不及官、力不及役、五材雲會、群工霧集。乃作于廟、百

堵于楹、重闢洞啟、屹彼高墉。乃作於林、爲堂爲室、樹之華表、石闕是闢。遐哉元聖、實國于東、爲楹爲楯、有偉闕宮。卓爾大賢、靈宇相望、匪雕匪飾、華彼陋巷。敝者以新、隘者以宏、或翼或拱、有師有宗。金絲既飛、簠簋孔飭、靈之格思、終安且懌。神明之裔、小大駿奔、逖邇庶士、罔或不欣。既闡儒風、亦揚帝烈、肅肅二公、德辭有煒。泰山若礪、洙泗成川、聖闕聖迹、於于萬年。[illegible]不[illegible]⑫、敢勒貞石、所以爲觀、[illegible]⑬亦附梓。

萬曆三十一年重修孔廟碑

大中丞吾江黃公克纘撫茲東土、百廢俱舉、諸無暇論。先是、藩屏我東、仰體國家重道之心、俯念後世斯文之統、[illegible]爲以表章聖道爲已任。闕里之聖廟、寖爲風雨所敝、公作色曰、是斯道之淵源、天下萬世之所係也、可秦越視之乎。於是會議兩臺、析然捐金二千、檄有司修葺。各有司亦體公之心、敬共乃事。經始于辛丑七月、落成于壬寅八月。重城殿闕、蘭廡棨門、一如朝制、弘敞至碧甃華榱、瑤階玉戺、丹艧塗漆、視曩昔而有加。猗歟休哉、煌煌乎眞足以肅若聖靈、闡揚文化、豈特爲天下一大奇觀也。春秋有事于斯廟、上公宗子三姓雲來、明禋益虔、祼獻並肅、祝嘏駿奔、雝雝乎禮樂之盛。撰厥所由、中丞之功偉矣哉。乃謙讓未遑、謂諸大夫執事之勞也、不佞其何功之與有。二三大夫相與樂成是役、謀勒之石、以圖不朽、迺走幣徵記于余。余惟先師夫子之功若德、弗容贅言也、因再拜稽首言曰、粵自鴻濛既闢、聖哲代興、要皆尊居九五、爲社稷蒼生之寄。爰及先師孔子、身承六藝、統冠百王、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于萬世。一有聖作物覩、君臨億兆、敢不遵守素王之道、以資治理者乎。既釐正祀典、黜諸不經、敢不祗修闕里之庭、以肅禋薦者乎。猗歟卓哉、斯道大明、如日中天矣。國朝繼天立極、丕顯文明、嚴事先師、卓越前代、重熙累洽。逮及世宗、議禮更化、去人爵之榮觀、昭無文之至敬、表章特隆、崇祀愈盛。以至我皇上恢弘帝業、潤色王猷、用建無疆之庥、莫不尊讓先師孔子之道、克臻上理、猗歟烈哉。寻惟中丞公庶政用康、彝文顯秩、維新廟貌、肇造鴻庥、眞國家之巨臣、各世之上績矣。寻生長是鄉、沐浴聖澤、躬逢盛舉、敢不揄揚是役也。巡按楊公光訓、嚴公一鵬、後先協議、吳公達可捐金共濟、而左布政沈公季文綜核物力、守道陳公箭、兵道李公士登、兗州府知府石公九奏、通觀厥成。若鳩工勘閱、則曲阜世職知縣孔貞叢躬

[illegible]縣丞張擶、典史李勝能也。倒得此書。乃爲之[illegible]於篆先師、莫之與京。百王讓德、千古一人。厥道維何、如日中天。厥靈維何、㨿楯几筵。彼其之子、來造于東、功施洙泗、光被兗冢。聖澤在人、萬世無斬、砥柱中流、賴公彌遠。

校記

①有十：疑倒。

②即：疑當作「既」。

③降：當作「絳」。

④愚想：疑誤。

⑤此句疑有誤。

⑥之：疑衍。

⑦講坐：疑倒。

⑧缺字，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九作「此也」。

⑨缺字，《山東通志》作「漢永平以來，典制代更，或奉周公爲」。

⑩缺字，《山東通志》作「秩」。

⑪缺字，《山東通志》作「惟」。

⑫此句《山東通志》作「魯生不敏」。

⑬□亦：《山東通志》作「永示」。

闕里廣誌卷之十五

奏疏

漢梅福上封孔子後疏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唐咸通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温裕請修孔廟奏狀

伏以禮樂儒學、敎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尙祀典、不逆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王廟即素王舊宅、與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聽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于釋奠、而揖讓頗紊于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于盼蠁、俎豆之設常列于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廟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穫遂幽懇、克中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敕、鄒魯故鄉、俎豆遺敎、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温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飭聖門以弘敎、增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緯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敕、故牒。

宋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東京轉運使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兵部侍郎知通政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請勑修孔廟奏狀

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修蓋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爲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况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尙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廣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敎父靈祠、頗缺修崇、久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爲置對之司。泥欐撻于絃歌、亂桎梏于籩豆、殊非尙德、有類戲儒。方大振于素風、望俯頒于明制。欲乞特降敕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廨勘

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内居止。所貴斯文載耀，學校潮光，克彰鼓篋之風，用洽舞雩之理。中書門下牒，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牒至准敕。故牒。

宋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中散大夫鴻臚卿孔宗翰請襲封祀廟奏狀

今有管見，雖于臣本家之事，上繫朝廷典禮。臣伏見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自兩漢以來，有褒成侯之國，魏晉以降，又有奉聖、崇聖、恭聖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咸以百繼奉祀聖朝，祖宗以來，益加崇封。真宗東封禮畢，親謁儒廟，眷遇隆厚，恩禮備至，貴道之美，冠映古今。然名有未立，必待聖朝而正之。蓋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且承襲之人，皆取嫡長，父死子封，不必有德。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祖堂？以至于法度不修，庭宇頹敝，恬不爲怪，得人傷之。欲乞特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今後不使襲封之人兼領他職，仍乞別立請條，終身使在鄉里。如此，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奉祭祀，敦睦親族，上以裨聖朝風化之美，下以爲衰宗家世之幸。

臣宗翰請世襲給田奏狀

臣竊上言，切以魯中孔子廟貌，國之所常敬，然而錫田之數不足以賙族人，襲封雖存，未免有事奔走，甚非所以尊崇之意也。方朝廷日新盛德，推獎名教，仰惟先聖宜極尊崇，伏望聖慈明詔有司講求典禮，增錫土田之數，別異世襲之人，使天下四方知朝廷尊崇之意，而于聖化豈小補哉！伏候敕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闕奏，付禮部施行。本部看詳前代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孔子之後，錫田邑，然未嘗明立制度，故承賜之禮，有時而盛衰。國家褒崇先聖之典，隆厚真宗，常賜經史于其家，使兗州擇儒生講授，有以見祖宗尊奉聖祀，度越前代。今衆參議，合依所請，擬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貴道之本意闕

元祐元年十月程頤修立孔子條制闕。奏狀

一、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爵封爲奉聖卿、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獨免稅賦，依鄉川例募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曆、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觀陪位。

一、衍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本聖公宅教授一人，主道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于舉到學官内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元祐五年十月四十六代孫孔宗翰請增林户奏狀

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看林户又以狀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恩澤，獨於聖師之地，衰敝如此。臣昔在慶曆中曾記一事：梁適知兗州日，乞以廟兵代廟户，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道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疏入，哲宗遂詔如舊。

元王惲請立襲封衍聖公事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襲封，以本祀事。會驗國朝自壬辰年間欽奉聖旨，于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赴闕，令襲封于魯。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令曲阜令治承權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國家尊師重道，規模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豈惜一人爵禄，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奏聞，明考族譜，令宗親推其賢而有德者，襲其封爵，俾奉祀事，以明天下風俗之本，實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王惲請敘孔顔孟子孫事狀

伏見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顔、孟子孫，故徃者特設教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業聞望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1]後有無選三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等官教育，庶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大德四年翰林學士閻中奉請增襲封品秩奏狀

竊惟先聖文宣王之後，自漢以來，襲封公侯之爵，俱有食邑。歷代相仍，至唐、宋、金，視秩有加，各依品秩，須支俸給。國朝有天下，累聖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位，首授五十三代孫密州知州孔治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禄，未蒙給賜。古者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上自一品，下至司縣小吏，俱有俸給。况朝廷崇尚聖人之後，既已頒降宣命，獨領虚名，未霑實禄，豈稱爵禄相須之義？照得前代襲封各兼他職，視其兼職以爲俸廩之差。今既無兼職，若止視散

官品秩、照依隨②例正四品例、每月封支俸鈔、俾之有爵有祿、以奉祭祀、益見明時尊崇聖道之意。

明成化十二年禮部尚書鄒幹等覆疏

臣竊得、先該國子監祭酒周洪謨題臣聞近日有人建言、或欲加孔子封號、或欲封孔子爲帝、要見聖朝尊重先聖之意、以備一代之制。臣按、宋元加大成至聖云者、不過言集群聖之大成耳、初不見聖人化澤流于後世之意。若欲形容聖人道德之妙、化澤之遠、必須以聖神廣運爲詞。蓋大而能化則謂之聖、聖不可測則謂之神、聖神之體配天地而無外則謂之廣、聖神之用行萬世而不息則謂之運。此四者、惟孔子足以當之。如堯之德非不廣運也、而止于百年。舜之德非不廣運也、而止于一世。惟孔子聖功神化流被萬代、此所以賢于堯舜也。故五代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宋真宗曰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宋高宗曰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元武宗曰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是皆謂孔子之教化無窮、在所當報。而唐儒韓愈亦言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信哉聖人化澤之不可忘也。至于欲封帝者、宋真宗亦嘗欲封孔子爲帝、下有司議、或言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殊不知夏商周之稱王、猶唐虞之稱帝、因時制宜、非有降殺。是前代之王、天子而稱王者也。後世之王、藩國而稱王者也。若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止宜稱王、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非崇德報功之意矣。善乎、先儒羅從彥論之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夫禮、惟其稱而已、而或者不諭、乃以周之陪臣爲言、豈知禮者哉。臣又按、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其衮冕。宋徽宗考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其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六佾亦非天子之樂也。如蒙准言、乞敕禮部會多官計議、或加美謚、或封帝號、皆無不可。如不加封、合無將大成至聖四字易爲聖神廣運之類、如不封帝、合無表明孔子周人、當依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況今既有天子冠冕衮服、則亦當用天子籩豆佾舞、合無將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使天下後世知聖朝尊崇先聖而報其功者、既正以天王位號、復祀以天子禮樂、與唐、宋、元之所封位號不同、而禮樂亦無不稱也。又樂舞之制、古者鳴球琴瑟

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于兩階。今舞
羽反居乎上樂器反居乎下殊失古制仍乞敕禮部着
落典禮樂者將諸樂居上舞佾居下爲當。緣係文廟禮
樂事理未敢擅便本監官于奉天門題奏聖旨、禮部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照先該國子監學正梁
端奏要加封孔子。本部會同內閣及各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李賢等、查得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節該欽奉太祖
高皇帝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
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川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
烈士亦以當時所封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
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
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
際各正言順、于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欽此。欽
遵。及查得正統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巡按直隷監察
御史李奎奏要加封孔子。本部會官議擬覆奏奉英宗
睿皇帝聖旨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已有大成至聖之號。
祖宗以來既仍其舊不必增益欽此。欽遵。天順八年十
一月初九日、各官于奉天門題奏、奉聖旨是欽此。除欽

遵外、今祭酒周洪謨又奏要將大成至聖易爲聖神廣
運四字。臣等切惟聖神廣運四字、出于伯益贊堯之詞。
昔宰予謂孔子賢于堯舜、則非特贊堯之辭可盡孔子之
美。不若大成至聖四字、出于孟子、中庸、猶假可以擬議
者也。至于所言今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既用
天子之禮則亦宜用天子籩豆佾舞之數二節。伏惟太
祖高皇帝建都南京始創國子監止用神主、不設聖像。
故當時祭酒宋訥奉敕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歷
數百年、襲習乃華之語。今國子監所有塑像皆因前元
之舊、不忍撤毀耳。以此觀之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
蓋因塑像之舊、亦非本朝之制。而籩豆舞佾之數、則祖
宗斟酌、已有定式若論孔子之功、當極其褒崇則雖盤
海陸之珍奇、全天子之名器亦未足以盡報本之誠。所
以我朝列聖有見于此、率因其舊無所增改、爲此故也。
今周洪謨所言、固尊崇孔子之美意、但累有奏准、仍舊
事理。况謚號之易否、器數之加否、舉不足爲輕重所貴
于孔子之道身體而力行之擴充而推極之、以惠綏元
元、保乂邦家使舉世蒙至治之澤享太平之福是乃尊
崇孔子之實聖君賢臣所宜留意者也所據封號籩豆
佾舞俱合仍舊。其要將舞佾居下、合無行移太常寺、詳

考南京洪武永樂年間丁祭舊制定奪。奉聖旨是。

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請加禮樂疏

臣近者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等參稱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撤[3]。以此觀之，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前元，亦非聖朝之制。臣以爲不然。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因所當因、革所當革。太祖高皇帝正祀典，百神封號，凡前代所封者，盡行革去，惟孔子封號仍存其舊。天下郡縣皆有元時三皇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惟孔子塑像、除南京太學用神主外，天下府州縣學元時塑像悉存其舊。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垂萬世之法，豈可謂所革者爲聖朝之制，而所因者非聖朝之制乎。又謂諡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之輕重，所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爲尊崇之實。臣以爲孔子之道，不外乎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若不備其禮樂，則無以將其誠敬、報本之義，既疎，體道之功安在。臣今查得唐開元中始封孔子爲文宣王，衣被衮冕，樂用宮縣，當時衮冕之名通乎上下，天子之衮冕十二旒、十二章，一品之衮冕九旒、九章。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者已用天子之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朝始加孔子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于天下，皆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聖朝孔子冕服、籩豆、樂章悉因元制，然而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禮既不明，樂又不稱，孔子在天之靈必所不享。夫禮樂之因于前元者，既有缺略，則法制之明于聖朝者，當爲釐正。若事因循，不加釐正，後世君子必見非笑。如蒙准言，乞敕内閣大臣并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詳議。首則正其封號，合無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故從前代以來皆用天子冕服。封號既正，則冕服與封號相稱，而禮不爲僭矣。次則增其器數，合無將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器數既加，則舞佾與冕服相稱，而樂不爲缺矣。禮明樂備，則可以格神靈，可以厚風化，可以補前代缺略之典，可以備聖朝尊崇之制。奉聖旨：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通行天下。該衙門知道。

弘治元年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請奠幣三獻疏

臣昨見禮部行來皇上幸太學儀注內開釋奠先師孔子、迎神、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各詣大成殿陛東西階下、向北立、不拜。送神、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出殿門外東西向立、亦不拜。臣以爲皇上拜、陪祀官亦拜、獨分獻官不拜、恐非禮也。臣又見禮記有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註云、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也。言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今釋奠儀注、止開獻一爵、而不奠幣、故臣以爲釋奠當奠幣、爵亦當三獻。乞下禮官會議。該禮部議奏、奉聖旨、分獻官拜禮准行、其餘只照舊。欽此。且臣言用幣者、是據禮經而言、非無稽之言也。或以爲天子視學、不爲祀先師孔子、只可行釋奠禮、不必用幣、爵亦不必三獻。臣又以爲我朝列聖卽位、各止耕籍田一次、幸太學一次。釋奠之禮、旣用牲用樂、而獨不用幣。旣行分獻禮、而于先師孔子前止獻一爵、豈非缺典。又且差官取孔顏孟三氏子孫前來、使之觀禮、賜紵絲衣每人一套、又賜宴。又賜國子監祭酒、司業紵絲羅衣各一套、學官三十餘員、每人紵絲衣一套。又賜在廷大臣宴于奉天門、所費頗多、何獨于先師孔子而吝幣哉。若謂此舉只爲幸學、不爲祀先師孔子、且如耕籍田、亦只是爲耕籍田、非爲祀先農也。如何祀先農、奠幣行三獻禮、而獨于幸太學釋奠之禮不然。況祀先農、行各衙門齋戒、太常寺、光祿寺又奏省牲、而釋奠之禮旣不齋戒、又不奏省牲、何詳略之不一如此。蓋未之思也。臣竊惟皇上卽位、勸農勸學之禮、止行一次、其禮皆當從厚。昔太宗皇帝將幸太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皇帝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其事在諸五倫書④。人以爲太宗皇帝尊師重道之意、超越宋之諸君遠矣。今陛下釋奠先師、體此祀先農之禮而行之、似不爲過。與日載諸史冊、傳之千萬世、豈不爲盛美之事哉。伏乞敕禮部集議、明白奏請定奪而行之、以成萬世不刊之典、不勝幸甚。奉聖旨、尊先師當以禮。旣成化初年有所舉、只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或分獻爲分奠、其餘儀物照永樂年例行。

弘治九年太常寺卿崔志端請加樂疏

天子之樂該用樂器人數七十二名。先師孔子原舊樂生四十六名、同天子之樂該添樂生二十六名等。因到司案呈到部、看得禮備樂全、誠爲盛世之典。況舞佾旣增、樂亦須稱。合行太常寺將先師孔子祭祀合用樂器

人數照數增益其樂器如有缺少合行該衙門置造及通行天下照例施行。禮部尚書倪岳等題奉聖旨是。

弘治十二年山東巡撫都御史何鑑報火災疏

據兗州府偕曲阜縣申、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子時雷雨交作、火從宣聖家廟東北角上起、延燒家廟五間、齋廳五間、東廡二十八間及寢殿七間、二世祖伯魚廟三間、三世祖子思廟三間、西廡二十八間、大成門五間、植檜一株、太祖高皇帝詔旨碑文并樓、太宗文皇帝御製碑文并樓、遂延燒大成殿七間、東便門六間、西便門六間、大成殿東小便門三間、西小便門三間、寢殿東西兩便門共六間、啓聖殿五間、毓聖侯廟三間。風消雨止火方救息。通計燒毀殿廡等房一百二十三間。

弘治十二年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瓊等覆修廟疏

臣等切惟孔子之廟、關斯文之運。今孔廟之災、當雷雨大作之時、實天道之變也。聖人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安、宜當從容修造。況燒毀房屋間座數多、山東地方連年工役不息、衙府甫完、涇府又在用工之際。若欲即便蓋造、則非惟材力不及、亦非所以警天災之意。本部欲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鑑親詣被災處所、相計該造殿宇、廊廡、碑亭等項房屋、定擬間庭規模、將合用木植、甎石、灰瓦等件并匠役人夫、通行計算、明白具奏。候材料措置將有次第、然後奏請擇日興工、則事不至于欲速、工亦易于就緒。仍行孔氏子孫痛加修省、以警天戒、以回天意。奉聖旨是。

弘治十七年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建廟落成疏

山東修建闕里孔廟、延僉事黃繡提督修建、親詣工所、搃督匠作、照依原擬規制間數、大成殿九間、寢殿七間、俱兩簷。大成門、家廟、啓聖殿、金絲堂、詩禮堂各五間、兩廡遶廊共一百間、啓聖寢殿三間、神廚二十四間、庫房九間、碑亭二座、衍聖公齋宿房十二間、遂一修造完備。財用有餘、物料充足、官私竭力、工藝盡巧、堅美雄壯、視昔有加。及照奎文閣梁柱短小、規模不稱、呈明本院、亦已造完七間三簷、堅固閎敞、堪以儲蓄經籍。再照廟傍原有毓粹、觀德二門、以通出入、緣逼近廟臺、街路短促、不稱趨謁。今于前門少北各建東西門一座三間、扁曰快覩、仰高、謁廟入門者仰觀深邃。又前門并二門原止三間、今改建大門、大中門各五間、與廟宇前後掩映相稱。橋梁堦級煥然鼎新、杏壇碑額亦加彩繪、俱完。通計約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共該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兩。臣等親詣闕里、看得規模壯麗、工藝精緻、比昔迥異、

足稱瞻仰。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璘議得、先師孔
子道冠古今、垂憲萬世、廟宇之災雖一時之厄、恭逢
皇上御極、崇儒重道、褒德報功、鼎新修建、起萬世之觀
瞻。今工既落成、伏乞御製宸章、勒之堅珉、以紀一代成
功之盛。更命館閣儒臣撰敕祭告、以妥一聖衆賢之靈。
奉聖旨、該部知道。

弘治十七年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
陽請書刻御製碑疏

該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源等奏、闕里孔子
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請御製碑文、遣臣祭告。臣竊
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御製碑文及遣祭祝文、尤陛
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
廟僻在一方、恐無善寫楷書之人、不能揚厲宸章。有孤
恩與臣奉將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敕中書舍人喬宗
齋捧前項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
思院副使陶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京。該部通
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奉聖旨、都准他。該衙門知道。

正德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請移縣築城疏

分巡東兗道僉事潘珍呈、正德七年正月初七日、響馬
強賊約有一千餘騎、自鄒縣地方流來兗州府東關外
劄營、繞攻東門。臣督率府衛兵快、市民人等、極力防守。
追捕間、前賊突至曲阜縣、將公廨并四街官民房屋燒
毀三百餘間、殺傷民人、擄掠婦女、當夜到于孔廟駐劄。
次日、往東北泗水縣去訖。臣照得宣聖廟在兗州府東
北二十里之外、地方曠野、原無城郭、節次流賊往來在
彼作踐、所幸廟貌無虞。近雖撥有靖海衛存操官兵四
百員名看守、但賊勢衆大、官軍數少、賊至則聞風奔散、
賊退則在彼偷安、徒爾糜費月糧、于事分毫無益。況曲
阜縣去廟不滿十里、今該縣廳堂并城中居民房屋、又
皆被賊燒毀、十無一二。合無請乞敕部議處、趂此縣治
燒毀之餘、廟貌猶存之際、將曲阜縣治移徙廟傍、周圍
量築城池、以備防守、庶廟貌縣治俱可以遠保無憂矣。
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戶部尚書孫交等、工部尚書李
璲等各覆題、既經勘議明白、合依所議、將曲阜縣治移
就闕里廟庭一處。

嘉靖五年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書題優免樂舞
生疏

山東兗州府濟寧等州、曲阜等縣、南城崇聖等籍仲褐
等奏稱、臣等充宣聖廟樂舞生、自洪武七年十一月、奉
禮部咨、壞內府湯字三十二號勘合、爲釋奠事、內開宜

聖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于府州縣儒學生員內遴選、或于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取到濟寧、曲阜等州縣樂舞生張濤、陳慶等一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名起送太常寺協律郎處習演樂舞。蒙欽賜寶鈔回還、常川⑤在廟、俱照廩膳生員事例、除本身、優免供給人二丁、專一習演樂舞、聽候四時致祭。成化十二年間、該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爲增加文廟禮樂事。奉聖旨、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增添樂舞生李整等八十名、通行天下。欽此。弘治九年間、該太常寺卿崔志端奏、爲陳言時政事。奉聖旨、是、准令添樂舞生二十六名、俱照前例優免。其間老故、准令各生弟男代替。如無相應、照例取補原額之數、以備應祭。欽此。正德六年間、各該州縣里書求索不遂、將樂舞生供給人丁革去、一桑科派、重差累極。正德十三年、該樂舞生楊嵩等奏、爲陳情懇乞天恩、遵照舊例、優免雜差事。奉聖旨、是、准照舊優免。欽此。至嘉靖三年、遇例審編均徭、該里書圖利不遂、將册內樂舞生供給人丁、一桑編、派大戶馬頭等項重差、見今負累不前。臣等因無供給、每遇大祭、艱難萬狀、不能應役、以致宣聖廟祭大成樂章不能全設。伏望皇上垂念累朝須降盛典、乞敕禮部轉行撫按衙門、將臣等原設供給人丁照舊優免、庶不孤聖朝崇重之盛典。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看得樂舞生優免供給、既有前項舊例、相應遵照舉行。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行令司府州縣遵行。奉聖旨、是。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題正祀典疏略

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奉聖旨、孔子祀典未正、久關朕心、將欲命議、覽卿此奏考論精詳、覈實名分、崇師尊道、足見至意。禮部便會同翰林、詹事府、春坊并國子監、禮科、議擬來說。時翰林院編修張袞一本慎祀典以隆盛德事。翰林編修徐階一本慎典祀以彰盛德事。河南道掌道事御史黎貫等一本陳愚忠以釋典禮事。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一本獻末議以裨祀典事。俱辯論孔子不當去王號、禮樂不當減數云。

嘉靖九年行人司司正薛侃奏請重文廟正祀典以敦化理疏

孔子之道垂範百王、故文廟極尊崇之典。而曲阜又闕里之地、臣奉使脩謁、目擊其弊、故考祀典、謹陳七事、伏惟俯賜採納施行。一、闕里、孔林所在、天下臣工行過充

州府者便道拜謁夫馬送迎頗有疾首蹙額之容。詢而
問之咸曰曲阜十六里耳半爲孔氏以免其役則是以
八里之民而當天下之士夫奈何不困瘁而弗堪乎。議
者謂前令尚有二夫二馬十五驢出站他縣驛之差可
以取回或行撫按官員從常議處協濟務使士夫得展
其誠邑民不受其累則先師之靈慰而尊崇之意盡矣。
一曲阜文廟前築高垣但從傍門出入問其故爲大中
門開則過者未免下馬故築塞以便之夫便士夫之輿
馬而塞文廟之正門其可乎。請亟行改正爲宜。一從祀
兩廡禮皆左右列坐惟兗州府有北面朝坐者。臣竊見
國子監東廡自劉向而下西廡自孔安國而下亦皆北
面朝坐則禮失不但一處請通行釐正自國子監始。一
從祀如公伯寮家語不載弟子又愬子路于季孫是聖
門之賊也及秦冉顏何皆不見家語均去之可也。如漢
馬融自設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如融不行罷祀害
道傷教甚矣。一顏曾思孟配享于堂上而顏子之父無
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堂下揆之人情大非
所安。愚請別爲一室以祀三子之父庶不失理一分殊
之義矣。一宋儒陸九淵生而清明學術純正自孟子殁
而心學晦至宋周敦頤程顥追尋其緒九淵繼之心學
復明。今諸儒皆已從祀而九淵獨未從祀蓋以番嘗
與朱熹論說不合故其徒遂擠之爲辟。如九淵者乞賜
贈從祀。一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
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
啓聖賢之扃鑰伏乞將獻章賜謚從祀以彰我皇朝之
盛。奉聖旨這本所言禮部便照前旨一併會議更正來
朝備臣待公論定後再議。

嘉靖十一年禮部尚書夏言題議幸學以興教化以全文
治疏

先該本部題奉欽依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聖駕臨
幸太學釋奠先師所有孔顏孟子孫例該行取赴京至
期迎接聖駕陪祀行禮。照得衍聖公孔聞韶及翰林院
五經博士顏從祖孟公肇合無本部差官馳驛前去行
取及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族人各二人仍照
例一同馳驛前來供事。奉聖旨是。歷朝幸學俱行取觀禮奏疏不備錄。

襲封衍聖公孔聞韶題請修理賜第疏

伏念臣自父祖以來荷蒙累朝厚恩賜宅一事初在東
城後改中城地方俱因狹小又改賜今宅坐落小時雍
坊之北。臣恭遇萬壽聖節赴京慶賀即在本宅住居但
歷年既久木植牆壁俱各損壞以致房屋滲漏風雨不

敝。去歲臣嘗自行修蓋中房三間、所有門房餘房、一應墻壁之類臣實力不能給。若不及時修理、誠恐廢以隳隆、將無以昭盛世重道之鴻庥、亦且有孤列聖崇德之大典。伏望皇上敕下工部量加修理、使臣赴京有所依庇、則如天之恩加重于先朝、向日之誠益切于没齒矣。奉聖旨、工部看了來說。該工部題覆依擬修理。

嘉靖三十一年襲封衍聖公孔貞幹奏請祭葬疏

臣妻張氏已蒙授封夫人、近于嘉靖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家病故。竊念臣草莽賤士、仰承先廕、世受國恩、感戴鴻慈、愧無補報。仰惟皇上至仁如天、澤及槁骨、臣祖父及祖母、前母李氏病故、俱蒙累朝卹典、一體遣官諭祭、塋葬。臣妻病故、伏望皇上一視同仁、敕下禮部查例奏請、准賜祭葬。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本部查有前例、與祭二壇、翰林院撰文。仍照例差行人一員前去致祭。及行工部照例差官造墳塋葬等因。題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歷代俱奏請祭葬、文不備録。

嘉靖三十五年至聖廟奎文閣典籍錢汝芝題敦舊典優禮樂以光聖道疏

臣竊念先師孔子道德隆盛、祖述憲章、功冠百世。自漢唐宋以來、尊崇代有隆典。迨我聖祖祀[illegible]儀文尤備、詔天下建立文廟、王[7]祀、春秋仍頒賜大成樂章、設官典司、用敷奏于登歌之日、以成先師之享者、豈徒爲闕里之樂哉、實所以報德報功之懇懃也。爰及皇上再闢道學、更名正位、一新制度、則超越百王、賢先聖所未發、於孔子益有光矣。奈何有司罔體聖心、視規例于樂舞禮生雜泛差徭事例一概裁革、復編重役、致各逃流他郡、使至聖廟庭無人供役。禮壞樂崩如此、豈盛世之所宜有哉。查得洪武、成化等年、該禮部尚書、國子監周祭酒、太常寺崔卿等官題奉欽依、孔廟樂舞禮生于山東隣近州縣生員及民間俊秀子弟遴選、備行濟寧、曲阜等州縣選取。樂舞生連英等、禮生陳慶等起送太常寺演習樂舞禮度、熟閑。復蒙欽賜寶鈔、發回孔廟供祭、俱照廩膳生員事例優免本身、仍恤供丁二丁、以資供贍、著以爲例。至正德十三年、吏書因索不遂、朦朧混編民差。該樂舞禮生楊嵩、仲穩等奏、蒙禮部毛尚書查例覆題、奉聖旨、准照舊例優免。欽此。欽遵外、至嘉靖十八等年、吏書仍違明例、作弊科差。又該樂舞禮生連繼文、陳思齊等奏、蒙禮部方尚書等議得、崇重先師乃國家盛典、况查有前例、相應遵照舉行。覆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山東撫按衙門遵照優免本身并供丁二丁、雜

泛濫、徵逖册織籍、各給帖文執照外。不期近年有司挾傍聖之心、縱吏胥之奸、將樂舞禮生均編派以馬頭大戶伕手、庫夫門皂等項。重差賣累逃竄、樂舞禮生止存二十餘名、使大成樂荒棄廢不講、有辜列聖佑文之盛心多矣。且以巢刻遵行之典一旦削迹于斯人之手、何爲也哉。郎欲殺禮節用、臣固知皇上之心必不肯以天下儉也。臣竊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斯道、不可一日無孔子。彼有司何人、乃輒違明例、廢棄禮樂、獨敢負萬世之義耶。伏望皇上軫念先師扶持世道之功、用培植生民之命脉、申明舊例、敕下禮部、轉行山東撫按衙門照舊例一體優免、俾得專意講習禮樂、以供至聖廟祀、則斯道幸甚、天下萬世幸甚。奉聖旨、禮部知道。

萬曆四年山東撫按會題遵例朝覲以一法紀以勵職守疏

曲阜知縣舊係孔氏世職、不與黜陟、以故不在應朝之例。然官守因是敗壞、而縣治幾廢、惟其無所懲勸之故耳。邇幸聖明允吏部之議、行令前撫按官暨提學道遴選孔族生員之才者、得孔弘復始授之任、而又欲覈其治行、嚴其黜陟、如流官事例、蓋于厚聖裔之中又有飭吏治之意。以故弘復上畏國法、下守家學、日以奉公修職、潔己愛民爲事。以是曲阜之民莫不傾心愛戴、稱頌其賢、而逃移遂多復業、賦稅悉完。是誠無忝于先師之裔、而允副聖天子之選者也。除俟任久政成、兩院奏薦陞用外、所據久安遵例入覲一節、司府僉議咸謂其宜者。蓋以本官既應在黜陟之例、縣治又設有佐貳之官、則述職大典、誠不容以獨廢、相應題請以便遵守。伏乞敕下吏部、再加議覆。奉聖旨、吏部知道。該吏部題覆、依期應朝、聽候考察、以後永爲遵守。奉聖旨、是。

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請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覩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郎自漢唐宋以迨故元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憲孝二朝、採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舞佾則益而爲八、籩豆則益而爲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世宗皇帝下明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之真、足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傅、遂于舞佾籩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儕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爲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紳衿之士入與聚脊色沮而不敢言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聖主隆師重道之盛

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乃竊以爲奉行者之過也。今幸觀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與爲此冒昧上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土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于聖化、不爲無補。臣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史傳所紀雖不盡嚴、而朽木糞土之誚、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爲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責、懍乎霜鉞。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權相之奪情、以廉勵百僚、屢斥有司之掊克。而予、求于臣子之倫何如、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儼然于大聖一堂之上、與顔、閔比肩、何其謬盭不倫至此也。臣以爲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蓋爲純粹、庶可從額。孫師之側進補。臣又考得嘉靖九年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常議摘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著濮議、徼合新禮、遂登從祀。臣以爲登歐陽修、不如登范仲淹。力振⑧綱常、首扶神氣、又能于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賢、視歐陽修何啻倍蓰。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命禮官館閣大臣會議定奪、庶幾聖道益隆、聖德益顯。臣本腐儒、竊觀追隆孔子之典、媿益于聖化、而驟損于盛朝、不無行慨于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祭、顧瞻廟貌、徘徊堂廡、私心遂遂怦怦、如有所失。敢披肝膽、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

天啓元年禮部題覆天廣之後宜寘至聖之後須達疏

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題前事、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既該禮科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天廣日衍、宗祿日詘、通四民之業、開宗學之科、諸臣議之不啻詳且久矣、而奉行不力。臺臣有慨于中、首議宗學、以爲資格難破、宗學漸輕。夫資格之當破也、第無以宗生之新收占寒士之舊額。應于填榜之時、總查各經房取中宗生若干名、即于原額外增若干。偶遇之才、亦必擇其文理稍通者中式一名、以示兀宗盛意、而宗學不令而自重矣。若一登賢書、即止廣祿、及其出仕、止任外官、則臣部先經具題、再一申明可也。其東爲後裔向來原無禁令、而登進未嘗數見、蓋不知明經歲薦之有定額耳。

今天下素先師之遺教者雲蒸霧蔚、同游盈庭、而衍先
師之世爵者威鳳祥麟、一二僅見、水源木本之謂何。臺
臣所謂扼腕而亟請者也。應于填榜之時、總查各經房
有無孔氏中式。如其無人、通取該學之卷、當堂公閱。亦
必擇其文理稍優者中式一名、以加于東省原額之外。
如是則三年所優、不過一人而止、而可以明報功之典、
新右文之治、豈有新焉。夫此二議、非臺臣一人之言、乃
天下人之公言。願皇上之亟俞之也。第宜申飭各宗學
及曲阜縣四氏學諸生、既與寒士並列賢書、應與寒士
共遵法守、毋倚天潢、勿後世祿、勉爲明經修行之儒、不
貽蕩檢踰閑之誚。庶幾作人之中、不失衡文之意、而較
藝之場、兼收教行之實。此臺省與臣部各效其區區、並
乞皇上省覽。臣等幸甚。奉聖旨、宗生并聖裔中式名數
准加于額外、但不必拘定一人、致滋多碍。

天啓元年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衍植題

請准襲公爵疏

臣五十六代祖孔希學、蒙太祖高皇帝特恩、襲封衍聖
公、歷代沿襲、不開外傳。至六十一代高祖孔弘緒、于景
泰六年十二月襲爵、至弘治十六年有病、未故、臣曾祖
孔聞韶即先于本年襲爵。至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內病
故、臣祖孔貞幹隨即于本年襲爵。三十五年七月入賀、
至八月在京病故。欽命禮部右侍郎袁煒諭祭、復遣行
人何燧護喪歸塟。臣繼父孔尚賢亦即于本月內襲爵。
生有二子、長衍椿、欽依冠服長子。次衍桂、襲授翰林院
五經博士、俱無嗣並故。臣係嫡次枝嫡長親姪、承繼前
來、咨送吏部、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聽襲公爵。今臣繼
父尚賢不祿、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病故、臣隨報喪、
奏請暫管府事、護守印信外、所有公爵、例應承襲。惟得
臣高祖曾祖父有未故先襲者、有病故即襲者、蓋以慶
賀大典、職守奉祀爲重、故先襲爵、後守制、已成舊規。況
聖駕明年幸學、臣若不及時奏襲、臨期陪祀乏人、殊爲
闕典。伏乞敕下吏部查例覆請、俯准臣襲封公爵。奉聖
旨、吏部知道。

天啓五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俞題

覆聖裔觀禮疏

准襲封衍聖公咨、據族人行人司行人孔聞謤、吏部辦
事進士孔聞詩呈稱、聚朝視學大典、除欽取族人之外、
凡厠名士籍者、皆得乞恩觀禮。今聞謤見任京官、聞詩
見觀部政、懇乞咨部題請隨班觀禮緣由到部。案查萬
曆四年貢生孔弘祀、顏弘乾廷試到京、各告稱陪祀、准

令行禮。蓋視學盛典、凡在廷臣子、無不矯首橋門、欣瞻勝事。況二臣衍派聖源、際風雲而依日月、覩光之念豈獨後于他人。宜令孔聞謤、孔聞詩列于五經博士之末、一體行禮。所有欽賜紵絲衣各一套、一并頒給。恭候命下施行。奉聖旨是。

崇禎元年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房壯麗題授學正疏

惟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咨開、孔子三十三代孫德倫、唐封褒聖侯于河南寧陵邑、敕建祖廟、頒賜祭田。正統九年、詔遷儀封。嘉靖十四年、奏授六十代孫孔承寅世襲國子監學正、主守廟祀、會典、憲章、縣誌、家誌可據。承寅病故日久、廟祀不可缺人。今據儀封族長孔弘望、闔族生員孔尚行等公舉、并該縣申結到府、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襲封衍聖公府官屬人員、宜從衍聖公保舉來用、欽此。看得六十四代孫儀封縣學生員孔尚林、謹持家訓、學行俱優、查係嫡派、相應承襲。合咨題授等因到部。既經衍聖公照例咨會前來、相應題請。合無將孔尚林襲授國子監學正、管理祀典。恭候命下、臣部給憑、行令到任管事。奉聖旨是。

國朝

順治元年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大猷崇聖學以培人材啓

臣奉

令旨、隨撫出都、時恭陳平定山東十二要策、內第七款、爲先聖孔子、萬世道統之宗。本朝開國之初、宜應　敕官崇祀、復衍聖公之封。可卜國祚靈長、人文蔚起。迄今未見舉行。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

殿下採做而行。此天下仰爲盛典、後世傳爲美治、萬不可再遲也。伏候　聖裁。

一、公爵。孔子嫡孫自秦始皇封孔鮒爲文通君、歷代封爵不一、史册可考。至宋仁宗始封爲衍聖公、歷金、元、至明洪武二年、仍封爲衍聖公、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一顆、列文武班首、歷傳不改。天啓二年、衍聖公孔胤植加太子太傅。

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照勳衛例、欽依二品服色。

一、博士。衍聖公長子既襲公爵、其次子至十五歲則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第三子則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每隨一代公爵遞爲更授。

一、知縣。天下州縣、皆用流官、獨曲阜用孔氏世職者、蓋以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由本爵保舉生員德行兼優者授職、五年任滿、照例升轉。

一、學錄。天下學官、皆用教諭、獨四氏學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而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氏生員中德行兼優者、由本爵咨部除授。

一、尼山書院乃孔子發祥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主祀。其官本爵咨部除授。

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主祀。其官本爵咨部除授。

一、管勾典籍司樂。明洪武元年、欽設管勾一員、管五屯錢糧。典籍一員、管書籍禮生。司樂一員、管樂舞生。俱秩視國子監。另設知印、掌書、書寫、奏差各一名、管印務文移繕寫差遣之事。以上皆由本爵保舉、咨部銓用。

一、屯田。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兗屬二十七處。其界段號數誌冊可考。近則土地荒蕪、佃丁逃亡、幸際　聖朝伏與新恩。

一、樂舞生。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宮縣、舞用八佾、額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于兗屬二十七州縣遴選俊秀子弟充之。其本生差徭與廩膳生員一體優免。仍蠲本戶人二丁、以供本生往返盤費。

一、禮生。孔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禮生引讚禮儀、額設六十名、于曲阜縣選用俊秀子弟充之。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

一、佃戶。孔廟鄆城、鉅野、平陽、東阿、獨山五屯佃戶、係洪武二年欽撥民間俊秀五百戶、湊二千丁、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一應有司雜差、俱行蠲免。今年荒兵亂、丁逃地蕪、祭祀匱乏、甚爲可慮、伏乞裁酌。

一、廟戶。孔廟戶丁、歷代撥給不一。自明洪武二年、欽撥民間俊秀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灑掃。今死荒死盜、十存一二、又不可不加意者也。本年九月初四日、奉

令旨、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這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于優渥、以成盛典。着該部查照、一體飭行。

順治二年翰林院侍讀學士管國子監祭酒事李若琳題

先師之牌位宜肅諡號宜崇疏

臣聞之記曰、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自漢以來代以孔子爲先師、蓋以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人倫之所以常明、道統之所以不墜、孔子之力也。是以後世帝王、莫不尊崇諡號、嚴重祀典。

聖朝承帝王正統、悉意文教、　攝政王殿下駐蹕　神京、
即遣輔臣釋奠先師。重道崇儒、中外悅服。春秋二仲丁
祭、率由舊典、視昔加慈。本月二十日、太常寺奉禮部
傳、新製孔子牌位、兼書滿漢字。臣竊有請焉。夫孔子牌
位、奉安文廟、孔子在天之靈所憑依者。臣愚以爲宜令
禮工二部、委官匠于本監製造新牌、俟新牌告竣、令臣
等恭安文廟、然後撤舊牌、焚之塽所、庶舊制革、隆禮儀
有序、于以妥先師之靈、慨奉事之忱、爲攸當矣。臣愚又
有說者、今文廟見奉牌位、稱至聖先師孔子之位、此明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建議所改置者也。質之前代、追
尊謚號、竊有未當。蓋自漢以來、謚號不一、至唐玄宗、始
追謚爲文宣王、宋眞宗加謚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復加
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自洪武至正德、所稱先師謚
號、一如元成宗舊制、未之有改。臣聞備古今之至德者、
宜享古今之隆稱。昔孔子之贊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
坤元。曰大成、曰至聖、[9]闡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當
之。今稱至聖而遺大成、得無乾坤之義未備乎。主曰文
曰宣、按之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又尚非
孔子之德兼君師者莫能當之。今止稱先師而遺謚號、
然則古之英君誼[10]辟、可止曰某君某王而去神聖文武
之謚、可乎。張璁欲去封爵、而并除謚號[11]。仍稱大成至聖
文宣先師孔子之位、庶至德鴻名、　昭代倍爲闡揚、祀
典于焉有光矣。臣忝列儒臣、職司教典、事關學宮鉅典、
所見其有當與否、未敢必也。伏乞
皇上勅下禮工二部、速議施行。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先師謚號信宜尊崇、着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
該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
順治二年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敬陳孔廟事宜疏
近該國子監祭酒臣李若琳奏爲先師之牌位宜肅等。
聖旨、先師謚號信宜尊崇、着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
本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此仰見
聖明崇儒重道、詳愼周至如此也。臣備員禮垣、職掌攸繫、
安敢無說而處此。謹按孔子刪定六經、垂教千古、德侔
天地、功並日月、學者宗之、比于罔極、生民以來、蔑乎未
有。惟德盛則享名宜隆、惟功高則食報宜厚。自古聖帝
明王教育海內、未常不以崇祀先聖爲兢兢也。考周敬
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
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
爲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爲文聖

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宣尼父。高宗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爲先聖。乾封二年、追贈孔子爲太師。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爲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洪武初年爵謚一仍元舊。至嘉靖九年、始從大學士張璁之請、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夫無位而奉以王號、異說已有懼得罪聖人之文。塑像而被以冕章、丘濬亦謂非神而明之之義。璁之議改、不爲無見。但易王而師可矣、因稱師而遂削其大成文宣之號、可乎。易塑像而木主可矣、因木主而并殺其佾舞籩豆之數、可乎。此先臣王世貞所以致歎於輔臣禮官曲加迎傅、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竊口、而儼然倡光復之論也。今者聖明御宇、一道同風、禮樂成與文教丕振、不亟乘此時有所釐正、以示萬代之法程、毋論大典有所未光、足亦臣等論法孔子者之罪矣。謹就祭酒臣若琳等所請、而稍抒一得以備參稽、可乎。其謂先師牌位宜仍定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此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聖善周文曰宣。⑫而當日張璁持議、則謂宣之一字於謚爲輕、不足盡聖人之德。夫謚之爲言舉一端而全體備。既聖善已著、亦何至概抹前人目爲荒誕。故謂宜輕而思有增益焉可也、因議宜而概爲削斥焉不可也。此所當確議者也。佾舞益而八籩豆益而十二、雖曰天子禮樂乎、然既褒王奉之矣、德足配天則不可以位限、況聖功大于堯舜者哉。且成均者、天子釋菜尊師之地也、以天子自尊其師、而用天子之禮樂、誰曰不宜。先朝憲孝二宗、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考據精加、有繇來矣。當時議獄者、誠近偏畸。及今追復焉、何疑僭濫。此所當確議者也。大成殿額更爲先師廟、意存簡朴、實戾舊章。幾令峻極之宮牆、不得與梵寺琳宮並稱比美、紳衿之士入殿奔而出、瞻仰能無色沮心恧乎。矧廟者、統詞也、殿則栖神之所也。譬之堂焉室焉、各有其處。殿之不可稱廟、猶夫室之不可稱堂也。烏得而殽之。故大成殿名之不可不復舊章也。此所當確議者也。從祀諸賢、遠不具論、若宋元以來人品醇疵、了然在人耳目、稍辨黑白者能知之。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范仲淹、先臣王世貞以爲餘憾。其謂仲淹力振綱常、首狀神氣、⑬兼于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誘引張載、俾成大

儒彬彬乎歐陽子之右矣。夫生爲名臣、表章聖道、而後乃寂焉不得分芹藻之末光、事理不平、孰甚于此。他如元之劉因守道淑人、終身不試、祀典未徹、臣亦不能無疑。此所當確議者也。又漢儒劉向以旁通方術、衆議元儒吳澄以宋士仕元、見黜深文、苛摘識者、傷之。一則上封極諫、孤忠獨矯、而經術鬱爲文章。一則著書立言、道統紹明、而體用幾于醇備、皆足鼓吹聖輿、啓迪後賢、大節無玷于生平、公論益彰于久遠、豈得與附會圖讖之賈逵、美新大夫之揚雄同日語哉。平心觀之、其人斯在、此所當確議者也。抑臣附有請焉。先朝二百餘年、名賢輩出、其得與于從祀者、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四人而已。誠憂憂乎難之。以臣愚所見聞、如故⑭憲臣、鄒元標性秉忠孝、學本聖賢、當輔臣張居正奪情時、抗疏批鱗、天下想聞風采。繼起謫戍、擯歷數十年、直道彌章、要歸和粹、日與諸儒研究大道、至老不衰、其所著書咸謂得濂、洛、關、閩之正、以立朝之風節、合諸居鄉之品行、言動皎然、內外無間、誠卓乎大儒也。講學一事、或以迹涉標榜、歸咎宗盟、不知此皆依附門墻之濫觴、而非主持名教者初意。至如元標理學、實無可議、以之從祀、發宮允與四人媲美。伏乞

皇上下臣章、令諸臣博議。如芻蕘可採、一并覆議施行。蓋今日敎胄子于虎闈、羽籥管絃、并新圜橋之聽；睹異時拔名卿于髦士、衣冠文物、共襄一代之治平、皆先聖先賢之所憑依而亦　聖子神孫之所取法者也。臣雖闒陋、竊⑮幸其區區之愚、至如衍聖公來　朝京師、宜加優禮、以示隆重闕里之廟庭、禮器宜　敕諭所司、以時修飭、用肅觀型。是則

聖明自有曠恩、而非微臣所敢贅矣。本年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孔廟謚號、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監科考訂僉同、准如議行。一應禮儀、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該部知道。

順治二年、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衍植題授四氏學敎授疏

臣欽奉

新旨、凡襲封衍聖公官屬、宜從衍聖公保舉。案查四氏學敎授自宋乾興元年、以楊光輔充講書。元祐元年、置敎授一員。元世祖中統初、詔立曲阜縣廟學、選師儒充敎授正、錄各一。明洪武元年、設孔、顏、孟三氏敎授一員、以異姓用學錄一員、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保舉、咨部銓除。萬曆十五年、該山東巡按毛御史題准、入考察。萬曆

年間、臣之官屬、每每多缺、間有以敘論陞授者。此數年
之權便、實非相沿舊例也。今敘授缺員、臣訪得兗州府
儒學生員王世祿、二東名士、學博今古、相應補用。臣敢
循例陳請。伏乞
敕下吏部、即將生員王世祿遵照舊
例、速行題授。庶舊例允符、而聖賢裔孫仰賴、未必無補
云。奉
聖旨、該部知道。題授管勾、典籍、司樂、俱有奏疏、不備錄。
順治九年、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題祀與
久缺遵 詔保奏以廣 皇仁、以綿聖澤疏
臣祖宗治中都、致化大行、後人因建聖澤書院、歷朝設
世襲太常寺博士一員、以主祀事、例應臣第三子承襲。
順治元年十二月、山東巡撫方大猷題請在案。但臣沖
年、子嗣未廣、故主祀無人。今有原任五經博士孔衍鉦、
前因遵例請印、奉
旨革職。當日請印、原為求榮、非有贓私大過、廢錮終身。況
我
皇上躬親大政、欽奉 恩綸、一切廢官詳覈、錄由錄用、一
時起用諸臣咸沾 浩蕩之恩矣。俯查博士等官、係臣
屬官、例應保奏。伏乞
皇上憐念聖裔、赦其小過、 敕下吏部、將孔衍鉦補授太
常博士、代理聖澤書院祀事。俟臣有子之日、仍歸臣子。
庶祀典不致廢缺、而 皇恩可以永佩矣。本年十月初
四日、奉
聖旨、吏部察議具奏。
順治九年、禮部題覆 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恩查例送
監、以優聖裔疏
該禮科抄出襲封衍聖公孔興燮奏前事、奉
聖旨、著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順治
八年、該衍聖公奏請生員未及陪祀入監。該臣先題查
得天啟四年、崇禎二年、崇禎十四年、生員陪祀、俱准送
監讀書。今衍聖公援例奏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旨、是。欽遵在案。今該臣等看得、 臨雍盛典、凡孔氏族人
生員、顏曾孟後裔陪祀者、俱 准入監、此舊例也。惟仲
氏入監、舊案無載。隨經臣部移查、據衍聖公回稱、仲氏
子孫在崇禎幸學之後、方授博士、故無入監舊例。今應
將生員孔尚燃、孔衍洪、孔尚瑀、孔衍劭、孔貞吉、孔興義、
孔尚經、顏伯湄、顏光秀、曾聞道、曾弘仕、孟開其、孟聞芳、
照例送監。其仲應敏、仲應甲、既經衍聖公咨明在案、相
應一併移送、同沾

聖恩者也。奉
聖旨、是依議行。
宗人府府丞宋徵輿恭陳孔廟祀典仰請　睿裁敕議覆
睿疏
切惟
皇上舉經筵大典、禮成之日、大小臣工無不歡欣鼓舞、
仰見盛朝緝熙聖學、足以昭垂萬世。微臣伏思經筵所
講者孔子之道也、
皇上尊敬孔子、有加無已、因科臣張文光之請、　敕部改
定神位、人心悅服。惟是孔廟佾舞、籩豆及廟殿名號、尚
有當議者。臣官太常時、常考歷代祀典、唐玄宗開元二
十七年、詔二京國子監祭孔子、牲用太牢、舞八佾。明憲
宗成化十三年、從祭酒周洪謨言、釋奠于先師樂用八
佾、籩豆各十二。當時考據典禮、俱是歷代舊章。乃至世
宗嘉靖九年、詔易像為主、易王稱師、本是推崇之意、而
一時用事之臣迎合傳會、議將佾舞、籩豆之數槩行裁
損、大成殿名改為先師廟、相沿至今。臣按禮經傳、祭用
生者之祿。孔廟之祭、乃天子祭其先師也、故用天子禮
樂、始于唐之開元、定于明之成化、已為典例。嘉靖時輕
議改損、似屬非宜。今幸遇⑯

〔表〕

擬太子弘請修宣尼廟表

臣聞周師東漸、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
關之想。況泣麟曾歎、歌鳳遂芬、被縟禮于昌辰、飾哀榮
于朽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統極、稟粹登樞、乃聖乃
神、微陰陽而不宰、無為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
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儷伯延閣、懸其增
絢。尚齒尊賢、邁鴻名于萬古、興亡繼絕、騰峻軌于千齡。
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畝、會玉
梁陰、路指沂川、途經闕里、廻鑾駐蹕、式監唐禹之姿、闕
纘疑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
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
咸蠲賦役。臣恩均屆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聽眺、
雩壇相圃、欣覩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膠庠、歷覲軒屏、
具列門徒、想仁孝于顏曾、窮深景慕、採風猷于竹帛、與
啓顓蒙。所以敢輕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阻與時、
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臣竊謂宣尼
之廟、重闡規模、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斑峻禮、式賁幽
埏、而擧琰莫題、言猷靡暢、訪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
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于已墜、甄禮樂于既傾、祖述數

華、三千剛其鎖何、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于無慚、悅岫餘文、孤標于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碧措畢功、峻業增輝、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遊海清、戮兵無致、[17]掾山東豐稔、時臨常歲。況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懇誠、臣謙昧常規、言慚通理、塵黷睿覽追增悚戰。

任氏辨正孔湞表

臣妾任氏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苗。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湞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耳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家嗣。生長從于稚齒、提挈至于成人、有美維鬚、遺印作斗。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板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閙議、詞訟無休。吾道於是乎不光、祠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泣涕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當圯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悠。所積彌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寃。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蕩、一新汙俗之餘、日月輝煌、照破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百歲、歆問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于百代、曾莫紊于一朝。至于賢與不賢、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復仍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惟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之職。有教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絕之良規、下可以尊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奈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螻蟻、瀆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慄之極、俯伏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

明景泰二年襲封衍聖公孔彥縉謝賜三臺銀印玉帶一品金織衣表

伏以建中立極、本治敎于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于宗子。天心鑒悅、眾族增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于天下、憲章周孔、心猶厪于魯東。太學爲昭代之賢關、旣承臨幸、大宗爲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鈒三臺、琢美玉而腰圍一帶。盛以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韡鞾而先之以烏紗、錫酒牢而

加之以白槧。恩施渥儞、俾同宅使之賢、禮待優隆、不鄙草茅之賤。是皆因本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均雨露之沾濡、同乾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臣備貧本凡庸、忝繼先師之緒、學無稗益、濫承顯爵之封。係賢深愧于前人、崇德欣逢于盛世。頌揚莫既、感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隆聖道于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皇圖于悠久。

成化十三年襲封衍聖公孔弘泰謝加樂舞籩豆表

伏以皇朝稽古右文、隆海宇升平之治、聖主尊師重道、增廟庭享祀之儀。詔旨播傳、儒林欣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日御經筵、妙契乎易書詩禮春秋之奧。天付神器、遠宗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傳。治已臻而猶若未臻、道已至而猶若未至。緬懷先師之功烈、詔同享帝之儀文。綸音渙發于彤庭、告先文廟、香幣遠頒于闕里、輝映儒林。濯濯太牢、尊禮實符于漢祖、煌煌御製、褒揚遠過于唐宗。服袞冕而用宮縣、夫子儀容如在、加籩豆而增舞佾、聖朝禮樂維新。玉振金聲、儼冠裳之肅肅、神歆人悅、降福祿之穰穰。亘古莫加、于今爲盛。臣弘泰叨承明命、主祀祖庭、仰瞻天使之賫臨、光延遺徽、恭率族人而趨謝、端拜嚴宸。伏願允執厥中、益究帝王之學、協于克一、聿臻理道之純。得天命、得人心、表四方而建極。如岡陵、如山阜、祝萬壽以齊天。

弘治十七年襲封衍聖公孔聞韶謝重建祖廟表

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建。是蓋政關治體、爵本民彝。凡在斯文、式均慶賴。若乃餘波騰澤、沾被子孫、其視恒情、何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鬱攸示沴、煨燼無遺。伏遇皇帝陛下天啓聖衷、道符先撥、頋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敕有司、亟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乎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奎章睿藻、降自重霄、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邑之粢犧。特遣重臣、遠將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聞韶前襲官封、方嬰服制。念君命重于家事、而祖廟尊于父喪。易服以迎拜天顏、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世道之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曷罄名言。

嘉靖三十五年衍聖公孔尚賢襲封謝表

伏以道重眞儒、懋錫表章之典、賞延奕世、載叨綸綍之

榮殊恩光被于私門、崇報聿隆于曠代。簪紳共慶、俎豆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紹百王而撫運、日新玄德、斂五福以康民。闡洙泗之微言、儀番彝、一懋膺陳之盛治、極建中和。追六經刪述之功、隆萬世師崇之典。憲章祖述、念臣祖以何碑、崇德象賢、荷聖恩之洊及。叨膺覲曜、竊倚纘服之能、赤組淸華、深愧循牆之懼。臣敢不勉承祖武、用副國恩。學禮學詩、祗服趨庭之訓、惟忠惟孝、永輸報主之忱。伏願戩穀延禧、緝熙凝命、得其名、得其壽、萬年單文教以申休、作之君、作之師、四海沐寵光而篤祜。每代襲封、俱有謝表文不備錄。

萬曆四年衍聖公孔尚賢陪祀觀禮謝表

伏以聖人作而物覩、萬方荷德教之敷、師禮樂而道尊、千載廣文明之會。盛典式彰、乎帝治洪恩普逮于儒宗。觀國有光、承家何幸。恭惟皇帝陛下神聖當天、聰明首物。咨師臣而闡德、涵百王道法之精、御講幄以橫經、總六籍圖書之秘。功兼述作、治邁古今。茲當風淸俗美之時、益懋稽古右文之化。爰循故典、載舉鴻儀、躬萬乘以臨雍、偉矣壯宮牆之勝、儼再拜而釋奠、賁然增俎豆之煇。禮既備于尊崇、澤復流于苗裔。駿奔而子孫咸在、辟召而顏孟是偕。講易講書、冠帶環橋門之聽、賜茶賜坐、絲綸承黼座之溫。振代偉觀、一時盛事。臣等弈葉相紹、詩禮未聞。荷列聖之表章、紘歌在魯、承九重之新命、祼將于京。幸際入廟之容、詎敢替循牆之俯僂。伏願緝熙聖學、丕振儒風。作君作師、篤祜寵綏于萬世、同文同軌、聲名罩被于八荒。歷朝幸學、俱有謝表文不備錄。

校記

①有：《秋澗集》卷八五《爲教孔顔孟子孫事狀》作「合」，當是。

②隨：據文意當作「隋」。

③毁擲：據前載鄒幹奏，當作「撤毁」。

④在：《王端毅奏議》卷八作「載」，是。

⑤川：疑當作「用」。

⑥常：疑當作「長」。

⑦王：疑當作「主」。

⑧據《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一四三、「力振」前脱「仲淹」二字。又下文「神氣」作「神器」。

⑨間：當作「洵」，見《欽定國子監志》卷五三。

⑩誼：《欽定國子監志》卷五三作「明」。

⑪據右引，此下尚有「非確論也。臣愚以爲當今更新之會，宜追復舊謚」十九字。

⑫文：當作「聞」，見前頁。

⑬氣：當作「器」，見《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一四三。

⑭故：當作「顧」。「臣」：當作「成」。

⑮幸：疑誤。

⑯此下原稿有脱頁。

⑰以上二句，《幸魯盛典》卷一四、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但遠海清平，久無徵發」。

闕里府誌卷之十六

贊

正考父贊　魏王粲

恂恂正父、聰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淮能不怠、弗茲約敬。饘粥于口、偃傳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孔子贊　晉陸機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蓍矣。渭歌先誠、丹書有造。

孔子贊　摯虞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爲素王。

湛方生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遠哉孔子、能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孔子世家贊　司馬貞

孔子之先、肇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郰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麟何足。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孔子贊　唐睿宗皇帝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皇帝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顏子贊

生值衰周、爵不及胥。一箪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萬年、遂荒東土。

宣聖贊　眞宗皇帝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藤範彌彰。

顏回贊　集賢殿大學士王旦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鄰幾覩奧。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此榮號。

閔損贊

予騫達者、誾誾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家增封、均乃天慶。

冉耕贊　禮部尚書王欽若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袞襃賢。生則命寡、沒而道宣。

冉雍贊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高興、川之山川。代遂僅華、禮升禮。錫以三褒、賁茲九泉。

宰予贊　　尚書左丞馮　拯

偉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斯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端木賜贊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崇、時追肆類。

冉求贊　　尚書左丞陳堯叟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于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仲由贊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勤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言偃贊　　工部侍郎趙安仁

魯堂登科、視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卜商贊　　尚書左僕射張齊賢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謚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曾參贊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封爵賜贈、永耀青編。

顓孫師贊

堂堂張也、商德與隣。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澹臺滅明贊　　戶部尚書溫仲舒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見私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毀璧且義。絕號益封、旌厥賢士。

宓不齊贊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伍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煒。

原憲贊　　行尚書左丞向敏中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僴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公冶長贊

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將堂推善、孔

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南宮縚贊　刑部尚書寇　準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言。白圭三復、執愼思行。慶成旌善、胙爵作徽。

公晳哀贊

賢哉季次、服業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昭令名。封爵均慶、侯爵疏榮。

曾點贊　給事中丁　謂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季。洛沂舞雩、咏歌道義。遇我慶成、錫爵進位。

顏無繇贊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槨、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逢此上儀。

商瞿贊　翰林學士晁　迥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屢釋、素風允競。履禮封、侯千載稱映。

高柴贊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愼終銜恤、未嘗見齒。雖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于斯爲美。

漆雕開贊　翰林學士李宗諤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覩其奥。學優嘗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司馬耕贊　兵部員外郎楊　億

仁遠乎哉、其言也訒。虛德實歸、航思旁訊。進難迷邪、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煥。

樊須贊

學優乃仕、齒于家陪。戒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智既該。建侯追榮、再裕方來。

公西赤贊　行御史中丞王嗣宗

翼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左右禮法、諸侯作程。

有若贊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巫馬施贊　吏部侍郎趙昌言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星、庇民爲治。懷德進封、崇芳永世。

陳亢贊

於美子禽、服膺仲尼。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德顯、德以位序。運屬封爵、爵崇介士。

奚鮔贊　戶部員外郎周　起

玄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傳鑒、侯封錫壤。脩道有光、百王所仰。

顏辛贊

增封盛嶽、韶躍爵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聚如𢲸、德音不忘。櫝亘千古、淳風載揚。

冉孺贊　戶部郎中李　維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冉季贊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邁升中、禮成肆覲。錫壤諸城、式昭遺鯨。

伯虔贊　比部員外郎王　曾

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公孫龍贊

子石師賢、探微博古。稟粹荊衡、從師周魯。令聞不已、儀刑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漆雕哆贊　戶部郎中戚　綸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各殊入室。肯爲達者、今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顏高贊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性行。

漆雕徒父贊　工部郎中陳彭年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壤駟赤贊

猗與壤駟、信而好古。畢惣咸秦、振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社土。

商澤贊　主客郎中刁　衎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蒂名、同于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綸嘏。

石作蜀贊　陳　克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學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

任不齊贊

荊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

中棖贊　行右司諫張知白

洙泗之秀、横經升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巡駐蹕、龥聖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公良孺贊

子幼真賢、從師宜父。服膺大猷、飽享終古。運屬聖神、昭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

奚容蒧贊　兵部員外郎楊　紳

雍容子皙、服勤儒學。闕里横經、升堂師德。昔從遊聘、今逢檢勤。皇錫信圭、洙泗改色。

曹卹贊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絲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

句井疆贊　刑部員外郎查　道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單慶、儒術攸先。徽侯疏爵、闕里之賢。

冉蕪贊

猗與子周、寵家耶裕。昔參八九、今逢三叒。淄川錫壤、儒風戢路。檢玉旌賢、昭我王度。

公祖句兹贊　祠部員外郎梅　詢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我我齊甫。非聖弗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樂旂贊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淳。異端滋害、微言服勤。格于宋代、侯封是新。

縣成贊　祠部員外郎石中立

異能之士、孔徒實繁。悦服至德、祖述微言。寵襄天爵、遊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籓。

左人郢贊

伯彼臨淄、左行稱賢。希蹤十哲、秀類三千。心悦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燕伋贊　行太常博士陳知微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媿。鍾靈咸鎬、洛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鄭國贊

蔚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投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秦非贊　太常博士王　隨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之子、學慕堂奧。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施子常贊

蔚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睇名彰、德

高言寡。侯封是邦、邢錫純嘏。

孔忠贊

賢哉先王聖師夫子。道貴希聖、罔斯行已。闕里服膺、闕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徽美。

顔噲贊　　太常博士張象中

回也庶幾、諸顔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翼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步叔乘贊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顔之僕贊　　行太常博士崔遵度

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將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叔仲會贊　　太常博士劉　鍇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丈順風。東野駐蹕、沛澤儒宮。

顔何贊

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與子冉、恢張文德。孝悌承風、詩禮是則。千載丁辰、始開侯國。

狄黑贊　　行太常博士婁　嶼

婚婚子晳、來學有方。依仁遊藝、撫齊升堂。羽儀先聖、悠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邽巽贊

展矣子飲、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祀。

秦冉贊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

惟聖享天、陟于神房。惟帝遵道、升茲爵堂。允矣君子、寵今崇揚。式賁先烈、錫諸袞章。

秦祖贊

秦有子南、贊■①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公西輿贊　　集賢騎都尉范　雎

鍾美齊魯、從師爵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金龜、慶敷文德。爲享侯封、永光廟食。

公西箴贊　　太常寺丞劉　筠

爾多學者、服勤遊聖。視顔惟肖、箴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于徐、用均天慶。

琴牢贊　　太常寺丞宋　綬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能守、崇仁爲美。錫岳益封、用旌君子。

蘧瑗贊　行太常博士崔遵度

達哉君子、外寬内正。好禮直躬、衛風斯兢。瑞命昭錫、元符報慶。俾執[illegible]、千齡遇聖。

林放贊　主客郎中刁　衎

子丘明拆、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爲儒所宗。東嶽稱英、促山表封。云亭告畢、慶霈篤隆。

左丘明贊　給事中丁　謂

衛與左氏、闡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廟享之饗。

公羊高贊　翰林學士晁　迥②

高也解經、辨哉咸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襃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戫郁。

穀梁赤贊　翰林學士李宗諤

仲尼修經、感麟絶筆。赤也發揮、與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伏勝贊③　兵部員外郎楊　億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老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推儒、錫封仁里。

高堂生贊　戶部員外郎周　起

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眞王度。名教斯崇、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祚。

毛萇贊　比部員外郎王　曾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雖其嗣之。毛公興學、承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顧期。

孔安國贊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

顒顒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來世。繪像廟庭、聿彰善纘。褒延受封、是爲褒異。

杜子春贊　刑部員外郎査　道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孔子小影贊　尹復泰

夫子之像、其初執傳。得于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睹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無得而名言。

孔子贊　米　芾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孔子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怪、

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亂治亂如一夕。百代下、瞻圭璧。

宣聖贊　　徽宗皇帝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奏有倫、爵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皇帝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于堯舜、日月共喻。惟時戡難、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顏子贊

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二、樂道以居。飲食甚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

宣聖贊　　理宗皇帝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顏回贊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體若其後。

曾參贊

大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釋。事親之質、代為儀刑。

孔伋贊

開居講肄、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立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輿要、治道標衡。

孟軻贊

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辟是扶攸。功論德、三聖之徒。

閔損贊

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汙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卜商贊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顓孫師贊

念昔顓孫、商德為疇。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顏無繇贊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曾點贊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以脊無聲、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冉耕贊

德以克性、行以潔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聯科、德顏與齊。不幸斯疾、命也與仲。

冉雍贊

德備賢行、行一則尚。子也醜之、成性仔仔。騂角有用、犁牛與倫。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宰予贊

辨以飾詐、言以致文。荀弗執禮、竟與釋紛。朽木糞牆、貫不足云。言語之科、皭然有間。

端木賜贊

謙德知二、器貫瑚璉。動心幾先、疏並其辯。一使存魯、亓國有變。終相其主、衆處攸遊。

冉求贊

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有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言偃贊

道義正己、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則多。

仲由贊

升堂推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析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澹臺滅明贊

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宓不齊贊

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宿君、放魚烹令。傳郭勿擾、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政。

燕伋贊

師度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爽、儒風可立。孟陽之士、得賊而泣。

原憲贊

軾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執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懌、清節照人。

公冶長贊

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紲、知非其罪。執德脩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粹。

南宮适贊

先覺既位、晉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奡可斷、禹

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公皙哀贊

周衰僞亂、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聿崇。不爲屈節、撝默自容。予於是時、凛然清風。

叔仲會贊

瑕丘有邑、子期是爲。親調有日、賡采千時。四牧允臧、五帝以將。此肩後傑、闕器斯會。

商瞿贊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受授、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茯厥祀。

高柴贊

嫙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問、一出乎正。克篤于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

漆雕開贊

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謙以自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司馬耕贊

手足甚親、志與出處。憂將爲亂、子適脫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樊須贊

資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詢非仁、問辨良喜。寓志於圃、何悖仁義。學稼之辭、豈姑含是。

有若贊

一

公西赤贊

學者行道、飲縕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臧、理皆先經。

巫馬施贊

天清日明、密雲爲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傳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梁鱣贊

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

顏辛贊

郭封于蕭、實惟子柳。夙佚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術於儒、傳芳逾茂。

冉儒贊

杞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已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哲賢、後世所慕。

曾郵贊

肅肅曾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碩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伯虔贊

有懷子析、全修之彥。備行既名、卿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峩弁。塗遊嘉封、世享蒸薦。

公孫龍贊

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纔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興、漸漬其勤。史詞不忘、播為清芬。

奚容蒧贊

雍容子晳、已登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效力弼。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冉季贊

東平子產、姓著盛時。承師於楚、講道之微。答問成教、淵妙以思。升降儀陛、尚想英姿。

秦祖贊

漆雕哆贊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間、翩翩其英。摳衣將習、闕學日明。誕敷孔教、爵至疏榮。

顏高贊

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昭。已詠舞雩、同聽韶。歷千百年、致思高標。

漆雕徒父贊

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微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逝今四馳。

壤駟赤贊

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習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商澤贊

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敎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石作蜀贊

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仮有德、克迪無言。鼓篋槐市、揚名理門。此道久祀、彼美長存。

任不齊贊

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汲聞雅馳、才華濤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敎崇崇、令緒顯顯。

公夏首贊

堂堂子乘、洙泗之英。摳衣唯唯、致力知行。淵源其學、穠奕其名。慶封錫壤、侯于鉅平。

公良孺贊

陳有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牟平其封、式彰光寵。

后處贊

溫溫子里、入闕至聖。礪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闔域、不爭言行。全齊之封、竹裘榮盛。

公肩定贊

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行文學、恒存忠信。道究一中、牆仮數仞。梁父之封、榮名益振。

顏祖贊

闕里始教、群弟皇聖。好學不倦、時維子襄。疏封錫命、侯于富陽。於萬斯年、名聲益彰。

鄡單贊

杏壇受教、子家其英。摳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益進、德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聊城。

罕父黑贊

循循子素、從游闕里。分席杏壇、飲波泗水。四教克遵、百行均美。錫壤祈鄉、式崇厥祀。

秦商贊

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詰曉克會升儒林、令名無極。

句井疆贊

孔徒三千、升堂七十。子於其間、行業學習。贊造聖功、巋然獨立。茂陵疏封、鴻名糾紛。

施之常贊

閒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拔行間、策名標光。在史藹藹、歷久彌芳。

公祖句茲贊

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歸。彬彬雅道、翼翼令儀。正目至言、廟食不衰。

左人郢贊

[illegible]

[illegible]

縣成贊

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樂得邦、啓祚鉅野。焯矣風猷、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後學是假。

榮旂贊

伯茲雩業、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惟

德乃據。紀于前書、式彰厥烈。

鄭國贊

伯夫衆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迹。道以月傳、妙則心識。倚歟偉歟、後代之式。

原亢贊

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聖則優。樂乎寵褒、克振儒流。

顏之僕贊

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靡好爵、揚名東武。

廉潔贊

兄弟之邦、士有廉屑。涵泳熏教、表揭儒宗。杏壇探頤、洙泗從容。作與一時、芮父其封。

樂欬贊

樂氏子黯、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師、載維思誠。先賢聿崇、山碣時英。

邽巽贊

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艮玉斯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昭騰。

狄黑贊

仰止狄皙、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佩識既與、持敬乃隆。厥志茂焉、虔祀無窮。

公西輿如贊

杏壇啓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群。居仁由義、崇禮修文。臨朐錫爵、永播淵芬。

孔忠贊

惟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問殊盈。君子篤忠、義不掩恩。

公西蒧贊

猗爾子尚、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陳亢贊

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與聞、詩禮云爾。詩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時聖、不私其子。

秦非贊

樂善哲士、价于汧陽。傳道克正、番名允藏。執德以弘、用心必剛。表廣業履、式贊粲王。

琴張贊

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爾言、祀亦罔替。

申棖贊

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祇欲、而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柔、蓋生之徒。

步叔乘贊

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待徵既傳、猶道是扶。抑可尙也、不亦美乎。

顏噲贊

發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戉裕。賢業素蘊、美才以攄。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蘧瑗贊

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贊使乎。以屍諫君、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燭然簡書。

林放贊

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能奮。崇茲祀典、盍永令問。

手植檜聖像贊有序　　元元明善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于手檜爲難、其得于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爲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温然。見其發于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爲甘棠之賢、卯卯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詠廟贊　　甄巢佳台

於戲、天地吾知其至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濶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林木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尼山贊　　明湘王■

尼山巖巖、篤邦是瞻。降靈自母、孕聖歸男。既驗以形、遂徵以名。一誠感格、萬古文明。

夫子贊　　李夢陽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詘道信、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胡纘宗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于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群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顏母山贊　　孔公璜

厥初顔氏、能天地春。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并列寮采、廟闕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禋。

孔子贊　陳鳳梧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羲皇、源啓洙泗。報功報德、百王崇祀。

頌

尼父頌　漢張超

巖巖孔聖、與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于獲麟、遺歌魯衛。

孔子廟頌　魏曹植

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學宮頌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于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

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冀士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于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唯仁是憑、惟道是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尼父頌　晉孫楚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爰遐、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奸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

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厥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矣三代、風馳雲邁。

駕幸辟雍頌　明孔公恂

天開皇明、奄有萬方。垂斯百年、中葉翔昌。太祖太宗、仁廟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天啟國家、俾熾而昌。全以所統、付之我皇。我皇御極、清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洽德融。東薄西戎、南荒北漠。曾不踰年、式歌且樂。皇不以斯、矛以謙沖。惟儒是重、惟道是崇。以身立教、事此臨雍。乃命太常、毛炰牛羊。鋼奠太哉、有苾其芳。乃命倌人、法駕以陳。玉輅龍孫、繹繹循循。旄旂陽陽、和鸞雍雍。我皇戾止、顒卬斯容。玉帛煌煌、鼓鐘鏘鏘。我皇淵塞、以將祀享。諸侯皇皇、大夫濟濟。我皇於穆、載宣載理。猗歟休哉、地闢天開。神人觀悅、前古莫偕。龍興而雲、虎嘯而風。億萬斯人、於樂辟雍。璧水洋洋、聖謨孔彰。臣佩德音、沒世不忘。再拜稽首、敢作頌辭。于以祈報、于以祝釐。祚我皇明、如日方升。我皇攸寧、百千萬齡。

銘

魯壁銘　宋王禹偁

嶧山高兮爲秦毀、鑿孔深兮爲秦坑。坡之高兮胡先壞、地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篇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爲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孔道輔擊蛇笏銘　石介

至正之氣、天地之有。人憔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唯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混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忘、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杏壇銘　金高德裔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墠、實爲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聖檜銘　元張頡

茲檜之幹、高犇于天。茲檜之根、深及于泉。是爲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芬而蒼、色殷而堅。誰謂

崑岡良玉以瑕。誰剖斧斫、美玠以建。藐藐秋術、有茅其叢。出乎魏剛、東廡之偏。乃徙攸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矣言有焉。粤若三祀、悠悠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千億萬年。

詩禮堂銘

明 李東陽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嶄延寶、金所駐蹕。彼美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詩其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鳴。此事詐昧、書則真有。有堂再斬、宅圍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贊

孔子贊

晉 阮籍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校記

①賛□：當作「賫賫」，見《少墟集·關學編》首卷。

②迴：當作「迴」。

③質：當作「贊」。

闕里廣誌卷之十七

賦

魯都賦

魏　劉楨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兹焉。山則連岡屬嶺，壇麴峽北。紫金揚暉于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千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棟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被山阜，陵彌阪域。夏篠攢包，勁條並疏。翠實離離，鳳凰攸食。水產衆殊，各有彝倫。頳首莘尾，豐顱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覩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揷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眄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蹲跜蹄迹，頽與節和。縱修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于水游。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游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鏘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雷于長徐，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淼池分派，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津。判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典詩。①落纂包括，連結營圍。毛群殞殪，羽族殲剿。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宣尼宅聞金石賦

唐　王起

魯共王崇宮于孔氏，壞宅于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泠始奏，與洞庭之樂張；寂寞而來，非鈞天之可擬。或管或磬，以禋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而足擬。當其觸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惑，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勢乎七十；克諧聖域，振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金也振春容而無斁，惟竹也像吹噓而未歇。愔愔擊石，如荷蕢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迴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皦如繹如。心方啓乃樂可依，於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奠之楹，乍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簨簴無覩。闃可掩而鏘于二四，配莖英于三五。及夫鏘爾樂闋，油然思深。觀與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華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而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儒逸韻之再聞，猶乎樂府之盛。

孔子石硯賦

王尚蓴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視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

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霸、年②■幾徂幾遷。任往迴于几席、垂揄揚于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損。消乎俗遠聖賢、教道齊升。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焚焚以光被、下雍雍以色問。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闕、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稽茲器、用成斯文。蓋石闕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鋼模砥首、雕琢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烟而不絕、滌綠水而常有。質如石殊、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受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月月逾邁、變炎京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歎東京京、抑垂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常開、愧含毫而須舉。

壞宅得書賦　蔣凝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朝啓壞際之日、見亡秦焚滅之餘。卜數仍爲綠垣、時之將矣、定四科于竹簡、世以傳諸。當其漢假兵戈、曾修宮掖、將窮下國之後、遂去前賢之績。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于牆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跡于中、死驟而階除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蓬路。傳由未入之室、欲剖離宮。其書也藏[illegible]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巧壞、殷周將喪之文、存于培塿。于是升彼堂兮、棄諸簡編、信遺宅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棟塞、劃榱蕪而屹若。被開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踪、悵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聚古而樂今、庶立禮而盛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雖詳、是古人之質朴。倚伏相推、千焉有之。不廢其宅、則斯文永墜、不聞其音、則往跡全冥。信乎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常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閣閣、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齊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有得。

奎文閣賦有序　明李東陽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在大成殿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行事于廟、則藏其香幣、度于閣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閣壁、皆加于舊。按察僉事貴君綸謂閣獨弗稱、欲撤而新之、衆議譁然、以爲故物不可廢。貴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幾與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暎、向之譁者始翕然歸之、稱、金功

焉。東陽奉敕祭告、乃登于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餘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聖公閣部、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余公使告于余曰、閣不可紀也、乃爲賦之。貢君與布政使張君泰刻石京師、今巡撫鄒御史朱公欽、巡按御史曹君來旬立于閣中。時闕里誌已梓成、提學副使陳君鎬刻而附之卷末。

偉新廟兮既宮、突高閣兮聳岱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灝溔兮爭龍、縱納沆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忽秋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外。殿庭兮鬼哉、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元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未燼、紛瓦礫兮浮塏。及輪奐兮鼎成、藹冠裳兮咸萃。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嫭姱、彼齊雲兮落星。悵望兮怔營、或錯遻兮見京。夫豈若視美牆兮故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蝌蚪兮孔壁、恍金絲兮簪聲。感春秋兮絕筆、憶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猶史、脫虐焰兮秦坑。藉神鬼兮訶護、閟山川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奚問兮何名。幽幷兮青兗、渺宮墻兮在眼。撫行兮高山、每爲慨兮不淺。金書兮玉節、幸吾生兮未晚。遡秋霄兮愈汎、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閟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痛。睠遺躅兮可攀、尙頹波兮在挽。嶷嶽靈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后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離塵紛。博典冊兮窮皇墳、屬夕暘兮求朝曙。豈徒析蟲魚兮隱義、辨亥豕兮疑真。訝雨粟兮天半、降青藜兮夜分。蓋方錯于羽兮七旬、偏弦歌兮八埏。占聚奎兮周僤、聽圜橋兮成均。殆將與兮吾道、庶不朽兮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兮並列宿而俱存。

述災賦有序　李兆先

歲己未、天降厄于斯文、于是宣聖廟災、燼燹所及、有不忍言者。乃庚申八月、雲陽李生兆先歸其妹于闕里、遂獲瞻拜遺址、捧心蹙額、酸楚者久之。既而自慰、以爲先聖在天之靈、直以道崇爲貴、而聖天子方歩踵聖教、以化天下、是亦足矣。不虞之變、蓋亦天心仁愛之所寓、而聖心之所同也。若但以土偶木刻視宣聖、是亦末矣。雖然、服聖教者、寧能恝然于此乎。乃述深悲、製成短賦、因以述災名之。其詞曰、

粵自遠古之世兮、兩儀混其鴻荒。納元氣于橐籥兮、杳莫究其行藏。天軸下製以不浮兮、地樞折而不抑以揚。乃擣元精之秘兮、鍾至質于三皇。及大塊之始斷兮、群

聖立乎人極。世斷啓而禮樂作兮、羌繽紛而縣析。至姬周而大備兮、麗繁星于白日。用揖遜以道肓兮、名物煥其可識。方尋繹之可守兮、既又燬于秦熄。后皇憐其紛亂兮、乃震命乎尼靈。篤降聖于道周兮、恍群醉而獨醒。奕若起而繼絕兮、闢大道于周行。矜彼青衿之學士兮、方攀躋以遐征。望前聖之滅跡兮、獨吾孔謂之大成。俟後聖之深期兮、邈莫知其來之所從。如窮谷之春兮、如晦月之明。如車之弊兮、梁木以爲衡。如洪濤之滔天兮、凡畜驅之以東。悲逍遙之歌既作兮、哲人云萎。昭治法于群經兮、不傾以頹。歷帝系而莫之敢違兮、咸取則而就矩。身没世而道自存兮、燭汗腈以停晷。茲逢皇明之繼統兮、乃上矚于奎光。新遺金之華構兮、竭意匠于宮牆。方傑製以雄贍兮、庶有所跂企而不忘。雖道如水之無不在兮、盍亦求之止息之攸常。何同祿之不仁兮、敢妄肆其荼毒。豈彼蒼之閶闔兮、抑揖顧而降酷。遐銀潢而不注兮、豈灌沃之可撲。肆銜突以上征兮、爍紅雲而旁燭。驅長風以扇熇兮、蕩千金于倏忽。悲栖神之肖像兮、嗟復質于陶瓦。絕神鬼之撝訶兮、欲肆力而莫假。豈聖靈之不欲、謂至樂兮非廣厦。或末學之多澀兮、抑私淑者之昧寡。將遐舉以超往兮、邈何如其爲心。遊旁求之未得兮、何鑽仰之可尋。奠兩公于三日兮、濟濟黯其盈襟。撤冠裳而無所於設兮、慨俎豆之莫陳。挺修榦之亭碧兮、實手澤之所存。何虐燄之熏蒸兮、與玉石而俱焚。歷魏晉之枯荄兮、曾幾蘖而復新。茲命脉之所鍾兮、理無有乎終屯。撫焦爛之故地兮、灑予淚之沾臆。夌叟風以興歎兮、動予心之怵惕。望若礙而不極兮、行若有待而卻立。咤予行之無故兮、胡不及乎未災。徒遊驚于疇昔兮、豈無人乎往來。獨擧香之不予遂兮、而茲行適際其哀。俯斷堦而假寐兮、若有夢乎其側。覩光霽于彷彿兮、庶羹牆之有挹。聆天申之謦欬兮、惘蜾蠃之誠測。被九重之綸綍兮、感玉音而增激。信修復之不可以後兮、答輿情之慰悅。返予魄而莫留兮、曾不隔乎瞬息。沾繁霜而拂綴兮、悵行岐之莫卯。能長跪而脫悟兮、覺悲風其吹日。求蘇食于遺經兮、庶幾乎顏面之可識。

辭

告孔子廟辭　　宋　鮮于侁

曲阜兮遺墟、先師兮闕里。神彷彿兮如在、泐滂汲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爲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尚賜之爲疑。茫紛紜其交作兮、悖道違義而弗自知。纘六藝之折衷兮、取舍縱横而協于道。後世苟輕肆于胸臆兮、必遽貽于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矩。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其特祀。合仁義以爲冠兮、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裳兮、服文章而爲帶。列籩豆爲左右兮、薦粢牲牢而粢肥。酌玉醴以爲酒兮、錯瑤瑮而爲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歆。

弔夫子手植檜辭有序　　明　李　傑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歎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于晉、復榮于隋、又枯于唐、復榮于宋元。初、柴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笏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于故處。教授張須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爲辭以弔之。

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芥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扶坤兮、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栖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盤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大豈常木之可比倫。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迨靈雨之既零兮、萌蘖勃乎其奮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孔林辭有序　　孫　宇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命禱雨于山東境內山川。道經曲阜、晉拜聖林、感而賦此。

鬱鬱喬林、上微穹兮。環抱數里、靈秀鍾兮。於惟先聖、藏故宮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兮。蔭庇後人、澤無窮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

檜辭　　李　恪

道之大兮、即一木而特奇。鎮幹石皴兮、振古如茲。

符乾象兮左幹，合坤德兮右枝。挺拔而干雲日，輪囷而盤龍螭。豈山靈之孕毓兮，抑仙源之培滋。夫何以偃檗偃柏兮，涵元御氣而不知其所爲。惟聖人之手澤兮，歷萬刦而不衰。

祭文

祭告孔子文

唐李　觀

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衲乎與漠。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職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陷。我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忝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過三季之會，飄颻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驕陝。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安有夫子之致乎於無窮，

若今日之瀆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茂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貴暴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歟爲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爵爵上、德之與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夔有烈光、亢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宋四十四代孫勖

惟王德體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主。河[illegible]天、四瀆橫寓。爰念發軀、叨承世譜。刻意弱齡、服膺遺矩。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涖縣封、躬持修脯。自解銅章、建牽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土。恨違衮華、徒瞻首叡。既涉郎臺、更蒞帝宇。祗荷隆構、少寧丹府。新廣門閭、授之道輔。圭上紱臨、官崇道補。言路是開、德音斯普。召溥諫垣、日親嚴廡。操履且嚴、殘摒有叙。上代其獻、下幹父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端闈有武。待補入旅、試才汶泗。惟坊抗章、再臨萊文。同別採嘆、但分銅虎。旂耀鴻都、歸還故所。林近五衢、春融九扈。景物熙熙、原田膴膴。式仰威靈、奚嘗鼓舞。集是慶榮、益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盥甑。虔祭吉辰、丕昭多祚。惕之中心、弗窮覼縷。

四十五代孫道輔

道輔昆持邦憲、職典淮城、方歲月間、遷守徐城。大君之忠、衆諒旌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貳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孰能行之。昔曾子狀山無疑、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爲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理意乎。因西鄉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鄉、對颺休命。且厚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修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賛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尚不假後昆僻而尊之、然後爲貴也。今當授之政、至治之初、瀝掃祠庭、絜潔牲幣、粢盛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

蘇軾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銷用于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能利于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聾者可以使別目以核覘、聵者可以使狀

耳而彝鼎。奈何黻環天下、孕光于行。載空言于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于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夔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聚散以流形。豈若玉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岳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軾奉王命、俯臨邊城。故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分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于克誠。

劉　文

惟王爰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爲古今師、佐帝王器。全集大成之敎、決開榮進之源。希用報亨、式陳明薦。

元察罕帖木兒

粵自聖德巍巍、難名、儀範百王、而師表萬世者也。欽我皇元、雅尚斯文、屢脊道使、禋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妖冦、鴟張、梗我王化、垂及五稔。祀享之典、遂成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聲、而東土克寧。脅邦戾止、遐瞻墻仞。軍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補行、敢申昭薦。

明林　榮

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虧。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瓠堤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虧、至明而無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爲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蠻貊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于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敎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于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

闕明世教而壽國脉也。榮自有識、社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蠡窺天、未能見其萬一。然未足以叨清秩、而竊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聿云暮、是用吉蠲祀事、祗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

五十八代孫塀　胡　榮

惟吾夫子體道設教、立言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天職之所當爲也。然傳聞之的、每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有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眞傳。而素行可妻、復詩謹言者、斯擇之爲子壻。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纘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迨我皇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榮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爲之妹壻。綠蘿托好、席蔭良多。邇者同膺寵擢、公恂位輔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祗奉璽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實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榮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聖天子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遺教耶。謹躬詣闕里、特申虔告。尚冀相協、陰誘于衷、俾榮小子、克舉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厚。期無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薦陳、庶幾昭格。

畢　瑜

於戲、天地綱常、斯文元氣、王實主之。瑜奉命東來、布宣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意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時一變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爲治爲教。瑜不德、無以綮明詔、尚資神化、以裁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

徐　源

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遊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遊聖人之鄉。雖日跣仰乎學宮之廟貌、曷若躬覩乎闕里之門墻。燗爔固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學者之輝光也。謹以牲帛、式陳明薦。

錢　溥

於惟宣聖、德配天地、妙參贊于一心。道述帝王、貫古今而一揆。此其所以如天不可階而升、如日月不可踰其明、集群聖之大成、而賢於堯舜者也。溥佩服聖教、竊歷天朝、勅賜歸老、敬趨闕里、少陳洞酌、以告厥成。

徐　源

惟此闕廟，近燬於災。殆天厭斂，大道何虧。奉命重修，群材悉庇。衆手紛作，以堅搆締。梁木既起，榱桷飛甍。宮墻數仞，美奐美輪。巍巍素王，功高堯舜。植我綱常，廟貌今稱。工既告成，神靈亦宅。祭祀萬年，聆鑒斯集。

五十八代孫公易

惟王道高德厚，遺澤綿長。派分南北，千載流芳。衆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扈從，僑寓衢邦。去魯已久，景仰弗忘。茲蒙恩庇，分教鄉庠。得瞻林廟，爲表衷腸。謹備牲醴，承筐是將。聖祖在上，冀祐洋洋。

陳鳳梧

文武之道，傳之周公，封于魯邦，禮樂昭融。奕奕尼山，源源洙泗，鍾靈秀所，鍾貞元間氣。五百昌期，生吾夫子，繼天立極，上承姚姒。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六經炳燿，如日方中。睠茲闕里，宮殿有翼，百王所尊，與天無極。岱則泰嶽，萬山攸宗；營則東海，萬水攸同。藐惟小子，質愚而鈍，方其髫稚，已知敬信。朝夕在齋，百拜稽顙，如見聖容，洋洋在上。遹設繪像，配以四賢，春秋釋菜，必恭必虔。講習之餘，瞻容慕德，夢寐或見，恍然侍側。及叨一第，歷官中外，奉像以隨，致嚴無怠。幸典文教，晉楚兩邦，推明正學，以淑後良。家有精舍，極其崇祀，朝夕展謁，傳之世世。頃惟聖鄉，未遂瞻拜，積此想悦，二十餘載。徼逢杏壇，洙泗濟汪，陟降左右，道德之光。如登泰山，天下小矣；如觀於海，難乎爲水。觀於聖門，實難爲言；仰之彌高，忽若後若前。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道則然。尚冀聖靈，佑啓小子，不墜其傳，洙泗本始。祗謁之初，薦此蘋藻，斯文萬古，天壞俱存。

羅　鳳

惟闕里，運造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備舉。因流寇披猖，毒延東土，致將祭器殘毀，有司因循，未之修舉，積有歲年。鳳承乏守郡，諗此墜典，實睠于懷。遹稽按載籍，發汝上之藏錢，市群材以從事。實以儀譜各從品式。今者百物咸具，八音亦完，謹涓吉日奉安。敢以牲醴，用申虔告，惟王其鑒之。

沈　謐

嗚呼！聖師道參天地，後世蒙其覆載，而不知其恩；聖師明並日月，後世被其照臨，而不知其功。聖師之文章如星斗江河，從心所發，後世效之，而不知其本；聖師之學如精金美玉，渾然天成，後世習之，而不知其真。夷考當時及門之士，號稱傳得其宗者，不過顔、曾、思、孟四公，而

已。嗣後寥寥、餘二千載、雖有英賢特達後先倡明、此學賴以不墜、亦未見光燄透徹、如聖師之精切神明化變無方者也。聖師在天之靈、能無怵惕不安矣乎。近得豪傑君子履危蹈險、深體聖師之心、闡揚致知之學、恍若聖師復生耳提面命、簡易直截、後之有志者、可以佩服終身、免其不習不察之患也矣。末學小子幸逖聖師之鄉、復沾闕里之化、誠千載一時、佳期難得。徒逖人而不自察、見聖而不克繇、其得罪愈覺大且深矣。敢忘愚陋、卒業杏壇。凡有世情習態、消之未盡、克之未能者、聖師默佑扶翼、陰加悔悟、俾爲聖門棄人、此小子日夜惓惓之心、死而後已焉者也。宮牆拜謁、不勝慨歎。無言之教、相信之誠、蓋有脉脉感通之機矣。聖師其鑒察之、物薄心真、冀其歆格。

毛　鵬

仰惟慕先聖之道、希見羨墻、謁先師之居、眷言此邦。茲其托洙泗而結址者、猶楗遲而棲止。適闕里而來處者、曾佝佝而頡頏。夫子之道、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於鄉黨而恍悒其謙光。簪纓奕業、敢校儕芳。所謂賢於堯舜者、中固不可名、而迄今愈顯揚。鵬等問俗山東、造里升堂。儀刑雖切、瞻遡茫茫。舉酒釋奠、神其來嘗。

吳惟椒

師道天然、莫之所擬。得門而入、美富在是。幼讀詩書、嬰緣闕里。乃獲來瞻、云胡不喜。六經四書、師訓炳煒。約而言之、不越政學。四教無隱、冀後有覺。滔滔皆是、今亦豚學。罔爲己、忠信弗率。志穀恥縕、始務佔嗶。聞見未多、疑殆自必。勇武亂義、文皆勝質。徒事攻人、私是用匿。有號識者、日繫講論。索隱何述、口給非仁。庸德庸言、師嘗誨人。所求乎子、所求乎臣。五者達道、曾不出家。未踐其實、顧撫其華。蔬食飲水、樂豈在遐。遑遑聲利、日思無邪。何如從政、在帥以正。兵食可足、無信爲病。學道愛人、禮樂斯競。百姓不安、何以修敬。弗均乃貧、有欲乃竊。四惡五美、倒行決裂。使不以時、用其云節。苛猛于虎、衆且結舌。君維使臣、民欲令衆。兕出玉毀、伊誰之故。枉直攸分、在慎舉錯。不果不達、胡容尸素。以今政學、回視春秋。末流愈下、大道是瞀。維師振鐸、爲絕學謀。維師泣麟、爲窮民憂。俾見今日、殆有甚者。席不暇煖、每在中夏。師靈在天、鑒視于下。何時易之、還諸大雅。小子踽涼、擬敎東方。志欲起衰、媿不成章。古有問天、亦有望洋。小子似茲、誠在洞芳。

王　藻

於惟先師、萬古是瞻。道集大成、德配昊天。六經貽訓、堯舜能賢。一哉心法、啓示眞傳。天惻群蒙、長夜綿延。俾扶周統、二百餘年。一字予奪、筆削能昭。乘桴擊磬、歷聘冏旋。乃思吾黨、成章斐然。將行物生、至教昭焉。千載道脈、歷世敷宣。照天日月、在地山川。迄我昭代、精一是式。惟金惟玉、條理昭晰。微言與義、垂訓作則。啓佑斯文、遐追古昔。以植天常、以立人極。剖破性眞、民用無惑。直道大行、無反無側。成惟聖訓、啓我懿德。黍予不敏、爾書是將。肅齊貞度、赫奕彝章。聆教趨庭、闕里周行。岱嶽巖巖、泗源湯湯。杏林闕里、垂世衣裳。絃誦盈耳、禮樂彬鏘。仰瞻在上、神爽洋洋。一七之俎、一豆一觴。對越孔嚴、璜玉獻璋。千古淑艾、願言門牆。

趙賢

惟師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懼不能學焉、而來遊、乃幸遊於聖人之鄉。至爵至道、嘉言孔彰、將必有所以爲注措之方。杏壇故迹、瞻戀彷徨、無亦惻然念賢以及桑梓之邦、爲之陰佑而默相、俾賢慰生平仰止之私、而亦庶幾無玷於宮牆。

陸樹德

惟師東周之念、夢寐不忘、雖千萬世之下、猶思見其[illegible]

皇。樹德等叨吏茲土、何以奉揚。尊美屏惡、興讓洋洋。舉直錯枉、嘉言孔彰。節用而愛、救時尤良。彼其爲操戈者、則鳴鼓之分張。時維繹思、厥有周行。聖明陟降、游行出王。祗修禋祀、肅伏恐惶。

鍾化民

惟師至德難名、曰維太極。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先師生上下四方萬世。生生於一時者、王道備、生生於萬世者、師道尊。化民備員西臺、代巡東省、材居下乘、志仰高山。敢不體生生之心、以佐皇皇之治。牲牷既潔、醴酒既淸、敬采溪毛、用申虔祭。

王在晉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刪述六經、統宗百氏。玉振金聲、始終條理。道大莫容、迴環轍軌。哀周素王、世不吾以。子曰歸與、斯文在此。日月中天、揭明宗旨。淸任惠和、孰相媲美。江漢秋陽、不可尚已。惟茲齊魯、聖人之里。代歷封疆、宮牆如咫。泰山在望、梁木未圯。羹牆寤寐、千古仰止。詎日凡民、待文興起。聞而知之、亦有乎爾。

李日宣

惟日宣幼學夫子之學、壯行夫子之志、窮守夫子之固、達不變夫子之塞。日就月將、夙興夜寐、惟求無忝所生、

以不爲宮墻戻。而宣也憒憒悠悠、莫知卒歲。幽獨自循、追悔靡及。回首六旬、小心翼翼。三十功名、亦義亦禮。乃進罔裨于淸時、退無補於大事。子臣弟朋、多少缺失。性道文章、抑盤測日。方秉燭之未遑、而分陰之是急。危乎危乎、如焚斯溺。遲以獲罪于天、痛譴過擠、咫尺聖門、安敢自逸。視茲文物衣冠、殊慰仰止。廟貌方新、躬共木石。祇以王程、弗容喘息。敬汲洙源、以告靈几。生平瞻依、何幸此際。自茲以還、有過勿吝、無念不飭。庶幾朝聞、乃可夕死。惟我聖師、終焉啓廸。

王永吉

維吾夫子、道高德盛。貫古鑠今、開天一聖。垂教萬世、性命各正。堯舜以來、罕覩其盛。維茲齊魯、夫子故鄉。漸磨仁義、俗善而良。旻天不弔、叠遘兵荒。死徙凋喪、散之四方。雖曰天時、上失其道。狐鼠縱橫、民無所告。大纛高牙、以暴禦暴。孰念民艱、撫綏慰勞。急賦繁刑、驅之爲盜。瞻彼殘黎、能不惻然。生者死者、慘痛堪憐。市無完壁、野斷炊烟。救民水火、惟賴群賢。望吾夫子、訴之上帝。淨掃垂沴、導迎和氣。華袞晏然、欃槍息彗。雨暘若時、民無夭厲。望吾夫子、啓祐宮墻。有官君子、視民如傷。忠信廉潔、寬裕齋莊。若保赤子、毋黍虎狠。吉生也僭、賦性頑僻。寡過未能、愆尤日積。誓茲血誠、共極蒼赤。如負此心、幽有鬼責。內省自訟、知非已遲。正心誠意、篤志近思。治平天下、道在于斯。小子不敏、敢不勉之。

國朝施閏章

於惟夫子、訓萬世而冠百王、玉德莫罄其揄揚。夫子之學宮盈天下、遐陬僻壤、靡不瞻廟貌而歲烝嘗。而學者必嚮往乎闕里之堂。譬日月之著明、照及幽荒、迴霄躔所自出、必觀乎暘谷與扶桑。山海崇深、功德及物、必履泰岱之阯、觀滄溟之濱、後知爲五嶽之長、百谷之王。維章小子、祇承　王命、敬敷文教、再歷於夫子之鄉。雖未獲遊聖人之門、猶幸覩車服禮器之煌煌。思齊魯之一變、弗稱職其怵惶。願多士之無忝於四科七十、而共聞乎夫子之文章。

辯

孔子師老聃辯　　　　宋　羅　璧

孔子師老聃之說，雜于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淺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證之。從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問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寓言。莊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宗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不知其始自莊子。夫老子之教，主于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搥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頭垢面，喪酒弔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勖其徒容與是耶。孔子于人一善者，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没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盡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詞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爲重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皮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桀名撿，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興，曰，譬如耳目口鼻，各有所司，而不能相通。故墨翟、朱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有若辨　　　　洪　邁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没，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

何以知之、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乎謂此兩事殆近于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詆訛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乎。檀弓載有子問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于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也。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窮桑辨　元羅　泌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嵎夷之地、故記孔子生于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遊于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産必于窮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于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顔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槃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産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衆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顥。而遠遊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州、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顓頊繼少昊也、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耳。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于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演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墟乎。邾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孔子生卒年月辨　明宋　濂

或有問于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

氏之說、年之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馬去疾見傳記異詞、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于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灕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榮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代去孔子時又爲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古今良史、則其時又後于穀梁、公羊二百有餘歲矣、故其圖缺跡遠、言則無徵乎爾。卽是而知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爲的。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之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註家謂已酉爲已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據、宋之大儒傳文該識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尙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臣于衛、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于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已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數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

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裁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真者居多、而況于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裁于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厤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之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旣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壬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于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耶。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求之于傳。求之于傳、不猶愈于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决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鑿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我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孔子封王辨　　吳沉

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而王之、于名正乎、于言順乎。春秋之時、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潛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

夫子之不幸也。嘗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累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至今封之、而不可哉。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者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于當時、而其教實垂于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孰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責不分、君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蓋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于稱師者、世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人高弟子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于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于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于③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悖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余之說、則雖得罪于天下、不憾也、懼得罪于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議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且西面。尸入門、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飫、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于陰氣④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享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司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簡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⑤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大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虞夏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之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窩。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略可。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吏僕不可盡也。或者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則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孔廟樂議

瞿九思

觀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三句、似韶樂堂上無編鐘、但有編磬琴瑟歌工。觀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等句、似韶樂堂下無編磬、但有特鐘、鼗鼓、簫管、笙等器。竊意韶樂之制、凡將舉樂時、必堂上先擊大鏞三聲、卽堂上玉磬琴瑟詩歌與堂下簫管一齊並奏。及樂奏已半、恐樂工或微有倦意、復播鼗數聲以召之、擊鼓三聲以振之、卽堂下之笙與琴瑟詩歌簫管一齊並奮。及其將終、則左擊柷、右擊敔以止之。故曰合止柷敔。今止柷敔者、謂東西相合而止之、非以柷起樂、以敔止樂。起樂已有鏞、又何待柷也。笙字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從生、字乃樂所由生、故擊鼓之後、笙必先作。觀周禮春官有笙師、無簫師、無管師、無篪師、無遂師、儀禮有笙磬、無簫磬、無管磬、無篪磬、無遂磬、及儀禮燕禮、鄉飲酒禮、

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笙詩六章、無簫詩、無管詩、無箎詩、無塤詩、可見笙音與簫管箎塤迥然不同、前一半不與琴瑟並奏。磬先作是前一半、笙先作是後一半、是謂小間、故曰笙間。賁是大鼓、觀大雅以鏞與賁鼓相對、可見鏞是大鐘。韶樂每成前一半先擊鏞、即所謂鐘以立號。後一半先擊鼓、即所謂鼓以立讙。及到第二成、復先擊鏞以起樂、是爲大間。故曰鏞間。笙爲小間、鏞爲大間、是所謂笙鏞以間也。每成前一半、用鐘起之、後一半、用鼓振之。鐘與鼓是兩相對待底、大雅所謂於論鼓鐘、鏞鼓有斁是也。擊鐘後、磬即先發聲、而衆樂即隨之。擊鼓後、笙即先發聲、而衆樂即隨之。磬與笙是兩相對待底、小雅所謂笙磬同音、頌所謂磬管鏘鏘是也。由此言之、是韶樂制度雖與商周稍異、而總其大較、則亦未嘗不同。所不同者、特韶樂堂上無編鐘、第一成後一半以鼓振之、而以笙繼之爲稍異耳。孟子說孔子集大成、以金聲爲始條理、以玉振爲終條理、則孔子之樂、又當與虞夏商周少別。釋奠樂似當于編鐘編磬外、更製特鐘一枚、特磬一枚。凡奏樂必堂上先擊特鐘數聲以發之、即堂上編鐘編磬先發聲、與琴瑟詩歌簫遂塤箎一齊並奏、而每一句以小鼓爲節。此所謂始條理。待樂奏已半、復堂上擊特磬數聲以振之、即堂下笙先發聲、與編鐘編磬琴瑟詩歌簫遂箎塤一齊並奏、而每一句、亦以小鼓爲節。及其將終、遂左擊柷、右擊敔、東西相合而止之、是所謂終條理。前半後半雖脈絡原未間斷、而金聲之于始、玉振之于終、條理始終判然分爲兩段、粲然明白。即孔子所謂皦如、樂記所謂合同而化。每一成、雖有前半後半、而脈絡全然未斷、即孔子所謂繹如、樂記所謂流而不息。凡作孔廟樂章、前四句似當揚聲向外、合造化出機、以陰寓智之事也之意。後四句似當收聲向內、合造化入機、以陰寓聖之事也之意。必如是、方似孔子之樂。未知是否。

解

仲尼不歷聘解

唐李翺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于君亦曰聘。男輸財于女、國納帛于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沮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相，是以學韶于齊、求師于周，將欲傳堯以範國、張仁以羅俗，使明苟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辟在于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于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說

獲麟說

明王鏊

春秋何以終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經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何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作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爲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⑥退飛、鸜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感乎吾道其終不行

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校記

①詩：《藝文類聚》卷六一、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二作「師」。

②缺字，《文苑英華》卷一〇六、《歷代賦彙》卷六三作「年」。

③于：當作「與」，見《名臣經濟録》卷三〇、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④氣：當作「陽」，見《稗編》卷二八、《明文衡》卷九。

⑤樂：當作「學」，見《稗編》、《明文衡》。

⑥躅：當作「鵜」，見《震澤集》卷三四。

闕里廣誌卷之十八

〔論〕

辯聖論　梁沈約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竝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①、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非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道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嘆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孔子論　宋蘇軾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而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闕里圖論　明陸釴

闕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于陬、長於闕

皇、侑號闕里。括地志云、兖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與廟。謂之闕里者何。考之酈道元水經註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闕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闕里之勝、環以洙泗、水源出陪尾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者是也。章昭曰、泗在魯城北。京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四門各有石闕、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魯城南、則非矣。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者是已。乃若孔壁金石之流響、講堂荊棘之自斷、素書懸甕之符、幷千古之下、詫爲靈異、則吾夫子道德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迴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弗替、而闕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乎、士君子幸而生于聖賢之邦、膽依登眺、亦旣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斯闕庶乎其考焉。

孔子墮三都論　王廉

嘗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候。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智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于定公、尤見信于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己、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旣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附之、必不然矣。蓋三家皆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己而墮之也。倘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可成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議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强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

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隋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于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余于以爲三家挾叅而圖之。夫三家之勢至于挾公、固得志矣、有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受女樂怠于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于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于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强爲已弱、孰若使公室之强以自賊哉。論至于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借乎其蔽已深、如借禮樂者不能盡革之、則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孔子之化將而化、將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于魯也。抑陪臣書叔孫州仇、暨費帥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于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爲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闕里除荆棘論

王光示

傳曰、闕里聖廟無荆棘。謹按後漢書、鮑永爲魯相、孔廟講堂至里門荆棘無故自除。繇此觀之、則西漢以前、固有荆棘矣。或問於光承日、至聖之里、何荆棘之敢生。光承日、孔子使之也。孔子殁後、楊墨塞路、經之以暴秦焚燒經籍。漢興百年、始除秦禁、而遺書未出九州内外、習聖言者、萬室之邑不一二家。當是時、天下且不知孔子之詩書、又安知孔子之宅里。採薪芻者往焉、逐雉兎者往焉、樵夫牧豎躑躅于冢墓之上而莫可禁止。於是生荆棘以捍拒之、使不得闖入於其中。詩云、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豈非禦侮乎。然則荆棘者、亦聖人之禦侮也。及光武受命、尊儒重道、王莽更始之時、四方學士懷抱經書逃逝山藪者、皆雲集京師。建武五年、使大司空奉太牢祠孔子于闕里、道德一而天下同、百家熄而聖人尊矣。故丁其明年、爲除荆棘、以示大道無外之意。其後顯宗肅穆親祠孔子宅、登講堂、使太子諸王說經、而章帝復詣聖廟、大會群臣及孔氏子孫、行釋奠禮、奏六代之樂。十四年、闕再屆萬乘、自此以後、荆棘不復生矣。鮑永不知大義、乃謂僚屬曰、今賊兵滿野、而闕里自闢、此夫子欲太守行禮、助吾誅群盜也。夫荆棘之除、將爲天下萬世帝王師儒行禮之地耳、寧爲彭豐虞休么麼小醜而掃除堂戶

耶。何見之朕也。然則始之有荆棘也、天子周廬設卒、陛楯郎持戟、衛宮門也。其除之也、去武備而修文事、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而虎賁之士脫劍也。可以生而生、可以去而去。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夫蓂莢增損、歸于帝德、被茁者蔽、權在仁后。豈有聖人堂下之草木、而不奉上命、自榮自落者哉。吾不信矣。

記

尼山孔子像記　元司居敬

設像祀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膝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給事兩旁。晉王右軍將簡蜀守寫做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爲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儆學制鄒邑、選學舍于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頲習于禮者也、因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床、既已失之、見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顏愷之筆。杏壇小像吳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逢掖、深衣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袪、存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旁殺之、領緣袪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緞無繹、加以大帶、紐約用組、黑履。于是做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縫掖危坐、謂孔子鍾秀尼山、來而居之、神靈洞。乃問見之剏、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衆而求之、可以考見。頫讀者不之究耳。古者見服有等、大要見弁冠

三者而已。冔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綖繅斿、則後王之彌飾也。其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爲武、謂圍首者。武上有冠、以糾爲之、屈加于武。內埒有襞積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衡之兩旁有纊、纊繫以瑱、懸以紞。冠之上加覆、謂之綖。綖旁有紐、貫之于衡、前後垂繅斿。加冠襞積之數、斿以玉、十二者五玉、玄黃朱白蒼、貫以五采繅、如玉之色。九斿七斿、三玉、朱白蒼三采。五斿三斿、二玉、朱綠二采、繅如玉之色。固以紘、紘綠于衡之左端、加之綖上。復綠于衡之右端、繞于頤下再繞而結之。結者謂之纓、委者謂之緌。紘、天子朱、卿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有會、會謂縫。飾會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爲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笄、紞纊瑱纓、皆冕之制。次者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緌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繰、其色玄。冕十二旒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晝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其一畫虎、其一畫蜼。蜼如猴形、以

尾卷物納鼻中。火之性圓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于山。龍有降無升、登藻于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無殺縫、其色纁、束以韋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紕以爵韋。紕謂兩邊純、以素純謂下緣。十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珮玉、有珩、璜、琚、衡牙、貫以蠙珠、精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辟、首畢。九章、素帶、終畢。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帶紐約用組、赤舄。服弁者祭服、以緇、謂之紂衣、裳、帶、韠、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過服玄端焉。端身四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玄端、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曰雜、有韠、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屨。玄冠、深衣可也、圭薦之而已。既薦則拱手、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搢于帶間、亦不執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子思像于中庸精舍、孟子像于孟子墓廬、以鄒爲聖人之居、四方于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候好禮者有取焉。

皇慶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謝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監攝祀事孔嶽崇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岳門、幕府諸君祖于東湖之上。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嘗治魯定公九年宰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岳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于梁、將可知矣。戊申、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盖教官張舜衡、仲文、話嶧山之勝為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靑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靑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岳一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絕身拘拘儲儲于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嶧繹諸峯、出沒于煙藹雲樹之表、使人踌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茁孔村、見岡而斷者、其魯城與。繚而合者、其孔林與。不覺喜色溢于眉睫、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來迓于廟之西、相與翱翔。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觀德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孫其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補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畢、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荀、揚、王、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述欽稱于齋廳。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湮也、爲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績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捏丁石甃石之層也。壇南十步許、眞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前一株、在壇南、業已焚燬。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符笏、趙太學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頌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至文閣、章宗時剏。閣之東偏門、刻顏凱之行教吳道子小

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西廡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出北偏門、出襲封廨署、謁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闕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墓堂之上。由神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歟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臨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而若還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體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楷、宣和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親其鄉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荊棘、無鳥巢。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于此。硯臺井在其西、惜去秋爲水浸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三里、有眞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滴白而甘、俗呼槳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梗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聖果寺、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四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黑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許。由此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墓、所宋時叠石而飾之。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鬼神所刻也。讀碑記、始知帥剏于祥符、潤飾于政和。此亦人君貪侈之心、所以徼福也。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高二十有三尺、濶半之、厚四尺。贔屭高十有三尺、濶亦如之、厚四尺。龜趺高十有八尺。二碑高二十有四尺、濶半之、厚四尺。贔屭高十有八尺、濶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耶。入東門、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冢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麃君亭墓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禪院、觀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窅然以少正卯之奸雄、而七日之頃、誅戮剔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登泮宮臺、臺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甃、觸目悲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鄉樂村、南望修壟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衍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五十一世孫

元揩立石、溢津高翻書。洙水在林之東北、入于泗、其沂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趾云合葩于防者是也。林之北、東衆路也。自西峯而南、爲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兖國公墓。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總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井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雲漢間、而中峯特迥出、昔之所謂圩其頂者是也。廟歲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橋南卽大成門、次北者卽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猶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尼渠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孚陽劉肆夾蘆辨也。或曰夾蘆、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巉巖不可入。族長云、鄰户嘗用吉成嘗持火炬、緣而入、比入數丈、忽隙闊有光、豁一室、其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昔與吉幼而猾、故可入。所言如此。洞名、劉肆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尉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翳蔚、與聖井無所見、尋徇路、復達魯原、西南渡嶧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至鄒國公墓、墓在廟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亞聖寺、行四五里、過黃茌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四月甲寅、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復西北行、遊太湖靈鏡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巖、僕以病足坐巖下。諸君且示嶧山圖、蟬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與之西軒下賦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画而容雜數哉。迫夕陽下山、遊還出西北而進、達于縣之南關、造鄒國公廟庭、越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沿竹逕渡橫橋、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又十里許、達于魯城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莊公臺、泮宮臺也。北涉沂水、由竹逕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亢、茶泉也。亦竹溪蓄而不名。稱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丁巳將訪與相國不果。戊午、

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已未、謁先聖于杏壇之下。

孔履記　　王惲

孔子沒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惲復拜殿祭于先進趙公學舍、吁可敬也。履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圍以絲、絇則以枲爲之。文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綵如畫、不可端倪。厥首几几、似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口有衣如唇、可相掩覆。傍綴緄紃、長約數寸、殆用拘縛以斂口喙。環脣之周、中貫總紃、疊躡之后、擗結方舒、饋舁穿繳而蒼爻無光。枲之纖厄者、速敝絲之堅凝者不變也。于是拂拭睇睞、起敬起愛、恍如升君子之堂、仰高風、攀遐躅、而聆足音之跫然也。若夫履者、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況我夫子踐履之物哉。吾儕小人、可不敬而觀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卯也、于兩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得然而驚、況魯人乎。然觀其所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兵劫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畏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閒居、從容中道、與三千之徒、翱翔于洙泗之間、接武于杏壇之上。其素履之往、坦坦幽人之貞、可得而觀也。俾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顧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衮、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迹、與賞古物爲耳目之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履也。中統三年夏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王惲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于秦、至漢而復興。正道厄于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犯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

謁闕里記　　明　喬宇

正德五年夏、天子命予東祀。畢、將之沂山。戊子、渡汶河北至闕里。己丑晨、衍聖公陪謁大成殿。由大中門入、左右皆國朝碑亭。再入、爲奎文閣、閣甚宏麗、上藏秘圖古典億萬卷。左右列唐宋金元碑亭。入大成門、過杏壇。杏壇二字、乃金党懷英書。肅然至殿下、成拜、瞻仰宣聖配

哲塑像、嬪儼如在。歷觀古碑、半已剝落。又觀先帝御製碑、乃西涯翁奉命代告者。手植檜三株、俱已焚擷、尚有一枯根、可二三丈。又謁啓聖公殿。殿五楹、中設神龕一位。覽金絲堂。堂亦五楹、蓋取傳其王事以名。庚寅晨雨、對南洑小山清亭、衛妍清奕、風景佳甚。午後闕里東謁顔子廟。其前爲陋巷、有顔井亭。北出龍門、入孔林、有石人隊夾于路。升宣聖墓、前有壇石四十有九、造于後漢魯相韓叔節。泗水侯伯魚墓在東、沂國公子思墓在南、相去甚密邇。四代白墓在西北隅、五代求墓在東北隅、六代箕墓在東南隅、七代穿墓在西南隅。自漢冢中與祖墓以下、皆分列于外林。廣十餘里、皆奇草怪木、不可名狀。繁柯茂枝、克蔭空日、且下無荆棘、上無烏巢、實宣聖在天之靈有不可測者。洙水經于北、泗水環于南、林跨石梁于上、以通入林之路。梁之南爲古之魯城。又南、謁周公廟。廟在孔廟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贊碑、有車輞井。又西行、至東莊、觀城西竹林。林間乃舊沂水流帶、宛然有江南之景。歸過其家、有大石甚奇、予爲題曰瑞雲。辛卯、起行。

謁闕里記

舒芬

嘉靖三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君爲主。伍寅泉、遂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趨東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謁公館、沐浴。明日早、共萊果、糕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衍亭。出大成門觀手植檜孤幹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文閣、至大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垿栢陰鹿數十、皆濯濯乳而馴。却登奎文望之、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秉圭、不敢喘、拱正揖遜、巡于三十里外。正南爲綱山、其外爲凫山、山之麓爲伏羲畫卦所。東南爲防山、其外爲尼山、尼山之南爲黃山、又其外爲顔母山、爲嶧山、爲三峯山、（亦名車輞山。）蓋二百里而遥。正東爲東山、其外爲九龍山、又其外爲鳳凰山、爲陪尾、爲冢山。山之南爲夾谷、蓋三百里而近。東北爲馬鞍山、山之夕②陽爲夫子刪述所、其外爲臨樂山、爲昌平山。又其外爲龜山、蓋二百里而近。正北爲九峯山、其外爲龍山、爲杏山。又其外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徂徠。至所聚嶂爲泰山、望之烟雲縹緲、蓋百里而遥。其西則廓然、惟淺壠平阜、依稀環抱、若宮墻若城郭、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內爲沂、爲洙、爲泗、其外爲濟、爲洸、又其外爲汶、爲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

折而東經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經闕里之南西流、滙于逵泉、溢于雩水、行七十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北之洙也。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闕里之北百里强、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非東出萊氏南、東流至睢陵、行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綮村三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經東峙羣峯之外、以入于泗、奇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竭氣斯盡也。中原地氣、此其陰與。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決、其患不啻[illegible]③[illegible]。金元非岱宗諸山東奠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兹土山水俱逆、實啓中闕元氣之運。故岱于五岳、特稱宗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于兹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曰、闕里當奎分、漢書云、魯奎婁之分埜。與步天歌言冉元氏爲兗州之分埜異。今以漢書云。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分埜。曹楚丘魯地也。然則斯文在兹、實與天地之交、元氣之會與。聖公曰、于今日始有聞矣。遂下、東登詩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爲舊金絲堂基、即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亦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于陳蔡、大夫而絃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室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曰、子于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讓、除之。午、往拜顏廟、于階之東北有樂亭、于前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在廟之階東南。既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自滌門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于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塲、時有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出亭、繳前、覩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一爲麟羊、豸。抑麟內二爲駿馬。人則魏明帝鑄銅、列于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其前不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三峯、如筆架于前、果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往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然、蓋足俯瞰北南東三面之

奇也。公之後、有東埜氏、殊零落。九川與新其垣廟、擇一
人與修除事、爲月給米焉。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大遊
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未竟也、芬因與
區別其山水向背而咸之、并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塞
泉名餘福、爲吳人。九川爲關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
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遊尼山記　畢瑜

丁酉之春仲月十有六日、余自濟南謁翰林學士王公
于曲阜文明日、衍聖公偕學士游尼山、適風和日麗、一
時欣然聯轡者、憲副張公祈、陳公相、余及參議杜公鍂
也。尼山居曲阜東六十里、出城十里、左右冢纍然、盡魯
漢諸陵、去二十里、茂林蒸鬱中、有馬鬣封者、顏墓也。及
二十里餘、遠近岡巒秀列、隱若龍虎蟠踞、環結而爲五
峯、此即尼山也。下有夫子廟、廟東有中和壑、而有觀川
亭、亭下有智源溪、灘泉流爲川、川有坤靈洞、俯視之、深
黑不可入、相傳中有石床石枕、諸公徘徊久之、相與嘆
曰、天下之大、非無名山大川可觀、而千萬年斯文獨肇
于此、得非天地五行精華之氣、自開闢初已秘于此、一
旦吾夫子應禱而生、有以獨得之、蓋奪天下古今之秀、
爲人之至、又爲聖人之至也耶。

奎文閣題名記　胡正宗

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名非實則妄、實匪名則湮。創
題名記之說、何謂也。名其名也、匪崇名也、而實亦未嘗
不因之。名可于題、必實足以名。實甚夫名、則名由名集。④
此所以諸司職掌作題名記、無愧于題、誠顯身嚮世之
盛典與。爰稽奎文閣藉、非夙學真儒莫之典。設官典籍
者、舉世所推重、題名記之作也、夫豈過哉。我太祖高皇
帝鑒前代孳籍遺漆烈燄、詩亡四十篇、周雅缺頌各亡
六篇、周禮六官亡其一而存五、特建翰林院、國子監分
隸典籍官一員、以掌其籍。尋念斯文根本、合聖廟不是
過、捌奎文閣一所。始于洪武初年、高廣規制、聳越闕里
瞻望、圖匪⑤後觀、爲藏書計、亦隸以典籍官一員、總攝唐
虞三代以前至夫子刪述大備、著作全書不殊翰林院
國子監典籍官、例其責、校切。按此閣羣籍道德理義之
統會、心法肯綮、炳如日星、天下古今諸子百家之編次
管轄於茲、一或蠹剝、淪于舛訛、是誰之過與。典斯籍者、
所宜布竭誠悃、決脅力殫心思、俾夫子刪述著作一新
如初。隋牛弘論梓經籍、自刪述之後、歷五厄、一厄于秦
噬六國、墳典掃地。一厄于王莽末造、並縱燬燼。一厄于
獻帝徙都西京、播蕩。一厄于晉室劉石憑陵、從而散失

虖滅。一厄于侯景破梁、悉輸荆州、被周師入郢而焚之外城。無惑乎成周立國、設內史掌邦國之誌、設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內外史官名載在周禮、而未載其人、夫亦盛時多賢、無事于名以顯其身、嚮其世。然雖不盡倚于題、而間亦有題之者、在實副其名也。降自漢唐宋、建藏書之策、出習見藏書之室、與、漸至于修書以館集書以院、崇文于館、秘書于省、各有職掌。凡此之例猶我皇祖與翰林院國子監各設一官、以典籍意同。代有名人、遺芳後世、得非題而後彰耶。獨于聖廟未聞。是時知所以尊夫子、而不知所以尊夫子者、固在王祀無窮又有要焉者、乃在刪述著作經籍、道德淵藪、心法蘊奧諸凡羣言之舛、百家之訛、悉于是乎取徵。比之文淵閣貯、尤爲關鍵。典籍官責切于在京。我皇祖知之、而漢唐宋則未知、此所以未聞當時聖廟自王祀之外何所貯、何所司、何人題其名耶。肆惟皇祖深念奎文閣典籍官以整束振拂、考訂緝理攸係、必足于文藝、不斷心膂者方克之。洪武丁巳、直隸王㒅其人由官生供是職、頗稱。至永樂辛卯、右遷三氏學錄。迨正統年來、有兗寧陽人賈綱須鄉薦、陞是官、稱職有聲、擢北京國子監助教。此其表表者與、名實相須者與。中亦有生員出儒士來廝茲任、而或遷、或致政者、第以數蓋更易、不能盡稽其諱夫亦不題名之故與。今方職司典籍、錢姓汝芝名、字瑞夫、會稽越王世裔。禮部掄選儒士、學行才能、卓冠流輩、又非徒端雅、醇度疏達、更爲不凡。軫恤奎文閣典籍官向未題名、率成荒與疑、及前輩韜光自珍、則善矣。其嚮世風教、以善及其相承者、則未也。況世變江河、俗尚澆巧、殆盡天下不皆聖賢、其心而未必盡非聖賢之心。觀題名記而感悟興起焉者、信亦有之。則此題名一記、不浮于實、所以表既往、開將來、闡籍世世有賴焉。記中少有不當意者、亦必以爲戒、從義盡力、可否皆爲後世師不盡在于題名一記乎。錢子急于是舉、因具告于闕下翰林先達諸公、請一言以爲記。吕門胡子毅然曰、余與錢有夙雅、亦嘗覲奎文閣嚴、遂與之記。文成、質諸師相南渠李公。曰唯。

手植檜記

孔涇

重修祖庭記按祖檜前脩記、枯榮異常、因有感焉。蓋天地之否泰、日月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道之理亂、今昔皆然。木之枯榮、春榮秋枯、四時之常理、雖鄙童亦知其然。夫天之運化、晝夜之旋轉、雖老於推測、不能定其眞、而況鄙童乎。聖道之蘊與雖顏子之善形容不過仰高

鑽堅、瞻前忽後。及乎牆之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如探滄海之本源、莫知其涯際矣。乎植之檜、歷周、秦、漢、晉幾千歲、至懷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枯三百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五十一年、至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罹于兵燹、枝幹無遺。後八十一歲甲午、是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故根重發。至我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凡九十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本枝葉、夌雲而盛、紋理復左旋、與故本無異。詳其理、似有關于世道之理亂。其始枯也、晉兆五■⑥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觀之治。再枯于乾封丁卯、武后竊政之兆與。自後玄宗幸蜀、亂亡相繼、以及五代。再榮于康定、有宋三百餘年、九儒之興。罹于貞祐之火、■⑦運將更。重發於至元甲午、七十四年、中原文物兆開、是為洪武之治。廟中古檜數多、翠色參天、惟此本異于尋常、蓋聖人手澤、蓋有係於綱常名教、芘覆斯文、既陶萬品、豈惟宗枝之盛哉、將見與天地國家同悠久無疆。予感嫩江張鎮矢言之有相因、以識之。

正德十五年奎文閣重置書籍記　熊相

聖賢之道、非言莫明、聖賢之言、非書莫載。天下之書亦多矣、雖偏正純駁、言人人殊、要之、明道則一而已。闕里為杏壇遺址、孔聖與諸賢傳道之所也。先在曲阜縣城外。舊有奎文閣、閣中之書、天下莫備焉。正德辛未、盜入山東、焚毀殆盡。守臣以聞、上乃命建縣于闕里、築城而并包之。又命禮部頒御書、以昭崇儒重道、可謂至矣。止于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者、取諸言之正且純者、其他不以與也。己卯、相濫竽巡按、首之闕里謁焉。衍聖公孔公聞韶、樂善好古、道之以徧覩諸勝、卒登夫閣。書不盈架、問而知之。歸以告巡撫都御史永平王公珝、同寅平陸劉公翀、餘姚陳公克宅、三公曰、是不可緩也。任其責者、非吾輩而誰。乃求其目于提學副使江君潮、凡若干冊。屬其費于叅議陳君贊、僉事陳君宏、黃君昭道、王君億、凡若干金、乃檄兗州府教授林馨市之于四方。以庚辰九月至、三氏學及縣學諸生皆動色相慶曰、而今後吾無憂乎書、憂夫讀之者有未勤耳。知縣孔公統曰、春秋大事必記、茲非大事乎。敢乞一言以垂諸後。使後之有是責者見之、儆不能以不新也、歉不能以不補也。■■有所■■而■■■傳其聞見、究其義理、體之日用、庶斯道■■杏壇、而吾黨之幸茲

大矣。子曰、今天下之人知有君臣焉、父子焉、夫婦長幼朋友焉、而不至於昏焉瞶焉[illegible]焉禽獸焉者、聖賢之力也。若仕者、則爲聖賢之徒、而食其力者尤多。今仕于聖賢之鄉、乃坐視其子孫之俊秀罔知所以教之、不幾於忘本乎。是舉也、發之于予、和之諸公、不約而同、蓋理之在人心有同然者、自不容已也。或曰、書籍聖賢之糟粕耳、聖賢之後自異于人、何待于誦法陳言而後道可明耶。曰、孔子大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不常出、乃以是而責其後、不幾於誣乎。若以爲糟粕者、則聖賢之逝久矣、後之人有所持循、學聖賢焉而企之者、不求于書、將惡求哉。或又曰、聖賢之道經書備矣、諸子百家果何爲者、乃求之以誤後生耶。曰、譬之道路然。經書大道也、諸子百家特路之小者耳。然推其至則皆有所通、于行者皆有所益。故稗官爾雅、古人亦所不廢。學者誠能博以求之、約以得之、篤以行之、則諸家之言、皆聖賢之羽翼也。聖賢之言、皆吾身之憑藉也。焉往而非益哉。此讀書之法也、亦聚書者之意也。諸士子其勉之哉、以毋忝厥祖。

孔林記　王思任

地自生孔孟、而鄒魯之鄉、遂敵朋友之義、千里登堂、于先生何分也、而可有過門之憾耶。則既登泰山、以望其氣矣。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數千頃蓊蔚[illegible]蘢、至聖林耶。由華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繡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楷。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少昊氏雖墟于此、而奎婁之精中和之脈、至仲尼而始會。泗水却流、黃玉提命、此事不可藉凝人。茅鳥巢荊棘、非有目者可章章乎。从生事大聖賢、更切于英雄。夫子常欲觀人塟郈延陵坎子、猶往觀之、以此知向離食異塚泗迎洙、人之塟聖人、與抑聖人之塟聖人也。吾見若堂者矣、而斬板封鬣、不取俟泰、尚夫子之志乎哉。右三楹題子貢廬墓處、妄意泰山將頹、夫子獨語之子貢、而他日多學多能、諄諄然欲點紅爐之雪、必身後事命子貢褒之。聖人亦有密教、不可得而聞耳。林木皆遠方弟子手植、至不可知名。而孔氏纍纍環墻垣之外、三千年不異處。堯舜無此盛矣也。辭墓登樓、觀嶧山一點、正案東南而顧、毋尼山、啓聖、顏林俱在顧盼間。從魯圭門入觀闕里、魯兩生引由瓛粹門、綵金聲門、詣大成殿、瞻拜聖容、以文宣王冕旒鍾冊尊嚴、壁有行教像、顏子跗後者、是顧愷之畫。小影像、按几而坐者、是吳道子畫。恨不見

司馬朴所藏斛川筆、定別有一種文氣道氣也。殿之後曰毅殿、曰聖蹟殿。殿之前曰杏壇、二字党懷英書。至中門、左有夫子所植檜、文陽紐枯而不朽、米元章贊殊可讀。徘徊奎文閣下、天風穆泠、古柏森然。碑自蔡中郎、陳思王以下、不可勝們。左爲家廟、詩禮堂、古槐瑰石、不知幾何歲月。右爲啓聖殿、金絲堂、則魯共王壞壁處也。彷彿有人謦欬云。乃從璧水出欞星門、而負壘墨闕、五父、兩觀、以大火正酬、不能悉紀。止從陋巷窺顏井、謁顏廟、規制禮樂、稍殺于夫子、而一瓣天人、受此華報、斯亦好學之明效也。次日、從櫻門出看郛外坦夷、如格。望舞雩臺、過九龍山、忽憶李文正之句、一方炯火無疵覩、三氏絃歌有子孫、眞能話曲阜縣者矣。日午抵鄒、謁孟廟、古柏蔽芾、樂正子配焉。東祠孟母、傍有小石像、是孟子踞而受教者。面稍肥、似帶癭氣。庭前有元祐時所植四大槐。或曰孟母夢泰山神乘雲至嶧而墜、乃生孟子。由是觀之、孔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不三百里之內、而數聖比肩、與絕今古。予出胎以來、仰止夢寐、又以一日于役、得慰所私。虛往實歸、其視皓首牖下、汩沒塵中者、得失幸不相去何似耶。時萬曆丁巳六月廿八日紀。此志榮若夫賢述詩歌、則既遊聖人之門矣、以讓能者。

石刻孔子像記　　　　徐　渭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側考夫子貌無傳、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而閩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黃伯固所錄有據、然于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額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于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于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而髯、繇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謁闕里記　　　　丁　賓

賓髫年不知誦法孔子、想見闕里、思拜孔林。既舉于鄉、固以不佞不講用爲已憂、遂私淑諸人、力于講肄。已成進士、受邑爲令、深惟不負此授、則有與治多人、足使覩

見之行也。自此一進退、一隱見、所稱用行而舍藏也、莫不服膺聖訓、不敢尺寸失。私更簡點、從義改過之未能、況于闕里孔林南北輒傳、不知凡幾。拜謁之願卒未能遂、乃于崇禎庚午、自思其年八十有八、景處其疾河漭侯清、此而不酧初心、終負。于是毅然遄往、內外阻之不得。爰詰三月十有八日、齋盥埜服、挈平頭三五、鼓棹雲陽、舍舟而陸、從金陵渡江、登頓千里、雖旅食星飭、謝遠輦血、日踰旬五、于首夏哉生、始抵曲阜。孔宰邀于行館、聖公亦復枉駕。見其春秋方富、而過庭有待。語以衛生綿嗣之術、忻然契合。尋肅冠帶、晉詣闕里、覲制雄偉、石棟龍紋、飛翬烏翼、宮墻數仞。中啓三門、壯儷王居、洞開聖域。入其門、覺儀容之如在、領禮樂之輝煌、彷彿瞻拜、心儀神往。不翅此身得尾三千之後。出登杏壇、見先聖手植之檜、在殿庭東南、榦枯色古、相傳有王者起、此檜再榮。曾于勝國萌生、開我大明本支百世、亦一異也。遙看衆山環繞、洙泗縈迴、蒼翠映几席間。遐想當年先聖唱鐸、群賢和奇、時與旦暮千古、令人慨慕無已。少頃、偕孔令循城北行三四里許、至于孔林。夾道多檜柏、蔽映雲日。入林、聖公已先佇候。乃相與北向謁先聖墓、其左爲伯魚墓、南隅爲子思墓。周遭五十步內、荊棘不生、烏雀不棲、尤異焉。以次交拜訖、起觀尼山之靈秀。古木陰森、俱合抱千霄、惟楷木一株、高四丈五尺、圍拱一丈、枯而不朽、端木片心與之共古。更憩子貢築室處、追思門人相嚮失聲、景象愀然以悲。昔人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載不磨、心有味乎其言之也。俛仰今昔、儒英勛傑、靡弗屈首師服、即歷代帝王法創規守、尊崇恐後、非誠道弘德遠、配天地、冠古今、擬生民未有之盛者哉。念當耄年、幸偕聖裔揖讓升降、抵掌晤言。雖不親炙我夫子之耿光、固已甚慰夙心、更是生平一大快事也。聖公留款、辭之、因贈我聖門闕林諸志并楷木二杖、遂別去。望泰山而發、叢天之碧、迎輿而前。次日、到泰安沐浴宿僧舍。明晨、禮東嶽泰山之神、俯皮筋骨、無他請祈、但祝聖壽萬年、奠安四海而已。即令驅車言還、道經顏、孟、閔、仲林廟、俱藝香將禮。帷中索枯、各有贊頌。舟歷淮徐、乘便進謁漕使、言民逆不勝、促督運艘南下。隨還舟京口、兼程以歸、兒輩已候于途。是月十八、侵曉抵家。往來水陸道里三千、期僅一月、而數十年至聖廟林拜謁之願、幸于衰歲發大猛勇、一旦完慰。從此流光、不知有幾、尚思益勵初心、不愧後學。亦惟忘食忘憂、且忘年之衰老、庶兒見聖弗克、繇聖之誨云。援筆識之、因以自勗。

書

代曾參答同列書

宋歐陽修

參白諸足下。闢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者、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拔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不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歿、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諸足下以有子之道、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

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奚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冗口名寡矣。必而無知則已、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諸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序）

崇恩堂序　　明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繇是歷代以來、降其謚、遵道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以與天地相爲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祿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縟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討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晉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縫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況其子孫乎。況帝王於先師之胤乎。昔漢章帝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章帝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

言。然則彥甫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儔之知所本乎。異時書諸金匱、以侈爵世、其爲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乎諸作之後。

衍聖公爵系表序　王世貞

昔唐虞三代之盛、其子孫爲賓恪者久而式替、獨孔子起卑布、踐素王、以筆札紹明聖人之統、從明發圖、稱萬世師。爵則眞王、禮樂則天子、其子孫亦以漸而隆崇號爲上公、秩乃六卿、雖以□□僭竊之主⑧、不能有所裁損。嗚呼休哉。然孔子實成湯後、論者不知其所自起、余故因表衍聖公之爵系而僭識之、明孔子非國家所得而封建也。

校記

①錄：當作「祿」，見《藝文類聚》卷二〇。下同。
②夕：疑衍。
③缺字，《圖書編》卷六一作「獫狁」。
④此句疑有誤。
⑤畐匪：疑倒。
⑥缺字，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寇」。
⑦同⑥。
⑧此句《弇山堂別集》卷三九作「雖以失德亂常之主」。

闕里廣誌卷之十九

四言古詩

謁孔聖林廟　元揭傒斯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維彼聖人、教之誘之。凡厥有民、凡厥行之、則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被其服。兟秩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服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邁之衛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蹌蹌。其臨皇皇、聖人允臧。商公之圖、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蘇聖。

新廟告成　明李東陽

巖巖岱岳、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畧。新廟既搆、其輝孔昭。如輻斯輳、如機斯茂。若綺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雖天降災、鬱攸是崇、惟斯文之恫。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假、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牲冊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享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享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謁聖廟　陶欽皐

[illegible][illegible]若宮、濯濯君豆。載陳載瞻、聖其予觀。維宮煌煌、[illegible][illegible]濯濯。秉心則虔、神明斯若。聖人在天、其天其淵。降自何方、望之儼然。儼然來臨、樂此聖心。尸居中堂、示我德音。聖不可知、神不可思。日月爲輪、驂而去之。往來有路、闔闢有戶。不忘若人、萬世之下。

黃克纘

謂山蓋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克烝。爲萬世師、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不德。嗟我小子、實鮮知識。蚤歲誦法、垂老未息。如窺堂奥、尚阻于閾。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徊廊廡、有嚴有翼。禮匪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甘棠封植。匪物之懷、惟德是憶。况我聖道、饑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詩以責躬、莫之敢飾。

孔林　單恂

魯城峩峩、洙流瀰瀰。人之埜聖、亦云其里。言樹之木、木繁匪殺。言築之室、室居允猶。棘榛拔矣、輦道兌矣。烏雀亡矣、俾無聲矣。豈無帝寢、少昊在東。維草[illegible]、

維石龍從。春露既濡、秋霜既降。孝孫履之、虔其祀事。
祀事孔明、豐碩粢盛。潔爾大烹、享殿之祊。於萬斯年、
奠之與京。

闕里　宋　際

奕奕東魯、聖人之居。弟子益進、狂狷斐如。維詩維禮、有
琴有書。如有用者、視彼中都。暨乎攝相、七日行誅。夾谷
之會、肆齊侏儒。宗邦幾興、阨於彼婦。遲遲國門、栖栖奔
走。鳳兮與歌、麟遊不偶。涵濡夢奠、屯莫永久。帝者常師、
公爵世守。道隆千祀、教浹九有。維天及聖、莫之能名。擬
之議之、玉振金聲。睢盱斯里、杖屨所經。申申夭夭、寂然
無營。低回留之、寔勞我情。

五言古詩

謁孔子　隋劉　斌

生與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水流。及
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遺風
曖如此、聊以慰蒸求。

送孔巢父還山　唐李　白

獵客張兎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
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眞。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
凌遠松、同衾臥磐石。斧冰嗽寒泉、三子同二屐。時時或
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
還、雲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
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魯郡途中　高　適

誰謂嵩潁客、遂經鄒魯鄉。前臨少昊墟、始覺東蒙長。獨
行豈吾心、懷古激中腸。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徘徊
野澤間、左右多悲傷。日出見闕里、川平知汶陽。弱冠負
高節、十年思自强。終然不得意、去去任行藏。

謁孔林　宋吳　秘

高天之有文、星辰藍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野色。草
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俾人之文、五經爲藝極。五經

主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閫閾。天地無逃數、世人猶自惑。代代文不絲、宜在弟子職。薰香達誠悃、瀟洒瀝胸臆。瞿然見威容、長休罪墳側。

元張起巖

迢迢魯城陰、長林蕭秋色。修門負平岡、重墉屹玄宅。交柯藹雲霄、文楷間蒼柏。翁仲儼儀衛、齋聽敞虛白。境土自淸曠、密茂不容隙。巢居絕禽鳥、蟄茁無寸棘。苔蘚帶堅壇、草露濕寒碧。肅恭款崇闕、屏氣前趿踖。高陵遂瞻仰、素願愜平昔。聖裔借守長、聯翩來拔跡。羅列儀雍容、莫拜助登陟。慨然渺深思、辭容宛如覿。徘徊凝睇久、景慕遂歎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區宇內、孰不沾聖澤。宜哉子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如一日、附龍守宗國。欲歸重躊躇、歷覽撫碑刻。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峇石。

謁闕里　王偉

庭訓隳淑茫、師授悖蔑戒。嗟予不惑年、行已得夷隘。今歲客東魯、似為神所介。駕言逐秋風、得展闕里拜。進進魯殿餘、汶水走湍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靄。齋莊趨兩楹、奠獻成孤酹。踌然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後、今夕儕屬洒。披雲覩天日、太極開一畫。彼蒼詎能言、諄諄聖為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坤以之奈。東周不可為、述作萬古賴。耿聆徇鐸音、光化雷雨解。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琲。當時七十子、授受嚴如待。夙今嗚幾時、諸子沸秋籟。一朱亂紅紫、百谷泛稊稗。憫者廿下達、誕者樂詭怪。黜藏寶康瓠、幹棄清廟鼐。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天高洗可階、一氣包厚載。茲遊固難言、默契心有會。胸中九雲夢、吞納失芥蔕。循循善誘詞、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三桓張公室、覇功熾而汰。一奢去無復、荒陵餘石獬。煌煌天乙孫、膚敏冔冠蓋。德博慶自修、道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不隨衆水壞。歸侍金絲堂、持齋聞磬欬。恍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聰、肉味忘一嘬。詠歸寫遺音、風雅變鄘邶。一笑老東家、吾知其樂大。遲遲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謁林廟　汪澤民

巖巖泰山陽、湛湛洙泗水。鬱鬱楷樹林、行行瞻闕里。廟庭獲展敬、德容斯仰止。嘗坐嚴能躋、參前疑屬峙。溢踰拜陵下、慨歎曷能已。六籍苟磨滅、九法孰條理。宜哉百王師、萬國恒通祀。矧茲禮義邦、神化素漸被。分符誠愚

朽、鉛刀思礪砥。上答罔極恩、下不媿爲士。

謁尼山　明李東陽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顏母在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公。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棟楝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省、慼顏而發紅。荒苔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崇。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教、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闕、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沛洄無從。昨逢中臺彥、感舊傷遺蹤。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爲我洄①青驄。

謁宣聖林　吳寬

兩楹既夢奠、黯矣斯文光。嵬嵬魯城北、冠履于焉藏。墓木不可辨、合抱十萬章。相傳門弟子、移植來遠方。惟昔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何幸、瞻拜俄其旁。去我有周末、邈然親溫良。如陪遊與夏、執贄同升堂。惓惓東引領、夙願今始償。嶧山千仞高、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宣聖手植檜

魯宮久矣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猶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藉文字、烈火經燔焚。而此獨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得似、隱然成旋文。端如人索綯、撤纆依然分。米芾好奇士、于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凡幾巡。維魯多松栢、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遂將失嶙峋。

和吳寬韻　李東陽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毀、僅見孤根存。樸牙插高空、突兀撑重門。禮祀嘗及漢、官封未汙秦。所貴手親植、不與萬木群。翩令衆芳茂、蓊鬱紛成屯。枯荄發餘燼、往代有遺文。旦夕或可期、今古何嘗分。雷聲久絕響、五月始一聞。矧茲時雨降、遠邇皆霑均。仰高復好古、一日累數巡。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弭蓋、翹首青嶙峋。

喬宇

聖道炳日月、萬古常一新。植物匪觀美、自此手澤存。移株嶧山麓、歸陰闕里門。宮室不壞魯、焚燔豈遭秦。孔林材實多、不與群卉群。盤拏作龍立、蒼翠如雲屯。閱歷數千載、尚有左紐文。傷哉鬱攸孽、烈焰從何分。殿庭亦煨燼、與事駭見聞。萬物有代謝、盛衰理則均。靈根定不死、

元氣相周匝。一枯復一榮、天意豈在人。陳荄發新廟、岱嶽同崢嶸。

謁林廟　　楊維

驚風飄寒雨、秋杪變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荒林。靈光亦已廢、閟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廡何崎嶔。徃昔講禮徒、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履舄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數仞墻、惕厲感我心。

謁聖林　　林俊

曾阜盡陰翳、孔陵多景光。乃知泰岳下、中有元氣藏。不容道何病、世代餘褒章。滄桑互變滅、若斧居一方。玉書護林木、樵採誰敢傷。兒孫麗千億、宿鼎聯近衷。譬如天之樞、衆星拱其旁。精神感會聚、嗣述俱質良。②磬折禮讓素、金絲誰家堂。我生百代後、瞻奉茲始償。悲谷日已夕、執役心逾長。麟泣動宿感、大雅傷詩亡。

張璧

北上過濟州、望兗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憩曾中宅。平明躋闕里、零雨洒岩柏。淙淙泉石清、噎噎霜木白。翁仲羅庭堧、楷欒蔭窓隙。山谷淨祠壇、樹老斷荆棘。神路邃且長、亭殿丹以碧。拾級轉逶迤、斂袵還踧踖。游衍成壯觀、夢想白晴昔。山川姝精靈、典章豈陳迹。封樹何鬱盤、輝亭幾登陟。向來槃勝境、及此遂良觀。臨眺庭豈倦、展拜氣方息。迢繞楷木林、雨露正培植。進採洙河水、流波乃渦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獲珙璧。卓哉賢聖林、剏茲禮義閾。世守良裔孫、詩成付新刻。徘徊恒顧瞻、鑽仰卽修飭。天地給何能、泰山有立石。

謁聖廟　　鄭經濟

王風久不競、斯文在宮墻。麟出一復遊、鳳鳴徒鏘鏘。偉顏其庶幾、由也亦升堂。相將被章縫、贊展立袞裳。道德日嗚嗚、江海時洋洋。百王彈尊稱、至聖肆所將。日非尼山靈、天地終迷茫。

蔡經

③太極隱混沌、陰陽闢元始。徑徑復蓁蓁、疇焉振人紀。緬惟羲黃聞、此道平如砥。精一紹乃傳、周文率其軌。陵夷歷春秋、不絕如綫耳。尼山久鍾靈、天縱吾夫子。上以繼百王、下以開千祀。垂教在密章、翼世遵倫理。日月並貞明、天地無窮已。巍然見宮墻、奉茲趨闕里。穆穆瞻聖儀、肅肅薦蘩芷。斯文寻何人、勗哉爾多士。

顧夢圭

尼丘孕元聖、宇宙垂六籍。風移有淳漓、文在無淪斁。慶雲翼崇宮、芳蘩羅故宅。緜誦誰則聞、吁嗟問遺迹。衆賢

修禮物、明禋報尊德。雖限邠兩麓、承[illegible]社。

郭正域

太極判鴻濛、中天産玄德。當年不執政、今日奄魯國。石龍蟠兩楹、瑾瑎接前閾。古檜出雲根、生前親手植。鑄瑩儼帝居、丹璧約兩翼。人間帝者師、世更幾萬億。上殿瞻冕旒、爵弁中中色。壇上杏花紅、林前洙水黑。元氣何蘢葱、百里無荆棘。吾道日月明、中天自不息。世若無六經、長夜渺難測。云胡猾披千、逢僻恭相蝕。不識造化心、欲毀萬古則。予來自辟雍、誦讀勉不惑。稽首望天階、思以酬罔極。

題闕里　連標

嵩頴青衿子、載雉效出疆。杖策謁聖主、繡斧昇君王。乘輅齊魯墟、何幸拜宮牆。杏壇遺舊址、異檜植中央。崒嵂寢廟貌、昭格肅衣裳。追崇碑碣在、輿墳樓閣藏。儒肯七十子、儼若俱一堂。羹墻思性道、曳履藹文章。祝史陳俎豆、洋洋如在傍。禮罷出北郊、匹馬過橋梁。數里參天幹、濟濟遠相望。山川如拱護、鸞鳳欲翱翔。鵲巢與屏迹、枳棘遠宗房。泰岱凝結搆、洙泗落芳塘。禮樂千秋祀、皇王百代光。斯文遡本始、攏古再稱觴。

謁林廟　陳欽

逶迤出闕道、迢遞度雲岑。聖門若天遠、詎謂路可尋。幸茲借倘氣、翩聯走修林。拜稽杏壇下、一寫平生心。登堂瞻展具、恍接謦欬音。循陛悼靈楷、手澤頁已深。低徊不能去、感戀盈中襟。欲繁難爲言、翹首發謳吟。

岸鄭明府材蔦邱中驂謁祖廟　孔貞榛

安衢與冕平、聖門兩弟子。乖髫識孔書、結髮事明主。行役在泰山、遂繼趨闕里。入郭謁宮墻、出郭拜陵壯。自幸千載下、展敬遂仰止。邂逅鑑慕堂、懐賢曷能已。登闕望尼防、指點烟霞裏。道脉信如斯、冷冷洙泗水。別去兩無言、黽勉各白矢。

杏壇　王在晉

混兮沌兮剖清寧、始奠位。其中有至人、造物領玄秘。皇王久不作、夫子生叔季。瞻彼尼山陽、杏壇誕靈異。多賢既有斐、群捴左右侍。狂簡欲取材、相期各言志。好古事刪述、博學乃多識。河洛告成文、風雅正四始。輿讖既足徵、禮樂亦咸偹。麟經紀筆削、爲年二百四。大道如日星、六經增鼓吹。空言維世道、一亂又一治。天不生仲尼、頌蒙盡昏寐。貿貿其奚之、夫焉辨愚智。立德與立言、文武道不墜。周道不可幾、不仕愧無義。皇皇齊楚間、轍迹乃周至。丈人若不返、晨門問奚自。舉世莫我知、擊磬譏荷

昔。符國有聖人、於焉揖相事。舜人歸我田、桓子投所忌。吾衰歎已甚、世亂所當避。禹稷急饑溺、堯舜病博施。聖人不同時、相逢可易地。行携叩聖壇、松柏鬱交翠。紅杏倚孤亭、猶存古磨字。相從及門者、彬彬各居次。昭代正弘文、何須宋唐謚。太和在一堂、四時元氣萃。道範如可親、儀容儼然視。泰山豈云頹、峙嶁同仰止。望道若汪洋、彼岸在洙泗。

謁廟　　黃　哲

解組辭郓郭、驅車循魯坰。前登闕里近、端仰素王靈。循蘭遺芳衆、神檜鬱葱青。時化洽千祀、奎光拱四溟。多儀殷廟享、斯民傳壁經。几筵猶設席、容秩儼充庭。所念迷途者、空聽明德馨。因嘗今獲咨、幽悱未遑寧。靡靡寒水至、塗塗朝露凝。遙回馳驅意、夙夜思儀刑。

謁林　　林　鈇

猗彼宣聖林、完完夏屋封。蕃卉鳥擗天、沃澤光隆隆。外有聖王陵、崩毁頹蒿蓬。惟靈浩浩覬、氤氳滋青葱。群森享遐祀、徵材奚能窮。穹廣芬郁靄、時至游鳳龍。况承謝薦拜、優零雨露洪。豈彼灌樹然、畢化荆棘庸。結根但不迷、華實茂鴻濛。

杏壇　　張若羲

杏壇一席地、尼山百世師。大道久鴻濛、顯晦在此時。心齋而坐忘、于淵多沉思。忠恕本一貫、參也魯得之。中庸明性教、千載未可期。苟非私淑人、仁義將安施。淵源固有自、今古常若斯。所以能自信、抗言文在兹。

謁闕里　　龔　勉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宫墻。竭來入東魯、敬謁闕里堂。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弼敎澤、金玉聲鏘鏘。手檜握元化、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五十媿無聞、對此徒望洋。敢不益努力、倘趨秉燭光。

謁聖廟　　國朝施閏章

朝登泰山巔、手探金泥策。暮宿曲阜阿、側身洙泗席。宫廟焕以巍、俎豆爛有赫。中庭惟杏壇、檜柏參天碧。禮器陳鼎彝、圖書粲琮璧。懸非顔閔徒、勉旃思踐迹。斯文今未喪、靈爽炯不隔。肅雍覩几筵、四壁響金石。再讀高山詩、詠言永無斁。

謁孔子廟堂　　紀映鍾

尋山宗崑崙、祭海必先河。宫墻遍天下、曲阜尤巍峩。崇墉壯四極、飛閣出層阿。斑駁漢唐碣、挺拔虔霄柯。靈光白日閟、莊殿浮雲摩。王享未足異、秉禮誰復過。浩然觀氣象、秋肅而春和。穆穆衮冕儀、知非予所多。貞珉貌司

冠、千禩安能磨。賜子東南愚、少卽事弦歌。老生三十載、志氣成蹉跎。瞻拜淚隨下、大道艮非他。

孔林

甃道何紆長、松檜接城陌。淸颷蕩行塵、隱見金碧頟。蔿木鬱晴空、卉草含香澤。瑰異强難名、芝菌秀可摘。云是四方至、吳楚借形脈。秋聲起林端、戞擊錯金石。恍如弦誦聲、中夜恣由繹。尼山當戶牖、泗水環潮汝。何年造物根、毓此后土宅。保合無位人、永作生民辟。至人惡久生、麟傷鳳歛翮。勞勞七十年、狼藉輪蹄跡。庶幾一坏土、溫我不煖席。

子貢廬

墓防土塈室、傳是子貢廬。廕陰覆苔花、細草蔓階除。端木通敏人、聞道在弗如。駟馬吳楚間、鮮復隨征車。泰山一朝頹、哀呼念攀居。築場雖已晚、歲月艮非虛。庶幾風雨夕、歸求師有餘。

闕里丁祭觀禮廟庭恭賦

杳雨淨齋壇、甃路平如砥。晨光四門闢、肅將嚴秋祀。江海朝其宗、禮樂惟魯始。皇皇太牢享、八佾舞庭祀。鐘鼓諧古音、金絲叶虞美。穆然元氣中、聲靈赫來只。七[illegible]誠有乎、遠人歎觀止。

謁聖林　趙開雍

今之曲阜城、乃是古魯國。闕里在其南、洙水在其北。役欲遡洙水、馳車度廣陌。遙見魯城陰、千林同一色。何樹恒不凋、老檜與蒼柏。方春發生時、茂密無寸隙。高門峻朱甍、重墉護玄宅。下馬步入門、華路蘇苔碧。陡橋俯淸流、涓涓涵聖澤。當年馬鬣封、此日表穹石。傍有端木廬、築場宛如昨。沂泗二公墓、相去僅咫尺。肅躬一再拜、素願慰平昔。

自鄒適闕里　金是瀛

借問何所適、馳驅春草叢。吾來鄒魯邦、愾然想遺風。少小讀其書、未足諳愚衷。今游聖人居、如日入懷中。古檜存手澤、碑碣森崇墉。山川擁嵯嵳、宮寢窈窕紅。窮神不可議、流化不可窮。大哉萬世師、天地長無終。

闕里卽事　宋際

巖巖鳧繹山、湯湯洙泗水。肅肅畏簡書、翼翼瞻闕里。自幸一草莽、宮墻得仰止。日月麗中天、世家傳太史。猗與帝王師、廟食三千祀。太牢不爲崇、宮縣不爲異。吁嗟霜雪繁、上公陳宗器。際也任樂丞、鼓鏞有遺軌。金聲與玉振、始終成條理。非敢日克諧、庶幾觀止矣。

登奎文閣　錢愷

夫子集大成、刪述世無兩。魯壁出遺編、傑閣樹宏敞。盪
高試遠望、春野何莽蒼。雲開雪未消、日射翬甍爽。拂雷
松檜枝、黛色如仙掌。低徊去復留、聊以遂瞻仰。

望闕里　宋慶遠

仲冬凛冰雪、驅車泰山阿。仰止今言近、魯道何逶迤。想
象文宣宮、設教分四科。堂中陳俎豆、戶外聞絃歌。闡發
唐虞蘊、斂舒天地和。一蹴詎能至、致仍嘗巍哉。可望未
可即、嚮往竟如何。

七言古詩、

懷魯　唐程爾綸

曲阜國、尼丘山、周公遯難問、夫子猶啓關。殷風雩兮若
見、游夏興兮魯顏。天孫天孫、何爲今兮學且難、貢星明
而游閑閑。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作。　韓愈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
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
乎歸乎、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
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
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
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
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題擊蛇笏　元趙孟頫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
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

即今槐木一尺强、氣象烈烈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絶勝象牙堆滿牀。

贈主事張潛奉使闕里取衍聖公三氏子孫赴京觀幸學禮　明李東陽

漢家天子臨雍日、孔氏子孫應時出。關西俊士東曹郎、奉使南來馬行疾。長安雪後開新霽、炫晃山川豁衆竅。經心道路遠逶迤、翹首殿亭高崒𡶴。百年盛典闊爽郵、萬古遺經重刪述。極知禮樂超唐宋、見十二旒庭入佾。平生仰止在宮墻、真見升堂還入室。杏壇茲誦想三千、童冠舞雩思六七。顏祠孟廟皆我黨、近者數子進天蹕。會陪圭組導衿裾、歸向虞廷拜天秩。

謁尼山　喬宇

魯城東去多峰巒、川原繚繞蟠尼山。坤靈古洞懸高刹、危磴隱隱松蘿攀。宣聖宮墻久傾圮、雙龍石柱剝榛閒。我來發奔獲躋拜、左右階陀羅衣冠。傳聞往代事請禱、貴生府哲昭人寰。吁嗟此事亦茫昧、聖作自與造化關。唐虞世遠周轍降、淳朴既散無全完。斯文在茲我道幸、氣數否極終當還。泣麟悲鳳身已老、手取六籍親修刪。經書禮樂并覆載、彝倫叙矣民生安。素王食報固當耳、雲孫奕世真象賢。祗今廟貌就剝落、徒發歔欷淸涕潸。何當寧僅煥新製、萬古千秋崇聖賢。

謁聖林　李松

齋心展拜先師墓、森森夏木垂淸陰。鳳凰有時集嘉樹、凡鳥不敢巢深林。千年想像獲麟操、三歎擊節猗蘭吟。梁木頽兮哲人萎、廬塚乃見師生心。我來弔古增感慨、聊賦短章留雲岑。

胡一化

魯城之陬夫子墓、萬木鬱蓊衛古路。防峰諸巒盡拱參、五老嶙峋亦回顧。月明華表鶴遲歸、享堂晝靜雲閒飛。隧道掩映檜柏裏、衣冠來往皆由此。岱宗巖巖發脈長、洙流合泗同一水。靈山名水兩纏綿、元氣氤氳幾許年。天啓斯文紹道統、地留故宅育良緣。緬思周季王澤竭、亂賊炬光誰撲滅。維時尼父應禱生、日麗中天遐皎潔。極知至人過絶倫、更聞至德必有鄰。從遊被化三千士、速肖傳心七十人。騑騑周道不停轂、歸歟歸歟樂敎育。獲麟西狩已矣夫、兩楹夢奠壞梁木。馬鬣其封形巋然、子爲昭兮孫右穆。駐蹕名亭紀幸遊、廬舍有基再修築。子孫振振復繩繩、蓬顆纍纍爭相族。以嗣以續雲礽來、春雨秋霜禋祀肅。仰瞻遺澤藹芬馨、今古佳城稱最獨。嗚呼、聖人一去二千載、惑也迄今乃在茲。不見聖人見

其巍悠哉何巳羹墻思。躋峙德容昭陟降、此心儼若生存。徘徊盛跡動長喟、何事榛除舅别枝。大道運行寄身後、異端芟艾鳳來儀。道不朽兮地自若、魯陵幾見黍離離。

宣聖手植檜歌　鍾羽正

君不見、夏松殷柏杳不傳、豐鎬棫樸隨風烟。斯文一綫天未墜、聖庭古檜獨巋然。憶昔栽時初蓊蔚、清標灑灑超群卉。香藥將龍縱被衣、芳柯賸染芝蘭氣。我師曳杖杏壇東、菲緇把向綠陰中。化雨秋陽陶勁質、回琴點瑟鳴春風。遡來二千四百載、老幹能鍾羨猶在。冰霜剝落操尤堅、雷電馮陵節不改。繚旋龍甲萬回縈、昂藏砥柱仰孤撑。亭亭影對東山靜、脉脉津含泗水清。恍惚枯榮關氣數、興衰人代如朝暮。葱蘢何論大夫松、婆娑誰數將軍樹。大造滋培歲月深、萬靈訶護向崇林。肯將婀娜媚俗目、祗以孤高表烈心。凭闌不敢輕拂拭、再拜彷徨歎其側。歸來古道滿眉睫、千蹊桃李無顏色。

趙玉森

孔庭老檜手澤長、肌理細潤骨節蒼。挺然孤幹高百尺、矯如神虬雲外驤。本不敷華復何朽、冰心鐵骨凌千霜。有時陡發一枝芳、萬邦作睹驚奇祥。造化靈秀靜則壽、三千餘歲猶含章。一木能持天地藏、嗚呼、一木能持天地藏。

將歸操　明王世貞

美哉水洋洋兮。中有潛龍、變無方兮。餌欲蔽靈、顯行藏兮。黿鼉伏窺、胡弗祥兮。盍歸乎來、恩吾曩兮。息魄虞淵、衆趨冥兮。加我數年、紹餘光兮。

猗蘭操

猗猗叢蘭、芬於幽阻。彼美蘅杜、風所揄吐。芃芃禾黍、羅此暑雨。槁實不恤、世有儀者。徘徊九方、靡即寧處。君子悅心、不在爵土。嗟余已邁、歸從蘭所。

龜山操

龜之山吐雲、蔽龜山兮。彼龜不知、以雲藩兮。子望魯社、龜兮間之。君臣交賢、誰兮辨之矣。

擬龜山操　國朝魏裔介

望東魯兮、龜山蔽之。豈不懷歸、畏群婢之。我疑山之陰、其雨瀰瀰。父母之邦、實勞我思。龜山龜山、吾將移爾塡滄海。

子貢手植楷　趙其隆

夫子林中老楷樹、傳是達人手培護。色比鐵石形比蚪、百尺槎枒筋骨露。歷年二十甲子餘、獨立亭亭神氣妹。

今時不見古時茂、古茂寧知今若枯。或曰此樹生、春夏何不敷滋榮。或曰此樹枯、周秦松栢已全無。惟此離奇吞雲霧、能與老檜同堅固。吁嗟、聖賢之靈兮、世有知者、終莫明其故。

杏壇　錢肅潤

尼山老布衣、位不階尺土。聊將一片石、立教垂千古。肅肅登壇衆所尊、三千七十出其門。回琴點瑟更番作、禮樂詩書共講論。壇前松檜何森列、別有紅杏垂垂發。春風一室暗相吹、元氣四時常不絕。于嗟壇高兮、上接夫唐虞三代傳心之麻。

登洙水橋

邇河必先之崑崙、邇濟必先入王屋。洙水西同泗水流、北來分支結洙瀆。此日洙源何處尋、登橋一望樹成林。莫嫌冬淺傷民力、却怪春秋浚不深。

題子貢手植楷

師在曾聞曳杖歌、興言梁木傷心多。一朝師歿歌聲遠、空林蕭瑟夫如何。弟子紛紛移土物、賜也裴徊有所植。植雖在手亦以心、天高地厚意何深。堅貞柏節松筠幹、凛然不受風霜侵。噫吁戲、同堂揮淚東西走、此木依然等儕偶。六年人去木猶存、千秋萬世齊不朽。

闕里懷古　周煬

乾坤氣鍾素王家、曲阜千秋萃物華。累朝帝輦曾駐蹕、棨戟繞處走龍車。自是扶桑一片日、明生終古照天涯。三綱九法開雲霧、煦煦大義綿周祚。共王壞宅啓金絲、嬴政燒碑飛白兔。最異從無鐵騎侵、至今故國金湯固。聖人非爲示神奇、至誠眞與天地期。一時手澤存今古、文章允作帝王師。潺潺洙水流長在、奕奕尼山峙不卑。尼山洙水天悠久、毓靈豈同群聖偶。火昊故墟荊棘生、周公遺廟牛羊走。玉書化作五色雲、長與闕里相爲守。虬松神檜覆宮牆、琉璃直射斗牛光。黃金爲瓦玉爲柱、翡翠輝煌勝建章。穹碑古篆紛難識、字字蛟龍踞漢唐。嗟我淮南一小子、千里從親追杖履。去年觀海岱之巔、今復遨遊聖人里。試取三百誦高山、誰曰哲人其萎矣。

宣聖手植檜歌　宋際

猗歟夫子手植檜、閱世今經二千載。特立但有根株存、左紐自含生意在。每逢眞人應期運、分枝布葉揚光采。却笑河圖與鳳鳥、偶然一出莫能再。我來瞻拜心悚然、禹臏堯顙如在前。山石可泐海可田、至聖德澤無變遷。

杏壇歎　裴錢裕

愧近世兮小儒、仰杏壇兮躑躅。歛旣環兮歸税、端四敘

於群趨。夙不至兮麟出、道與吾其已夫。東西熄兮王迹、齊晉滅兮霸圖。儀智者之知聖、賢洵遠於唐虞。群山兮蒼蒼、泗水兮泱泱。亘遺蹤兮萬古、與日月兮齊光。

五言律詩

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　唐玄宗皇帝

夫子何爲者、棲棲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卽魯王宫。歎鳳嗟身否、傷麟泣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謁孔子廟應制　張說

孔聖家鄒魯、儒風蕩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送故人孔公歸魯　韓翃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急馬蹄輕。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覲省後、少婦下機迎。

謁宣聖廟　元謝彦賓

聖道遺宗主、干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曾是魯山川。日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木翠參天。

楊惠

分符適東魯、喜到聖人門。洙泗清流遠、尼山紫氣屯。過庭遺訓在、入里古風存。治代極崇祀、承家有孝孫。

詩禮堂　明薛瑄

洙泗趨庭日、相傳自世家。三千唯有敬、一語自無邪。喬木參天色、猗蘭繞砌花。遺風從此地、化雨被無涯。

謁聖林　李東陽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深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蹕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樹裏、無路可尋看。

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里　唐順之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室禮、去入魯王城。新衮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謁孔廟　李夢陽

端笏陪朝列、時禋謁聖林。戟門留石鼓、春殿靜珠琴。奎府星連切、璧池龍躍深。詵詵趨國子、早晚翠華臨。

謁聖廟　熊相

闕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爲天子使、昔讀聖人書。文獻徵商後、園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强登車。

手植檜

夫子庭前檜、傳來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漫餘灰。翠色滋壇杏、虬根上石苔。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遊魯泮宮　孔弘泰

雨餘無事日、倘思正悠然。曲逕連芳草、高臺鎖暮烟。幽芹香馥馥、皓月影懸懸。魯泮閒遊處、何須畫輞川。

謁聖廟　林俊

今古風雲會、乾坤僅此祠。直于堯舜上、自可帝王師。魯相席曾煖、齊田蹟許奇。筆誅餘亂賊、未謂不逢時。

五月五日陪衍聖公祭先師廟　張袞

鸞鳳趨蹌地、笙鏞迭奏時。千春王者祀、百世聖人師。黍稷昭芬苾、宮墻餝碧滋。上公詩禮在、纏帛映孫枝。

謁啓聖林　陳沂

路去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衢知墓隧、四尺表封阡。楂木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日、河嶽尚依然。

謁聖林　馬三才

野色敷春靜、松陰覆道舒。不緣尼父墓、誰過魯公墟。木雜周秦樹、碑殘漢魏書。有亭名駐蹕、日日候龍輿。

李蔭

暫稅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泉流尚濟液、楷木正蕭森。日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岳、終古並嶔岑。

鄭芸

泰泗環神宅、萬年遺在茲。泰皇空逐兔、宋帝再生芝。楷檜連雲合、荊榛當穴無。蕭蕭風葉下、瞻拜有餘思。

王璜

悲秋冉使節、晨拜肅晨趨。雲日搖文岫、宮墻儼道樞。風

攸元謝棟、蘚篆不侵蕪。泗上千年意、遑遑欲薦莫。

尹　臺

罔極懷夫子、瞻思剷墓林。寢宮寒日迥、隧路古雲深。繪想奠楹夢、因悲曳杖吟。齋心共蘋藻、願以薦居歆。世遠松楸擁、神遊劍履藏。秋陽無或暴、梁木自興傷。振德崇千祀、修禋暨百王。載觀初楷植、遺慕沓難忘。

謁聖廟

羅文瑞

久遊鄒魯邑、屢讀孔門碑。禮樂百王法、文章萬世師。庭懷趨鯉日、道憶泣麟時。四海崇儒教、清風長在斯。

畢懋康

百代斯文振、千秋吾道尊。精靈長不滅、爵土未須論。載在同君父、名非藉子孫。泱泱東海上、洙泗是眞源。

李　松

仰聖心殊切、今朝願始酬。宮墻高萬仞、洙泗會群流。嘉樹形如蓋、淸雲夏已秋。停驂聊憩息、西北暮烟浮。

謁林廟

林　俊

即次虔分席、依光悵下堂。道風行有截、教思入無疆。繫易連三聖、爲邦備一王。晚酬天獨縱、數仞見宮墻。

題擊蛇笏

孔承慶

傳家何所有、槐笏至今存。不假朱雲劍、能褫白帝魂。森邪皆辟避、魑魅自驚奔。要識剛風在、須看漬淚痕。

手植檜

國朝施閏章

靈檜無枝葉、虬龍百尺長。何人見榮落、終古一青蒼。元氣收東岳、孤根接大荒。遐迴思手澤、俯仰媿登堂。

子貢手植楷

不辨何年植、殘碑留至今。共看獨樹影、猶見古人心。閱歷風霜盡、蒼茫天地陰。經過築室處、千載一沾襟。

謁聖廟

劉芳聲

東魯余家近、浮沉豈素心。篆埋殘蘚蝕、松老作龍吟。禮樂多存古、人文慨自今。停車仰止切、獨立午陰森。

夫子手植檜

岳宏譽

老檜無枝葉、亭亭幹獨留。生由周雨露、種自魯春秋。被蝕終非刦、敷榮特兆休。千年一暢茂、眞宰意難搜。

謁孔林

周龍甲

厚地蟠先澤、洪支育聖孫。藏無金玺富、儉有覇陵尊。俎豆千官肅、松楸百禩存。小臣職邦教、何以報淵源。

手植檜

陳　叙

三千年古幹、枯菀卜興亡。天地通消息、神祇謹蓋藏。根分泗水潤、壽與嶧山長。爲問林中楷、孫枝敢抗行。

題墓道

聖殿千秋迴、神靈未有遐。橋邊洙水出、隧外藥苗駢。馬鬣封三世、龍源合萬家。低徊留不去、寒日下城斜。

題子貢廬墓處

木萎山頹後、天階不可尋。升堂當日事、廬墓至今心。日月無時暝、瞻依與世深。千秋霜露感、端木儼中林。

闕里　金是瀛

不意濟秋日、旋登闕里門。瞻宮惟有拜、頌聖更無言。歷代貞珉峙、千年古木存。陳王尙留碣、剝落不堪論。

謁聖林

古來雹麥事、陵寢幾銷亡。獨與乾坤敝、長留日月光。泗河流不極、楷木鬱相望。少昊傳遺塚、茫茫春草長。

夫子手植檜　趙其隆

孤幹循階立、枒衛聖澤遺。生全何藉葉、道泰即萌枝。左紐同天運、南歆葉地儀。當時樹木者、無意此神奇。

子貢手植楷　周暘

漫作尋常植、亭然留到今。一時師弟學、萬古聖賢心。葉落悲風淚、枝垂繞室陰。六年情未已、留此待深林。

齋廬晚步　紀映鍾

季子觀中國、諸生待上公。松聲和玉磬、秋色滿齋宮。石柱雲龍古、犧樽翡翠工。樂歆猶未足、徐步已融融。

孔林　宋慶遠

彝倫存我道、筆削首王正。志在尊周室、神猶傍魯城。墩環非所願、檜奠倍傷情。絕德師千古、山高與水清。

北泗衣冠地、東山俎豆餘。君王曾駐蹕、弟子此居廬。樹老周時檜、碑殘漢代書。徽音猶未遠、髣髴杏壇初。

手植檜　趙炎

劫火不成灰、長留萬古材。法天多左紐、拔地少條枚。豈藉鸞凰集、非關雨露栽。退藏生意密、聖澤轉悠哉。

董俞

靈檜留孤幹、亭亭峙古今。根蟠洙泗遠、氣斂雪霜深。訶護勞眞宰、栽培見聖心。庭階一瞻仰、落日自陰森。

杏壇　張翥

習禮猶遺跡、斯文亘古今。與周徒有夢、歸魯竟何心。雨大悲維繫、三千佩德音。扶疏洙與泗、司馬敢相侵。

手植檜

聖植盤根固、何須枝葉蕃。微芽關曆數、古幹信乾坤。賜谷桑仍迴、祇林樹失尊。黙然形殿側、手澤萬年存。

奎文閣　張闓

突兀奎文閣、縹緗萬卷餘。星辰栖戶牖、雲日麗儲胥。莫漫悲秦火、還看匱石渠。何須藏複壁、窈窕護遺書。

孔林　宋　翊

皇陵與帝寢，千古共消沉。不朽同天壤，于𥨸獨孔林。洙河流濔濔，楷樹影森森。慟哭辭同舍，三年築室心。

曲阜曉眺同劉中丞　朱彝尊

徑轉通油幔，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杏舊壇開。入廟車猶在，看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試上鬭雞臺。

聖廟　周　忱

聖廟滿天下，宗邦獨擅華。翠滋檜樹色，紅綻杏壇花。禮樂音容古，詩書惠澤賒。只今過闕里，猶說魯東家。

宣聖廟春祭前一日齋宿　宋慶長

廟貌乾坤久，烝嘗日月新。致齋當此夕，濡露及中春。大祀崇　昭代，微躬愧素臣。燎光兼珮響，顧影獨逡巡。

謁聖林　錢　愷

夾道虬枝秀，千章樹葉深。雪消洙水岸，雲起嶧山陰。聖德開天地，明禋自古今。么麼微下士，瞻拜想徽音。

舞雩臺　錢澄之

舞雩猶可溯，俯仰惠風吹。聖躅娛遊處，賢群侍從時。兼乘狂者興，好與暮春期。勝事宛如昨，悠悠後代思。

孔林　施延量

陵寢皆蕪沒，乾坤一夜臺。林光交檜柏，山翠送徂徠。弟子三千年集，君王萬乘來。群靈常呵護，鳥雀亦何哉。

七言律詩

過闕里　唐劉滄

行經闕里自堪傷、曾歎東流逝水長。蘿蔓幾凋荒隴樹、莓苔多浸古宮墻。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素王。蕭索風高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謁先聖　宋邵雍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謁聖林　金党懷英

魯國遺蹤墮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分曙霞棲影、松牖回春月駐光。老檜曾沾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遠、泰岱參天汶泗長。

題尼山毓聖侯祠　陳國瑞

巍巍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谷半含金翡翠、層巒高挿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遠、雨臥龍碑碧蘚封。三獻禮成閑佇立、手捫日月思從容。

謁聖廟　元楊奐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闌。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流踪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

次楊奐韻　韓文獻

萋萋野草半雰霾、回首尼山一倚闌。空想文風復東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寂禽聲雜、高閣香深檜影寒。衆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羨壺簞。

送衍聖公孔希學還闕里　明貝瓊

星劍光芒萬丈騰、賜書遠舸出金陵。雁違青塚天將雪、馬渡黃河夜已冰。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爵重自唐升。喜聞手植庭中檜、舉接東蒙第幾層。

謁闕里　錢溥

宦遊中外四旬多、老去今從闕里過。三氏共存周典禮、諸生不廢魯絃歌。道行直與乾坤久、自絕其如日月何。一瓣心香知報處、六經遺訓耿難磨。

謁聖林　汪舜民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岳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迹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斯人。

黃仲芳

路入洙橋一逕幽、素王高塚幾千秋。山連岱岳晴光迴、樹接青齊紫氣浮。華表鶴鳴來故宋、穹碑鳥篆本東周。

數生何幸躬瞻仰，薦瞡蘋蘩愧自修。

徐　源

廟庭曾拜學宮傍，今日真登闕里堂。六十代孫隆聖澤，三千年柏聳穹蒼。題名石刻多文字，駐蹕亭來幾帝王。渺渺乾坤誰共久，尼山顏色秀東方。

初至河上謁闕里

劉大夏

數仞宮墻聳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頻翹首，却喜東來一倚闌。棟宇巍峩高泰岱，江湖迢遞望長安。使臣不解平河術，敬把遺經仔細看。

謁聖林

范　雯

鬱葱佳氣晝沉沉，廿里如雲屬孔林。路接龍門連草色，塚封馬鬣護松陰。樹無番棘連蒼漢，鳥不營巢送好音。千古神明鍾秀地，此生何幸一登臨。

陪幸太學釋奠賜宴

孔公恂

聖主崇儒幸辟雍，鑾輿曉出大明宮。千官侍從橋門下，三氏趨陪殿陛中。宴賜黄封人盡醉，衣頒文綺寵偏隆。我家世世承殊渥，祖澤君恩詎有窮。

謁聖林

李　傑

玄宮開向魯城陰，秋色蕭然萬木森。雲氣尚疑悲曳杖，風聲猶似哭治任。周秦古刻碑文斷，洙泗清流世澤深。

輦道有亭名駐蹕，翠華何日更來臨。

曲阜記事

李東陽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詩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謁聖廟

喬　宇

碧松蒼檜素王庭，閣上奎文見六經。三日齋居嚴陟降，九重禋祀薦明馨。芹風影散清波滿，杏雨凉生凋夢醒。多少章縫歸禮樂，夜來芒色麗繁星。

謁闕里

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土花。瞻望宮墻空佝僂，敢從滄海問津涯。

遊尼山

孟　桂

尼山西望魯靈光，毓聖山川迥不常。虎洞窈深蟠地軸，鵲橋平遠接天梁。喜聞一邑絃歌響，敢躡三千弟子行。更有後來剩遺事，仰高微意在穹蒼。

望闕里

程敏政

尼山東下鬱蒼蒼，去路無多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豆，一宵清夢繞宮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禮應多掌故藏。

心印自慚還自訴、進修何日敢升堂。

拜祖廟　孔公易

孔氏宗支一脉傳、派分兩地並從來源。大義扶持重、
祖禰先塋守護堅。所北已承宗子孫、江南雖合舊家弦。
百年有幸躬瞻禮、忠孝于今喜得全。

陪羅洗瑪璟謁祖廟　孔公璜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迥無塵。千年道德猶宗聖、
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戢東風承化雨、樹留西日醉陽春。
進進旌節躬瞻拜、幸接清朝老縉紳。

祖庭述事

一王端拱自唐封、天爲斯文祐聖宗。六十世長人衍聖、
二千年古樹蟠龍。祠增遵豆新人物、像設衣冠舊禮容。
遺跡尚留壇杏在、春深紅雨落花濃。

祭尼山

毓聖名山衆所宗、錫封作鎮獨稱雄。林深文德來鳴鳳、
洞古坤靈起臥龍。種玉春耕紅雨地、採芝秋倚白雲峰。
幾回廟祀躬瞻拜、庭燎輝煌接紫宮。

送衍聖公還闕里　李時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輪。衣冠兩度逢殊典、
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衮近、拜恩歸賜錦袍新。
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謁宣聖廟　陳鳳梧

孔庭佳氣曉氤氳、絲竹清音細細聞。木鐸當年施四教、
經笥此日秘三墳。杏花香散壇前雨、檜樹光凌殿外雲。
陟降從容瞻仰地、一尊玄酒薦新芹。

謁宣聖林

佳城十里擁岑樓、洙水環橋日夜浮。翁仲苔深蝕風雨、
碑銘篆古結龍虬。休談尚記靈芝草、異事猶傳白兎游。
楷木有文應獨産、兩間清氣此中收。

謁聖廟　李兆先

日色荒凉秋氣陰、斷碑遺火費追尋。空亭設駐前朝蹕、
敗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祇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如林。
宮墻不逐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鄭大同

半生浪跡苦無成、不負初心是此行。得入宮墻瞻廟貌、
兼于洙泗濯塵纓。壇空想見杏花色、壁古猶聞絲竹聲。
讀遍殘碑雲雨霽、尼山東望眼分明。

林庭棉

曉漏疎星候啓關、翔雲晴日駕登壇。衮玉祠下頻稽首、
洙泗橋邊更倚闌。龍輦路深苔蘚合、鶴巢松老露華寒。

青山玉匣知多少、陵谷桑田竟渺漫。

施篤臣

平生寄跡華山下、何幸乘槎泗水頭。天爲古壇留雨露、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洙水依然故國休。無數殘碑讀不盡、更將宣父問虛舟。

姚文照

浪跡十年心事遂、宮墻此日慰瞻依。繞壇紅杏垂垂發、依樹白雲冉冉飛。歷代典章存石刻、百樓經史動星輝。摳衣階下賢孫共、卻似趨陪庭對時。

謁聖林　林茂桂

慈鬱崇阡秀色青、亭碑輦路接危亭。千章喬木封三塚、萬古斯文繼六經。築室年深苔自碧、浴沂人遠水空泠。松陰寂寂無鴉鳥、野渡滄浪或可聽。

謁聖廟　胡汝煥

岱宗南望即尼山、引領宮墻未易攀。文物直窮天盡處、聖人只在殿中間。玉麟一去終何有、龍馬千秋且未還。但得手搱遺檜在、大年曾歷幾塵寰。

題闕里　蘇金

洙泗源流此地尋、莫從鐘鼓問銷沈。遺壇檜老空烟合、短巷人稀古路深。石壘千年成舊跡、草纏幾處見傷心。曾聞曾國生徒在、徙倚長風有舊林。

謁聖林　趙玉森

迤邐聯鑣渡北門、鷺跡濺水雪花[illegible]。[illegible]元舊賦詞空麗、元祀宗功典儀存。惟有松楸連隧石、至今玉立似兒孫。蒼茫遙指雲深處、萬古春生泗水源。

陳言

荒徑縈紆徧秋蒿、滿天清籟激松濤。碑封蒼蘚龍鱗老、泉對青山馬鬣高。道在乾坤昭日月、祀嚴今古崇牲牢。從容俯伏存誠久、披拂薰風動縕袍。

黃槐開

千章嘉樹不巢禽、萬古長春此聖林。深水歌殘黃玉葬、太牢祀啟翠華臨。川源不斷雲霞色、伏臘長懸雨露心。存順沒寧三世德、令人展拜意沉吟。

譚耀

萬古洪濛此日齊、橋門閒草自萋萋。豐碑字蝕苔常滿、古木雲封鳥不棲。石獸元從前代列、楷枝仍向舊廬低。百年禮樂憑今續、惆悵尼山客路迷。

畢懋康

洙泗濛迴兩派分、太山龍護素王墳。傳經巳化三千士、執贄難逢七十君。室築空場生蔓草、樹連華表鎖寒雲。

高山仰止勤瞻拜、敬向春風薦藻芹。

題子貢築室獨居處　王在晉

松檜參天秀色侵、雲烟高擁素王林。在三獨守如存義、不二猶堅事死心。澌淚泉臺餘古木、悲號日夕聽鳴琴。而今獨恨知音少、流水高山莫撫琴。

闕里　李恪

魯城佳氣曉蒼蒼、萬有千年夫子墻。斑剝斷碑苔蘚碧、蓊葱古木露凝香。道高直與登天遡、澤遠還同觀海長。從倚宮門空外望、于今猶自媿升堂。

題宣聖手植檜　宋存猷

古檜栽培本素王、青葱聳立杏壇傍。春陽不競棠梨色、歲暮還含雪月光。封火豈能摧手澤、紐文終自異群芳。秦松漢柏今何在、相映惟餘海外桑。

尼山　張敏

不到尼山又八年、重來風景尙依然。智源水遠東還魯、顏母山高上接天。木落空林明晚照、鴈銜寒雨下秋田。偶因聖誕來瞻仰、紅葉黃花處處鮮。

祭衍聖公　國朝魏裔魯

雲外驅車到璧宮、行人錯認是花驄。廟堂遣使隆籩豆、闕里儲君祀卧弓。一道香烟吹紫氣、兩行玉樹灑清風。鼓鍾鼎沸歌詩罷、洙泗淵源萬載通。

題享堂　孔興燮

露祀聖塋禮未藏、因之洙上作饗堂。四時俎豆蘋芳麗、累世衣冠效濟蹌。羽舞光分金纛燭、絃歌聲繞玉爐香。妥靈得地神呵護、每致祥雲照四疆。

享堂　孔佩淳

享堂奕奕壯塋觀、瑞地叨逢更覺難。洙水前橫成帶絡、防山斜映愛龍蟠。春秋肅奠無愆日、禮物殷陳有定盤。曠世登階思剩響、清風欵欵徧闌干。

駐蹕亭　趙其隆

宋主當年駕六龍、曾來林上奠璜琮。孤亭尙靄雲霞色、淸蹕猶存日月蹤。松檜參差環侍衞、丹青輪奐想儀容。此遊不爲登山出、特禮先師馬鬣封。

謁聖林　楊雍建

魯玉城畔接層林、獨闢鴻濛蔚象森。靈氣尙鍾蓍易草、枯枝長發著書心。尼山聳峙臨星漢、泗水縈迴自古今。只說神奇無雜羽、不知吾道總高深。

奎文閣　紀映鍾

橫空傑閣勢凌雲、聖代崇儒重典墳。敎溯有虞繩祖武、野分東魯矗奎文。壇中虹玉應常見、壁裏金絲豈再

未啓葳蕤臨眺罷，坐看松檜欲龍群。

宋慶長

岧嶤傑閣迥參天、窈窕丹青玉殿前。璨照帝綸璜索祕、蠹殘空縢羽陵編。千章楡柏愁開出、萬里星河檻外懸。獨上憑高聊極目、置身疑在碧雲邊。

孔林　何鏜

乾坤長與孔林存、楷木陰森鳥不喧。泗水娟光凝遠近、泰山雲氣擁晨昏。帝王百代祀彌重、弟子三年聲復吞。莫道夜臺無曉日、於今聖道若朝暾。

吳懋謙

孔林自古重山東、石馬蒼松輦路通。隧道春回芳草下、御碑雲護紫苔中。岱山佳氣擒睛楷、泗水靈源繞閟宮。千載明禋功不細、墓門瞻拜夕陽空。

衍聖公荷亭　施閏章

石檻茅亭處處幽、京風六月坐驚秋。時看荷芰山根出、無數蘋蘿水面浮。客有淮南思桂樹、人從花下繫蘭舟。登臨便作千年想、洙泗還應此地流。

闕里　季金端

闕里從來入夢思、千今書劍得栖遲。宮墻自是高千仞、瞻拜何能贊一辭。檜樹數榮留手澤、杏壇設教憶嘗[illegible]。

[illegible]圖帝業終磨滅、日月雙懸萬世師。

孔林　宋思玉

洙泗交流繞闕宮、百神呵護肅靈風。寶旗玉輅留中道、駝紐銀章錫上公。楷木更含千歲綠、杏花猶發舊時紅。予鄉亦有衣冠墓、異曾絃歌兩地通。

五言排律

夫子鼓琴得其人　唐白行簡

宣父窮玄奥、師襄授素琴。稍殊流水引、全辨聖人心。慕德辭逾展、竣人意自深。泠泠傳妙手、搣搣振空林。促調清風至、操絃白日沉。曲終情不盡、千古仰知音。

宣聖手植檜　宋趙　鶚

擢秀眞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拔悦得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鸞鶴翔。勞躬師禹稷、蔓草雜韓莊。假塞明堂幹、蕭森岱岳陽。圖欺漢武柏、愛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刦、乾坤屢戰場。仁恩感蘇木、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孔舜亮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綱。影覆詩書府、根盤禮義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鏡靈全水帝、鍾秀栋勾芒。氣爽群居席、烟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逡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鱗差鬭甲幹錯羽林鎗。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彼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羅人謾愛棠。松卑虛覩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眞儒迹、何當議寵章。

謁聖林　元王德修

魯曾稱文獻、尼防毓聖賢。道開周宇宙、神照魯山川。翠合知林墓、肇飛識廟陝。殿庭千百載、風雨幾經年。爲牧于茲久、修車愧不先。德如宣父在、裕及子孫綿。昭代猶加尚、明庭已降鋑。梗楠會山積、樑宇見星連。禮樂從斯盛、蘋蘩且致虔。斯文應未墜、吾道日平平。

謁聖廟　周伯琦

闕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軺發上都。內庭香繞案、光祿酒浮壺。持節懃專對、于原愼載驅。秋陽晞稼穡、書路走槐榆。歷歷由汶濟、行行望泗洙。岱宗標近甸、魯殿沒荒蕪。不見三家采、惟餘五父衢。祠嚴朱日迥、林近絕晨趨。廢墜仮修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闉。反宇周阿峻、廻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聳金鋪。庭迴檜千尺、壇虛杏數株。省牲新雨霽、釋奠舊章敷。闢戶陳籩豆、登歌應瑟竽。尊居玄聖儼、侑食列賢俱。輿頰鏗珩珮、周旋肅履絇。禋將宸意達、祝告下誠孚。明燎燀雲陛、群黎集寶爐。共覩周典禮、尊數漢規模。仰積千今盛、欽崇自古無。綠

壇臨泉觀、亭右峙鳧趺。萬卷牙籤秩、雙亭翠竹扶。山川表世埒、泉并澤洎湖。推本尊師道、題名進廟謨。行看巡狩駕、登覲歎乘桴。制作先東序、朝廷用大儒。懸生亦多幸、躬上孔林圖。

明馬從謙

遠阜驅壓轂、孔門紀勝遊。岱雲封劍履、海日掛松楸。吾道歸東魯、天心愛晚周。杏壇猶帶雨、樹老却成虬。忽聽玄英起、遙疑紫翠浮。炎埃坐消歇、風落萬山秋。

奉命分祀孔廟作　唐順之

後聖禮先師、斯文端在茲。將陳百官富、詎止一牢祠。入室嚌遺器、圜橋展盛儀。樂堪三月聽、奠想兩楹時。執鬯元公肅、捧璋髦士宜。鄙儒叨小相、端甫奉前規。

謁聖廟　梁鍇辰

瞻拜儼儀形、春風滿殿庭。絃歌周禮樂、廟貌漢丹青。戶牖思遊息、宮墻識典型。崇檐留古檜、殿壁得遺經。帳肅千秋疑、碑封百代銘。空齋浮柏醴、雲氣入松欞。暫息壇邊杏、還歸水上萍。深慚違遊子、何以薦芳馨。

謁聖林　張國維

蹕蹜辭青帝、旋車拜素王。高山抒向往、闕里幸翱翔。周典元存魯、兩楹未啓商。像遺嚌日月、壁在聽笙簧。袷眞訓與、深壇欲吐香。晨曦開俎豆、森列峩冠裳。繡碣皆千宿、雕梁漸委霜。螢光浸獄賦、墻仞可論芳。鳥寂程林訴、猿消鳴珮行。氣臨常五色、珠玉鬱千章。泗奏猗蘭、尼歸瑞鳳翔。綠明黃幔貴、廬築晉靈長。道德標終始、文明衍熾昌。今朝觀禮樂、身世在秋陽。

謁林廟　陳經邦

斯文天未墜、夫子起追尊。興質探河岳、鴻裁照古今。千年王祀報、六籍聖恩深。遙入雖蹤里、遙趨馬鬣林。藏書留故址、曳杖想遺音。弟子猶觀禮、門人昔治任。檜存周季色、松結漢時陰。峻閣奎文在、孤亭御蹕臨。鈎衣寧有草、巢樹獨無禽。道脈過洙泗、宮墻並泰岑。緬懷大宗適、永歎哲人沉。莫怪低回久、翳懸仰止心。

戊寅九月十五日謁孔林越與日謁孔廟恭述一百韻　錢謙益

魯甸千年國、尼丘萬代師。廟堂開制偉、秩祀漢官為。林殿遙相並、宮墻儼在斯。乾坤三代後、日月大明時。舊里標歸德、新宮叶會期。駿奔如有事、仰止遂吾私。歷歷奎婁婺、行行濟汶涯。天門開泰岱、地脈道淄濰。誕膺星精降、徽符斗玉垂。任城衆緯合、玄宅鬼神治。丘隴猶堂斧、封塋並鯉思。室廬餘結構、駐蹕想旌旗。開闢激元氣、示

冠用形儀。石壇苔蘚蟠、鐵幹比宗藝。異植中衆木、孫名辨維離。家李中樹以百數，有梓柞、維離、女貞、五味、絞樹之樹。護訶荊棘屏、恭敬鳥禽知。素飾金天肅、高林玉露滋。東瞻日觀近、南指帝車移。泗水秋風下、防山夕照馳。綢杠雲嫋娜、緇紱草葳蕤。烏集絃歌語、林傳治任悲。天香流灌莽、地籟響陵陂。展謁渾如夢、低徊詎忍辭。已上叙孔林。已下叙謁廟。端門何巘嵲、魯道正逶迤。孔里今真到、斯文昔在茲。平生懷灑掃、一旦拜壇墀。秘殿降婁直、中階七曜窺。用阿帶陵阜、飛閣壓嬪陴。藻井蟠頭攫、虹梁鳥翼構。秋陽明象設、白道麗榮思。儼若龍蹲在、寧云鳳德衰。華冠章甫飾、象佩袞衣宜。玄聖今當宁、群賢舊攝齊。顏曾陪劍履、堯禹接鬚眉。法象新鈐吐、風雲準角摛。偶形閑揖讓、屋壁隱金絲。頌磬繆壇樹、彝文錯院枝。檜身懸出几、杏幹俯緗帷。廊廡丹青剝、觚稜風雨欺。戟門徒矗立、奎閣半撐支。暗網縈秦籀、炎光燎漢碑。褒成元始爵、籩豆太牢祠。射影空亭井、尊雷亦戲嬉。高門猶女謁、齊幕自優施。入邑朝歌劇、初筵屢舞僛。時有請以女樂行酒者，却之。及具飯，復命小優歌以侑食，故云。質明如有見、每事問于誰。几席頻摩拭、琴書獨歎噫。可能長夜旦、終感哲人萎。泯絕登牀識、恓惶曳杖辭。三家無甲第、六族有餘黎。麟野長蒼莽、龜山故蔽虧。頻宮蟠翠柏、射圃綻紅梨。封火青陽冢、輪風路寢基。駐尊頁惆悵、立馬重嗟咨。金鏡文奚喪、珠囊道漸隳。赤書符泰迴、縹筆替洪規。漫漶三年學、榛蕪九達逵。師承謁亥豕、文字變侏離。玉策爭塗乙、金編互點蟲。冥筌紛樹植、錮疾扇淫詖。論法宗無子、奔超廟有尸。謀身慶釜切、從政斗筲危。兩觀疏刀鋸、三雍競鼓吹。介雞私室鬮、獲鳳野人嘻。重錦鄰爭覬、封弓衛竊闚。飲羊群狡獪、穿狗並狐疑。網漏專車骨、訞深一足夔。陽街愆雨露、火歷過天司。俎豆荒文事、封疆失死綏。幾年通肅慎、何計却萊夷。犠甲公徒踞、扶任國俗漓。矢矜三寸激、弓傳六鈞奇。負載非無策、踰溝亦有詞。稷禾田賦盡、風草竹刑靡。復宇論嘗許、歸田數鄆龜。作宮還頌閟、侑器請觀欹。南服包茅阻、東郊牿馬疲。詎聞俘赤狄、忍見長濩池。去去傷宗國、悠悠泣路岐。修容過鄒魯、流涕問桓僖。皓首稼緜紫、童年憶佩觿。韋編懸未絕、丹漆夢相隨。瀛海乘桴逸、闕門叟練披。憂心殊悄悄、側跡正纍纍。雀語紛啁哳、鷄歌獨涕洟。無才能擇木、有智不如葵。衆細吾窮矣、迷陽遂已而。人呼爲喪狗、自笑似棠棋。桑落朋徒在、河流道路彌。楚弓亡可得、魯寶載安之。朽木容雕飾、殘生畏涅緇。詠歸聊點爾、學稼亦樊遲。詎敢偷懷璧、終然守諭圭。紀雲微外史、則日比群

兒。龍室藏誰守、蠹壁筆可追。禮亡綿蕝近、書亂玉杯遺。河維紆鉤棧、獎墻許詞惟。九家陳箴衍、七略奏笙篪。原室推深靖、淵懿可樂饑。願同齊魯士、齋宿拜書詩。

乙未歸里進謁先師廟翼日謁孔林時衍聖公暨曲阜令兒招恭紀五十韻　國朝孫自式

尼山崇降衍、泗水帶平川。原廟隆王制、規模重帝籙。宮牆高自若、林殿鬱相連。禮樂初明後、乾坤再造年。承風歸德迥、蔵化講堂旋。灑掃深初願、贍依遂夙緣。行行瞻濟孜、歷歷仰奎躔。泰岱天門啓、雩沂地脉延。端門扳斗極、闕里詠層巔。肅體趨馳道、齋心拜曲旃。中階七曜俯、秘殿降婁懸。傑閣臨平野、周阿帶廣壥。虹梁雷鳥翼、棼橑躍蛇蜒。函丈初仍地、豐規半隱天。夙衷寧致歎、龍德質巍然。章甫華冠飾、深衣象佩妍。當陽唯至聖、侍側列群賢。堯禹擬眉接、顏曾側履虔。風雲生華角、日月逼雕甍。屋壁金絲隱、俯形揖讓先。檜枝蟠古節、杏幹發重研。曲几留遺像、緇帷繪聖詮。千秋峙碑碣、六代備宮懸。丹漆平生意、羹墻此日傳。質明如有覩、整履拜高阡。星緯佳城合、神明玄宅穿。鯉思封壟並、堂斧墓門駢。駐蹕旌旗在、栖廬結搆全。衣冠藏邃古、開闢見深玄。銑鋭玲瓏鼎、粉離陋萬荃。石璽存禮器、碧甃貯雲篇。禽鳥知恭敬、荆榛盡棄捐。防山餘毀塹、洙水靜清漣。繡紱光猶燦、墻垣制尚堅。石麟華表聳、玉笏古儀宣。並路遊周道、觀排倚泗淵。天香流沆漭、地籟鬱潺湲。展謁渾疑夢、低徊忘返焉。蜉蝣能蔓衍、麟野豈推遷。貧笈余生晚、歸田怯所便。耍京秋九十、跋涉路三千。去去朝馳騎、遲遲暮扣舷。壯行懷未展、願學志彌專。齋肅容惟欽、瞻遇病欲痊。上公陳雅樂、明府列華筵。几席紛陳設、尊彝叢粢漿。獨董陶如何命、賤激賴詩篇。大道誰堪屬、問知孰許肩。凌晨策駑馬、翹首岱宗前。

謁闕里　吳懋謙

東岱留元氣、青齊攬大荒。禮容陳俎豆、堂壁隱絲簧。次第春秋作、絃歌雅頌彰。幽幽琴操古、嶭嶭玉書祥。璽圖觀猶盛、韋編秘已揚。發方驗楛矢、土木辨犢羊。明曜恆如此、嶙峋不易量。一麟傷躑躅、兩楹創披猖。豈但晉千禩、丞之啓百王。几筵虞帝座、弟子列鴛行。紫氣通闔閭、青霄下鳳凰。風雲臨畫檻、日月麗雕梁。栢影參天出、秋陰匝地凉。罘罳射朱碧、鍋瓦雜丹黃。老檜風霜積、傳聞手澤長。根深蟠偃蹇、葉落兆興亡。圭璧從高殿、璁珩峙兩廊。琪琴徵異瑞、蓍草茁新芳。穆穆鐘彝舊、斑斑鐘鼎光。土花銘鎮果、金液溜精良。禮讓猶存俗、詩書在此鄉。

穹碑驚赫烜，御筆倍輝煌。豈意趨蹌後，欣逢盛典揚。精神仍可托，遺矩渺難忘。西苑開清禁，南樓帶夕陽。鶴鳴空海似，鹿跡過宮牆。歷代昭禋祀，明煙薦玉觴。祇躬兼洛德，稽首頌明堂。

謁聖廟

宋際

穆穆宣尼廟，迢迢古魯城。奎婁分野燦，洙泗發源清。藹仞宮牆峻，雙懸日月明。岱雲飛滿棟，海旭射雕甍。閣自燕書留，堂由駐蹕成。杏花壇有色，絲竹壁無聲。檜植文章繼，鋪絲筆墨精。朱干用周樂，白牡法殷牲。禴祀神州遍，規模闕里宏。眾朝崇謚號，弟子盡簪纓。夾道千松蔭，參天一檜榮。秋陽高罣相，春雨滿昌平。嗣續公孫秩，封茅帶礪盟。駿奔遴髦士，鵠立列慈珩。際也遊何晚，簡兮賦欲鳴。趨蹌酬夙願，不必慕登瀛。

潘取臨

帝址金天闢，侯圻翕父規。乾符昭瑞應，坤軸擅靈奇。考鼎銘傳德，尼山禱協期。龍光繞室久，麟紱繫書時。大道無終絕，斯文豈在茲。彝常今古植，經義日星垂。何必天之子，允爲帝者師。逍遥歌未竟，遺憾詠旋悲。萬世素王廟，當年司寇居。常屯六馭駕，累奉一牢祠。城護宮墻聳，橋臨璧水逶。威儀增列戟，文字表穹碑。元氣坊凌漢，太中門向離。杏壽敷舊蔭，檜老閱新枝。傑閣遥在宿，崇階象陛螭。和風拂棟宇，旭日照罘罳。殿陸龍蟠柱，筵錯鳳展帷。及門窺美富，入戶想容儀。門游舊營日，三英尚夢思。步趨誰③恐後，闕兒屬能知。哲配分昭穆，賢儒共派支。一堂誠不忝，兩廡詎云卑。鑄月觀明禮，齋心致祝薦。香豐簋盤、芬苾潔尊彝。鐘鼓皇皇奏、衣冠肅肅隨。登歎原有節，豫徹敢言遲。彷彿鈞天降，依稀俎豆姝。退居存燕寢，勒蹟紀施爲。詩禮趨庭處，金絲啓聖基。千秋遡木本，奕業重弓箕。寸切羹墻慕，欣瞻參梓遺。大哉徒永歎，至矣更何辭。

謁聖林

太極剖鴻濛，斯文啓在東。經天奎璧麗，絡地岱瀛通。帝里鍾祥異，仙源毓秀洪。玉書吐瑞色，木鐸振群聾。萬古夜長旦，諸邦轍已窮。雨楹徵夢奠，三板閟幽宮。嶽嶽龍蹲進，巍巍馬鬣崇。經封惟卜氏，留宅自元公。銘出人君誄，揚推弟子衷。尼還峰矗矗，泗失水融融。隧裏瘞黃玉，橋邊降赤虹。祖孫三世列，述作一堂同。卉集殊方木，碑鐫異代工。無烏敢棲樹，有鳳或棲桐。封植千齡古，明禋驥典隆。陳牢思漢祖，褒號美唐宗。樵牧無人到，掃除置戶充。蓍龍夾路轉，白兔躍溝空。趙宋風猶在，巖巒氣象

雄。靈根深不測、真宰實堪焉。不有神奇跡、庸知呵護功。噫斯汲冢簽、笈役鼎湖弓。祇作封泥窟、空餘灌莽叢。何如茲兆域、奕世更芳隆。小子生何晚、來瞻日正曈。驚心蒹駭目、釋滯覺開蒙。徵起思堂上、哀生享殿中。觴酹之詞藻、讚頌等秋蟲。盼想通微息、羨墻見俯躬。洪纖歸冶大造、托幬際。延佇同驂洛、虛沖肅拜崆。但期元化內、長與乾坤終。

聖廟　　　　錢肅潤

東土開文教、中天運日昌。麟來圖獻瑞、虹降玉呈祥。生已師百世、歿隨享萬方。邦家咸俎豆、祝史競鋪揚。故里尤思慕、何年大表章。魯哀初立廟、漢祖始升堂。釋奠儀成魏、加封號進唐。累朝隆祭獻、奕葉嗣芬芳。赫赫文章府、巍巍道德坊。重門增壯麗、層閣佐輝煌。穹石碑銘古、樍樹堂木香。松深滋雨露、檜老飽風霜。綺殿雲攢簇、迴廊翼翱翔。蚖蟠繡柱、翡翠綴雕梁。閟閫開還掩、罘罳捲復張。樹霞浮紫碧、日月映丹黃。憑主神如在、垂旒貌更莊。日猶瞻海內、心儼對君王。圭璧原依舊、尊彝自倍常。四賢環左右、十哲儼冠裳。諸子終顏曾、群儒首左盲。東西分次第、先後判低昂。整肅聯昭穆、雍容飭紀綱。子非先父食、弟不抗師行。偉矣几筵祀、遐哉禮器藏。一王垂制度、六代集宮商。共說文迴魏、相傳硯在林。焚書曾莫損、治室詎能戕。宅奏金絲響、壁生蝌蚪光。斯文天未喪、遺訓世難忘。彷彿趨庭處、依稀問道旁。講壇雖寂寂、絃誦正洋洋。小子才誠鄙、生來質不良。未逢窺道岸、早自外宮墻。偶造三齊境、因遊東魯鄉。過都嘗踴躍、入室轉彷徨。觀海將何極、升天未易量。泰山同聳固、泗水任悠長。廟貌崇今古、明禋格禘嘗。瞻依徒自切、拜手愧無將。

癸丑春王二月謁聖廟越一日謁聖林恭記　　張　巽

今古斯文在、尼山誕聖人。若存存筆削、載贊老車輪。道大原無貶、天高豈易臻。漢唐崇祀典、鄒魯儗陶甄。位列公侯上、祠傳駐蹕頻。至今闕里側、古廟耽嶙峋。碧瓦干霄出、宗彝傍砌陳。杏壇增靄棟、檜樹儼龍鱗。洙水環爲塞、防山比作鄰。林深虛鳥雀、苔古護麒麟。陵寢何如此、詩書若有神。楷枯忘日月、蓍茁少荊榛。享殿豆籩秩、墓廬風雨屯。昔賢碑碣滿、昭代祝釐新。世受楹冊奕孫爲王者賓。何人不仰止、小子更遙遙。初作升天夢、常思入廟辰。宮墻欣得路、德業愧迷津。相率來稽首、無由附後塵。低徊不能去、寤寐自相親。

家莪脩館臣重脩闕里誌成書述　　宋慶遠

鍾聖由洙泗、遺文載簡編。昔稽三氏誌、初纂一家言。東祀新為錄、西涯舊有編。字訛疑亥豕、鋟久漸磨鐫。屢學曾重訂、原書愈失詮。無緣東里閣、有待筆如椽。聖緒原殷裔、予宗亦象賢。兩昆同奉職、萬舞竝趨肩。暇日搜殘帙、公餘劄半氊。見羨圖聖像、摛管採星淵。紀事分條目、徵詞列後先。魯宮存廢宇、沂水誌山川。歷代褒崇異、承家世系綿。豐碑標御製、古樂著宮懸。法在詳仍簡、書成欽者全。燹梨丁未兆、肯蓿倅遐捐。虹玉難呈瑞、麟經不嗣傳。誰能羅武庫、於此見文宣。玉友懷棠棣、金絲捧豆籩。詞葩飛五鳳、講席躍三鱣。茲里有何闕、先猷幸不愆。瞻容方惕若、展卷更離然。蹟已垂今古、鄉寧限幅幀。斯編在東魯、如日麗中天。

曲阜懷古　　徐佺

東魯分茅處、元公啓土年。泰山維作鎮、泗水是流泉。國政尊親報、民風禮樂宣。宗周既衰矣、至德實生焉。遂有春秋作、嘗操筆削權。聃君于七十、弟子進三千。言志瑟鏗爾、懷歸章斐然。乾坤祗此地、家室盡鳴絃。寥落川原古、逡巡歲月遷。調林留漢蹕、藏壁護秦烟。知者非阿聖、生民未有賢。宮墻開萬域、長仰日中天。

謁聖廟　　宋慶長

廣殿同天闕、虹橋象辟雍。岱雲連畢昴、奎宿映芙蓉。古檜凌霄出、喬松積雪濃。雕欄栖舞鶴、繡柱起蟠龍。閟峻書盈軼、璁高級幾重。三千難辨族、七十盡膺封。璀璨懸張佾、鏗鏘駭舜共。碑鐫天子詔、碣示聖人容。禮樂森嘗條、衣冠溺若從。明禋萬世肅、至道百王宗。洙泗源常繞、防尼秀所鍾。霜飛爽碧瓦、漏靜澈金鏞。景行嘗年志、趨蹌此日逢。微官原帝簡、拜手暫辭農。

宣聖手植檜　　宋思玉

帝子思嘉樹、嘗聞紀永謠。秦松非驟貴、隋柳總先凋。孰似宮墻峻、猶存柯幹喬。蟠根如偃月、勁節自凌霄。風具歲寒操、寧因劫火焦。天心鍾瑞氣、聖手植貞條。屢相幾容凜、尼山別望遥。有紋盤翠鱗、無葉華賜鶡。鯉仍孫枝挺、顏曾福蔭遙。靈旗千載合、仙蕊四時調。楷木初爭發、豐碑字半銷。申申同正廉、肅肅候璿樞。欲識撑空秀、應勞淨絹描。復榮終有待、葱翠漸舒苗。

七言排律

謁聖林　　明李右諫

雲烟榆柏鬱蒼闕、域弘開宅素王。七十三年梁木壞、億千萬世玉音藏。奎婁掩映函乾象、洙泗縈洄出震方。馬鬣崇隆增舊址、兎花湮隱沒叢荼。任水楷光在泮[illegible]、草木叢小洌有香。帝寢皇陵知幾許、一抔[illegible]滴[illegible][illegible]。

五言絶句

題手植檜　　明夏言

化蹟俯殷阿、旋轉左文多。豈乏霜風剪、靈根自不磨。

杏壇　　王烈

洙泗雙流合、宮墻未可攀。祇個設教處、萬古魯城閒。

孔林　　許南陽

峩峩曲阜城、鬱鬱杏林樹。泰山時出雲、來作林中雨。

手植檜　　金是崑

黄河渴可清、古檜復敷榮。不觀聖人澤、焉知天地情。

聖廟　　沈浩然

萬古宮墻峻、當年道路窮。盈盈無所試、七十二君公。

七言絶句

題金絲堂　宋孔道輔

秦火自焚荊宮毀、金絲猶在國家聲。其墳啓發皆天意、
非謝共王好治居。

登尼山　無名氏

三家堂廢春花老、五父衢荒秋草深。惟有尼山蒼翠在、
出雲飛雨助登臨。

謁聖林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唯有孔林殘照裡、
至今猶屬仲尼家。

謁闕里　高詡

六經不幸火于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治亂、
皇天本不喪斯文。

登奎文閣　元陳祐

聖道如天不可階、聖門尺爲後人開。他時點檢平生樂、
首憶奎文閣上來。

遣祭酒孔克堅代祀闕里回京　明太祖皇帝

孔氏曾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知蓋世民容喜、
必解春風每歲來。

謁孔林　夏貢

墳殘千年樹百尋、烟雲無際鳥飛沉。雖然弟子當時植、
不是恩深不到今。

謁廟　當鑾

茫茫大宇秋千頃、耿耿初心月一彎。拜謁祠前賦歸去、
海濱鄒魯武夷山。

謁林廟　徐應徵

千年文木似雲屯、百代龍章表道尊。帝業王陵桑海變、
孔林綿邈並乾坤。

三都城郭靈光殿、幾度豪華付水流。惟有素王庭闕在、
萬年禮樂仲春秋。

咏手植檜　王在晉

古檜凌霄自手移、露華高揭幹雕奇。秦皇漢武留松柏、
未許文壇借一枝。

咏楷樹　李恪

神物護兮淑氣滋、鐵柯偃蓋老龍枝。風霜歷盡幾千載、
疑似當年廬墓時。

謁聖林　方遠宜

參天樹見心喪日、駱草亭知駐蹕年。千載烝嘗又寒食、
願分新火讀遺編。

詠魯壁　孔貞[illegible]

蝌蚪出從古壁中，至今大地書文同。森人遺下六經火，
三月咸陽焰尚紅。
漢魯共王好土木，斷雲掘霧平山谷。金絲萬古有高堂，
寂寂靈光秋草宿。

謁聖廟　國朝　劉芳躅

雙圖苔紋綴古錢，元和鐵象至今傳。瓷姿更覽中庭檜，
直想靈根結石泉。

謁聖林

楷木苞叢各萬條，真源洙泗路非遙。蟲魚幾處碑仍在，
羊虎千年氣不驕。

兄中丞鋪旋巡省　錢芳標

宣尼闕里有遺容，廻望蒼蒼是岱宗。入廟先瞻手植檜，
驅車不删大夫松。

謁聖廟　董俞

宮牆再拜立斜曛，古樹常棲泰岱雲。身是句吳老縫掖，
綠年辛苦爲斯文。

校記

①泗：當作「迴」，見《懷麓堂集》卷九六。

②磬：當作「磬」。

③誰：疑當作「惟」。

誌銘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傅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飢及人、兼禹湯之辠己、故能與朴闕二字①彫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闕三字②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無③。式飢文猶之、句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闕二字④儛、田畯喜于農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于樂崩、復長幼於酬酢。闕三字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闕三字疾、貴速朽之反真、詳儉之遺則、窀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闕三字⑤速于悲、故吏門人、乃共陳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闕字⑥有㳯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闕⑦是虔、夙夜闕二字⑧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飢旅、於亢時雍。闕⑨茲岱方、師彼凶人。瞏俾闕二字南畝、孔儘山有闕⑩行。豐年多黍、稱彼光就。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闕三字⑪乃委其榮、忠告殷勤、屢省乃聰。恭儉自終、簠簋不敝。生播高譽、歿垂令名。永矣不刊、音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戊闕造。

博陵太守孔彪碑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師禮不爽、好惡不愆、考中度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⑫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泥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弘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⑬博昌長、疾病差宿。闕遷闕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㴾皋魚、喪過于哀、謙提從禮、服竟還署、試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出闕二字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御史、膺皋陶之廉恕闕二字發之闕五字律、祗用既平、博一⑭太守。郡阻山闕三字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闕賊。劉寘、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闕五教以博闕削四亥以勝殘、乃闕三字爰尚桓桓、折馬蹤害、醜類以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闕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闕二字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與此闕三字丹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闕二字太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⑮以病辭

官去位、闕以孝竭闕餘暇、徘徊彈琴嘯咏、闕二字之咲而不改其靜。上帝求講天秩、朱宪將嫁師輔之紀闕綱闕疾彌流、乃殂乃闕二字卌九、洪纖同年七月辛未闕三字哀哉。魂神超遥、遥兮冥冥、遐孤切絕。于嗟想形闕二字哀遠念不欲生。群臣號咷、靡所從遵。夫逝往不可追兮、功闕三字。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育敘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闕二字是闕吏崔闕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闕、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我君、大聖之冑。惇懿允元、敵其玄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膺郡貢、亮彼我闕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闕四字也正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與成。闕猾殄進賢、倚闕庭帝重乃勛、自闕二字征。所臨如神、闕六字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績懋。當享眉壽、莫非爾極。大闕三字邈矣不惑。于嗟悲兮、闕三字息。渺渺庶幾、復焉所力。咨乎不朽、没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嗟闕二字于以慰靈。

孔謙碣

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幼體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妙孝友之行。禮進家業、修春秋經、升堂講誦、深究聖指。弱冠而仕、歷郡諸曹史。年廿四、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按孔融別傳云、宙有七子、融之次第六。載于譜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褒之名見史晨碑。按天下碑錄孔墓之碑凡八、隸釋有其二矣。趙氏有元年乙未孔君碣、亦不知爲何人也。如司空孔扶、河東太守孔宏、御史孔翊、從事孔君德、博士孔志五碑、皆世所未見也。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吏部侍郎韓　愈撰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七十、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俱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南陌、可杖屨往來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

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⑯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嘿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左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戩、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韓　愈撰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

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從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趨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邪。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17]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乘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參知政事王安石撰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河內[18]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

太后歸政天子、而延羨樞密使曾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宋御史中丞贈太尉孔公後碑

工部郎中張守益撰

公諱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其世系之詳、史册記于國、封爵傳其家、名教所宗、海內胥仰。公天性英異、在髫年、則舉止端重、言不妄發。咸平中、舉鄉進士、爲兖州首冠。明年春、御前擢進士第、時祥符五年也。釋褐彭原幕、時年二十七。州守初易之、後郡獄屢虞駁議、老吏嗟服。彭原秩滿、祥符九年、詔擢爲大理寺丞、宰曲阜、主祠事、不以私恩害公義。故祇榧姜公爲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公稅糜吏。公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姜怒、按其邑、一一修舉、姜不能責。辭邑、遷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制度卑陋不稱、乞加修崇。優詔可其請、命公躬主役事、不日而成。乾興元年、遷太常博士。天聖元年、詔入爲左正言、知諫院。公不避權倖、在諫院七年、封章論事、軒陛盡規、忠言密啓、無所隱避、章奏隨滅。天聖八年春、內出雙頭牡丹、詔兩制館閣賦歌詩以進。公作古賦奏御、引曰、臣非館閣、不得預。於諫道正辭、臣之職也。大旨陳君臣正道、箴補當時。上覽之、嘉賞。翼日有詔、直史館、又判三司理司。尋爲北番國信使、舊名廷曾、至是改今諱焉。至木葉山、闕主命宴、遣臣就廡、侑公酒以小玉琖。公辭以不飮、侑者旣傳君旨、又曰、飮此則氣和。公曰、不和無害、但天性不飮耳。闕君臣皆相顧。使還、以功除左司諫、充龍圖閣待制。朝廷見語錄對闕主有不和無害之說、言事者繼進、以謂正觸機會、彼當有辭。陛見時、上問之。公曰、契丹爲黑水所破、勢甚衰、但每日見朝使臣、俾館候者預構語言、挑探强弱。使臣一不敢對、臣恐以此輕中國。上大忱、由是群謗不能進。判流內詮[19]、勢利絕私請、孤寒得善地、爲當時所稱。天聖九年、出典汝陽。以貳卿在單父也、亭侯客遞奉二親甚懽、朝野榮之。汝陽庶務澄肅、奸猾去境。一日、兵隸數千餘輩、云欲渡黃河。公亟命釋之。公自判奏曰、頃者河決南燕、分流及鄆、有司規渡利、於誅求、令水復故道、號爲乾河。夫衆之田、限以南北、民請自便、官禁未除、寘之嚴科、實非聖意。優詔從之。九年、復判流內詮、旋命公使北庭、賀册禮。復命、轉兵部員外郎、在職。天聖十年、出知許州。圭田素厚、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四月、就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管內歲饑、公慮濟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上聞。父子室家相保者、惟南都焉。纔十一月、召入權御史中丞。朝論肅清、權勢引避。是年、皇后郭氏將出爲金庭教主、公亟率諫官御史十人、袖疏伏閣請對。時后巳有成命、上命內侍近臣就東上閤門、引公等赴中書、俾丞相宣諭。公曰、某等外聞中官動搖、未詳德音、願面見陛下。

上巳歸禁中、不得巳、見政事堂。時丞相與公對立堂上、
丞相曰、禁中事、中丞不得知。或不便於聖人、臣子非所
安。公曰、人臣視天子與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未聞爲人子者順父出母。禁中事不當知。丞
相又曰、漢唐以來、亦嘗有廢后。公對曰、方今太平、天下
待丞相如臯夔、日望致君如堯舜。漢唐廢后、何足取法。
丞相不能對、公拂袖引諫官御史出。明日晨謁、將至右
義門、有吏持勅赴馬前、已除諫議大夫、知泰州。臺吏押
行出都門。時諫官、御史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
所知曰、孔公方正名天下所共知。非當攖鱗之際、事在
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
相之語、應若宿構、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景祐二
年四月、移知兗州。公佩本郡符、歸故鄉、專以鎮靜敦厚
風俗爲務。八月、有詔就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初、近
臣有進百首詩者、時相奏可、與直學士。上曰、此百首詩、
不如孔道輔一言。故有是命。時亞卿新改秘書監、夫人
進封仁壽郡君。公自府觧詣曲阜、一舍之間、旌旗鼓吹、
迎引後先、耆幼懽呼、進擁行路。至則爲齋燕樂于私第、
榮遇之盛、則有徂來石守道先生恩慶堂記具焉。又以
孟、荀、楊、王、韓五子排邪說、翼大道、像設於祖堂西偏、公

爲之記。觀其文、亦足以見公之心。至寶元年、黨項逆節、
朝廷思得儒貌大臣端本澄源、拜公御史中丞。公拜命
受職、知無不言、無所回避。奸邪側目矣。上巳許大用、素
忌公者畏其同列、一夕事變、且以治獄有附會、明日、罷
御史中丞、知鄆州。二年十一月、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
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辭連知樞密節度參知政
事程琳。宰相張自遜以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併
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宜爲辨之。
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
併出之。公盡瘁感病、行至滑之韋城驛、以不起聞。諸孤
扶護旅櫬、歸葬于祖林祖塋西南偏。公娶尚氏、淑令有
文、進封鄆國夫人。子二人、日舜亮、日宗翰、並中進士第。
女三人、長適殿中丞李黃中、封壽光縣君。次適王氏、次
適張氏、皆早卒。孫七人、若升、若谷、若古、拙、恢、愉、皆仕。
嗚呼、公平生以忠孝節義自任、介然卓立天地間、一旦
被讒、讒佞奸纖相傾勞、茫茫若天、無言而默識。賢如
楊震、蕭望之、猶不免當時謗。公犯群邪衆惡、雖遇仁主、
猶不得安其位、行其道、終於牖下、復何恨焉。辟陳公之
說、折節待遷、手斷妖蛇、不足爲公道者、此不復書。公在
位時、諸子尚幼、故平生風迹、不能盡記、惟宗翰知之、實

詳、然常恨世無直筆。天下銘撰、皆爲勢利所屈、不惟欺人耳目、抑亦自欺肺肝。幽有鬼神、安得無過。今所論次、庶欲質諸高厚、表於方來、將勢利以傳信、謹爲銘曰、聖人之後、不必皆賢。唐堯虞舜、嗣緒頑然。君子之德、未必俱全。子游子路、科等分焉。偉哉孔公、賢德咸備。自性達物、以誠求志。剛粹同天、靜方宜地。節義不回、忠孝自遂。長於圖治、勇在除奸。文能靖國、武可摧山。視□於掌、憂國在顛。孰知天意、使去人間。謂天生賢、爲宋左右。胡其多難、跋前疐後。謂天祚聖、爲孔裔胄。胡其不延、摧英陨秀。人謂至難、公獨爲易。羌□可詠、蹤可致。志今在泉、功不見世。神明共知、良史勿記。史筆是非、人情好惡。在昔難平、于今孰保。公塋祖林、神物來護。忠骨英聲、長耀千古。

金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翰林學士党懷英撰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拯、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秘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値兵火隔絕、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無嗣。其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穎警悟。及長力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異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諸人無敢輙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一日顧瞻郓國夫人殿、私自言曰、生爲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寧不媿於心乎。乃親率佃戸、携斧斤、支其人東之冢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廟兩處郓國夫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圖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祀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餘里、及既治縣、無一日稍闕。差科甚均、詞訟無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諸村當首人稱驗物力差當、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稅、凡丈尺小戸、皆令併全疋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愼勿拆廬舍、壞塚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塚墓有壞、當以巳俸完之。二

者既安、我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暴露枯骨、嘗遣使厚瘞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是夜夢衆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云、嗟哉暴露之非、及既瘞遣人搜求、又得十餘副。復夢來謝。公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眞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己、厚于賓客、周惠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傅之女孫、後封滑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即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舉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㬎。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此而已哉。

元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記

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蔡文淵撰

朝列大夫、濮州尹、致政孔思誠、以書幣緘父祖二世德業之狀、命文淵文於石、以著其不隆厥緒之寔。文淵謹按素王世紀、思誠宣聖五十四代孫也。公之曾祖諱元用、字俊卿。當金季政亂、播越南遷幾二十餘年。時天兵壓境、公以林廟爲重、乃率孔族暨庶姓以降。其大帥太師國王承制封拜、以公世襲曲阜縣令。公有文武才、從拜其子之全、仍令其邑、授公兵柄、改取益都、累有勝捷、歿於王事。曾祖妣聶氏封宜人、婦德爲宗族楷範。一子即之全、字工叔、金已前襲封。公元措來歸、同謁武忠嚴侯、公因讓曰、以賢以長、實在吾叔。元措乃許曰、子父子保全林廟、當世其邑。武忠允之、仍居邑宰二十餘年。公先考諱治、字世安、一字先已。孝友仁厚、公謹廉明、文章政事爲一時稱首。弱冠從翰長鹿菴游、同門李孟閻徐恒以斯文相許議。年登二十、襲尹鄉邑、雞鳴而起、坐以待旦、勤於庶務、聲達朝廷。其待同僚、愛百姓、咸盡其道。時濟齋揚君師表于魯、公退食執弟子禮、得知親之益。損齋揚公繼之、復從遊、盡仕優則學之道。處士任公嘉其才德、以女妻之。其內助居多。壽四十一、先公卒、贈東平郡君。再娶聶氏。一子一女、皆任氏出。子即朝列公也。女適長垣尹張執中、封恭人。公於二弟甚相友愛、中統四年、公始權祀事、嚴潔典禮、崇睦宗族、待炊之家百室之半。至元三年、公謂權祀之職匪事功、何以塞繼述之責。聞於上、賜白金五十兩、重修啓聖王殿、奎書閣、掖環廊、以石易木、殿楹再新、築垣闢廟、百堵皆作。至元六年、罷灑掃戶、凡廟庭大祭、維豐維潔、咸備于己、三十餘年。給國家南征之役、以才幹聞。年五十三、告老、以男思誠

襲世尹、陞公奉訓大夫、知單州事。將行、戒其子曰、無妄怒、輕笞楚。邑人長者如汝之父兄、幼者如汝之子弟、可不慎乎。其知單州也、興學校、延名士、以成士風。時憲府貴公按問、有倫有要、人自以爲不冤。至元二十八年、擢公奉直大夫、知密州事。首崇儒學、三皇廟、正彝倫、明禮法、建醫藥、濟斯民、扶仁壽。毋江張公泊損齋楊公碑刻悉焉。元貞改元、公見成宗皇帝於上都。時大臣奏至聖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孫、其祖元用以軍功歿於王事、寔開國立功之臣。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有德行文、可襲封爵。上可其奏、仍賜坐、慰勞甚厚。特授中議大夫、衍聖公、以祖庭儀等之制、飛章於朝、賜尚珍署田五十頃、復給灑掃戶、重修祖殿、從公請也。作堂私第、名以詩禮、示不忘過庭之教也。辛泉楊公大書之、紫山胡公記焉。大德十一年冬十一月九日、公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七袠有二。冬十二月望日、葬公于宣聖墓西北、任氏祔焉。濮州尹朝列公由鄉縣以師表闡學、復授安慶推官、尋知息州。丁內艱、不赴。繼拜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以朝列大夫、濮州尹致仕。公之所處、皆有能名、其忠、孝、廉、勤、皆先公教誨之力也。公娶翰林應奉任君之女、振文處士公子也。再娶畢氏、牛氏、馮氏、封爵郡君。孫男三人、長曰克欽、牛氏出。授從仕郎、承襲世尹、權奉祀事、娶東野嘉議公女孫。女孫五、長適廣東廉使楊倬、次適本縣儒士呂恪、次適蘄州路府判馬侃子元爵、次適王派水衡馬克仁、次適禮部尚書李廷質孫士良。其子孫端崇繩蟄如此、我公德業益茂矣。文淵謹考世紀、自子思子叙正傳、漢唐以下、安國、穎達而已。我朝隆盛、天生我公者赫然聲烈、著于兩間、保林廟以佑鄉民、好學不倦、以承道統、力陳大義、以新廟庭。近能迓續累世之忠孝、遠能紹述先聖之心法、以欽承有國右文之典。故爲之銘、昭示後世、彰我聖人溥嗣之恩、遲於無極云。銘曰、

天生夫子、師表百王。慶流萬古、奕葉隆昌。天朝受命、休有烈光。素王之裔、帝錫純良。扶文拱武、以保爵瑕。象賢世邑、以死勤王。猗歟乃祖、公爵是承。孝思維則、天子來寧。嗟若先考、聿新聖宮。濟人利物、以孝移忠。繼述祖道、朝覲帝容。帝若曰噫、汝襲祖封。賜田復戶、命爵上公。文宣之澤、萬類含春。丞遵心蹟、拱視北辰。天淸地肅、正我彝倫。續茲譜諜、以貽後人。

元故襲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孔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危　素撰

公諱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曾祖元孝、祖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父浣、贈通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母李氏、追封魯郡夫人。公生至元四年七月、天姿穎秀。稍長讀書、已識大義。尊江浙先生鋼爲三氏教授、公受業焉、講求義理、傳詞章、尊德行。家貧、躬耕、雖劇寒暑、不懈於學。先生深器重之。甫年十有七、禮部公棄世、哀毀以禮。卒哭、以孝聞。大德七年、遊京師、國子祭酒耶律公有尙謀薦辟之、以親老固辭。至大元年、太夫人臥病、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及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三年喪畢、三氏教授舉茂才、授范縣儒學教諭。延祐二年、調寧陽學。先是、兩邑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受職、公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皆輓留不忍舍。三年、族人合議、以公嫡長且賢、宜襲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央、平章政事李韓公偕禮部力主之。會仁宗皇帝問孔子之裔迨今幾世襲封爲誰、李公具以對。仁宗親閱譜若曰、以嫡應襲者思晦也、復奚疑。且以前襲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印四品。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正[21]四品、於格非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印。公自以宗祀責重、恒懼弗稱、蒞事之際、必敬且慎。初、廟燬於兵、後雖苟全、而樓所圖墻未備。乃竭力營度、率復舊規。金絲堂瘝、儲時祀餘貲葺新之、不足、補以己俸。繪儲從祀塑像、補完祭器禮服、請于中書、置江南郡縣書籍。尼山、毓聖之地、廟毀而碑存、居民冒耕祭田且百年矣。稽諸典故、言於部使者、命鄒縣長、沐陽令往覈之、復田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有八石、因請置尼山書院。三氏學田三千畝在沛縣之刁陽、爲豪民所據、徽州與沛縣歸侵疆。州官受賕、敗其事。公往復辯議、再歲克定。鄒縣子思書院舊有錢百緡、貸於民、取子錢供祀祭、久則并負其本。移憲司徵之。前代封聖父齊國、母魯國。公言于朝、宜聖封王、而父爵猶公、廟加褒崇、有旨加聖父啓聖王、母王夫人。公府初止設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司之者、金穀無任出納者。以是爲言、遂置典籍、司樂、管勾、凡三人分掌之、祿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印、掌書祿視寺監。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乘亂害宣聖子孫幾盡。其後欲冒稱、公以爲不早辯、則與僞久益莫究。彼於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列于族、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絕之、家譜石刻旣燬、因參究考摭、記諸石重刻焉。元統元年、寢疾。閏月乙巳、卒于寢、異香滿室、群

鶴百餘翔于上、又見神光自東南隕于舍北云。己酉、葬祖塋西二百步。娶張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一人、克堅、爵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女四人、適李德明、孫大用、喬元善、馬元用。孫男九人、希學、嗣爵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夙、希順、希尹、皆國子生。希贊、其季也。孫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四人。公端重簡默、動容不苟、嗜學誨人、本乎真誠。於宗族尤隆恩義、嘗曰、吾家祖宗遺澤、殊流同源、可不念諸。或不自給者、周之。子弟皆籍于學、教養不怠。女兄適裴氏而貧、迎養甚謹。女弟承疾、且不慧、起居必待於人、每親爲頮沐。性尚清素、疏財好義、嘗市物、隨所需直酬之。或謂彼市道之人、胡不議其值而後償。公曰、我以誠心待人、其恐欺乎哉。所居就襲封舊廨、不改作、終不搆私室。其薨也、家無尺寸之遺。公蚤年多疾、未嘗廢書、作字端楷可法。故三氏子孫與凡四方受業仕而有聞於時者、多公造就。薨之日、莫不哀之、會葬者以千計。後十有七年、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克堅以江浙行省左右丞汪公澤民守兗州時所述行狀屬林廟學正夏以忠來、俾溍論撰先德、篆銘神道之碑。溍不敢以固陋辭、則序而爲之銘。銘曰、微子之裔、篤生聖師。歷聘侯國、式扶民彝。維文肅公、五十四世。克昌其家、宏庥殘闕。叔江張氏、學探本源。授業三氏、遊道之園。有桑群經、出自屋壁。芟闢蕪穢、坍俾蔡塞。濮有范縣、兗之寧陽。教行下邑、絃誦琅琅。聽茲大宗、猶秉周禮。襲封上公、明斷天啓。超進華秩、匪公之榮。右文貴德、天下化成。公在魯邦、士有標準。胡不遐壽、耆碩斯隕。繄予暨孫、丕承寵光。節惠易名、錫命煒煌。爰述始終、刻名闕里。與國咸休、宜受多祉。

明故國子祭酒孔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兼太子贊善大夫宋　濂撰

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穎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學極博精、尤善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元重紀至元之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石以紀成績。至正六

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賜二品銀章。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兒薦公明習禮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事、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觀者以爲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材、宜近侍左右。拜中書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棗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秘書卿、遣使即棗城起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迫、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焉可棄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之士避亂、多集郡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陜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陜西行省丞相帖里木兒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

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天兵取中原、皇上手詔趣公入朝、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還至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於孔林、去孔子墓二百餘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極孝、遇族人有恩、與人交不爲掩覆之計、一以誠信。與下美辭、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于仁女、封魯郡太夫人。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女二人。孫男十九人、長曰訥、次曰濟、詢、譚、誠、論、諒、謨、訟、謝、許、聰、議、譽、說、許、詮。曾孫男四人、長曰鑑、次曰鐸、曰鈞、曰鐘。曾孫女四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於京師、上寵賜之甚厚。以袁渙狀來請曰、先君歿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後世、人其謂何。濂嘗從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天生大聖、爲萬世師、廟由昭潛、雨施日輝。功如堯舜、位則不有。啟其悉謀、以

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首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教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爲秩宗、左禮右樂。常於幽明、上下允若。曰亂趍遷、宗社淪滯。君臣合謀、蒸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如貔。盜遁南甄、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驕脅壁。彼謀不臧、以水止濟。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藏不從、不臧是爲。禍將逮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敷、聖人之道。土宇日衆、位其可居。退修於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爲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誠。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承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續香聲、後嗣是式。

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同修國史宋　訥撰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于正寢。越三年、爲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訥以服闋入覲、禮官引見華蓋殿。上問以宗族蕃衍、子姓賢否。訥奏對、動合禮度。即命館于太學。翼日、召嗣襲封衍聖公、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前左司員外郎王翼誌其先公墓誌銘示予、曰、不肖孤負荷先德、忝嗣厥世、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納諸壙中、墓道碑石尚未有刻。先生職司文衡、舍先生其誰託哉。敢固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封爵、卒葬月日以著之。按公諱希學、字士行、宣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浣、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祖妣李氏、追封魯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夫人。考克堅、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陞中奉大夫、陝西諸道御史臺侍御史。妣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明敏、好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歲、侍御公始起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文詞典雅。衡宇客燕集、談笑揮灑、輒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觀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隸、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憂及闕里、公誓不汙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爵。歲戊申秋、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謁行在、上濟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納之。自後

歲入覲于京師、賜予稠疊、恩禮益隆。每正旦、上受萬國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餼、下及童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動、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圮壞、所費浩瀚。公從容措畫、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于豪民者五十頃、禮器禮服、樂舞儀式、以次備舉、粲然一新、卒復舊規。年四十七、卒、遠邇大夫士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訃聞、朝廷遣使禮祭。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塟于孔林之西。公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世家、贈魯郡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明女、卒皆祔塟。子男二人、長曰訥、董氏出也。次曰譎、孫氏出也。女二人、長適淑南衛楊鎮撫子楊思、次在室。孫男一人、曰稱、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爲長、次希說、希範、希進、希嵩、希勗、希順、希尹、希贇、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篤東魯家法。余記弱冠遊太學、師事助教陳仲衆先生、而公之父侍御公寔同齋舍者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公主太常、公侍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余於今復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余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聖澤汪洋、厚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稱昌。才譽乎中、鑑其琳琅。脫略芳葩、惟德是將。阜明啓運、奄有爲方。崇文右教、盛際唐虞。遹修裒典、先我素王。公襲其封、世奉蒸嘗。惟聖子孫、表表昂昂。歲時來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蚤夜匪康。祖庭自儀、遹復其常。魯山蒼蒼、泗水湯湯。鬱然孔林、爲公之藏。有子才良、丕服寵章。製誥維新、雲漢煒煌。存殁有光、樹碑道傍、千載不忘。

五十七世孫襲封衍聖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　儼撰

公諱訥、字言伯、姓孔氏、世家魯曲阜。前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希學之子、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克堅之孫、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思晦之曾孫、寔宣聖五十七世孫也。公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謹、不以貴胄驕人、士大夫喜與之遊。樂善好施、遇孤寡不克婚塟者、雖傾資濟之、無難色。又能詩、工篆法、人得之者、皆傳誦誇美、相與重、華聞益彰。洪武癸亥、居父憂、以國哀赴京、祭孝陵。既竣事、入見、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眞聖人子孫。遂賜膳光祿、命禮官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廩、復賜衣物鈔錠、充牣館舍。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服除、丙寅正月朝京師、既見、上大喜、卽命禮官卜日受爵。於是以二月二日拜襲

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敕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觀者莫不賛歎光榮。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于禮部。又明日、釋奠于學廟、以拜命告恩寵之加、古未有也。初行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聖諭曰、既得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為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首、厚其廩餼、下及侍從。此又古未有也。公天性仁孝、待宗族克盡禮意、奉祭祀極其嚴敬。至于廟庭修作、朝夕程督、竭其心力、不以為勞。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竟以疾終、得年四十有三。以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葬祖林、祔考墓也。夫人陳氏、繼商氏、王氏。子男四人、公鑑、公鐸、公鈞、公鏜。公鑑襲封衍聖公、後公二年卒。女五人、俱適賢士。公鑑之子彥縉、今襲封衍聖公、公之冢孫也。曾孫一人、曰承慶。公歿後二十年、臬無文、彥縉將樹碑墓道、以昭先德、來請銘。其詞曰、維道之高、維德之厚。金聲玉振、以昌厥後。歷世五十而又七葉。偉矣闕孫、克紹先業。宇量恢恢、威儀帖帖。明詩習禮、光華燁燁。天之所與、族之所宗。保佑申錫、格于宸衷。榮名尊爵、超軼疇融。寵恩興數、維聖之崇。佩仁服義、如守憲律。終始惟一、靡有愆忒。由來龍蛇、賢人之嗟。遺爾長逝、德音孔遐。祖林之原、楷木蒼蒼。若斧若堂、昭穆相望。維公之兆、祔考宅幽。既封且固、世德作求。延昇後昆、嬰澤斯流。刻詞樹碑、永昭歆休。

五十八代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撰

公諱公鑑、字昭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而世為嫡。自高祖考至考、皆襲封衍聖公。考諱訥、妣夫人陳氏。子男三人、公其長也。生而岐嶷、稍長端厚簡重、不妄言笑、而嗜學問、讀書窮理、日進月益、其器識宏遠、儕輩莫及也。持身以禮、而事親至孝、親歿哀毀、屢絕復蘇、終喪不一踰于禮度。歲時薦祭、竭誠敬如生養者。既襲封衍聖公、益慎儀則、恂恂下鄉里。襲封之又明年、以疾終壬午、四月五日也、年纔二十有三。遠近聞者無問識不識、咸共悼惜。太宗皇帝初臨御、遣使賜祭。公娶胡氏、三氏教授進士胡復性之女、有婦道。二子、彥縉襲封衍聖公。彥縉與余同朝久、間泣謂余曰、惟先公之行、實不愧古人、而棄代于今二十有六年、墓石未有刻詞、願邀惠執事、庶貽不朽。嗟夫、孔子明先聖之道、立教萬世、而禮為大防。天下之人、其言與行有一弗迪于禮、不可以名世、矧

爲孔子之後者哉。聖人嘗謂其子、不學禮、無以立。如公者、眞不忝孔子之後哉。惜乎年之不永、而世莫睹其所至也。故撮其行之可以範俗者、表諸墓道。

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　直撰

公孔氏、諱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皇帝所命也。我朝治天下、所以綏萬邦和兆民者、不用他術、惟宣聖之道是用、尊其道而及其子孫、是以若是其厚也。公世家曲阜、公早孤、母胡夫人敎育之、天性孝友、不妄言笑、未嘗慢戲佚遊。人有忤言、不與校。或言相媢悅、亦不爲異、屹然端重如成人焉。甫十歲、太宗皇帝召使襲爵、覲其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喜謂侍臣曰、眞神明之裔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既歸、日取宣聖之書讀之、而尤篤志於論語、凡嘉言善行、所以修己治人者、不少忘於心。曲阜知縣公鍠者、公之季父也。公於事無巨細、皆咨決焉。由是才識益高、聞見益廣、度量甚寬而有容、不可以毀譽動、而亦無愛惡於人、人人以爲有長者風。輕財重義、出於自然。親黨有吉凶事、而禮不能備、公爲相成之。孤女及時而未行者、則備資裝相攸、使有歸。今監察御史張子初、劉安、順天尹王賢、兵部侍郎王偉、皆其所擢掖、而人以爲宜室家者。凡其所行合於誼、多類此。是以上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皆敬愛公。其入覲、得乘傳、班列文臣首。洪熙中、賜第于東安門北。宣德、正統以來、禮之尤厚。景皇帝視學、特召公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公受恩而歸、即上表謝、告宣聖廟而大會宗姻、以彰殊遇。宴享未終、得風疾而卒、景泰乙亥十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洪武辛巳三月十二日壬子、年五十五。訃聞、上深嗟悼、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而厚賻卹焉。公配夏氏、子曰承慶、皆先卒。江氏子曰承吉、亦先卒。郭氏子曰承澤、牙氏子曰承源。女三、長適山東都指揮使吳勛之長子越、次適兗州護衛指揮鮑玓之長子克恭、其一幼未行。孫二、弘緒、弘泰。長子承慶既卒、孫弘緒當立、即驛召來京、俾襲封衍聖公、而恩禮篤至、所以錫賚者一不異于公昔時。弘緒、弘泰、將奉葬于祖林先考墓次、謂神道之碑宜有銘、而以請于余。余又何以彰公之美哉、然不可辭也。乃爲序而銘之。銘曰、文教之興、大聖以生、天實相之。後有孫曾、自周以來、綿綿其胄。賢公之世、五十有九。於昭聖神、煥乎文章。日月有恒、道德之光。惟我皇明、實賴于治。疏爵襲封、列聖之制。位秩之高、章服

之華。厚德殊恩、乃錫乃加。公之侃侃、克念舊武。胡不百年、以篤斯祜。爵林之原、封樹在焉。雨露潤之、鬱其蔥芊。神道有碑、貞以龜趾。刻詩勒銘、焜耀無已。

贈襲封衍聖公孔君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　循撰

君諱承慶、姓孔氏、宣聖六十代孫、以嫡派世家曲阜縣之闕里。自其父彥縉、祖公鑑、曾祖訥以上、俱以宣聖恩襲封衍聖公、配皆夫人。景泰六年、君之父卒。訃聞于朝、君雖冢嗣、而先五年卒矣、詔即日驛召其長子弘緒至京、襲爲衍聖公。時冠帶秩視一品、幷贈君襲封衍聖公。配王氏封太夫人、亦自弘緒推恩也。既而弘緒痛惟先德無以表示後世、乃奉工科左給事中同郡孫昱所狀君平生、求書于神道碑。君母夫人夏氏、江西布政使司叅政濟之女也。君生自幼端重、敏于問學。年甫十一、遭母夫人之喪、秉禮疑如成人、而孝以奉父暨諸母、皆能得其懽心。遇諸弟妹、無問母之同異、一以友愛爲務。至於敬長慈幼、賑貧恤孤、施於族姻鄉黨、無不各盡其情稱之者、殆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矣。至于自奉儉約、自處謙下、則又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於書無所不欲講求其義、尤銳志於壁經、嘗從前教授湍江裴侃、學錄從祖克昊及今教授徽州江永清授業、朝夕淬礪、雖盛寒暑不廢、勤于進取者不能過也。宣聖嘗稱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以君好學、而年又幾於顏、以卒如此、安知不復見歎於其祖於地下也哉。君喜吟咏、所作多有新意。集若干卷、名曰禮庭吟藁。先是、君父欲因衰老上請以君襲封、如已。會君祖母太夫人喪、不果。至是、乃蒙贈與益加厚云。享年三十有一。其配則今順天府尹寧陽王君賢女也。子男二人。弘緒以卒之年十二月、葬君祖林之側。銘曰、巍巍孔宗、儒道所寄。肇自宣聖、四方仰止。功在六經、澤被萬世。世承有自、爵襲無替。由昔至今、爲代凡幾。臻爲六十、彥縉之嗣。生稟不群、資性淳美。志重族姻、行先孝悌。博學多才、人稱無異。璠璵寶玉、瑚璉夏器。昔重當時、今見闕里。爲國之珍、爲家之瑞。天畀胡厚、神奪孰厲。譬比于顏、少其一歲。古今殊時、死生常理。不泯者存、君其何媿。祖林之原、山水清麗。况有依歸、安其何既。煌煌美爵、及於賢子。於乎孔君、死猶不死。

前衍聖公南溪孔先生墓誌銘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撰

南溪孔公之病也、其子聞韶馳書京師、請致醫藥。予爲延醫遣价、兼程以往。比至、已弗瘳、越月而訃至矣。初、公以聞韶議婚於予、東莊公寔代行之。東莊之喪、公以銘見屬。甫八閱月而聞韶以公銘請。嗚呼、予何能爲情哉。公諱弘緒、字以敬、南溪其所自號、宣聖六十一代長孫也。父承慶早卒、鞠于母王夫人。景泰乙亥、襲衍聖公。彥縉卒、公時方八歲、景皇帝遣使驛召之。陛見之日、賜冠服於東角門、俾襲封爵。公進止應對如老成人、帝見公番髻、命中官郎應下掖之、俾歸遺其母。親賜玉帶、以其軀尚小、去其二銙投之、俾藏焉。又賜金圖書印、其文曰謹禮崇德。復念公幼稚、特勑其族祖少詹事公恂共治其事、仍降旨戒其族人共加保護、如有恃强挾長、肆爲凌害者、許具實以聞。令懸之公堂、永爲法守。又命吏部特簡教授一人誨之。皆異數也。天順丁丑、英廟復祚、公入覲、上召見便殿、親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襲。自是每歲入賀萬壽聖節。上聞公賜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較獵、皆從。執祀郊壇、亦預分獻。成化乙酉、憲廟視學、賜坐彝倫堂聽講。退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及冠服。親耕籍田、亦預宴焉。公在官十七年、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蠲孔氏田租十之七、皆前所未有者。庚寅、公坐事失爵、下庭臣議、以爲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據宋若蒙若虛故事以請、命其後仍歸其子。弘治戊午、巡按山東御史一言奏公遷善修行、宜加拔拭、請復其舊爵。今天子命以冠服家居。己未、宣聖廟災、會東莊在朝、公躬率徒衆奔走拯護、素服廟哭、蔬食百日、如居喪儀。及朝廷命官修建、公雖不預經費、與其弟贊畫爲多、工且就、而東莊卒。公哀痛頓劇、凡喪事皆爲綜治、始以憂悴致疾。比聞韶承召襲爵、時新廟已成、既禮奠歸、陳所賜勑及蟒服玉帶、金幣諸物于庭、公曰、此吾祖之澤、聖天子之賜也。汝愼守之。巡撫都御史而下皆來會、公力疾迎款、乃益劇、比終不亂。公孝敬天至、太夫人疾、必跪進湯藥、居喪骨立。與東莊友愛殊篤、凡田廬財穀、未嘗以盈朒介意。東莊間語歸爵、輒曰、吾以少爲群下所誤、今吾子來壯、安可遽及此。人兩賢之。家居三十餘年、每對客談詠、略不及功利事。其爲人內朗外達、抱謙秉直、見者無不意潚。睦處宗族、厚遇鄉里、子雖甚愛、不廢譏訶。聞韶始受命、公卿大夫士皆稱其靜重簡默、足承世澤。方視事公府、卽減佃夫廟戶額外供饋、及代耕牛種、請免孔氏賑役官逋、議積穀以賙族之貧者。皆公教也。於是族[illegible]懽動、

益翕然稱其爲賢、而公遽不幸以歿。噫、天何厄之人而仲之未竟、且速其奪如此哉。嗣韶以訃請於朝、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以閏四月朔日、啓李夫人之壙而合葬焉。李公之元配、太師文達公女也。繼熊氏、兗州護衛百戶禎之孫。再繼袁氏、山東按察司副使端之女。其承室江氏、爲濟寧衛指揮僉事耘之孫。子七、曰韶、其長、次曰禮、曰善、曰義、曰政、曰忠、曰孝。女五、長適濟寧衛指揮鄔玉之子祐、次適贈太保尹恭簡公之孫中書舍人繼祖。銘曰、維嶽在東、聖靈所鍾。國有元祀、家有大宗。越在先朝、茂膺顯封。袞冠長裾、綽有祖風。中更事端、遵晦養蒙。優游桑榆、命服在躬。胄子既爵、新廟既宮。物虛則盈、數變則通。周旋其間、譬始令終。林以是姓、塋以勝從。龜筮既吉、子孫其逢。於昭恤恩、一代兩公。我銘雖殊、於義則同。死者可作、生無作容。後百千禩、庶其知公。

節婦孔媛傳誌

進士劉子鍾撰

孔氏媛名、德卿其字、世爲曲阜人、宿州分教諗之仲女、宣聖五十八世孫也。生而性姿聰麗、女工經史、無所不通。年十八、爲之擇婿、得同邑王綸歸之。入其門、孝敬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間。前二歲、未有出、而綸忽感時疫、沉綿危殆。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幼無依、吾且不瞑於地下。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無吾慮、我必不負於君也。已而綸殁、媛抱綸尸一號、痛頓絕、絕而再甦、復自縊於綸所。姑最愛媛、見而急持救之、得不死。泣謂之曰、吾兒之死、病不獲已、吾痛之已不可忍、汝何苦欲往從之、俾我痛復加痛。汝何不念我之衰老至是耶。媛哽咽而訴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默知其求死不能、無可奈何、即不飲食語言、昏昏然如醉如夢以待盡。既數月、亦不能即死。姑密令家人輩更相防守、且多方開慰勸誘之。媛計莫遂、乃飲食語言如常。綸塟有日、媛亦經營當爲事。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旦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亦不應、命家人輩抉戶而視之、死已久矣。其貌猶如生。姑親裝斂之、與綸同窆以葬焉。時年二十一、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嗚呼、自彝倫之不明、人皆不知死節者之可尚、而有識者無不爲之憤惋而徒羨也。會媛之族叔說者、知媛之始末爲甚詳、將摭實咨啓於邑大夫、轉而聞於朝、俟其旌表宅里、爲世楷範、以厲風俗、垂芳於無窮。則是媛之死、雖一世之短、乃萬世之長也。嗚呼、媛乎、媛不負於天、天肯負於媛乎。嗚呼媛

乎。

襲封衍聖公成庵孔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嚴　嵩撰

先聖孔子修明帝王之道、以詔後世。由漢以來、世主既崇祀之、又爵其裔孫一人、使主祀事、日褒成、奉聖、文宣、代殊其稱。至宋始封衍聖公、然猶兼領他職、或止署爲郎、其秩蔵上。公品高位重、專宅闕里、以恭奉廟祀、惟我朝之制爲然。其所以崇寵之者、視前代爲至。弘治末、衍聖公弘緒以疾請代、於是成庵公以世嫡承襲。公諱聞韶、字知德、宣聖六十二代孫也。年弱冠、召至闕下、美風儀、孝宗皇帝面賜玉帶麒麟服、人咸榮之。時少傅西涯李公名重海內、妻公于門、歸以其子、一時傾動朝寧、有冰玉之稱焉。正德改元、視學、召公爲分奠官、命坐彝倫堂聽講、賜茶、仍賜宴禮部、賜表帶寶鏹。丁卯入賀、賜御製廻文詩。庚午、復入賀、屬疾、命醫胗視、命中官頒賜上尊珍饌。夫人以歸寧、卒於京邸、詔遣官諭祭、驛歸其喪、賻給甚厚。皇上兩視學、皆驛召公觀禮、而常賜外、加賜金織麒麟緋服一襲及冠帶各一、以示優異。公每值萬壽聖節、則奉表入賀。比歲患疾、艱于拜起、然尤力勉以來。甲辰、復來上、溫旨慰之、免其朝賀。踰年疾遂殆、卒于家、嘉靖丙午之二月十一日也。訃聞、詔賜祭葬如例。公生成化壬寅八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李、故相文正公之女。繼配衛、宣城伯璋之女。封皆夫人。男子二人、長曰貞榦、今襲封衍聖公。次貞寧、五經博士。女子一人、許聘尚書李公廷相子孝元。孫男一、尚賢。孫女二。公性質敦重、不苟言笑、識達世故、施于有政、厥績爲多。常請蠲孔氏祭田租、詔從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學錄一員、典教事。鄒故有子思子祠、特授公弟聞禮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其職、使主祀事、皆從公之請也。闕里故有志、殘缺、請于文正公、輯之以成鉅典。流賊之变、疏請城闕里、而遷曲阜縣、創義倉、以歲給三氏子孫之貧者。事繼母袁夫人及生母汀、以孝稱、居喪一準禮制、而友愛其兄弟尤至。弟皆先卒、撫其孤如子。敬禮士大夫、來謁闕里者、皆款接盡禮焉。將以明年四月三日葬孔林家塋之次、貞榦等屬予銘。銘曰、

維孔有家、寔肇洙泗。聖有遺澤、施于世世。崇德象賢、纘祖攸嗣。爵之上公、母我明制。洵美成公、宗聖主祀。溫溫其恭、淑慎爾止。歲朝京師、國有懋禮。享有牲醪、居有賜第。都人來觀、宣聖之裔。曷不復來、遠云其逝。皇有異恩、移卹彌至。焯德賛休、刻

銘以誌。

衍聖公可亭孔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嚴　嵩撰

嘉靖丙辰、衍聖孔公以入賀萬壽來京師。先是已遘疾、久未愈、時秋暑蘊隆、或勸之、可疏勿行。公曰、其可愛身而忘君乎。乃攜其冢嗣尚賢以隨、力疾前進。至則未及拜慶、疾增劇、以八月八日卒于賜第正寢。上聞驚悼、詔問疾何由、殞何亟也。命禮部臨祭凡祭九壇、即命尚賢嗣其爵、給驛扶櫬以還、遣行人何燧護送。尚賢年方穉、勅山東撫按諭孔氏族人善視之、否治罪。皇上崇念聖裔、恩禮優至如此。公先師孔子六十三世孫、諱貞幹、字用濟、可亭其號也。祖諱弘緒、考諱聞韶、俱襲封衍聖公。祖妣李氏、太師文達公女。前妣李氏、太師文正公女。今母衛氏、宣城伯璋之女。俱封夫人。公歷世外內、賢矩相成、茂哲夙就、動容率禮。項上疏言族屬繁、家範日弛、往往違度干紀、無以仰稱朝廷崇重至意。上特賜勅命公督率族長管束、而重戒其不率者。君子謂公得正家之法。平居慎默而和易、遇賢士大夫、執禮恭甚、雖被爵上公、循循如儒生、可謂不忝于大聖之後者矣。生正德己卯十一月七日、得年僅三十有八。元配張夫人先卒、茲葬與公合。子男一、即尚賢、聘吾子之長女。女一、許聘翰林檢討梁紹儒子。卜以明年二月十八日、葬公于孔林祖塋之次。尚賢以梁君所爲狀、來請予銘。予與先成庵公及公兩世雅相契好、以予求婚、遂許聘焉。成庵之葬、予既銘之矣。茲甫數年、而銘其兩世、能無悲乎。然奚忍弗銘。銘曰、恭以致其身、匪忝乎臣義、以正其家人、匪暱乎親、胡弗永其齡。嗟乎可亭、其生也順、事而沒以寧。

誥贈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龍宇孔公暨配張氏合葬墓誌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希孟撰

山頹木壞而後趨庭之教爰及文孫。迫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屬、抱厥心矩、守而弗替、所謂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漢高帝封子魚之弟騰爲奉祀君、其子忠爲褒成侯。然以博士世、不世侯。至孔次儒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爵關內侯、侯關內三世、仍褒成、後復爲褒亭。至奉聖、崇聖、紹聖、褒聖、代有互更。周大象二年、稱鄒國公。唐玄宗仍其公號、而系曰文宣、其稱衍聖公則宋至和二年封宗愿始也、歷宋迄今無改。其世爵而賢者、漢有均、六朝有鮮有乘、六季有仁玉、宋有宜、金元有總有思晦、勝冏

有克堅、歷官禁近、至國子祭酒。我高皇帝待以三恪禮、子希學首朝京師、蒙顧問。自希學入仕而至公、先聖六十四世孫也、諱尚賢、字象之、別號龍宇。父貞幹、母張氏、感異夢生公。生即徵慧、汎覽經史、輒成誦。晨昏定省、準內則行之。世廟三十五年、襲公爵、居恒自矢、遠不負祖訓、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歲朝、祿賜擬於徹侯、而遂遷屏去聲色、澹若寒畯。與人交、推誠待之、情恕理遣、多長者之風。事三朝、兩遇臨雍盛典、皆以特召至、領奉璋襄祼之班。神宗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崇禮遇之。命坐、賜茶、纓紳交羨焉。留京師、賜第、不應。歸惟杜門讀書而已。服御諸冷、卬之若鏞鐘、朝章國憲、當事者時一取衷焉。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爲宗。每語人曰、心體本自湛然、習氣業之憧憧四出。惟以明還明、朗若初徹、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暢其旨者、惟王文成。其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本無不明也。有善有惡、意之動、明或流於不明也。知善知惡是良知、明自常明也。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明還明也。聞者爲之惕悟。於戲、此豈徒衣租食稅、守先世烝嘗、而於見聞之稅[illegible]無津梁者哉。余考先聖之後、以秀系亢宗者、風概有文舉、淹雅有德璋。至唐之憲公、爲貞觀名臣、圖像凌[illegible]

[illegible]閣學士正色立朝、人士嘉其忠。一則因衆與幸學、講孝經、上釋奠頌。一則治亥三年、化被齊魯、斯文未喪、職在後人。皆能發五德之光、壯兩楹之色。若蒜劾帮冠蟬翼、與五侯七貴、豪侈相高、出而鞲奔躑躅、蜂鮮陳伎居然魏其平陽也、入而駿奔俎豆、問誰氏之子孫、有不局然汗浹、愧入地之無從哉。如公者、其於奕墻宗與、未知何如。然能讀其遺書、尋騰光陳采、以仰承中天之照、則凡聖德遐蔭、天寵昭垂、庶幾富之無忝乎。公以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歿於邸第、距其生爲嘉靖甲辰年七月初二日、得壽七十有八。訃聞、上予祭九壇、益以開喪一壇、遣禮部尚書治事中書舍人護靈輀、行人董葬域、榮哀備焉。公始娶嚴氏、繼張氏。子二人、皆張氏出。長胤稷、欽賜冠帶、未襲爵而卒。聘殷氏。次胤桂、翰林院五經博士、亦先卒。聘王氏。今以從弟之子胤植爲後、襲封衍聖公。女二人、長適泰興王長子、次適東原王長子。襲公爵者卜以崇禎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張夫人柩、與公合葬於孔林之次、而走書屬銘。余爲銘曰、聖道輝煌麗日月、子孫千姓紛羅列。何必一氏稱後裔、該成先世稱宗脈。明禋代守歆蘋蘩、以茲累代箕其裘接。三恪不與群工顓、晉孫周敢相踰越。更老之席芳醴設、愛恩斛然[illegible]

叛別。至聖苗裔尊無域、獨有真性洪濛精。此情直與三
才揭、魄藏旁鬟成焉。煞榕栢陛森蓋丹穴、神何遊今朝
帝闕、更有綸庭宜降陟。

賜衍聖公襲封孔公墓誌銘

吏科給事中宋鳴梧撰

謹按狀、公諱胤椿、字懋齡、號震宸、別號也。至聖六十五世
孫。父龍宇翁、襲封衍聖公。母張氏、封夫人。公兄弟二
人、公居長、次公早逝。公生時、龍翁甫弱冠。公生而岐嶷、
穎覩非常。龍翁矜愛特異、時驚掌上之珍、幼即目爲天
下士。稍長、遂恒置之膝下、耳提面命、無異當年過庭訓
也。以是一趨一步、居然孔氏家法、雖產神明世胄家、而
紈綺中曾不與葷藜夾素。抑且神情朗朗、吾大夫百問
屋漏。次汪汪、黃叔度爲頃波、居常不苟言笑、一遇文人
墨士可與語者、遂鼓頰而前、刺刺不休、真是語言妙天
下、世罕儔匹。公及壯、而龍翁已期頤矣。翁以歲覲聖壽、
仰于跋涉、適會朝命欽留、因居都下、不克歸。于是囑公
恪守廟林、清修祀事。公一一是遵、不疎毫髮。禴祀烝嘗、
無弗舉、舉之而卜吉卜澡、種種不違舊式、亦即以龍翁
之所以事先者而事之、而倍加恭慎。豈非詩之所謂君
子有孝子、孝子不匱者乎。龍翁愛其賴已、因比當朝賦
咏、倘奏請欽依冠服長子、錫祀屏裕、綏撫族屬。公念龍
翁遷住京師、日日差人省候、曾不旋踵、蓋不異家庭問
視時也。因將供獻弗缺、豐盛特異、蓋不異家庭服養時
也。此亦豈故飾之也哉、而純孝是其天性云。時遇龍翁
督過、不變、遵栗愈加恪慎、乃先聖所謂勞而不怨者、非
乎。族中有冠者婚者、貧不能舉者、公一一資助、不遺餘
力、族人賴之。舉火無慮數十家、而阿、獨何啻九里哉。其
弟博士公早逝、尚遺弱息二人、公撫摩鞠育、愛如己出。
及笄、爲之相攸、幾遍齊魯、乃一字泰興王長子、一字
東原王長子。辦治裝奩、各踰萬金。且于弟之長逝時、飲
血數斗、痛不欲生、而友愛之篤有如此者。後于萬曆四
十七年省親京邸、承顏怡志、朝夕靡寧、卒至奄奄成病。
抱病歸里、行到直隸青縣官署中、溘焉朝露、嗚呼痛哉。
公生于隆慶五年八月初八日、卒于萬曆四十七年十
月初九日、享年四十九歲。元配武英殿大學士殷公士
儋女、無出。天啓五年、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以
兄早卒、未葬、公爵奏請、蒙熹宗皇帝勅贈衍聖公、殷氏
誥封衍聖公夫人。公居闕里、余居蘭陵、雖大相望、難相
接也。余且少侍公函丈、時聆謦咳、其弟對宸公又與余
同拜丹墀、共伏青蒲數載矣。然亦何啻累世通家乎。知

公洋，乃俯爲誌而銘之。銘曰：斯文萃燕，千有餘言。㉓公繼聖裔，克紹厥傳。心體躬行，立德立言。哲人再作，有光杏壇。洋洋洙水，鬱鬱尼山。佳城永奠，賁此玄泉。

皇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輔垣孔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內弘文院大學士李　蔚撰

上御極之八載，舉臨雍之典。先是，命禮臣遣行人司陳諱調元乘傳召今嗣封衍聖公率四氏族觀禮來京師。洎吉四月之望，駕幸國子監，釋奠先師禮成，上顧嗣公韶年秀發，召近御幄，詢家世，奏對稱旨。退而宴勞錫賚，視故事加等。嗣公既感荷異數，益思彰顯先德，仰繩祖武，以尊考輔垣公之未塋也，手狀行事，介其婣家學士繡紫張君匄銘于予，因謝不獲命，乃括其概而誌之曰：公諱興燮，字調五，輔垣其別號也。先師六十六代孫。考曰對寰公，母曰陶夫人。公生十二齡而孤，以順治五年襲封衍聖公，以順治七年加太子太保，以順治八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順治十三年退。覃恩授階光祿大夫，錫誥如制。以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十四日卒，距生丙子二月十一日，得壽三十有二。當順治中，世祖章皇帝崇儒重道，恒以表章聖賢爲念，而於其後人尤隆眷注。故公每入覲，必荷召見，燕從容，俾獲展

對揚之蓋。復飭秩宗凡典例所載、宴享儀章之儀、俾所
司供之必豐絜以爲常。又溢給時下、期以褆躬率族、循
禮急公爲聖牒華胄光所以奬訓而風厲之者甚厚。公
亦克自礪、以承　恩眷。嘗時治尚精明、綱舉目張、群下
惴惴而公以小心謹畏開終。　帝之世寵靈無替、良有
以也。
今上卽位、公歲時入　賀、蒙優禮如曩時。無何、嬰疾不起。
訃聞、　天子軫悼、　敕宗伯議卹典、遣官　諭祭造塋、
一准彝章。遐邇榮之。狀稱公幼而穎敏不凡。稍長、受經
學、不以世胄自驕貴、有磨礱深湛之志。孰對宸公喪易
戚中禮、事陶太夫人曲盡色養。睦族敦倫、振乏絶、造人
才、戒休董戚、井井有緒。飭宗支束藏獲、身以恭儉先之、
咸範於軌物、率由祖訓而加詳焉。蓋其素履之善如此。
嗚呼、公以聖胄著賢聲、中道不祿、殄瘁之嗟、豈惟士林
哉。公元配一品夫人馮氏、爲原任太保兼太子太師中
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涿鹿公諱銓長男荆州總兵官
都督同知諱源淮女。繼呂氏、待封一品太夫人、爲故明
工部左侍郎諱鳴珂之孫、大理寺卿諱邦燿姪女、官歷
諱邦𤐤女。子三、長毓圻、襲封衍聖公、聘故總督直隸山
東河南等處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張公諱鋐□女。
次毓均、應襲內弘文院五經博士、未聘。俱呂出。次毓堤、
應襲太常寺博士、未聘。副室張出。女三、一字內國史院
學士張公諱士甄男光鏞、一字禮部尚書沙公諱澄男
汝洛、俱呂出。一幼未字、張出。卜以康熙八年九月初三
日葬于祖塋之兆次。銘曰、　君恩如天、聖澤如淵。以拓
以綿、幾閱千春。堂構彌新、紹成維人。輔垣承之、躬遇昌
期。　天休日滋、恩以宣猷。孝以無憂、百祿是遒。五等旣
崇、弘化法宮。物望攸同、嘉謨布敷。方壯而殂、士失楷模。
朝典煒煌、榮哀備彰。下賁幽藏、大行大名。秬石佳城、
以永厥聲。

闕里廣誌䟦

闕里有志、自明學憲陳鎬始。康熙癸丑、樂承典籍兩宋君重修、凡二十卷書成示予。予以作志之由、李文正公詳言之、修志之功、諸先生又序之矣、予將何言乎。雖然、追維先聖刪訂六經、憲章祖述、皆以往行見之躬修、非徒記錄舊事云爾也。夫梧棬匊履、見者或生傲歎、詩書詔陪者或至感泣。況至聖遺言、神明肸嚮、崇祊格降、朝夕在前、而可不震動恪共、勤儀趾武乎。首列圖像、使見者莫不肅然起敬。夫祖孫一氣、精神感通、試就論語所云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申申如、夭夭如也、而思其居處笑語、飲食嗜好、衣冠劍佩、動靜辭容、日暮凝注、心目顯揚、則明禋拜起之際、必有彷彿于見聞者、繼我思成、聖經所載、必有勝于圖像者也。家世之美、闕闕以來、惟闕里矣。夫以契之聖而成湯復起焉、以成湯之聖而夫子復起焉、各遵厥心、不踐故轍、天地精英、固聽人自取爾。至聖之德、良難企及、然如安國、穎達之經學、融、巢父之風節、道輔、文仲之伉直、照耀國史、卓然自立。遺條萬計、聰敏必多、縱不敢望聖人、而學為安國、穎達諸君子、亦人事之可至者也。若夫禮樂之盛、土田之賜、爵位之崇、錫賚之渥、淵源遠流長、則思何以報祖宗、蕃庶豐核、則思何以報國恩。展誌而讀之、掩卷而思之、如尙父丹書、銘于几席、無慍儞象山自侯祠、而後至聖著述之義明、修誌之舉為可貴也。若以祧閟閟之崇高、識累朝之成典、規耀耳目、昭示遐邇、則百夫之長亦紀功次、一命之吏亦有誥詞、詎謂大聖之後、而所尙止此歟。必不然矣。

康熙癸丑清和月、內閣中書舍人崇間後芳標拜題於京邸之紅藥軒。

校記

①缺字，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二〇作「素于」。

②缺字及「祠」字，右引作「不共釁鼓戢」。

③無：右引作「典」，是。

④缺字，右引作「載芟載」。

⑤缺字，右引作「卬高德音靡」。

⑥缺字，右引作「俾」。

⑦缺字，右引作「闓」。

⑧缺字，右引作「匪懈」。

⑨缺字，右引作「撫」。

⑩缺字，右引作「夷」。

⑪缺字，右引作「疢不復」。

⑫轂：《隸釋》卷八、《金薤琳琅》卷四、《東漢文紀》卷二九諸書均作「穀」。

⑬傅：《金薤琳琅》卷四作「博」。

⑭一：《孔氏祖庭廣記》卷一二作「陵」。

⑮需：《祖庭廣記》作「儒」。

⑯使：當衍，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三。

⑰自其：當衍，見《昌黎文集》。

⑱河内：當倒，見《臨川文集》卷九一。

⑲詮：當作「銓」。下同。

⑳親：當作「新」。

㉑正：疑當作「止」。

㉒製：當作「制」。

㉓言：當作「年」。

闕里文獻考

清乾隆刻本

清·孔繼汾 撰

《闕里文獻考》一百卷，清孔繼汾撰，清乾隆刻本。繼汾（一七二一——一七八六）字體儀，號止堂，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代孫，衍聖公孔傳鐸第四子。自幼博聞强記，淹通經史。乾隆三年貢生，十二年舉人。十三年，乾隆皇帝初幸曲阜祭孔，繼汾引駕，并講《中庸》稱旨，授内閣中書舍人。後任軍機處行走、户部主事。十九年，被命隨軍籌餉。不久告假。繼汾通悉歷朝掌故及典章制度，於乾隆二十七年撰成《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同年又編《孔氏家儀》，因所述服制與《大清會典》不符，被人告發，發往伊犁充當苦差。經次子孔廣森多方營救，中途赦還。因不願家居，南游杭州，客居友人梁同書家。乾隆五十一年卒。著作尚有《樂舞全譜》二卷，《劻儀糾繆集》三卷，《行餘詩草》（附詞）二卷，《喪祭儀節》、《嫡系小譜》十卷，校刻《文獻通考序》一卷。

孔氏家乘，前有《孔叢》、《家語》諸書，後有《孔子實録》、《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譜》、《東家雜記》、《祖庭廣記》、《聖門志》、《孔門僉載》等書，記録闕里故實。然或缺佚而不傳，或蕪雜而不精。明弘治年間，陳鎬始裒集舊聞，著爲《闕里志》，綱舉目張，事迹粗備。然考據不精，去取失當。其後雖有增輯，但止綴述恩蔭，更雜以簿書文章，而於前人紕繆繁漏之失，未有匡正。康熙中，曾別纂新志，一變舊志體例，頗有所增益。但蕪雜附會，所失更多。乾隆九年春，孔氏大修譜牒，繼汾參與其事。故事：修譜畢，即增輯志書。而繼汾荏苒宦途，未成厥事。後告假家居，方整理舊稿，剪蕪穢，刊謬誤，增加近年諸典制，歷時十六年，於乾隆二十六年秋始克成書。

書分十六門，共一百卷。《世系考》述姓源、世系、年譜，《林廟考》述曲阜孔廟聖林、聖廟及書院，《祀典考》述漢唐以來封謚、配享以及祭典，《世爵職官考》述孔廟奉祀職事，《禮考》、《樂考》則備述祭祀禮樂儀式，《户田考》則考述孔廟户役、祭田沿革，《學校考》述闕里建學沿革，《城邑山川考》述闕里周圍山川形勝，《宗譜考》述孔氏族譜，《孔氏著述考》、《藝文考》述孔氏子孫著述文章，《聖門弟子考》、《從祀賢儒考》述孔門弟子及先賢先儒事蹟，《子孫著聞者考》則考述孔氏子孫有聞於世者之事蹟，後列《叙考》一門，撮述著書緣由及全書内容。該書體制嚴整，内容翔實，於孔氏家族志中堪稱上乘之作。對孔氏家族人物、世系、林廟沿革、祀典變遷、孔廟禮樂、孔氏著述以及從祀、配享人物皆羅列詳盡，類別門分，剔繁辨誤，考訂精核。言不越七十萬，而二千三百餘年之事，粲然大備。其資料得自孔氏家藏，又加辨析考覈者甚多，可補正其他史志之闕誤。

闕里文獻考序

余每讀家乘至孔叢連叢之編，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先聖文章道德備於六經，散見於百家傳記，而論大於史記世家，載籍極博，固無事我一家之私述爲也。惟歷世久遠，于上子家而下，顯晦不常，至如敦尙儒術，代有襃崇，而史志詳略異裁，非貫串而會通之，亦曷見典章之因革，則是志乘之作，又當與史兼行而不可忽者。我家自連叢而後，述者罕聞，迄南宋時東家雜記之書始出，然而已略，廣記兼載文，病其無厭。後有新舊兩志，復祖廣記，考據尤失精核。自舊志作于前明，新志成於康熙丁丑，如我

世宗憲皇帝之事新襃廟，曾我

皇上之屢降乘輿，未經恭述，余竊懼焉。不揣弇陋，久欲蒐輯訂正，而益以

國朝之洋洋美典，用備故實，貽來者，顧年衰學疎，因循未逮。近得叔祖止堂公闕里文獻考，書成，類別門分，雜繁辨誤，言不越六十萬，而二千三百餘年之事燦然大備。不曰志而曰考，要之志亦不外文獻，即馬氏之體裁，補龍門之闕佚，於以成一家言，追蹤二叢，實有賴焉。爰亟請付之剞劂，以公海內。會

聖駕南巡，

回駐闕里，入遺廟，觀禮器，

垂詢夫子舄及履所在。謹按雲藏丹書，本出讖緯之說，且相傳已埋塞。至孔子履，於晉咸康中燬於武庫。然水經注云，孔子廟藏孔子所乘車及几席劍履，其於何時遂入武庫，抑前此履與否，書缺有閒，竟不知所對。因念前之人有隨時筆之於書如是編者，則遺物雖湮，宜至漫無記憶若此。益以見是編之不可少也。爰案濱進呈

御覽，凡數奏所未悉者，皆藉以稍塞厥咎。并序於端，冀俾後之子孫幸勿鉛槧無忘紹續，即以此書示之權輿也夫。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仲夏上澣孔子七十一代孫光祿大夫襲封衍聖公昭煥謹序。

進書摺子
襲封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爲恭進家乘，仰祈
睿鑒事。竊惟我
朝重道尊師，邁越千古。恭遇我
皇上翠華屢幸，典禮聿昭，異數殊榮，有加無已。
鉅製鴻儀，臣家均宜紀述。伏查闕里舊志成自前明，記載未能詳備。近
經臣叔祖原任戶部主事臣孔繼汾纂輯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分列
條目，採綴成編。凡我
列聖洎我
皇上彪炳古今之典，昭回雲漢之文，敬謹備錄，垂示萬年。而於舊志訛
外之處，亦略爲訂正。見已成書，謹裝潢進呈
御覽。伏乞
睿鑒訓示。謹
奏。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奏進。奉
旨：留覽。欽此。

闕里文獻考卷首

勑授承德郎原任戸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敬述

目錄

卷一

世系考第一之一

至聖先師孔子姓源

卷二

世系考第一之二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

卷三

世系考第一之三

二代及三代

卷四

世系考第一之四

四代至八代 附九代鮒以下爲宋公之後

卷五

世系考第一之五

九代至二十六代

卷六

世系考第一之六

二十七代至四十二代

卷七

世系考第一之七

四十三代至四十七代

卷八

世系考第一之八

四十八代至五十三代

卷九

世系考第一之九

五十四代至六十四代

卷十

世系考第一之十

六十五代至七十一代

卷十一

林廟考第二之一

至聖林　啓聖林

卷十二

林廟考第二之二

至聖廟

卷十三

林廟考第二之三

尼山書院　洙泗書院

聖澤書院　中庸書院

卷十四

祀典考第三之一

歷代洎我

朝褒崇先聖及諸賢之典

卷十五

祀典考第三之二

詣學之典

卷十六

祀典考第三之三

呂子祖謙

卷六十三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一

陸子九淵

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二

眞子德秀　魏子了翁

卷六十五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三

陳子澔

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四

趙子復　許子衡

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五

吳子澄

卷六十八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六

薛子瑄

卷六十九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七

陳子獻章　蔡子淸

王子守仁

卷七十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八

胡子居仁　羅子欽順

卷七十一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九

陸子隴其

卷七十二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三十

荀子況　劉子向

戴子聖　揚子雄

鄭子衆　賈子逵

馬子融　盧子植

何子休　服子虔

王子肅　王子弼

杜子預

卷七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一

聞禮　毓埏

傳銑　彥繩

承寅尙林

卷七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

雍　元龍父褒

涇　思楷

詮

卷七十五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三

勛子貞輔　宗翰

思述　克欽子希大希韋

克仲　克中
希範　希承
諤　燮
公鏜　公珏
承夏　宏復
闓簡　貞堪
貞叢　倘愉

卷七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四
克晏（兄克肅）　克旻
論　公璜
貞燦

卷七十七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五
僖　倘任（[illegible]）

卷七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六
安國（[illegible]）　臧（[illegible]）
奇（[illegible]）　豐
長彥（[illegible]）　穎達

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七
光　扶
緯　貞運

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八

奐　槇
戡　溫裕（[illegible]）
敏行　道輔
文仲　思迪
思立　聞詩

卷八十一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九
休源（[illegible]）　戣
戢　毓珣（[illegible]）

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
融

卷八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一
愉　汪
國

卷八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二
坦　嚴

卷八十五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三
琳之（子道）　覬（[illegible]）

卷八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巢父　勛

卷八十七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承恭　公恂

卷八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喬 父永子嘉　奕 子倫

賢　昌禹 子興

端隱　括

元敬　克慧

彥祿　聞足

貞瑄　尚鉞

尚銑　尚惇

興詢

卷八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七

宙 弟宣

卷九十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八

靖　豐符

瑒之　延之

傳　公才

彥綸　尚則

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九

德紹　宗旦

文甫　愉

承浦　聞諮

貞璞 子尚和尚[illegible]　貞度 父聞[illegible]子尚友尚賢尚[illegible]尚[illegible]尚[illegible]人[illegible]二子

衍儁　興聖 [illegible]

卷九十二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

褒　適

彥輔 子適奕　聖聰

昄　士份

貞穟　衍劭

衍樟　衍球

衍佳　興永

卷九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一

祗　公怡

宏蘊　聞擧

聞皐　貞璠

尚果

卷九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二

衍 宗人貞吾　稚珪 父[illegible]

紹安 弟紹新紹志　季翊

若思 弟若仲　至

武仲　平仲

滋 從弟淑潓宗人伯元伯適伯元子宗武　端甫

之載 子約　思睿

譓　公恪

彥伴 五世祖思文　承倜 父彥通從弟承份承份子慶雲

闕里文獻考卷首終

闕里文獻考卷一

世系第一之一

至聖先師孔子、諱丘、字仲尼、本姓子氏、殷之裔也。昔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元囂得姓己氏、元囂及子蟜極皆不得在位、至孫帝嚳、承顓頊有天下、是爲高辛氏。契、帝嚳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爲司徒、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字、蓋自微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名履、伐夏有天下、國號商、是爲成湯。湯太子太丁之子太甲、克修祖德、廟號太宗。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廟號中宗、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廟號高宗、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帝乙元子微子啓、次子微仲衍、一名泄、皆以母賤不得嗣。少子帝辛、名受、母正后也。於是帝乙崩、帝辛立。帝辛暴虐無道、天下謂之曰紂、爲周所滅。武王既克商、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成王之世、管叔以武庚畔、周公誅之、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初、太庚之立、本繼兄沃丁、太戊則繼兄小甲雍己、河亶甲則繼兄仲丁、外壬、小乙則繼兄陽甲、盤庚、小辛、祖甲則繼兄祖庚、庚丁則繼兄廩辛。祖辛之崩、實立其弟沃甲。沃甲崩、乃立祖丁、而祖丁之崩、則又立沃甲之子南庚、迨南庚崩、乃立陽甲。蓋兄弟相及、殷之禮也。是以微子嫡子死、亦舍其孫腯、而立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弒之、以讓兄弗父何。弗父、湣公嫡子也。辭弗受、鮒祀乃自立、是爲厲公。弗父生周、周生世父勝、世父生正考父。世爲宋大夫。考父歷佐戴、武、宣三公、以恭著稱。初、宋爲周恪、統承先王、得用商家禮樂。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戴公時、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焉。考父生孔父嘉、自弗父至孔父五世、親盡、當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宣公有太子與夷、及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和立、爲穆公。於是孔父爲大司馬。穆公疾、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羣臣願奉馮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與夷立、是爲殤公。其後諸侯數來侵宋、殤公在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太宰華督謀害孔父、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乃殺孔父而弒殤公、迎馮於鄭而立之。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或作祈父。其子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名字不可考、嘗爲魯防邑大夫、後世因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仕魯爲鄹邑大夫、有勇力。魯襄公十年、魯人從晉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叔梁抉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叔梁先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繼嗣。叔梁曰、雖有九女而無嫡、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先聖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於尼邱之山、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以命名及字云。

述曰、按祖庭廣記載、顏氏禱於尼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

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王子年拾遺記載孔子未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廣記又載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夢珍集又載徵在夜夢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世俗。夫怪異之說、言不雅馴、儒者所弗道。然先聖殷人也、殷之先、元鳥降祥、列在歌頌。麟遊草附之事、理或有之。若夫吐玉書、降五老、奏天樂、又感生聖子、言出神人、則愈出而愈怪、荒誕不經、其爲後人傳會無疑矣。

闕里文獻考卷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

世系第一之二

至聖先師孔子、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蓋周靈王之二十年也。

三歲。父叔梁卒、葬魯防山之陰。

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八歲。靈王崩、子景王立。

十一歲。魯襄公薨、子野立、立一月卒、弟稠立、是爲昭公。

十九歲。娶於宋亓官氏。

二十歲。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爲乘田吏。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先聖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詩有云、死則同穴、周公以來已祔葬矣。故衛人之祔、離之以有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矣。吾從魯。吾聞古者墓而不墳、今丘（先聖諱）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形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

二十八歲。郯子來朝於魯、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先聖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先聖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二十九歲。學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先聖曰、丘（先聖諱）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先聖諱）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先聖諱）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先聖諱）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三十一歲。鄭子產卒。先聖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三十二歲。景王崩、子猛立、是爲悼王、是冬又崩、子匄立、是爲敬王。

三十五歲。魯孟僖子卒。初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焉、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是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先聖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先聖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先聖。先聖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他日欲適周見老聃、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師孔子。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先聖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

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先聖諱）。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既而先聖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先聖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入后稷之廟、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先聖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先聖既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惡己。先聖曰、敬奉教。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

三十六歲、魯季平子得罪昭公、公帥師伐季氏。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公、公奔齊。魯國大亂。先聖遂適齊、齊景公讓登、先聖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有頃、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也。先聖曰、此必釐王之廟。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對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祀無乃殄乎。使人問之、果釐王之廟。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則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道也。既又與景公論政、公大悅、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而止。與季札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先聖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先聖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居齊數年、景公終不能用、遂反魯。

四十三歲、魯昭公薨於乾侯、弟定公立。

四十六歲、邾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先聖。先聖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先聖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

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先聖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先聖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於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先聖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先聖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先聖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先聖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先聖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八歲、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嬖臣曰梁仲懷者、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四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先聖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自遠方至者益衆。

五十一歲、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去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弗克。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公山不狃亦以費叛、召先聖、先聖欲往、後卒不行。

五十二歲、魯人伐陽虎、陽虎奔齊、齊人執之、已而逃奔宋、復奔晉、適趙氏。先聖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先聖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欲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止一世可知也。是時先聖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先聖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五十三歲、爲魯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尋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子以告先聖、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遜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故先王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由是法設而不用、無奸民。初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南、先聖溝而合諸墓焉、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夏定公與齊侯

會於夾谷。先聖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口先聖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景公從之。先聖乃言於定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先聖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先聖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先聖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先聖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

五十五歲。先聖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而叔孫季孫亦以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先聖。先聖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乃使子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先聖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五十六歲。去魯適衛。先聖之初爲司寇也。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及是。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先聖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先聖遂行。宿乎屯。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先聖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以告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先聖適衛。主於顏讎由家。衛靈公聞先聖在魯奉粟六萬。亦致粟六萬。

五十七歲。先聖去衛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曰。昔我入此由彼缺也。陽虎嘗暴匡人。先聖狀類虎。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遂止先聖。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先聖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口先聖諱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口先聖諱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先聖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乃得去。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五十八歲。居衛。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先聖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先聖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悅。先聖矢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先聖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先聖醜之。去衛過曹。又去曹適宋。見宋司馬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愀然曰。若是其靡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

先聖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先聖、拔其樹。先聖遂去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先聖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先聖、先聖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是年、魯定公薨、子哀公立。

五十九歲、去陳、過蒲、會公叔以蒲叛、蒲人止先聖。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與鬬甚疾、蒲人懼、謂先聖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先聖東門。先聖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先聖曰、要盟也、神不聽。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先聖。先聖自衛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口(先聖諱)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先聖曰、竇犨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吾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口(先聖諱)哉。乃還息於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年、吳入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先聖、骨何者最大。先聖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先聖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先聖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先聖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六十歲、在衛。衛靈公問陳、先聖不對。明日、靈公與先聖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先聖。先聖遂如陳。是年夏、靈公薨、子蒯聵先以得罪亡、衛人立蒯聵之子出公輒。

六十一歲、在陳。夏、魯桓僖宮災。陳侯就先聖燕遊焉、行路之人曰、魯司鐸災及宗廟。先聖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乎。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秋、季桓子卒。桓子之病也、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吾獲罪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康子立、欲召先聖、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是年、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圍朝歌、佛肸以中牟畔、召先聖。先聖欲往、卒不果。

六十三歲、自陳遷蔡。

六十四歲、如葉、與葉公論政。復還蔡、遇長沮、桀溺及丈人。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先聖在陳蔡閒、使人聘先聖。先聖將往楚拜禮。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入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先聖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先聖講誦絃歌不衰。時子路有慍色、先聖召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

先聖曰有是乎由嘗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先聖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先聖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先聖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先聖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先聖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先聖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口（先聖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口（先聖諱）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歲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大史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先聖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先聖乃自楚反衞遇楚狂接輿至衞衞出公使人問先聖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之猶復失人何故先聖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有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先聖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先聖爲政先聖以正名爲先故卒不果

六十七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九歲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冉有爲季氏宰說季氏禦之於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及齊人戰於郊左師入齊軍右師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皆死焉魯人欲勿殤僮汪錡問於先聖先聖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吾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衞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先聖先聖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先聖遂歸魯先聖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先聖先聖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魯終不能用先聖先聖亦不求仕乃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皆絃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九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至韋編三絕。凡所教誨束脩以上。蓋三千餘人。是年子鯉卒。葬之。有棺而無槨。

七十歲。魯昭公夫人卒。先聖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子游問曰。禮與。先聖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七十二歲。春。魯人西狩於大野。獲獸。麕身而肉角。以為不祥。賜虞人。先聖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先聖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先聖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夏。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先聖三日齊。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使告三子。三子不可。乃止。是年顏淵死。

七十三歲。衛人內蒯聵。逐出公輒。先聖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先聖哭於中庭。有人弔者。先聖拜之。已哭。進使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七十四歲。夏四月。先聖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先聖曰。賜。汝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口（先聖諱）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也。哀公誄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先聖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與夫人合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自後羣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子一。鯉。

述曰。司馬遷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其尊聖也至矣。故後世言孔子者多本史記。顧遷去春秋既遠。戰國秦漢之閒。百家並起。危言稗說。人各異辭。而遷據羣書述往迹。擇焉不精。遂不免有舛錯誣謬之處。如娶顏氏。而曰野合。於父墓而曰母諱之。於適齊而曰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凡此皆不經之大者。蓋叔梁求昏於顏氏。顏父擇女而使行。作配禮宗。於理必無野合之事。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既長不求父墓。母沒復殯於衢。致等於野死者。史遷以母諱傳會檀弓。索隱又以顏氏不及送葬。遂失墳處之說傳會史記。展轉牽合。其謬益深。昔孟子以主癰疽與寺人瘠環謂為無義無命。若欲因高氏以求通景公。亦主癰疽寺人之類耳。寧孔子而顧出此。此皆大節所關。不可不辨也。又孟僖子卒於魯昭公二十四年。而世家以為孔子年十七歲事。春秋凡與國朝聘必書。昭公二十年並無齊侯來魯事。而世家載景公與晏嬰來論秦穆諸說。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哀公元年。吳始入越棲句踐於會稽。今敘骨節專車之對於定公五年。擊磬襄。魯官也。不應在衛。墮三都。春秋在定公十二年。而曰十三年。甯武子乃僖公時人。去孔子畏匡時已百有餘年。而曰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其他序次錯亂之處。更不可枚舉。夫聖人之言論行

事、散見於六經羣籍、有非年譜所能盡列者、而商羊萍實之對、又不過聖人多能之一端、卽使略而弗書、亦無害於聖體之大。茲考專以春秋左傳爲本、而參以他傳記之確有可據者、前後舛亂、悉爲訂正。苟有疑焉、卽不敢錄也。至先聖之生、公羊傳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穀梁傳則云冬十月、史記又云二十二年。竊謂徵史不如徵傳、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實無庚子、故斷以穀梁爲是、得年七十四歲云。

闕里文獻考卷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

世系第一之三

二代鯉、字伯魚、生時魯昭公以鯉賜先聖、榮君之貺、因名曰鯉、蓋昭公九年也。哀公嘗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卒、葬聖墓東。子一、伋。

三代伋、字子思、逮事先聖、而受業於曾子、於道統之傳、獨得其宗。方幼時、先聖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先聖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先聖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子思嘗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對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於是往來於齊魯宋衛之閒、而所如卒不合。其在魯也、穆公訪焉、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對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掩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對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又問曰、吾國可興乎。對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對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對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對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對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

湯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鈎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鈎，以傷守節之士也。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對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顚，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弗忍行也。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也。對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對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既亟見子思，欲以爲相，子思不願，將去。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對曰：蓋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居衞，言苟變於衞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衞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對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貲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衞，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聞之。曰：臣而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不爲之服。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衞，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衞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若是？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又謂衞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衞之君臣乎。衞君嘗問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對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爲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遊齊，陳莊伯問：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岳。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

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宗廟山川乎。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貪利之心。王曰、何害。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對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齊王又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對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喪之也。故不敢承命。王曰、起之不善、何也。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對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曰、必用以治政。曰、君弗能也。曰、何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曰、必以實。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曰、其父祖何也。曰、世農夫也。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又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

臍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賜。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簡禮之惡。爲若之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於是在衛、貧甚、嘗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反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孟子之受業也、子思嘗語之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孟子問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又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年六十二卒、葬先聖墓南。子一、白。

述曰、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歲。今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先聖未卒之先、而受敬禮於穆公即位之後、核之年歲、殊不相合。或以六十二爲八十二之誤、意者其或然乎。

闕里文獻考卷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

世系第一之四

四代白字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之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睹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夫黼黻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齊威王兩召爲相、不受。年四十七卒、或云四十九歲、葬祖墓西北子一、求。

五代求字子家。楚王召、不赴。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子一、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子一、穿。

七代穿字子高。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①。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爲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也、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前也。子高不答、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睹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睹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犪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

其法錯敵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喩、乃相擊切矣。凡言人之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之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龍又與子高泛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抑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絀。子高曳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曰、大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平原君與子高飮、強之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飮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飮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飮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又謂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在己、攝

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李寅言曹艮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艮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艮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艮能殖貨、故欲仕之。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從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伐大國、二三子尙皆用心比力、各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剌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卽敵。此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祖、戮人之必於社、其義何也。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卞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王問人主所以爲忠、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嬖臣以遇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擬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又問如何可謂大臣、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

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契、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也。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穆爲臨淄宰。子高任司馬父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王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曰、王知穿孰若周公。齊王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父、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王曰、兄弟審於他人。曰、王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劒、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父肅可棄乎。今燕以詐破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材藝、不稱其詐也。父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王辭屈、而不黜司馬父。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王行之、臣竊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曰、然、此誠王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諸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士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逄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游齊趙魏、閒楚趙魏三國交聘之、皆不就。著書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子一、謙。

八代謙、或作武、後名斌、史記作愼、字子順。相魏安釐王、封文信君。初、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雖蔬食水飲、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之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劭、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羇旅之臣、蒙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之、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既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皆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魏王問子順曰、今秦負强、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遂



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强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秪以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曰。必然。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邪。聞之於傳聞者邪。若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魏王問天下之高士。對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王又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宫佗見子順曰。佗困於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佗曰。將適趙公子。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佗曰。將適燕相國。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佗曰。將適齊田氏。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佗曰。然則何嚮而可。曰。吾弗識也。佗曰。雅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過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佗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魏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對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惟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强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尙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君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謂也。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

也。若中山之㲉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任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脩。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闞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羣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皋。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諸。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令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顔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魏王使子順修好於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曰、夫欲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物、惟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歸、悲苦何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既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趙孝成王稱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可而得乎此也。子順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姑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



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苟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君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將何悅哉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强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幷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强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平原君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子順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若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子順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既陳屢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申叔又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惟韓盧宋鵲獨否何也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庾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虞卿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肩國而昭釐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魏王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人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

呂望在渭，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今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河西，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孳息不可計，貲擬王公，名馳天下，以富興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惟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初子高以爲趙平原君有霸相之才，惜不遇其時也，而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曰：言貴盡心，亦各有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年五十七卒。子三：鮒、騰、樹。騰自爲傳，樹之孫臧爲漢太常。鮒黎侯亦有傳。鮒一名鮒甲，字子魚，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秦始皇幷天下，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而子魚不仕。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誦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議焚書。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乃與弟子襄藏家語、論語、尚書、孝經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與張耳、陳餘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耳、餘懼走。會陳涉、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耳、餘乃往謁涉。餘謂涉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稱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涉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餘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涉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涉悅其言，遂尊以爲博士太師，諮度焉，曰：寡人不德，爲諸侯尊賢所推，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子魚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攜，抑久長之本也。涉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之胤，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涉曰：三統者何？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涉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度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涉嘗問行軍之禮。子魚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

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祡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走三令五申。既畢、遂禡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還、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祡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於廟兩階閒。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涉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帥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齊盛服、舍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illegible]向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涉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王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於天子、載櫜韔。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涉曰、行古禮如何。曰、古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時陳涉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涉跪謝、不顧。涉心慙焉、遂適子魚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惟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邪、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涉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奉遵焉。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齊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涉又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子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世之同體也。涉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子魚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曰、王何謂哉。涉曰、書載驪姬夜泣、而公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子是以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

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書皆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陳人武臣謂子魚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沒之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為奚若。子魚曰、子信之為然、是故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吾子審其信否焉。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猶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入秦、秦使將章邯距之。涉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子魚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涉弗聽。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涉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吾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子魚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使彼席捲來前、莫有當其鋒者。涉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閒近事喻之。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猛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媟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咎焉。由乃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受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攖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洶洶也、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憊、忿莫肯舍、旟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涉終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涉、師大敗。子魚為博士、凡六旬、言既不用、託目疾、老於陳。著書二十一篇、論集先聖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而詰墨在焉。詰墨語多不載。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大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



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業，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年五十七卒。將沒，戒弟子襄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鮒生隨，隨字子元，或云元路，隨之子及孫曾皆失考。其元孫名吉，漢元帝時尋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大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則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口（先聖諱）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帝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久亡繼嗣，梅福復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綏和元年正月癸丑，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奠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食邑千六百七十戶。三月，進爵爲公，地百里，國於沛。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更封爲宋公。子一，何齊，嗣封。何齊子一，安。先聖至安十六代矣。光武帝建武五年二月，封爲殷紹嘉公。十三年，復封爲宋公。後無嗣，龍封子順。三子，長子之後承殷統，中子之後奉先聖祀焉。

述曰：汾讀孔叢子，文章議論，駸駸乎有戰國之習矣，豈風會所趨，賢者不免與？然以視縱橫捭闔，立談而取卿相，竊勢位富貴以爲宗族交游光寵者，相去奚啻霄壤，則先聖之教猶有存者。所如不合，卒老於行，固無足怪。至若弗父以有宋讓厲公，歷二十有四世，至裔孫吉而卒承殷統，賓於漢家，蓋有天焉，非偶然也。考家譜，敘吉子名何齊，孫名安，而漢書王莽傳云更封殷後宋公孔弘爲章昭侯，位爲恪，與譜不合，并識於此。

闕里文獻考卷四終

校記

①白馬爲非白馬：按此段文字出《孔叢子・公孫龍》，所引文無誤。「白馬」語原本《公孫龍子》。檢《公孫龍子・白馬論》作「白馬爲非馬」，無後一「白」字。

闕里文獻考卷五

世系第一之五

九代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封騰爲奉祠君。惠帝時徵爲博士、遷長沙太傅。年五十七卒。子一、忠。

十代忠。字子貞。該通六藝、有高尚之志。文帝時徵爲博士。年五十七卒。子二、武、安國。

十一代武。字子威。爲文帝博士。子一、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羣書。武帝時爲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葬祖墓北。子一、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從夏侯勝治尚書。昭帝徵爲博士。宣帝時、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出爲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於長安。次孺爲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帝欲致之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次孺陳讓至三、帝察其誠、乃止。上書求奉先聖祀、詔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其長子名數於魯。年七十二卒、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册贈列侯、謚曰烈君。子四、福、捷、喜、光。

十四代福。成帝時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卒、葬祖墓北。子一、房。

十五代房。哀帝時襲封關內侯。子一、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本名莽、避王莽名改均。敦篤好學、襲封關內侯。徵拜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六月、晉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奉孔子祀。五年、王莽篡漢、拜太尉。三上書辭疾、卒不就、還魯、遂失爵。年八十一卒。子一、志。

十七代志。光武時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夏四月、仍襲褒成侯、食邑如故。中元元年春二月、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於羣臣、遂覲東后、褒成侯序在東后。卒謚元成。子三、損、湛、恢。

十八代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春二月、帝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褒成侯助祭焉。三月、帝幸魯、祠孔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子一、曜旭。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子二、完、讚。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邑百戶、早卒。無子、魏文帝以其弟讚之子羨紹封。

二十一代羨。字子餘。父讚、字元實、守廟百石卒史。子餘魏文帝時拜議郎。黃初二年春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卒、葬祖墓南。子一、震。

二十二代震。字伯起。襲封宗聖侯。晉武帝泰始三年冬十二月、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百戶。年七十五卒。子一、嶷。

二十三代嶷。字成功。襲封奉聖亭侯。年五十七卒。子一、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爲豫章太守、襲封奉聖亭侯。子一、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兼從事中郎。卒、葬祖墓西。子一、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教。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子一、乘。

述曰。汾讀家譜及闕里志、至二十二代迄二十六代之閒、竊不能無惑焉。考晉書孝武本紀、載太元十一年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爲奉

聖亭侯奉宣尼祀。又宋書載，晉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祀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莽嗣，有罪失爵。此東晉至宋繼襲之次序也。國史撰述，必有考徵，而言之鑿鑿如是，斷非毫無證據者。今譜內並無靖之、亭、繼之、隱之、惠雲、邁、莽諸人之系，可疑者一。譜載二十二代震，於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二十六代鮮，於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爵奉聖亭侯，若果家嫡相承，不應相距一百七十餘年，所傳祇有四世，可疑者二。元嘉十九年封奉聖亭侯者，正史所載孔隱之也，家譜所載孔鮮也，事同一年，名則迥異，可疑者三。奉聖之名，始於典午，沿及宋齊梁陳，迄未有改。其後魯郡折入元魏，至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車駕過魯，詔選諸孔宗子一人以奉聖祀，遂得二十八代孫靈珍，封爲崇聖侯。此崇聖侯之號所自始，而靈珍實始封之人也。今譜內載二十六代鮮，襲封奉聖亭侯，又改封崇聖侯，以北朝之號而混於南，以孫之封而加於祖，可疑者四。今汾以臆度之，亭與靖之、繼之三人，或係二十二代震之冢嫡，至隱之、惠雲、邁、莽等，或以大宗無人，遂取旁支代襲，後因鼎祚屢移，子孫不嗣，家乘失傳，殆由於此。至靈珍嗣祀北朝，大約由於支別，自溯祖父以接大宗，如懿、如鮮，未必盡曾主鬯。其所封爵，或係追崇。第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世次名字官爵，皆與譜志脗合，是以未敢妄改。又十七代志，譜志皆云光武時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四月，仍封褒成侯。考光武紀，建武元年七月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至二十年五月辛亥，漢始薨，乃以中郎將劉隆代行大司馬事。二十七年，改大司馬爲太尉，而隆亦即日罷。終光武之世，拜大司馬者止二人，未聞更有孔志也。又本紀載十四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下注引古今志云，志時爲密令，則其非大司馬，更爲確證。第譜志本於唐表，或別有據，抑書爲其掾屬，中有漏文，未可臆斷，故並仍舊譜所載，而辨其疑者於篇，亦先聖闕文之義。至九代子襄，譜志皆從史記，作長沙太守。考長沙是時爲封國，不應有太守之官，及稽之漢書孔光傳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作太傅，其爲訛舛無疑，不得以妄改太史公爲嫌也。[illegible]孔[illegible]宋齊人，附見家譜二十七代，業聖大夫，傳宋書以桀爲[illegible]與譜不合。考文獻通考作桀，注云[illegible]切，然史有訛也。

闕里文獻考卷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

世系第一之六

二十七代乘。字敬山。博學有才。元魏孝文帝時。舉孝廉。延興三年夏四月。詔以乘爲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給十戶以供洒掃。子一。靈珍景進。

二十八代靈珍。仕魏爲祕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帝幸魯。親祠孔子廟。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爵世襲。奉孔子祀。有司以爲奠靈珍宜。乃封爲崇聖侯。食邑一百戶。子二。文泰。文僖。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年五十八卒。葬祖墓南。子一。渠。

三十代渠。襲封崇聖侯。子一。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夏六月辛巳。改封恭聖侯。食邑一百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春三月。詔追封孔子爲鄒國公。遂詔長孫承襲鄒國公。邑數準舊。語在祀典考。年六十四卒。葬祖墓西。子一。嗣悊。

三十二代嗣悊。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煬帝大業四年冬十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玆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乃封嗣悊爲紹聖侯。食邑百戶。年七十卒。葬祖墓西。子一。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自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尙。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爲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悊嫡子德倫爲嗣。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褒聖侯朝會。位同三品。食邑百戶。中宗嗣聖七年。賜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一卒。子二。崇基。子歎。

三十四代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夏五月。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卒。子一。璲之。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元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授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謚孔子曰文宣王。以其嗣爲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於是進封璲之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制曰。朕永維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聖。所以弘至教。褒奬後嗣。所以美前烈。文宣王三十五代孫通直郎前守邠王府文學褒聖侯孔璲之。纂承睿哲。克復中庸。三命益恭。敎素聞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被於朝恩。積慶之餘。旣開於土宇。盛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襲文宣公。尋遷都水使者。天寶之亂。寄居寧陵。卒。遂葬於寧陵。子孫家焉。子一。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子一。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兗州功曹。轉青州司兵參軍。時遭叛亂。陷於東平。子三。惟晊。惟昉。惟時。

三十八代惟晊。初居寧陵。後兵解。歸魯。留幼弟惟時居寧陵。守先人墓。憲宗元和十三年。襲封文宣公。授兗州參軍。年六十五卒。葬祖墓東。子一。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授曲阜縣尉。武宗會昌元年。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遷尙書博士。二年。襲封文宣公。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春秋充享祀。年五十七卒。葬祖墓西南。子三。振。拯。郁。

四十代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第一人及第。除祕書省校書郎。歷兗州觀察判官。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年七十四卒。葬祖墓北。子一。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祕書郎。

襲封文宣公兼曲阜令年六十卒葬祖墓西北子一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昭宗天祐二年以齊郎授泗水主簿遭世叛亂遂失封爵。初宋元嘉間蠲魯郡民孔景等五戶供孔子廟灑掃役。其裔孫末見孔氏子孫單承門祚衰弱又多流寓他所者乘時不綱謀冒聖裔竊世爵遂計害公。卒年四十二梁末帝乾化三年也子一仁玉。

述曰闕里志及家譜載三十代渠初襲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又進爵鄒國公子長孫後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按宣政在大象之前先封其子後封其父斷無此理且宣政年間尚未有鄒國名號所云長孫襲鄒國公於宣政元年者誤也。再考北史齊文宣本紀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為恭聖侯。孔長譜內既無其名其為長孫之誤無疑是初襲崇聖改封恭聖進爵鄒國公者乃三十一代之長孫而非三十代之渠也。又闕里志載長孫二子英悊嗣悊。英悊封奉聖侯無子嗣悊襲封。按長孫既襲爵於北其子斷無再受南封之理且英悊之封在陳廢帝光大元年歲次丁亥後十四年庚子始為周宣帝大象二年。其父受封乃在其子既襲爵十數年之後亦事之所必無者。蓋英悊自是江左一派志因命名與嗣悊相同遂訛為長孫之子其實非也。兄家譜及唐書宰相世系表並不言長孫有二子更為可證。再譜志又云三十二代嗣悊初襲鄒國公後改封紹聖侯考鄒國之封改於後周大象二年不踰年而周即亡其封亦遂絕。至隋煬帝始求孔子苗裔封嗣悊為紹聖侯初封鄒國公譜志似皆有誤。今既有依據悉從更正不敢以訛傳訛啓後人之惑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

世系第一之七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孔末之亂、生甫九月、母張抱匿於外家。既長、身長七尺、姿貌雄偉、通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果斷。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魯人愬於官曰、曲阜令末非聖人後、光嗣有子仁玉、育於張氏、今十九歲矣。事聞於朝、乃誅末、以公主孔子祀、授曲阜主簿。三年、遷龔邱令、封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帝平慕容彥超、幸曲阜、謁林廟、召對、賜五品服及銀器雜綵、詔以曲阜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贈兵部尚書、葬祖墓東北。夫人裴氏祔。繼李氏、封隴西郡夫人、葬祖塋西。後世以孔氏幾絕復興、號中興祖、復歲時祭其外祖張溫之墓、爲置祭田、立奉祀生、請蠲其徭役以報之。子四、宜、憲、勗、勛。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自幼穎悟、十歲能屬文、以孝聞。舉進士不第。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時吳越初定、黃州扼江鄂咽喉、公佐理戎務、宣力實多。太宗卽位、召見、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上言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爲軍。朝議以戶口少熙爲縣、就命知縣事。後以爲南康軍。太平興國二年、秩滿代還、轉運使王明薦公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機。入覲、獻所著文賦數十篇。帝覽而嘉之、召見、問孔氏世數、具以對。帝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乃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承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初、歷代以孔氏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後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至是、公以爲言、帝特命復其家。尋通判密州。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公貢方物爲謝、批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展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有以嘉獎、不忘於懷。遷殿中丞。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契丹、公受詔督餉、溺拒馬河、卒年四十六。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歷知閬、長葛二縣。至道三年、眞宗卽位、諭侍臣訪宣聖裔、呂端以公奏、召見。九月戊寅、詔曰、叔敖陰德、尙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陵廟乎。許州長葛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仕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烝嘗之儀。可特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帝復勉曰、宜精心典祀、祖廟祀毋稍懈也。賜帛五十疋、銀器五十兩、及太宗御書幷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以賓禮、見勿庭趨。年三十八卒。子一、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眞宗東封泰山、公年十一、賜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帝還、幸曲阜、謁孔子林廟、改曲阜爲仙源縣、授公太常寺奉禮郎、後改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天禧五年、襲封文宣公、以光祿寺丞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太子中舍、年二十五卒。無嗣、以從弟宗愿襲爵。

宗愿、字子莊、父延澤、贈諫議大夫。仁宗天聖中、公以從父道輔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直集賢院祖無擇建言、臣竊覩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亦曰褒聖、或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奉祭祀。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始以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之美諡而加後嗣生、而諡之不經甚矣。乞明詔有司、詳求古制、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以封爵、著於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奏上、帝下兩制議、集賢殿學士劉

畯言。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者爵也、褒成宣尼公猶曰河間獻王云耳。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而以褒成爲夫子之謚、因疑霸等號封褒成、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若核本末、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親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爲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可階之勢、下不失優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之謂也。詔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爲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采羣議、皆謂宜法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爵之號、不其重與。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尋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於官、葬祖墓西。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二月、襲封衍聖公、爲仙源縣主簿。哲宗元祐元年、授承奉郎、用族叔知兗州宗翰議、改封奉聖公、專主祀事、不預他職。遇郊祀大禮、赴闕陪位。元符元年、坐事廢、以弟若虛襲。子二、端友、端操。

若虛字公實、襲封奉聖公。徽宗崇寧中卒。子一、端本。復改奉聖公爲衍聖公、仍以若蒙之子端友紹封。

述曰、中興祖去今未三十世、子孫繁衍已二萬餘人。乃其先一夫肆逆、九族崩頹、孔氏之危、不絕如髮。蓋緣唐室陵遲、鎮藩跋扈、兵戈擾攘、民不聊生。重以黃巢、朱李之亂、戶口日益凋瘵、而士大夫之仕於外者、又多輕去其鄉、不歸井里、以致門祚衰弱、禍起家奴。雖曰天數、抑亦人事之過也。使當日聚族而居、其勢有以相維、而力又足以相敵、雖百孔末亦奚爲哉。詩云宗子維城、信矣夫。

闕里文獻考卷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

世系第一之八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制曰、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爾文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並示寵渥。往加恪愼、務保厥榮。宣和三年、轉通直郎、除直祕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關陞。高宗南遷、建炎二年冬、祀赴揚州陪位、不克歸、遂寓於三衢。終郴州知州。卒。無子、以弟端操之幼子玠嗣。

四十九代玠、字錫老。宋高宗紹興二年嗣世父襲封衍聖公。制曰、夫子踰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碩報、邦有彝典。肆予命爾紹於世封。惟欽惟哉、則無墜命。子一、搢。

璠、字文老。父端操、四十七代奉聖公次子也。紹興三年、僞齊劉豫授爲迪功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劉豫廢、封絕。金熙宗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十一月、乃以璠爲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卒年三十八、贈榮祿大夫、葬祖墓西。子三、拯、摠、摶。

五十代搢、字季紳。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授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制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其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爲爾身榮、實所以尊聖也。往其懋哉。子一、文遠。

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春正月、授文林郎、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廢帝天德二年、定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尋晉承直郎。世宗大定元年、年二十六卒、葬祖墓西南。無子、以弟摠襲封。

摠、字元會。少穎悟、三歲而孤。及長、能力學自強、通左氏春秋。金世宗大定三年、授文林郎、襲封衍聖公。嚴潔祭祀、敦睦族黨。時兵燹後、廟傾圮、公愀然曰、生爲聖人後、而繆當其職、坐視隳陋如此、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東之蒙山伐取材木、增修寢殿及尼防毀宇廊廡五十餘楹。二十年冬十二月、召至京師、帝欲官之、尙書省言摠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乃授曲阜縣令。未任時、歲方大旱、旣下車、甘雨三日、歲大熟。勤於吏事、案無留牘。舊夏絹凡丈尺小戶合幷全疋輸納、吏胥恣爲奸利。公止令依市價積算輸納、舊弊盡革。縣城壞、官計修築、戒董者曰、愼勿拆廬舍、壞冢墓。有礙者、當隨地築之。其死而無主、枯骨暴露者、盡以己俸收葬、碑曰叢冢。後終奉直大夫。年五十三卒、贈光祿大夫。子二、元措、元紘。

五十一代文遠、字紹先。宋光宗紹熙四年、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代。於是有衍聖公之封、爾於世次、實當紹纘。其務恪恭、以承祭祀。子一、萬春。

元措、字夢得。初、父摠年已四十、生數子皆不育。及宰曲阜、收葬枯骨、夜夢衆人來謝。一人稍前曰、嗟哉、暮雲之弗及。旣寤、又搜得十餘骸、幷葬之。已復夢其人來謝曰、今子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眞爾子矣。當名元措。已果得子、因卽以名之、而字夢得。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襲封衍聖公。制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直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稟、蔚爲宗黨之英、詩書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乃煥章身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將振耀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又詔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超授中議大夫、著爲令。承安元年冬十一月、帝行郊祀禮、召赴闕侍祠、位在終獻之次。二年、詔兼曲阜令、仍世襲。貞祐二年、宣宗徙都汴、公赴行在。時丁母憂、遙授東平府通判。詔以來春赴任。後宣宗念東平土寇竊發、欲保全之、令與隨朝職事、乃改授太常博士。興定四年、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哀宗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遙授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晉太常卿。時元兵

伐金汴京失守，元太宗命公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踰年金亡，公上言於太宗曰：兵興以來，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册樂器多有存者，乞降旨收錄。太宗可其奏，詔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并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十一年，公奉詔至燕京，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夏四月，肄登歌樂於曲阜宣聖廟，就東平造樂器，製冠冕、法服、鐘磬、筍虡、儀物。後禮樂肄習既成，召樂人至日月山，試奏於帝前，遂用以祀上帝。元朝一代禮樂，公實始創之。卒無子，以弟元紘之孫湞嗣爵。

五十二代萬春，字耆年。宋理宗寶慶二年，襲封衍聖公，制曰：朕聞盛德百世必祀，況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爾承休聖門，端有傳緒，爲當大補，仍續世封，恪共蒸嘗，勉家業，東魯文獻，於此有考，爲不亦善乎。子一，洙。

五十三代洙，字景清。宋理宗紹定四年，襲封衍聖公，通判吉州。宋亡歸元。元世祖議孔氏子孫當立者，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至元十九年冬十一月，召至闕，勞問洙，遜於居曲阜者。帝嘉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遂命爲國子祭酒、承務郎，兼提舉浙東學校事，與護持林廟璽書，勅給俸祿。秩滿，再授奉訓大夫、儒學提舉。年六十一卒，無嗣。自端友至洙，襲封於衢者蓋六世云。

湞，字昭度，祖元紘，幼孤，不好游戲，及長，敦厚愼默，不談人之非。粗衣糲食，一無所擇。仕金至安遠大將軍、武昌節度判官。父之固。湞於元憲宗元年襲封衍聖公，嘗畋獵，日事鷹犬，不修祖祀。明年，曲阜管民長官治率族人等以不事儒雅攻之，且言湞非孔氏子，遂奪爵。湞本之固庶子，嫡母任氏妒，遣其生母，湞時甫生，隨母配驅口李氏，長遂姓李。世大父元措育爲嗣，因得襲爵，然已有名在驅口籍，故族人群訟其爲驅口李氏子。既奪爵，其母任氏悔之，爲上疏辨雪，不報。後卸濰州。無子，世爵在北者中絕。絕四十三年，至成宗即位，以治紹封。

治，字世安，六世祖若愚，字公直，四十六代衍聖公宗愿第三子也。五世祖端立，字子植，金時權主祀事。高祖琥，字西老。曾祖拂，字文通，並授進義校尉。祖元用，字俊卿，金宣宗貞祐二年，歲在甲戌，衍聖公元措赴汴，以元用代攝祀事。壬午年，宋收復京東西路。甲申年，乃授元用爲通直郎。乙酉年，宋新復諸州復入於元。丙戌年，元郡王帶孫攻益都，以元用有將略，授以兵使隨征。丁亥年卒於軍。父之全，字工叔。元用之隨征也，之全以迪功郎爲曲阜縣尹，權主祀事。癸巳年，元克金汴都，取元措還，乃罷主祀事，專尹曲阜縣。治於元憲宗二年，充曲阜管民長官。世祖中統元年，襲世職縣尹。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時廟庭罷酒掃戶，祭不用公家錢，治每遇祀事，粢盛牲醴必以豐潔。宰曲阜二十餘年，內撫百姓，外給軍旅，以才幹著聞。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以其子思誠代爲曲阜尹。將行，戒其子曰：毋妄怒，輕笞撻人。邑中長者視之如父兄，幼者撫之如子弟，以無負乃父訓。及至單州，興學校，正風俗，聽訟平允，人自不冤。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知密州。成宗元貞元年，赴闕，大臣言治孔子裔孫，其祖元用有軍功，沒於王事，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襲封爵莫宜治。詔從之，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卒年七十二。子一，思誠，以世襲縣尹嗣公爵，尋以非嫡罷封，止世襲縣尹。遷國子監丞、安慶路推官，陞知恩州，丁內艱不赴。繼拜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皆不赴。以朝列大夫、知濮州致仕。淸勤奉職，所至皆有名。子克欽，世襲曲阜尹，別有傳。

右南北宗衍聖公，皆四十六代公宗愿之裔也。宗愿長子若蒙生端友、端操。端友無子，以端操幼子玠嗣，至洙六世，是爲南宗。自洙無嗣，而南宗者絕。北宗端操生璠、瓚。璠生拯、摠、摶，摠生元措、元紘。元紘生之固，之固生湞。摶生元泰、元讓。瓚生括，括生元衍。宗愿次子若虛生

端本。端本生璿。璿生玗、珽。玗生元隆。珽生元錫。宗愿第三子若愚生端臬、端立。端臬生珵。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直、元孝、元用。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自浣以上、若拯、元措、湞、元泰、元讓、元衡、元隆、元錫、珵、元直皆無嗣。惟浣有子思晦。以次相推、最爲宗長。當端友之隨宋南渡也、弟端操權主祀事。其後璠、拯、揔、元措、湞皆循次繼立。自湞之失爵、元人在兵戈擾攘間、未暇講求所當立者、輒以元用有軍功、死王事、封其孫治。治又傳子思誠、非立嗣法也。故大宗之統歸於思晦、始爲得其正云。

述曰、不有還者、誰共社稷。不有居者、誰奉烝嘗。衍聖公在宋金元之交、南北各受其封、是也。然於四郊多壘之際、而能守其傳器、弗墜厥宗、則居者視還者爲尤苦。况世爵原爲奉嗣、匪僅榮我孫子。洙之能讓、可謂深知大義者。至洙宜有後於闕里、乃世絕不爲立嗣、致啓異日有以弟爲子之說、然後從而辨駁之、則亦前人之過也。再宗子或以故他出、因命其子弟代主祀事、故有權攝之名。而金元之間、又率由省臣劄委、並非實膺世爵。今家譜內於代攝祀事者、皆曰權襲封衍聖公、蓋盡失其實也。又志載、五十一代元用於寶慶元年宋克山東時、權襲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及元太師國王木華黎兵至、承制封拜、又權授襲封衍聖公。乙酉年、從太師征益都。考宋元二史、宋寧宗嘉定十五年、歲在壬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越三年乙酉、是爲宋理宗寶慶元年、京東州縣已盡陷於元矣。今云寶慶元年復山東、二年判濟州者、皆誤也。又元太師國王木華黎死於癸未三月、至寶慶二年、沒已四載、不應尙能統兵拜爵。考攻益都者、乃木華黎之弟郡王帶孫也。又其事在丙戌、並不在乙酉。所云乙酉太師攻益都者、亦非也。且南宋之時、有南宗衍聖公文遠在、收復山東、或以元用爲仙源令、理似有之。若封以世爵、則置在衢者於何地。此事之所必無者。况寧宗本紀、十七年甲申、止有授孔元用爲通直郎、並無權襲封衍聖公語。此尤信而可徵者也。蓋緣南北紛爭、聞見異說、家乘所記、雜取後人追述之碑志。是以不無舛錯。今悉據正史更正如左、而疑者則仍闕焉、以俟後之博覽者。

闕里文獻考卷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

世系第一之九

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高祖拂、進義校尉。曾祖元孝。祖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父浣、字日新、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魯郡侯。公生而端重簡默、童稚時讀書已識大義。導江張頞教授三氏學、公受業焉、講求義理、不爲詞章學、雖劇寒暑不廢業。家貧、躬耕侍養、遠近爭師之。元大德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歸。母寢疾、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孝廉、爲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在職以儉約自厲、教養有法。比離任、諸生皆不忍舍去。當是時、衍聖公思誠以支庶襲爵、爲族人所不服、而公於序爲嫡長、且賢、於是族之人請於朝、願以公嗣襲。政府未決、會仁宗雅尚儒術、一日問儒臣曰、孔子之裔以世次應襲爵者爲誰。元明善以公名對、帝復取譜牒考之、乃罷思誠而以公爲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四品印、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蓋延祐三年六月也。泰定四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衍聖公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詔陞嘉議大夫。至順三年、少監歐陽元又言、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不稱。詔改給三品銀印。公以宗祀責重、恒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於兵火、後雖苟且完葺、而垣牆角樓未備、公竭力營度、頓復舊制。金絲堂壞、又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久毁、民冒耕祭田且百年、公復其田里、請置書院、立學官。時廷議未決、後卒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在沛縣之刁陽、久爲豪民所占、官利其賂、庇之。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息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息、并負其本。公皆理而復之。又爲先聖考妣請加封王號、奏設司樂、管勾、典籍等官、廟庭規制、悉復承平之舊。初、孔末之作禍也、我先世僅有存者。至是其裔復冒稱先聖後人、欲以亂我宗譜。公曰、是賊與吾宗爲世讎、不辨將益肆。於是大會族人、斥之、復刻宗譜於石、以垂永久焉。順帝元統元年春三月卒、年六十七、謚文肅。卒之日、有鶴百餘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於舍北。至正中、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葬祖墓西。配張氏、封魯郡夫人。子一、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字璟夫、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通左氏春秋、又工爲樂府。順帝至元六年冬十一月、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請修飾廟像、詔賜山東歷日錢之半給其費、復令監察御史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八年四月乙亥、帝幸太學、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詔晉中奉大夫、賜二品銀章。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樂、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爵。是年冬、帝親郊、以公攝太常卿。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材宜侍從、拜中臺治書侍御史、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復辭。會山東兵亂、公北行、次藁城。帝以丞相太平薦、遣使就起爲集賢直學士。十八年、毛貴犯畿甸、詔徵四方兵入衛。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共存亡、豈可他徙。今勤王兵頗衆、與決戰、盜可平也。後盜果敗去、如公言。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多避亂京師、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二十一年、李思齊及察罕帖木爾軍相攻隴蜀間、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與中丞袁渙固爭不可、且曰、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者、豈其力不足哉、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不聽、渙被劾去。公歎曰、謀之不臧、亂且至矣。亦自劾而歸。月餘、二軍攻良弼、戰於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謝病歸。起集賢直學士、不就。又以爲山東廉訪使、亦不拜。明太祖洪武元年、徐達下濟寧、公抱病命子希學入覲、尋復力疾赴京師、行次淮安、會帝亦以手詔趣之曰、爾祖宗垂教萬世、子孫賓職王家、代有崇



業、非獨今日。吾奉天命、安中夏、雖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湯之高祖是也。聞爾辭疾、未知實否。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公奉詔惶恐、兼程進。召見謹身殿、問以年、對曰、臣五十三。帝曰、爾年齒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尙勵以克勤先業。公頓首謝。卽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又賜田一頃。明日、復召見、命以訓率族人。因顧侍臣曰、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以先聖後、特優禮之也。居二年、慰勞時至、郊社必致膰肉。三年春、以疾請歸、遣中使日存問。詔乘傳還里、賜白金文綺。三月丁巳、卒於下邳新安驛舟中、年五十五。葬祖墓西。配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贇。

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性明敏好學。年二十一、以父徵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乃襲封衍聖公。益自樹立、於經籍子史之書、靡不硏究。文詞爾雅、每賓客讌集、談笑揮灑、爛然可觀。善隸法、四方求得者、皆什襲藏之。元季之亂、隨父北行、至藁城、拜祕書卿、封爵如故。明太祖洪武元年、入覲南都、召對數陳歷代治亂甚悉。帝嘉納之。詔衍聖公及世襲知縣官屬、並如舊制、仍免子孫徭役。又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賜之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敎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緖、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復手勑中書省、下所司優其廩給、下逮僕從、勿使有乏。又賜襲衣冠帶、正旦朝賀、命班亞丞相。其後、歲覲屢降手勑慰勞、給符乘傳、恩禮倍至。公在位適當兵戎之後、廟庭廊廡圮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祀田荒穢、而責逋賦者孔亟。公上言、乞命有司修治、且減免賦役、並從之。七年、又詔免本戶稅糧三十頃。十四年秋九月己丑、卒、年四十七。帝爲悲悼、親製祭文、遣行人張濟民致祭。配董氏、贈魯郡夫人、繼配孫都思氏。子一、訥。

五十七代訥、字言伯。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謹、不以貴驕人。尤工篆法。洪武十六年、孝慈皇后崩、入臨葬孝陵畢、召見。帝顧謂廷臣曰、孔訥眞聖人子孫也。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尙書劉仲質勞問、將俾襲爵。公以居喪辭、乃止。服除、十七年正月、朝京師、帝命禮官卜日受爵。適以二月庚午受封。是日、百僚班列、勅禮官以敎坊樂導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成賢街、觀者如堵。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於太學、以拜命告。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帝旣革丞相官、令衍聖公班文臣首。時吏部以故事請用資善階。帝曰、旣爵公、勿事散官。賜誥以織文玉軸、與一品同。遂爲故事。建文二年秋九月戊寅卒、時年四十三。配陳氏、繼配商氏、王氏。子四、公鑑、公鐸、公鈞、公鏜。

五十八代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厚簡重、事親尤以孝聞。建文二年、襲封衍聖公。四年、年二十三。夏四月乙亥、以疾卒。八月丙寅帝遣行人左誠諭祭、葬祖墓西。配胡氏。子一、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名與字、皆仁宗在潛邸時所命也。幼孤、母胡太夫人敎育之。屹然端重如成人。永樂八年、年十歲、襲封衍聖公。召見時、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帝喜曰、眞聖人裔也。公旣襲爵、篤志讀書、才識益高、廣度量、寬而有容。人或以非禮至者、不與校。一時公卿士庶咸敬而愛之。洪熙元年、仁宗語侍臣曰、外藩貢使、皆有公館。衍聖公假館民間、非崇儒重道意。乃賜第於東安門北。宣德四年、公將遣使市書福建、咨禮部、部臣以聞、帝命市與之。尋奏闕里雅樂及樂舞冠服敝壞、詔命所司修治。正統元年、母胡太夫人卒。朝廷遣行人李

祭諭祭。九年，奏請三氏學設生員，報可。十四年，祖母王太夫人卒，遣行人邊永諭祭。景泰元年，帝視學，公應召率三氏子孫赴京觀禮。三年朝覲，改賜三臺銀印、玉帶、織金麒麟衣。六年，爲族人克昫等所訐，帝不直克昫等，置弗問。冬十月癸亥卒，年五十五。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葬祖墓西。配夏氏，洪熙元年封夫人。子四：承慶、承吉、承澤、承源。

六十代承慶，字永祚，幼端敏，有至性。年十一，遭母夏夫人憂，居喪秉禮，有成人所不及者。既長，刻苦自厲，從新安江湜、清江裴侃及族祖克昺學，通《尙書》，性耽吟咏，著有《禮庭吟稾》傳世。景泰元年，年三十一，未襲爵卒。六年，以子襲爵，追贈衍聖公。配王氏，封夫人。子二：宏緒、宏泰。

六十一代宏緒，字以敬，幼失怙，甫八歲，祖又卒。族人因其幼弱，肆爲侵侮，祖妾江訴諸朝，詔遣禮部郎治喪，而命公族父少詹事公恂理家事。冬十二月，驛召至京，襲封衍聖公。陛見之日，帝見其尙垂髫，命宮人卽廡下𩯭之，俾歸遺其母，親賜玉帶，以軀尙小，去二銙授之。又賜金章，曰「謹禮崇德」，簡敎授一人課其學，又降旨戒族人共加保護，敢有挾長恃强，欺陵侵害者，許具實以聞。復特封其庶祖母江爲夫人。英宗復辟，入賀，朝見便殿，帝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時公甫十歲，進止有度，帝甚悅，賜白金文綺。帝聞其賜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郊祭大典及南城賞花、西苑較射，皆與焉。成化元年春三月，帝幸太學，應召陪祀，分獻沂國公。五年，夫人李氏卒，遣官諭祭，賜葬。公在位多所興建，請給三氏學印，開族人歲貢格，蠲族人田租十之七，皆得旨報可。然少貴，多過舉。五年，以宮室踰制，被劾奪爵。下廷臣議，宜襲者，僉言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據宋若蒙、若虛故事，以請命其弟宏泰代襲，而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從按臣請，復其冠帶。明年六月，祖廟災，弟方在朝，公率子弟齊敬素服哭廟，蔬食百日，如居喪禮。十七年春二月癸巳卒，年五十七。遣布政使司參政胃政諭祭，賜葬祖墓西。配李氏，繼配熊氏、袁氏，皆封夫人。子二：聞韶、聞禮。

宏泰，字以和，美丰儀，善議論。成化六年，代兄襲爵。帝命曰：「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先，爾尙進學修德，統率族人，毋忝聖裔，以副朕懷。」十七年，母夫人王氏卒，帝遣行人汪舜民諭祭，賜葬。弘治元年春三月，帝幸太學，應召分獻兗國公。十二年入朝，聞祖廟災，奔歸，引咎乞罷，弗許。十四年，累以疾請休，又弗許。公生八月而孤，事母極孝，襲世爵，與兄友愛無間言。十六年夏五月庚辰卒，年五十四。事聞，帝遣行人諭祭者五，命有司營葬事，贈賻有加，特廕其子五經博士。配孫氏，成化十二年封夫人。子一：聞詩。

六十二代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冬十月，襲封衍聖公。公弱冠嗣封，儀度秀整，恩遇優隆，榮動朝宁。一時紳士咸贈言以送其行，彙刻成集，名曰《振鷺》。正德二年，上言：「孔氏稅糧在成化間曾以五十六代孫克昫奏請，恩免三分之一。今聖裔貧困者甚多，乞盡賜蠲免。」詔從之。四年，曲阜世職知縣缺，公循例選舉族人承章、承周等奏討。公選舉有私，帝以承章等所奏多虛，量加譴責，而世尹竟不用所舉者。已而承章等猶欲奏辨，帝怒，責戍廣西，乃加賜璽書令約束族人，勑曰：「我太祖高皇帝崇重爾祖之道，卽位之初，首命訪求大宗之裔，襲封衍聖公，既又擇其支裔之良者授曲阜縣知縣，世守其職，著在令典，累朝遵行。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也。近者曲阜缺知縣，爾及族長舉事人等遵故事共舉一人，而族人孔承章、承周乃懷挾私讎，越關赴京，連名奏訐。該吏部參酌覆奏，別用一人，以承章等所奏多虛，薄示罪責。顧潛住京師，復謀奏擾，緝事衙門發其事，遂命錦衣衛鎭撫司究問，本當照依榜例處治，但念先聖子孫，免枷號，決打，俱發戍廣西邊衛。夫先聖之道，垂憲萬世，朝廷用之，以爲治天下之法，在爾輩守之，則爲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毀詆宗子，以朝

廷名爵爲私家爭奪之具、是先聖不肖子孫也。遷發遠方、小懲大戒。正用先師家法、爲之教不肖子孫耳。先聖嘗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爾聞韶尙佩服家訓、進學修德、與族長舉事管理族人、讀書術禮、以稱朝廷崇重至意。今後再有恃强挾長、朋謀脅制、不守家法、爲聖門之玷者、爾卽指名具奏、國典具存、必不輕恕。六年、劇盜劉六、劉七起、侵犯闕里、殘毁聖廟。冠退、公悼焉。明年、白巡撫趙璜、欲城闕里、會僉事潘珍別有奏、得遷縣城衛廟。八年春三月、帝幸太學、使召公陪祀、命分獻沂國公。公以禫服辭、乃止。嘉靖元年、十二年、兩次幸學、皆應召陪祀分獻四配。生母江、繼母袁卒、並賜祭葬如禮。二十五年春二月戊戌卒、年六十五。帝遣行人劉祿諭祭者九、賜葬祖墓西、配李氏、繼配衛氏、俱封夫人。子二、貞幹、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三十五年、入朝。秋七月有疾、帝遣御醫徐煒來視。八月甲午、卒於京邸、年三十有八。遣禮部侍郎袁煒諭祭、行人何烇護喪歸里、贈卹祭葬悉如先公禮、葬祖墓西、配張氏、封夫人。子一、尙賢。

六十四代尙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公、時年十四歲。巡撫丁以忠上言尙賢冲年、宜如宏緒例、肄業國學。詔從之。四十一年、公上疏言族屬繁衍、家範日弛、往往違度干紀、無以仰稱朝廷崇重至意。秋九月、帝賜勅曰、惟我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先師孔子、特隆襃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統攝宗人。其支庶之衆、亦加優遇。肆朕率循舊章、恩禮益至。顧族屬既繁、哲愚非一、往往干犯國憲、有玷聖門。茲特賜爾勅諭、令爾尙賢督率族長舉事、管束族衆、俾各遵守禮法、以稱朝廷嘉念至意。爾宜修德謹行、以身先之。如有恃强挾長、朋謀爲非、不守家法者、聽爾同族長查照家範發落。重則指名具奏、依法治罪。爾其欽承之。隆慶元年秋八月、帝幸太學、應召陪祀命分獻。三年、又賜勅諭令公約束族人、保舉賢德、而繩其不率者。萬歷四年秋八月、帝幸太學、遣行人召取入京。時公正居祖母衛太夫人憂、以服辭、乃止。七年、詔衍聖公、朕以賓禮待之、今後自賀萬壽節外、毋常朝。二十二年、命公長子衍椿爲公世子、賜二品冠服。天啓元年冬十一月辛酉、以疾卒於京師、賜賫、年七十八。明年夏五月、遣禮部尙書孫愼行諭祭、行人盧時泰護喪歸葬、命工部造墳、葬祖墓西。崇禎元年、追贈太子太保、配嚴氏、封夫人。公邃於學、嘗語人曰、人之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擾四出、惟以明還明、則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聞者爲之憬悟。子二、長卽衍椿、次衍桂、襲五經博士、皆早卒無子、乃育從弟尙坦子衍植爲嗣。及卒、以衍植紹世爵焉。

述曰、五十四代公始正嫡封、適承大亂之後、於祖廟禮樂之事、興復爲多。五十五代公紹修家學、蹇諤朝端、政績風規、卓乎偉矣。自明祖優禮聖公、待以上賓、而不煩以庶政、故後之紹封者、自修明祀事而外、舉無他事可紀述。然率祖攸行、卽可動無過舉。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豈貴夫能永終譽者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終

校記

①「九」下疑脱「壇」字。按明代喪制，凡一品官亡歿賜祭設九壇，參《明史》卷六〇《禮志》。

闕里文獻考卷十

世系第一之十

六十五代衍植、字懋甲。祖貞寧、字用致、明嘉靖二十五年襲五經博士。父尚坦、字安之、監生。公垂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既壯、恢廓大度、倜儻有志節。萬歷四十七年、襲五經博士。天啓元年、六十四代公入覲京師、寢疾、賜第。念二子皆不祿、大宗不可無嗣、遂召公往、立為子。及卒、乃以公襲世爵。公既拜命、益自謹惕、虔共廟祀、輯睦宗族、下至林廟屯佃戶屬、皆休養矜恤、一務惇大。向家譜惟有抄本、公始刊諸木、俾支派井然、而覬冒者無敢竄入。孔氏子命名、舊有一定輩次、以序宗派、辨昭穆。公至是增定六十六代以下輩次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五年春三月、熹宗幸太學、應召陪祀、疏請贈本生祖父母。帝從之。又以兄衍楷為大宗嫡長、早世無嗣、不獲承祧、亦請贈如其爵。破例得報、皆前此未有也。七年、三殿告成、加太子太保。崇禎三年、晉太子太傅。十三年、山左大饑、疫癘繼作、公奏請蠲糧、秋復出己資糴穀、以濟活者數千人。是歲、姚賊倡亂、率眾數萬圍闕里。公登城、曉以忠義、諭以利害、羣盜感泣、羅拜而去。莊烈帝初即位、視學。十四年、復臨雍、兩次皆入京陪祀。甲申、我

朝定鼎、山東撫臣方大猷奏言、先師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敕官崇祀、復衍聖公幷四氏翰博等之封、可卜國脈靈長、人文蔚起。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採倣而行。一、孔子嫡孫歷代封爵不一、悉載史册。至宋仁宗始封為衍聖公、至明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列文臣班首、歷傳至今。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欽授二品服色。至崇禎年間、加玉帶。一、衍聖公長子則承大爵、次子至十五歲則授以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則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每隨一代公爵遞為更授。一、天下州縣皆用流官、獨曲阜用孔氏世職、以宰此邑者、蓋以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衍聖公保舉賢能孔氏、任事後、改考選縣廳生員德行兼優者、以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考選陞轉。一、四氏學獨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以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由衍聖公咨部授職。一、尼山乃孔子發祥之地、設學錄一員、主其祀。其官係衍聖公弟姪中選德行兼異者、咨部授職。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主其祀。其官於孔氏中遴舉德行秀異者、由衍聖公咨部授職。一、衍聖公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欽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一員、司樂舞生。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文移。書寫一名、司繕寫。知印一名、司印務。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俱由衍聖公保舉堪用人數、咨部銓用。一、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兗屬二十七處、載在闕里志可考。一、五屯佃戶、係洪武二年欽撥民間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戶、湊人二千丁、見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等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一、孔廟戶丁、歷代欽撥不一。自明洪武二年、撥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灑掃、至今或死於荒、或死於盜、十存一二。至於灑掃、寥寥無人、此又不可不加意者也。一、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六佾、額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於兗屬二十七州縣遴選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其本生一應差徭、與廪膳生員事例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人二丁、以供本生往返盤費。一、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在本廟引贊禮儀、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曲阜縣選用民間俊秀子弟、以供本廟奔走。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以上各條、皆天下所仰為盛典、後世傳之、以為美治者也。奏上、

世祖章皇帝曰、先聖為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斯於優渥、以成盛典。經禮臣議覆、得

旨允行。公乘傳入覲、
上遣官迎勞於邸第、給餼廩。
陛見、班列閣臣上。
賜茶及宴、恩禮有加。四年冬十二月辛巳、卒於家。
遣布政使司官諭祭凡九、
諭工部給價造墳葬祖墓北。配侯氏、繼配仝氏、並封夫人。子一、興燮。
六十六代興燮、字起呂。順治五年三月、襲封衍聖公。七年、晉太子少
保。八年、又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十七年、
世祖兩臨辟雍、皆應
召率族人陪祀、
錫賚優渥。康熙六年冬十一月甲子、卒、年三十二。
遣官賜祭葬如例。公襲爵時年十三、已嶷重能自立、臨事剛果有氣識。
闕里經明季寇亂、禮樂不修、百事廢墜。幸遇
興朝重道尊師、超越前古、而六十五代公感激
新恩、竭力修復、功緒未竟、旋卽告終。公既承世爵、日夜以繼志為事。凡
祖庭之圮壞者、禮樂之殘缺者、以及百事之頹廢者、悉綱擧而目張
之。彬彬乎頓復舊制。公早孤、生母陶教育之。既長、事陶盡孝、事必稟
而後行。嘗語人曰、人子當養母。吾今尚為母養也。配馮氏、繼配呂氏、
皆封夫人。子二、毓圻、毓埏。
六十七代毓圻、字鍾在。康熙六年、襲封衍聖公。初入覲、
召見瀛臺、進退禮度、悉如成人、及奏對、復稱
旨、
上為嘉悅。時公年甫十一耳。八年夏四月、
聖祖幸太學、公應
召陪祀。禮成、
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
賜之坐、
垂問家世及父燮得病之由。公具以對。
命宮人授茶及克食、辭出、
懿旨命內臣送至宮門外、諭從官善輔翼之。
上嘗御殿、公隨諸大臣朝參、及退、
特命由御道行。公逡巡辭、
上敦諭、乃趨出。
兩宮眷顧之隆、實古今所未有也。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狩、還過曲阜、行釋奠禮、復展謁聖林、周覽遺蹟。公因以擴林
地、置守衛上請、蒙
特賜地十一頃有奇、除其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衛守備。公以
車駕幸魯、隆恩異數、曠古所無、思編勒成書、以垂不朽、乃延請名流、輯
幸魯盛典一書、上之。二十八年、公以祖廟建自前明弘治、閱歷今二百
餘載、漸就毀敝、乃奏請重修。時部臣以多故、為辭、請俟異日。
上特允所請、卽發帑興工、有踰舊制。曲阜本彈丸邑、自聖賢裔外、居民
無多人、而地介兩河、夫役之征、嘗與他邑等、棄耒耜而親畚鍤、民甚
苦之。公為白於撫臣河臣、得奏准寬免。公生際承平、遭逢
聖主、凡有敷奏、皆見施行、而
錫予便蕃、更不可以殫述、用是感激
殊恩、益自警惕。嘗謂人曰、不以弱齡承藉先澤、荷
朝廷格外褒崇、不責以有司之事、而使養尊處優、以悠游在此位者、雖
萬死不足以報稱。故自少至老、敦率禮義、倡明教學、日以風俗人心
為己任。冀上答
聖天子右爵儒術之盛心、而下亦不致隕墜祖宗遺澤、為大戾。竊其夙
夜敬慎、不敢居盛滿、而稍自放軼者、五十餘年如一日也。雍正元年、
特典追封孔子五代王爵。公時年六十七矣。冬十月入

朝謝、得疾臥邸第。
上遣御醫劉聲芳診視、幷
賜參餌。十一月丁亥卒。
上爲震悼、
遣內大臣奠茶酒、
諭大學士會同禮臣優議卹典。又
命三品以上漢官會弔、會送櫬歸之日、
特命皇三子及莊親王率內大臣四員侍衛二十員至第、再奠茶酒送
殯。子傳鐸力辭、
皇三子曰、
上命也。卒叩奠成禮乃復
命。仍
遣行人司司正李撩護送乘傳歸里、葬祖墓東北。謚曰恭愨。
御製碑文曰、朕惟國家禮重尊師、必顯庸夫後裔、誼隆耆舊、宜誕沛乎
殊榮。稽彝典以易名、樹豐碑以示卹、所以廣皇仁、彰聖教也。爾孔毓
圻族高東魯、系本素王。秉性樸誠、荷天家之雨露、持身謙謹、奉闕里
之烝嘗。勤職守於五十餘年、承統緒於六十七世。朕誕膺寶祚、篤念
前徽、晉五代之王封、昭千秋之祀典。爾感恩入謝、忽遘沉痾、奄逝遽
聞、良深軫惻。既厚飭終之禮、復加論定之名、素履允符、曰恭曰愨。於
戲。洙泗水之淵源、天章永煥、尼山之峻峙、雲碣常新。爰示寵施、垂
於無斁、不亦休哉。復
命於葬日立碑日再加祭二次、皆異數也。公爲人純篤質實、溫良樂易、
未嘗有疾言遽色見於顏面。爲學尚實行、不喜聲華文澤。所作詩文、
輒焚削其稾。工擘窠書、兼通繪事。性愛蘭、因自號蘭堂、所點染惟蘭
最多。筆墨秀勁、識者珍藏之。配張氏、繼葉氏、黃氏、皆封夫人。子四、傳
鐸、傳鋕、傳鉦、傳鏞。傳鏞出爲弟毓埏嗣。

六十八代傳鐸、字振路。生而恭謹和厚、無圭棱。及遇事當斷、復剛果
不可奪。少於讀書、工文詞。尤究心濂洛關閩之學。康熙四十年、授二
品冠服。恭愨公晚年多疾、遇祀事輒命公代攝、而於興建諸大務、所
勷贊尤多。公精於三禮、凡廟中一器一物、無不詳加訂正。又以審樂
尤難於考禮、乃博求律呂之書、貫搜默契、至忘寢食。久之始有所得、
恍然曰、鍾律正則無不正、而欲正鍾律、在得其中聲而已。此即人心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然求於空虛則無憑、用以私智則近鑿。泥於器
物則失眞。典午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後、多徵之秬黍。至王朴則
專於纍黍、而不復考之金石。夫金石有古今、而秬黍有長短、皆不可
盡信。惟用蔡氏更造淺深之法、以理合數、以數合器、以器求聲、而黃
鍾可得、大樂可成。所謂中爲大本、由心而生也。雍正元年、襲封衍聖
公。二年、
世宗詣學、
遣行人顧持禮召取入京陪祀。時公年五十二、患足疾。
上軫念步履艱難、
命其次子繼濩代替行禮。是年六月癸巳、祖廟災。公素服三日哭、引咎
自責疏入、
上遣禮部侍郎王景曾來闕里祭告、傳
旨慰問、發帑金、
命禮部侍郎雷保、山東巡撫岳濬、前巡撫陳世倌、率屬興建、而以公共
董其事。又
諭廟中有應添設者、可直言無隱。公因奏增樂器庫、値房諸處、皆得
旨俞允。明年、
賜御書欽承聖緒四字。七年、
賜
世祖御製人臣儆心錄、

聖祖御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資
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紀事年表、四朝詩、全唐詩、律歷淵
源、音韻闡微、萬言廣訓及
御製朋黨論、周易本義、周易義例、啓蒙附論、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
性理大全、淵鑑古文、康熙字典、淵鑑類函、繹史、佩文韻府凡二十七
種、俾藏闕里。八年、廟工成、率族人入
朝謝、
頒賜稱慶。明年、
詔修孔林、仍
命公同陳世倌監理。時公疾以沉痾難起、上疏乞休、蒙
恩予告、而以長孫廣棨襲世爵。然公感激
國恩、尚力疾從事、閱歲工竣、復開館纂修闕里盛典一書、以紀
朝廷重道崇儒之至意。十三年夏四月癸亥卒、年六十三。
賜祭葬如故事、葬祖墓東北。配王氏、繼配李氏、徐氏、王李皆贈夫人、徐
封太夫人。子六、繼濩、繼溥、繼洞、繼汾、繼涑、繼澍。出嗣弟傳鏞。
六十九代繼濩、字體和。好讀書、能强記。席豐履厚、處以謙沖、克守先
聖持滿之訓。年二十三而卒、康熙五十八年也。雍正十三年、贈衍聖
公。配王氏、封太夫人。子二、廣棨、廣柞。
七十代廣棨、字京立。雍正二年、年十二、以衍聖公嫡長孫授二品冠
服。好經術、嫺禮儀、歲時慶賀、隨祖父入觀。九年、襲封衍聖公。明年
秋八月、以林工告竣、率族人入謝。
世宗以廣棨嗣封、至是始陛見、
詔大學士會同禮臣議
召見儀。欽天監諏日、以是月甲戌、
上御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禮部堂官引廣棨由出入賢良左門入、
命坐、
賜茶、
諭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
奢爲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
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
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即所以報國矣。廣棨頓首謝出。
賜御銘松花石硯一方、蟒錦緞七疋、仍依故事宴於禮部。廣棨既祇承
聖訓、歸益勵志於學、自名所居堂曰念典、與諸名士日夕講貫其中。十
三年夏四月、祖父卒、居喪哀戚盡禮。秋八月、
世宗憲皇帝升遐、入都哭臨。我
皇上召見圓明園、
恩禮備至。是歲以
覃恩得贈父繼濩如其爵。乾隆二年、赴都恭送
世宗梓宮入泰陵。三年春、
皇上臨雍、應
召入京、上言元聖後裔東野氏既蒙列於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
所誦法、其後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乞請一體陪祀。
報可。時
皇上初行耕耤禮成、上
親耕耤田頌、
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篇、
上嘉覽焉。四年秋、入賀
萬壽、會開
經筵、
特令入班聽講。明年秋、再預
經筵、因奏請著爲令。
詔從之。六年、以曲阜知縣毓琚不職、列狀上告、毓琚亦訐以數事。

上命大臣同巡撫會勘勘者微不得實有異辭。
詔原勿問而毓琚抵罪如議。八年春正月辛酉卒、
賜卹典如故事。廣棨性本伉爽英毅後更事既熟漸純粹謹密篤於孝
友與人交不設城府。尤勇從善下至臧獲皆有以讜言進者皆虛已
聽受卽不當亦弗罪也。所著述甚富惜不享年而卒年僅三十一耳。
配何氏封夫人子一、昭煥。
七十一代昭煥字顯明乾隆九年襲封衍聖公。
述曰汾自幼時從父兄後於高曾以下諸先公之懿德蓋耳熟焉。及
長得交當世名公卿嘗與先世通譜援者詳復問無異詞而學問短
淺不獲稱述萬一。又以諸先公立身本末具載
國史及海內學士大夫之文章固不待汾而傳。茲謹敘
聖朝恩遇之隆而諸先公之
君臣一德亦從可窺見是則小子偃匽之意也。
闕里文獻考卷十終

校記

①「九」下疑脱「壇」。參卷九校記。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林廟第二之一

先聖之沒也，弟子葬於魯城北泗上。既葬，後世子孫卽所居之堂爲廟，世世祀之，然塋不過百畝，封不過三版，祠宇不過三閒。歷代嗣加恢擴，日就宏麗。至我朝而無可復加矣。抑考汶上縣卽古之中都，先聖嘗宰其邑；而尼山爲先聖誕生之地；洙泗乃先聖設教之區，今並有世官奉書院享祀；而防北、鄒林乃先聖考妣合葬處，鄒縣中庸書院實子思孟子傳道授受之堂。爰悉述其規模制度與夫興建增葺之由，列載於篇。

至聖先師孔子墓，在今曲阜縣城北二里許，面洙背泗，封如馬鬣。冢高一丈五尺，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二步。冢前石碑二，一爲宋宣和舊碑，其一則五十九代衍聖公所立也。舊石祠壇，唐時造，四面有前人題名，歲久漫滅，不可讀。初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瓴甓爲之。漢韓勑修墓時，始易以石，石方三尺，厚如之，縱橫各七。唐更以封禪石易之。今衍聖公昭煥又以其迫隘，前廣新石五尺。其西南爲廬墓處，室三閒，東向，內祀端木子。聖墓東十步許爲伯魚子墓，墓前樹石碑二。聖墓南十步許爲子思子墓，亦樹二碑，前有翁仲二，宋宣和舊物。伯魚子墓東南爲宋眞宗駐蹕亭，其又南爲我聖祖仁皇帝駐蹕亭，皆南向。又南爲楷亭，西向，子貢手植楷在焉。又前爲享殿五閒，循享殿而北，四圍繚以周垣，方一里，以衞聖墓。直享殿而南爲甬道，道中峙石鼎一，旁列石翁仲二，左執笏，右按劍；元豹二，角端二，華表二，製極精巧，雍正十年奉勑造。甬道南墓門三閒，其東偏爲思堂三閒，左右廂各三閒，門一閒，衍聖公及眾子孫更衣享餕處。今皇帝幸魯，於此駐蹕。其東爲土地祠，又東爲神廚、祭孤壇，在其後。墓門外爲洙水橋，橋南建石坊，坊左右有下馬牌。折而東爲輦路，輦路南爲觀樓。觀樓者卽林牆門樓也。林牆周十餘里，高丈許，厚半之。觀樓外東西列垣夾甬道，其南爲至聖林門，門外有坊，坊左右守林人戶聚族而居，卽史記所稱孔里者也。又南爲萬古長春石坊，左右有碑亭。又南有橋曰文津橋。又南卽曲阜縣城北門，自縣城北門至林，夾神道皆古柏森茂葱鬱，其直如矢。而林中古樹，相傳爲諸弟子手植，或云異木以百數，魯人莫能識也。今林中楷木居多，上無鳥巢，下不生荊棘及刺人草。考聖林規模，其初僅廣一頃，子孫皆附葬焉。雖魯人世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規製守衞尚未具也。至東漢桓帝永壽三年，魯相韓勑修孔子墓，墓前造神門一閒，東南造齋廳三閒，易舊祠壇以石，復民吳初輩若干戶以給掃除，而其制漸備。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一月丙申，詔曰：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衞其丘壠，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勿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種松柏六百株。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帝幸魯，親祠孔子，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栽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帝幸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長供掃除。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六月，帝幸曲阜，親拜孔子墓，勑禁樵採。宋眞宗景德四年，增給守冢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帝東封，過曲阜，謁孔林，又給近便十戶奉塋域。徽宗大觀元年，詔先聖墓賞錢十貫，給告捉樵採林木者。宣和元年，有司請於朝，命工鐫造石儀，五年成，峙於墓所。高宗建炎二年冬十月，金粘沒喝陷襲慶府，兵至闕里，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得軍士發泗水侯及刑部侍郎宗翰墓者十二人，悉斬之。元文宗至順二年，五十四代孫曲阜尹思凱以樵牧難禁，始作週垣，建重門。明太祖洪武十年，魯民居文約等以地五十六畝增廣林田。成祖永樂二年，五十九代衍聖公思晦思堂基制狹小，

賞金元間權主祀事五十代孫揃雖經補葺而未改其舊因更加恢擴又作齋門三間。二十一年林垣以歲久傾壞五十五代孫曲阜知縣克中復修葺而增拓之周十餘里建鋪舍以居巡衞者。英宗正統八年、五十九代衍聖公又增樹文宣王及泗水侯沂國公墓碑各一。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衍聖公宏泰重修駐蹕亭及享殿林牆門樓建洙水左右二橋植檜柏數百株。世宗嘉靖二年、御史陳鳳梧重修洙水橋建石坊及廬墓堂。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巡按連標巡撫鄭汝璧甃享殿齋室樹石闕五楹題曰萬古長春立碑亭二栽神道柏數百株。莊烈帝崇禎七年、兗東兵備道僉事李一鼇十六年六十五代衍聖公先後復加修築。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冬十一月、

聖祖仁皇帝幸魯酹酒聖林、

特命擴地十一頃一十四畝九分除其租賦。初林地本十八頃有奇至是共二十九頃四十一畝九分六十八代衍聖公拓新垣周之。雍正八年、

皇五子奉

命致祭闕里還奏孔林享堂牆垣間有傾圮。冬十二月、

世宗憲皇帝諭內閣曰皇五子致祭闕里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謁孔林周視規制見享堂牆垣間有年久傾圮之處。朕尊崇先師夙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修葺著欽天監選員前往會同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位宜於何時營治詳愼定議。屆期朕命大臣前赴曲阜令衍聖公孔傳鐸協同敬謹修理務令崇閎堅固光垂永久以昭朕尊禮先師之至意。欽天監五官挈壺正李廷耀來會相度奏以來年七月丙子興工。九年夏五月奉

旨孔林工程仍著修理闕里廟工之陳世倌、張體仁等會同衍聖公孔傳鐸敬謹監修其估計之處著會同該撫岳濬定議具奏。岳濬陳世倌會估奏上幷請享殿瓦色依廟工寢殿之制。

詔從之明年九月工成計用帑銀二萬五千三百三兩有奇。

啓聖王林卽先聖父母合葬處在今曲阜縣城東三十里南對防山、北阻泗水。其東南數武聖兄孟皮墓也。宋以前規制不可考。金章宗明昌五年、五十二代衍聖公元措始立墓碣石儀表神道。明成祖永樂間五十六代孫曲阜知縣希範重修幷立聖兄墓碑。

國朝康熙十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建享殿及墓門牆垣。乾隆二十年、令衍聖公昭煥改建享殿三間林門三間華榱承檐覆以碧瓦一如崇聖祠之制。

述曰按志載林內外古蹟、尙有冢壁、白兔溝及丹書坊。其說謂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先聖沒戒子弟爲虛墓後果遭秦始皇發掘得石壁文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飲我酒漿顚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時有白兔自墓中出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呼其溝曰白兔溝。丹書坊者漢魯相鍾離意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令男子張伯除堂下草。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卽召問伯果服焉。後埋丹書爲坊以識之其址在城北門外。事皆妄誕不經大都出緯書之傳會耳茲故盡削之。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二

林廟第二之二

至聖先師孔子廟在曲阜縣正南門內。正南門名曰仰聖門、額有萬
仞宮牆四字、明胡纘宗題、
今皇帝御書易之。門外夾道植柏爲神路、門內爲金聲玉振坊。坊北爲
石橋。橋又北爲櫺星門。門外左右列下馬碑。又北爲太和元氣坊、其
左側爲德侔天地坊、右側爲道冠古今坊。又直北爲至聖廟坊。又北
爲聖時門五間三洞、門內爲璧水橋三座、橋左側爲快睹門、右側爲
仰高門、各三間。橋直北曰弘道門五間、又北曰大中門五間、二門左
右皆有角門。又北曰同文門、制如大中、漢魏隋唐諸碑在其下、門左
右不設垣、甬道旁列前明四御碑。又北爲奎文閣七間、敬藏
賜書
異寶於其上。奎文閣名、金明昌五年章宗所命也。閣左右掖皆有門、門
左右値房各五間、爲廟庭有司齊所。其東南舊爲衍聖公齊所、恭遇
皇帝三幸闕里、皆駐蹕於此。門西向、內正齋五間、敬設
寶座。左右廂各三間、進奎文閣而北、東出有門曰毓粹、其西出門曰觀
德、各三間。閣後碑亭十有三座、一爲
聖祖仁皇帝御製孔子廟碑、一爲
御製重修孔子廟碑、一爲
世宗憲皇帝御製重修孔子廟碑、一爲
遣皇五子祭告孔子文碑、一爲
今皇帝御製孔子廟碑、其四爲我
朝遣官祭告孔子文、又其四則唐宋金元諸碑也。直北爲大成門五
間、列戟二十四、中楹懸
世宗憲皇帝御書對聯曰、先覺先知爲萬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
間功化同流。兩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進大成門、左側爲先聖手

植檜。考手植檜本三株、宋時大成門內有御贊殿、二檜在殿前、高六
丈餘、圍一丈四尺、在左者文左紐、在右者文右紐。一在杏壇東南隅、
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懷帝永嘉
三年枯死、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唐高宗乾封二年又枯死、宋仁宗
康定元年復生。金宣宗貞祐二年春正月、廟燬於兵火、二檜無復孑
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復萌芽生東廡廢址隙間。三氏學教授張
須移植故處。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廟災、復燬於火。
國朝雍正十年、廟工告竣、復生新條、今高一丈許矣。又北爲杏壇。考
杏壇在宋以前本爲廟殿舊址、宋天禧間、四十五代孫道輔監修祖
廟、移殿於北、不欲毀其故蹟、因莊子有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休乎
杏壇之上語、乃除地爲壇、環植以杏、名曰杏壇。石刻杏壇二大字、金
党懷英篆。又北爲大成殿九間。殿中奉至聖先師像、執鎮圭、冕十二
旒、服十二章、南向。左右列四配十二哲先賢像、執躬圭、冕九旒、服九
章、東西向、皆元衣纁裳。正位前陳法琅供器五、雍正十年
欽賜。又漢陶大尊一、銅犧尊象尊山尊雷尊各一、漢章帝元和二年物
也。殿枋上懸額四、一爲
聖祖仁皇帝御書曰萬世師表、一爲
世宗憲皇帝御書曰生民未有、二爲
今皇帝御書曰與天地參、曰時中立極。兩楹懸對聯三、
世宗憲皇帝御書曰、德冠生民溯地闢天開咸尊首出、道隆羣聖統金
聲玉振共仰大成、二爲
今皇帝御書曰、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
禹湯文武作之師。曰、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類拔萃
河海泰山麟鳳莫喩聖人。殿東西兩廡列從祀先賢先儒、皆木主。兩
廡中間各闢翼門、左通崇聖祠、右通啓聖祠。大成殿後爲寢殿七間、
奉至聖先師孔子夫人。主殿左右掖有門各一間、左達神庖及后土

祠、右達神廚及瘞所。寢殿後爲聖蹟殿門一閒、進爲聖蹟殿五閒、藏聖像及聖蹟圖諸石刻。內行教像、肖顧愷之畫、宋太祖及眞宗御製四十七代孫傳記曰、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眞。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卽小影也。又凭几像、唐吳道子畫贊同。前四十六代孫宗壽記曰、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歷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久不失其眞也。又司寇像二、皆摹吳道子畫。又燕居像二、一吳道子畫、宋米芾贊、一失名、明陳鳳梧贊。又乘輅像一、先聖服司寇服、乘安車、一人執輿、一人策馬、十弟子從行。又聖蹟圖百二十幅、無款。聖蹟殿東南爲后土祠門一閒、祠三閒。又東北爲神庖門一閒、正室五閒、東西廂各五閒。聖蹟殿西南爲瘞所門一閒、內瘞坎如正位配位及從祀各壇之位。又西北爲神廚、制如神庖。出大成門外、循金聲門而東、爲承聖門三閒、進爲詩禮堂五閒、中懸今皇帝御書額曰則古稱先、聯曰紹緒仰斯文、識大識小、趨庭傳至教學禮學詩。堂東廡爲禮器庫、庭中有唐槐樹一、宋銀杏樹一。按詩禮堂本孔子舊宅、宋眞宗幸魯、嘗御此堂、回次兗州、仍賜本家爲齋廳。今毓粹門外、尙有故宅門舊蹟。詩禮堂後爲孔子故井、井西爲魯壁舊址。昔魯共王壞壁、聞金石絲竹之音、後卽其地爲堂、名曰金絲。前明闕里東廡始移金絲堂於啓聖祠前、而此其故基也。其北爲崇聖祠五閒、祀肇裕詒昌啓五王、及從祀先賢先儒。東階下有孔氏世系碑。又北爲家廟五閒、中祀始祖考妣、左祀二世祖考妣、右祀三世祖考妣。又左祀中興祖考妣。大成門外、循玉振門而西、爲啓聖門三閒、進爲金絲堂五閒。堂西廡爲樂器庫。堂北爲啓聖殿五閒、中奉啓聖王像、執躬圭、冕九旒、服九章。又北爲寢殿三閒、奉啓聖王夫人。主廟四圍、皆周以崇垣、四隅各起角樓、以垣爲址。廟中碑碣如林、擇其尤雅者、載藝文考中。樹木蓊鬱、老榦參天、多漢唐舊植。舊有古柏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數十圍。宋江夏王劉義恭遣人伐取之。今廟樹最古者、檜多而柏少。大成殿及大成門並覆黃瓦、廊廡綠瓦、黃脊。崇聖啓聖祠、杏壇、詩禮堂、金絲堂、奎文閣、聖蹟殿、悉綠瓦、皆華榱石柱、飾以金碧。大成殿榜、大成門榜、皆世宗憲皇帝御書。而聖時弘道二門名、又世宗憲皇帝所命。其聖時弘道大中同文四門、詩禮金絲二堂、奎文閣杏壇諸榜、皆今皇帝御書也。考廟之始、本因孔子舊宅。周末時、卽孔子所居之堂爲廟。廟屋三閒、孔子在西閒、東向、顏母在中閒、南向、夫人隔東一閒、東向。牀前有石硯一枚、孔子平生時物。廟又藏素所乘車及几席劍履。漢明帝永平中、魯相鍾離意嘗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獻帝時遇火、被焚。魏文帝黃初二年春正月、詔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西晉之亂、闕里被寇、廟貌荒殘。晉孝武時、淸河李遼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群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淸通、黎庶蒙蘇、鳧藻舊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雍、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旣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勅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尙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鎭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

勤於荒餘之凋昧、懋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舊廟。繕復數戶、以供洒掃、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術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所弘者大。乞以臣表付外參議。帝不省。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詔修先聖廟。魏孝靜帝興和三年、兖州刺史李珽命工雕素聖容、旁侍十子。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夏六月、詔魯郡以時修治孔子廟宇、務盡崇煥。隋煬帝大業七年、曲阜令陳叔毅修孔子廟。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下兖州作宣父廟。高宗乾封元年、詔兖州都督霍王元軌大修文宣公廟。元宗開元七年、兖州刺史韋元圭同三十五代嗣褒成侯又修。代宗大歷八年、兖州刺史孟休鑒修廟門。懿宗咸通十年、天平軍節度使濮鄆曹等州觀察使、三十九代孫溫裕上言、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宏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乃魯國故都、文宣王廟即素王之故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兖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瞻數仞之牆、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闕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肸蠁、俎豆之設嘗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兖州據廟宇毀頹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冀獲遂幽懇、克伸私誠。伏緣兖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報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帝御便殿、顧謂近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修羣祀。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乃詔大將作庀材鳩工、復命內侍二人董其役。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東巡過魯、勅修飾祠宇。天禧二年、四十五代孫道輔上章言祖廟卑陋不稱、請加修崇。詔轉運使以官錢葺孔子廟、即命道輔監督工役。五年、道輔又請得封禪行殿餘材、乃大擴舊制、廟門三重、次書樓、次唐宋碑亭各一、次儀門、次御贊殿、次杏壇、壇後乃正殿、又後爲鄆國夫人殿。殿東廡爲泗水侯殿、西廡爲沂水侯殿。正殿西廡門外爲齊國公殿、其後爲魯國太夫人殿。正殿東廡門外曰燕申門、其內曰齋廳、廳後曰金絲堂、堂後則家廟、左則神廚、由齋廳而東南爲客館、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爲恩慶堂、其東北隅曰雙桂堂。凡增廣殿庭廊廡三百十六間。仁宗景祐五年、道輔又建五賢堂於齊國公殿前、祀孟子及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五子。嘉祐六年、賜御書飛白體殿榜。神宗元豐元年冬十月、詔兖州以省錢修葺宣聖祠廟。五年冬十一月、賜度牒三十本、差本路兵士工匠、令四十七代孫新泰令若升監修。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使以省錢三千貫又加修葺。四十七代衍聖公若蒙監工。徽宗政和四年、頒御書大成殿額。金熙宗皇統二年、勅行臺撥錢萬四千貫、委曲阜主簿四十九代孫璠修葺聖殿、禁官私侵占聖廟地者。四年再於行省撥錢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見材助工役。至九年、正殿始成。廢帝正隆二年、又以羨錢修兩廊及齊國公殿。世宗大定十九年、五十代衍聖公摠親率族人至蒙山伐材、有司出羨錢重建鄆國夫人殿。章宗明昌元年、帝曰、昔夫子設教洙泗、有天下者所當取法。今遺祠久不加葺、且隘陋不足以稱聖師居。乃降錢七萬六千四百緡修孔子廟、命幹臣領其役。以二年春興工、五年秋告成。後金末喪亂、廟貌又復殘毀。元太宗九年、命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重修、官給其費。屬軍興旁午、僅復後殿。奉先聖及十哲像。世祖至元四年、又恢復奎文閣。十九年、同知濟寧路總管劉用募民築廟垣、植松檜一千本。成宗大德元年、濟寧路達魯花赤按檀不花行部至曲阜、睹祠宇荒凉、上言願自出資修葺。御史臺言曲阜林廟非他處比、修理盛事、當出朝廷、不可使臣下獨專其美。不許所請。四年、工部上言、本路已收鈔兩木石、若不修蓋、恐日久消費、不能成就、合依已擬間架起蓋、有不敷者、官爲給降錢物。遂於



秋八月興工、冬十二月、詔罷不急之役、因而中止。明年、按樞不花以奉詔書時工役已及八分、仍請修建。又明年九月落成。殿宇廊廡凡百二十有六楹、費十萬貫有奇。文宗天歷二年、以闕里宣聖廟歲久漸壞、敕濟寧路出官錢五萬二千緡修葺。至順二年、五十四代衍聖公請依前朝故事、四隅建角樓、倣王宮之制。詔從之、出山東鹽課及江西浙江學租添建。順帝至元二年落成。至正元年樹碑以記其事。元季、聖廟復就隳壞。明太祖洪武七年、五十六代衍聖公奏請修治、詔從之。於十年鳩工、十一年落成。公又補塑聖像。二十年、帝諭工部侍郎秦逵曰、春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先師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成祖永樂九年、五十九代衍聖公又奏請重修。工部請發囚徒二百三十名、遣行人雷迅監督興葺。十二年春正月召回雷迅、更令法司撥囚一千名交孔氏子孫自督修蓋。其年冬十二月、帝諭工部曰、孔廟至敬之所、因徒作踐不便、令山東布政使司官一員率民匠三千人往修、務期堅固。因徒仍聽役於外。十五年夏五月畢工、御製碑文紀成。二十年、五十九代衍聖公又改建齋廳。宣宗宣德九年、工部侍郎周忱以公務經曲阜、捐俸修金絲堂。又於廟外西南隅構堂三間、為更衣所。英宗天順四年冬十月、六十一代衍聖公重修啓聖王寢殿。八年、詔巡撫山東副都御史賈銓重修闕里先聖廟。成化元年落成。二年、憲宗御製碑文紀成。五年、巡按御史林誠捐造諸賢木主。十六年、帝從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之請、發帑增廣廟制、廣正殿為九間、餘皆更新。二十三年工成。孝宗弘治十二年夏六月甲辰、廟災、詔巡撫都御史何鑑親詣相度、發帑銀十五萬二千六百有奇、重建正殿九間、寢殿七間、大成門、家廟、啓聖殿、金絲堂、詩禮堂各五間、移金絲堂於啓聖殿前、改奎文閣為七間、改大門及大中門為五間、增快睹仰高二門、遷尼山神毓聖侯祠於尼山書院、以其祠為土地祠。經始於十二年春二月、落成於十七年夏五月、帝親製碑文紀成。先時曲阜縣治在廟東、相距八里。武宗正德七年春正月、流賊劉七等犯闕里、毀壞聖廟。賊退、按察使司僉事潘珍疏請即廟為城、移縣附之。詔可。有司出罰鍰、並募輸助、得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秋七月興工、世宗嘉靖元年春三月工竣。穆宗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等以香稅及罰鍰一千六百兩營葺孔廟。神宗萬歷六年、巡撫都御史趙賢出香稅罰鍰又重修。二十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創建聖蹟殿、於內立石刻聖蹟百二十圖。二十二年、巡按御史連標與巡撫都御史鄭汝璧以香稅罰鍰及康羨銀三千兩重修孔廟。二十九年、巡撫都御史黃克纘倡潘臬捐銀二千兩又重修。三十六年、濟寧兵巡副使王國楨等捐銀三百兩、修西廡闕里廟堂。自弘治鼎建後、歷代間有營葺、而工大力微、僅支罅漏。遭萬歷荒祲、益就傾圮。四十四年、四氏學生孔尚孝等言於巡按御史畢懋康、懋康遂疏於朝、且言向來估計、僅需十萬五千兩有奇、後此日甚一日、所費將至鉅萬。竊見胡艮巨馬、梵宇神宮、無不莊嚴而金碧之。今議修孔廟、視佞佛而施檀越、利涉而成輿梁者、其輕重緩急何如。昔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識者謂劉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然則皇上何惜此區區者。倘慨渙德音、亟發帑金而一新之、則皇上之所以培千萬世精神命脈者、在此舉矣。疏入報聞、而事竟不行。天啓六年、曹州州同某捐修大中門。國朝順治十二年、山東巡鹽御史王秉乾出銀二千兩、並勸所屬公捐修奎文閣、而提學僉事戴京曾施閏章等先後又略為補葺。康熙二年、分守東兗道參議張弘俊等重修聖蹟殿、奎文閣及廟門、碑亭、角樓。十六年、六十七代衍聖公續修詩禮堂、金絲堂及諸門坊橋欄。

二十八年，上疏請重修祖廟，格於部議。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闕里聖廟崇奉先師，萬代瞻仰。今既日漸毀敝，理宜
修葺。著差工部、内務府官員前往確估。秋九月，内務府廣儲司郎中
皂保、工部營繕司郎中壽鼐赴闕里估勘。尋
命皂保同工部虞衡司郎中阿爾稗監修。於三十年夏四月興工，三十
二年秋八月告成。凡修大成等殿五十四閒，大成等門六十一閒，兩
廡八十八閒，櫺星門一，牌坊二，用帑銀八萬六千五百兩有奇。
聖祖仁皇帝御製重修孔子廟碑。雍正二年夏六月癸巳，廟災。
世宗憲皇帝遣署工部侍郎馬臘會同山東巡撫陳世倌、布政使博爾
多相度重修。秋七月，少詹事錢以塏奏闕里文廟應令内外儒臣捐
資營建。
諭曰：前聞孔廟被災，即降旨遣大臣前往作速估計，動支正項錢糧，擇
日興工，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覽錢以塏所奏内外大小臣工幼
業詩書，仰承聖澤，各宜捐資修建等語，雖爲當理，今有旨已令動支
錢糧，不必再令臣工捐資。但朕亦不必阻儒士之私情。今直省府州
縣文廟學宫或有應修者，本籍科甲出身見任之員及居家進士、舉
人、生員，平日讀聖人之書，理宜飲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願，不必
限以數目，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文廟學宫並祭器等項。其不願
者，不必强勸。既而馬臘罷，
詔巡撫陳世倌同藩臬監修。以三年秋八月興工。七年春正月，
諭曰：闕里文廟工程，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遴選賢員，敬謹修造，務
期堅固輝煌，計日告竣。其所以未遣專官監督者，蓋恐京員到彼，又
多日用僕從之費，擾累於地方也。乃原任巡撫陳世倌委用不得其
人，於前而塞楞額又復因循忌忽於後，以致工程遲緩，未能即速告
成。頃據巡撫岳濬奏稱，祇因購求大木一時難得，是以工作稍遲等
語，著通政使留保前往曲阜，督率在事人員，盡心竭力，敬謹辦理，尅
期竣事，以慰朕懷。二月，
命署山東巡撫岳濬會同留保督催。其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仍回山
東，率從前承修遲悞之知府州縣，分別解任在工辦理。其督催遲悞
之各上司，交留保查明，交部議處。又奉
旨：此次修理文廟工程，務期巍煥崇閎，堅緻壯麗，纖悉完備，燦然一新。
著岳濬留保會同衍聖公詳加相度，倘舊制之外有應行添設者，有
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聞，添發帑銀，督理丹雘，總期經理周密，毫
髮無憾。工成之日，朕當親往瞻謁，以展尊禮先師至誠至敬之意。又
諭闕里文廟正殿與正門用黄琉璃瓦，兩廡則用緑琉璃瓦，而以黄瓦鑲
砌屋脊。供奉聖像，選内務府匠人到東，用脱胎之法敬謹裝塑。冬十
一月戊戌，正殿將上梁，前二日丙申，卿雲見於闕里，歷午、未、申三時
不散。廷臣請宣付史館，以昭天人感應之盛。
諭曰：朕平素尊奉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文廟不戒於火，比時
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爲言，而朕心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大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建修。凡殿廡制度規模，以
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爲指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
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閒。今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卿雲見於曲阜，卿
等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見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
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
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具奏。八年秋八月，工成。
御製重修孔子廟碑紀成。是役也，凡用帑金十五萬七千六百兩有奇。
乾隆十九年，今衍聖公昭煥重修櫺星門，易以石。
述曰：天下文廟之制，上自太學，下及各直省州衛郡邑，莫不易以木
主，而闕里尚用塑像。或曰塑像非古也。古者廟則有主以依神，祭則
有尸以象神，無所謂像設也。自尸事廢而像事興，蓋自佛氏入中國



始以異端之教而上施於聖人，不經莫甚焉。其說誠似矣。顧猶有疑者。於佛之入中國、始於漢明帝，而文翁石室已先有孔子坐像。又國語、云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宋玉招魂云像設君室靜安閒些。則是周時已有此制、不始於西來白馬也。今闕里廟之有像、或云起自東魏李珽。考顧藹吉隸辨引漢韓勑後碑、有改畫聖像如古圖語、又水經注云闕里夫子舊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又云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蓋珽之前已先有畫像、至珽而更設塑像耳。夫禮有其舉之不敢廢也、況闕里爲孔氏家廟、影堂之制亦先儒所不棄。使後之子孫入室出戶、有以睹形容而致其愾聞僾見之誠、亦聖人祭如在之義也。又按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語出諸子、似多傅會、但載人家乘已久、姑署爲考古之助。又家見藏紙本像三、絹本像五。紙本者一爲燕居像、失名、一爲唐吳道子畫司寇像、一爲明蜀惠王朱申鑿摹吳道子司寇像。絹本者一爲宋人摹吳道子司寇像、有明神宗書宋高宗贊。一爲杏壇講禮像、石壁下老松盤曲、文杏雜列、先聖執如意凭几講授、弟子拱立受教者一人、執香鑪立者一人、拱手侍者二人、羣聚請業者十有六人、內一人抱琴、三人執卷、餘或拱手、或斂袖、或曳杖、或行、相問答、凡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畫。一爲觀敧器像、明郭詡畫。一爲行教像、從二弟子、衣褶、書論語半部。一爲冕服像、皆失名。

闕里文獻考卷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三

林廟第二之三

尼山書院在尼山東麓、繚以周垣、環植檜柏。正南爲大成門三間、中爲大成殿三間、祀先聖及四配像。左右廡各五間、祀十一哲及七十二賢木主。殿東西各有側門、左右各有掖門。由掖門達殿後、爲寢殿三間、祀先聖夫人主。兩廡各三間、祀二世祖、三世祖。出西側門爲毓聖侯祠、門一間、祠一間。又西爲啓聖祠、門三間、正殿三間、祀啓聖王主。寢殿三間、祀啓聖王夫人主。出東側門爲講堂三間、後爲土地祠一間。大成門外東南隅有觀川亭、西南有石橋跨智源溪上。考周太祖顯德中、兖守趙某以尼山爲孔子發祥之地、始創廟祀。宋仁宗慶歷三年、四十六代文宣公始即廟爲學、立學舍、置祭田、後毁於兵火。元文宗至順三年、五十四代衍聖公用林廟管勾彭賓理言、請復尼山祠廟、薦彭璠爲官師奉祠。疏下禮部、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巎巎力主之、議上中書、不果行。順帝至元二年、復以中書左丞王懋德言、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璠以私錢草創堂宇、而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分司楊訥會同六十五代衍聖公倡率所屬及齊魯士大夫共成之、乃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明倫堂及東西齋塾、毓聖侯祠、觀川亭、塑聖像、造禮樂器、以四年春二月經始、秋八月告成。至正十四年、鄒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復塑四配像。二十一年、鄒縣尹司居敬改造孔子石像於坤靈洞中、章甫逢掖、如古禮。明成祖永樂十五年、五十九代衍聖公率族人重修、增建啓聖殿及寢殿於西偏。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五十八代孫三氏學學錄公璜以修文廟餘資重葺。

國朝康熙十三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又加修飾、易圍牆以磚石。雍正二年、六十八代衍聖公以歲久漸圮、更爲鼎新。乾隆二十年、今衍聖公昭煥復率族人出資重修。

洙泗書院在曲阜城東北八里、泗水經其北、洙水帶其南。廟制大成殿五間、祀先聖、四配、十二哲。東西廡各三間。前爲講堂三間。又前爲書院門三間、四周繚以重垣。考書院乃孔子故講堂也、舊亦名學堂。漢時、諸弟子房舍井瓮猶存。建武五年、光武帝擊破董憲於昌慮、還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吾太僕之室也。其後學廢、遺址存焉。元順帝至元間、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克欽始因舊址創書院、設山長一人奉祠。明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同學錄公璜重葺。世宗嘉靖三年、巡按御史李獻捐資重建。熹宗天啓七年、六十二代孫曲阜知縣聞簡重修。

國朝順治八年、六十六代衍聖公復加補葺。十二年、六十五代孫曲阜知縣衍淳、康熙三十八年、六十六代孫曲阜知縣興詔皆捐俸重修。

聖澤書院在汶上縣城中。大成門三間、大成殿三間、祀先聖像、配以顏子及曾子像。兩廡各三間、祀十一哲、七十二賢及諸先儒木主。書院舊在縣城西南五里湖之側、始建於元魏明帝孝昌元年、唐吳道子畫宣聖及兖國公像其中、徐浩題額、顏真卿撰記。宋哲宗元祐四年、縣令周師中重修。元都水少監馬之貞建大成殿、塑先聖及十哲像、堂室門廡庖庫池井咸備。明世宗嘉靖二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檄知縣吳瀛移建城中。穆宗隆慶元年知縣趙可懷、神宗萬歷元年知縣張惟誠、二十八年知縣尚環先後重修。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六十八代衍聖公爲世子時又重修。

中庸書院在鄒縣城外東南隅、書臺之東。廟門三間、正殿三間、中祀述聖子思子、左配以亞聖孟子、右安述聖遺像石刻。殿懸

世宗憲皇帝御書性天述祖額。東西廡各三間、神道中有碑亭、樹

今上御製子思贊石刻。廟四面環以周垣。考書院本子思講堂遺址也。元成宗元貞初、鄒尹司居敬始即其址構堂四楹、名曰中庸精舍、設

思孟像、春秋祀之。武宗大德間、尹宋璋擴爲書院、廟殿曰誠明、後堂曰率性、書院堂曰尊賢、齋曰慎獨。順帝至正中、尹劉彥禮、孔之威相繼修之。明成祖永樂中、知縣宋瑶、英宗正統四年、知縣房肅、世宗嘉靖中、知縣章時鸞、神宗萬曆九年、知縣許守恩、二十六年、知縣王一楨、三十六年、知縣胡繼先、又先後重修。熹宗天啓二年、燬於兵火。五年、兗州知府孫朝肅更建祠宇。

國朝乾隆二十年、七十一代衍聖公昭煥重修。

述曰、書院者、本爲春秋講學而設也。今廟祀雖肅、而絃誦之聲無聞、戾厥旨矣。顧名思義、是所望於主鬯者。

闕里文獻考卷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祀典第三之一

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學記曰、大學始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歷稽古禮、凡釋奠之事有六、釋菜之事有三。雖制有輕重詳略之異、而學必有祭、以祀其始爲設敎之人而不忘所自、其義一也。周室衰微、禮樂崩壞、延及暴秦、益滅棄先王之法。漢興、未暇復古。至成帝時、始詔立辟雝於國南、而其精未竟。光武中興、乃大營太學、車駕親自臨幸、彬彬乎稱盛擧矣。然其時所祭之先聖先師、史缺有間、而孔子之祀尙未出於闕里。明帝永平間、益修明養老習射之禮、令郡縣道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於是孔子始祀於庠序焉。第或聖或師、升降不一。迄於唐初、尙無定論。貞觀中、慨然釐正祀典、專以孔子爲先聖、然尙循康成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之說、乃取左穀以下二十二人專門訓詁之儒爲先師、而傳道受業高弟子自顏子外、皆不得與於配食之列、猶不無可議者。嗣自兩宋元明、代有更革、而尊崇之盛極於

國朝。類而紀之、亦考鏡得失之林也。按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孔子稱曰哀哉尼父。鄭康成謂尼父者因其字以爲謚也。後世遂以爲謚孔子之始。考禮有誄而謚者、如貞惠文子是也。有誄而不謚者、如縣賁父是也。謚必兼誄、而誄不必謚。故吳草廬曰、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詞、如後世祭文之類、非謚也。況謚法無尼字、康成之說恐未足爲據。漢高帝十二年冬十一月、自淮南過魯、以太牢祭孔子。此後世帝王祀孔子之始。元帝時、詔褒成侯霸以所食邑祀孔子。此世爵奉祠之始。平帝元始元年夏六月、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蓋孔子之有謚、實始於此。東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令郡縣道行鄉飮酒禮於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此國學郡縣祀孔子之始。十五年、帝東巡過魯、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此弟子從祀之始。桓帝元嘉三年春三月、魯相乙瑛請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制曰可。靈帝建寧二年春三月、魯相史晨請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祀。詔從之。光和元年、立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魏明帝景初閒、魯相上言、宗聖侯未有命祀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下三府議、司空崔林議曰、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孔子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齊王芳正始二年春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夏五月、講尙書通。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此國學釋奠以弟子配享之始。晉宋以後、釋奠皆採正始故事、以顏淵配焉。晉武帝泰始三年冬十一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親以太牢祀孔子。此太子釋奠之始。自是皇太子每通一經、必親釋奠於太學、而歷朝亦並擧其禮。東晉時、孔子裔孫襲封奉聖亭侯。於江左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亭四時祠祭直、如泰始故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絶、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蔭、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二十二年、皇太子釋奠於太學、樂用登歌。此釋奠用樂之始。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缺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緝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敎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秋、詔集有司議釋奠釋菜當行何禮、用

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曰、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卽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詔從之。此釋奠用舞之始。七年春二月己丑、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邱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校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明帝永泰元年春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宏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元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缺、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牢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饌備禮、欽饗兼申。梁武帝天監四年夏六月庚戌、詔建孔子廟。八年秋九月、皇太子親釋奠、周捨以爲先師在堂、義所當敬、皇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從之。敬帝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元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似續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陳後主至德三年冬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

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亡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閟侯開書、無因循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拓跋魏道武帝天興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太武帝始光三年春二月、詔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初、晉宋之際、五胡雲擾、闕里祀典久廢不修。後魯郡折入北朝、孝文帝延興二年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太和十三年秋七月、詔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春二月癸丑、詔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詣廟告諡。北齊之制、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廟、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尼父、配以顏回、列軒縣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以下及諸生、拜孔揖顏。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拔。此爲後世春秋釋奠及朔日行禮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元年秋七月、詔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胄子入學、不勞釋奠。宣帝大象二年春三月丁亥、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敘彝倫、至如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歷、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準舊、幷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

先聖先師、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唐高祖武德二年夏六月戊戌、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册、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粤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濟生民、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七年、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釋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配以顏回。詔從之。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秋七月、尊孔子爲宣父。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饗宣父廟堂。此先儒配孔子之始。初、國學釋奠以儒官爲祭主、直書博士姓名。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學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氏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爲主、全無故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縣、樽俎威儀、並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況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準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既無秩、請主簿若尉爲終獻。州縣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爲祭主、望請準祭社給明衣。國學祭以太牢、樂用軒縣、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與大祭祀通。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樂。祭以少牢。詔從之。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而直省以長官主祭亦始於此。會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遂以祭酒、司業爲亞終獻。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邱明以下皆從祀。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康成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康成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宮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古。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乾封元年春正月辛卯、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元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口（先聖諱）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咏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祗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盛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爲師友、瞻望幽塋、思承格言。雖燕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虛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



雖遠式範令圖、具業維新、儀型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蔭緒、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總章元年夏四月乙卯、詔曰、皇太子弘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賢哲以勸懷、顯顔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爲尚。顔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咸亨元年夏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有破壞並先來未造者、遂使先師缺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有司速事營造。中宗嗣聖七年冬十月、封孔子爲隆道公。神龍元年、詔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收其租稅、用供薦享。睿宗太極元年春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帝親製孔子贊、加贈顔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元宗開元七年冬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胄、謁先聖。初詔以宋璟爲亞獻、蘇頲爲終獻。臨享、帝思齒胄義、乃詔二獻皆用胄子、祀先聖如釋奠。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先聖廟以顔子配、則配像當坐、今乃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顔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旣當配享、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敎、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春秋配享之餘。請春秋釋奠、列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尙不缺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賢從享。詔從之。乃以十哲爲坐像、悉與祀。曾參特爲之像、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帝以顔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此十哲配祀之始。十一年、詔春秋二時釋奠、諸州縣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十九年、停牲牢、仍用酒脯。二十年、開元禮成、定皇太子及諸州釋奠儀。二十六年、勅鄕貢謁先師著爲例。二十七年秋八月、詔曰、弘我王化、

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敎化、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闡文明、光被華夏。時則異於古、今情每重於師資。旣行其敎、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旣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旣有殊、坐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準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顔子旣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兗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又詔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敎、爾實行之、親授敎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輿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乃贈曾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郯伯、公晳哀郳伯、曾點宿伯、顔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鄮伯、梁鱣梁伯、顔柳蕭伯、冉孺郜伯、曹卹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

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雎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鄡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旗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絜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邱伯、狄黑臨濟伯、邽巽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輿如重邱伯、公西蒧祝阿伯、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行册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行禮。又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皆改冕服。其諸州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牲用太牢、樂宮縣、舞六佾、州縣則牲以少牢而無樂。右諸賢封爵考新唐書及唐會要所載、除十哲外、祗六十七人、而杜氏通典則多衞伯蘧瑗、清河伯林放、潁伯陳亢、會伯申棖、　伯琴牢、南陵伯琴張六人。兩處互異、並錄於此。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事。肅宗上元元年、以歲旱罷中小祀、而文宣王廟祭不廢。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始釋奠、設宮縣自復二京、惟正會之樂用宮縣、郊廟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宮縣於論堂、而雜以教坊工伎。初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爲其禮太重、請準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東面行禮。詔從之。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文宣王、以兗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下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禮院檢郊祀錄稱文宣王從祀諸座各籩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簠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奉勅、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準郊祀錄、各陳脯醢等以祭。周太祖顯德二年、詔營國子監。遼太祖神册三年夏五月、帝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帝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帝大悅、卽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道宗清寧六年夏六月、命以時祭先聖先師。宋太祖建隆元年春二月、帝幸國子監、詔增修祠宇、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二年、詔貢舉人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爲令。三年、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眞宗景德三年、從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請、令諸道修葺文宣王廟、禁不得殘毀。四年、太常禮院李維奏諸州釋奠長吏不親行禮、非尊師重教意、乃頒釋奠儀於天下。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戊午、詔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元功侔於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歷、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牆、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攷簡册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謚曰□(廟諱)聖文宣王、遣吏部尙書張齊賢祭告。初、帝欲追封孔子爲帝、或曰、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號而已。又詔曰、朕以祗陟岱宗、新巡魯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燦典章。叔梁紇可追封齊國公、顏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告。又詔曰、朕時巡魯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澣、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册之文、尙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



榮。垂厥方來、式昭遺範。元官氏可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二年春三月、頒曲阜廟桓圭一、加冕九旒、服九章、從上公之制。夏五月乙卯、詔追封孔子弟子、顔回兗國公、閔損琅邪公、冉耕東平公、冉雍下邳公、宰予臨淄公、端木賜黎陽公、冉求彭城公、仲由河內公、言偃丹陽公、卜商河東公、曾參瑕邱侯、顓孫師宛邱侯、澹臺滅明金鄉侯、宓不齊單父侯、原憲任城侯、公冶長高密侯、南宮适龔邱侯、公晳哀北海侯、曾點萊蕪侯、顔無繇曲阜侯、商瞿須昌侯、高柴共城侯、漆雕開平輿侯、公伯寮壽張侯、司馬耕楚邱侯、樊須益都侯、公西赤鉅野侯、有若平陰侯、巫馬施東阿侯、陳亢南頓侯、梁鱣千乘侯、顔辛陽穀侯、冉孺臨沂侯、冉季諸城侯、伯虔沭陽侯、公孫龍枝江侯、秦冉新息侯、秦祖鄄城侯、漆雕哆濮陽侯、顔高雷澤侯、漆雕徒父高苑侯、壤駟赤上邽侯、林放長山侯、商澤鄒平侯、石作蜀成紀侯、任不齊當陽侯、申根文登侯、公良孺牟平侯、曹卹上蔡侯、奚容點濟陽侯、句井疆滏陽侯、申黨淄川侯、公祖句茲即墨侯、榮旂厭次侯、縣成武城侯、左人郢南華侯、燕伋汧源侯、鄭國朐山侯、秦非華亭侯、施之常臨濮侯、顔噲濟陰侯、步叔乘博昌侯、顔之僕宛句侯、蘧瑗內黃侯、叔仲會博平侯、顔何堂邑侯、狄黑林慮侯、邽巽高堂侯、孔忠鄆城侯、公西輿如臨朐侯、公西點徐城侯、琴張頓邱侯。七月戊寅、又詔封左邱明瑕邱伯、公羊高臨淄伯、穀梁赤龔邱伯、伏勝乘氏伯、高堂生萊蕪伯、戴聖楚邱伯、毛萇樂壽伯、孔安國曲阜伯、劉向彭城伯、鄭眾中牟伯、杜子春緱氏伯、馬融扶風伯、盧植良鄉伯、鄭康成高密伯、服虔榮陽伯、賈逵岐陽伯、何休任城伯、王弼偃師伯、范甯新野伯。至王肅生前已封蘭陵亭侯、加贈爲司空。杜預生前已封當陽侯、加贈爲司徒。又詔曰、朕乃者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盛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其寵章、祇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號聖之名、彌廣嚴師之道。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伊彼先儒、皆傳聖道、咸加賻典、俾耀素風。仍命宰臣分紀遺烈、式旌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中書樞密三司、兩制、丞郎、待制、館閣直館、校理等分撰贊成、命刻石國學及曲阜廟中。三年、以判國子監孫奭言、國學丁祭、差太尉、太常、光祿卿充三獻官。又頒釋奠儀注及祭器圖於諸路。四年夏五月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五年冬十二月壬申、以國諱改謚孔子曰至聖文宣王。七年、從宰相王旦請、以先天節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仁宗明道元年秋八月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左邱明而下二十一人、悉以本品衣冠圖之。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神宗熙寧五年、罷貢舉人釋奠。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庭、兼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顔回爲兗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載祀典。禮官以孔子、顔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獻祝、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二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八年、國子監新廟成、常秩等又曰、宣聖神像、舊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並用朝服。檢會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詳此則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孔子既用冕旒、則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當各依本爵用冕服。欲乞改正。下太常禮院詳定。禮院檢會文宣王廟、自建隆三年、詔廟門準儀制令立戟十六枝、用正一品之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春秋釋奠、則用中祠、皆今朝之制也。其兗國公顔子等、皆以本朝郡國縣封爵。緣古今禮制不一、難以追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衣服。今文宣王冕用九旒、顔子已下各依郡

國縣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元豐六年冬十月、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祠廟在鄒、未加爵命。詔曰、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七年夏五月、晉州教授陸長愈奏言、朝廷封孟軻爲鄒國公、爵位既加、則禮宜從祀。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兖鄒二公配享。時太常寺詳議、以孟子異代、非及門弟子、不允所請。而禮部侍郎林希言、唐貞觀二十一年、以伏勝、高堂生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又荀况、揚雄、韓愈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爲缺典。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配享、設位於兖國公之次。荀况、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天下文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兖國公。畫荀况等像於從祀之列、冠服各從封爵。詔從之、以鄒國公孟子配享、封荀况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廟庭。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修四孟釋菜儀。哲宗元祐元年、從禮官請、定奉聖公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五年、四十七代奉聖公若蒙請加孔子之子及孫封爵。諫議大夫朱光庭議云、孔鯉雖孔子之子、德未著而早世。惟子思學於曾子、著中庸一書、垂之萬世、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固非荀、揚、韓之可及。謂宜獨加子思封爵。議久未定。至徽宗崇寧元年春二月庚戌、詔曰、孔子之道、萬世所尊。鯉實嗣之、親聞詩禮。曾堂從祀、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又詔曰、孔伋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爲中庸、萬世宗仰。眘惟曾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秋八月甲戌、建外學於國南。詔曰、古者立學、必祭先師。况都城近郊、大闢黌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數千、宜建文宣王廟、以便薦獻。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向、若兩位亦爲一列、以北爲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

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上、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夏六月癸酉、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位鄒國公之次。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四年秋八月、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爵服。周之服、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袞、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袞無升龍、誤矣。考之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考正先聖之冕服。其執圭立戟、乞並從王者制度。詔從之。於是增文宣王冕爲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廟門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又頒祭服制度於州縣、令皆以法服行禮。大觀元年、定貢士入學釋菜之儀。二年、從通事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邱明二十四賢之間。四年、議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亢、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與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鄡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亢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潔胙城侯。政和元年夏六月、太常寺言、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與宣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乃詔改封曾參武城侯、顓孫師潁川侯、南宮适汝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邱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考城伯。三年春正月癸酉、詔封王安石爲舒王、又封其子雱爲臨

川伯從祀。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封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欽宗靖康元年夏五月戊辰、以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乞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詔降王安石佽鄭康成例從祀兩廡。高宗紹興八年夏六月、以衍聖公孔玠渡江隔絕林廟、詔衢州於官田內撥給五頃以奉先聖祀事。十年秋七月、從王普之請、詔改京師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二、其禮如社稷。州縣仍爲中祀。孝宗乾道八年、令有司討論釋奠及皇太子入學儀。淳熙三年、洪邁言孟子配食與顔子並、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乞改正。又趙粹中請削去王安石從祀、皆不報。四年秋七月乙酉、始詔去王雱從祀畫像。時祕閣修撰權禮部侍郞李燾論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七年、禮官請依國子監位數爵號姓名及祭器頒於州縣、從之。寧宗慶元元年、仍定文宣王爲中祀。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己巳、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奥、有補治道。朕勵志學問、緬懷典型、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端平二年春正月甲寅、詔升子思於十哲。又下廷臣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議久未決。淳祐元年春正月、帝將祀太學、甲辰、降御札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眞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融渾、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乃封敦頤汝南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載郿伯。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景定二年春正月、皇太子將釋奠、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丁丑、皇太子禥旣釋奠還、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眞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並鶩、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磋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奮興、能斥詖邪、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源、而遡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尙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於是詔追封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並從祀。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帝將臨太學、降御札曰、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其與周程張俱、雍述經世書發先天之奥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眞履實踐之、爲時儒宗。玆豈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祀於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而尙遺雍、光、非缺典與。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又特封雍新安伯。又詔曰、孔子獨稱顔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書、不闢前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顔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顔孟侑食、曾思不預、尙爲闕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顔曾思孟昭然具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議可升曾思侑食、並議可升十哲者以聞。是年春二月、封曾參郕國公、子思沂國公、與顔孟並配享、封顓

孫師爲陳公、升於十哲。更封閔損爲費公、冉耕爲鄆公、冉雍爲薛公、宰予爲齊公、端木賜爲黎公、冉求爲徐公、仲由爲衛公、言偃爲吳公、卜商爲魏公。又詔曰、泗水侯孔鯉以先聖爲之父、以子思爲之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孔忠、其昆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鄆城侯之次。金天會十五年、熙宗新卽位、詔立孔子廟於上京。世宗大定十四年、從國子監言、定釋奠儀禮行三獻、樂用登歌。其儀節多取開元禮。又考周制冕服、加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初、孟子以燕服在後寢、至是遷於正殿、與顏子對。二賢冕服並用九章九旒。章宗明昌二年夏五月戊辰、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隳廢者復之。三年冬十一月丙子、詔臣庶名犯古今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承安二年春丁、帝親釋奠、勅先賢先儒舊封公者升爲國公、侯者升爲國侯、郕伯以下皆封侯。泰和四年春二月癸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五年春三月、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元太祖初平燕京、從宣撫王檝請、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太宗五年冬十二月、勅修孔子廟。八年春三月、復修孔子廟。世祖中統二年夏六月乙卯、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秋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至元四年夏五月丁亥、勅上都重建孔子廟。十年、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上言、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具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竊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於是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公服陪位、諸儒襴衫唐巾行禮。二十三年、命雲南諸路皆建學祀先聖。三十一年、成宗卽位、秋七月壬戌、詔以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凡廟學書院、諸官員使臣軍馬不得侵擾褻瀆、其贍學土地毋許侵奪、專以供祭祀贍師生、修廟宇。大德六年夏六月甲子、詔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於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始奏建。十年秋八月丁巳、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十一年、武宗卽位、秋七月辛巳、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仁宗皇慶二年夏六月甲申、詔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初、曾子、子思於南宋咸淳間雖躋配位、而元人未用其制。延祐三年秋七月、以御史中丞趙世延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乃詔春秋釋奠以顏曾思孟配享。又詔封孟子父激爲邾國公、母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六年冬十二月壬戌、追封周敦頤爲道國公、又封蘧瑗爲內黃侯、從祀。至順元年閏七月戊申、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之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滄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眎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尙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爲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爲啓聖王太夫人。又詔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緒、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加惠斯文爲念、萬幾之暇、覽睹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崇。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



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時並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冬十二月己酉。詔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下。三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闈門而成教。乃眷素王之廟。尙虛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大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像。稱其命鼎之名。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五月。加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母姜氏爲杞國端獻夫人。妻戴氏爲兗國貞素夫人。順帝元統元年。命江浙行省範銅造和寧宣聖廟祭器。凡百三十有五事。至元五年。以闕里上丁在邇。特遣御史從事高元肅驛致尙醞供禋祀之用。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浙江行省照磨胡瑜言於行省曰。我朝既已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俾從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矣。然有司討論未盡。尙遺先儒楊時等五人未列從祀。遂使盛明之世。猶有闕典。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處士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卽其講論之旨。中書舍人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爲集傳。羽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於聖人之門。贈太師。榮國公蔡沈。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未及。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眞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僞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晩出。獨以斯文爲己任。講習躬行。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先儒之祕。其功甚大。況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沈尙書集傳。表章而尊用之。眞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筵講讀。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勸後學。行省以聞。下廷臣議。乃

允其封爵之請。二十二年秋八月。封楊時吳國公。李侗越國公。胡安國楚國公。蔡沈建國公。眞德秀福國公。俱贈太師而從祀之。議竟寢。冬十二月。追謚朱熹父松曰靖獻。改封熹爲齊國公。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復孔顏孟三氏子孫徭役。定制。每歲春秋上丁釋奠前祀一日。皇帝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傳制。遣官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牲用太牢。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京府及附府縣行釋菜禮。時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上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阻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升聖殿。不報。三年夏六月戊午。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敎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鎭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合依古定制。凡嶽鎭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又命曲阜廟庭歲官給牲幣。俾衍聖公供祀事。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更定祭器禮物樂舞。改八籩豆爲十籩豆。簠簋登鉶悉易以瓷。牲用熟。各置高案。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時國子司

業宋濂與考祀孔子之禮，上議曰：世之言禮者咸法孔子，然不以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無福。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酳，祝盥手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東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向。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向，是猶有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已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菆，無設像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蕭薌代之。古者郊廟祭享，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業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開元禮以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得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七十二子俱得通祀於天下，固宜。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權勢，亦厠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禮意。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輕重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於初獻行之。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四聖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議上，帝不悅，責其議不以時上，謫安遠知縣，議亦不果行。五年，帝覽孟子草芥寇讎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詔罷配享，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子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踰年，帝尋悟，乃下詔曰：孟子辨異端，闢邪說，以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十五年春三月丙戌，帝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諸臣其定釋奠禮儀以聞。於是始詔天下儒學，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頒釋奠儀注。凡府州縣學籩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殺於國學，其祭以正官行之。初，洪武二年，詔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錢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刑部侍郎徐程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



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疏入、皆不報。至是乃用其言。夏五月、南京新建太學成、去塑像、設木主。帝遣官以太牢祭告。十七年、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帝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宥之。卽命遣還。又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卽命釋之。假令朕不知、及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衰滅、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郡縣之學、於是始皆用樂。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言、漢揚雄仕莽爲大夫、劇秦美新、取譏萬世。董仲舒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請退雄進仲舒。從之、追封仲舒爲江都伯。三十年、以國學孔子廟隘、命工部擴其制。成祖永樂元年秋八月、建北京國子監新廟。八年、正文廟繪塑衣冠、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命祭酒行禮、稱皇帝謹遣。宣宗宣德三年、以四川萬縣訓導李譯言、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英宗正統元年、詔免凡聖賢子孫差役、選周程張朱諸儒子孫聰明俊秀可教養者、不拘名數、送所在儒學讀書、仍給廩饌。二年、從大學士楊士奇言、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時有繪佛老夫子三像名三聖祠者、四川永川訓導諸華疏言之、勅禮部通行禁革。孔顏孟三氏教授裴侃疏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皙仍封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下禮部行之、仍議加封伯魚、子皙封號。八年、湖廣慈利教諭蔣明請祀元儒吳澄於孔廟。大學士楊士奇等復以爲言、乃追封臨川郡公、從祀。九年、詔還寧陵孔子廟於儀封。十三年、詔改故元孔子像之左衽者。景帝景泰二年、詔以顏子後裔、思孟子後裔文並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承祀。此先賢後裔得爲博士之始。六年春二月、以兩廡祭品儉薄、特增豕隻及黍稷果脯之數。秋九月壬寅、詔以周敦頤後冕、程頤後克仁、朱熹後居閩者梴、並爲世襲五經博士。英宗天順元年冬十二月、奉先師像於文淵閣。憲宗成化二年、以大學士商輅言、改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美謚、或封帝號、或易大成至聖爲聖神廣運。既用天子冠服、亦當用天子禮樂、增籩豆爲十二、舞佾爲八。下禮部議。尚書鄒幹等言、聖神廣運、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出於孟子、中庸。塑像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前元之舊、非本朝之制。且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仍舊爲宜。既而洪謨又言、自古帝王有天下、莫不因所當因、革所當革。太祖高皇帝正祀典、革百王封號、惟孔子仍存舊封。天下郡縣皆有三皇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孔子塑像、惟南京太學易神主、外餘悉仍舊。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垂萬世之法、豈可謂所革者爲本朝制、所因者非本朝制乎。又孔子之道、不外乎禮樂、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今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若因循不加釐正、後世必見非笑。乞勅內閣大臣幷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集議、首正其封號、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次增其器數爲十二籩豆、舞八佾、則禮不僭、樂不缺、可以格神靈、厚風化、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朝尊崇之制、誠爲便益。於是詔增籩豆爲十二、樂用八佾。十六年春二月辛酉、命所在過孔門者、皆下馬。孝宗弘治九年、以大學士徐溥等建言、追封楊時將樂伯、從祀、位列司馬光之次。武宗正德元年夏六月、命南宗孔彥繩爲世襲五經博士、奉衢州孔子廟祀。二年冬十一月、以北宗孔

問禮爲世襲五經博士、主子思子中庸書院祀。十六年、詔改建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世宗嘉靖二年、以給事中戴銑等言、命朱熹後裔居徽者墅爲世襲五經博士。初議者欲改定文廟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禮部侍郎倪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唐之注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何可盡廢。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於是悉仍其舊。後少詹程敏政又請黜馬融等八人之祀、而祭酒謝鐸又請黜吳澄之祀、給事中張九功幷請罷荀況公伯寮蘧瑗等、而進后蒼王通胡瑗。時爲禮部尙書周洪謨傳瀚等所御而止。先是裴侃有請以顏曾思三子父列配啓聖之議、但行之闕里、未推於國學及天下郡縣學宮。南京國學易像爲主、北京猶未之改。至是大學士張璁方以議禮得進。九年冬十月、乃緣帝意更定一切祀儀、因疏請正文廟祀典、曰、夫子聖人、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天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蓋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曾謂無實之稱、足以榮聖人乎哉。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且歷代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當萬代之祀、稱帝稱王、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孔子亦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以謚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聖人之大德哉。又

朱熹曰、先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可也。邱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敎入中國始有也。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夫國學廟貌非但師生瞻仰之所、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搢紳、或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臣坐於上、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又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所以用於郊廟者也。古之諸侯惟杞宋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今各府州縣、可僭天子禮樂乎。推孔子敬天之心、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推孔子敬君之心、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又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姚燧曰、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大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如此、奚以爲訓。能不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侑食、東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敎民孝矣。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如禾說、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

遊。朱子之父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己俱有足稱述。臣愚乞將珦、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人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又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並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校書郎中、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除。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五經掃地。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以傅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過之小者。杜預所著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語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

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何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又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

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衞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爵號以見優學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其祀宜然也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又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子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尊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舉人桂尋議曰嘗讀宋史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稾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集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沉蓋受於元定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多正論可採弘治初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鏻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鏻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鏻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瀚亦有任瀚不悟此則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命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議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帝下其疏命禮部會翰林諸

臣議明日。璁再疏陳孔子謚號之不可不正、帝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及申記。璁又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幷下禮部勅速議更正。時翰林編修張袞、徐階、給事中王汝梅等極言其不可、帝皆指爲謬論、錄說記示之。謫階延平府推官。而御史黎貫等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聖祖登極、追崇德、懿、熙、仁四祖、皆爲皇帝、是亦周人推本之意、不以位論也。至臣子如徐達等身沒之後追爵爲王、或及其祖考、是皆未有王號、沒而追尊之也。且初正祀典、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孔子如故、良有深意存焉。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雖擬諸天、似不爲過。究其未也。今必欲去王號、以極尊崇之實、減籩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夫有王號而後享王祀、居王居。若云先師、則如高堂生、毛公、伏生之流、非惟八佾十二籩豆爲僭、六佾十籩豆亦爲僭矣。非惟像當毀、複屋重簷亦當毀矣。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眞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言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而羅從彥之論、謂襃其舊可也、帝王亦可也。周敦頤謂萬世無窮王祀夫子。邵雍謂仲尼以萬世爲土。邵伯溫謂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周洪謨亦謂以孔子周人、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陪臣、非崇德報功之意、其謂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採羣言、務求至當、上不失聖祖之初意、下不致天下之驚疑、中不致禮意軒輊。臣等幸甚。疏上、帝怒其指斥追尊事、謂爲奸逆、下法司按治、褫官職爲民。於是禮部會同內閣、翰詹諸臣上言、孔子享祭學宮、本緣尊以先師之故、自唐加王號、而先師之名遂泯。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義已備。今宜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題稱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去公侯伯爵、依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國子監責祭酒等官、學校責提學等官行屏撤、以別釋氏之教。春秋祭祀遵舊制、國學用十籩豆、天下八籩豆、以別郊廟之祀、樂舞止用六佾。凡學別立啓聖祠、中祀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兩廡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祭祀與文廟同日、籩豆牲帛視四配、東西配位視十哲、從祀先儒視兩廡。國學以祭酒主祭、南京則以司業。從祀申黨卽申棖、宜存申棖、去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宜如所論罷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七人俱宜如所論各祀於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俱宜如所論增入從祀。十一月、奏上、詔悉如議行。帝乃親製祭文、遣官告孔子曰、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道、立教誨人。肆我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聖祖崇禮於先師者、御製有文、典冊俱在。予惟寡昧之人、仰遵祖憲、去前元褻慢之偶像、如祖制尊崇之。聖諡號稱核實、俎豆究本、以遵禮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命大臣奉安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人於此。惟先師鑒知、承依陟降、大運神化、敎我君民、俾予性理丕開、而無負皇天付托之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違傳道之至情、予實有望焉。惟先師覺之。又以行人薛侃言、增陸九淵從祀。是年、初祀聖師於文華殿東閒、其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南面、周公、孔子東西相向。經筵前一日、帝親致祭、服皮弁行釋奠禮。每月朔望具果酒、帝服黃袍行禮、閒遣輔臣及大臣代。十年、國子監啓聖祠成。十四年冬十一月庚辰、置世襲國子學正、奉儀封孔子廟祀、以孔承寅承襲。十八年春二月、以曾子後質粹世襲五經博士。穆宗隆慶五年、給事中韓楫等、十三道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

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而先時給事中趙輗、御史周弘祖亦以爲言。御史耿定向則以薛瑄及王守仁二人請、給事中魏時亮又以瑄及陳獻章、王守仁三人請。俱下禮部會廷臣議。是時議者頗詆王氏學、而陳獻章亦間有不與者、獨於瑄則無異詞、僉曰薛瑄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卽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是、其學以復性爲的、以居敬窮理爲功、以反躬踐履爲實、潛心體究、至老彌精。充養之純、超然自得、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闢邪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所有讀書錄、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爲事、而隻簡片言、皆可師法、微詞奥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至於立朝行己之際、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於貴近、不虧志於臨刑、榮辱無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故一時從學者有河東夫子之稱、一代眞儒之許、至今無異議焉。間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爲不多、於從祀爲宜。議上、於是詔以薛瑄從祀、列於先儒呂祖謙之下。命祭酒馬自强行釋奠禮、以從祀告於先師孔子、通行天下。神宗萬歷間、中外臣工又有以陳獻章、王守仁及胡居仁、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陳眞晟、吳與弼、呂柟、羅欽順、鄒守益諸人請者、下禮官及廷臣會議、久不決。十二年、禮部尙書沈鯉以胡居仁淵源孔孟、純粹篤實、請獨祀居仁。而議者又謂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獻章博而能約、誠足動人、不可謂禪、並宜崇祀。一以明眞儒之有用、一以明實學之自得。於是詔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新建伯王守仁並從祀。二十三年、以湖廣巡撫郭惟賢等言、詔以宋儒周敦頤之父輔成從祀啓聖祠。又定每歲仲春秋上丁日、御殿傳制、遣大臣祭先師及配位、其十哲以翰林官、兩廡以國子監官各二員分獻。初、兩京國學先師廟皆用靑瓦。二十八年、從司業傅新德請、易以綠琉璃瓦。四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畢懋康具疏請修曲阜孔子廟、因附奏曰子思之不稱孔子、避先聖也。今西廡如忠如安國乃俱稱曰孔子、不幾冒先聖之稱乎。改忠爲先賢子蔑子、安國爲先儒子國子、皆以字行、似爲妥當。孟廡從祀有季孫子叔疑、因趙岐注二子皆孟子門人、故誤與從祀之列。今旣遵滎陽解、則其爲引言而非門人明甚。况所謂季孫子叔疑恐亦當時執政之儔、且不知其爲人、祀之門牆、甚無謂也。益成括亦非孟子門人、况見譏於孟子。此三人者似當依公伯寮、秦冉之例罷之。嘉靖時、輔臣張璁題正祀典、世廟嘉納其言、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乃孟子廟主尙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以下稱侯伯。夫孔子已易王者之號、而孟子猶號鄒公。孟子主在配享者已定亞聖之稱、而弟子猶稱侯伯、諸賢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且非所以一王制而安神靈。請倣孔廟近例、改其稱號、則舛謬正而祀典益光矣。疏入、雖得報聞、然竟不果行。四十七年、從福建巡撫丁繼宗請、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熹宗天啓二年、詔以張載後文運爲世襲五經博士。莊烈帝崇禎三年、河南巡撫李日宣上言、孔廟從祀兩程並列、今二程已有世爵、而大程獨無、訪其嫡裔、竟無可考。請以二程之後名接道者繼大程爲嗣、子以世爵、使奉祠廟。詔從之、乃以接道爲世襲五經博士。又以河南巡按吳甡請、詔以邵雍後繼祖爲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秋八月、帝諭禮部曰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全、其中傳注引證、惟宋儒周子、二程子、朱子、張子、邵子爲多、可見理學大明於宋、而周程張朱子大有功於聖門也。今與周秦漢唐諸儒並稱先儒、竊爲不安。玆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著禮部、翰林院、國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議。時廷議周程六子宜稱先賢、並請漢儒董仲舒、隋儒王通亦稱先賢。且宋從祀至十八人、今止四人、爲太少、宜以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眞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鄧元錫、顧憲成等從祀。議上、帝令候自行。十五年、詔以左邱明親受經於聖人、

改稱先賢幷改周程張朱邵六子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
上十六年詔以仲子後于呰爲世襲五經博士
國朝崇德元年、
遣官祭孔子廟五年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順治元年定月朔及
進士釋褐釋菜禮月望行香儀二年春正月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
言臣聞備古今之至德者宜享古今之隆稱昔孔子之贊乾坤曰大
哉乾元至哉坤元曰大成曰至聖洵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當
之今稱至聖而遺大成得毋乾坤之義未備乎又謚法經天緯地曰
文聖善周聞曰宣洵非孔子之德兼君師者莫能當之今止稱先師
而遺謚號然則古今之英君誼辟止曰某君某王而去聖神文武之
諡可乎惟稱曰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庶至德隆名
昭代倍爲闡揚祀典於焉有光矣疏下禮臣議禮科都給事中龔鼎
孳又言李若琳所請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至佾舞益而八籩
豆益而十二雖曰天子禮樂然既素王尊之矣德足配天則不可以
位限況聖功大於堯舜者哉且成均天子釋菜尊師之地以天子自
尊其師而用天子禮樂誰曰不宜大成殿額更爲先師廟意存簡朴
匪由舊章幾令峻極之宮牆不得與梵寺琳宮比美紳衿之士入駿
奔而出瞻仰能不色沮心灰乎矧廟者統祠殿則棲身之所也譬之
堂焉室焉各有其處安得淆之故大成殿之名不可不復宋元以來
人品醇疵了然在人耳目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范仲淹仲淹力振
綱常首扶神器兼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彬
彬乎歐陽子之右矣乃不得分芹藻之末光不平孰甚乞下臣章令
諸臣一併博議奏
世祖章皇帝聖旨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監科考訂僉同從
如議行一應禮儀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十四年仍改號至聖先
師孔子是年行經筵禮、

親祭先師孔子以文華殿未成暫於弘德殿設位致祭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幸魯、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明年、
頒天下學宮二十五年文華殿告成設孔子神位於傳心殿三十九年、
置閔氏端木氏世襲五經博士以其裔孫閔衍楷端木謙爲之四十
九年、
詔直省同城大小武職照文職一體入聖廟行禮五十一年以先賢朱
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奉
旨特升配大成殿十哲之次又置言氏世襲五經博士以其裔孫德堅
爲之五十四年從江南學政余正健請以宋儒范仲淹從祀文廟五
十九年從山東巡撫李樹德請以卜子後裔賢爲世襲五經博士雍
正元年春三月甲午、
世宗憲皇帝諭內閣禮部曰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
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
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
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紇於宋眞宗時追封
啓聖公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紇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
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烝
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夏四
月丁亥廷臣以孔子先世五代應俱封公爵議上
上諭曰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
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勅部追
封孔子先世五代今部議封公上考歷代帝王皆有尊崇之典唐明

皇封孔子爲文宣王。宋眞宗加封至聖文宣王，封孔子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爲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爲啓聖公。王公雖同屬尊稱，朕意以爲王爵較尊。孔子五代應否封王之處，着問諸大臣具奏。廷臣遵

旨，更以追封王爵議上。

詔追封木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王，防叔公爲詒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啓聖王。

遣禮部尚書張伯行詣闕里祭告，行

册封禮。

册曰：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自遠。肇千秋之曠典，蘋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絲綸式煥。維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國。冶惟伺質，傳樸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謙和之家法。積功累行，聿弘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極生民之盛。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伸景仰之誠，用議顯揚之制。特追封爲肇聖王，錫之册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人倫之宗；有開必先，並膺素王之號。服茲嘉命，垂示無窮。又曰：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恩浹儒宗，用廣尊崇之典。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榮增洙泗。維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嫡宗，望隆宋國。姓分公族，爲孔氏之再傳；瑞啓聖人，逮宣尼而間出。溯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於一人，實教尊而功溥。朕羹牆至聖，寤寐前徽，思敬禮之加隆，必恩綸之及遠。特追封爲裕聖王，錫之册命。於戲！袞衣端冕，視躬桓蒲穀而彌尊；春禴秋嘗，與鳧繹龜蒙而並久。膺茲寵命，永荷鴻休。又曰：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所自。備顯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五瑞。維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濬德彌彰，守高曾之矩矱；詒謀自遠，蘊詩禮之淵源。聿開天縱之能，四科立教；爰啓時中之聖，一貫傳心。朕寶歷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型而景仰，加名號以褒崇。特追封爲詒聖王，錫之册命。於戲！俎豆常新，峻秩與尼山並峙；絲綸誕賁，恩光與泗水常流。永荷崇嘉，昭垂無斁。又曰：化民善俗，道首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祖德。闕再傳而誕聖，垂裕貽謀；超五等而加封，創興盛典。維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禮守義之邦，漸摩既久；奉崇信尊賢之訓，膚迪尤深。集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教；克昌厥後，遂開萬世之蒙。朕寶歷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自，念顯號之宜加。特追封爲昌聖王，錫之册命。於戲！溯尼山之世澤，茂績不昭；崇闕里之家聲，斯文益振。服茲嘉命，永式光榮。又曰：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不匱。惟誕生夫睿哲，遂永樹乎師模。用賁徽章，時升峻秩。維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鄹邑。秉姿勇毅，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感殊祥於闕里，兆啓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運鍾至聖。尊從前代，顯贈上公。當茲纘緒之初，更議推恩之典。特追封爲啓聖王，錫之册命。於戲！澤惟裕後，聿弘作述之規；善則歸親，宜極尊榮之禮。儀型如在，嘉命是承。二年春三月乙亥朔，

諭禮部等衙門曰：治天下之要，以崇儒重道，廣厲學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德、崇化源，非徒飾圜橋之觀聽也。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諸賢，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附饗者，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明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時廷臣議改祀於鄉之林放、蘧瑗、鄭康成、鄭眾、盧植、服虔、范甯，及罷祀之秦冉、顏何、戴聖、何休，凡十一人，應復祀孟門弟子樂正

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唐陸贄、宋韓琦、尹焞、黃榦、陳淳、何基、王柏、元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本朝陸隴其、凡十八人應增祀。宋張載之父迪應增祀崇聖祠。伯牛、仲弓、冉求、宰予、子張、有若六人應增置世襲五經博士。奏上、辛酉、

諭曰、先儒從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眾、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通、似乎有閒。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勳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廷臣再議戴聖、何休、鄭眾、盧植、服虔、陸贄、韓琦無庸增祀、復祀宰予、冉有無庸增置博士、餘如前議。又請將孔子弟子縣亶、牧皮、宋儒魏了翁、元儒趙復一併增入從祀。奏上、

制曰、可。三年秋八月癸酉、

諭內閣九卿等曰、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者各省地方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爲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況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爲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大學士九卿會議、

圜丘字應如故。府州縣名交內閣擬字進呈。山川鎮市交督撫更易報部。至姓氏、按通考、太公之後以食采謝邱得姓、今擬作邱。至常用、宜從古體作𠀉、爲允。奏上、

報可。冬十二月庚辰、又

諭內閣曰、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𠀉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阝爲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師至聖之意。是年、

詔郡縣丁祭用太牢。四年、

頒御書生民未有額於國學闕里及天下文廟。五年春二月甲子、

諭內閣曰、三月十八日爲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屠宰。今應永遠遵行。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查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於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爲比擬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僉曰、應遵

聖諭、恭值至聖誕辰、內外文武各官及軍民人等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永著爲令。又定制省會之區、凡遇丁祭、督撫學政皆親詣行禮、毋得先行祭內苟簡從事。七年春二月、重修闕里文廟將成、新塑聖賢像、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啓聖及先賢冕九旒、服九章、悉如舊制。從通政使留保請、推原先聖從周之義、用元衣纁裳、

頒發鎮圭。十一年夏六月辛未、

諭內閣曰、國家祀典、最宜慎重。至於文廟春秋祭儀、尤宜備物盡誠以申敬禮。聞外省州縣中有因除荒而裁減祭祀公費者、朕思銀數若少、難於措辦、或致祭品簡略、或恐派累民閒、二者均未可定。著各省督撫查明所屬、若有除荒減費之州縣、即於存公銀內撥補、以足原額、務令粢盛豐潔、以展朕肅將禋祀之誠。乾隆二年秋九月、我

皇上諭工部曰、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神、師表萬世、尊崇之典、至我朝而極盛。

皇考世宗憲皇帝尊師重道，禮敬尤隆。闕里文廟、
特命易蓋黃瓦，鴻儀炳煥，超越前模。朕祗紹先猷，纂膺念切，以國子監
為首善觀瞻之地，辟雝規制宜加崇飾。大成門、大成殿著用黃瓦，崇
聖祠著用綠瓦，以昭展敬至意。冬十一月，兵部尚書甘汝來奏准復
祀元儒吳澄。又從河南巡撫尹會一請，以韓愈後法祖為世襲五經
博士。三年春三月，尚書銜徐元夢請升有子於大成殿東哲位卜子
之次。
詔從之。是年、
頒御書與天地參額於國學、闕里及天下文廟。九年秋七月，河南學政
林枝春奏稱：河南州縣有三教堂，佛居中，老子、孔子互相左右。或緇
羽奉祀，或女僧住持，褻嫚不經，宜加禁止。但聖像既成，付之椎鑿銷
毀，理亦未安。請移奉書院義學，始為相宜。其祠宇如向屬公地，管領
無人者，即其地改為書院義學。且不特河南為然，北省如此者所在
多有。又道流建醮，輒以天尊之號謬加聖人，請一體嚴禁。得
旨允行。二十一年，今衍聖公昭煥奏請罷黜孟廟告子等從祀，及改正
配享神主封號。經九卿議稱：告子不害之從祀，雖見於宋史，然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及孟氏三遷志，皆作浩生不害，其改於何代，雖不
可稽，而見在所祀係浩生不害，並非告子，即請定為浩生不害，似屬
允當。又孟子已易上公之號，其徒尚存侯伯之名，誠於禮制未協，應
如所奏。將樂正子、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改書先賢某子；陳臻以
下至韓愈十五人改書先儒某氏；至孔道輔有倡立孟廟之功，且考
之宋史素行，亦屬表表，請亦書先儒某氏，以昭畫一。議上，
報可。我
朝釋奠之制，國學及天下文廟皆用大牢十、籩豆舞六佾、三獻，行三
跪九叩頭禮。
皇帝詣學親釋奠，行兩跪六叩頭禮。

幸魯親釋奠，特行三跪九叩頭禮。文廟大成殿中祀至聖先師孔子，南
向。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皆旁列，東西向。
又次東列先賢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西
列先賢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朱子熹，為十二哲。
東廡祀先賢蘧瑗、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梁鱣、
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
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邽巽、陳亢、
琴張、步叔乘、秦非、顏噲、顏何、縣亶、樂正克、萬章、周敦頤、程顥、邵雍，凡
三十九人。先儒穀梁赤、伏勝、后蒼、董仲舒、杜子春、范甯、韓愈、范仲淹、
胡瑗、楊時、羅從彥、李侗、張栻、黃榦、真德秀、何基、趙復、吳澄、許謙、王守
仁、薛瑄、羅欽順、陸隴其，凡二十三人。西廡祀先賢林放、宓不齊、公冶
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
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棖、左邱明、秦冉、牧皮、公
都子、公孫丑、張載、程頤，凡三十八人。先儒公羊高、孔安國、毛萇、高堂
生、鄭康成、諸葛亮、王通、司馬光、歐陽修、胡安國、尹焞、呂祖謙、蔡沈、陸
九淵、陳淳、魏了翁、王柏、許衡、金履祥、陳澔、陳獻章、胡居仁、蔡清，凡二
十三人。崇聖祠中祀肇聖王，左裕聖王，右詒聖王，次左昌聖王，次右
啟聖王，皆南面。以先賢顏氏無繇、曾氏點、孔氏伯魚、孟孫氏激配，東
西相向。從祀，東列先儒周輔成、程珦、蔡元定，凡三人；西列先儒張迪、
朱松，凡二人。闕里啟聖舊祠，祀先賢先儒，皆以木主，啟聖王獨有塑
像。迨崇聖祠既建，遷先賢先儒木主於其中，而啟聖王舊像遂仍於
啟聖殿祀焉。至啟聖、大成兩殿後皆有寢殿，祀顏夫人及亓官夫人。
此皆以闕里乃孔氏之家廟，有異於國學及天下郡縣者也。
述曰：昔者夫子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蓋夫子之所以尊崇於
萬世者，以道也，德也，功也，而非以爵位名號也。且以生民未有之一

人而欲以一言一行之美謚概之，又豈足以盡我夫子者。張璁之議，誠不爲無見。或曰：璁本以議禮得幸，因大更祀典，欲以掩永陵追崇興獻之失耳，豈眞知尊夫子者哉。然而君子終不以人廢言也。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五

祀典第三之二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親往視之又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蓋古者天子無歲不有事於學而視學又無不有祭三代以上習爲故常無足異也秦漢以下此禮久絶間一行之遂爲盛典今謹就史册之可紀者錄而序之考晉成帝咸康元年春二月甲子帝講詩經通親釋奠此爲天子親祭國學之始穆帝升平元年春三月壬申帝講孝經通親釋奠於中堂祠孔子以顔回配時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權以中堂爲太學孝武帝寧康三年亦釋奠於中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春二月癸丑改謚孔子曰文聖尼父遣官就廟行册禮帝復齊中書省親拜祭於廟孝明帝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爲本尊師崇道兹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顔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備牲擇吉備禮明年春三月庚午帝幸國學祠孔子以顔淵配出帝永熙三年春二月丙子帝親釋奠禮先師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周宣帝大象二年春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唐高祖武德七年春二月詔曰釋奠之禮致敬先師鼓篋之義以明遜志比多缺略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將親覽所司具爲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巳帝幸國子學親釋奠太宗貞觀十四年春二月丁丑帝親釋奠於國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遼太祖神册四年帝謁孔子廟宋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帝幸國子監終太祖之世凡三幸學太宗端拱元年秋八月庚辰帝幸太學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座左右言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帝因降輦命有司張帟幕設別座召覺講周易之泰卦賜覺帛百疋詔給三禮器物制度於國學講論堂木壁五年冬十一月丙寅再幸太學謁孔子命直講孫奭講尚書賜以束帛緋魚服淳化元年又幸太學謁孔子眞宗咸平二年秋七月甲辰帝幸太學謁孔子命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賜祭酒以下器幣仁宗天聖二年秋八月己卯帝幸太學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退閲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慶曆四年夏五月壬申再幸太學謁孔子仍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哲宗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帝幸太學親釋奠一獻再拜退御敦化堂命侍講吳安詩執經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篇賜稷三品服學官等賜帛有差徽宗崇寧三年冬十一月甲戌帝幸太學謁孔子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兗國公而下官論定之士十六人賜司業吳絪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宣和四年春三月辛酉又幸太學奠謁如崇寧儀親製孔子像贊賜祭酒韋壽隆司業權邦彦章服學官諸生恩錫有差高宗紹興十三年秋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聖像明年春三月己巳帝幸太學止輦大成殿門外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遣官分奠從祀如常儀退御崇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之泰卦賜閌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有差御製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自書之五月揭之大成殿及兩廡孝宗淳熙四年春二月乙亥帝幸太學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光朝講中庸寧宗嘉泰三年春正月戊戌帝幸太學謁孔子退御化原堂命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學官進秩諸生賜帛有差理宗淳祐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幸太學謁孔子退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賜監學官生爵帛如嘉泰故事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幸太學行舍菜禮畢命禮部尚書陳宗禮執經祭酒陳宜中講中庸賜宜中章服監學官生進秩推恩有差金熙宗皇統元年春二月戊午帝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



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章宗明昌四年秋八月丁未、帝親釋奠、先期諭宣徽院曰、明日親釋奠、有司議肅揖、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可備拜禮、朕將拜焉。釋奠日、帝北面再拜、親王百僚及六學生員陪拜。詔從官分奠七十二弟子。金故事、帝親謁孔子、不用牲牢。於是禮官言、釋奠既係中祀、若止用二籩二豆、禮太疎簡、未稱、乃更用十籩十豆、儀物始備。承安二年春丁、帝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親製贊文、更加從祀封爵。哀宗天興元年秋八月丁巳、帝親奠孔子。元順帝至正八年夏四月乙亥、帝幸國子學。明太祖洪武元年春二月、帝親祀孔子於國子學。十五年、作文廟成、帝將親學釋菜、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入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師、何敢不拜。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重。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帝服皮弁服、執圭詣先師位前再拜、獻爵、後又再拜。制曰、可。夏五月乙丑、帝遂幸國子監、釋菜禮成、易服、御彝倫堂、侍臣列坐東西、祭酒吳顒等以次進講。講畢、帝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得其中正。情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遂賜宴、竟日而還。丙寅、祭酒吳顒率博士龔斆上表謝、各賜羅衣一襲、官民生許恆等四百三十人各賜春夏布衣。十七年冬十二月、復幸學。二十九年、帝又幸

太學、行釋菜禮。惠帝建文元年春三月、帝釋奠於孔子。成祖永樂四年春、諭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祀孔子、御經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躬詣太學、如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爾禮部擇日舉行、其合行禮儀、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鞾袍再拜。上曰、見先師孔子、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三月辛卯朔、帝親行釋菜禮。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胡儼坐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坐講易泰卦。大臣及翰林院詞官皆賜坐。講畢、宣諭勉勵師生、命光祿寺賜百官茶。次日、祭酒胡儼等上表箋稱謝。賜祭酒以下學官監生宴、仍賜儼等紵絲羅衣各一襲、學官王峻等三十五人紵絲衣各一襲、監生朱瑨等三千七十四人鈔各五錠。帝親爲製文、立碑太學。英宗正統九年、太學新成。春三月辛亥朔、帝幸學釋菜、御彝倫堂、命祭酒李時勉坐講大學克明峻德章、尚書益稷謨帝庸作歌一節、司業趙琬坐講周易文言。講畢、宣諭宴賚如故事。景帝景泰二年春二月辛未、帝幸學謁廟、先期命行人官召取衍聖公孔彥縉並三氏子孫赴京觀禮、遂定爲令。後凡幸學、必先期遣官召取焉。帝祭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蕭鎡講書經皐陶謨天聰明一節、司業趙琬講周易泰卦彖辭。禮成、賜衍聖公等宴、講官並學官諸生增賜鈔帛冠帶有差。憲宗成化元年春三月丁巳、帝幸太學、始設牲用樂、命衍聖公孔宏緒分獻沂國公。禮成、宴賚如故事。孝宗弘治元年春三月癸酉、駕幸太學釋奠先師、用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餘如永樂故事。命衍聖公孔宏泰分奠兗國公。祭畢、御彝倫堂、命祭酒

賛闡講説命惟天聰明一節、司業劉震講乾卦大人與天地合德一
節。武宗正德元年春三月甲申、帝視學、謁孔子、命衍聖公孔聞韶分
奠沂國公。聞韶以禮服辭、命吏部右侍郎梁儲代。世宗嘉靖元年春
三月甲寅、帝幸大學、釋奠先師、至櫺星門外、卽降輦步入、禮畢、仍步
出櫺星門外、升輦、御彝倫堂、命祭酒趙永講尚書帝曰兪允若茲一
節、司業吳惠講易乾卦時乘六龍一節。九年、釐正祀典。明年冬、禮臣
奏請幸學、詔於十二年春三月舉行。至是年三月丙辰、復幸大學、釋
奠先師、命衍聖公孔聞韶分奠亞聖孟子。祭畢、帝御彝倫堂、命祭酒
林文俊講尚書益稷讀、司業馬汝驥講周易頤卦。穆宗隆慶元年秋
八月癸未、帝幸大學、釋奠先師、命衍聖公孔尚賢分奠、加賜尚賢羊
酒鈔錠、又賜觀禮族長孔談冠帶。神宗萬曆四年秋八月壬戌、帝幸
大學、釋奠先師、命尚賢分奠、尚賢以祖母喪辭、更命協理京營尚書
劉應節代。祭畢、帝御彝倫堂、命祭酒孫應鼇講尚書皋陶謨、司業沈
淵講周易離卦。熹宗天啓四年春三月甲寅、帝幸大學、釋奠先師、觀
禮族人有職者予冠帶、生員送監讀書、遂爲例。時中書孔聞詩、行人
孔聞謤亦奏請觀禮、以特恩未俸滿、准考選。莊烈帝崇禎二年春正
月丙子、帝幸大學、釋奠先師。祭畢、御彝倫堂、命祭酒孔貞運講尚書
大禹謨、司業倪嘉善講周易泰卦。五年春三月癸卯、帝又幸大學、釋
奠。十四年、重建大學成、秋八月辛酉、復釋奠先師、命衍聖公孔衍植
分奠宗聖曾子。祭畢、帝御彝倫堂、命祭酒講皐陶謨、司業講周易咸
卦。講畢、帝入彝倫堂後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將
廟內各碑及石鼓俱摹搨進覽、時有旨幸學典禮定爲三年一舉行。
國朝順治九年秋九月辛卯、
世祖章皇帝幸學、行釋奠禮。先期
遣行人張九徵召取衍聖公孔興燮及五氏博士並族人赴京觀禮。釋
奠日、行三獻兩跪六叩頭禮、

命大臣分獻四配十哲兩廡。畢、
御彝倫堂、王等入堂內陪祀各官在堂下東西侍立、衍聖公率博士族
人、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各序立、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坐、王公文武各官皆坐。祭酒姑爾馬叶、李奭棠就案坐講易經、司業
馮杰就案坐講書經。講畢、禮部堂官奏傳
制、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皆跪聽宣。畢、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王以下各官茶。
駕還宮。次日、
御太和殿、衍聖公及祭酒等上表謝、
賜衍聖公內院翰林官①、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禮部太
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執事各官宴於禮部。又
賜衍聖公蟒緞朝服一領、貂帽一頂、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
孫及監生等各賞給品服銀兩有差。其陪祀生員孔尚燃等十五人
俱准作恩貢送監讀書。十七年、復以修葺文廟成、
臨雍親祭、如九年儀。康熙八年夏四月丁丑、
聖祖仁皇帝幸學、行釋奠禮。
御彝倫堂、
命祭酒買祿宋德宜講易經、司業　　　講書經。先期
遣行人司司正陳調元召取衍聖公孔毓圻率各博士族人等赴京陪
祀。時內國史院中書舍人顏光敏、四氏學學錄孔貞燦、候補運同孔
貞來、候選縣丞孔尚義、監生孔衍璐均得請隨班觀禮。禮成、錄顏光
敏以應陞缺用、孔貞燦加一級、孔貞來孔尚義以應得缺先用、孔衍
璐俟考定職銜遇缺卽用、陪祀恩貢俱如順治九年故事。雍正元年
冬十一月丁酉、
世宗憲皇帝諭禮部曰、孔子道冠古今、爲萬世師表、溥海內外無不俎
豆尊崇。國學乃四方表率、其制尤重。

聖祖仁皇帝臨雍釋奠、典禮優隆。朕纘承大統、景仰先型、羹牆如見。念
國學為造士之地、聖教所被、莫先於此。恐歷歲既久、有應加修葺之
處。爾部會同工部詳加閱視。凡文廟殿宇廊廡及講學堂舍、務須整
理周備、俾廟貌聿新、以申景慕。朕將親詣焉。明年春二月辛酉、又
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為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
學、而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
釋菜伊邇、朕將親詣行禮。以後一應奏章記注、稱幸非宜、應改為詣
字。時禮部照例題請差官行取衍聖公及博士族人赴京、
特旨衍聖公身有弱疾、且在制中、令於子弟中遴選一人代替行禮。衍
聖公孔傳鐸奏以次子候襲五經博士繼溥代。禮部議令列左翼一
品班末、得
旨仍列衍聖公原班。三月乙亥朔、
詣學行釋奠禮。祭畢、
御彝倫堂、
命祭酒塞楞額、王傳講大學聖經第五節、司業博禮、彭維新講大禹謨
人心惟危一節。禮成、宴賚優敘如故事。
召見衍聖公及各博士、并廕生孔傳鉦、候襲博士孔繼溥、知縣孔興詔、
孔傳中、顏肇維。奉
旨孔興詔以知府即用、孔傳中以知州即用。
賜衍聖公孔傳鐸
御書喜雨詩一章及貂皮、珍器、下逮博士族人等、宴賞各有差。陪祀恩
貢如故事。是年夏六月戊戌、曲阜孔廟災。
上具素服、親詣國子監文廟行祭告禮。陪祀諸王大臣官員皆常服從
事。
駕由東華門出、不設鹵簿、不鳴鐘、不陪祀王大臣官員亦不迎送。四年
秋八月丁卯、
上親詣文廟釋奠。凡進爵帛皆跪獻。禮畢、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曰、儀注內開獻帛進酒皆不跪。今跪
獻非誤也。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將此諭衆知之、爾衙
門可記檔案。以後照此遵行。七年以闕里慶雲見、冬十二月辛酉、
上親詣文廟祭告。乾隆三年春三月甲寅、
今皇帝詣學行釋奠禮。先期遣官召取衍聖公孔廣棨、率十三氏博士
族人等赴京陪祀。祭畢、
御彝倫堂、
命祭酒國璉、孫嘉淦講中庸首節、司業塞爾登、李文銳講尚書首節。次
日衍聖公率諸博士族人入朝謝旨
賜宴於內廷。又
召見衍聖公、各博士及至聖嫡裔廕生孔傳鉦、孔繼洞、孔廣柞、候選州
同四品執事官孔繼浩、監生臣繼汾於乾清宮西煖閣、
賜衍聖公
御製樂善堂文集一部、貂皮四張、墨二匣。其十三氏博士及臣等俱
賜樂善堂文集、貂皮、墨各有差。又錄孔繼洞以員外郎即用、孔繼浩以
州同即用、仍用四品頂帶。陪祀族人孔繼裒等三十一人俱准作恩
貢。觀禮副榜顏懋璞、監生孔傳澄等八人准以應考之職銜掣籤註
冊。廩生孔繼炯等四人准作貢生。增生仲宏文、附生孔毓昉等八人、
俱准作監生。其餘隨班行禮之見任候補官翰林院檢討仲永檀等
三十六人、各紀錄一次。聽講之族人九十二名、各賞銀二兩、仍照例
各賞衣一襲。宴於禮部。五年秋八月丁巳、
上釋奠於太學。九年春二月丁巳、
上釋奠於太學。十八年秋七月壬申、
上諭太常曰、春秋釋奠、例應遣官。朕自往歲恭詣孔廟行禮後、已閱五
年。仰止宮牆、心殷景慕。此次親詣行禮、崇聖祠遣史貽直行禮。八月

丁亥、

上釋奠於太學。故事、郎中以上方陪祭。時臣繼汾以戶部主事待詔、亦與陪祭、遂為例。二十一年春二月丁未、

上釋奠於太學。

逃曰古者幸學、皆命有司行事。天子親往視之而已。自東晉以下、始有親行奠祭之禮。茲考專以祀典為重、故於漢光武之幸太學、明帝之臨辟雍、槩從刪節焉。

闕里文獻考卷十五終

校記

①內院翰林：當作「內翰林院」。

闕里文獻考卷十六

祀典第三之三

闕里爲先聖篤生之地車服禮器賢士大夫實深仰止而天子之尊亦每躬臨展謁焉考漢高帝十二年冬自淮南還過魯躬謁孔子祠以太牢明帝永平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帝升廟西向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章帝元和二年春二月東巡狩三月己丑進幸魯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命儒生講論語帝升廟進爵如永平儀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令以儒者巾服見賜褒成侯損及諸孔氏男女錢帛有差帝還留祭器於廟又以十九代孫僖奏對稱旨拜郎中令從還京師詣在僖家傳中安帝延光三年春二月帝東巡狩三月戊戌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亭侯以下帛各有差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庚申帝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官唐高宗乾封元年春正月封禪泰山辛卯幸曲阜贈孔子太師元宗開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封禪泰山丙申幸孔子宅親釋奠又遣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祭孔子墓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民之耳目朕增封岱岳迴鑾泗濱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咏邈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祠享復近墓五戶長供掃除周太祖廣順二年夏五月帝克慕容彦超於兗州六月朔乙酉遂幸曲阜親祠孔子再拜從臣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至墓復拜留所奠金花銀鑪十數事於廟勅兗州葺墓所祠宇禁樵採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帝封禪泰山畢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載懷先聖實主斯文郰尼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攸存將申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謹將朕意仍付所司十一月朔戊午帝幸曲阜謁孔子廟內外設黃麾仗文宣公宗屬並陪位帝鞾袍再拜行酌獻禮命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晁迥奠孔子父母刑部尚書溫仲舒寇準分奠十哲翰林學士左司諫楊億尚書戶部侍郎趙昌言給事中張秉右正言周起王和尚書司封郎中錢惟演分奠七十二弟子及從饗先儒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幸叔梁紇堂又幸孔林以樹擁道有司將鞠伐帝不許降輦乘馬至墓設奠再拜憩息墓左者久之越三日辛酉追謚孔子爲□諱聖文宣王追封聖考妣及夫人仍令有司以時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親製文宣王贊命廷臣分撰顏子以下諸贊刻石廟中又命以御香一盒幷銀鑪及親奠祭器皆留於廟授四十六代孫聖佑奉禮郎聖佑及近屬賜出身者六人仍賜孔氏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又賜孔氏廟經史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以登岱告成迴鑾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縟禮以有加式資誨誘之方更肅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幷正義釋文及器用等並留於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在廟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汙又給廟守兵四十人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秋九月

聖祖仁皇帝東巡岱宗遂幸江南冬十一月戊寅還

幸闕里己卯

親釋奠孔子祭文曰仰惟先師德侔元化聖集大成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丕言光烈罔不欽崇朕丕御鴻圖緬懷至道思章往哲矩矱前模夕惕朝乾覃精思於六籍居今稽古期雅化於萬方緊惟典訓之功實賭乂安之效茲者巡省方國至於岱宗瞻望魯邦爰來

闕里。容堂至止、恍聞絲竹之聲、循覽徘徊、甚勤宮牆之色。車服禮器、
宛然三代遺風。几杖冊書、儼矣千秋盛蹟。佩明甕之儀、在文治遐昌、
肅禋祀以惟虔、精忱庶格。時禮官議儀注兩跪六拜、如釋奠太學儀、
不用樂。奉
旨尊禮先師、應行三跪九叩頭禮、用樂。
命內閣學士麻爾圖、翰林院學士常書、都察院副都御史孫果、翰林院
掌院學士孫在豐、內閣侍讀學士徐廷璽、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瑪泰、
太僕寺少卿楊舒、欽天監監正安泰分獻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先
賢先儒。巡撫張鵬率司道府等、衍聖公孔毓圻率各博士及族人等
皆陪位。同日、
遣國子監祭酒阿瑚祭告啓聖祠。祝文曰、惟公系本神靈、生稱瓌瑋。勇
力聞於魯國、旨道德所發皇、政事紀於郰邦、悉文章所宣著。篤生聖
子、代為帝師。宜千古歲祀之儀、不先父食、古今奉斯文之統、共指家
傳。茲値東巡、特臨曲邑。溯三千年之教澤、孰非厚德燕詒、垂七十世
之孫謀、如見明神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以扈從之臣。泗水環流、知
發源之有自、防山聳峙、占積慶之無疆。牲醴式陳、尚其歆格。祭畢、
御詩禮堂講筵、隨從諸臣、巡撫司道、衍聖公及各博士族人皆入堂聽
講。班既定、傳
特旨、兗州府知府張鵬翮為官清正、亦准聽講。監生孔尚任進講聖經
首節、舉人孔尚鉝進講易繫辭首節。講畢、
勅大學士王熙宣
諭衍聖公孔毓圻等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
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遺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
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
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祇遵毋替。宣畢、
上諭大學士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定例用。又
諭曰、朕初至闕里、祀典既成、意欲徧覽先聖遺蹟。著衍聖公孔毓圻、山
東巡撫張鵬、口北道孔興洪、講書官孔尚任、孔尚鉝引駕。
上復至大成殿、召孔氏子孫入、
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
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
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
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
尊聖之意。
覽先聖手植檜、
御製古檜賦、又賦詩一章。
覽漢元嘉始置百石卒史碑、尚任奏百石卒史即今守廟百戶官也。毓
圻因奏典籍、司樂、管勾等官皆員奉朝選、惟百戶止由臣劄委、乞一體
題授。
詔許之。登詩禮堂、以
御製過闕里詩
賜毓圻等。旋
駕幸孔林、詣先聖墓、行一跪三叩頭禮、酹酒畢、
覽林中古蹟、徘徊久之、問林周幾許、毓圻具以對。尋以開擴請、得
旨報可。是日、
賜衍聖公五經博士及族人等書籍、貂蟒、銀幣各有差。又敘錄陪祀觀
禮人員、生員孔衍溥等十五人准作恩貢送監讀書。見任官口北道
孔興洪以應陞之缺先用。候補候選官廕生孔興滋等二十三人、舉
人孔興璉等六人、並以應得之缺先用。貢生顏光岳等十一人、俟者
定職銜先用。其世襲官員各加一級。二十五年、
御製幸魯碑文及孔子、顏、曾、思、孟四子贊、勒石於闕里。乾隆十二年夏
六月朔庚申、奉

上諭、朕幼誦簡編、心儀先聖、一言一動、無不率聖訓爲法程。御極以來、
覺世牖民、式型至道、願學之切、如見羹牆。辟雍鐘鼓、躬親般薦、而未
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心甚歉焉。仰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魯、親奠孔林、盛典傳於奕禩。
皇考世宗憲皇帝崇聖加封、重新廟貌、嘗遣朕弟和親王恭代展祀、未
以命朕躬者、其或有待歟。朕實紹丕基、撫茲既洽、思以來年孟春月
東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壇、瞻仰宮牆、申景行之夙志、復奉
聖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嶽、坤德資生、近在魯邦、宜崇報享。朕不敢違、
爰遵
慈訓、親奉
鑾輿、秩於岱宗、用答鴻貺。旋蹕青齊、觀風布澤、以昭崇聖法
祖、教孝省方、鉅典、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考舊章、詳悉具
議以聞。其應預備之各衙門、查察事宜、先期請旨。至行在一切所需、
悉出公帑、無得指稱供頓、儲偫絲毫、貽累閭閻。羽林衞士、內府人役
等、各該大臣嚴行稽查約束。並令扈蹕文武臣僚、嚴飭僕從、毋或侵
踐田疇、致妨宿麥。如有騷擾地方、指名需索者、立即參奏、從重治罪。
通行曉諭知之。明年春二月戊午、
皇上起鑾。戊寅、
駕至曲阜。是日先
詣廟拈香。山東巡撫阿里袞、濟東泰武道明德、衍聖公孔昭煥、舉人臣
孔繼汾恭導
聖駕至奎文閣前降輦、步入大成門。
皇上升階盥手、入殿中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畢、
周覽廟中古跡、
還行宮。翼日己卯、
皇上親釋奠、祭文曰、仰惟先師道備中和、德兼聖智、贊修刪定、敷教化
於六經、祖述憲章、紹心傳於羣聖。樹百王之軌範、開萬世之太平、爲
今古所尊崇、與天地無終極。昔
皇祖駕臨曲阜、既肅將於廟貌、復祗謁於塋林。宮碑
聖製之文、
御蓋
天章之錫、輝煌闕里、照耀杏壇。展慕道之隆情、迴邁往代、備崇儒之極
則、度越前規。朕丕纘鴻圖、敬承
祖烈、誦遺言於典籍、夙懷向往之心、驗至道於敷施、式冀治平之效。茲
者巡行東國、涖止聖居、欣瞻萬仞之宮牆、喜睹千秋之禮器。陟堂階
而景仰、恍親道範於琴書、依殿壁以徘徊、似聽元音於金石。謹齊心
而上格、期靈爽之來歆。鑒此微忱、翊予雅化。三獻九拜、如康熙二十
三年儀。四配十二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
命
左都御史劉統勳、吏部左侍郎德齡、刑部左侍郎錢陳羣、工部左侍
郎索柱、內閣學士德爾格、詹事府詹事裘曰修、少詹事世貴、鴻臚寺
卿吳應枚等各分獻。崇聖祠
遣
誠親王允祕行禮、祝文曰、惟王系本商家、代爲公姓。生聖人之後、華
胄遐遙、衍明德之傳、令名昭著。自孔父別族爲得姓受氏之宗、逮防
叔來歸、稱適魯始遷之祖。禔躬迪德、數傳而緒業彌昌、保世亢宗、奕
世而詒謀愈遠。惟善仁之積累、乃神聖之篤生、早開文教之先、宜食
燕詒之報。我
皇考特加恩命、並錫榮封、合五代以同尊、曠千秋而獨盛。備極崇儒之
禮、允隆報德之文。茲以時巡、緬懷前蹟、仰褒綸之赫奕、式昭佑啓之
功、贈爵號之輝煌、倍切景行之冀。虔申祀事、特遣專官、惟其神靈、尚
其歆格。崇聖祠先賢先儒、
命侍讀吳爾泰、贊善武極理、給事中宗室同寧、禹宏琦各分獻。祭畢、
御詩禮堂、講筵臣孔繼汾進講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優賁

生孔繼涑進講周易臨卦象辭。隨從諸臣巡撫司道、衍聖公各博士
及十三氏子孫皆入詩禮堂聽講。講畢、
勅大學士傅恆宣
諭衍聖公孔昭煥等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爲萬世師表。
凡兹後裔、派衍支繁、尤當永念先型、以期無忝。昔我
皇祖東巡時適闕里、特頒
聖諭、炳若日星。朕仰紹
前徽、虔修展謁之禮。念爾等令緒相承、淵源勿替、載申誥諭、用示訓行。
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慎行、克稟先師之彝訓、祗遵
聖祖之誨言、弗愧爲聖者子孫。朕實嘉予之、其欽承毋怠。宣畢、遂
幸孔林、酹酒、行一跪三叩頭禮。旋
詣少昊陵致祭、周公廟拈香。
上還行宮、
賜十三氏子孫宴。
御書門榜聯額、懸大成殿、詩禮堂及各門。又
諭內閣曰、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皇祖幸魯、尊崇至聖、曾將曲柄黃蓋留供大成殿。今朕親詣闕里、釋奠
先師、敬紹
前徽、具遵成例、其以曲柄黃繖留於廟中、永光秩祀。
詔東省本年錢糧、見已普免。曲阜、泰安、歷城爲鑾輿駐蹕之所、將次年
地丁錢糧全行蠲免。廣山東通省入學額數、大學三名、中學二名、小
學一名。又
諭學臣拔十三氏子孫有文學可觀、讀書立品者、貢入成均、以示鼓勵。
授臣孔繼汾內閣中書舍人、
賜孔昭煥貂裘、蟒服、表裏、經史
錫賚聖賢後裔、如康熙二十三年故事。凡十三氏子孫有職者、皆加一
級、進士舉人各增賞銀十兩、貢監生員各銀五兩。又
特諭昭煥曰、先師修道立教、天下萬世之人服習聖訓、咸有以自善其
身、況爲其子孫者乎。卿以宗裔奉祀、紹封列爵、既優異矣。當思淵源
何自、夙夜敬勉、親師向學、以植始基、慎行謹言、以培德器、循循詩禮
之教、異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望、表率族黨、俾當世知聖人之後
能守家傳於勿替、匪徒章服之榮已也、豈不休哉。其祗遵罔斁。先是、
太常寺卿李世倬奏、曲阜有顏子專祠、應否遣官致祭。至是、
上諭內閣曰、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庭、雖
從與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
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
致朕崇重先賢之意。乃
遣禮部左侍郎鄧鍾岳祭顏子曰、惟復聖顏子、資秉深潛、學精純粹、處
屢空之境、樂者不移、受終日之傳、詣稱足發。三月之操存無閒、克復
歸仁、四代之禮樂兼該、行藏與共。踐履祗爭一間、入聖域以非遙、行
能首冠諸科、紹心傳於不墜。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
東魯。緬前型而不遠、用企淸修、瞻遺廟以猶存、式懷令範。虔修祀事、
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尚其歆格。
遣裘曰修祭曾子曰、惟宗聖曾子、秀毓武城、業宗泗水、三省勤於夙夜、
允稱篤實之功、一貫悟於須臾、彌徵眞積之久。獨受孝經之訓、用迪
臨深履薄之修、承綿大學之規、式啓明德新民之要。衍新傳於勿替、
以魯得之、開絕學於無窮、其功大矣。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
巡、至於東魯。念先型之未遠、心切溯洄、瞻故里之非遙、情深仰止。虔
修祀事、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尚其歆格。
遣光祿寺卿沈起元祭子思子曰、惟述聖子思子、早迪躬修、懋承家訓。
肩聖人之遺緒、無愧繩武之文孫、紹賢父之芳蹤、不忝克家之肖子。
學城固守、式昭貞靖之操、卻餽森嚴、想見剛方之概。闡尼山之絕學、

衍道統於無窮。啓鄒嶧之先聲。衍薪傳於勿替。追崇允合。昭報攸宜。
朕稽古東巡。至於東魯。仰瞻故里。緬道範之猶存。式念前修。寺儀型
之未遠。乃修秩祀。用遣專官。惟冀神靈。尚其歆格。
遣史應枚祭孟子曰。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道贊尼山。母教三遷。德業
夙成於早歲。師傳一綫。淵源私淑諸其人。闡性善養氣之精。擴聖人
之所未發。述唐虞三代之治。爲奕世之所共由。衛正學而闢異端。功
豈在於禹下。尊王綱而賤霸術。教實秉於孔門。洵宜昭報於千秋。允
合尊崇於億載。朕省方時邁。至於魯邦。欽廟貌以非遙。恍瞻氣象。遣
專官而將事。式薦馨香。惟冀神靈。尚其歆格。二十年。平定伊犂。俘達
瓦齊。大告武成。夏六月己酉。奉
上諭曰。平定準噶爾。捷聞以數十年逋寇。迅就廓清。荒服敉寧。中外蒙
福。乃我國家無疆之休。緬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削平三孽。於康熙二十三年。諏吉東巡。
親祭闕里。武功文德。彪炳簡冊。朕仰承
先烈。集此大勳。保泰持盈。彌深兢業。親告成功於
太廟、
郊、
社。嶽瀆諸祀。次第遣官。敬謹舉行。以昭懋典。先師孔子闕里。理應恪循
成憲。躬詣行禮。用申誠敬。且自瞻謁林泉。已逾六載。仰止之思。時切於
懷。擬於明歲春月。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起鑾。恭詣曲阜。翠華所經。亦以體察吏治。清問閭閻。
行慶施惠。以稱朕法
祖尊師之至意。所有應行預備事宜。該部詳議以聞。二十一年春二月
辛亥。
皇上自京起鑾。三月己巳朔。
駕至曲阜。先

詣聖廟拈香。翼日庚午。
皇上親釋奠。祭文曰。朕惟治統道統。理本同源。作君作師。義歸一致。先
師功高堯舜。德炳乾坤。集羣聖之大成。金聲玉振。開六經之正學。觀
海登山。百代奉爲楷模。萬年光於俎豆。緬
皇祖親臨岱嶽。特隆北面之文。洎朕躬祗謁尼山。即在東巡之歲。式觀
車服。時已閱乎七年。景仰宮牆。心彌殷於再至。惟尊師之典。與法
祖俱長。亦望道之誠。共省方益切。幸文治興崇之會。正遠人率服之年。
稽典禮於王畿。聿修時邁。本治平於聖訓。上印心傳。載薦明禋。敬申
昭報。聆金絲而嚮往。曾欬非遙。溯詩禮以遡蹌。儀型若接。鑒茲誠意。
尚克來歆。翊我鴻圖。庶幾受福。
命禮部尚書楊錫紱。兵部尚書傅森。工部尚書汪由敦。理藩院尚書那
延泰。吏部左侍郎歸宣光。戸部右侍郎五福。刑部左侍郎勒爾森。工
部右侍郎夢麟。內閣學士富德。錢維城。分獻十二哲及從祀先賢先
儒。同日。
遣大學士陳世倌祭崇聖祠曰。惟王。迪德承家。累仁毓聖。自子姓別
族之始。式訓傳恭。迄鄹鄉從政以還。在師致果。六百載神明後裔。美
克著乎象賢。萬億年文教常開。功自歸於燕翼。褒封載錫。仰綸綍之
垂光。歲祀維虔。薦苾芬而致敬。事隆恢典。禮紹前規。茲以諏吉東巡。
告成闕里。榱楹在望。彌嚮往以追崇。俎豆斯陳。載緬懷於佑啓。用申
彝祭。特遣專官。惟冀神靈。尚其歆享。崇聖祠先賢先儒。
命鴻臚寺卿儲麟趾。通政使司參議那瀚。翰林院侍讀索爾遜。中允德
昌。各分獻。祭畢。
駕詣孔林。親酹酒。如十三年儀。辛未
回鑾。幸泉林。道經啓聖墓。
命大學士陳世倌詣墓前奠酒。又
遣歸宣光祭顏子曰。惟復聖顏子。泗水鍾英。杏壇希聖。四科首選。德行

冠夫諸賢。三月無違，克復徵於一日。謚行藏之合，常屢空而晏如。集
禮樂之成，堪王佐而不愧。好學之懿，修弗替，廟庭之配典常崇。茲以
時巡載蹕舊里，侑尊罍於廣殿。已致虔恭，申奠醊於專官，更陳秩祭。
靈其來格，享此清芬。

遣勤爾森祭曾子曰：惟宗聖曾子，秀毓武城，學宗泗水。懋妗修於篤實，
三省勤夙夜之功，崇真積於躬行。一貫悟精微之旨，端治國齊家之
本。大人之學，昭垂示至德要道之原。教孝之經，永著衍孔門之聖脈。
以魯得之，啓孟氏之師傳。其功大矣。會崇允協，報享攸宜。朕以禮時
巡，躬臨闕甸。情深仰止，瞻故里之非遙。心慕典型，念德輝之如在。虔
申禋祀，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庶其歆格。

遣富德祭述聖子思子曰：惟述聖子思子，派衍尼山，教原泗水。繩其祖
武，性天本自家傳。慎厥身修，詩禮紹夫庭訓。道尊不友，抗顏曾費之
庭。義重為臣，仗節衛齊之境。紹曾傳於忠恕，三十三章，啓孟淑於見
聞。百有餘歲，追崇自昔，昭報於今。朕載謁孔林，重臨魯國。千秋俎豆，
欽述作於一家。數仞宮墻，念後先之同揆。爰修明祀，特遣專官。靈爽
式憑，尚其歆格。

遣鏡維城祭亞聖孟子曰：惟亞聖孟子，毓鍾鄒嶧，學本尼山。溯私淑之
淵源，道貫承夫三聖。紹見知之統緒，辭大備於七篇。幼學壯行，既躬
展夫仁義。知言養氣，亦明析其精微。衛正學而闢異端，惟道性善。尊
王政而賤霸術，聿正人心。教悉稟於孔門，功不在於禹下。朕時巡東
土，蒞止魯邦。欽廟宇之非遙，如親道範。勅專官而將事，薦馨香。惟
冀神靈，尚其來格。二十二年春正月，

皇上南巡江浙。二月甲申，奉

上諭：朕擬於回鑾渡淮後，由順河集前往徐州，取道至山東之曲阜，展
謁孔林，用申仰止之忱。

皇太后鑾輿仍由順河集先至泰安之靈巖山駐蹕。所有尖營道路，務
從簡約，但取足供行走頓宿而已，不必過求齊備。是四月己巳，

上過鄒縣，

親幸孟廟，拈香，行一跪三叩頭禮。是日，

駕至曲阜，

詣聖廟，拈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翼日庚午，

幸孔林，酹酒，乃

回鑾。

述曰：歷稽幸魯之事，惟漢四見，唐再見，元魏、後周及宋祇一見。下逮
元明，更絕無可紀者。又其間皆以便道展謁，或仍遣官代祀，其儀節
亦無足稱焉。若夫

特下德音，專修謁奠，禮明樂備，至再至三，則亘古以來，惟我

皇上一人而已。書之於冊，使知由孔子而來二千三百餘年，而獲睹尊
崇之極軌者，則自我

皇上始。

闕里文獻考卷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七

祀典第三之四

國家有大典大慶若
鼎革、若
登極改元若
時巡若
升祔若上
徽號若慶
聖節若武功告成、若禱祀百神以及贈謚更封增損祭秩必遣官詣闕里祭告焉。而稽之前代亦多有可紀者。考漢光武帝建元五年冬十月帝征董憲過魯使大司空以大牢祠孔子。拓拔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冬十一月南伐至魯郡使使者以大牢祠孔子。獻文帝皇興二年以靑徐平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大牢祀孔子。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夏六月以受禪遣使詣魯郡致祭孔父。唐高宗乾封元年春正月贈孔子太師遣司稼卿扶餘隆以少牢致祭曰惟神玉鈎陳睨、靈開四肘之源、金鼎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誕授山嶽以騰英、大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寔刊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奬。於是考三古、襃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睿畢備、鏞鼓之音載和。父子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夫。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尙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挹淸瀾、闇連舞雩、似聞金奏。昔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襃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聿陳菲奠、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入。倘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二月己亥成禮。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夏五月遣端明殿學士顏衎詣曲阜祀文宣王廟。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加謚孔子曰（諱）聖文宣王遣行吏部尙書淸河郡開國公張齊賢祭告曰、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敎之素風。躬謁奠於厥祠特襃崇於懿號。仍令曾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①公顏子等配。是月辛酉成禮。又追封孔子父叔梁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祭告。又追封聖配亓官氏鄆國夫人。令兗州遣官詣曲阜祭告。又以王欽若言祭文宣王詣墳致奠得芝五本、詔遣楊懷玉祭謝。仁宗嘉祐六年頒御書飛白殿榜遣兗州通判田洵祭告曰、惟王淵聖難名。誠明冥稟。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瞻數仞、遜邇門屏。翰於飛榮之縱、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筆涓辰。敢議形奎壽中崇構。仰惟降格、遹冀鑒觀。春三月壬寅成禮。金章宗明昌六年以曲阜新廟告成、遣兗州節度使孫康致祭曰、國家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予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鑒格、永集繁禧。秋八月己未成禮。元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年改元至大、遣集賢學士王德淵齎銀幣詣闕里祭告曰、惟王乘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祀林廟。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秋七月丁卯成禮。四年仁宗即位、遣國子祭酒劉賡齎銀幣雜綵詣闕里、祭告孔子曰、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修禮類、備于羣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祗謁闕里。侑茲儀物、牲用大牢。昭薦厥誠、尙祈鑒格。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冬十月辛未成禮。延祐七年英宗即位、遣說書王存義齎金幣詣闕里、以大牢祭告孔子曰、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祗祀告虔。尙冀格思、永昌文治。夏五月丁亥成禮。遣存義時帝手以香加額授之。至治三年、泰定帝即

位。冬十一月、遣使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文宗天曆二年春二月、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捧金幣詣闕里祭告孔子。順帝至元元年、遣翰林修撰王思誠詣闕里以太牢祭告孔子。五年、以重修曲阜孔子廟成、遣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思立樹碑紀績、以太牢祭告曰、伏以列聖右文、宮牆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大牢、粢盛制幣、式陳明薦。秋八月己酉成禮。六年、遣翰林修撰周伯琦奉香酒、詣闕里致祭孔子。秋八月丁亥成禮。至正二年冬十月、遣集賢直學士郭孝基致祭孔子。孝基奉香酒詣闕里、以十二月丁巳致祭曰、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晝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於斯文。欽惟皇上念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明、用敬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以兗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按歷代遣官祭告闕里、皆欽頒祭文、獨此使官自致辭、乃創格、非故事也。八年秋七月、遣宣文閣授經郎董立奉香酒乾羊詣闕里致祭孔子。八月庚辰成禮。十六年春二月、遣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詣闕里致祭孔子。明太祖洪武元年春二月、遣使詣闕里致祭孔子。臨行、帝諭使者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爲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二年、出內府香幣白金、遣五十五代衍聖公國子祭酒克堅祀孔子於闕里、命通贊舍人張漢英爲副。帝諭克堅曰、先師孔子萬世帝王之師。爾先師子孫、祭必歆饗。宜致誠潔、以副朕懷。克堅奉命恭詣闕里祭告曰、惟神昔生周天王之國、實居魯邦、聖德天成、繼述前王治世之法。雖當時列國鼎峙、其道未行、垂教於後、以至於今。凡有國家、大有德焉。自漢之下、以神通祀海內。朕代前王統率庶民、目書檢點、忽睹神之訓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祭之以禮。此非聖賢明言、他何能道。朕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聖德。茲以香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惟神鑒焉。冬十二月癸巳成禮。成祖永樂十四年、修曲阜孔子廟成、遣官祭告闕里。宣宗宣德元年、遣五十五代孫太常寺寺丞克準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聖、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春二月乙亥成禮。時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均用太牢。英宗正統元年、遣國子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景帝景泰元年、遣翰林侍講吳節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高德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祇嚴祀事、用祈神化、祐我治平。春閏正月庚申成禮。英宗復辟、天順元年、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天順八年、憲宗即位。秋七月、遣官詣闕里祭孔林。明年改元成化、又遣吏部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王、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宗。萬世之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嗣位之初、景仰維深。特申祭告、永資聖化、翊我皇猷。春三月壬午成禮。十三年、以加籩豆佾舞之數、遣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法昭於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王其鑒知。春閏二月丁巳成禮。孝宗即位、弘治元年、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宣德元年同。十二年、以闕里廟災、秋七月、遣太常寺少卿李傑詣闕里慰祭孔子曰、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煨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弗吊。肆維統緒、承傳在予、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鑒。九月庚午成禮。十七年、重修闕里廟成、勅大學士李東陽曰、比因闕里



文廟燬於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
道德。萬世所宗。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輸將之
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
東陽承命奉香祝詣闕里祭告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
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實警于衷。爰勅有司。命工重
建。越暨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
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夏閏四月丁亥成禮。武宗正
德元年春二月。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八年。以討平劉七等。遣山東
巡撫趙璜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比歲盜起北方。肆行東郡。屢經闕里。
侵犯廟庭。蓋嘗申命將官。分兵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亂既平。
儀文斯舉。聿嚴祀事。兼飭有司。洒掃汙萊。修葺損壞。式還舊制。仰慰
明神。尚祈鑒歆。永祐邦國。春正月壬午成禮。世宗嘉靖元年。遣吏部
尚書石珤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成化元年同。春三月丁卯成禮。穆
宗隆慶元年。遣尚寶寺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孔子曰。追維先師道
兼羣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
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昭垂訓迪。永祚皇猷。秋九月己卯成禮。
神宗萬歷元年。遣尚寶寺丞張孟男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隆慶
元年同。夏四月庚戌朔成禮。熹宗天啓元年。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
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我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實均
仰戴。茲予肇位。景慕良深。特遣廷臣。虔申祭告。尚資神化。永祚皇明。
秋七月丁未成禮。莊烈帝崇禎元年。遣大僕寺少卿郭興言詣闕里
祭告孔子。文與隆慶元年同。夏五月癸未成禮。
國朝順治八年。
世
祖章皇帝遣右副都御史劉昌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
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
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纘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
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
居歆。伏惟格思。尚其鑒饗。夏四月癸丑成禮。康熙七年。
聖祖仁皇帝遣光祿寺卿楊永寧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順治八年同。
夏四月丁亥成禮。十四年冬十二月。
册立皇太子。
遣宗人府府丞馬汝驥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
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德侔天地。教範古今。歷代帝王。咸宗
道法。用臻治安。朕奉
天眷命。紹纘丕基。懋建元儲。以崇國本。景行至聖。肅舉明禋。茲遣專官。
虔申殷薦。伏惟鑒格。尚冀居歆。明年春二月己未成禮。二十年冬十
二月。以削平吳三桂等。
遣右副都御史宋文運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
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德侔天地。教範古今。歷代帝王。咸宗
道法。用奏治安。朕奉
天眷命。紹纘丕基。翦除兇殘。乂安海宇。告功至聖。肅舉明禋。茲遣專官
虔申殷薦。伏惟鑒格。尚冀居歆。明年春三月甲子成禮。二十七年冬
十月。恭奉
孝莊文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
遣內閣學士彭孫遹詣闕里祭告孔子。十二月丙辰成禮。三十二年冬
十月。以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遣皇三子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道統與治統相維。作君與作師並
重。先師孔子。德由天縱。學集大成。綜千聖之心傳。爲萬世之師表。故
廟久遠垂於無窮。朕御寓以來。立綱陳紀。彰教敷治。咸奉至聖爲法
程。凡典禮追崇。竭誠致敬。自京師下逮郡邑。辟雍泮水。建廟釋奠。罔

不修葺。兄茲闕里、乃聖人鍾毓之鄉、車服禮器於斯藏守。朕省東巡
展拜之餘、仰觀廟貌、因多歷年所、漸有頹廢深廑於衷、用是命官董
理、重加修葺、棟宇維新、以妥聖靈。茲當告成、特遣皇子允祉致祭。俎
豆肅陳、恍乎接至聖之音容、以將朕儼恪欽崇之至意。陟降在茲、尚
祈歆享。
詔皇四子、皇八子陪祀。十一月乙巳成禮。三十四年冬十二月、以畿輔
災傷曁告。山西平陽地震、
遣右通政使吳涵詣闕里致祭孔子曰、仰惟先師、道隆參贊、德冠古今、
集聖哲之大成、樹人倫之極則。朕欽崇至教、勤恤民依、永期殷阜。邇
年以來、郡縣水旱、聞告年穀歉登、蚤夜孜孜、深切軫念、用是專官秩
祀、為民祈福。冀靈爽之默贊、溥樂利於群生。尚鑒精忱、俯垂歆格。明
年春正月甲申成禮。三十六年秋七月、以平殄厄魯特噶爾丹、
遣翰林侍講學士史夔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服膺聖訓、殫究遺文。凡
茲六籍所垂、惟以安民為要。臨御以來、孜孜圖治、綏乂烝生、遐邇中
外、視同一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荒陬狡寇、肆虐跳梁。擾毒邊方、稔
惡已極。朕親統六師、三臨絕塞、宏張撻伐、克奏膚功。逆孽就俘、兇渠
殄滅。遐荒番部、罔不歸誠。自茲永靖邊塵、咸安生業、惟是至聖先師
默相啟佑。特遣專官、敬申禋祀、祗告成功、伏惟昭鑒。八月庚戌成禮。
四十二年春三月、恭遇
聖祖仁皇帝五旬聖壽、
遣詹事徐秉義詣闕里祭告孔子。夏四月乙酉成禮。四十八年、
皇太子復立、
遣翰林侍講學士梅之珩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孔子、聖由天縱、
德集大成、闡明六經、師表萬世、永立人倫之極、式端道統之原。朕仰
荷
天庥、俯臨海宇、建立元良、歷三十餘載。不意忽見暴戾狂易之疾、深惟
祖宗洪業及萬邦民生、所繫至重、不得已而有退廢之舉。嗣後漸次體
驗當有此大事。時性生奸惡之徒、各庇邪黨、借端搆釁。朕覺其日後
必成亂階、隨不時究察、窮其始末、因而確知病原、皆由鎮魘、亟為除
治。幸賴
上天鑒佑、平復如初。朕皆因此事耗損心神、致成劇疾。皇太子晨夕左
右、憂形於色、藥餌必親、寢膳必視、惟誠惟謹、歷久不渝。令德益昭、丕
基克荷、用是復正儲位、永固國本。特遣專官、敬申殷薦、尚祈歆格。夏
五月庚辰成禮。五十二年春三月、恭遇
聖祖仁皇帝六旬聖壽、
遣戶部侍郎廖騰煃詣闕里祭告孔子。五十七年冬十二月、恭奉
孝惠章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
遣內閣學士張廷玉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維先師、德冠古今、道隆參
贊、作人倫之儀表、集群聖之大成。永仰高山、欽崇至教。朕仰紹
祖宗、纘承大統、殫精思於六籍、期雅化於萬方。矩矱前型、朝乾夕惕。茲
者
皇妣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神主升祔
太廟禮成、追深松栢之思、爰切羹牆之慕。特將牲幣、用遣專官。降鑒在
茲、尚其歆格。明年春二月庚申成禮。六十一年冬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登極、
遣右通政使楊汝穀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道冠古今、教垂萬
世、自生民而未有、集群聖之大成。朕自沖齡、即勤向往。念
皇考親承道統、既先聖後聖之同符、暨。耻躬仰契心傳、知作君作師之
一致。茲當嗣位之始、宜隆祀享之儀。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時和
歲稔、物阜民安、淳風徧洽乎寰區。文治永光夫前緒。尚其歆格、鑒此
精誠。雍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成禮。冬十一月、恭奉

聖祖仁皇帝配享
圜丘禮成、
遣禮部侍郎胡煦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德參兩大、教洽彝倫、
紹千聖之心傳、備百王之道法。朕遙瞻闕里、念切景行。茲於雍正元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配享
圜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采著皇風之洽、穆益昭文治之光
華。庶鑒精誠、尚其歆格。二年春二月丁卯成禮。是年夏四月、
冊封孔子五代爲王、
遣禮部尚書張伯行詣闕里祭告孔子曰、道尊往聖、宜錫類以推恩。牒
溯前徽、乃緣情而制禮。絲綸聿賁、俎豆維新。仰惟先師孔子、撰合乾
坤、名高日月。纂修刪定、煥六籍之文明。祖述憲章、樹百王之儀範。朕
夙承
庭訓、衡往實深。誕紹丕基、欽崇彌切。惟德全而業盛、知積厚而流光。爰
命廷臣、式稽譜系、詢謀式穀、洵篤慶於一門。毓秀鍾靈、宜上追於五
世。並躋祀典、特晉王封。
皇考敬師之心、弘先聖顯親之孝。金聲玉振、集今古之大成。木本水源、
享烝嘗之美報。靈其不昧、尚克來歆。是月戊寅成禮、翼日己卯、行
冊封禮、祭告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曰、欽崇至道、爰思
毓聖之基。特創隆規、用沛推恩之典。馨香攸薦、譜牒增輝。惟王系本
商宗、支分魯邑。公族傳爲著姓、溯盛德之淵源。聖人功在彝倫、綿斯
文之統緒。朕情殷仰止、禮極褒崇。晉五世之王封、絲綸誕賁。垂千秋
之祀事、廟貌常新。顯親慰至聖之心、錫類廣興朝之澤。恩覃闕里、報
式穀於前徽。慶溢膠宮、蔚光華於奕禩。尚其歆格、鑒此殊榮。六月、闕
里孔子廟災、
遣禮部右侍郎王景曾詣闕里慰祭孔子曰、仰惟先師道高千古、業著

六經、集羣聖之大成、樹人倫之標準。朕紹承丕緒、仰止師範、溯譜系
以追封、入成均而釋奠。不謂杏壇之地、忽生回祿之災。雖像位幸存、
而榱楹俱燼、具聞奏報、實切兢惶。豈成毀有時、竟莫爭於定數。恐尊
崇未至、祇難釋於中懷。即遣所司、協同大吏、飭工材而備豫、占時日
以經營。將式煥夫宮牆、期重新於丹雘。俾雍伊邇、已親詣以昭虔。闕
里云遙、用專官而展祭。慰安靈爽、瞻望格歆。秋七月癸丑成禮。八年
秋八月、重修闕里孔子廟、裝塑聖像成、
遣翰林編修開泰齎捧香帛、
命督修之通政使留保祭告孔子曰、金聲玉振、開宇宙之文明。日角珠
庭、垂聖神之儀範。肅敷筵几、聿虔瞻仰。惟先師孔子、學綜圖疇、統
承堯舜、道超萬類。喻河海泰嶽之崇深、德服羣賢。比江漢秋陽之皎
潔。溫良恭讓之度、邦國共欽。齊莊中正之容、簡編備載。新營廟貌、虔
製豆籩、竭誠敬之心、思極尊嚴之規制。乃者歲逢庚戌、序屬仲秋。上
溯周朝、近當今日。推之長曆、即尼山降誕之時。卜以良辰、是闕里增
輝之會。用稽徽典、適協貞符。於戲、棟宇恢宏、已慶雲霞之糺縵。堂楹
端儼、重瞻日月之光華。神鑒孔昭、苾芬歆享。是月癸亥成禮。冬十月、
又以新廟告成、
遣皇五子詣闕里祭告孔子曰、達天盡性、樹萬世之師模。重道尊經、煥
千秋之廟貌。肅將嘉祀、用告成功。仰惟先師孔子、得聖之時、由天所
縱。纂修刪定、啓宇宙之文明。祖述憲章、綜帝王之統緒。升堂入室、弘
施樂育之恩。學禮誦詩、永作義方之矩。比高懸之日月、亘古莫踰。喻
出類之鳳麟、生民未有。奉遺編而欽企、儀典務極其推崇。循舊址而
鼎新、經營必盡其誠敬。頒大國帑、簡以大臣、每繪式以先呈、乃按圖
而指授。楩楠栝柏、求大木於名山。簠簋樽罍、選良工於內府。晶熒黃
瓦、準制度於宸居。璀璨玉圭、儼威容於聖座。懸標題之巨榜、灑翰親
書。建屹峙之豐碑、摛文恭紀。工程累歲、時深嚴恪之心。棟宇宏規、益

備觀瞻之美。華榱雕柱、增輝講道之壇、琢磬金鏞、重振大成之殿。歎
仞之宮牆逾峻、兩楹之俎豆虔陳。特遣皇五子親詣几筵敬行告祭。
於戲。卿雲糺縵、已開丹臒之祥、古檜貞堅、佇望青蒼之色。惟祈鑒格、
式享苾馨。十二月乙巳成禮。同日又
遣多羅淳郡王弘暻祭告崇聖祠、不讀文、行三獻禮。十三年秋八月、
今皇帝登極、
遣太常寺少卿納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道娩勳華、功參
天地。金聲玉振集千聖之大成、韶舞夏時開百王之至治。我
皇考隆師重道、禮儀備極夫尊崇。子小子典學研經、誦法恆深夫嚮往。
茲嚴膺圖之始、宜修展祀之儀。敬遣專官虔申昭告。惟道德文章之
要、作君兼作師、念修齊平治之規、後聖實承夫先聖。仰祈昭鑒、
啓牖文明。祗薦明禋、尚惟歆格。冬十二月庚辰成禮。乾隆二年夏四
月恭奉
世宗憲皇帝配享
圜丘禮成、
遣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聖、德合乾坤、光昭
日月、樹百王之宏範、集千聖之大成。朕欽崇至道、嚮往維殷。茲於乾
隆二年四月十六日恭奉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配享
圜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丕煥文明之盛、永臻熙皞之風。鑒
此精誠、庶其歆格。十四年春二月以討大金川平定、
今皇后攝六宮事恭上
皇太后徽號、
遣太僕寺卿阿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垂經教孝、備武修文。
立道綏和、合南北東西而思無不服、聖神美大、比高明博厚而德更
難名。瞻萬仞之宮牆、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展明禋。茲以邊徼
敉寧、中宮攝位、
慈寧晉號、慶洽神人、爰遣專官、用申殷薦。仰惟歆格、永錫鴻禧。夏六月
癸未成禮。十五年秋八月、
皇后正位中宮、恭上
皇太后徽號、
遣鴻臚寺卿吳應枚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垂經立教、勸學明倫。
立道綏和、比堯舜而功爲益遠、聖神美大、配天地而德更難名。瞻萬
仞之宮牆、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展明禋。茲以正位中宮、鴻儀
懋舉、
慈寧晉號、慶洽神人、特遣專官、用申殷薦。仰惟歆格、永錫鴻禧。冬十月
壬申成禮。十六年春正月、
皇上南巡經山東、
遣通政使富森以是月丁卯致祭孔子曰、仰惟先師、時中運世、先覺牖
民、集群聖之大成、等百王而未有。朕欽崇至道、仰止遺風、希聖之情、
蔵勞寤寐。茲以觀風吳會、道出魯邦、仰數仞之宮牆、杏壇在望、瞻兩
楹之俎豆、闕里非遙。特遣具官虔修祀事。庶幾甄鑒、尚克來歆。冬十
一月恭遇
皇太后六旬聖壽、恭上
徽號、
遣鴻臚寺卿儲麟趾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垂經立教、勸學明倫。立道綏
和、比堯舜而功爲益遠、聖神美大、配天地而德更難名。峻萬仞之宮
牆、肅千年之俎豆。茲以
慈寧萬壽、懋舉鴻儀、敬晉
徽稱、神人慶洽、爰申殷薦、特遣專官。冀鑒悉忱、永綏多福。明年春正月
丙子成禮。二十二年春正月癸卯、
皇上南巡道經山東、

遣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𥿄海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德備時中、功參化育。紹心源於往代、祖述憲章、傳道統於後人、贊修刪定。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觀海登山、爲生民所未有。儀型萬古、若日月之莫可踰、秩祀千秋、與乾坤而俱不朽。朕言循東魯、再涖南邦。釋奠而謁杏壇、屈指甫週乎一載、揚旌而瞻闕里、抒誠用遣乎專官。敬薦明禋、式遵舊典。宮牆遙望、彌深仰止之情、俎豆常新、永啓右文之治。神其鑒格、庶克來歆。是月丁巳成禮。二十四年冬十一月、西師克捷、回部盪平、遣通政使圖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德備中和、功參位育、覆幬持載、合東西南北以歸仁、立道綏和、邁文武聖神之廣運。望防尼而仰止、景行特切、高山溯洙泗之淵源、誦法有同觀海。茲以西師克捷、回部蕩平。擴一統之車書、絕徼遠傳夫凱奏、肅千秋之俎豆、明禋敬展乎杏壇、特遣專官、用將殷禮。伏維昭鑒、來格馨香。十二月丙申成禮。

述曰、自東漢建武之歲、訖今閱一千七百餘年、祭告之典凡六十有九事、而我朝百有餘年、實居二十六焉。以聖人而尊禮聖人、蓋實有度越前古者。然此六十九事中、闕其文者二十有三、佚其日者二十有一、失其使臣姓氏者九、幷佚其官者又八、則甚矣文獻之無徵也。嗚呼。求徵於前、已不可及矣、欲傳於後、及今猶可爲也。然則茲考之作、又奚容緩諸。

闕里文獻考卷十七終

校記

①「究」下當有「國」字。

闕里文獻考卷十八

世爵職官第四

汾既敘祀典考備述我
朝褒崇先聖諸盛典及歷代尊禮之制矣。竊又念宗子世爵、所以主祀事者也。支子及諸賢裔皆世官、所以分承祀事者也。其同異姓百執事之駿奔在廟者、則又罔非襄茲祀事者也。故繼祀典而詳考其建置之由、因革之制。按孔氏世嫡、自漢高帝過魯、封九代孫騰爲奉祀君、始創推恩之例、而尚未有世爵。元帝即位、賜十三代孫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詔以所食邑祀孔子、子孫世襲。於是始有世爵主鬯者矣。平帝元始元年、加封霸曾孫均爲褒成侯。東漢和帝永元四年改封均孫損爲褒亭侯。損孫羨、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宗聖侯。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羨子震爲奉聖亭侯。江左因之。後魏既并魯郡、孝文帝延興三年、以羨六代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封乘子靈珍爲崇聖侯。襲三世、至長孫、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周宣帝大象二年、又晉爵鄒國公。隋煬帝大業四年、封長孫子嗣悊爲紹聖侯。唐高祖武德九年、封嗣悊子德倫爲褒聖侯。再襲至孫璲之。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遂加封璲之爲文宣公。傳至四十六代孫宗愿、凡襲封者十二世。宋仁宗至和二年、以直集賢院祖無擇言、不宜以祖之美諡加其後嗣、乞別定封號、於是詔改封宗愿爲衍聖公。子若蒙襲爵。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徽宗崇寧三年、復改衍聖公。歷金元明以迄
國朝、皆相沿無異。世爵之秩、漢關內侯爵第十九等。褒成侯、褒亭侯爵第二十等。魏宗聖侯爵第十八級。南宋奉聖亭侯秩第五品。陳奉聖亭侯爵第八品、秩視千石。北魏崇聖大夫秩從五品中、崇聖侯秩從二品。北齊恭聖侯秩第三品。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褒聖侯朝會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肅宗上元二年、命文宣公位二品文官下。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賜五品服。宋元祐閒、改衍聖公爲奉聖公、遇郊祀大禮、赴闕陪位、在寺監長官之下、別作一班。金熙宗皇統二年、授衍聖公階文林郎。章宗明昌二年、特令視四品、晉階中議大夫。六年、講定禮儀、衍聖公陪位在寺監長官下。元太祖二十年給四品印。世祖時改五品、階奉訓大夫。仁宗延祐三年、仍復中議大夫、給四品印。泰定帝四年、以山東廉訪使王鵬南言、陞爲三品、階嘉議大夫。文宗至順三年、少監歐陽元又言、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不稱、因改給三品印。順帝至正八年、朝議又以公爵與階不稱、晉中奉大夫、秩從二品、改給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初授正二品資善大夫、班亞丞相。後革丞相、令班列文臣之首。十七年又詔、既爵公勿事散官、給誥用織文玉軸、同一品。景帝景泰三年、改給三臺銀印、如正一品、賜玉帶、織金麒麟袍、遂爲例。朝服公服常服皆同一品、冠八梁、帶珮與綬俱用玉、笏用象牙。憙宗天啓二年、始晉公孤等銜。
國朝順治元年、題准封爵一如前朝、階正一品、班列尚書上。二年、改賜三臺銀印。十三年、依例授光祿大夫。十六年、又改給清漢文三臺銀印。乾隆十三年、清篆文成、更百官印章。十四年改給衍聖公清漢篆文一品三臺銀印。其祿、漢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褒亭侯食邑千戶、魏宗聖侯食邑百戶、晉奉聖亭侯食邑二百戶、後魏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崇聖侯、北齊恭聖侯、周鄒國公、隋紹聖侯、唐褒聖侯、文宣公、皆食邑一百戶。宣宗大中元年、歲給封戶絹百疋。宋金各有食邑、又依品秩及兼職給祿。元成宗大德四年、依四品官俸月給中統鈔二錠。仁宗延祐三年、增給月俸至五百緡。明太祖洪武元年、賜給祭田二千大頃、供祭祀以其羨餘存爲廩祿、不復更給月俸。衍聖公世子、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題准服麟袍犀帶。莊烈帝崇禎二年、加玉帶。

國朝順治二年、題准嫡長子至十五歲授二品冠服。衍聖公任子、始於唐時。唐元和十三年、穆宗卽位恩詔予文宣公一子官。武宗會昌五年、大中元年、僖宗乾符二年、並以郊祀推恩文宣公廕一子出身。至

國朝有大慶典、衍聖公並蒙

錫廕。初公階正一品、而廕子則仍依正二品。康熙六十一年、始視正一品大臣廕一子五品官、著為例。衍聖公之屬有翰林院五經博士、太常寺博士、國子監學錄、學正、四氏學教授、學錄、至聖廟執事官、六品官、族長、舉事、典籍、司樂、屯田管勾、守衛林廟百戶、知印、掌書、書寫、奏差、伴官等員。

翰林院五經博士十五員、正八品。孔氏北宗一員、奉中庸書院祀。南宗一員、奉衢州孔子廟祀。先賢顏子、曾子、孟子、閔子、冉子、伯牛、冉子仲弓、端木子、仲子、言子、卜子、顓孫子、有子後裔各一員、奉諸賢祀。東野氏一員、奉元聖周公廟祀。考博士之設、仿於前明景帝景泰二年、命禮部召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師。官之明年、以顏希惠、孟希文為五經博士。此博士之所由始也。武宗正德元年、用衢州知府沈杰言、授孔彥繩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事。於是南宗始有博士矣。二年、五十八代孫三氏學學錄公璜奏言、鄒縣城南異隅、古有子思書院、實子思子講道之所、孟母徙舍學宮之旁之遺址也。前代設山長、類多孔氏子孫為之。元季始廢、每遇歲時朔望、薦享無聞。乞依顏孟程朱恩典、擇孔氏次嫡之賢者授以世職。帝允其請、而述聖又有博士矣。世宗嘉靖十二年、學士顧鼎臣奏稱、孝宗時官顏孟子孫各奉祀事、可謂盛舉。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亦古今缺典。乃詔求曾子後人得曾質粹於江西。十八年、授為五經博士、令還山東之嘉祥縣奉曾子廟祀、而宗聖裔又有博士矣。莊烈帝崇禎十六年、以六十五代衍聖公奏、詔授先賢仲子嫡裔仲于陛為五經博士、而仲氏又有博士矣。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幸魯、周公七十三代孫東野沛然上言、顏曾孟仲得聖道之傳、皆有世襲博士以優其後。臣祖周公以元聖之德制作經緯、固與孔子並列久矣。而今祠宇頹壞、拜謁寂寥、主鬯僅以青衿、祭田不及百畝。不惟不能並尊於孔子、且不得比於顏曾孟仲。乞念傳道之功、稍加優隆。奏上、下禮部議。部臣以無故事具覆。

詔曰、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否給與職銜、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九卿詹事科道等議曰、周公後裔、古雖無給有官職者、恭遇我

皇上崇文重道之時、宜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以彰殊恩曠典。於是以東野沛然為五經博士。三十九年、又

詔置閔氏、端木氏五經博士各一員。五十一年、又

詔置言氏五經博士一員。五十九年、又

詔置卜氏五經博士一員。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視學、

諭禮部等衙門議先賢先儒之後當增置五經博士者。廷臣以伯牛、仲弓、冉求、宰予、子張、有若六人請。

上命廷臣再議、乃去宰予、冉求、而伯牛、仲弓、子張之裔皆以次授五經博士。惟有子之後訪求嫡裔尚未得。右五經博士、獨孔氏北宗以衍聖公次子承襲、餘皆以嫡長、無嫡長方以次子、無嫡子方以庶子。雍正三年、禮部侍郎王景曾奏准、嗣後應襲職者十五歲以上送禮部考試、乃准襲。不堪襲者、令回再肄業三年、然後襲職。此外、先儒周程張朱邵韓之裔亦皆置有五經博士、以非衍聖公所屬、故不載。

太常寺博士一員、正七品、奉聖澤書院祀。未審建置之始。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依前明舊制、以衍聖公第三

子承襲。
國子監學錄二員、正八品（乾隆元年改定）、一奉尼山書院之祀、一奉洙泗書院
之祀。元順帝至元二年、初設山長、以異姓碩儒任、後令衍聖公保舉
族人之賢者爲之。明武宗正德二年、改名學錄、秩從九品。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舉用。
國子監學正一員、正八品（乾隆元年改定）、奉儀封聖廟祀。考唐天寶間、文宣公
避亂遷居寧陵者數世、遂於其地建立聖廟、後以子孫流寓寧陵者
主其祀事。會河圯、遷居儀封。明英宗正統九年、詔即於儀封立廟、世
宗嘉靖十四年、始置官、以孔承寅爲學正、秩正九品、令世襲。
國朝順治八年、學正員缺、六十六代衍聖公奏准世襲如故。
孔顏曾孟四氏學教授一員、正七品（乾隆元年改定）、掌訓課四氏生徒。四氏學
初名廟學、宋眞宗時、楊光輔以講書轉奉禮郎、猶未專設官也。至哲
宗元祐元年、始置廟學教授一員、於舉到文官內差、或委本路監司
舉有義行者爲之。後又增入顏孟三氏子孫。金章宗明昌元年、勅於
四舉五舉終場進士出身人內選博學經史衆所推服者充、秩正八
品。元世祖因之、改秩爲九品。仁宗延祐六年、議准三氏子孫學官、初
本不以常例拘之、後來有司不體優待聖賢之意、將聽除人一概注
授、遂使學校廢弛。已後注用人員、必聽衍聖公遴選、以爲定制。明太
祖洪武元年、改名三氏子孫教授司、秩從九品。憲宗成化元年、始頒
給印信、稱三氏學。神宗萬歷間、增入曾氏、又改名四氏學。
國朝康熙四十一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奏准陞轉與各府衛教授同。
雍正十二年、七十代衍聖公廣棨題准本學生亦得一例揀選保用。
乾隆二十六年、覆准山東布政使崔應階條奏、令衍聖公將揀選應
用人員移送撫臣驗看、再送部具題、并定爲四氏學學錄陞階、嗣後
缺出、如孔氏見任學錄內有文行兼優、已歷俸六年、堪勝保送之員、
准一體揀選陞補。

孔顏曾孟四氏學學錄一員、正八品（乾隆十三年改定）。掌副教授訓迪生徒、而教
公之冑子。宋元祐四年始置、考當時尚有學正一員、與學錄同、以孔
氏充、而令教授自署。金元間用異姓、正錄秩皆九品。明太祖洪武
七年、裁學正、止設學錄一員、秩未入流。宣宗宣德元年、定以聖裔任、
而令衍聖公保舉孔氏生員年德俱尊、學問優長者咨部除授。
國朝順治元年、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舉用。乾隆二十六年、覆准山
東布政使崔應階條奏、於孔氏歲貢廩生捐貢及廩生內揀選、照教
授見例、令衍聖公將揀選應用人員移送撫臣驗看、再送部具題。
聖廟執事官四十員、三品二員、四品四員、五品六員、七品八員、八品
十員、九品十員。凡祭祀、掌分獻及爵帛香祝之執事。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諭曰、惟至聖先師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朕景仰企慕、
寤寐弗諼、備舉崇奉之儀、用申報享之願。查世襲官爵、歷代俱有成
規、而聖廟執事人向來未加爵秩、所當廣置官僚、以光祀典。今欲特
設聖廟執事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員、七品者八員、
八品九品各十員、各按品級給與章服、每逢聖廟祭祀之時、虔設冠
裳、駿奔趨事。凡此人員、著衍聖公於孔氏子孫內選擇人品端方、威
儀嫺雅者、報部充補、彙奏以聞、每年各給俸祿銀二十兩。其孔氏子
孫內有情願充補之人、或曾經出仕而退休在籍者、或身有職銜而
未曾出仕者、以及貢監生童等、皆可入選。若届鄉試之期、有情願入
場者、准以監生入場應試。朕意如此、著大學士等會同該部定議具
奏。部議俸祿於山東藩庫支領、所設各官內、如有就選中式及丁憂
等項事故所遺之缺、令衍聖公另行揀選擬補、報部彙奏。乾隆三年、
七十代衍聖公廣棨請給封典、得
旨依請。而監察御史陶正靖上言、曲阜之祀、衍聖公主之、與太學釋奠
不同。準之古禮、宜從公侯之制、通議等階、未免踰越。又孔氏原有博
士、典籍、管勾等官、足供籩豆、其品官宜姑仍舊貫、遇有事故、停止充



補。經部議稱執事各官，雖分品級，止屬虛銜者，照伊等品級得封，於名器不甚允協。但既經奏准給封，應照本身實在職銜，酌量分別給以應得封典。其原無職銜之貢監生童等，援照五經博士之例，俱以八品給封。至此等官原係

世宗憲皇帝特旨增設，以明重道尊師之至意，不便遽行停止。嗣後缺出，應令衍聖公會同山東學臣，於孔氏族人內秉公揀選，務必人品威儀堪膺駿奔之選者，報部充補。如有徇濫，察出照例分別查議。

世襲六品官一員，掌分獻崇聖□田。世職知縣。改置。考孔氏子孫之為曲阜縣令，仿於唐懿宗咸通間四十代孫續。至後唐始以文宣公兼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改曲阜為仙源縣，特令四十四代孫勖以太常博士知縣事。仁宗皇祐三年，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令後宜復以孔氏子弟充選。英宗治平元年，京東提刑王綱乞慎長民之官，詔勿以孔氏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徽宗崇寧三年，勅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仙源縣官，令丞簿尉無定職。金熙宗皇統間，仍改仙源為曲阜。章宗承安二年，勅衍聖公年及十七，許兼曲阜令，不得別行差占。元仁宗延祐三年，衍聖公兼曲阜尹思誠以非嫡罷封爵，專尹曲阜。其子克欽、孫希大皆世襲縣尹。至明太祖洪武七年，希大坐事罷職，因改世襲為世職，令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送部選授，領勅赴任。宣宗宣德九年，停止給勅。英宗天順間，世職知縣年滿考績，准加銜，仍管縣事。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改令衍聖公選舉二人，送撫按考試題授。穆宗隆慶四年，監察御史趙可懷以舉用非人，民受其殃，奏請世職知縣止支俸給，專管林廟，縣務以兗州府清軍同知駐縣管理。五年，六十四代衍聖公奏言林廟自有衍聖公主奉祀事，又有管勾等官分理庶務，世職知縣孔承厚嘗以冗員裁令致仕，部議報可。六年六月，

神宗即位，詔復祖宗成法。萬歷元年，山東巡撫傅希摯、巡按吳從憲等因奏言：曲阜世職知縣，乃國家世報先師之盛意，邇緣舉用非人，遂行裁革，直有因噎廢食之病。須復世職知縣，方不違祖宗舊制。但救弊補偏，必酌定畫一之法，方可經久。以後選授，先行提學道將三氏學廩膳生員考取四人送院，院覆考取二人送部，部再考取一人注授，住劄舊城，專管縣事，不許干涉林廟。有能誠心愛民、才守俱優者，照依流官一體陞擢；若貪酷不職者，聽撫按參劾。既不管林廟，與公府原無干涉，不得徑自參論。其同知革管縣務，仍駐新城，專司巡捕。部議：曲阜世職知縣，乃國家優崇先聖之典，止當慎擇其人，不當并棄其法。其請復世職及考選之法，應如議行。至同知駐劄新城，帶管巡捕，揆之體統，殊有滯礙，應令仍舊回府，專管清軍事。得旨允行。四年，從巡撫李世達、巡按麻永吉請，同流官一體朝覲。熹宗天啓六年，撫按等言世職以孔氏廩生考選，不便陞遷，請改於舉監內考選。莊烈帝崇禎元年，六十五代衍聖公又言世職用舉監不便，仍照舊例於孔氏廩生內考選。二年，六十二代孫給事中聞詩奏准將部考選下之一人貢入國學，著為例。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考選，部議令衍聖公保舉題授。雍正二年，定議曲阜知縣缺出，令衍聖公會同山東巡撫於孔氏合族中揀選才品優長堪任邑令者，擬定正陪二人保送引

見補授。遇大計年分，令衍聖公會同巡撫考核具題，如有不職，一例處分。乾隆六年，復議曲阜縣知縣缺出，令衍聖公於孔氏合族中進士、舉貢、生員擇其讀書立品、素為族黨推重者，不拘人數，咨送山東巡撫，覆加考試，聽該撫揀選正陪保送引

見補授，並令該撫與所屬州縣一體稽察。二十一年，署巡撫白鍾山奏：曲阜知縣一缺，向由衍聖公保舉，每多瞻顧營私。若其人懦弱，即聽挾制；若其人才幹，則諸事阻撓。如近日庇護廟佃等事，其明徵也。臣

請
皇上特頒諭旨、將曲阜知縣一缺、在外揀選調補、不必拘用孔氏族人、
未始非玉成聖裔之一助。奏上、部議准行。其見任知縣孔傳松令赴
部、以外省知縣另補。奉
旨、吏部議覆白鍾山所奏曲阜縣知縣改爲題缺一本。闕里爲毓聖之
鄉、自唐宋以來、率以聖裔領縣事。夫大宗主鬯、既已爵列上公、而知
縣一官、專以民事爲職。奉法令則以裁制傷恩、厚族黨則以偏私廢
事、甚至因緣爲奸、蠹蠧不飭者有之、且亦非古人易地而官之道。我
國家尊崇先聖、遠邁前朝、延恩後裔、有加無已、豈於此而有靳焉。但
與其循舊制而致瘝官、有乖政體、何如通變宜民、俾吏舉其職、民安
其治、於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著照該部所議行。其見任世
職知縣既已謝事、若歸部改銓、不過恩及其身而止、於朕心猶有未
愜。著加恩授爲世襲六品官、仍令揀選充補用、副朕重道崇儒至意。
復經部議、世襲六品官歲給俸銀、及遇有缺出揀選題補、悉照執事
官之例。其由進士舉人充補者、應選之年、按原班銓選、由貢生生員
充補者、准一體鄉試。
孔庭族長一員、掌申明家範、表率宗族、凡子弟有不率不若者、教治
之。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即以家
長承襲。此家長授官之始也。後孔庭族長並授廸功郎。明太祖洪武
元年、以翰林檢閱官孔涇齒行俱尊、特令還鄉里爲孔氏族長、面賜
絛杖一枝、令世守主領宗族事。其後衍聖公擇年長行尊有德者爲
之、無品秩也。至我
朝、至聖廟設執事官、族長率兼執事官。
林廟舉事一員、掌提領監修林廟、佐家長之事。宋眞宗天禧五年、詔
於夫子後選差朝官一人、監督孔廟工役。時道輔以知仙源縣事充。
元時由省臣擇孔氏中廉幹者一人、委充提領監修官、依族長授八
品冠帶。明初改稱孔庭族舉、提領林廟事、俱由衍聖公選委、無品秩。
今亦如族長兼聖廟執事官。
司樂一員、正七品、掌樂章樂器、而教肄樂生。元仁宗延祐六年、五十
四代衍聖公思晦請置、明因之。
國朝順治元年、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由衍聖公保舉堪用生員、咨
部銓用。
奎文閣典籍一員、正七品、掌奎文閣書籍及禮生。元武宗至大二年、
五十四代衍聖公思晦以賜書甚多、請照國子監例設典籍一員掌
之。經中書議准、歷明迄
國朝、俱由衍聖公保舉堪用人員、同司樂一例題補。
屯田管勾一員、正七品、掌祀田錢穀之出入。祭祀則供其牲牷粢盛、
治膳饈醯醢之屬。置設除授同典籍。其屬有屯官八員、鉅野鄆城平
陽三屯各二員、東阿獨山二屯各一員、分掌五屯、以供祀事。初名屯
長、由衍聖公揀選劄委。後改屯官、由衍聖公揀選、咨領部劄任事。
守衛林廟百戶一員、秩比衛守備、掌林廟之戶籍、供其洒掃戶役之
事、主守禮器、祭祀則司滌濯、掌犧牲之宰割。在漢魏即百石卒史之
職也。漢桓帝元嘉三年、魯相乙瑛嘗以孔子廟有禮器、無人掌領、請
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之。後世以其管轄洒掃百戶、其官遂爲百戶。又
以職司巡徼、有武備焉。合典籍司樂管勾等三員爲兵農禮樂四司、
始用孔氏、後以生員。明孝宗弘治間始以洒掃戶才德兼優者充之、
止由衍聖公委用、不由部銓注。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奏准、與司樂典籍管勾等官
一體咨部題授、食衞守備俸。
知印一員、掌書一員、書寫一員、並正七品、掌公府文書印信。掌書設
自元成宗元貞二年、知印書寫並明太祖洪武二年建、皆由衍聖公
保舉堪用人員、咨部題補。

國朝順治元年、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銓用。

奏差一員、正七品、掌齋衍聖公表箋章奏、置設銓除同知印等官、

隨朝伴官六員、正七品、凡朝覲則隨從辦事。明太祖洪武十七年、設選補如奏差等官、初無常員、遇朝覲輒除二人、咨部給衘。

國朝乾隆十五年、經部咨查、始額定六員、遇缺乃補。

述曰、封建之制、所以存王者後也。昔武王下車而封先代之裔、故神農氏之後封於焦、黃帝氏之後封於薊、堯之後封於祝、舜之後封於陳、夏之後封於杞、殷之後封於宋。降及漢唐、興滅繼絕之典、亦閒有行者。然而遠者千餘年、近者或數十百載、神明之胄、越在草莽。至今日而問古帝王遺封、蓋鮮有存焉者矣。孔子無尺寸之土、而龍旂承祀、作賓王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迄於今不廢、於戲至盛矣。

附考、奉祀生司廟中奔走執事及先賢先儒祠墓之祭祀。弘治十二年、六十一代襲衍聖公宏泰始揀選聖賢後裔俊秀者充補奉祀生、給以衣巾、移提學註冊、未定名額。

國朝雍正四年、禮部侍郎巴泰條奏、始有定額。其見有之奉祀生、部議令衍聖公會同該撫學臣查明、果係聖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報部換給印照。嗣後遇有設立之奉祀生、關衍聖公者、令會同該撫學臣查核其人實係聖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咨部給照、方准奉祀。時查明聖賢後裔奉祀生孔氏一百六十五名、顏子裔三十六名、曾子裔十八名、孟子裔二十三名、閔子裔十二名、端木子裔十一名、仲子裔二十名、冉子耕裔二名、冉子雍裔三名、宰子裔一名、林子裔二名、高子裔一名、樊子裔一名、曹子裔一名、任子裔一名、鄭子裔一名、榮子裔一名、周子裔二名、張子載裔一名、張子栻裔一名、薛子裔一名、胡子居仁裔一名、周公裔東野氏十三名。嗣於雍正八年、增置南宮子裔奉祀生一名、榮子裔一名。九年、增置言子裔奉祀生二名、陳子亢裔、卜子裔各一名。十二年、增置孔氏奉祀生一名、曾子裔二名、孟子裔一名。十三年、增置孔氏奉祀生六名、東野氏一名。乾隆元年、增置冉子耕裔奉祀生四名、鄭子裔、萬子裔各一名。二年、增置高子裔奉祀生二名、東野氏三名。三年、增置孟子裔、朱子裔奉祀生各二名、閔子裔、言子裔、卜子裔、任子裔、公孫子裔各一名、冉子雍裔三名、東野氏六名。四年、增置孔氏奉祀生三名、冉子雍裔二名、司馬子裔、薛子裔各一名。六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八名、有子裔、澹臺子裔、樊子裔各一名。七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七名。八年、增置燕子裔奉祀生一名。九年、增置東野氏奉祀生六名。十年、增置冉子耕裔奉祀生三名、東野氏二名。十二年、增置曾子裔奉祀生一名、冉子耕裔、言子裔各三名。十三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二名。十五年、又增置三名。十七年、又增置二名、又增置卜子裔奉祀生一名。十八年、增置曾子裔奉祀生一名、孟子裔二名。十九年、又增置二名、又增置左邱子裔奉祀生一名。二十一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四名、卜子裔、東野氏各一名。二十三年、增置孔氏奉祀生一名、孟子裔二名。二十四年、又增置二名。二十五年、增置東野氏奉祀生二名。已上奉祀生新舊額共四百三十六名。

述曰、奉祀生之設、始不過由衍聖公及地方大吏揀選充補、給冠服奉祠墓而已。自改用部照、遂有定員。而當日彙冊之際、尙漏張溫奉祀一人。張溫者、四十三代文宣公之外祖、當孔末造亂之時、微張氏則孔氏幾斬矣。倘得白於部、無廢舊典、亦旌善酬恩之舉也。

闕里文獻考卷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禮第五之一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亦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祿秩也然則言禮而第求之器數之閒抑亦末矣顧禮緣義起而情以文宣貫本親用兩者相合而先王之禮制行焉則籩豆之事亦不得盡委諸有司之職也況意本同原而制隨世變因革增損代有不同故當其用之之時典守者有其官行習者親其事其義或不及知而器數之末類能言之及時移世易數千百年以後往往義之難知者學士大夫或可稽典籍而得之而登降周旋之節儀章度數之繁蓋有沈湮澌滅而終不可復舉者禮之亡也器數先之此古人所為悼歎於無窮也闕里為秉禮之國聖澤雖微而儀章未泯王者資禮樂焉昔大史公作史記云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漢高帝采古禮起朝儀亦嘗使叔孫通徵魯諸生為之今雖士不古若抱殘守闕習其儀而未盡通其意者蓋誠有之然往者伏睹我

皇上十三年春時巡東土

駐蹕廟庭周覽古物慨有更革禮器之意遂於

迴鑾之日

命工繪式製造而

郊

廟壇壝籩豆尊彝簠簋之制悉復古初禮失而求諸野則闕里亦後世徵文獻之所也乃舊志所載除封諡章服祀典樂章外雖有禮器樂器二圖不過略指其名義而已儀注未登象數多缺恐非所以布方策昭來許也今封諡祀典已另為一帙而於器數儀文復徵之往古驗之今時作為禮樂二考以俟愛素好古者採擇焉按禮之宜考者一曰儀注二曰祭品三曰祭器儀注之目有八一曰四仲釋奠儀二曰月朔釋菜儀三曰歲時常祭儀四曰月望行香儀五曰告祭儀六曰祭中興祖儀七曰書院釋奠儀八曰春秋掃墓儀

皇帝釋奠及

遣告諸儀不常舉者則另見焉考釋奠之禮古有行於山川者有行於廟社者有行於學者周禮太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祠祝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此行於山川廟社者也王制反釋奠於學及文王世子之所云釋奠皆行於學者也但山川廟社舉無常時故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又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鄭氏亦謂釋奠設薦饌酌奠無迎尸以下事若學之釋奠自始立學及訊馘外則舉有常期又其制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必三者具而其禮斯備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謂與鄰國合其說皆非也秦漢以降其制無聞至唐宋而釋奠之名遂專施於學其禮亦備舉焉今闕里釋奠用四仲上丁前期三日書寫官恭繕祝版陳衍聖公視事廳正中大成殿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於至聖先師曰惟祖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年茲惟仲春夏秋冬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尚饗崇聖祠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主鬯裔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於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曰惟王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師功德顯著茲惟仲春夏秋冬謹以庶品之儀致祭配以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二世祖先賢孟孫氏尚饗啓聖祠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主鬯裔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於啓聖王曰茲遇仲春夏秋冬式遵舊章用薦祀事尚饗家廟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於始祖考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興祖考妣曰茲遇仲春夏秋冬式遵舊章用薦祫事尚饗卑



午衍聖公具公服北向恭閱訖書寫官捧安亭內同香帛由快睹門送入廟恭安奎文閣下遂分署執事榜於廟庭大成殿至聖先師及四配位前衍聖公主鬯寢殿分獻官一員十二哲分獻官二員東西廡從祀先賢先儒分獻官六員監祭官二員太祝官一員太史官一員司香官五員司帛官五員司爵官五員司尊官一員糾儀官二員兩階領班官二員典儀官一員典樂官一員掌宰官一員司膳官一員司織官一員巡綽官二員崇聖祠攝獻官一員從祀分獻官二員監祭官一員糾儀官一員啓聖祠攝獻官一員寢殿分獻官一員監祭官一員糾儀官一員家廟攝獻官一員監祭官一員糾儀官一員后土祠主祭官一員崇聖祠攝獻以世襲六品官掌宰以百戶司膳以管勾典儀以典籍典樂以司樂司織巡綽皆以伴官其餘分獻及各執事皆以廟庭執事官及敘職等又進奉祀生執事樂舞生及四氏學生而分其執事十二哲司香二人司帛二人司爵二人司尊二人兩廡司香六人司帛六人司爵六人司尊六人寢殿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崇聖祠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十一人司帛十一人司爵十一人司尊三人啓聖祠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啓聖寢殿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家廟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四人司帛四人司爵四人司尊一人后土祠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凡一百三人典籍召集禮生而分其執事大成殿鳴贊二人衍聖公引贊一人對引一人分獻各官引贊八人相禮十八人陳設八人寢殿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崇聖祠鳴贊一人引贊三人對引一人相禮六人陳設一人啓聖祠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啓聖寢殿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家廟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后土祠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凡八十人司樂召集樂舞生而分其執事麾二人歌六人琴六人瑟四人笙六人洞簫六人笛六人鳳簫二人塤二人篪四人編鐘一人副一人編磬一人副一人楹鼓一人副一人足鼓一人副一人搏拊二人鼗鼓二人相鼓二人柷一人敔一人旌二人文舞三十六人領班二人鐘鼓六人引導樂十四人凡百二十人灑掃陳設守衛百戶供其戶丁庖丁廚役取辦於管勾分署執事既定凡官員學生及宗族人等無執事者皆陪祭乃戒誓設戒誓牌同文門下南向衍聖公率攝獻分獻官執事官生陪祭官生宗族人等具公服入快睹門揖至同文門前鳴贊唱排班班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禮興鳴贊唱讀戒詞鳴鐘鼓戒誓生恭捧戒牌西向讀曰欽遵

皇帝令典於某月某日丁某祗行釋奠禮於至聖先師孔子廟庭官員師生宗族執事人等自今日爲始沐浴更衣散齊一日各宿別室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致齊一日同宿齊所思神飲食思神居處思神笑語思神志意思神所樂思神所嗜各宜精白乃心益加敬謹戒之哉讀畢捧牌安原處鳴贊唱讀誓詞戒誓生恭捧誓牌西向讀曰

國有常憲明神鑒焉讀畢捧牌安原處鳴贊唱懸戒牌戒誓生捧牌恭懸同文門下鳴贊唱給齊牌凡與祭官生領齊牌訖鳴贊唱設誓牌戒誓生捧牌置案昇起引導樂作鳴鐘鼓設誓牌大中門下正中翼日當祭之前期二日衍聖公致齊於齊宿所典籍集禮生於詩禮堂守衛百戶出禮器禮生滌濯之陳於堂上司樂集樂舞生於金絲堂出樂器樂舞生拂拭之陳於堂上衍聖公率攝獻分獻及執事各官具公服恭詣觀禮聽樂祭前一日質明管勾官陳粢盛快睹門外陳犧牲仰高門外衍聖公率攝獻分獻及執事各官具公服迎粢盛歸神廚迎犧牲歸神庖引導皆用樂是日設至聖先師四配十二哲

虛位於奎文閣東廡三壇。西廡三壇在同文門左右、東西相向陳尊彝、爵、洗、樂懸綴兆如祭儀。寢殿虛位設奎文閣後、崇聖祠虛位設同文門東、家廟虛位在其後、啓聖祠虛位設同文門西、寢殿虛位在其後、后土祠虛位設奎文閣後之左、亦各陳尊俎如祭儀。衍聖公具公服、率攝獻分獻官及執事官生、陪祭官生、宗族人等就位習儀。既畢、少憩、恭詣神庖省牲。掌宰官取血骨、率各壇陳設禮生捧毛血盤恭安各祭案上。衍聖公以下遂詣神廚視膳。司膳官率各壇陳設禮生捧饌盤恭安各祭案、左引導皆有樂。是時粢盛既豐、牲牷告備、禮樂諸生咸集、乃陳設。大成殿至聖先師孔子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牛一、羊一、豕一、共俎、太尊一、犧尊一、象尊一、山尊一、雷尊一、著尊三、彝一、斝一、茅沙池一、香鼎一、燭臺四、花瓶四、香盤一、香盒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燔爐一。四配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東哲六位各供爵一、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共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西哲同。兩廡共五十六壇、各供爵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香鼎一、燭臺二。分獻六處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罍一、洗一。寢殿至聖先師孔子夫人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崇聖祠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位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共壺尊一、彝一、斝一、茅沙池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燔爐一。東配二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香鼎一、共毛血盤一、饌盤一、羊一、豕一、兩俎、燭臺二。西配同。從祀左右各一壇、各獻爵三、

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羊三體、豕三體、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啓聖祠啓聖王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彝一、斝一、茅沙池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燔爐一。寢殿啓聖王夫人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家廟始祖考妣位前供爵二、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位前各供爵二、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中興祖考妣位前供爵二、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四壇共壺尊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后土祠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豕首一、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右祭器之數、凡供爵七十七、獻爵九十六、篚三十二、登三、鉶四十九、簠一百有八、簋一百有八、籩四百三十六、豆四百三十六、饌盤三十、毛血盤三十、俎五十七、香鼎八十八、香盒三十三、香盤一、花瓶四、燭臺一百六十二、太尊一、犧尊一、象尊一、山尊一、雷尊一、著尊三、壺尊十六、彝三、斝三、茅沙池三、燔爐三、福爵四、胙盤四、罍十七、洗十七、巾十七、祭案七十八、祝案四、福胙案四。凡登、鉶、簠、簋、籩、豆皆陳於祭案、登在中、鉶次之、簠在鉶左、簋在鉶右、籩又在簠之左、豆又在簋之右。大成殿香鼎、燭臺、花瓶、太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陳設如常、張曲柄黃蓋於殿門外兩楹間。祝案陳祭案西南、福胙案陳祭案東南、牲俎陳祭案前。三著尊共案在殿門外左、西向。兩壺尊分案在殿東西兩廡外、相向。燔爐設大成殿簷下正中。斝陳杏壇南香盤前、有几、茅沙池在几前、彝在東偏、亦有几。罍



洗在東階下陛之南、直東霤、分獻東哲罍洗。次之西哲罍洗、在西階下、直西霤。洗有架、罇有案、獻爵帛篚陳焉。兩廡罍尊各在其廡門外之左、東廡北向、西廡南向、爵篚罍洗在其階下。中和韶樂陳露臺上、引導樂陳大成門外、鼗鼓鏞鐘在杏壇上。植庭燎、夾兩陛間。衍聖公拜位在彝斝前。寢殿分獻官東西哲分獻官兩廡分獻官各拜位次之。陪祭官員族人拜位列兩階下。監祭官立殿門內、東西相向。典儀典樂官立露臺上、西向。司膳掌守官立露臺上、東向。糾儀官立兩班上、東西相向。鳴贊在露臺午階上、西向。崇聖啓聖兩祠、大成啓聖兩寢及家廟堂上堂下設尊俎罍洗及攝獻分獻監祭糾儀各官之位、亦略如大成殿之儀。詩禮堂正中設祝案四、皆南向。東設署名案一、西向。鼗鼓初嚴、大祝官生恭捧祝版詣詩禮堂、安案上。鼗鼓三嚴、衍聖公具朝服、恭詣詩禮堂、以次署名訖、太祝官生恭捧分詣各壇、安祝案上。衍聖公以下皆序揖。引贊贊請行禮、導引衍聖公出詩禮堂、入金聲門、至拜位旁立。鳴贊唱啓戶掃除。凡殿上執事各官皆趨詹下、不鳴贊、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各就位立。樂舞生各執羽籥簫管、拱立兩階下。鳴贊唱樂舞生就位、樂舞生夾兩階升、各就位、擊鼗鼓為節。鳴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分獻官就位、正獻官就位。引贊引衍聖公就拜位北面立。鳴贊唱瘞毛血、掌守官詣至聖先師位前、一叩頭、興、恭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配位以下陳設生亦各詣位前、一叩頭、興、恭捧毛血盤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祝史降詣杏壇前燎所、取斝酌酒、衍聖公跪受斝灌地、奠斝、行一叩頭禮、興。祝史出大成門外、引導樂作、入大成門、杏壇鳴鐘鼓、衍聖公以下皆退立階東西向、跪迎候過、復位、引導樂止。鳴贊唱參神、麾生唱樂奏昭平之章、樂作。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闋。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麾生唱樂奏宣平之章、樂作、有舞。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衍聖公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衍聖公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官進爵、衍聖公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衍聖公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官酌訖、引贊贊詣始祖至聖先師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官立案前左、捧爵官立案側左、四配帛爵各在供案南北向神位立。衍聖公由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官跪進香。引贊贊上香、衍聖公受香、恭爇鑪內。引贊贊跪叩興、衍聖公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帛、捧帛官跪進帛。引贊贊奠帛、衍聖公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司爵官跪進爵。引贊贊獻爵、衍聖公受爵、恭獻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讀祝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以下皆跪。麾生偃麾、樂止、文舞生皆跪。引贊贊讀祝、太祝官詣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至聖先師位前篚內、就案右、三叩頭、退。文舞生興、麾生舉麾、樂作。引贊贊叩興、衍聖公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以下隨行三叩頭禮、興。引贊引衍聖公詣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各位前、上香、獻帛爵並如正位儀。既讀祝後、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寢殿分獻官詣寢殿行禮。三獻既畢、乃復原位。餘引贊引東西哲兩廡分獻官各盥手洗爵、升壇上香、獻帛爵如前儀、並俟衍聖公獻亞聖孟子時同分獻。獻畢、引贊贊復位。衍聖公率分獻官至殿右門內、兩廡分獻官各在其廡門內、皆一揖、出、降階復位。樂闋。鳴贊唱行亞獻禮、麾生唱樂奏秩平之章、樂作、有舞。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官進爵、衍聖公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衍聖公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官酌訖、引贊贊詣始祖至聖先師神位前跪叩、興、衍聖公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官跪進爵、引贊贊獻爵、衍聖公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引衍聖公詣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各位前獻爵如正位儀。既獻正位、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贊

引分獻官各洗爵登獻、如初獻儀。獻畢、引贊贊復位。衍聖公率分獻官揖出復位。樂闋、鳴贊唱行終獻禮、麾生唱樂奏敍平之章。樂作、行舞。引贊引衍聖公及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獻畢、復位。樂闋、旌生引舞生退立樂懸外。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衍聖公升殿、贊詣福胙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以下皆跪。時寢殿分獻官已歸班行禮。引贊贊飲福、太祝官跪授福爵、衍聖公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官。太祝官受、興、復於坫。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衍聖公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衍聖公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以下隨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衍聖公揖出、復位。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徹饌。麾生唱樂奏懿平之章。樂作、司膳官詣至聖先師位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配位以下陳設生亦各詣位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麾生唱樂奏德平之章。樂作、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闋、大成殿簷下引導樂作、由中階降杏壇、鳴鐘鼓、衍聖公以下退立階西、東向跪送。候出大成門、復位。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樂暨奏德平之章、麾生不唱。樂作、太祝官、捧帛官及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並由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引衍聖公率分獻官詣望燎位。引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衍聖公率分獻官復位。樂闋、鳴贊唱禮畢。杏壇鳴鐘、衍聖公以下皆退。樂舞生捲班、仍應杏壇鼓節。禮生、樂生合列杏壇前、行一跪三叩頭禮、退。㫥日、乃頒胙散福。寢殿儀。引贊引分獻官至拜位前、北向立。鳴贊唱啓戶、掃除瘞毛血。陳設生詣神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分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始祖妣夫人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分獻官由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分獻官受香、恭爇鑪內。引贊贊跪叩、興。分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分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獻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分獻官至殿右門向上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始祖妣夫人神位前跪叩、興。分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分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禮畢。引贊贊復位。分獻官復大成殿前原位、隨班行禮。俟大成殿焚帛時、司帛生詣位前、一叩頭、興、恭捧帛由殿中門出、隨詣燎位。分獻官隨衍聖公後、詣燎所望燎。崇聖祠儀。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同分獻官恭詣崇聖祠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分獻官就位、攝獻官就位、攝獻分獻官各就位立。鳴贊唱瘞毛血。各陳設生詣各神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祝史降階詣祼所、取斝酌酒。攝獻官跪受斝、灌地、奠斝、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參神、跪、叩、興。攝獻官等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



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肇聖王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立各案前左。捧爵生立各案側左。攝獻官由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爇鑪內。引贊贊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攝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引攝獻官詣裕聖王神位前。次詣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各神位前上香、奠帛爵、如肇聖王儀。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皆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正位龕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頭禮、興。引贊引攝獻官詣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二世祖、先賢孟孫氏各位前、並上香、奠帛爵、如前儀。既讀祝後、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左右從祀分獻官盥手洗爵、升殿上香、奠帛爵、如攝獻官儀。並俟攝獻官獻先賢孟孫氏時、同分獻。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分獻官至殿右門揖出降階、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肇聖王神位前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裕聖王神位前。次詣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及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二世祖、先賢孟孫氏各位前、並獻爵、如肇聖王位前儀。獻五王畢。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左右從祀分獻官洗爵、登、獻如前儀。獻畢、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攝獻官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獻官升殿。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皆跪。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坫。引贊贊受福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跪、叩、興。攝獻官等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各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由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攝獻官、分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等復位。鳴贊唱禮畢。揖獻官等皆退。啓聖祠儀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同分獻官恭詣啓聖祠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分獻官就位、攝獻官就位、攝獻分獻官各就位立。鳴贊唱瘞毛血。陳設生詣神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祝史降階、詣祼所、取斝酌酒、攝獻官跪受斝、灌地奠斝、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參神、跪、叩、興。攝獻官等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啓聖王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攝獻官由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爇鑪內。引贊贊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攝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

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跪。分獻官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篚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分獻官詣寢殿行禮。引贊贊復位。攝獻官至殿右門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啓聖王神位前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攝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獻官升殿、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坫。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由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攝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啓聖寢殿儀。引贊引分獻官至拜位前、北向立。鳴贊唱啓戶掃除瘞毛血。陳設生詣神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分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啓聖王夫人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分獻官由殿左門入。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分獻官受香、恭爇鑪內。引贊贊跪、叩、興。分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分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獻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分獻官至殿右門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啓聖王夫人神位前跪、叩、興。分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分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進帛者捧帛、恭詣燎所。捧帛生詣案前一叩頭、興、捧帛由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分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帛焚畢。引贊贊復位。分獻官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舊儀、禮畢、當前殿三獻後、分獻官仍歸原班、隨行禮。如大成寢殿分獻官儀。今既遷四配及從祀神主於崇聖祠前殿、禮儀早畢。寢殿分獻官不復歸原班。家廟儀。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恭詣家廟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瘞毛血。陳設生詣各神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由祠堂中門出、瘞於瘞所。引贊贊升壇。攝獻官升階。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攝獻官由祠堂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跪。攝獻官跪。引贊贊啓櫝出主。陳設生



啓櫝出主。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爇鑪內。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引攝獻官以次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並啓櫝上香，如始祖考妣位前儀。引贊贊復位。攝獻官至祠堂右門揖出復位。鳴贊唱迎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帛爵由祠堂中門入。捧帛生、捧爵生以次立案前左。攝獻官由祠堂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攝獻官受帛，拱舉授捧帛生。捧帛生受、興，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拱舉授捧爵生。捧爵生受、興，恭奠案上正中坫上。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引攝獻官以次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並奠帛、獻爵，如正位儀。獻畢，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正位饌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攝獻官受爵，拱舉授捧爵生。捧爵生受、興，恭奠案左坫上。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引攝獻官以次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並獻爵，如正位儀。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攝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獻官升階，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坫。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祠堂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由祠堂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攝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復位。引贊引攝獻官升階，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奉主入櫝。陳設生捧主入櫝。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引攝獻官以次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藏主，如始祖考妣位前儀。藏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后土祠同釋奠日行禮，其儀三獻前後各行一跪三叩頭禮。考釋菜之禮，朱子曰：猶贄也。婦見舅姑，其贄棗栗脯脩，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贄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鬯、不列饌、不作樂、不授胙。又按五禮新儀，釋菜每位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菹菁韭之菹。犧尊一，以實汎齊。今闕里釋菜以每月朔，每望陳二籩二豆，實以果蔬，設尊爵盥洗，如釋奠儀。是日質明，衍聖公率官員族人詣廟行禮，大成殿及家廟，衍聖公主獻，行一獻三跪九叩頭禮。崇聖祠啓聖祠、大成啓聖兩寢殿及兩哲兩廡、崇聖祠從祀分獻，攝獻行事。崇聖、啓聖兩祠皆一獻，行二跪六叩頭禮。歲時常祭之禮，其舉有七：元旦一、上元一、端陽一、中秋一、重陽一、冬至一、歲除。其儀設籩豆爵洗，如釋菜儀。家廟衍聖公主祭，不灌鬯，不奠帛，讀祝、上香、三獻、陳饌、徹饌、迎神、送神，行三跪九叩頭禮。

崇聖祠攝獻從祀分獻儀並上香三獻迎送神行二跪六叩頭禮月望行香儀每月望日衍聖公率官員族人詣大成殿家廟行三跪九叩頭禮崇聖祠啓聖祠行二跪六叩頭禮凡衍聖公家有舉則奉祝文告於家廟其儀如歲時常祭之儀五月二十九日為中興祖誕辰預設祭案牲俎於詩禮堂壺尊一在東楹盥洗在階下東南直東榮設燎鑪於西階下衍聖公拜位在中階上陪祭官員族人各按昭穆品級之次祭用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是日質明衍聖公率官員族人詣家廟拜位前立鳴贊唱排班班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升壇引衍聖公升壇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陪祭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進香上香叩興衍聖公上香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隨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神位前並上香如正位儀官員族人不隨行禮引贊贊詣中興祖考妣神位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陪祭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啓櫝出主叩興衍聖公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皆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請主執事者奉主出由中階降恭安詩禮堂衍聖公由東階降率官員族人出東旁門詣詩禮堂引贊引衍聖公就拜位前立鳴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瘞毛血迎神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升壇詣盥洗所盥手進巾洗爵進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跪叩興衍聖公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皆跪叩興官員族人皆隨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者跪進帛贊獻帛衍聖公獻帛贊進爵捧爵者跪進爵贊獻爵衍聖公獻爵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讀祝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至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文讀曰維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於中興祖文宣公神位前曰惟祖溯厥初生適逢家難似續一綫天祐克延明德惟馨繁衍後裔子孫永保弗替引之茲遇誕辰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讀畢興安龕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興衍聖公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衍聖公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皆如初獻儀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贊升壇詣福胙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官員族人皆跪引贊唱飲福酒受福胙叩興衍聖公飲酒受胙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衍聖公復位鳴贊唱徹饌送神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引贊贊詣望燎位衍聖公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鳴贊唱奉神主入家廟執事者奉三主入家廟安龕內衍聖公隨神主至位前引贊贊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奉主入櫝叩興衍聖公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衍聖公復位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鳴贊唱禮畢皆退尼山書院以至聖先師誕日忌日釋奠洙泗書院聖澤書院並以春秋次丁釋奠各以其書院之博士學錄主祭儀注祭品悉如大成殿釋奠之儀尼山書院釋奠時同日致祭其書院之啓聖祠二世祖祠三世祖祠祭品行禮皆準祖廟釋奠啓聖祠家廟祔位之儀尼山神毓聖侯祠準祖廟十祠儀尼山書院祝文曰惟祖坤靈毓粹尼阜降祥篤生我祖扶植綱常萬世永賴子孫其昌茲遇誕忌辰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配尚饗洙泗書院祝文曰惟祖聖毓尼防教開洙泗六經闡道萬世為師茲惟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配尚饗聖澤書院祝文曰惟祖大行有兆出宰中都治惟一年澤留萬世茲惟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配。何讙。中庸書院春秋上丁、世襲五經博士主祭。正位配位皆八籩八豆。設尊、俎、罍洗、如祖廟儀。其日、博士具朝服、鳴贊唱就位、瘞毛血、迎神、跪、叩、興。博士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升壇、詣盥洗所、盥手、進巾、洗爵、進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述聖三世祖神位前、進香、上香、跪、叩、興。博士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帛、獻帛、進爵、獻爵。博士獻帛、獻爵、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亞聖孟子神位前、上香、獻帛、獻爵、如正位儀。引贊贊詣讀祝位、跪。博士就位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至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文、讀曰：維年月日、幾十幾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某、敢昭告於述聖三世祖神位前曰：維祖道統傳家、師曾啓孟、述作中庸、垂教千古。茲惟仲秋（春）、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亞聖孟子配。尚饗。讀畢、安正位篚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興。博士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博士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皆如初獻儀。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贊升壇、詣福胙位、跪。博士跪。引贊贊飲福酒、受福胙、叩、興。博士飲福受胙、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博士復位。鳴贊唱徹饌、送神、跪、叩、興。博士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引贊贊詣望燎位、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博士復位。鳴贊唱禮畢。掃墓儀：以清明節、十月朔日、預設牲、俎、祭品、及尊爵、罍洗於墓前。衍聖公率族人詣聖林。鳴贊唱排班、班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獻禮。引贊贊升壇、盥手、進巾、洗爵、進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聖墓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族人皆跪。引贊贊進帛、獻帛、進爵、獻爵、叩、興。衍聖公獻帛、爵、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族人皆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衍聖公復位。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頭禮、興。禮畢。次詣二世祖墓、三世祖墓、廬墓堂、中興祖以下至衍聖公之高曾祖禰諸墓。次祭掃、奠帛、酌獻、皆如前儀。是日、孔庭族長分詣啓聖林祭掃、如前儀。

述曰：三代之禮久廢、其所存者特千百之什一耳。今考闕里諸儀、若灌鬯、若焫蕭、若祝史迎神門外、若三獻洗爵而後登、皆駸駸乎有古之遺焉。然尚有可議者數端。大成釋奠、朝廷之命祀也；家廟時薦、子孫之私享也。崇聖祠既建、而啓聖祠舊像具贍、有其舉之、雖不可廢、亦當別諏吉日、以遠煩瀆。或如書院改用次丁、皆可。今至聖、述聖既祀於大成殿、啓聖、伯魚既祀於崇聖祠、而啓聖祠及家廟復同日並舉、有重祭之嫌、一也。洗而後獻、所以致其潔也。乃祼獨不洗、異於古禮之每酌必洗、二也。少牢饋食禮有主人北面酌酒之文、唐宋釋奠猶司尊者舉冪、主獻官受爵親酌、所以昭其虔也。今三獻雖親洗、而不親酌、三也。古者吉祭、主人就阼階、無由西階者。今太學之儀、主祭官升降亦皆由東階、獨闕里釋奠升則東階、而降則西階、四也。禮、尸命祝、祝嘏主人、所謂工祝致告也。故唐宋儀福胙皆受自祝。今則略其儀、而受胙於執事者、而不復假祝、五也。釋奠用中和韶樂、而迎神送神則以教坊樂引導、雅鄭雜陳、疑嫌於褻、六也。宋元時升殿降殿、酌獻配位、皆別有樂章。自明至今、樂祇用六成、儀節煩而樂章短、奏者每遲其聲以俟之、音節頗近嘽緩。若於酌畢將獻時、然後起樂、獻畢出殿、樂亦隨止、不必俟復位而後闋、可變嘽緩之音、應中和之節、七也。天下文廟皆四配十二哲、獨三書院哲位猶未改舊制。且聖澤書院祇配顏、曾、而不及思、孟。又學官皆立崇聖祠、而書院猶未立、八也。汾學膚識淺、何敢妄議禮樂。然於茲數者、竊謂未安、不敢自隱、用綴篇末、以備主鬯者之採擇云爾。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

禮第五之二

歷代帝王過魯祠孔子，或進爵再拜，或行酌獻禮，及遣官祭告降香諸儀，前籍略之，皆不可得而詳矣。今惟錄
本朝儀注於左。

皇帝釋奠儀：先期，太常寺官恭設
皇帝拜位於殿門內正中，設祝版案於供案右，南向；尊案於殿內東南隅，西向。分獻東配、東哲尊次之，西配、西哲尊在西南隅，東向。兩廡獻尊各在其門內，左東廡北向，西廡南向。燎爐在殿階下西南，東向。牲牢籩豆如四時上丁釋奠之數。是日，禮部、太常寺堂官奏請
皇帝躬詣行禮。扈從王等、內大臣、侍衛、文武官三品以上，地方文官知府、武官副將以上，衍聖公及五氏有頂帶官員俱陪祀。其餘扈從及地方文武各官俱於
行宮兩旁排班候
駕出跪送。
皇帝具補服，陞輦，儀仗全設，進曲阜南門，至奎文閣前降輦。贊引官對引官恭導
皇帝由甬道中行至大成殿拜位前立。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官奏就位。
皇帝就拜位立。典儀唱迎神，協律郎唱舉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奏跪、叩、興。
皇帝行三跪九叩頭禮，興。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俱隨行禮畢。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官、捧爵官前進向西立。協律郎唱舉初獻樂，奏寧平之章。樂作。捧帛官跪進帛於
皇帝右。贊引官奏獻帛。
皇帝受帛，拱舉，仍授捧帛官。捧帛官跪接，捧至先師位前，跪奠畢，三叩頭，退。捧爵官跪進爵於
皇帝右。贊引官奏獻爵。
皇帝受爵，拱舉，仍授捧爵官。捧爵官跪接，捧至先師位前，跪獻畢，退。次讀祝官至祝版案前，三叩頭，捧祝文於案左祗候。樂止。贊引官奏跪。
皇帝跪。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讀祝官俱跪。贊引官贊讀祝。讀祝官讀畢，捧祝版至先師位前，跪安帛匣內，三叩頭，退。樂作。贊引官奏叩、興。
皇帝行一跪三叩頭禮，興。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俱隨行禮。其分獻各官依序引至四配、十一哲、兩廡各神位前立，獻帛、爵畢，各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捧爵官前進向西立。協律郎唱舉亞獻樂，奏安平之章。樂作。捧爵官跪進爵於
皇帝右。贊引官奏獻爵。
皇帝受爵，拱舉，仍授捧爵官。捧爵官跪接，獻爵於左，退。分獻官各獻爵，如初獻儀。獻畢，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捧爵官前進向東立。協律郎唱舉終獻樂，奏景平之章。樂作。捧爵官跪進爵於
皇帝左。贊引官奏獻爵。
皇帝受爵，拱舉，仍授捧爵官。捧爵官跪接，獻爵於右，退。分獻官各獻爵，如亞獻儀。獻畢，樂止。樂舞生引退。典儀唱徹饌，協律郎唱舉徹饌樂，奏咸平之章。樂作。樂止。典儀唱送神，協律郎唱舉送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奏跪、叩、興。
皇帝行三跪九叩頭禮，興。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俱隨行禮畢。典儀唱捧祝帛饌恭詣燎位。
皇帝轉立東旁。捧祝官、捧帛官前進，三叩頭，捧祝帛起；捧饌官跪，不叩，捧饌起，依次出中門，恭詣燎位。
皇帝還位立。祝帛焚半，贊引官奏禮畢。
皇帝出，至奎文閣前陞輦，作樂。

還行宮不陪祀扈從官及地方文武各官於
行宮兩旁跪迎候
駕過各退此康熙二十三年儀注也乾隆年間儀注惟改立獻為跪獻
改十一哲為十二哲改舊樂用新樂餘悉同又舊於同日
遣官祭啓聖祠今
遣官祭崇聖祠其儀贊引官對引官引承祭官入崇聖祠左門至盥洗
處盥手畢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官贊就位承祭官就位立
典儀唱迎神贊引官贊跪叩興承祭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官贊升壇承祭官入殿左門贊詣肇聖王位前
承祭官詣位前立贊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奠帛捧帛官
跪進承祭官受帛拱舉立獻畢贊獻爵捧爵官跪進承祭官受爵拱
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官以次贊詣裕聖王詒聖王昌
聖王啓聖王各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贊引官贊詣讀祝位承祭官
詣讀祝位立讀祝官至祝版案前三叩頭捧祝版立於案左贊跪承
祭官讀祝官俱跪贊讀祝讀祝官讀畢捧祝版跪安正位案上帛匣
內三叩頭退贊叩興承祭官行一跪三叩頭禮興贊引官贊詣先賢
顔氏位前承祭官詣位前立贊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奠
帛捧帛官跪進承祭官受帛拱舉立獻畢贊獻爵捧爵官跪進承祭
官受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官以次贊詣先賢曾
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各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畢贊引官贊復
位承祭官復位立典儀唱行亞獻禮獻爵於左如初獻儀典儀唱行
終獻禮獻爵於右如亞獻儀典儀唱徹饌唱送神贊引官贊跪叩興
承祭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典儀唱捧祝帛饌各恭詣燎位捧祝帛
官至各位前三叩頭捧祝帛起捧饌官跪不叩捧饌起依次送至燎
位承祭官退至西旁立候祝帛過仍復位立典儀唱望燎贊引官贊
詣望燎位承祭官至燎位立視祝帛贊禮畢退

皇帝御詩禮堂講書儀鴻臚寺會同衍聖公預設
御座於詩禮堂正中設經案於
御座東南西向
勅諭案在經案之南西向講書案在前楹內東偏北向內閣中書恭捧
勅諭翰林院官捧講章各陳於案釋奠禮畢
皇帝憩幄內應聽講各官至詩禮堂序立衍聖公率講書官及各博士
觀禮族人序立承聖門外道右候
皇帝出幄步入詩禮堂衍聖公等跪接
皇帝陞座衍聖公以下由承聖左門入至詩禮堂階下序立贊禮郎唱
排班鴻臚寺官引衍聖公以下排班贊禮郎唱跪叩興衍聖公等行
三跪九叩頭禮興贊禮郎唱講書執事官恭設經案於
御前講書官出班升階至詩禮堂簷下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退立楹前
西向序立講四書官先至案前講畢退原立處講經官次至案前講
畢退原立處同降階復位贊禮郎唱宣
勅諭大學士恭詣案前捧
勅諭降至庭中西向立衍聖公以下皆跪大學士恭宣
勅諭畢贊禮郎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興趨出候送
駕禮畢
皇帝還行宮
皇帝詣聖墓前酹酒儀是日
皇帝御常服詣孔林隨行禮之王公大臣官員等預往聖林門外下馬
進至墓門前候
駕光祿寺堂官將爵案奠池設月臺正中武備院官設拜褥隨從大臣
侍衛官員至聖林門外下馬
皇帝過洙水橋至墓門降輿禮部堂官前導由中門入鴻臚寺官引王
公以下三品文武大臣侍衛官員隨入在享堂外兩傍排立

皇帝陞月臺詣拜褥跪。衆皆跪。執事官酌酒、大臣跪進爵。
皇帝酹酒三爵、每爵行一叩頭禮。衆皆隨行禮。禮畢、王公大臣等先出。
禮部堂官前導、
皇帝由中門出、陞輿、還
行宮。
遣皇子祭告儀、祭日辰時、
皇子具蟒袍補服至聖廟大門外下馬。贊引官對引官引
皇子由東門入至盥手處。贊引官贊盥手。盥手畢、引
皇子至殿外月臺上拜褥前立。典儀官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
其事。贊引官贊就位。
皇子升拜褥上立。典儀官唱迎神。典樂官唱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
作、贊引官贊跪叩興。
皇子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止。典儀官唱奠帛、行初獻禮。捧香帛官
詣案前左、捧爵官詣案側左、皆北向立。典樂官唱初獻樂、奏寧平之
章。樂作、贊引官贊升壇。
皇子由殿左門入至香案前。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贊上香。捧香官跪進香。
皇子接香盒拱舉、授捧香官。
皇子興、上炷香、次上三瓣香。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奠帛。捧帛官跪進帛。
皇子接舉立獻案前正中。贊引官贊獻爵。捧爵官跪進爵。
皇子接爵拱舉、立獻案上正中坫上、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詣讀
祝位。
皇子就讀祝位立。讀祝官就祝案前三叩頭、捧祝文立案左。樂止。贊
引官贊跪。
皇子跪。贊引官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畢、恭捧祝文至位前、跪安案
上篚內、三叩頭、退。樂作、贊引官贊叩興。
皇子行三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復位。
皇子復位。樂止。典儀官唱行亞獻禮。捧爵官捧爵、詣案側左、北向立。
典樂官唱亞獻樂、奏安平之章。樂作、贊引官贊升壇。
皇子由殿左門入詣神位前。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獻爵。捧爵官跪進爵。
皇子接爵拱舉、立獻於左坫上、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復位。
皇子復位。樂止。典儀官唱行終獻禮。捧爵官捧爵、詣案側右、北向立。
典樂官唱終獻樂、奏景平之章。樂作、贊引官贊升壇。
皇子由殿左門入詣神位前。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獻爵。捧爵官跪進爵。
皇子接爵拱舉、立獻於右坫上、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復位。
皇子復位。樂止。典儀官唱徹饌。典樂官唱徹饌樂、奏咸平之章。樂作、
樂止、典儀官唱送神。典樂官唱送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贊
跪叩興。
皇子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止、典儀官唱恭捧祝帛香饌、詣燎位。捧
祝帛官前進、三叩頭、捧祝帛起、捧香饌官不叩、跪捧香饌起、以次由
殿中門出、送詣燎位。
皇子退至西旁立、俟祝帛香饌過、
皇子復位立。焚祝帛半、贊引官贊禮畢、引
皇子由東門出。此雍正八年儀注、故仍用舊樂。是日、
遣郡王祭告崇聖祠、其儀與
皇帝幸闕里。
遣官祭崇聖祠儀同、惟不獻配位爲異。
遣官祭告儀、祭日黎明、陪祭各官俱穿朝服、在櫺星門列班、俟接
祭文、由中門入。承祭官隨入、陪祭各官由左右門入。引贊贊盥手。承祭

官盥手畢、引贊引至拜位前立。鳴贊唱樂舞生就位、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承祭官就位。瘞毛血、迎神、典樂唱樂奏昭平之章。鳴贊唱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止。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捧香帛官詣案前左、捧爵官詣案側左、皆北向立。典樂唱樂奏宣平之章。引贊贊升壇、詣先師孔子神位前、承祭官由東階上、進殿左門、至拜所立。引贊贊上香、跪。鳴贊唱衆官皆跪。引贊贊進帛、獻帛、進爵、獻爵。承祭官跪上香、獻帛爵訖、樂止。引贊贊讀祝、讀祝官三叩頭、捧祝版讀畢、興、跪安篚內。引贊贊叩、興。承祭官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陪祭官亦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承祭官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典樂唱樂奏秩平之章。引贊引承祭官升壇獻爵、如初獻儀。樂止。鳴贊唱行終獻禮、典樂唱樂奏敘平之章。引贊引承祭官升壇獻爵、如初儀。樂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承祭官詣福胙位跪。鳴贊唱衆官皆跪。引贊贊飲福酒、受福胙。承祭官飲福受胙訖、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陪祭官亦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鳴贊唱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徹饌、典樂唱樂奏懿平之章。樂作、樂止。鳴贊唱送神、典樂唱樂奏德平之章。鳴贊唱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恭捧祝帛詣燎位。引贊引承祭官詣望燎位、焚祝帛畢、復位。鳴贊唱禮畢。

遣官詣啓聖王墓前酹酒儀、先期、廟庭執事官陳奠池於啓聖王墓前、陳拜位於奠池前、陳尊一、爵三於墓東南、有案。是日、酹酒官至、由墓左門入、至拜位前、北向立。衍聖公陪位。捧爵官酌酒以次至酹酒官右、西向立。酹酒官跪。捧爵官跪進爵。酹酒官受爵、酹酒、以虛爵授捧爵官。捧爵官受爵、興、退。酹酒官叩頭。凡三酹酒、三叩頭、興。禮畢、退由原門出。

述曰、

皇帝詣學禮止三獻六拜。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聖祖仁皇帝親釋奠於闕里、禮官以國學儀注上奏、奉
旨特改爲三跪九叩。而我
皇上三幸曲阜、禮官仍議禮如初、
皇上皆不允所請。今且載之會典、垂爲令式。尊師重道、實依古以來所未有也。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一

禮第五之三

古者釋奠有樂無尸，本禮之簡者。釋菜則并無樂，又其簡者也。釋菜儀久絕不傳，而釋奠之文古亦無考。自唐開元禮始有國學郡縣釋奠之制，宋開寶禮全采用之。政和新儀其中本書自多牴牾，將祀者又患不能習。朱子病之，重依開元禮定儀注條上，且請下他州爲式。元導江張𩑛來曾教授三氏子孫，以闕里自罹兵革，宮室荆榛，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者垂三十年，慨然欲修復舊儀，乃取朱子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書，俾孔氏子孫世習之。今考祖庭廣記，尚存此儀，而闕里舊志竟闕而弗錄，汾甚憾焉。按唐宋之制，國學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州則以刺史上佐博士，縣則以令丞簿尉。闕里舊儀本以衍聖公爲初獻，家尊族長爲亞終獻，是獻官有異，升降拜跪之儀則一也。茲考於唐取開元禮，凡稱刺史州佐博士者皆易爲初亞終獻官，於宋元則述朱子及張教授所定，以備往代釋奠之儀注。至明時闕里儀注，視今惟少崇聖祠，而今見行儀注惟并奠帛於初獻，改四拜爲三跪九叩頭，其他多沿舊式，祭文亦與相同，故不複載。云唐釋奠儀：先聖先師，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從祀籩豆皆二，簠一、簋一、俎一，犧尊實醍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前享三日，初獻官散齊於別寢二日，致齊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齊二日，各於正寢，致齊一日於享所。前享二日，所司掃除內外，又爲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所司設初獻以下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所司帥其屬守門，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埳西向。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唱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掌事者以尊坫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尊在西，先師之尊在東，俱西上，皆加勺冪。先聖爵一，配座爵一，各置於坫。設幣篚於尊所。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執尊罍洗篚者各位於尊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所司帥掌事者入實尊罍及幣。每座尊二，一實元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用白，各長丈八尺。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尊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尊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初獻官將至，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初獻官至，贊禮者引次之，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尊後。初獻官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贊禮者引初獻官入就位，西向立。贊禮者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初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少進初獻官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尊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奠則奠，就俛伏而後興。所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初獻官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初獻官。初獻官受幣。贊禮者引初獻官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前，興，少退，西向再拜訖。贊禮者引初獻官當先師神座前，北向立。祝又以幣西向授初獻官。初獻官受幣。贊禮者引初獻官進，北向跪奠於先師神座前，興，少退，北向再拜訖。贊禮者引初獻官降復位。所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陳於左。設訖，所司與執饌者降出。祝還尊所。贊禮者引初獻官詣罍，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初獻官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初獻官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初獻官。初獻官受爵。執罍

者酌水。初獻官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初獻官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初獻官升自東階。詣先聖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初獻官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官詣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日。曾孫某敢昭告於先聖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初獻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尊所。初獻官拜訖。贊禮者引初獻官詣先師酒尊所。取爵於坫。執尊者舉冪。初獻官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官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具官某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爰以仲春夏秋冬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壼奧。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初獻官再拜。贊禮者引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尊所。初獻官拜訖。贊禮者引初獻官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初獻官之右。北面立。初獻官再拜受爵。跪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俎。跪減先聖先師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興。祝先以飯進初獻官。初獻官受以授執饌者。又以俎進初獻官。初獻官受以授執饌者。初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官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官降復位。初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官詣罍洗盥洗。升獻飲福。如初獻官之儀。唯不讀祝文。亦不受胙。訖。降復位。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官詣罍洗盥洗。升獻如亞獻官之儀。訖。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尊所。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初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請就望瘞位。引初獻官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出。降自西階。置於坎。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置土半坎。贊禮者曰。禮畢。遂引初獻官以下出。還次。諸祝及執尊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齊所。宋釋奠前五日。應行事官執事官散齊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書判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齊二日。一日於廳事。其一日質明。赴祠所宿齊。惟釋奠事得行。餘悉禁。前三日。所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隨地之宜。前二日。所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釋奠官率其屬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詣廚視滌溉。訖。各還齊所。晡後。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設登歌之樂於殿上。稍南。北向。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之左。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幣以白絹。長一丈八尺。祝版長尺二寸。廣八寸。次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正配三位。每位各左十籩。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乾橑在前。乾棗形鹽魚鱐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栗次之。右十豆。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臡醓醢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幷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北為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肫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第三重一實以羊熟十一體。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皆二骨以並。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一實以豕熟十一體。其載如羊。皆羊在左。豕在右。簠二在籩豆外。二俎閒。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設犧尊四象尊四。為二重。在殿上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位酌尊之東。犧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沉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

酌之。又設大尊二、一實汎齊、一實明水。山尊二、一實醴齊、一實明水。在神位前。又設著尊二、一實盎齊、一實明水。犧尊二、一實醍齊、一實明水。象尊二、一實沈齊、一實明水。壺尊六、三實元酒、三實三酒、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羃。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又設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俎一、在籩豆間、實以羊豕腥肉。簠一、在籩前、實以稷。簋一、在豆前、實以黍。爵一、在籩豆前。兩廡各設象尊二、實以法酒。所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罍篚者位於其後。設揖位於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祝在東、西向、北上。祝位稍西。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於庭中稍北。設初獻官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祝位於殿上前楹間、西向。開瘞坎於廟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仲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入就次。掌饌者率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官常服升自東階、點視陳設訖、降就次、各服其服。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東階。惟祝幣自西階、蓋神道尚右故也。贊禮者引三獻官詣廟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獻官以下皆揖。次引祝入殿下席位、西向立。次引獻官以下就殿下拜位、西向立。贊禮者對立於三獻官之前少定、贊請行事。凝安之樂作、三成止。贊唱者贊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祝升殿就位。贊禮者贊執事者各司執事。執事者各就執事。贊禮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同安之樂作。凡獻官升降行止、皆同安之樂。至位、北向立。執罍者酌水。初獻官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搢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搢笏、跪。執事者以幣授祝。祝捧幣授初獻官。祝執笏興。先詣兗國公神位前、北向立。初獻官受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再

拜。次詣兗國公鄒國公神位前東向奠幣、如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官降階、樂作。復位、樂止。少頃、贊禮者引初獻官再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凡三訖、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至聖文宣王酌尊所、南向立。樂止。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羃、酌犧尊之汎齊。初獻官以爵授執事者。凡三訖、興、執笏、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成安之樂作。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樂止。祝詣神位前、東向、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官再拜。成安之樂作。次詣兗國公鄒國公神位前、東向酌獻、讀祝如上儀。訖、降復位。初獻官降階、樂作。復位、樂止。贊禮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洗爵、升詣酌尊所、立儀節及樂並同初獻。酌象尊之醴齊。亞獻官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再拜。次詣兗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並如上儀。降復位。樂止。贊禮者引終獻官詣洗、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終獻官將升、次引分獻官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分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獻十哲者由東階升。獻兩廡者由兩廡之階升。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再拜。分獻訖、俱復位。贊禮者引初獻官升階、詣東序、西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官之左、北向立。初獻官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各減正脊橫脊。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官。初獻官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官。初獻官受訖、以授執饌者。初獻官取爵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官執笏、俯伏、興、再拜、降復位。贊禮者贊執事者各復位。執事者各復位。凝安之樂作。樂止。贊禮者贊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惟飲福受胙官不拜。贊禮者引初獻官以下就望瘞位。執事者取幣祝版、實於瘞坎。贊曰可瘞。實土半坎。引初獻官以

下出、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所司徹饌闔戶以降、乃退。右南宋時朱子所定儀注也。當時文廟配食者猶沿北宋惟兗鄒二國公。迨度宗咸淳之三年、始增以郕沂二國公配。惟時南北隔絶、故制未行闕里。闕里廟堂之增爲四配、始於元文宗至順五年、又在張教授之前。今儀注不能依時考錄、錄其祝辭。朱徽、尹學四年、須定祝文。文宣王位前與唐時同。兗國公位前曰：爰以仲春夏秋冬率遵故章、謹修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簞瓢不改、絶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常典、從祀配神。尚饗。鄒國公位前曰：爰以仲春夏秋冬率遵故章、謹修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惟公生後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人如親見之。辭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祭配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從祀配神。尚饗。元延祐七年、更須祝文。文宣王位前曰：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茲率舊章式陳明薦。尚其格思、永昌文教。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兗國公位前曰：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爲仁、萬世作則。推尊侑坐、尚冀格思。尚饗。鄒國公位前曰：惟公統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推尊侑坐、尚冀格思。尚饗。至增四配後、舊志不聞更須祝文。或如今制、惟正位讀祝、四配不復更讀祝歟。元教授張頍考定儀注、鳴鼓畢、執事諸生各依次序立殿下席位。掌樂領諸樂生、亦就殿下依序而立。贊禮曰排班。班齊。贊禮曰三獻官更衣。就次、分獻官以下各更衣、先就殿下席位畢。贊禮曰闢戶。初獻官典祝陳設畢、略就次、糾彈贊禮檢察殿上。攝掌儀殿下攝掌儀各先就殿下、兩拜、自東階升殿、依次而立。掌樂亦先於殿下領樂生兩拜。掌儀曰行事。贊禮曰掌樂以樂生入。掌樂領樂生旋轉、接踵而行、自東階升殿、依次而立。掌儀掌樂對立於殿上兩邊。贊禮曰請三獻官詣廟南門外、祝隨之。引贊引初獻官在西、東向、亞終獻官及祝在東、西向、以北爲上。祝位稍卻。贊禮曰揖。獻官揖、不出聲。掌樂俟獻官詣廟南門外畢、曰奏迎神凝安之樂。三成畢、贊禮曰祝下殿、就席位。請三獻官詣殿下席位立定。贊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平身。樂止。贊禮曰請監祭官上殿。引贊引監祭官詣殿上席位、在西、東向立。俟引贊復位畢、贊禮曰執事者各祇乃事。執事者各依資次接踵而行。贊禮曰請初獻官行禮。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引贊請初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出笏、將升階、俟樂止。引初獻官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掌樂曰奏奠幣明安之樂。初獻官搢笏、跪、執事者以幣授祝、祝捧幣授初獻官。初獻官受幣獻幣、奠幣、出笏、俛伏、興、拜、興、再拜、興、平身。次詣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各如正位奠幣儀畢、樂止。引初獻官降殿。掌樂曰奏降殿同安之樂。俟初獻官下殿復位、樂止。贊禮曰請初獻官行禮。引贊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初獻官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爵洗位、搢笏。執事者進爵、執爵、盥爵、帨爵、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將升階、俟樂止。引初獻官詣酌尊所、南向立。引贊曰舉冪。初獻官搢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犧尊之汎齊、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平身。詣文宣王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成安之樂。初獻官搢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興、拜、興、就跪。樂止。讀祝。讀畢、就拜、興、平身。詣兗國公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成安之樂、餘如正位儀。次詣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奏樂如兗國公儀。樂止、復位。掌樂曰奏降殿同安之樂。俟初獻官下殿復位、樂止。贊禮曰請亞獻官行禮。引贊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亞獻官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爵洗位、搢笏。執事者進爵、執爵、盥爵、帨爵、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將升階、俟樂止。引亞獻官詣酌尊所、南向立。引贊曰舉冪。亞獻官搢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平身。詣文宣王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文安之樂。亞獻官

搢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興、拜、興、再拜、興、平身。大、詣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並如正位。酌獻儀、樂止。請復位。贊禮曰、請終獻官行禮。引贊引終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終獻官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爵洗位、搢笏、執事者進爵、執爵盥爵、帨爵、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將升階、俟樂止、引終獻官詣酌尊所、南向立。引贊曰、舉冪。終獻官搢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平身。詣文宣王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成安之樂。終獻官搢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興、拜、興、再拜、興、平身。大、詣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並如正位酌獻儀。樂止。請復位。當終獻官詣正位時、贊禮曰、引分獻。引分獻十哲從祀、並依大位行禮。各引贊引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爵洗位、搢笏、執事者進爵、執爵盥爵、帨爵、以爵授執事者、升階、詣酌尊所、舉冪、分獻官各搢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笏、平身。分引至十哲神位前、兩廡神位前、掌樂曰、奏分獻成安之樂。分獻官搢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興、拜、興、再拜、興、平身、復位。樂止、贊禮曰、執事者各合爵合俎豆。直爵四人上殿、執爵者別以爵取正配位福酒合置一爵。執豆者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執饌者以俎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執爵者、執豆者、執俎者分立飲福受胙位兩邊。贊禮曰、請初獻官詣飲福受胙位。引贊引初獻官升階、詣東序、西向立、鞠躬、拜、興、再拜、興、平身、搢笏、跪、賜福。初獻官受爵、祭酒、啐酒、奠爵。賜豆。初獻官受豆、以豆授執事者。賜胙。初獻官受胙、以胙授執事者。執爵者再以爵進。初獻官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官出笏、俛伏、興、拜、興、再拜、興、平身、復位。贊禮曰、執事者各復位。俟立定、糾彈檢察。贊禮攝殿上、殿下掌儀、降殿於殿下席位、先拜兩拜、再升殿立。贊禮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贊禮曰、祝取幣。祝俟。祝升殿、贊禮曰、徹籩豆。掌樂曰、奏徹豆娛安之樂。祝下殿。樂止。贊禮曰、執事者奉幣祝、實瘞坎。降自西階。請三獻官詣望瘞所、升自東階、降自西階。掌樂曰、奏送神寧安之樂。引贊曰、可瘞。實土半坎。贊禮曰、闔戶。請三獻官詣廟南門外揖引贊引三獻官詣廟南門外揖位立、迎前儀。樂止。贊禮曰、掌樂以樂生出。俟樂生出、贊禮曰、禮畢、揖退推班。

述曰、古者尸席在西、主人及祝西面妥尸、神道尚右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終獻。三獻酳尸、尸亦各酢主人主婦及賓、神惠示均也。今述開元禮匪惟備制、亦取其近古儀者多焉。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二

禮第五之四

闕里祭品牲用大牢、少牢二等。四仲上丁釋奠、至聖先師孔子位前用大牢，他及常祭皆用少牢。牛色騂，帛色素。籩豆自十至四凡三等。其器承牲以俎，承帛以篚，而書祝文則用版。祼獻之器曰爵、曰斝。縮酒之器曰茅沙池。盛酒醴之器曰太尊、曰犧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曰著尊、曰壺尊、曰彝。盛粢盛之器曰登、曰鉶、曰簠、曰簋、曰籩、曰豆。用以爇香者曰香鼎、曰提鑪。用以焫蕭脂者曰燔鑪。用以然照者曰燭檠、曰庭燎。用以滌濯盥洗者曰罍、曰洗。用以庋祭器者曰案、曰几。而筐筥錡釜之屬不與焉。昔後漢章帝元和二年過魯，留太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各一。周太祖廣順二年幸魯，留所奠酒器銀鑪各二於廟。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闕里，賜銀器八百兩。天禧二年，賜文宣公家祭冕服。徽宗政和六年五月，頒罍一、洗一，有勺帨二，有筍壺尊二，有勺冪毛血盤一、象尊一、犧尊一、簠二、簋二，有蓋箱篚各一、鉶鼎三有蓋柶、籩十有冪、豆十有蓋、爵三有坫、三獻祭服一副。金章宗明昌五年六月，禮官議曲阜縣夫子廟修蓋已畢，自來祭享行三獻禮，衍聖公止用公服陪位，學官各用儒服。宋政和間曾賜三獻官祭服，今衍聖公特授中議大夫，爵視四品，更新廟貌，所費鉅萬。而三獻並用常服，恐未相稱，衍聖公初獻法服當依四品用四梁冠。亞終獻七品用三梁冠。奏可。明年，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一副。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五十三代孫江南行臺照磨淑以曲阜祖廟祭器未備，請於臺，往句吳製造。中丞趧之同僚助成其事，江東廉訪副使廉希貢贈以瀵釜一。凡四閱月而祭器成，得太尊二、山尊四、著尊四、壺尊六、犧尊、面者八、體者五、象尊面者二十二、體者十，尊皆有冪。龍勺三十、爵一百三十五、坫五十、篚十、罍二、洗三、帨四、豆二百三十五、簠一百五十三、簋一百六十四、籩二百五十，籩皆有巾，繁燎一百二十。御史完顏貞又益以俎一百七十四。明太祖洪武七年，賜闕里祭服一副，內元端一、纁裳一、皂褾白中單一、赤韍一、大帶二、犀角革帶一、七梁冠一、方心曲領一、三色帶二、銅鉤藥玉珠佩一、三色彩結犀角雙環綬一、皂履二、白襪二。又賜磁祭器一副，酒盞一百二十五、酒尊五有蓋，毛血盤一十五、罍四、和羹盌四、籩豆楪四百八十、爵二十。武宗正德六年，流賊劉七之亂，闕里禮器殘毀。十五年，兗州知府羅鳳補造完整。綜明之世，山東撫按屢經增置，而數皆失考。我

朝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欽頒法瑯銅香鼎一、燭臺二、花瓶二，內安松竹梅花二樹、香盒一，金龍朱漆几五，帛篚七、銅爵二十六、登一、鉶六、簠二十一、簋二十一、籩八十六、豆八十六，皆有蓋。乾隆六年，

欽頒鉶十六、簠一、簋一、籩四、豆四，俱有蓋。十二年，又

欽頒爵七。此歷代祭器之可紀者也。爰綜其形制而考之。祝版，書祝文之版也。儀禮少牢饋食禮，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即今之所謂祝文也。祝者所宜以告於神之辭，讀之。又切惟工祝大祝之官，讀本字。今概讀本字，非也。版以素木為之，高七寸五分，廣八寸二分，厚五分。有座，廣一尺三寸，高三寸。後有背，廣七寸五分，通背高九寸。朱漆金飾。祝案高二尺六寸，長二尺八寸，廣一尺九寸。髹以朱漆黃紵為圍。篚，所以承帛者也。書曰：厥篚織文。又曰：厥篚元黃。詩序曰：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皆是器也。然考士冠禮、燕禮、鄉射禮、少牢禮，有上篚、下篚、膳篚、勺篚、爵篚，則古者玉幣飲食之具皆實於篚，今乃專以承帛耳。制方長有座，高二寸八分，長一尺九寸，廣五寸六分。座長廣各增五分，內深二寸三分，編竹絲為之，邊座皆朱漆。彝，祼以盛酒之器也。周禮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又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今其制雲緣素腹，兩耳作

夔形似商父丁彝。銅質、無舟、高六寸七分、口圓徑七寸九分、深五寸一分、腹圓徑八寸一分、底圓徑七寸、足高一寸五分、耳長四寸、重十七斤、有勺、犧勺所以斟酒者也。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儀禮鄉飲酒禮加二勺于兩壺。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今彝勺圓徑二寸、深八分、外周刻星水文。柄長八寸、柄端與銜勺處皆刻龍首。銅質、重十二兩。冪覆尊彝之巾也。周禮冪人以疏布冪八尊、以畫布冪六彝。蓋疏布尙質、畫布尙文。今彝冪則用黃紵爲之、繪以雲氣、方二尺四寸、四角有押冪之几、緣以朱漆、高一尺二寸五分、長二尺七寸、廣一尺九寸。斝、酌以灌地降神之器也。詩大雅曰、洗爵奠斝。禮記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鄭氏注云斝讀爲稼、畫禾稼以爲飾也。又殷之灌尊亦名斝、蓋即六彝中之斝彝、是尊之屬、而非爵之屬也。今斝制純素無文、兩耳如戟、銅質、高三寸三分、口圓徑五寸一分、深二寸三分、底圓徑三寸一分、足高七分、耳長一寸九分、重四斤。凡與彝同。茅沙池、祼以縮酒之器。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氏注云、蕭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禮記郊特牲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致陰氣也。今用銅池、中實以沙、爲茅束立沙上、置池斝前、祼則沃酒其上。池長方形、高五寸五分、長一尺七寸、廣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足高二寸、重三十斤。尊、獻以盛酒器也。制有七、一大尊、一犧尊、一象尊、一山尊、一雷尊、一著尊、一壺尊。周禮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又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氏注云、獻讀爲犧、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以象骨飾尊。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壺者以壺爲尊。大尊、大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昨讀爲酢。王肅云、犧尊爲犧牛之形、象尊爲象之形、皆鑿其背以爲尊。夫犧尊取犧牲食享之義、又以示其性順而任重、興稼穡而致民功。象牙感雷而文生、方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文明盛大。又爲南越之獸、於以見昭德柔遠之意。王肅之說於古人制器何象之意、或者其有合焉。又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庭備四代之器、大尊、山尊、著尊、壺尊皆如鄭說、犧尊、象尊皆如王說。獨雷尊則古未聞此器。考孔穎達禮記疏云、罍猶雲雷也。今之雷尊、或即諸臣所酢之罍與。第古雷文從回、今所存漢器有刻爲雷師之形、實不知何據。又燕禮壺尊重方而輕圓、今祭用圓壺、而無方壺、則與周制又異。大尊之制、高七寸、口圓徑一寸六分、腹圓徑五寸九分、深六寸三分、底圓徑四寸八分、足高一分、以陶爲之、素質。犧尊制爲犧形、穴背受酒、通蓋高一尺四寸八分、蓋連頂高三寸三分、圓徑五寸二分、內深二寸二分、尊身高一尺一寸五分、犧身長二尺三分、廣七寸、口圓徑四寸、深六寸九分、重五十斤。象尊制爲象形、穴背受酒、通蓋高一尺四寸五分、蓋連頂高三寸三分、圓徑五寸二分、內深二寸四分、尊身高一尺一寸二分、象身長二尺、廣七寸、口圓徑三寸九分、深六寸六分、重五十斤。山尊刻爲山雲之形、通蓋高一尺七寸七分、蓋連頂高二寸九分、圓徑九寸六分、內深一寸五分、尊身高一尺四寸九分、口圓徑九寸三分、腹圓徑九寸五分、深一尺一寸一分、底圓徑七寸八分、足高三寸六分、重四十七斤。雷尊刻爲雷師雲氣之形、通蓋高一尺六寸六分、蓋連頂高四寸二分、圓徑八寸五分、內深二寸五分、尊身高一尺二寸八分、口圓徑五寸八分、腹圓徑一尺一寸二分、深一尺一寸六分、底圓徑七寸六分、足高九分、重四十斤。以上四尊皆銅質、有篆文識漢元和二年鑄。與大尊共爲一案、陳而不用、不加勺冪。案連座高三尺八寸、長五尺九寸、廣三尺七寸。四周有欄、高一尺五寸五分。下有座、高八寸、雕刻雲花、飾以金

朱五彩。著尊亦銅質、飾饕餮雷文、高八寸九分、口圓徑八寸四分、腹圓徑一尺一寸、底圓徑七寸、深八寸八分、重十七斤。惟酌獻至聖先師位前用之。有勺冪。勺圓徑二寸五分、深一寸、外周刻星雷文、柄長一尺、柄端刻龍首、銅質、重一斤四兩。冪與彝同。案高二尺六寸、長三尺六寸、廣一尺九寸、面刻三凹以承三尊。髹以朱漆、黃紵爲幃。壺尊亦銅質、狀如瓜壺、飾同著尊、高七寸三分、口圓徑四寸、腹圓徑六寸六分、深七寸一分、底圓徑三寸五分、重七斤四兩。勺圓徑二寸三分、深八分、柄長八寸、制如著尊。銅質重十二兩。冪以紅紵、制如彝。案高二尺六寸、長二尺八寸、廣一尺九寸、面有孔以承尊。朱漆紅紵圍。爵飲器之象爵者、前若噣、後若尾、足修而銳、兩柱爲耳、以牛首爲鋬、有雷紋雲氣饕餮蟠夔之飾。周禮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鄭氏注曰、爵所以獻齊酒。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鄭氏注曰、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然則大宰職所贊者、即今之所謂獻爵。鬱人職之卒爵、即今之所謂福爵也。而今則又有預奠於神位前之供爵。又古者爵或用玉、或用木、或用匏、今則皆以銅爲之。供爵獻爵通柱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一分、廣二寸八分、兩柱高一寸九分、三足高三寸一分、鋬廣八分、高一寸五分、重二斤四兩。福爵通柱高七寸七分、深三寸五分、口徑長五寸六分、廣三寸二分、兩柱高一寸四分、三足高四寸、鋬廣八分、高一寸八分、重二斤十三兩、皆有坫。考坫所以置爵、亦以承尊與圭。禮記疏謂築土爲之、在兩楹閒。鄭氏云、似豆而卑、斲木爲之、口圓微侈。今惟置爵用坫、有銅有木。銅坫方七寸八分、中繫圜凹、深一分、徑五寸七分、高一寸二分、其半爲足、重二斤九兩。木坫制同。登盛太羹之器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爾雅、瓦豆謂之登。登用瓦、古人之質也。今范銅爲之、飾以雲雷饕餮、通蓋高八寸二分、蓋連提高二寸三分、口圓徑五寸、內深一寸六分、身連足高六寸一分、腹口圓徑五寸二分、深二寸、足徑四寸七分、重五斤十二兩。惟至聖先師位前用之。鉶盛和羹之器也。儀禮聘禮、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又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又少牢饋食禮、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皆有柶。考古者六鉶、則牛二豕二羊二、四鉶則牛二豕一羊一、兩鉶則有羊豕而無牛。今廟庭用兩鉶、是以無牛、和羹第不用柶、與古少異耳。其制范銅爲之、三足兩耳、蓋施三紐、皆鏤以饕餮雷文、通蓋高八寸、蓋連紐高二寸七分、口圓徑五寸、內深一寸七分、腹連足高四寸七分、口圓徑五寸、深三寸八分、兩耳圜一寸七分、重七斤十二兩。簠簋簠盛加膳之器、簋盛常膳之器也。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鄭氏注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儀禮聘禮、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兩簠繼之、粱在北。蓋古者以黍稷爲常膳、實以簋、以粱稻爲加膳、實以簠、而黍稷粱稻之中、又上黍與稻、故以先粱稷、則祭品用一簠者宜去稷、用一簋者宜去粱矣。然自開元以來、祭用一簠一簋者、皆去稻粱、登黍稷、不復因常膳加膳而別其用焉。又古者或以瓦、或以木、或飾以金玉、而今制則皆以銅。三禮圖謂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今簠方簋圓、內外同形、則如鄭說。皆四翅兩耳、鏤以饕餮雷文。簠通蓋高六寸、蓋連翅高二寸五分、口長八寸三分、廣六寸四分、內深一寸五分、翅高九分、兩方耳圜八分、厚二分、身連足高三寸七分、口長八寸三分、廣六寸四分、深一寸九分、足高一寸六分、長六寸五分、廣五寸二分、兩獸耳圜一寸一分、厚五分、重十三斤二兩。簋通蓋高七寸二分、蓋連翅高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三分、廣五寸六分、內深一寸四分、翅高一寸三分、身連足高四寸六分、口徑長七寸三分、廣五寸六分、深二寸一分、足高二寸四分、徑長六寸一分、廣四寸六分、兩獸耳圜一寸九分、厚六分、重十二斤八兩。籩豆所以薦庶饈者也。禮記郊特

牲曰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又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穆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蓋古者天子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籩豆各八五獻王薦熟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籩豆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於是薦加事之籩豆各八既酳尸畢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酳尸焉故天子所用籩豆各二十六諸公則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所謂貴多品而制亦有等殺也今釋奠用十籩豆無羞籩羞豆之實白餅黑餅形鹽藁魚朝事之籩也棗栗榛實饋食之籩也蔆芡鹿脯加籩之實也韭菹醓醢菁菹鹿醢朝事之豆也脾析豚拍饋食之豆也芹菹兔醢筍菹魚醢加豆之實也其降用八籩者去白餅黑餅用四籩者又去榛蔆芡藁魚降用八豆者去脾析豚拍用四豆者又去韭菹醓醢筍菹魚醢又爾雅云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而明堂位則云夏后氏以楬豆商玉豆周獻豆然則籩之為竹器古今無異制而豆則或瓦或木或玉而復易以銅也固隨世為變與今籩通蓋高七寸五分蓋連頂高二寸八分口圓徑四寸六分內深二寸身連足高四寸七分腹口圓徑四寸六分深一寸四分足高三寸二分圓徑三寸九分竹質朱漆裏金籩足裏黑漆豆通蓋高八寸二分蓋連提高二寸四分口圓徑五寸內深一寸六分身連足高五寸八分腹口圓徑五寸深一寸六分足高四寸一分圓徑四寸六分銅質刻魚鱗文重七斤案所以陳祭品者也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鄭氏注云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重案帀席也又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注云玉飾案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是古者牀及陳食之器皆名曰案三代而下則惟食案書案始名之曰案焉今供案高五尺長一丈九尺廣五尺其次高二尺六寸長一丈四尺五寸廣五尺又次高四尺二寸長一丈二尺八寸廣三尺九寸又次高四尺三寸長一丈二寸廣三尺六寸又次高四尺一寸長一丈四寸廣三尺八寸又次高三尺八寸長八尺一寸廣三尺一寸又次高四尺長七尺九寸廣二尺一寸又次高三尺七寸長六尺廣三尺又次高三尺七寸長八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又次高三尺四寸長六尺一寸廣二尺八寸又次高三尺六寸長六尺廣三尺背兩端施檔四足圓捲縁以朱漆刻為雲龍香草飾以金碧饌盤古無此器儀禮特牲饋食禮曰祝命佐①徹尸俎俎出于廟門鄭氏注尸俎為肵俎又少牢饋食禮曰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考肵俎異於眾俎尸入也主人親羞之尸所舉者每物皆加於肵利成之後即先徹此命有司受歸之今釋奠無迎尸歸俎之事故取簠簋籩豆之實每品各置少許於盤名為饌盤或即肵俎之遺意與第古者徹於送尸之後而後世則徹於送神之前為不同耳盤之制朱漆口方一尺四寸底方一尺二寸高二寸俎載牲之器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儀禮特牲饋食禮贊者錯俎加匕少牢饋食禮司士合執二俎以從禮記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今其制似房俎木質朱漆太牢俎長七尺廣四尺高三尺四寸五分少牢俎長三尺廣一尺五寸高二尺六寸毛血盤盛毛血之器也詩小雅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禮記禮器血毛詔於室禮運薦其毛血蓋啓其毛以告純取其血以告殺也盤銅質高一寸三分口圓徑五寸五分深一寸一分重一斤六兩胙盤承福胙器也周禮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豆蓋古者主人酳尸

尸酢主人、於是有胙俎。祭畢則受而歸之。又儀禮特牲饋食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古人受福又以嗇爲重矣。今祭將徹、主祭者飲福酒、卒爵、受福胙、以盤載牲一體、是卽古者胙俎之遺意。但不受黍稷、爲與古異耳。其制木質、朱漆、圓徑二尺、高一寸五分。置胙盤及福爵、有案、制與祝案同。燔鑪、焚蕭脂之器也。詩大雅曰、取蕭祭脂。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周人尙臭、所以求諸陽也。今制以鐵、三足、圓徑一尺二寸、足高六寸、重三十斤。香鼎、爇香器也。考三代以上、祭無上香事。自漢始有香鑪之名、然祇用以薰衣服、備儀衞而已。後世遂因以祀神焉。又鼎之爲物、古人所以烹飪、自取以爇香、而烹飪之用遂廢、亦今古所由異尙也。今廟中

欽頒法琅香鼎、高一尺五寸八分、口圓徑一尺一寸四分、腹圓徑一尺四寸六分、耳高八寸五分、廣三寸二分、厚一寸三分、足高六寸、圓徑二寸、黄色瓷質銅胎、采繪花卉。几高二尺九寸八分、圓徑一尺五寸、朱漆金飾。舊存銅鼎、大小凡三等、皆飾饕餮龍文。大者方形、通耳高一尺三寸五分、腹長一尺一寸、廣八寸五分、深六寸、耳高三寸、廣二寸五分、厚六分、足高四寸四分、圓徑一寸五分、重三十七斤。次者圓形、通耳高一尺六寸一分、口圓徑八寸四分、腹圓徑一尺一寸、深八寸七分、耳高四寸五分、廣一寸九分、厚六分、足高三寸八分、圓徑一寸五分、重二十三斤。又次者方形、通耳高九寸八分、腹長八寸四分、廣六寸一分、深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廣一寸九分、厚二分、足高二寸七分、圓徑一寸六分、重十二斤十二兩。鐵鼎凡二等、皆素質圓形。大者通耳高一尺九寸八分、口圓徑一尺、腹圓徑一尺一寸、深六寸、耳高八寸五分、廣三寸、厚五分、足高五寸三分、圓徑二寸、重五十七斤。次者通耳高一尺一寸二分、口圓徑九寸五分、腹圓徑一尺七分、深三寸、耳高七寸二分、廣三寸、厚五分、足高四寸四分、圓徑二寸、重四十八斤。几大者高四尺、長五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三寸、飾以五采雲龍山水、上有欄、高一尺。次者高二尺二寸五分、長二尺七寸、廣一尺九寸、四足有跗、朱漆無飾。小几與彝斝之几同。香盒、盛香之器。法琅盒通蓋高四寸三分、圓徑六寸、質如香鼎。朱漆盒通蓋高二寸五分、圓徑六寸。香盤、亦焚香器、以銅爲之、六角、兩端有龍鈕、徑七寸五分、高一寸六分、重六斤。承以石座、高四尺七寸三分、雕刻蟠龍雲氣、製極工巧、金明昌閒造。提鑪、焚香器之有提者。通蓋高四寸六分、蓋高一寸八分、口圓徑四寸、腹圓徑四寸七分、深二寸二分、三足高六分、銅質、維以絲縧、干長三尺、朱漆金龍首。燭臺、擎燭器也。周禮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凡邦之大事、供墳燭。注、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蔴燭也。後世以膏爲之。今法琅燭臺、高二尺三分、上盤圓徑四寸、中盤圓徑一尺四分、座圓徑九寸、几高二尺九寸八分、圓徑一尺三寸二分。燭臺及几並如香鼎香几之制。舊存銅燭臺凡二等。大者高二尺四寸五分、上盤圓徑四寸七分、中盤圓徑九寸八分、座圓徑一尺一寸、重三十七斤、飾以夔文。次者高一尺六寸、上盤圓徑四寸七分、中盤圓徑六寸七分、座圓徑八寸五分、重三十一斤、素質。鐵燭臺凡五等。大者高一尺七寸、盤圓徑一尺、座圓徑八寸七分、重五十斤。次者高一尺二寸六分、盤圓徑七寸五分、座圓徑六寸七分、重四十八斤。又次高一尺七寸、盤圓徑九寸二分、座圓徑八寸九分、重四十六斤。又次高一尺三寸七分、盤圓徑七寸、座圓徑七寸三分、重二十二斤。又次高一尺三寸、盤座各圓徑六寸七分、重二十斤。並素質。花瓶亦供器、非古制也。法琅瓶高一尺八寸九分、口圓徑七寸五分、腹圓徑六寸六分、底圓徑八寸五分、中安法琅花一樹、高二尺、圓徑一尺、松花一百八十朶、竹葉六十片、梅花一百二十朶、質如香鼎之制、几與燭臺同。舊存銅瓶凡二等、大者高二尺四

五分口圓徑一尺二寸、腹圓徑五寸二分、底圓徑八寸八分、重六二斤。次者高一尺三寸、口圓徑六寸七分、腹圓徑六寸八分、底圓六寸三分、重十三斤、並飾以雲雷花草、中安靈芝。庭燎、陛中然以者也。詩小雅庭燎之光、孔穎達疏云、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燭之大者。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幷而東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今制用鐵、如籠、高五寸、圓徑三寸五分、長五尺四寸、植於陛閒、實以松明然之。罍、貯水器也。儀禮少牢饋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氏注云、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盥用枓、承沃盥之棄水則用洗。三禮圖謂之洗罍、蓋以別於尊罍今制腹以上似壺尊而侈其足、連足高六寸五分、口圓徑五寸三腹圓徑六寸一分、深四寸七分、足高一寸七分、圓徑四寸七分、銅重八斤八兩。枓形如尊彝勺、圓徑二寸二分、深九分、柄長八寸、重四兩。案如壺尊之案、面有凹以承罍。洗、盥手及承棄水之器。儀禮飲酒禮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于篚下、盥洗。鄭氏注云、已乃洗爵、致絜敬也。又少牢饋食禮、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阼階。又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匜水、一宗人奉簞巾、乃沃尸盥于槃。蓋古者主人及百執事就盥於洗、惟尸尊不就洗、則具槃匜以盥。廟中洗之制、其形如槃、銅質、飾以雷文花藻、連足高四寸七分、面一尺二寸五分、深二寸二分、足高二寸四分、底徑六寸七分、重十斤八兩。承洗之架、朱漆、六足、高一尺九寸、通背高三尺四寸。巾、拭之帨也。禮記內則盥卒授巾。儀禮少牢饋食禮卒盥、坐奠簞、取巾。用布、廣幅、長三尺。燎叉、焚燎時擊帛者也。叉長一尺五寸、以鐵爲柄、長二尺六寸。禮生、明初照太常寺入樂舞生內、洪武七年始專孔廟相禮生、於附近州縣選取年幼俊秀子弟六十名、不妨農學、廟演習禮儀、供贊相之職。嘉靖三十五年、奎文閣典籍錢汝芝奏禮生照舊、執帖人免二丁。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照前朝舊例、設禮生六十名。雍正元年、加封五代王、建立崇聖祠、又咨准添設二十名、共八十名。其中庸書院禮生二十四名、不在此內。

述曰、六尊之等、辨於周官、或用以禴祠烝嘗、或用以追享朝享、此器之辨以地者也。王與后敵體、故酌獻及酢皆同尊、諸臣不敢與君后並、故酢獨以罍、此器之辨以人者也。漢章帝過魯、留五尊於廟庭、其用無聞。惟考開元禮、皇太子釋奠先聖先師、用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前楹閒。犧尊、皇太子初獻之所酌也。象尊、山罍、祭酒司業亞終獻之所酌也。朱子因開寶政和禮定釋奠儀、亦設犧尊四、象尊四、在殿東南隅、北向西上、爲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汎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實五齊三酒、設而不酌。然則唐宋酌尊、猶因人異用、而供尊亦皆有所實也。今三獻官之禮既廢、於是三獻統酌一尊、惟先聖用著尊、先賢先儒用壺尊、則稍以示殺焉。至元和五尊設而不實、相沿已久、蓋不知始於何時矣。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二終

校記

①此段文字出《儀禮·有司徹》，原文爲「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於廟門外」。「佐」下當脱「食」字。

②據《儀禮·鄉飲酒禮》，「奠」下當脱「爵」字。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三

樂第六之一

古先聖王治定功成而作樂、以合天地之性、類萬物之情、用以致鬼神示而和邦國。而釋奠之必有合樂、尤載於禮經。我孔子德備羣聖、功覺生民、爲萬世制作之宗。歷代以來、並隆報祀、笙鏞羽籥、有秩有倫、務盡揚扢、竭形容以昭聖師功德於無極、猗歟盛矣。考闕里舊志、言祀孔子用樂、始於漢章帝時。竊以爲當春秋之際、魯猶備六代之樂、先聖自衞反魯、與師摯共相考訂、以傳諸及門弟子。其後世守而弗失、或以時肄於廟庭。章帝過魯、不過因其舊存者而大合之、以彷周禮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之遺意、未可卽以爲祀孔子用樂之始也。劉宋元嘉閒、從裴松之議、釋奠用八佾之舞、旋以郊樂未具、權奏登歌。後世釋奠孔子用樂、實起於此。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尙書令王儉奉詔斟酌衆議、設軒縣舞六佾。北齊後周並同此制、而歌章舞節史概闕焉。隋文帝仁壽元年、以太子廣言、詔吏部尙書牛弘、太子洗馬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其釋奠先聖先師、奏誠夏。今存者惟登歌一章、辭曰、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鑿禮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絃。芳塵載仰、祀典無騫。唐初沿用隋樂、高祖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大唐雅樂、以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乃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而和人神。貞觀中、協律郎張文收復以十二和之制未備、奉詔與起居郎呂才考正律呂、叶其聲音。其用於釋奠者、降神奏永和、文舞三成、送神一成。奠幣登歌奏肅和、入俎及徹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獨未詳酌獻樂。考當時凡祭祀酌獻、皆奏壽和、或者其亦以壽和與迎神送神辭曰、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奠幣辭曰、粤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鬯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迎俎辭曰、崇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德惟馨、蘋蘩可薦。出入二舞辭曰、隼集。龜開昭聖烈、龍蹲鳳峙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武舞歌凱安辭曰、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開元中、又增三和、爲十五和。釋奠用宣和、改迎神辭曰、通吳表聖、問老探貞。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嗣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送神辭曰、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川如覯。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具奏。五代漢改唐十二和爲十二成、廢後增三和、而易宣和爲師雅、以祀孔子。周又改十二成爲十二順、去師雅而奏禮順以釋奠。其樂章今並缺佚。宋太祖建隆元年、用兼判太常寺翰林學士竇儼言、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改十二順爲十二安、祭文宣王廟用永安。然當時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登歌而已。仁宗景祐二年、帝親製郊廟樂章、財成頌體、告於神明、乃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詞、參施羣祀。文宣王廟迎神奏凝安、辭曰、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升殿降階並奏同安、辭曰、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奠幣奏明安、辭曰、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齊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酌獻奏成安、辭曰、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飲福奏綏安、辭曰、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奏凝安、辭曰、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歆馨肸蠁、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哲宗時、增兗國公配位酌獻樂奏成安、辭曰、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粟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



令儀肅雍。徽宗崇寧四年、專置大晟府、典律呂。大觀三年、釋奠樂成。迎神、奏凝安、辭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峩峩膠庠、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始。升降、奏同安、辭曰、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溫良恭儉、惟神惟明。我潔尊罍、陳玆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敎。奠幣、奏明安、辭曰、於論鼓鐘、于玆西雍。粢盛肥碩、有顯其容。其容洋洋、咸瞻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酌獻、奏成安、正位辭曰、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風。碩兮斯牲、芬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爲久。兗國公辭曰、仁由三月、名高四科。容莊而坐、時飈以歌。旅陳惟嘉、祗薦無頗。宣尼之侍、爾其誰過。鄒國公辭曰、蹴蹴周道、狂瀾倒深。躬承辭闢、高侔禹功。世興隆文、盛典惟崇。淸𨢬嘉粟、式陳儀容。亞終獻、亦奏成安、辭曰、罍設於東、黃流其中。觴盡三把、歌還一終。彼屯而窮、今泰而通。予興斯文、同堯之風。送神、奏凝安、辭曰、肅莊紳綏、吉蠲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神之來兮、肸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六年、頒降闕里。又闕里新志載宋時樂曲內、於升降奠幣各多一章、不知何時所更易、亦未識頒於何年、附識於此。其升降辭曰、賢於唐虞、飛騰粹英。玩成義易、刊定麟經。宗周尊王、炎劉推明。時于命祀、登降惟誠。其奠幣辭曰、晨幾飛霜、聲初諧商。事先陳幣、恭宣承筐。由階載升、於位肅將。周旋無譁、如在洋洋。金初取汴、就用北宋之樂。世宗大定十四年、始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而定樂曲以寧名。釋奠迎神、奏來寧、辭曰、上都隆化、廟學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眞。斯文伊始、肇方所親。盥洗、奏靜寧、辭曰、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洎辰惟良、爰修祀事。沃盥於庭、嚴禋禮備。升殿、奏肅寧、辭曰、巍乎聖師、道全德豐。修明五常、垂敎無窮。增崇儒宮、適追遺風。嚴祀中戊、登降有容。奠幣、初獻奏和寧、辭曰、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遵使陳祠、斯文復振。降階、奏安寧、辭曰、稟靈尼丘、挺爲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歸然、四方所視。酌觴告成、祗循典禮。兗國公酌獻奏輯寧、辭曰、聖師之門、惟顏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袞衣、有儼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鄒國公酌獻奏泰寧、辭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言而爲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世。亞終獻、奏咸寧、辭曰、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祀千億。送神、奏來寧、辭曰、吉蠲爲饎、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徽。以上樂章、皆國學釋奠辭也。闕里之特頒樂章、自金章宗明昌六年始。其樂章、迎神、奏來寧、辭曰、有功者祀、德厚流光。猗歟將聖、三綱五常。百代之師、八而愈芳。靈宮對越、神其鑒臨。盥洗、奏靜寧、辭曰、楚楚祀儀、昕徵奠斝。爰淸其持、斟元杖悅。匪持之淸、精誠是況。神之來思、是歆嘉降。升降、奏肅寧、辭曰、衣冠襲封、元王之宗。春秋陳祀、元王之宮。淸洙或澗、東山或童。此封此祀、承承無窮。奠幣、奏溥寧、辭曰、仰惟聖猷、宏賜尊顯。宿燎設縣、展誠致奠。旅幣申申、於粲洗腆。崇報孔明、不墜敬典。酌獻、奏德寧、正位辭曰、巍巍堂堂、道德孰儷。屈於一時、伸於萬世。王號尊榮、公封相繼。消辰之良、嚴潔以祭。配位兗國公辭曰、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微、我進人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聖師、廟食作配。鄒國公辭曰、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堯舜、力排楊墨。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爲上公、宜玆配食。亞獻終獻、辭曰、法施於人、修經式誨。如明開盲、如聲破聵。栖遲衰周、光華昭代。儼然南面、門人列配。送神、奏歸寧、辭曰、籩豆有嘉、威儀孔惠。三獻備舉、四方所視。神保是饗、永光闕里。神之聿歸、貽穀孫子。元取簫韶九成之義、樂名曰大成。其初時釋奠、猶襲用金樂。至成宗大德十年、令廷臣新撰釋奠樂章、而當時翰林乃全取宋大晟樂府擬撰未用之詞、錄而奏之。惟增撰郕國公、沂國公酌獻樂二章而已。餘雖撰擬、而未經施用。其迎神、奏凝安、辭曰、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

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又曰、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惟茲初丁、潔我粢盛。永言其道、萬世之師。又曰、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又曰、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惟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盥洗及升降、並奏同安。盥洗辭曰、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升降辭曰、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秋祀。奠幣奏明安、辭曰、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奉俎奏豐安、辭曰、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於忱、神之來塈。酌獻奏成安、正位辭曰、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兗國公辭曰、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郕國公辭曰、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沂國公辭曰、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於元聖、億載是崇。鄒國公辭曰、道之由興、於皇宣聖。維公之傳、人知趨正。與饗在堂、情文斯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亞獻奏文安、辭曰、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風。苾芬兮斯牲、芳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同久。終獻及分獻、並奏成安。終獻辭曰、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分獻十哲辭曰、於昭哲人、賢德之淳。儒風光揚、輔世安仁。椒漿斯旨、蘭殽既陳。于酌于獻、福禮皆臻。從祀辭曰、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于牲于酹、其從與享。申之樂歌、式昭師仰。飲福受胙、與盥洗同。徹豆奏娛安、辭曰、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奏凝安、辭曰、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馨、神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望瘞與盥洗同。其擬而未用之辭、迎神奏文明曰、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盥洗奏昭明曰、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盥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升殿降階、並奏景明曰、大哉聖功、溥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雍、洋洋如在。奠幣奏德明曰、圭衮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眷斯文、緊神之祐。酌獻奏誠明、正位辭曰、惟聖鑒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維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兗國公辭曰、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鄒國公辭曰、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亞終獻並奏靈明曰、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於兩儀。送神奏慶明曰、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illegible]

[illegible]①明初、制中和韶樂、而釋奠猶用元大成登歌舊樂。太祖洪武六年、始命詹同、樂韶鳳等因元樂舊辭更製樂譜。迎神、送神、徹饌曰咸和、奠帛曰寧和、初獻曰安和、亞終獻曰景和。迎神歌大哉宣聖、奠幣歌自生民來、初獻歌大哉聖王、亞獻與終獻同歌百王宗師、徹饌與飲福同歌犧象在前、送神與望瘞同歌有嚴學宮。蓋六章而九奏焉。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憲宗時、增文廟舞用八佾。世宗更正祀典、罷之、并改樂章內王字皆用師字。

國朝定鼎、我

聖祖仁皇帝懋建中和之極、作中和韶樂。康熙六年、

詔名樂曲曰平。國學釋奠、迎神奏咸平、辭曰、大哉至聖、峻德弘功。敷文衍化、百王是崇。典則有常、昭茲辟雍。有虔簠簋、有嚴鼓鏞。初獻奠帛、

奏寧平、辭曰、覺我生民、陶鑄前聖。巍巍泰山、實予景行。禮備樂和、豆籩惟靜。既述六經、爰斟三正。亞獻奏安平、辭曰、至哉聖師、天授明德。木鐸萬世、式是群辟。清酒維醑、言觀秉翟。太和常流、英材斯植。終獻奏景平、辭曰、猶歟素王、示予物軌。瞻之在前、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既終、弗遐有喜。徹饌奏咸平、辭曰、璧水淵淵、崇牙業業。既歆宣聖、亦儀十哲。聲金振玉、告茲將徹。醱假有成、羹牆靡愒。送神望瘞並奏咸平、辭曰、煌煌學宮、四方來宗。甄陶胄子、暨于微躬。思皇多士、膚奏厥功。佐予永清、三五是隆。至闕里釋奠、則猶因明之舊樂、未遑制作也。恭遇我

皇上聖神御宇、久道化成、始

命廷臣增撰郡縣及闕里春秋四時旋宮之樂。乾隆八年、

頒下闕里。迎神奏昭平、辭曰、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韻答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夷。初獻奠帛奏宣平、辭曰、予懷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載、其香始升。亞獻奏秩平、辭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鼓鏞、誠孚罍甗。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終獻奏敘平、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牖民、惟聖時若。彝倫攸敘、至今木鐸。徹饌奏懿平、辭曰、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送神望燎奏德平、辭曰、鳧繹峩峩、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

述曰、闕里立廟、本以聖居。宗子修其命祀、而享聖祖、自與國學有司攝事不同。金世特賜樂章、是也。不然西雍上庠之句、夫奚取於闕里之堂。又古者舞以象功、文武異用、乃唐人以捴干山立之容、而設於鼓篋修文之地、無謂孰甚焉。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三終

校記

①闕字，《元史》卷六九作「皇家億載萬年」。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四

樂第六之二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記曰凡學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故樂也者學者童而習之長而知其故歌詩必類聽音亦各有所契也。三代而下制不立於學官學者類以為無益而不習欲習者又無師傳於是守其器者惟是一二伶工而已。又其人率皆疲癃殘老坐部立部伎所不堪者方入雅部僅能紀其鏗鏘鼓舞之末節而不復能明言其義筆之於書樂隨世變譜亦盡亡。其詩章幸有存者而終不可作艮足歎也。漢興去古未遠三百篇之詩猶有能被之管絃者陵遲至於季世蕩然無存。曹操平劉表得雅樂郎杜夔夔老久不肄習所記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之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止鹿鳴一譜至晉代則并鹿鳴而盡亡焉。豈非傳之者無其人而紀之者無其籍之過與闕里舊備六代之樂漢章帝時猶大合於廟庭至魏晉後遂鮮有言及者蓋其亡也久矣。而歷代釋奠樂章補闕搜殘今尚存其六七。至於樂譜則闕里志止有明代之制祖庭廣記幸及元朝上溯宋金又從缺佚。今固如此更數十百年之後不且與雲咸韶濩同歸泯沒矣乎。故彙而存之都為一冊略備往代之制焉。考闕里之頌樂實始於宋稽之宋史並未詳宮調所主。金釋奠樂惟升殿奏南呂宮餘皆奏姑洗宮。元成宗大德十年頒大成樂於闕里。史載迎神奏凝安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簇徵二成應鍾羽二成。盥洗奏同安一成姑洗宮。升降奏同安一成。奠幣奏明安一成皆南呂宮。奉俎奏豐安一成姑洗宮。酌獻正配位奏成安五成並南呂宮。亞獻奏文安一成姑洗宮。終獻同飲福受胙奏同安一成與盥洗同。徹豆奏娛安一成南呂宮。送神奏凝安一成黃鍾宮。望瘞奏同安一成與盥洗同。今稽之祖庭廣記迎神無大呂太簇應鍾等成亦無盥洗飲福望瘞之同安及奉俎之豐安等成而多分獻十哲及從祀成安各一成。其迎神送神之凝安各一成並黃鍾為宮黃鍾起調。升降之同安一成奠幣之明安一成初獻及酌獻四配位之成安各一成徹豆之娛安一成並南呂為宮南呂起調。終獻之成安一成姑洗為宮姑洗起調皆與史所載宮律相合而分獻十哲之成安一成亦以南呂為宮南呂起調惟亞獻之文安一成則太簇起調用太簇姑洗蕤賓夷則南呂應鍾大呂七律分獻從祀之成安一成亦然而於亞獻一成下注云大呂宮。按大呂為宮則應夾鍾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矣。如以大呂為南呂之誤則南呂為宮又應以應鍾為商大呂為角夾鍾為變徵姑洗為徵蕤賓為羽夷則為變宮矣。今細按廣記所載此二成樂譜不用夾鍾則知非南呂之宮并不用仲呂林鍾無射黃鍾等律則知亦非大呂之宮矣。惟以太簇立宮則商用姑洗角用蕤賓變徵用夷則徵用南呂羽用應鍾變宮用大呂方為合律。然則廣記所云大呂其殆太簇之誤與。其譜迎神奏凝安曰黃南林姑大姑林南應南蕤姑南林黃大清黃南大清黃應南黃姑太清黃南林南姑大黃。升降奏同安、曰南應大應應南姑蕤夷蕤大應南應姑蕤夾大應南南蕤應南姑蕤夷應南蕤應南。奠幣奏明安、曰南應南蕤大蕤應南夾大應南蕤夷應南應南姑蕤應南蕤南大應南蕤應南。初獻奏成安曰南應姑蕤夷蕤應南夾大蕤南應姑應南南應夷蕤蕤姑應南姑蕤夷應姑蕤應南。酌獻兗國公奏成安、曰南應姑蕤南蕤應南蕤南夾大夷蕤應南南蕤大應應南蕤姑姑蕤大應南蕤應南。酌獻郕國公奏成安曰南應夷蕤大應蕤南南姑南應姑蕤夷應姑蕤應夷夾大應夷姑蕤應南南蕤姑南。酌獻沂國公、奏成安、曰南應姑蕤姑蕤夷應大應蕤南姑蕤應南姑大蕤姑夾大應南姑蕤應南大應蕤南。酌獻鄒國公奏成安曰南應夷蕤南蕤應南夾大應南夷蕤應南南應姑蕤大應南蕤蕤南蕤夾南蕤應南。

亞獻、奏文安、曰太姑南應應南夷蕤大應南大大南夷蕤夷南應大夷蕤南太南大大應姑蕤南太。終獻、奏成安、曰姑夷無夷大應蕤姑蕤姑無夷應夷夾大姑大蕤夷夾大應夷姑大夷蕤大應蕤姑。分獻十哲、奏成安、曰南蕤姑蕤南大蕤姑夷南姑大蕤應應夷應夾夷蕤大夷南大蕤大姑蕤夷南。分獻從祀、奏成安、曰太南蕤應夷南太蕤大應南應應南大太大應南應夷蕤太姑大應姑蕤太蕤姑太。徹豆、奏娛安、曰南蕤南應姑蕤夷應大應蕤姑南應蕤姑夾大應南南蕤應南蕤夷蕤應姑蕤應南。送神、奏凝安、曰黃蕤林太太姑南林清黃南太姑清黃南太清黃應南蕤姑林黃姑太蕤姑南林南姑太黃。右譜、黃鍾笙笛應合字、塤篪應尺字、琴應芶、瑟應鈎。大呂笙笛應四字、塤篪應工字、琴應芶、瑟應鈎。太簇笙笛應四字、塤篪應工字、琴應芶、瑟應鈎。夾鍾笙笛應乙字、塤篪應凡字、琴應芶、瑟應鈎。姑洗笙笛應乙字、塤篪應凡字、琴應芶、瑟應鈎。仲呂笙笛應上字、塤篪應合字、琴應芶、瑟應鈉。蕤賓笙笛應勾字、塤篪應四字、琴應芶、瑟應鈉。林鍾笙笛應尺字、塤篪應四字、琴應𦬆、瑟應鈉。夷則笙笛應工字、塤篪應乙字、琴應𦬆、瑟應鈉。南呂笙笛應工字、塤篪應乙字、琴應𦬆、瑟應鈉。無射笙笛應凡字、塤篪應上字、琴應𦬆、瑟應鈉。應鍾笙笛應凡字、塤篪應上字、琴應𦬆、瑟應鈉。清黃鍾笙笛應六字、塤篪應尺字、琴應𦬆、瑟應鈉。排簫之管與鐘磬同、眾音皆會於鐘磬、故止載鐘磬譜。明釋奠樂章、雖襲元人之舊、樂譜則學士承旨詹同等與協律郎冷謙奉詔更造者也。以仲呂爲宮、林鍾爲商、南呂爲角、黃鍾爲徵、太簇爲羽。迎神奏咸和、奠幣奏寧和、初獻奏安和、送神望瘞疊奏咸和、皆太簇起調。亞終獻疊奏景和、徹饌奏咸和、皆仲呂起調。元譜二變聲入調、明譜二變聲不入調、此二譜之不同者也。其同者、則元譜黃鍾宮兼用子聲、明譜仲呂宮黃鍾亦兼用子聲焉。考明譜、迎神、奏咸和、曰太南林仲太仲林仲南林仲太林仲黃太黃太仲林南林太仲清黃南林仲林仲黃太。奠幣、奏寧和、曰太仲林仲太黃仲太南林仲太黃太仲太仲黃太林仲太南清黃林南林仲太。初獻、奏安和、曰太仲黃太南林仲太仲林仲太林仲清黃南仲仲林仲黃太太南清黃林南林仲太。亞終獻、疊奏景和、曰仲南林仲林仲太黃清黃南林仲林仲太黃太黃林仲南林太仲仲太林仲清黃南林仲。徹饌、奏咸和、曰仲太仲林太仲黃太太南林仲仲林太仲黃太仲太南林仲太黃太仲林清黃南林仲。送神望瘞、疊奏咸和、曰太南林仲黃太仲太清黃南林仲南林仲太仲林南林仲太林仲清黃南林仲南林仲太。明時樂器增用洞簫、其譜與塤篪同。凡合樂每闋先擊柷者三、以起樂、末擊敔首者三、擽敔背者三、以止樂。每字先以編鐘發其聲、次以編磬收其韻。每句終擊楹鼓三、以節之、擊足鼓三、以應之、搏拊及鼗、皆隨楹鼓。明樂譜自未

頒新樂以前、闕里樂生四時猶肄習之。而諸舊樂器已敝、鐘磬存者又不諧於律、難以施用、所用者乃康熙五十八年

欽頒新器。舊樂用清黃鍾、新器無四清鐘、而有四倍鐘。又笙笛合字、簫塤篪尺字、今制與倍應鍾應、而不應黃鍾、較舊樂實隔一律。伶師不解、勉强奏之、遇清黃鍾則不得已而以正黃鍾代之、律已齟齬、欲其和平、依磬也難矣。乾隆八年、

欽頒新譜、依

聖祖御製律呂正義旋宮起調之法、以黃鍾爲宮聲、大呂爲清宮聲、以次太簇夾鍾爲商、姑洗仲呂爲角、蕤賓林鍾爲變徵、夷則南呂爲徵、無射應鍾爲羽、半黃鍾半大呂當變宮之音、去四清聲、加四倍聲、而以倍無射倍應鍾爲變宮、倍夷則倍南呂爲下羽、五正二變、陽律從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其法以月律立宮、下羽主調、宮商角羽皆起調、正徵及變宮徵皆不起調。調皆用五正音、二變音不入調。倍夷則於簫爲上字、於笛爲凡字。倍南呂於簫爲仩字、於笛爲仉字。倍無射

於簫爲尺字、於笛爲合字。倍應鍾於簫爲伬字、於笛爲六字。黄鍾於簫爲工字、於笛爲四字。大呂於簫爲仜字、於笛爲五字。太簇於簫爲凡字、於笛爲乙字。夾鍾於簫爲伬字、於笛爲亿字。姑洗於簫爲合字、於笛爲上字。仲呂於簫爲六字、於笛爲仩字。蕤賓於簫爲四字、於笛爲尺字。林鍾於簫爲五字、於笛爲伬字。夷則於簫爲乙字、於笛爲工字。南呂於簫爲亿字、於笛爲仜字。無射應鍾與倍夷則倍南呂應塤篪與簫應、笙與笛應。琴瑟則以五音定絃位、琴笱應羽、荀應宮、笱應商、茈應角、茈應徵、瑟鏞應下羽、鮈應宮、鮈應商、鮈應角、鮈應徵、鮈應羽。釋奠之樂、四仲皆以月律爲宮、以月律之下羽起調。春丁以夾鍾爲宮、仲呂爲商、林鍾爲角、應鍾爲徵、倍應鍾爲羽、倍應鍾起調爲夾鍾清商宮之羽清變宮調。夏丁以蕤賓爲宮、夷則爲商、無射爲角、黄鍾爲徵、太簇爲羽、太簇起調爲蕤賓變徵宮之羽商調。秋丁以南呂爲宮、應鍾爲商、倍應鍾爲角、夾鍾爲徵、仲呂爲羽、仲呂起調爲南呂清徵宮之羽清角調。冬丁以黄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夷則爲徵、倍夷則爲羽、倍夷則起調爲黄鍾宮之羽正羽調。四仲立宮之均不同、其旋宮聲調則一。舊譜既以該繫會之器而止載鐘譜、今復舉新樂旋宮之譜而止載其宮商。按其宮商、而四仲之鐘律可得。得本律所用之鐘、而衆器之工尺字亦可得矣。昭平之譜曰、羽宮商角羽徵角商宮商徵角羽徵角角徵宮商宮徵羽徵宮商羽角宮商宮羽。宣平之譜曰、羽宮商角徵宮羽徵商宮徵角宮商角徵羽角商商角商羽徵宮羽宮商宮羽。秩平之譜曰、羽宮商角徵角宮羽徵角宮商角徵角羽角商商宮羽徵羽徵角宮商角商宮羽。敍平之譜曰、羽宮角商徵角宮商角徵宮羽徵角商宮角徵羽角宮徵宮商角角徵羽徵角宮羽。懿平之譜曰、羽宮商角羽徵羽角宮羽角徵宮商宮羽角徵羽角宮商宮羽角徵宮羽角商宮羽。德平之譜曰、羽宮商角徵羽宮商徵角角徵宮商角商角徵宮羽羽徵宮商羽角羽徵宮商宮羽。按律呂正義、旋宮起調表、各律皆以下羽主調、正羽同調首、而無半宮之音。是正羽雖入調而調首則必以下羽、且歌亦不用半宮矣。乾隆十二年秋、太常樂工來闕里、教肄新樂、其奏歌章、惟宣平、秩平、德平三曲起調、六曲畢曲及懿平瀆字用下羽、餘皆歌正羽高聲。又昭平章之韻字、宣平章之振字、既字、秩平章之再字、饗字、敍平章之祭字、懿平章之四字、不字、自字、德平章之祀字、此十字皆歌半宮高聲、是爲下羽至半宮凡七聲。正義皆未言此用意者、正羽既同調首、亦可起調、而歌正宮聲於正羽聲之上、清濁懸遠、難合抗墜之節、故以子聲間正奏歟。然則表列下羽至正羽、殆所以著律呂旋宮之例、而半宮子聲又太常歌工之變例也。羽籥之舞爲文舞、本舜之韶舞、漢曰文始、魏曰大韶、晉曰宣文、又改曰正德、劉宋曰前舞、又改曰凱容、梁曰大觀、唐曰治康、五代晉曰昭治、漢曰治安、周曰政和、宋曰文德、金曰仁豐道洽、又改曰保大定功、元曰武定文綏、明曰文德、我

朝曰文舞。廣記載元樂而無舞譜、蓋當時闕里廟庭所用者、惟登歌也。至明時樂舞、闕里舊志備載其圖、樂師以俗語遞相授受、多不可曉。新志辨其俯仰屈伸之節、頗詳。其說曰、籥翟之勢十、翟豎籥橫、齊肩爲執、齊目爲舉、平心爲衡、向下執爲落、正舉爲拱、向耳偏舉爲呈、兩分爲開、相加爲合、納翟於籥爲幷、向下爲垂、相接爲交。舞者立之容五、兩階相對爲向內立、兩階相背爲向外立、俱北面爲向上立、兩兩相對爲相對立、兩兩相背爲相背立。舞之容二、兩階相顧作勢爲向內舞、兩階相背作勢爲向外舞。首之容三、仰視爲仰首、俯視爲俯首、左右顧爲側首。身之容五、正立爲平身、俯爲躬身、正立左右轉爲側身、轉過爲回身、開左右膝直身下坐爲蹲。手之容五、舉手爲起手、下垂爲垂手、前伸爲出手、兩手交舉爲拱手、相持爲挽手。足之容七、起足尖爲蹺足、起足趾爲點足、稍前爲出足、膝前足後爲屈足、遷換



為移足、左右加為交足、反履向上為蹈足。步之容二、前為進步、縮為退步。禮之容十、屈身手向下為授、屈身手上承為受、拱手退為辭、拱手向左右為讓、俯首屈身為謙、平手齊心為揖、手至地為拜、膝至地為跪、叩首為頓首、手左右讓足左右蹈為舞蹈。此新志所載舞者之容節也。按之新舊二舞、其容尙有未備者、汾閒嘗竊以己意增之。曰樹籥翟曰植、擎籥直向前曰舒、平擎籥曰橫、翟籥相近處曰並、橫翟於上以籥拄之曰支、豎持籥翟於腋閒曰挾、荷籥翟於肩曰肩、幷籥翟、舒於臂曰抱、兩手向臂相抱曰抱手、拜首至手曰拜手。舊舞合樂時、舞生先秉籥翟夾午階立、將舞、乃就位、為六佾、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向上合執之、聽堂上歌鐘為節。第一成、初向內出翟垂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合執籥翟向上蹲。次向外植翟舒籥、點左足於後。次合執籥翟相對蹲。次轉向上躬身側首拱手、點左足於後。次躬身授。次平身執籥翟。次相對平身合執籥翟。次向上植籥舒翟、點左足於後。次相對平身合執籥翟。次向上平身、植翟三合籥。次向內出翟垂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躬身合拱、籥翟內側首、點左足於後。次退步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合執籥翟蹲。次起躬身拱籥翟、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拜。次平身執籥翟。次挾翟舒籥相對、點右足於後。次合執籥翟向上蹲。次起轉向外挾翟舒籥、點左足於後。次向上平身合執籥翟。次植翟舒籥、點左足於後。次合執籥翟向上蹲。次平身垂手開籥翟。次向內植翟舒籥、點右足於後。次向內抱手、植籥翟出左足。次轉向外抱手、植籥翟出右足。次合籥翟向上拜。次植起翟、拜手。第二成、初垂籥出翟微向外垂出右足。次轉翟微向內垂出左足。次挾籥翟於外。次平身合執籥翟。次合執籥翟蹲。次向內植翟舒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躬身合籥翟、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相對平身合執籥翟。次垂手開籥翟中二佾相對如故、左右四佾並轉身向上。次向內垂手、植籥翟近地。次幷籥翟拱。次向內出翟垂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合執籥翟、躬身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舞蹈向內躬身上側首出左足。次向上植翟橫籥、蹺左足。次轉向外。次向上衡合籥翟、平身立。次舉籥翟。次挾籥翟於外。次合籥翟、拜。次謙、次起、辭、平身執籥翟。次落翟舉籥、躬身內側首。次落籥舉翟、躬身外側首。次仍落籥舉翟、躬身內側首。次合籥翟、拜。次幷籥翟舞蹈、微向外躬身抱籥翟、出右足。次舞蹈微向內出左足。次仍舞蹈、微向外出右足。次合籥翟拜手。第三成、初合執籥翟、平身向內讓。次向外讓。次平身、合執籥翟。次屈左足跪。次相對躬身受。次向上合執籥翟蹲。次平身、挾籥翟於內。次平身合執籥翟。次向內挾翟出手舒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植翟橫籥、平身立。次平身合舉籥翟。次幷抱籥翟躬身向內讓。次向外讓。次向上平身幷執籥翟立。次幷植籥翟拜手。次向內植翟舒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平身合執籥翟。次拜。次向內躬身、開籥翟。次轉向外。次向上平身合執籥翟。次拜手。次向內挾翟出手舒籥至地、屈右足跪。次轉向外屈左足跪。次合籥翟向上拜。次植起翟拜手。次平身挾籥翟於外。次挾籥翟於內。次合籥翟、拜。次轉向南躬身受。右譜但載左佾、其右佾皆相對。如蹈左足者則為蹈右足、餘皆倣是。此譜向頒新樂後、樂生不復肄習、教師張廷諾尙能紀其容節、因與校正、為譜識之。幷校新舞譜第一成、初向上垂籥出翟、出右足。次微向外衡合籥翟。次轉向內。次向上挾翟呈籥、平身立。次植籥橫翟羽並籥。次向外垂籥出翟出右足。次起手開籥翟。次向上衡合籥翟。次向內躬身開籥翟。次向上合籥翟躬身受。次平身植籥橫舉翟於籥末。次向內合籥翟、躬身受。次向上平身出籥翟於外。次向外合籥翟躬身受。次向上開籥翟。次向內合舉籥翟。次向上合舉籥翟。次點左足於前植籥橫落翟加於膝。次大開籥翟。次合舉籥翟。次籥支翟。次向外衡合

籥翟。次向上平身、出籥翟於內。次躬身右植翟、左橫落籥、至地相並。次平身直交籥翟。次向內衡合籥翟。次出籥翟於南。次向上合舉籥翟。次合籥翟、躬身受。次橫落翟、植籥於上。次合執籥翟、跪。次頓首。第二成初向上植翟橫籥。次向外掩翟舒籥、並肩出右足。次橫落籥植翟於上。次向上開籥翟。次合籥翟舞蹈、向內躬身南讓。次舞蹈北讓。次向上平身抱手開籥翟。次合籥翟躬身受。次向內肩翟垂籥、躬身出右足。次肩籥垂翟出左足。次向上植籥橫翟羽並籥。次向內合籥翟拜。次向上合舉籥翟。次向外合籥翟拜。次向上垂籥出翟出右足。次開籥翟。次合籥翟平身內讓。次外讓。次向外合籥翟拜。次向上衡合籥翟。次躬身垂籥肩翟於內出左足。次斜落籥斜植翟於籥末。次舉籥懷翟。次點左足於前植籥橫落翟加於膝。次向內掩翟舒籥並肩出左足。次向上出籥翟於外。次向內橫落籥植翟於上。次開籥翟次向上掩翟出手垂籥。次向內衡合籥翟。次合執籥翟跪。次頓首。第三成初掩翟平身側首向上呈籥並耳。點左足於後。次植籥橫舉翟於籥末。次合舉籥翟。次向內掩籥垂翟。次向上橫落籥植翟於上。次橫交籥翟。次向外合籥翟躬身受。次向上平身植籥橫翟柄末並籥。次躬身衡籥出翟。次向外掩翟舒籥並肩出右足。次向上合籥翟拜。次向內出籥翟於南。次向上開籥翟交足立。次合籥翟內讓。次外讓。次合落籥翟至地躬身外俯首出右足。次合籥翟躬身受。次微向內舉籥翟。次向上植籥橫翟羽並籥。次向外衡合籥翟。次向上開籥翟。次合籥翟拜。次肩籥於內垂翟躬身蹲。次肩翟於外垂籥躬身蹲。次開籥翟於外。次開籥翟於內。次斜落籥斜植翟於末。次大開籥翟。次出籥翟於內。次出籥翟於外。次合執籥翟跪。次頓首。右新譜舞節與舊舞同。惟先成列於樂縣之間、三成舞畢、司旌生引舞生退、與舊爲異。樂舞生就位舊有轉班鼓節以齊其步武、凡十三節而各就位、退班亦如之。其譜初三節先二節每節先擊鼓邊二、次擊鼓心一。後一節先擊鼓邊二、次擊鼓心二。次三節每節擊鼓心二。又次三節每節擊鼓心三。又次三節每節擊鼓心五。末一節擊鼓心二。共四十二擊。又引導樂有迎鳳輦一曲、送祝版迎犧牲粢盛省牲視膳用之。朝元歌一曲、迎神送神用之。不知仿於何時。新志以爲明初冷謙作、亦未審所據。蓋教坊之樂、非雅聲也、故其譜不載。

述曰。昔師乙語子貢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古之善歌者有言、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蓋字有喉脣舌齒等音不同、須字字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音、能轉宮爲商歌之、此謂字中有聲。其間義蘊無窮、微妙難得、恐非樂工之所能精、亦非汾下識之所能辨也。若汾者、所謂僅志其鏗鏘鼓舞之末者也。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五

樂第六之三

樂之有聲、假器從律。樂之有容、假器成文。器也者、樂之所以成也。書命典樂、必曰克諧。詩頌和平、必曰依磬。而考工制度、各有專官。器之係於樂也重矣。摠器之凡、厥有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鐘聲鏗鏗以立號、石聲磬磬以立辨、絲聲哀哀以立廉、竹聲濫濫以立會、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堂上之樂貴人聲、不欲以他樂亂、而琴瑟乃君子所常御、故以絲音爲之主。堂下之樂貴人氣、故以匏竹爲之主、而聲之以金、振之以玉、節之以木焉。粗而言之、簫爲籥管、合爲笙簧、皆裁竹而成、空圓廣狹、驟難齊度。琴瑟之絃、以緩急易音、琴瑟之體、以燥濕變質、故有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論。論其精者、則匏之音於卦爲艮、其方東北、其風條、立春之氣也。竹之音於卦爲震、其方東、其風明庶、春分之氣也。木之音於卦爲巽、其方東南、其風清明、立夏之氣也。絲之音於卦爲離、其方南、其風景、夏至之氣也。土之音於卦爲坤、其方西南、其風涼、立秋之氣也。金之音於卦爲兌、其方西、其風閶闔、秋分之氣也。石之音於卦爲乾、其方西北、其風不周、立冬之氣也。革之音於卦爲坎、其方北、其風廣莫、冬至之氣也。夫八音者所以達四時之氣、宣八方之風、故奏之能和神人、舞鳥獸、易寒暑、召風雲、皆此器也。闕里自宋徽宗大觀六年、賜正聲大樂器一副、於是始備大常制度。其陳設之位、堂上編鐘一虡、在東、編磬一虡、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北稍西、敔一在編磬北稍東、搏拊二、又在柷敔北、俱相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堂下午階之東、設篴箎塤各一、爲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箎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堂上、塤箎笙笛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歌工四人、在柷敔東西、俱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人、在樂虡之西、東向。金錞、登歌鐘磬各一虡、歌工四人、簫塤箎笛巢笙和笙簫各二、七星匏九曜匏閏餘匏各一、搏拊二、柷敔各一、麾一、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二、瑟四。章宗明昌五年、勅賜曲阜夫子廟登歌樂一部、將太常所餘鐘磬笙等項修整降下。元制登歌巢笙和笙皆增二、爲四、餘如金制。武宗至大三年、五十四代孫左三部照磨思逮、以闕里久缺登歌樂器、言於中書省、移文江浙行省製造、冬十月、運赴闕里用之。明闕里舊樂、堂上編鐘一虡、在東、編磬一虡、在西、楹鼓一、在編鐘之東、足鼓一、在編磬之西、瑟四、在鐘磬之北、琴六、在瑟北、皆北向、歌工六人、在琴北、搏拊二、鼗鼓二、在歌工北、皆東西相向。引樂麾一、又在北西向。堂下東階笙洞簫簫笛各三、塤箎排簫各一、皆北向、以三人爲列、凡四列。西階亦如之。柷一、在匏竹東、敔一、在匏竹西、相向。文舞六佾、三十六人、秉羽籥、在匏竹之南、執旌引舞者二人、在文舞北夾午階立。太祖洪武七年、用五十六代衍聖公言、頒樂器於闕里、鐘磬各一虡、琴十、瑟四、鳳簫洞簫塤箎笙笛各四、搏拊二、柷敔麾各一。十四年、賜樂舞生緋紅葵花袍、皂靴、黑角冠、黑介幘、錦臂韝各一百一十、羽籥各四十八、旌節二、應鼓一、仍令舞生陳慶等十二人赴京師肄習。初文舞在匏竹上、憲宗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上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兩階。今羽舞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改正。下禮官議從之。又闕里舊有引導樂、笙笛洞簫頭管提鼓拍板各二、凡十二人。

國朝康熙五十八年、

欽頒中和韶樂器一副、柷一、敔一、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琴六、瑟四、笙六、簫六、笛六、塤二、箎四、排簫二。闕里陳設樂器、初沿舊制、猶分堂上堂下。至乾隆十二年、教習新樂成、始壹遵今制、陳樂器於露臺上舞佾之外。編鐘在東、編磬在西。塤一、箎二、排簫一、爲一列、在編鐘之北西上。笛三、一在塤北、一在箎北、一在排簫北。洞簫三、在笛北。瑟二、在洞

簫北、琴三在瑟北、編磬之北亦如之、東上、楹鼓一在編鐘之東、皆北向。歌工東三人在琴東北、西三人在琴西北、笙六在歌工後、搏拊二在歌工北、東柷一、西敔一、在搏拊北、麾二在柷敔北、皆東西相向。文舞生六佾三十六人在樂縣之中。旌二在舞佾之北、相向。初闕里樂有足鼓、楹鼓、又庫存有相鼓、不知製於何時。十二年春、

皇上幸曾和碩莊親王兼樂部前期詣廟、視樂器、見之奏准、並施於樂。以足鼓與楹鼓同節、設編磬之西北向、鼗相與搏拊同節、設搏拊之下、東西相向焉。此歷代樂器之數也。按今器之不同於往代者、笙不巢和、並用琴、無一三五九等絃之別而已。其餘大抵皆沿古制。爰取見前陳奏者、緣器考義、著之於篇。金之屬一、曰編鐘、即歌鐘也。昔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此編鐘之始。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氏注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縣必以十六者、蓋取十二律正聲及四清聲也。漢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鐘。晉及宋齊縣皆十六。梁武帝取五音二變三倍縣之爲二十一鐘。後魏公孫崇合律呂正倍參縣之爲二十四鐘。北周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七正七倍縣之爲十四鐘。隋復縣十六。鐘至唐分大小二架、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宋初承唐制、鐘磬以十六枚爲一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仁宗景祐二年、集賢校理李照建言十二律聲已備、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廢之。時學士馮元等駮之曰、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宜仍如舊制。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詔有司訪知音能考者以聞。神宗元豐三年、祕書監劉几奏復用四清聲。哲宗元祐間、禮部侍郎范鎮復言四清鐘不見於經、舊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知禮院楊傑作元祐樂議以破之曰、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鐘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王朴樂律聲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今鎮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已在其間。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即有鄭衛之聲乎。時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言、難以參用。而樂如故制。金元明皆承舊縣十六枚、謂清黃鐘之鐘與黃鐘鐘相應。我

聖祖仁皇帝考定鐘律、始以清黃鐘不應正聲、實應倍無射、乃去四清聲之鐘、加四倍聲之鐘、以倍無射倍應鐘當變宮之位、而以倍夷則倍南呂當下羽之位、與無射應鐘相應、爲鐘體之制。按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其制扁而不圜、側縣於虡。唐殷盈孫、五代王朴猶皆遵用其法。至宋李照、胡瑗始改正其紐、使下垂。我

聖祖仁皇帝考定鐘聲、以鐘體圜則周擊之而其聲皆同、體扁則大面聲必下、小面聲必高、且兩欒下垂、口徑不平、不能得渾厚中正之韻、乃更爲橢圜上下俱平之制。又以鐘之取聲高下、在於輕重厚薄之實體及中空容積之度分、乃本黃鐘之律、先定其中空容積之度分、次考其實體之厚薄與夫鈞兩之重輕。其法黃鐘鐘取黃鐘之龠以

八八重倍之得六十四龠再八倍之得五百一十二龠之實積今尺二百二十寸三百九十九分二百一十一釐五百二十毫爲中容數以六十四龠之實積二十七寸五百四十九分九百一釐四百四十毫爲體積數得重十三斤八兩厚一分五釐九毫外形除鈕高七寸四分四釐九毫中徑七寸一分四釐六毫上下各徑五寸三釐九毫雙龍爲鈕枚帶之閒以八卦爲文十六鐘外形皆同自大呂以下遞減其容積而增其體積大呂鐘厚一分六釐八毫重十四斤三兩五錢中容二百一十八寸九百二十五分三百四十八釐四百八十毫太簇鐘厚一分七釐七毫重十四斤十五兩七錢中容二百一十七寸三百七十二分六百三十六釐八百毫夾鍾鐘厚一分八釐九毫重十六斤中容二百一十五寸二百九十七分三百七十七釐九百二十毫姑洗鐘厚一分九釐九毫重十六斤十三兩六錢中容二百一十三寸五百五十分五百七十七釐二百八十毫仲呂鐘厚二分一釐三毫重一十八斤中容二百一十一寸二百一十五分九百一十一釐四十毫蕤賓鐘厚二分二釐四毫重一十八斤十五兩四錢中容二百九寸二百五十分七百六十釐三百二十毫林鍾鐘厚二分三釐三毫重十九斤十一兩三錢中容二百七寸七百二十九分二百八釐八百八十八毫夷則鐘厚二分三釐六毫重十九斤十五兩六錢中容二百七寸一百八十分四百七十八釐八十毫南呂鐘厚二分五釐二毫重二十一斤五兩三錢中容二百四寸四百一十三分四百六十六釐二百四十毫無射鐘厚二分六釐六毫重二十二斤七兩五錢中容二百二寸八十四分三百九十八釐七百二十毫應鐘鐘厚二分八釐四毫重二十四斤中容一百九十八寸九百七十一分五百一十釐四百毫四倍律鐘則遞增其容積而減其體積倍夷則鐘厚一分三釐三毫重十一斤三兩七錢中容二百二十五寸一十六分七百五十五釐八百四十毫倍南呂鐘厚一分四釐二毫重一十二斤中容二百二十三寸四百六十分三百一十一釐六百八十毫倍無射鐘厚一分四釐九毫重一十二斤十兩二錢中容二百二十二寸一百五十分二百一十一釐二百毫倍應鐘鐘厚一分五釐七毫重十三斤五兩中容二百二十寸七百七十分二十三釐四十毫今之在縣者是也外有庫存舊鐘聲弇鬱而不揚其年代尺度輕重之原皆不可考徵之祖庭廣記載鐘制云黃鍾鐘重八斤六兩身高七寸五分旋高二寸一分頂橫闊五寸七分直闊四寸八分口橫闊六寸二分直闊五寸一分大呂鐘重七斤七兩太簇鐘重七斤十二兩夾鍾鐘重八斤七兩姑洗鐘重九斤十兩仲呂鐘重九斤五兩蕤賓鐘重九斤十兩林鍾鐘重八斤十二兩夷則鐘重八斤十一兩南呂鐘重十斤十三兩無射鐘重九斤十三兩應鍾鐘重十一斤八兩淸黃鍾鐘重十一斤三兩淸大呂鐘重十二斤淸太簇鐘重十三斤十二兩淸夾鍾鐘重十二斤十二兩闕製並同黃鍾鐘不言其爲何代之制以見存舊鐘驗之輕重悉不相合且其所載斤兩忽重忽輕不依本律之高下爲損益亦未可據以爲準也編縣之制舊以四淸鐘附於十二正聲之次今以四倍鐘列於十二正聲之前皆以陽律置上層陰呂置下層自東而西縣之縣鐘者曰筍虡周禮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贏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淸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淸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

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殺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故今縣編鐘。猶以鱗屬飾筍。羸屬承虡。縣鐘於筍。筍上刻業如鋸齒。上置崇牙。飾飛隼。宋羽繽紛。流蘇騷殺。詩所謂設業設虡。崇牙樹羽者也。古者以兩堅不能相和。故撞鐘之具。必以濡木。海中有魚曰鯨。有獸曰蒲牢。蒲牢素憚鯨魚。擊則鳴。後世因作蒲牢於鐘上。而削桐爲魚形以擊之。元時用宋萸木擊鐘。未詳其形制。今依太常製檀木爲椎形以叩鐘。又古者受擊之地爲隧。其狀深凹。今則於鼓閒獨高起以受擊。亦今古之不相襲者也。二曰鏞。尚書笙鏞以閒。商頌庸鼓有斁。爾雅大鐘謂之鏞。朱子曰。鐘有編縣者。有特縣者。其特縣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閒。則絲竹之音皆爲其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擊之以爲作止之節。卽鏞是也。又鄭康成注尚書云。鏞亦名鎛。而陳暘據韋昭杜預之說以駁之。謂鐘之小者爲鎛。不得與鏞比。且云鎛之爲用。其實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歌鐘也。一器而三異其名耳。考儀禮大射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是鎛與編鐘明是二器。陳氏之說固不可訓。而鎛配特磬。鏞配鼖鼓。其制又各不同。鄭氏併而一之。亦非也。今廟庭鏞鐘與鼖鼓對設杏壇上。未詳何時所造。螭鈕無欒。平縣於虡。與考工之制殊異。惟上狹下廣。體稍扁。有三十六枚。枚閒有帶。稍與古合。體高一尺六寸。鈕高四寸。厚八分。銑閒修一尺五寸五分。廣一尺二寸六分。舞修一尺二寸九分。廣一尺六分。體厚一寸。叩之聲近今之倍應鐘而微下。今律比舊律實高一律。按以古律。蓋黃鐘聲也。筍虡純朱無飾。石之屬曰編磬。卽歌磬也。或謂黃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堯使毋勾氏爲之。廣雅云。毋勾氏磬十六枚。黃氏云。毋勾。叔之別名。卽禮記明堂位叔之離磬是也。歷代編縣損益因革之制。大概與鐘同。其材以泗濱爲最。蓋取其土少水多。聲和潤也。然爲物出於天成。非若鐘之有齊。故和平爲最難。周禮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然則大小厚薄必以律呂遞損益之。而後足以協衆聲而無奪倫之病。宋阮逸胡瑗作特磬尺度。[illegible]者又或非之。今廟庭所存舊磬十六枚。祖庭廣記載其尺度云。黃鐘磬股長一尺。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七分。博三寸七分。厚一寸一分。大呂磬股長一尺。博五寸二分。鼓長一尺四寸四分。博三寸七分。厚九分。太簇磬股長一尺。博五寸。鼓長一尺七寸五分。博四寸五分。厚一寸一分。夾鐘磬股長九寸七分。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九分。博三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姑洗磬股長一尺。博四寸九分。鼓長一尺四寸八分。博三寸五分。厚一寸三分。仲呂磬股長一尺。博四寸九分。鼓長一尺四寸七分。博三寸六分。厚一寸四分。蕤賓磬股長九寸八分。博五寸一分。鼓長一尺四寸八分。博三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林鐘磬股長九寸七分。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五分。博三寸八分。厚一寸四分。夷則磬股長一尺。博四寸八分。鼓長一尺四寸八分。博三寸五分。厚一寸六分。南呂磬股長一尺。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八分。博三寸五分。厚一寸八分。無射磬股長一尺。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八分。博三寸六分。厚一寸八分。應鐘磬股長一尺。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九分。博三寸五分。厚二寸。清黃鐘磬股長九寸八分。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博三寸五分。厚一寸八分。清大呂磬股長一尺。博五寸二分。鼓長一尺四寸四分。博三寸七分。厚一寸。清太簇磬股長一尺。博五寸二分。鼓長一尺四寸七分。博三寸七分。厚二寸三分。清夾鐘磬股長九寸八分。博五寸。鼓長一尺四寸八分。博三寸七分。厚二寸五分。十六磬縣閒並博六寸五分。察其制度既不能盡與周禮合。又非逸瑗等



所較之損益尺寸、宜其一如舊編鐘之參差而不應律也。今
欽頒新磬、取考工記博一股二鼓三之說、以黃鍾為本、使各磬大小一
制、按律呂上下相生之法、而為之厚薄、又酌取范鎮黃鍾股九寸之
說、而折以今之尺度、得股七寸二分九釐、博五寸四分六釐七毫、鼓
一尺九分三釐五毫、博三寸六分四釐五毫、乃十分其股、修以其一
得七分二釐九毫、為黃鍾磬之厚。餘十五枚以次增損、大呂磬厚七
分六釐八毫、太簇磬厚八分九毫、夾鍾磬厚八分六釐四毫、姑洗磬
厚九分一釐、仲呂磬厚九分七釐二毫、蕤賓磬厚一寸二釐四毫、林
鍾磬厚一寸六釐四毫、夷則磬厚一寸七釐八毫、南呂磬厚一寸一
分五釐二毫、無射磬厚一寸二分一釐三毫、應鍾磬厚一寸二分九
釐六毫、倍夷則磬厚六分六毫、倍南呂磬厚六分四釐八毫、倍無射
磬厚六分八釐二毫、倍應鍾磬厚七分一釐九毫。筍虡承以羽屬、崇
牙樅業、樹羽垂纓之飾、及新舊編懸之次、並與編鍾同。附磬之具、古
以濡木、後世亦以桐、魚元以角、今依太常式、以檀木為之、若鍾椎而
小。絲之屬、一曰琴。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邪以正人心也。昔神農氏
始削桐為琴、虞舜揮之以歌南風。其時止有宮商角徵羽五絃、至周
文武又各增一絃、為少宮少商、因有七絃琴之制。宋太宗仿蔡邕之
舊、更加二絃為九絃、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仁宗時、又制兩儀
琴、十二絃琴、十絃琴、九絃琴、同施於郊祀雅樂。徽宗造大晟樂器、更
置一絃三絃之琴。歷代以來、制度不一。考禮記明堂位、古者有大琴
中琴之別、故爾雅大琴謂之離、郭璞注為二十七絃。又韓詩外傳謂
伏羲琴長七尺二寸、史記謂古者琴長八尺一寸。又有十三絃者、十
五絃者、二十絃者、此皆所謂大琴也。若七絃、九絃、十絃、十二絃、於制
為中琴、而其中惟七絃者今古因而不廢。七絃琴體之制、廣雅云長
三尺六寸六分。通考載孔子琴長三尺六寸四分、釋之者曰、七絃者
應七始也。長三尺六寸有奇、象期之日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首廣
六寸、象六合也。嶽闊三分、象三才也。額長二寸四分、象二十四氣也。
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也。徽十有三、象十二律、餘一以
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
二為下、參天兩地之義也。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也。今
欽頒七絃琴、自嶽山至焦尾、絃度用四倍黃鍾之分、準以今尺、得長二
尺九寸一分六釐、乃九十分黃鍾之度。以其三為嶽山之厚、以其二
十七為額長、以其六十三為額廣、以其七十二為肩廣、以其五十四
為腰廣、尾廣亦如之。設雁足於絃度四分之三、立第七徽。於絃度之
半、謂之中徽。再各半之、立第四徽及第十徽。於第四徽至嶽山之半
立第一徽、第十徽至焦尾之半立第十三徽。復三分其絃度、於其一
分立第五徽、二分立第九徽。於第五徽至嶽山之半立第二徽、第九
徽至焦尾之半立第十二徽。復五分其絃度、於其一分立第三徽、二
分立第六徽、三分立第八徽、四分立第十一徽。此製琴之式也。至於
取聲定調之法、唐人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
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朱子深取
其說、以為絲聲不易之法。宋人之制、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徽為
濁聲、又上至四徽為中聲、又上至一徽為清聲。樂工指法、按中徽一
絃為黃鍾、按上為大呂、二絃為太簇、按上為夾鍾、三絃為姑洗、按上
為仲呂、四絃為蕤賓、單彈五絃為林鍾、按上為夷則、六絃為南呂、按
上為無射、七絃為應鍾、按上為清黃鍾、各隨鍾律彈之、咸應仲呂之
商。又宋七絃琴圖謂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徽應三
絃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徽應四絃散聲、姑洗仲
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
宮調、故於四絃十徽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
五絃十徽應七絃散聲。今制則以三絃立宮、四絃以下為商角徵羽、
一絃二絃則為倍徵倍羽。樂工指法、四絃以上用散勾、五絃以下用

散挑琴之絃以十二絲爲一綸宮絃用八十一綸商絃用七十二綸、角絃用六十四綸、徵絃用五十四綸、羽絃用四十八綸、倍徵絃用一百八綸、倍羽絃用九十六綸。若夫旋宮換調、

御製律呂正義備載其定聲之位、而大常樂工則仍倣唐人吹管定絃之法、故四時雖各奏月調而琴不更譜焉。二曰瑟。陳暘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前其柱則淸、卻其柱則濁。昔者庖犧氏作瑟本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考禮記明堂位、古者原有大瑟小瑟之別、故爾雅曰大瑟謂之灑。又三禮圖云、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用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然則今所用者蓋頌瑟也。考宋大晟樂之瑟、長七尺二寸、以桐爲背、以梓爲腹、而漆其壁與首尾、練絲熟而朱之、又於首尾之下爲兩孔、使其聲條達、蓋卽記所謂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者是也。設絃二十五、絃各一柱、以第一絃至十二絃爲十二律中聲、以十四絃至二十五絃爲十二律淸聲、中淸相應、雙彈之。今瑟用黃鍾之度、得七寸二分九釐、爲首長、倍之爲尾長、六倍之爲絃度、九倍之爲通長、又以倍黃鍾之度爲首廣、二十分、其首廣去三以爲尾廣、去二以爲後腰廣、去一以爲前腰廣。其前首以黃鍾之度爲通高、十分之、以其一爲前後梁之高、廣以其六爲前首之額厚、以其八爲後尾之通高、以其五爲尾厚。首自邊至足用黃鍾三分之二、尾自邊至足用黃鍾之半、而以黃鍾四分之一爲邊厚。二十五絃並三倍黃鍾之數、用絲二百四十三綸。中一絃用黃、餘以朱。其定聲取調之法、以黃鍾正宮之下徵定中絃散聲、復以中絃全度四分之三設柱以和之、以上十二絃爲淸音一均之分散聲、皆和以黃鍾宮之徵音、下十二絃爲濁音一均之分散聲皆和以大呂宮之徵音。取徵音者以絲音尙徵也。此二均已定、乃隨各宮調設柱、以別度分之遠近、依次遞遷而旋相爲用焉。如一絃定某律、而六絃十一、絃亦取某律某聲而爲某字。二絃定某律、其七絃十二絃亦取某律某聲而爲某字。三絃以下準此。移柱改絃旋宮轉調、而七調無不可通、律呂無不爲用矣。竹之屬、一曰排簫。劉熙逸雅云、簫者肅也、聲肅肅而淸也。昔舜作十管簫、長二尺、其形參差如鳳翼、音如鳳聲、故世謂之鳳簫。詩周頌簫管備舉、禮記月令均簫管。周禮、小師掌教簫、笙師掌龡簫。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注云、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曰言。十六管、長一尺二寸、曰筊。又名籟。今排簫十六管、蓋所謂筊也。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淸、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陳暘曰、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言。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有底無底、其說不同。今之排簫、編如鳳翼、左律右呂、十二正聲四倍聲、凡十六管、皆無底、同徑二分七釐四毫、合黃鍾之徑度。而十六管之長則各依其本律、左以倍夷則爲第一管、長今尺九寸一分二毫、次倍無射長八寸九釐、次黃鍾長七寸二分九釐、次大簇長六寸四分八釐、次姑洗長五寸七分六釐、次蕤賓長五寸一分二釐、次夷則長四寸五分五釐一毫、次無射長四寸四釐五毫。右以倍南呂爲第一管、長八寸六分四釐、次倍應鍾長七寸六分八釐、次大呂長六寸八分二釐六毫、次夾鍾長六寸六釐八毫、次仲呂長五寸三分九釐三毫、次林鍾長四寸八分六釐、次南呂長四寸三分二釐、次應鍾長三寸八分四釐。載以木櫝、通櫝高一尺一寸五分、橫如之、綵以朱漆、描金爲飾。二曰洞簫。漢邱仲作、唐人謂之尺八、截紫竹爲之。宋元以前雅樂皆無此器、所稱簫者皆排簫也。明始以洞簫隸樂官。今制用四倍黃鍾之管爲體、定徑爲四分三釐五毫、得黃鍾之分一尺一寸五分七釐二毫、大呂之分一尺八分三釐六毫、太簇之分一尺二分八釐六毫、夾鍾之分九寸六分三釐二毫、姑洗之分九寸一分四釐三毫、仲呂之分八寸五分六釐二毫、蕤賓之分八寸一分二釐七毫、林鍾之分七寸七分一



釐四毫，夷則之分七寸二分二釐四毫，南呂之分六寸八分五釐七毫，無射之分六寸四分二釐一毫，應鍾之分六寸九釐五毫。乃以姑洗、仲呂之分相併，得一尺七寸七分五毫，聲應下羽，上字，爲通長。以蕤賓、林鍾之分相併，得一尺五寸八分四釐二毫，聲應變宮，尺字，爲出音孔。以夷則、南呂之分相併，得一尺四寸八釐一毫，聲應宮聲，工字，爲第一孔。以無射、應鍾之分相併，得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聲應商聲，凡字，爲第二孔。以黃鍾、大呂之分相併折中，得一尺一寸二分四毫，聲應角聲，六字，爲第三孔。以太簇、夾鍾之分相併折中，得九寸九分五釐九毫，聲應變徵，五字，爲第四孔。以夷則、南呂、太簇、夾鍾四律之分相併折中，再半之，得八寸五分，聲應徵聲，乙字，爲第五孔。以夷則、南呂之分相併折中，得七寸四釐，聲應變宮，尺字，爲後出孔，而與出音孔同聲相應焉。再以六字孔與高尺字孔之分相併，得一尺八寸二分四釐五毫，適合本管倍姑洗之分，以取低上字。又以高工字、高凡字相併折中之分五寸九分三釐，與乙字孔八寸五分之分相併而折中之，得七寸二分一釐五毫，適合本管夷則之分，以取高上字。諸孔內無高工字、高凡字，孔則以工字代高工，以凡字代高凡，而合乙字以取之。三曰笛。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也。周禮笙師掌教吹篴，杜子春謂如今時所吹五孔竹篴。然古篴本四孔，漢京房加一孔，以應商聲，故五孔耳。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又攷房邕及晉荀勗、梁武帝諸笛制，皆以合聲爲角音，孔亦皆五。宋太常笛則六孔，依編架黃鍾爲合聲，兼二變，而吹之以從下而上。第一穴爲太簇半竅，爲大呂。次上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鍾。又次上穴爲仲呂。又次上穴爲林鍾半竅，爲蕤賓。又次上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變聲爲應鍾，謂用黃鍾清與仲呂雙發，謂之變聲，半竅爲無射。後一穴爲黃鍾清，不以橫吹，而有後穴，大抵如今洞簫之制也。又宋李宗諤樂纂云：橫笛，小篪也。有觜者謂之義觜笛。今之笛皆橫吹，而無義觜，是或篪之變制乎。其制用四倍黃鍾之管爲體，定徑四分三釐五毫，與簫徑同。第簫之體長，得本管律呂之倍，與正笛之體短，得本管律呂之正與半。短則聲高，故尺字應簫之五字，而工字應簫之乙字焉。其開孔自吹口至末通長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得無射、應鍾相併之分，爲乙字，聲應商聲。自笛末至出音孔間，其中有二孔，最下一孔爲黃鍾之分，得一尺一寸五分七釐二毫，其上一孔爲大呂之分，得一尺八分三釐六毫，同爲上字，聲應角聲。又次則出音孔爲低尺字，得太簇、夾鍾相併折中之分九寸九分五釐九毫，聲應變徵。出音孔之上，其第一孔爲工字，則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分，得八寸八分五釐二毫，聲應徵聲。第二孔爲凡字，則蕤賓、林鍾相併折中之分，得七寸九分二釐一毫，聲應羽聲。第三孔爲六字，則夷則、南呂相併折中之分，得七寸四釐，聲應變宮。第四孔爲五字，則無射、應鍾相併折中之分，得六寸二分五釐八毫，爲通長之半，聲應宮聲。第五孔則以無射、應鍾相併折中之分與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分之半相併，又折中取之，得五寸三分四釐二毫，與通長同爲乙字，同應商聲。最上第六孔則以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分半之，得四寸四分二釐六毫，適合第一孔之半分，與出音孔同爲尺字，同應變徵。再以尺字孔與六字孔之分相併，得一尺一寸四分六釐六毫，適合本管黃鍾之分，以取低上字。又以高工字、高凡字相併折中之分三寸七分四釐，與乙字孔五寸三分四釐二毫之分併而折中之，得四寸五分四釐一毫，適合本管半姑洗之分，以取高上字。諸孔內無高工字、高凡字，則以工字代高工，凡字代高凡，而合乙字取之。連吹口以上共管長一尺八寸五分，以金飾爲龍首尾，故又謂之龍笛焉。四曰篪。篪者，嘑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也。世本云：暴辛公造。爾雅曰：大篪謂之沂。郭璞注：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但其制有十孔、九孔、八孔、七孔、六孔之異，言十孔者

陳氏樂書引先儒之說也。言九孔者、賈公彥之說也。言八孔者、廣雅之說也。言七孔者、鄭衆之說也。言六孔者、蔡邕之說、而宋箎之制也。聶崇義獨以八孔爲是。陳暘則兼收衆說、曰六孔、六律之正聲也。八孔、八音之正聲也。十孔、五聲五倍之聲也。獨以鄭氏七孔之注爲失考。邢昺疏云、鄭司農注周禮云、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則鄭氏與廣雅蓋同一制矣。今制內開一孔、外開五孔、末開二出音小孔、連吹孔及底孔共爲十焉。其法用三十二倍黃鐘之管爲體、得八分七釐、以爲箎之徑。又定半太簇半夾鐘相和之分爲九寸九分五釐九毫、半姑洗半仲呂相和之分爲八寸八分五釐二毫、半蕤賓半林鐘相和之分爲七寸九分二釐一毫、半夷則半南呂相和之分爲七寸四釐、半無射半應鐘相和之分爲六寸二分五釐八毫、半黃鐘半大呂相和之半爲五寸六分二毫。故自吹口至管末用半太簇半夾鐘相和之分、得九寸九分五釐九毫。於管末設底、開一孔、爲工字應宮聲、與簫之工字、笛之五字合、用半姑洗半仲呂相和之分與半蕤賓半林鐘相和之分相併折中、得八寸三分八釐六毫、開出音二小孔、爲低六字聲、應角聲。次用半夷則半南呂相和之分、得七寸四釐、開向外第一孔、爲五字聲、應變徵。次用半無射半應鐘相和之分與半黃鐘半大呂相和之分之半相併折中、得五寸九分三釐、開向外第二孔、爲乙字聲、應徵聲。次用半太簇半夾鐘相和之分之半、得四寸九分七釐九毫、乃通體之半、開向外第三孔、爲上字聲、應羽聲。次用半蕤賓半林鐘相和之分之半、得三寸九分六釐、開向外第四孔、爲工字聲、應宮聲、與底孔相應。次用半無射半應鐘相和之分之半、與半黃鐘半大呂相和之分之四分之一相併折中、得二寸九分六釐五毫、開向外第五孔、爲凡字聲、應商聲。次用半太簇半夾鐘相和之分之四分之一、得二寸四分八釐九毫、開向內一孔、爲高六字聲、應角聲、與出音孔相應。至尺字孔本應取於半姑洗半仲呂相和之分之半、因其位適與工字孔近、難於設孔、故於乙工二字孔合取之、猶簫笛之合尺六二孔取上字也。五曰管。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始爲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斑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高辛氏又爲展管。商頌曰、嘒嘒管聲。周頌曰、簫管備舉。樂記曰、從以簫管。周官小師掌敎之聲、瞽矇掌播之、笙師掌敎吹之、則管爲樂器之尙也久矣。第古者之管、其制不傳。考鄭氏注周禮云、管如箎、六孔、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與今之前後九孔借哨取聲者特異。而唐人有雙鳳太平諸管、宋又有拱宸管、前籍載其制度、而譜亦並亡。今世之用、惟頭管而已。俗樂取之、雅樂不尙焉。按

御製律呂正義云、頭管之制、以黃鐘爲體、徑得今尺一分七釐四毫。其長則用姑洗之分、除哨口、得五寸七分六釐爲合字。設以上字哨乃應笛之合字。自此以上、定五寸三分九釐三毫爲仲呂之分、五寸一分二釐爲蕤賓之分、四寸八分六釐爲林鐘之分、四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夷則之分、四寸三分二釐爲南呂之分、四寸四釐五毫爲無射之分、三寸八分四釐爲應鐘之分、三寸六分四釐爲半黃鐘之分、三寸四分一釐三毫爲半大呂之分、三寸二分四釐爲半太簇之分、三寸三釐四毫爲半夾鐘之分。用蕤賓林鐘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九分九釐爲第一四字孔、應宮聲。次用夷則南呂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四分三釐五毫爲第二乙字孔、應商聲。次用半黃鐘半大呂相併折中之分、與無射應鐘相併折中之分再併而折中之、得三寸七分三釐五毫爲第三上字孔、應角聲。次用半黃鐘半大呂相併折中之分、得三寸五分二釐九毫爲第四後出之孔、應淸角變徵之閒。於笛應高上低尺之閒、所謂勾字也。次用半太簇半夾鐘相併折中之分、得三寸一分三釐七毫爲第五尺字孔、應變徵。次用四字孔之分之半、得二寸四分九釐五毫、適當半蕤賓半林鐘相併折中之分、爲第六工字孔、應徵聲。次用尺字孔之分之半、得一寸五分六釐八毫適

當半大簇半夾鍾相和之分之四分之一爲第七六字孔應變宮次用乙字孔之分之四分之一得一寸一分八毫適當夷則南呂相併折中之分之四分之一爲第八後出之五字孔應宮聲次用六字孔之分之半得七分八釐四毫適當半大簇半夾鍾相和之分之八分之一爲最上第九孔高乙字應商聲而凡字則合工六二孔取之高上字則帶於高乙字中焉此黃鍾大管之制也又有半黃鍾小管八孔取音九今引導樂用九孔大管故第詳大管之制又簫笛篪皆有姑洗仲呂之別姑洗簫笛皆四倍黃鍾之積篪則又八之爲三十二倍仲呂簫笛皆三倍半黃鍾之積篪則又八之爲二十八倍所以備陰陽二均也今

欽頒樂器惟有陽律一均故不並詳仲呂管之度而匏土之音亦惟載黃鍾一均焉匏之屬曰笙劉熙逸雅云笙生也象物之貫地而生也女媧氏始制爾雅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郭璞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又三十六簧曰竽宋笙制第一管爲頭子應鍾清聲第二管爲中音管黃鍾正聲應中音子第三爲第三管應鍾正聲應頭子第四爲第四管南呂正聲應第五子第五爲中呂管無射正聲無應第六爲大托管蕤賓濁聲應托聲第七爲大五管大呂正聲無應第八爲大韻管姑洗濁聲有應第九爲第五子南呂清聲應第四管第十爲中音子黃鍾清聲應中音第十一爲托聲管蕤賓正聲應大托第十二爲著聲管姑洗正聲應大韻第十三爲仙呂管夾鍾正聲無應第十四爲商聲管太簇正聲第十五爲平調子林鍾清聲第十六爲平調管林鍾正聲第十七爲後韻太簇濁聲應商聲第十八爲義聲管夷則正聲無應第十九爲托聲管中呂正聲無應蓋所謂巢笙也今制損去二簧凡十七簧通匏高一尺六寸五分匏高二寸三分圓徑二寸五分三釐吹高一寸二分五釐十七管皆徑一分六釐五毫其出音孔至簧之長短則以三十二分黃鍾管之七爲體定黃鍾之分爲四寸三分九釐二毫大呂之分爲四寸一分一釐三毫太簇之分爲三寸九分四毫夾鍾之分爲三寸六分五釐六毫姑洗之分爲三寸四分七釐仲呂之分爲三寸二分五釐蕤賓之分爲三寸八釐四毫林鍾之分爲二寸九分二釐八毫夷則之分爲二寸七分四釐二毫南呂之分爲二寸六分二毫無射之分爲二寸四分三釐七毫應鍾之分爲二寸三分一釐三毫以黃鍾之分與大呂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二分五釐二毫聲應姑洗之律爲低上字管倍之得八寸五分五毫聲應蕤賓之律爲低尺字管以太簇夾鍾之分相併折中得三寸七分八釐聲亦應蕤賓爲高尺字管倍之得七寸五分六釐聲應夷則之律爲低工字管以姑洗仲呂之分相併折中得三寸三分六釐聲亦應夷則爲高工字管倍之得六寸七分二釐聲應無射之律爲低凡字管以蕤賓林鍾之分相併折中得三寸六毫聲亦應無射爲高凡字管倍之得六寸一釐二毫聲應半黃鍾之律爲低六字管以夷則南呂之分相併折中得二寸六分七釐二毫聲亦應半黃鍾爲高六字管倍之得五寸三分四釐四毫聲應黃鍾之律爲低五字管以無射應鍾之分相併折中得二寸三分七釐五毫聲亦應黃鍾爲高五字管倍之得四寸七分五釐聲應太簇之律爲低乙字管以黃鍾大呂相和之分與太簇夾鍾相和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一釐六毫聲在姑洗蕤賓之閒爲勾字管高上字管之分與低上同最低工字乙字管之分與低工低乙同而高凡字亦有二管各管字皆與笛相應其施簧之法自上字以下諸管聲遞低則漸長而輭以上諸管聲遞高則漸短而硬攢管之法以上字列首二管次低乙字次低五字次低凡字次低尺字次低工字次高五字次勾字次高凡字次高工字次高尺字次高六字次低六字次低尺字次低乙字而以高凡字管列第十七焉土之屬曰壎白虎通曰壎之爲言熏也熏烝而萌也王子年拾遺記云庖義氏道詩

小雅、伯氏吹壎。爾雅、大壎謂之嘂。郭璞注云，灼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又作塤。周禮小師教之。瞽矇播之，笙師吹之。陳暘曰：壎之爲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又有雅壎、頌壎之別焉。馬端臨云：古雅壎如雁子，頌壎如雞子。宋初無頌壎，至皇祐中始制頌壎，前下一穴爲太簇，上二穴，右爲姑洗，啓下一穴爲仲呂，左雙啓爲林鍾，後二穴一啓爲南呂，雙啓爲應鍾，合聲爲黃鍾。頌壎、雅壎對而吹之。今制用八倍黃鍾之管爲體，而以半夷則半南呂相併折中之分，得二寸二分一釐七毫爲内高。其腹内徑則一寸七分二釐二毫。其底内徑則一寸一分四釐八毫。其定字以頂孔應黃鍾之律，爲工字。以半無射半應鍾相併折中之分，得一寸九分七釐一毫，聲應姑洗者，爲前面居中第一孔六字。半之得九分八釐五毫，聲應半黃鍾者，爲後面偏右之第五孔尺字。以黃鍾大呂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得一寸七分六釐四毫，聲應蕤賓者，爲前面偏左之第二孔五字。以太簇夾鍾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得一寸五分六釐八毫，聲應夷則者，爲前面偏右之第三孔乙字。以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與蕤賓林鍾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相併而折中之，得一寸三分二釐，爲後面偏左之第四孔上字。六孔中獨無凡字，則以工字孔代之。古壎徹黑，雖取義水德，實於律呂無與。今則與洞簫、篪、笛皆髹之以朱，而以金繪爲雲龍之飾焉。革之屬一，曰鼖鼓。周禮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又韗人爲皐陶，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又作賁。爾雅曰：大鼓謂之賁。即詩云賁鼓維鏞是也。又名縣鼓，即禮器云縣鼓在西是也。今制面徑四尺五分，腹徑五尺，長三尺三寸，繢以雲龍五采。鼓腰有四環，平縣於架。架四柱，柱高七尺二寸，縱横各五尺三寸。二曰楹鼓。禮記明堂位殷楹鼓。鄭氏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又名建鼓。儀禮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鄭氏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魏晉以降，復商制而植之。隋唐又棲翔鷺於上。宋更設重斗方蓋，蒙以朱網，張以絳紫繡羅，飾以五采羽。今制面徑二尺七寸，腹徑三尺，長三尺二寸。中貫以柱，下設獸跗，上覆黃蓋，頂置翔鷺，四旁垂五采流蘇。三曰足鼓。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鄭氏注云：足謂四足也。曹氏曰：足鼓以趺承之，即左傳楚伯棼射王鼓跗是也。又考隋書音樂志云：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然則足也，楹也，建也，鼖也，縣也，蓋名異而實則一耳。今制面徑二尺八寸五分，腹徑三尺四寸，長二尺六寸，下承以足，高三尺六寸，跗如十字，縱横二尺二寸，高六寸五分。四曰搏拊。周禮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康成云：拊形如鼓，以韋爲表，著之以糠，亦以節樂。又禮記明堂位作拊搏。今制面徑六寸二分，腹徑一尺七寸，長一尺一寸五分，中實以糠，維以紅絲縧。樂作則挂於頸，以手拍之，闋則臥於架上。架高一尺五寸，横九寸，座廣一尺六寸。五曰相鼓。禮記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氏注曰：相以節樂，即拊也。按上文既云會守拊鼓，下又曰治亂以相，則明屬二物，其非拊也審矣。又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趣之以雅。是相與雅同爲節武舞之器，故唐人於武舞中用之。但孔穎達云：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而方愨亦云：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則相又不專用於武舞矣。今制面徑四寸三分，腹徑如之，長一尺二寸，臥置於架，以梓擊之。架同搏拊。六曰鼗鼓。尚書下管鼗鼓。周禮小師掌教鼓鼗，瞽矇掌播鼗。儀禮大射禮鼗倚於頌磬西紘。鄭氏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又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禮記月令修鞀鞞。又作鞉。詩商頌置我鞉鼓。劉熙逸雅：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今制面徑五寸九分，腹徑七寸八分，長六寸五分。植柄於腹，兩旁有耳，維以紅絲繩。架高一尺九寸，横九寸。七曰提鼓。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鄭衆云：提



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按此則提鼓乃軍中之節。今引導樂所用之提鼓、纖腰廣首、維以紅絲縧、蓋即宋蕭思所謂細腰鼓耳。是胡部樂器、非雅樂器也。其制面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長七寸五分。有環繫繩以便提挈。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故革之屬、獨不用鍾律。木之屬、一曰柷、二曰敔、又作圉。倘書、合止柷敔。詩頌鼗磬柷敔。周禮小師掌教柷敔。禮記樂記有椌楬、明堂位有拊擊。先儒皆注爲柷圉、蓋柷敔以椌楬爲體、椌楬以拊擊爲用。樂之始作、擊柷以合之、樂之將終、櫟敔以止之也。柷之制、前代皆形如漆桶、正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容十斛、內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唐制則旁開一孔、納手於內擊之、以舉樂。宋仁宗乾道①間、又從禮官議、東方圖以青、隱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爲蠵龜、中央圖以黃、隱爲神螭。陳暘曰、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用以作樂、居宮縣之東、所以象春物之成始也。今制折以今尺、用二倍黃鍾之度、得深一尺四寸五分八釐、復改正方者爲斗狀、上廣下狹、仍以十斛之積均之、得上方二尺一寸八分七釐、下方一尺六寸九分四毫。鼓柷者謂之止、形如椎柄、長二尺四寸。敔之制、古者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鉏鋙、以木長尺櫟之。唐制用竹長二尺四寸、析爲十二莖、先擊其首、次三戛鉏鋙。宋仍其制、亦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陳暘曰、伏虎西方之陰物也。二十七鉏鋙、三九之數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用以止樂、居宮縣之西、所以象秋物之成終也。今制亦刻木爲伏虎、用黃鍾之數、高七寸土分九釐、三倍之、得長二尺一寸八分七釐、二十七鉏鋙、皆高一寸九分、長六寸三分、座高六寸四分、長九寸二分、廣二尺。鼓敔者謂之籈、其制度及戛法、皆仍唐宋之舊。三曰拍板、所以代抃而節樂、蓋古者舂牘之遺意也。創於唐時、胡部樂中用之。其制長闊如手、厚寸餘、以韋連

之、大者九版、小者六版。宋亦用六版、長寸、上銳薄而下圜、厚以檀若桑木爲之。今長二尺六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厚五分、削木爲兩、連以絲繩。引導樂用以爲節。文舞之器、一曰籥、二曰翟。詩衛風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禮記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考籥之制、古有六孔者、用以吹籥章所歙之豳籥是也。三孔者、用以舞、即舞人所執之籥也。鄭康成以爲文舞有持羽吹籥者、其說恐誤。翟析白羽爲之、詩所謂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是也。又劉濂云、凡執籥秉翟、皆左手籥右手翟、未開舞時、籥在內翟在外、籥橫而翟縱。蓋左手屬陽、右手屬陰。陽主於聲、陰主於容、故左籥而右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籥內而翟外、籥象衡運準平、翟象表端繩直、故籥橫而翟縱也。爾雅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今制竹籥長一尺四寸、圍徑一寸、開三孔、朱漆。翟以木爲柄、長一尺七寸、朱漆金龍首、上植雉尾。引樂之器曰麾、麾所以指麾也。周禮巾車建大麾以田以封藩國、鄭氏注云以色則黑、夏后氏之所建也。後世以纁帛爲之、繪升龍其上、執之以令樂工、樂作則舉、止則偃。宋仁宗景祐五年、改作小篆承以雙龍、錯采爲信幡字樣。元制亦繪金雙龍、明用紅羅長七尺、兩面繪雲龍、一升一降、上下有金彩花板、上繪雲、下繪山水、木干長一丈、飾以朱漆銅龍頭鉤、自明以前麾止用一、今則增爲二、長七尺、闊一尺、身用朱紵絲、首則以青篆書中和二金字、通體繪金升龍、朱干長九尺、上飾龍首承麾、其上架高一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引舞之器曰節、節旄也。周禮有旄人、鄭氏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揮。又爾雅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鼓以節之、舞之容節以節之。今制引舞節二、亦以旄牛尾茜爲赤色、凡九就、有蓋、朱干長九尺、金爲曲首以維節、架高二尺二寸、廣二尺。歌生所執有笏。笏者忽也、備忽忘也。一名手版。禮玉藻、笏天子以璆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二

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明制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而未詳樂舞生之用。本朝太常儀制，凡歌生皆執手版，闕里自更定冠服後，亦增用焉。其制木質粉飾，長一尺三寸五分，下寬二寸五分，上殺三分，通厚三分。樂舞生冠服，宋釋奠文宣王，登歌樂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繡鸞袍，白絹抹帶。元宣聖廟樂工黑漆冠，綠羅生色寶背花袍，皂靴。明文廟樂生服緋袍，展角幞頭，革帶，皂靴，文舞生冠服同。今制，文廟樂舞生服紅緞葵花補袍，綠紬帶，銅裏金起焰金頂帽，皂靴，執事生服青絹袍，帽頂同。先是，闕里樂舞生冠服猶沿用前明舊制，雍正二年，禮部侍郎王景曾始奏定，一如國子監之制。樂舞生，宋金皆孔氏子弟肄習供祀。元世祖中統三年正月，修宣聖廟成，閏九月，東平路總管嚴忠範請補廟學樂工，始用他姓。明太祖洪武七年，勅宣聖廟四時祭祀所用樂舞生，於府州縣儒學生員內，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內選專，壹在廟習演樂舞，照廩膳生員事例，除本身優免外，仍免供給人二丁。是年，於濟寧、曲阜等處選到張濤、陳慶等一百二十名。神宗萬歷四十年，山東提學道奏准樂舞諸生准令齊與儒童一體考試，取中文理優通者，撥兗州府學充附，不拘額數。又撥文理粗通者四名，給以衣巾，暫寄曲阜縣學在廟領班。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額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優免之例，俱如前朝。十三年，部議入學名數准照大學例，取三十六名送府學充附，領班衣巾四名送縣學充附。雍正五年，山東學政王世琛奏准樂舞生照會典，止設一百五十四名，每於考試，擇其文理優長者酌取四名，入曲阜縣學充附，其撥兗州府學充附之三十六名，俱行裁革。

述曰：嗚呼，聲音之道亦難言矣哉。必稽古今，考傳記，效氣物，和心耳，默會乎先王制作之本原，而精通乎天地萬物之故，乃可得而言也。昔在成周，樂備六代，琴瑟羽籥，皆肄成均。故上自王朝，下及侯國，如師曠、師乙、伶州鳩者，流類能契精微，習器數，用以傳子孫而著氏族。秦漢以來，此道崩壞，制氏之業，久絕不傳。後世言樂者，若荀勗、阮咸、牛弘、何妥、萬寶常、裴知古、王朴、和峴、范鎮、胡瑗、阮逸、李照、楊傑、劉几、魏漢津、蔡元定、陳暘、張鶚、李文察、朱載堉之屬，各以一家言紛紜聚訟。就中惟咸稱神解，寶常知古雅，號知音，元定深究理數之奧。其他沾沾者，不過較長短於累黍之縱橫，定正哇於聲調之高下，更或求之斷爛殘闕之簡、蠹蝕沒銷沉之尺，量其謬之甚者，至請人君指度，苟爲一時，而欲以協神人，垂萬世，難已。蓋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然則非好學深思而別具宿悟神契者，又烏足以與於斯邪。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五終

校記

①乾道：疑作「乾興」。按，「乾道」爲南宋孝宗年號，而非仁宗。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六

戶田第七

汾嘗讀楚茨之首章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蓋田事成而品物備，品物備而祀事明，未嘗不歎先王之制田祿以惠臣下，而使公卿世世得以力農事而奉宗廟祭祀者，其義至深且遠也。闕里之有廟祀，始自衰周，更歷二千二百餘年，子孫四時入廟，潔奉烝嘗，所以報明德而薦馨香者，迄於今不廢。然則稽田祿，述古今，以無忘所自，亦小雅詩人之意也。考自秦以前，魯人以歲時奉祀孔子，其主鬯之人、圭田之制，弗可得詳已。漢初始以宗子奉祀事，元帝時始有封戶，平帝時始有國邑，而春秋薦享亦間有出王家數者。魏晉以降，有封爵而無胙土，其所食戶亦隨時升降。唐末喪亂，百官俸給往往不繼，而文宣公猶歲賜百縑以充牢醴。宋初襲封者常兼他職，食俸亦以階爲轉遷。至大中祥符間，始專有祀田。沿及金元，代多增給。明洪武時，定給祭田二千大頃，歲收其租入以供廟祀，餘悉爲衍聖公廩祿。國朝因之，蓋依然周制公卿有田祿以奉宗廟之遺意矣。今謹詳歷代因革損益之制於左。

土田之制，自漢元帝初元元年，詔關內侯霸以食邑八百戶祀孔子始。嗣後爵爲列侯，又晉上公，其封戶或加至一千戶、二千戶，或減至五百戶、二百戶、一百戶，並以子孫之歲入充宗廟之祭祀。至唐中宗神龍元年，始詔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尋以唐季喪亂，廩給不時。宣宗大中元年，從宰相白敏中奏，給文宣公歲絹百疋以充享祀，而采邑復廢。迨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始專賜祭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增賜田一百大頃。八年三月，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以二十頃廟學贍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廨幕，五十頃歲收出糶修葺祠宇。是年，又賜田一百大頃。金章宗明昌元年，以兵革後舊賜田二百大頃內失地四十八頃八十六畝，戶部劄於徐州豐縣地內撥補。五年，續給地六十五頃，房屋四百間。泰和元年，詔撥給廟東南泮宮地六十四畝有奇，助釋奠費。元成宗大德五年，濟寧路達魯花赤拔檀不花以修廟餘貲置任城縣田二十頃。九年，賜尚珍署官田五十頃。順帝元統元年，以鄆城之籍沒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七間賜孔氏。明太祖洪武元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爲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供廟祭及屬官廩給，餘者爲衍聖公祿俸。七年，以歲入田荒，詔添撥佃戶承種。成祖永樂五年二月，又賜贍廟田七十三大頃。英宗正統四年秋八月，戶部奏准存佃戶五百戶，湊入二千丁，專以辦納籽粒，以供祭祀。國朝順治元年秋九月，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仍沿舊制。又明時衍聖公有湯沐地大畝八十二頃有奇，在順天府屬東安等五縣，未詳爲何年所賜。國初圈入旗地七十大頃，留下東安縣地十二頃有奇。順治十年，詔以山東德、魯二藩莊地照數補給。此歷代及我朝頒賜祀田之大凡也。今析而數之，凡爲屯者五：曰鄆城，曰鉅野，曰平陽，曰東阿，曰獨山。爲廠者四，附於各屯，而闕東阿。爲官莊十有八：在曲阜者十二，曰張羊莊，曰城西大莊，曰春亭莊，曰紅廟莊，曰齊王莊，曰南池莊，曰安基莊，曰齊王坡，曰顏孟莊，曰馬草坡，曰下地屯，曰胡二窰；在泗水者四，曰西岩莊，曰安寧莊，曰魏莊，曰戈山廠；在鄒縣者二，曰魯源莊，曰黃家莊。鄆城原額屯廠地六百二頃，鉅野原額屯廠地五百九頃，平陽原額屯廠地四百四十八頃，東阿原額屯地七十六頃，獨山原額屯廠地二百二十頃四十三畝六分二釐四毫四絲七忽，曲阜原額官莊地六十四頃五十五畝，泗水原額官莊地六十二頃八十畝二分七釐五毫五絲三忽，鄒縣原額官莊地十七頃二十一畝一分，通計五屯、四廠及十八官莊原額地共二千大頃。但

見在地畝統計荒熟。鄆城存屯地三百六十七頃一十五畝五分八釐二毫六絲三忽、厰地五十四頃七十二畝五分六釐四毫。鉅野存屯地一百八十六頃二十四畝一分七釐、厰地三十頃三十畝三分四釐。平陽存屯地二百三十一頃一十畝九分四釐一毫七絲、厰地十二頃七畝四釐六毫。東阿存屯地三十二頃六分一釐四毫七絲。獨山存屯地六十一頃七十五畝五分四釐、厰地二頃七十四畝七分二釐。曲阜十二官莊存地六十頃五十六畝九分五毫四絲四忽。泗水四官莊存地五十一頃七十三畝八分一釐三絲。鄒縣二官莊存地六頃五十四畝二分二釐三毫七絲。通計五屯四厰十八官莊共見存荒熟地一千九十六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八毫四絲七忽、較二千原額缺地九百三頃三畝五分四釐一毫五絲三忽。此外又有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頃、在滋陽縣袁家莊者五十頃、顏村店者二頃、故縣村者一頃、在濟寧州杏林莊者二十頃、即永樂五年續賜之地也。有東平厰地大畝二十三頃、滋陽厰地二十七頃九十一畝四分七釐、曲阜厰地十九頃六畝五分三釐、即順治十年撥補之地也。又鄒縣有尼山書院祭田一十三頃五十畝、曲阜有明洪武初賜五十五代衍聖公地一大頃。通前共見存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有奇、較之

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尚不及十分之六焉。

會典又載孔氏廟宅基三頃二十七畝五分、今並見存。五屯額賦每一大畝徵銀六分、又米折銀二分四釐、共徵銀八分四釐。其寄莊戶不供林廟差役者、又每大畝加銀六釐、共徵銀九分。官莊厰地則視地之肥磽、歲之豐歉、以上下其賦斂、故稅額向無定數。佃戶五百戶、有在五屯者、有在官莊者、每丁俱徵銀八分、初無定額。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直省丁銀以康熙五十年為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時佃戶在五屯者存四千一百二十丁、共徵銀三百二十九兩六錢。在官莊者存八百九十四丁、共徵銀七十一兩五錢二分、遂為定額。雍正四年、

詔直省丁銀皆攤入地畝、而闕里以有廟戶佃戶二等、官莊佃戶又租無常額、故一切尚循舊制。迨乾隆七年、始奉部議、廟戶及書院官莊佃戶皆如故、通隸守衛百戶徵收、其五屯佃戶丁銀盡攤入地畝、通計每大畝攤入銀四釐六絲三忽五微。二十五年編審、五屯存戶二百四十、丁八千六百有三、官莊存戶七十三、丁一千六百四十。又五屯舊有集稅銀一百六十兩六錢一分、雍正八年、六十八代衍聖公奏明奉

旨著各州縣徵收、解交曲阜縣、以為歲修書院林廟之用。續因集場有停廢之處、節次裁減、今尚存銀一百一十九兩八錢一分。又乾隆六年、九卿議准監察御史陶正靖條奏、添設中庸書院祭銀四十兩、於鄒縣正項錢糧內支給、亦附志於此。

廟戶之役起於南宋。孝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詔免近孔子墓民孔景等五戶課役、以掌洒掃。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夏四月、又給孔廟洒掃十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秋七月、詔給兗州宣父廟戶二十。睿宗太極元年、詔下兗州取側近孔廟三十戶供洒掃。元宗開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幸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二十七年、詔文宣陵并舊宅立廟、量加人洒掃。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五十戶。懿宗咸通四年、又給五十戶。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六月、幸曲阜、給復廟側十戶為洒掃戶。宋真宗景德四年夏五月、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至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帝幸曲阜、給近便十戶奉塋域。仁宗慶歷四年、勅差本縣中等人戶五十人、充本廟洒掃。時梁適知兗州、乞以廂兵代廟戶、並請裁減人數。時宰章德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不可、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先師

奚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乃已。神宗熙寧中、王安石新法行、裁減廟戶、存三十人、林戶存三人。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奏罷新法。五年、依四十六代孫鴻臚卿宗翰請、仍復舊制、差廟戶五十人、林戶五人。元大宗九年、給復守廟一百戶。世祖至元二年、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罷爲民。太常少卿王磐爭之、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省無多、其損國體甚大。以格於時議而止。至成宗大德九年、以五十三代衍聖公治奏請、始給復二十八戶。明太祖洪武元年、特置洒掃戶一百一十五戶、在廟者百、在林者七、在書院者八、令於曲阜等州縣選民間俊秀無過子弟充當、雜泛差役一概蠲免。

國朝順治元年秋九月、巡撫方大猷題准仍依舊制、其丁賦每丁徵銀一錢。其丁額亦照康熙五十二年之例、額丁一千九百一十五。共徵銀一百九十一兩五錢。乾隆二十五年、編審林廟尼山共見存戶一百有三、丁四千八百五十。又乾隆六年、九卿議准御史陶正靖條奏、中庸書院添設門子二名、每名工食銀六兩、鄒縣支給。

述曰、闕里舊志載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置守塋廟百戶。及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二事考家語、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羣弟子及魯人往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太史公作世家、仍其舊說、且曰予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是當日之守衛林廟者、實魯諸儒、並非如後世官爲給掃除之役也。至建寧二年、魯相晨祀孔子廟、二碑具在、亦無給守廟百戶之事。牽引傅會、殊屬無當。又舊志載、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而魏文帝黃初元年、又云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考漢元嘉三年碑、魯相乙瑛請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魏黃初碑亦云置百石吏卒。蓋卒史、吏卒者其官、而百石者其秩也。漢制固是如此。今舊志既誤石爲戶、而新志即據以爲建置百戶之由、可謂以訛傳訛。其失益甚者矣。又新舊二志俱載北魏賜田以養孔氏子孫、考此田在懷州大子陂廟基上、祖庭廣記云有碑記可據、實與曲阜無涉。又舊志於廟戶中載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給邑一百戶、稽之前史、乃崇聖侯食邑、並非洒掃戶。又新志載元成宗大德九年給曲阜林廟戶一百一十五戶。按大德九年中書省行下舊牒、載在廣記、所給復者止有二十八戶、而一百一十五戶之額、實定於明初、亦非元事也。又洪武元年頒賜祭田二千大頃、今通計五屯四厰十八官莊、方與二千頃原額相符。而新舊二志祇云分爲五屯、漏御官莊四厰。是皆前人之謬誤、不可不辨者。至衍聖公祭田外、尚有孔氏免糧地、輕糧地二種、雖不關祀典、而列代及我

朝加惠聖裔之恩例、亦不可不識也。故附記總數於末、以備稽考。曲阜縣孔氏免糧地共三百六十九頃六十八畝七分七釐八毫三絲

明成化元年、先錫免稅糧三分之二。至正德二年、始盡行豁免。既不徵糧、故今曲阜縣賦役全書遂不載入。輕糧地共四千二百二十二頃五十一畝九分一釐九毫五絲八忽、坐落曲阜、鄒、滕三縣。在曲阜者孔氏上地五百三十頃六十八畝六分五釐五毫二絲六忽、每畝徵銀二分四釐七毫三絲二忽。中地二千四百一十五頃五十四畝六分七釐四毫三絲二忽、內增撥孔林案內開除三頃八十畝四分九釐九毫五絲五忽、見在地二千四百一十一頃七十四畝一分七釐四毫七絲七忽、每畝徵銀二分一釐三毫三絲二忽。下地二百二十六頃九十四畝、每畝徵銀一分八釐四毫七絲二忽。在鄒縣者、與孟氏合稱例地、內分二等、有稱孔孟聖府地者、計中地一百五十六頃一十畝、每畝徵銀一分三釐七毫五絲七忽。下地三十五頃、每畝徵銀五釐四毫五絲六忽。有稱孔孟氏地者、計中地三百八十九頃二十九畝四分、每畝徵銀二分二釐一毫五絲六忽。下地四百三頃

五十一畝九分，每畝徵銀一分一釐五絲六忽。在滕縣者不分等，則孔氏例地六十五頃四十三畝二分九釐，每畝徵銀九釐三毫。以上三縣地惟米與民間常賦同，所徵正雜銀數，皆視常賦特輕。又曲阜縣治本闕里舊基，前明建城衛廟，其所圈地畝內除孔氏廟宅基三頃二十七畝五分，顏氏廟宅基九十二畝五分，原無稅糧者，其餘盡屬附廟官莊祀田及孔氏免糧地，故城內並無基地之徵。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七

學校第八之一

古者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今孔、顔、曾、孟四氏學官，爲置師比於郡國，其實孔氏之家塾也。昔者孔子沒，子孫卽宅爲廟，藏車服禮器，世以家學相承，自爲師友，而魯之諸生亦以時習禮其家。魏文帝黄初二年，詔魯郡修起孔子廟，復於廟外廣建屋宇，以居學者，此孔氏家學所由仿也。西晉之亂，百度廢弛，數百年中無復講誦。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下魯郡復學舍，召生徒，而荐經荒亂，旋復廢墜。沿及隋、唐，無可紀述者。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四十四代孫勖知縣事，奏請於家學舊址重建講堂，延師教授，得旨報可，而廟學之名始起。乾興元年，孫奭知兗州，又加修葺。哲宗元祐元年十月，改建學於廟之東南隅，置教授一員，令教諭本家子弟，其鄉鄰願入學者聽。尋添入顔、孟二氏子孫，又撥近尼山田二十頃，充廟學生員供膳，賜經史書各一部。四年，添置學正、學錄各一員，兼奉聖公冑子。金章宗明昌元年，詔修廟學，勅孔氏子孫已習詞賦、經義，准備應試人，依兗州府養士例，每人月支官錢二貫、米三斗，小生減半支給，如兗州管下進士願從學者聽。曾得府薦者，試補終場舉人，免試入學，仍限二十人爲額。元世祖中統三年，詔曰：孔氏、顔、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顔、孟子弟，務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至元三十一年，又撥曲阜地九大頃五十畝、沛縣地五十大頃，作生徒學田。文宗至順間，沛縣學田爲豪氏所占，五十四代衍聖公理而復之。又墾闕宋元祐時所給尼山學田荒地一頃五十畝，歲入粟四十八石，以贍師生。其後陸續開墾，至明時始復二十頃舊額。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名三氏子孫教授司。七年，裁學正。十年，重修學宮。英宗正統九年，五十九代衍聖公奏言：三氏子孫初止在學讀書習禮，未定生員名額。今學徒日盛，有以京闈領薦者，有以府學領薦者，有以儒士領薦者。請照郡縣學例，置立生員，聽提學官考選，應山東布政使司鄉試。詔從之。憲宗成化元年，六十一代衍聖公奏准頒給三氏學官印。又以子孫在學讀書者不下二三百名，止由科目一途進取，不無淹滯，乞依各府儒學事例設歲貢。部議令三歲貢一人，以曾經科舉及考試通習經書、素有行止者充選。孝宗弘治十一年，兗州知府龔弘請於撫按，重修三氏學，視舊制有加。武宗正德四年，生員顔重禮及本學教授先後具疏，並以貢舉不均爲言。禮部議令貢孔氏三名之後，其年同貢顔氏一名，孔氏又貢三名之後，其年同貢孟氏一名，著爲例。世宗嘉靖六年，山東巡撫劉節奏稱三氏學生員歲貢向來惟以入學爲序，並無考選例，是以學者無所勸懲，請定爲考選之法。凡在學生員，先立廩膳、增廣、附學之名。廩、增或照府學各四十名，或照州學各三十名，附學不限名數，俱令提學官考校，以上等者爲廩膳，次等者爲增廣，餘爲附學。廩膳有缺，增廣收補；增廣有缺，附學收補。至於歲貢，不論入學淺深，惟照廩膳名第爲定，不許挨越。部議照州學例，設廩、增各三十名，以廩膳名次起貢，每三年貢二人。十九年，始給生員廩米。二十年，山東巡撫李中奏准於泗水縣涇府故絕祿米內歲給三百六十石，爲三氏學廩膳。二十三年，又以泗水道遠，支給不便，改將曲阜縣應納魯府祿米三百七十三石支給。神宗萬歷十年，六十一代孫世職知縣宏復以學舍界於公府藩臬行署，湫隘抑塞，規制不備，乃遷於按察司之東。十五年，從巡按御史毛在請，添入曾氏，改名四氏學。二十八年，巡鹽御史吳達可於城北蔡莊置學田二頃有奇，又於泗水縣城西臨泗兩莊置學田四頃五十四畝有奇，爲科貢盤費。三十七年，巡鹽御史畢懋康於城西北春亭莊置學田三頃二十六畝有奇。四十年，兗州知府陳良材於城北賀莊置學田五十八畝有奇。是年，提學道陳瑛言於撫按曰：四氏學官有教授、學錄，視國學則

少殺、視郡學則較隆。其廩增額數自當比視郡學。向因人材未盛故舊額僅三十人。今後裔蕃衍入學者已三百有餘而廩額如故非所以重聖賢之裔也。應將四氏學廩生加十名、如府學數增廣生員亦如之、廩餼在學田內支領。儒童歲科兩試入學四十名歲貢每年貢一人、撫按據以上請、報可。四十二年、六十三代孫世職知縣貞義選建四氏學於廟西觀德門外、卽今之學宮是也。中為明倫堂三閒左右廂各五閒東曰啓蒙齋西曰養正齋後為尊經閣左為教授署右為學錄署。外闢重門門外為泮池跨以橋橋前為狀元坊。四十五年兗州知府張銓於城北大廟莊捐置學田五十畝。熹宗天啓元年、雲南道御史李日宣請將孔氏後裔於山東省額中式外每科加舉一二人、貢之闕下、以光新政。禮部議准孔氏後裔另編耳字號於塡榜時總查各經房、如孔氏無中式者通取孔氏試卷當堂公閱取中一名加於東省原額之外、但不必拘定一人以滋多礙。凡歷五科皆取中二名後於崇禎七年魯宗學分去一名、遂止中一名。

國朝因之。順治十四年提學道施閏章言於山東巡撫繆正心、題准將舊額二名歸還四氏、不拘孔顏曾孟憑文取中。雍正二年復增一名共正額三名。恭遇我

皇上登極、乾隆元年恩科廣額、於三名外得廣一名。儒童入學之數順治初裁為十五名、尋又增五名、今定為二十名。武生之設始於康熙四年、每遇歲試考取十五名、永為定例。學官俸祿明時於贍廟田土內支給額定每月各支俸米五石、節次裁減、歲支銀二十四兩。

國朝定百官品俸令於曲阜縣正項錢糧內歲給教授學錄俸銀五十六兩九錢六分、齋薪銀各十二兩、馬草銀各十二兩、而歲貢袍帽傘蓋銀十三兩九錢七分、及齋夫門斗各役工食、亦准於縣中正項內開銷。又舊廩三十名、每名給米十二石、閏月加一石、在曲阜縣存留粟米內支領。後添廩十名、應加米一百二十五石、在本學學田籽粒內取給。尋改米為銀、折廩銀三百七十兩。尋又裁去三分之二。乾隆二年乃復舊額。學宮歲久不修漸就傾圮。乾隆二十四年提督學政內閣學士謝溶生倡議捐俸重修。

述曰、先民有言曰學校者帝王所以備才育賢之地也。學校之有衰盛、卽國家之治亂因之。誠哉是言歟。闕里家學垂二千年、而每隨國故為興替、君子觀此亦可以識世運矣。書院之制、古人亦附諸庠序。今尼山洙泗聖澤中庸四書院止奉禋祀而不設生徒、故茲考不載、別入林廟考中。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八

學校第八之二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舞則須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夫鄉之考察也如彼，學之考校也如此，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所以人皆鼓舞奮興，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兩漢取士之法，猶爲近古，約其大指，不出徵辟、科目兩途。其特詔徵拜、公府辟召、大臣薦舉者，皆徵辟也；其賢良方正、孝廉、茂才、博士弟子諸科，皆科目也。魏晉以降，立九品中正，其規制猶循兩漢。然其弊也，重門閥而賤孤寒，至於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貴散之孫蔑令長之室，甚非古人興賢舉能之意矣。至隋始設進士，一變而專重科目，唐、宋、元、明相沿不改，名臣碩士亦多出乎其中。於是徵辟之道寖益衰微，其閒因事設名，科亦不一，而最貴者則爲制科，然不常置。上之所向，下之所趨，則惟以進士爲重，雖明經一科久而不廢，而貴賤迥不侔矣，亦偏重之勢使然也。明及

國朝凡舉於鄉及貢於學者，皆得仕宦爲吏，其中人材亦往往多傑出者。今區徵辟、科目爲二，而科目中又各分其類如左。學以四氏稱，故顏、曾、孟子孫並得紀錄云。

徵辟。孔騰，漢惠帝時徵拜博士。孔忠、孔武，文帝時徵拜博士。孔安國、孔延年，武帝時徵拜博士。孔霸，昭帝時徵拜博士。孔衍，成帝時徵拜博士。孔均，哀帝時徵拜尚書郎。孔驩，西漢時徵拜博士，年次不可考。孔奮，光武帝建武五年竇融辟爲議曹掾。孔豐，明帝時辟司空府。孔龢，章帝時辟爲百石卒史。孔扶，順帝時徵拜博士。孔融，桓帝時辟司徒府。孔昱，靈帝時徵拜議郎。孔震，晉武帝時徵拜太常卿。孔衍、孔愉，愍帝時先後皆辟安東將軍參軍。孔坦，西晉時辟爲晉王世子文學。孔琳之，東晉時辟常侍輕車尉，年代皆不可考。孔琇之，唐元宗時徵拜國子四門博士。孔巢父，代宗時辟爲江淮宣撫使參軍。孔述睿，代宗時徵拜太常協律郎。孔敃，宋徵爲祕書省校書郎。孔宗旦，宋辟爲邕州司戶參軍。孔聃，元薦辟爲開封縣尹。

國朝雍正五年，孔傳權以賢良方正薦授五河知縣。

科目之選，自兩漢以來，其名不一。以賢良方正舉者，漢元帝時有孔光。以博士弟子舉者，西漢有孔卬，東漢章帝時有孔僖。以文學舉者，東漢有孔仁。以孝廉舉者，東漢有孔宙、孔翊、孔彪，晉有孔撫、孔靖，齊有孔琇之，北魏孝文帝時有孔乘。以秀才舉者，宋有孔凱，南齊明帝時有孔休源、孔稚珪，梁有孔奐。以明經高第舉者，隋煬帝時有孔穎達。以制科舉者，隋文帝開皇中有孔嗣悊，唐中宗嗣聖六年有孔季翊。其無年代者，史皆失考。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於是科目專以進士爲貴矣。

進士。唐高祖武德中有孔禎，太宗貞觀中有孔昌寓，德宗時有孔戡、孔戣。貞元二十七年有孔載。憲宗元和五年孔敏行以第一人及第。穆宗長慶元年孔溫業以第二人及第。宣宗大中十三年孔緯以第一人及第。懿宗咸通二年有孔絢、孔綸，四年孔振以第一人及第，七年有孔炅、孔紆。僖宗中和三年孔拯以第一人及第。昭宗乾寧元年有孔昌庶，三年有孔邈，光化三年有孔昌明。而唐世第進士者尚有孔溫裕、孔溫資、孔溫諒、孔昌弼、孔昌序。後五代晉時有孔莊，南唐有孔瑄、孔瓊、孔玹，其年代皆不可考。宋太祖建隆初有孔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孔世基以鄉貢十舉以上賜同本科出身。雍熙二年有孔勖。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有孔道輔。仁宗慶曆三年有孔延之，嘉祐四年有孔舜亮，六年有孔文仲、孔武仲。英宗治平二年有孔平仲。哲宗

元祐三年，有孔滋、孔淑。紹聖元年，有孔源、孔涵。徽宗崇寧三年，有孔宗哲。宣和四年，孔端木初名端朝，以幸學恩特賜出身。高宗紹興八年，有孔復，又有孔端隱。孝宗淳熙五年，有孔邦翰。寧宗慶元二年，有孔煒。嘉定三年，有孔伯元、孔伯迪。理宗寶慶二年，有孔元善。嘉熙二年，孔應得以幸學恩賜同進士出身。淳祐七年，孔應選援世基例賜同本科出身。十年，有孔遷發。寶祐元年，有孔宗武、孔文樸。度宗咸淳三年，孔㬌行以幸學恩用應得例賜同進士出身。而宋世成進士者，尚有孔信、孔偉、孔札、孔安仁、孔宗翰、孔延澤、孔若拙、孔若初、孔和仲、孔汝、孔清年，皆不可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有孔擢。章宗明昌四年，孔端甫以年德俱高特賜進士及第。宣宗貞祐二年，有孔瑭，又有孔摯，以終場賜及第。元至正十年，有孔克任，又有孔沂、孔涇、孔士倫、孔兪，立年代皆不可考。至唐宋金元凡明經科亦稱進士，唐懿宗咸通十年，孔纁以明經第一人及第。十二年，有孔晦。此外又有孔若思、孔戡、孔策、孔遵孺、孔遵憲、孔絳、孔維乾，皆以明經登科。宋之以明經得第者，大中祥符間有孔渭，賜同三傳出身。孔延世、孔延渥、孔延祐、孔延齡、孔聖佑，皆賜同學究出身。理宗景定三年，有孔夢斗，又有孔玢、孔僑、孔溫其、孔碩、孔從、孔衞、孔衢，年代皆不可考。金之以明經得第者，有孔琇、孔樞，並識於此。明之進士，景帝景泰五年甲戌科，孔公恂。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科，孔宏頤。熹宗天啓二年壬戌科，孔聞謤。孔聞詩。五年乙丑科，孔聞籍。莊烈帝崇禎四年辛未科，顏衍紹。十年丁丑科，孔衍圭。十三年庚辰科，孔尚則。

國朝康熙六年丁未科，顏光敏。九年庚戌科，孔興釪。十二年癸丑科，顏光猷。二十七年戊辰科，顏光斅。四十八年己丑科，孔衍治、顏紹標。五十二年癸巳科，顏紹纘。雍正二年甲辰科，孔傳堂。乾隆四年己未科，孔傳炯。

舉人。明成祖永樂六年戊子科，有孔諤、孔信。九年辛卯科，孔公鑰。宣宗宣德元年丙午科，顏繼。十年乙卯科，孔公禮。英宗正統九年甲子科，孔公恂。景帝景泰元年庚午科，孔公錫。四年癸酉科，孔諗。七年丙子科，孔諷、孔彥麒。天順三年己卯科，孔公怡。憲宗成化四年戊子科，孔彥藏。十三年丁酉科，孔訖、孔彥仕。十九年癸卯科，孔公才。孝宗弘治十一年戊午科，孔承震。世宗嘉靖四十年辛酉科，孔聞詁。神宗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科，孔聞禮、孔聞詩、孔貞綬。熹宗天啓元年辛酉科，孔聞籍、孔聞謤。四年甲子科，孔衍圭、孔尚鉞。七年丁卯科，孔聞籌、孔尚則。莊烈帝崇禎三年庚午科，顏衍紹、顏伯璵。六年癸酉科，孔貞璠、孔貞珩。九年丙子科，孔貞煥。十二年己卯科，孔興岩。十五年壬午科，孔衍楨。

國朝順治二年乙酉科，孔貞權。三年丙戌科，孔貞艮。五年戊子科，孔聞典。八年辛卯科，孔貞亮。十一年甲午科，孔衍陞。十四年丁酉科，孔興炌。十七年庚子科，孔貞瑄、孔貞瑚。康熙二年癸卯科，顏光敏、孔衍炳。五年丙午科，孔貞育、孔興釪。八年己酉科，顏光猷、孔興言。十一年壬子科，孔尚鉝、孔毓喬。十四年乙卯科，顏光是、孔興璉。十七年戊午科，孔毓德、孔尚惇。二十年辛酉科，孔毓榮、孔興瑄。二十三年甲子科，顏光斅、孔興祥。二十六年丁卯科，孔衍霦、顏光濬。二十九年庚午科，孔尚欽、孟尚玖。三十二年癸酉科，孔尚嚴、孔衍基。三十五年丙子科，孔貞憲、孔毓洙。三十八年己卯科，孔尚鑑、孔衍治。四十一年壬午科，顏紹標、孔衍楠。四十四年乙酉科，孔興振、顏紹櫄。四十七年戊子科，顏紹纘、孔尚溥。五十年辛卯科，顏光謀、孔興增。五十二年癸巳科，孔繼雷、孔貞珧。五十三年甲午科，孔衍偉、孔傳篤。五十六年丁酉科，孔衍濬、孟衍祉。五十九年庚子科，孔尚釗、孔衍樟。雍正元年癸卯科，孔傳堂、孔繼風。二年甲辰科，孔傳桂、孔興湯、孔毓昌。四年丙午科，顏懷礳、孔傳梅、孔傳炯。七年己酉科，孔毓曾、孔衍樸、顏懋寅。十年壬子科，顏紹貴、孔毓洵、曾尚治、孔傳松。十三年乙卯科，顏崇梅、顏紹漢、孔傳

熉。乾隆元年丙辰科孔傳炣、孔傳晳、孔毓遂、孔毓逵。三年戊午科顏懋恕、顏懋錦、孔傳是。六年辛酉科孔衍灝、孔傳榮、孔毓鵬。九年甲子科顏崇湘、孔興檀、孔傳科。十二年丁卯科孟毓燦、孔興揮，而繼汾亦於是科應本省鄉試中式。十五年庚午科孔傳綸、孔興掮、孔傳渭。十七年壬申科孔衍勳、孔毓銘、孔廣梓。十八年癸酉科孔毓淼、孔繼灼、孔衍潸。二十一年丙子科孔傳沂、孔廣奮、孟尚淇。二十四年己卯科孔繼奮、孟興鎬、孔毓湘。二十五年庚辰科孔繼涵、顏崇檢、孔繼宋。

副榜貢生明天啓元年辛酉科有孔尚標。崇禎十二年己卯科有孔尚儒。

國朝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有顏光敏。康熙二十年辛酉科有孔興解、顏光岳。五十二年癸巳科有顏紹賢，尚有孟尚序、顏光昌，年皆不可考。雍正十年壬子科有孔衍泗。乾隆元年丙辰科有顏懋璞。三年戊午科有孔衍灝。十八年癸酉科有孔傳沂。

拔貢生明正德十二年有孔承瑀。嘉靖八年有孔彥確。十年有孔彥碩。十一年有孔宏錞。三十七年有孔宏盛。隆慶間有孔承倜。萬曆間有孔宏衍、孔聞定。泰昌間有孔聞譓。天啓間有孔宏頤。崇禎間有顏伯華。

國朝順治十二年有孔興朝。康熙十一年有孔尚鉝、顏光昌。三十七年有顏紹檍、孔興治，尚有孔貞璵、孔尚基、顏伯傳、顏九易、孔貞培，年皆不可考。雍正元年有孔傳松、顏崇湘。七年有孔繼儒、顏懋倫。十三年有孔衍沂、顏懋价。乾隆六年有孔興檥、孔興拖。十三年有孔繼炘、孔傳沂、孔毓炳、孟傳鋭、顏懋企、曾衍槐。十八年有孔傳灝、孔繼奢。

優貢生乾隆九年有孔繼涑。

陪祀恩貢生始於明熹宗時，以後凡幸學召取陪祀者，生監奉祀生皆以恩例准貢。今類而志之。天啓四年有孔聞範、孔聞謨、孔貞祚、孟貞埒、曾承祐。崇禎二年有孔聞俊、孔貞芳、孔尚鷫、孔尚遜、顏伯忠、顏伯偉、孟聞政、孟聞熙。十四年有孔貞恒、孔宏化、孔貞來、孔興訓。

國朝順治九年有孔尚燃、孔衍洪、孔衍劭、孔尚瑀、孔興義、孔貞旨、孔尚經、顏伯潤、顏光秀、曾聞道、曾弘任、孟聞芳、孟聞貞、仲應敏、仲應甲。康熙八年有孔興諭、孔尚藺、孔興謨、孔尚鈴、孔毓珍、孔興煤、孔興範、顏紹徽、顏伯珣、曾聞迪、曾聞進、孟貞珖、孟衍蘭、仲承烈、仲纘緒。二十三年有孔毓珣、孔毓瑄、孔毓玠、孔衍珣、孔毓基、孔衍溥、孔毓培、顏懋修、顏光枚、曾貞震、曾尚溥、孟貞儒、孟聞和、仲秉恭、仲承述。雍正二年有孔毓錫、孔傳商、孔毓銘、孔傳派、孔興樋、孔衍派、孔衍涵、顏懋齡、顏懷禪、曾衍樞、曾尚淇、孟衍岳、孟衍淑、仲蘊鏞、仲蘊鏡。乾隆三年有孔繼袞、孔廣棣、孔興抒、孔傳淮、孔傳鉞、孔傳洙、顏崇啓、顏懷祖、曾尚渟、曾尚渭、孟尚珣、孟興錞、仲蘊釪、仲耀涵、閔克標、閔克岐、冉上進、冉天瑞、卜美、卜連、言如泗、言鍔、冉繼先、冉寶霖、端木濂、端木長、太顓孫融道、顓孫世德、東野崇銘、東野崇鈺，而繼汾亦於此次陪祀蒙

恩准貢。至

國家遇大慶典，學校亦有恩貢，則以生員應正貢者充之，故仍入歲貢中。

歲貢生明成化年間有孔希承、孔承樸、孔公仲、孔公森、孔公潤、孔彥儲、孔彥組、孔公華、孔彥禮。弘治年間有孔承夏、孔公玘、孔彥鵬、孔彥雲、孔彥珣、孔承緒。正德年間有孔承韶、孔彥健、孔公杰、孔彥珩。嘉靖年間有孔彥琯、孔公鉝、孔彥俸、孟希達、孔彥生、孔承諭、顏重禮、孔彥衢、孔公戩、顏重清、孔宏川、孔宏毅、顏重文、孔承亮、孔彥嗣、孟彥詩、孔彥韋、孔彥隆、孔宏中、孔承鏐、孟承禮、孔承深、孔彥琳、孔承學、孔承尹、孔承蒲、孔宏廊、孔彥訢、孔承前、孔宏申、孟承相、孔彥厚、孔宏綿。隆慶年間有孔宏聘、孔聞炳、孔承先、孔彥滂、孔承珈。萬曆年間有顏從舜、孔彥津、顏宏乾、孔宏景、孔貞樗、孔聞德、孔承圩、孔聞耀、孔貞成、孔聞敦、孔宏昇、孔聞秀、孔宏鼎、孔承李、孔承仍、孔宏典、孔聞仕、孔承僬、孔

貞楝、孔宏素。天啓崇禎年間有孔宏猷、孔承紀、孔宏森、孔聞上、孔聞舉、孔宏賓、孔聞諒、孔貞明、孔聞謩、孔聞古、孔宏頎、顔嗣振、孔尚文、孔貞志、孔尚璉、孔聞祉、孔尚髀、孔宏顯、孔貞成、孔尚孝、孔聞諦、孔貞肵、孔宏侃、孔聞謹、孔聞侊、孔尚炳、孔聞貿、孔聞武、孔貞瑛、孔尚象、孔承鏞、孔貞俊、孔尚達、孔宏轉、孔聞宥、孔貞範、孔聞課、孔聞論、孔聞庸、孔聞賡、孔貞敬、顔嗣楨。

國朝順治年間有孔衍琦、孔貞爌、孔衍標、孔衍楫、孔尚科、孔貞鑑、孔宏存、顔伯秀、孔貞楷、孔尚賓、顔衍穀、孔尚行、孔貞瑄、孔興謗、孔貞起。

康熙年間有孔衍棻、孔尚平、孔貞揖、孔貞範、孔貞耿、孔貞璲、孔興玠、孔衍茂、孔興鉢、孔衍鑄、顔衍熹、孔尚讓、孟宏偉、孔興侗、孔尚珵、孔闓明、孔衍璽、孔毓杕、孔衍焜、孔衍遴、孔興慶、孔貞湛、孔尚瀿、孔興倌、孔毓僑、孔尚瑄、孔尚憓、顔紹灼、孔興譚、孔傳中、孔興釗、孔尚賁、孔衍蘷、顔伯榮、顔光琯、孔貞綸、孔興浩、孔貞璐、孔尚典、孔衍錮、孔衍璡、孔衍楷、孔尚謙、孔衍栻、孔尚湘、顔光先、孔衍枚、孔興詔、孔衍栿、孔毓賫、孔衍籍、顔紹滋、顔光敘、顔紹櫆、孔興偉、顔懋顯、孟衍鶴、孔興詩、曾貞蒙、孔尚鍵、孔興烘、孔尚銑、孔衍法。雍正年間有孔尚岬、孔毓理、孔毓鼓、顔光復、孔尚翰、孟尚琯、孔貞志、孔毓金、孔傳業、孔興海、孔毓沂、孔興健、孔興綸、顔紹炌、顔紹烺。乾隆年間有孔毓梓、顔懋愷、孔興榛、孔繼炯、孔毓鉉、顔懋僑、孟澤厚、顔光敷、孔興敎、顔崇義、顔紹緘、孔衍皐、孔傳心、孟尚昆、孔毓鈊、孔衍楫、曾貞任、孔興浚、孔毓信、顔懋煒、孔尚憓、顔紹海、孔傳組、顔懋樞、孔衍鑑、顔懋炳、孟興一、顔懋儀、顔光寔、孔傳緯、顔光椇、孔傳肅。

述曰、按闕里志兼載流寓諸孔、今自設學定額以來、凡非入本學者皆不載。其舉人有溢額者、以慶典廣額、或由京兆領薦也。歲拔貢有不符額者、以歲久失其名也。陪祀恩澤徧及賢裔、故亦因事彙記焉。至武舉之制、仿自唐朝、宋復增置武學、省試廷對、亦賜及第出身、而孔氏以此進者、有元孚、元圭二人。第其時或不專授軍職、銓選注擬、閒換文資。自明太祖定鄉會貢舉法、文武始截分爲兩途。而四氏學武生之設、則起於

國朝康熙四年。其有登鄉薦者、康熙八年己酉科、孔衍江。十一年壬子科、孔興溙。十七年戊午科、孔興祉。二十六年丁卯科、孔傳斌。三十八年己卯科、孔尚寬。五十二年癸巳科、孔毓銘。五十六年丁酉科、孔繼恭。五十九年庚子科、孔毓鏻。雍正元年癸卯科、孔毓鑑。二年甲辰科、孔傳業。四年丙午科、孔尚考。七年己酉科、孔廣攽。十三年乙卯科、孔傳榜。乾隆元年丙辰科、孔繼鍠。而孔興祉於康熙三十年辛未會試成進士、孔廣攽於雍正十一年癸丑會試成進士、今附列於篇末云。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九

城邑山川第九

曲阜、古帝都也。爾雅曰大陸曰阜。應劭曰魯城東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曲阜。星野分降婁之次、在禹貢爲徐州地。按左傳魯有大庭之庫。孔穎達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又史記云神農氏都陳、遷於曲阜。又帝王世紀云少皞自窮桑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雲陽山。在殷爲奄、在周爲魯、戰國時魯爲楚所滅、地遂入楚。秦幷天下、置郡縣、魯屬薛郡。劉項共起誅秦、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幷有魯地。漢王五年、破羽垓下、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考史記漢王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在今東阿縣、而曲阜城東北漢下村有古冢、俗呼霸王頭、相傳爲葬羽首處云。漢初置魯縣、屬豫州部。呂后時封張偃爲魯元王、卽以魯縣爲國治。尋廢。景帝三年、又徙封子淮陽王餘於此、是爲魯共王。共王好治宮室、作靈光殿。遭王莽之亂、國除、而靈光殿巋然獨存。光武初改屬任城郡。建武十九年、廢太子疆爲東海王、令因靈光之遺、仍都於魯。魏晉廢國、置魯郡、卽以魯縣爲郡治。宋徙魯郡治鄒縣、以魯縣爲屬邑、改隸兗州部。後魏仍以魯縣爲魯郡治。北齊改魯郡爲任城郡。隋文帝開皇三年、廢任城郡、縣屬兗州。四年、改縣名汶陽。十六年、又改名曲阜。煬帝大業二年、復魯郡、改隸徐州部、而曲阜仍屬魯郡。唐太宗貞觀元年、縣省。八年、復置、仍屬兗州魯郡、隸河南道。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軒轅黃帝降於延恩殿、考帝王世紀云黃帝生壽邱、卽今曲阜地、乃於曲阜作景靈宮以奉之、改縣名仙源、縣屬京東西路襲慶府。金太宗天會七年、復改仙源爲曲阜。世宗大定十九年、改襲慶府爲泰定軍、隸山東西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改泰定軍爲兗州、隸山東東西道濟寧路總管府。明太祖洪武十八年、陞兗州爲府、隸山東布政使司、而曲阜仍魯屬。

國朝因之。縣境廣五十五里、袤七十五里。縣治東至啓聖林三十里、接泗水縣界。西至金口壩二十五里、接滋陽縣界。南至馬鞍山二十五里、接鄒縣界。北至歇馬亭五十里、接寧陽縣界。考古魯國城、相傳其門有十二、正南曰稷門。水經注云沂水北對稷門。春秋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杜預注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故名高門、又名雩門。史記齊人以女樂遺魯、陳之魯城南高門之外是也。南左曰章門、南右曰雩門。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於乘邱、卽此也。正北曰圭門、北左曰齊門、北右曰龍門。正東曰建春門。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城東門之外三日、疑卽此歟。東左曰始明門、又曰上東門。左傳定公八年、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是也。東右曰鹿門。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正西曰史門、西左曰歸德門、西右曰麥門。今郭外迤邐環繞、巨阜相屬、或云卽古魯城遺址、而水經注亦云沂水逕魯縣故城南、縣卽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有周公臺、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又寰宇記載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孔林在縣西北六里。以今考之、古縣當在城東二里許古城村。聞寰宇記作於宋太宗時、意宋以前魯建治於其地歟。大中祥符閒、改縣爲仙源、徙治壽邱、在今城東八里、卽所謂舊縣者是也。歷金元明至武宗正德七年、流寇劉七犯闕里。明年、按察使司僉事潘珍疏請改建今城、城周八里三十六步、高二丈、厚半之、池深一丈、廣稱之。凡五門、正南曰仰聖門、東南曰崇信門、東曰秉禮門、西曰宗魯門、北曰延恩門。至聖廟在城中、廟之基卽古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考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兩觀闕也。又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里者、闕下之里也。又論語有闕黨、而荀子曰仲

尼居闕黨。然則闕里、闕黨本一也。今廟東南仰高門外有闕里坊、坊北爲鐘樓、鐘爲明嘉靖元年山東巡撫陳鳳梧造。鐘樓北直故宅門、故宅之東爲衍聖公府第。明洪武十年勅建、孝宗弘治十六年勅重修。又東爲鼓樓。出鼓樓折而北爲陋巷街、顏子廟在其北。闕里坊東南爲學使校士館。又東爲南池、或云靈光殿遺址、或云卽魯僖公泮宮也。六十一代衍聖公營爲別墅、積石成山、植蓮於沼、暇卽遊憩其間、因自號曰南溪。乾隆二十年、今衍聖公昭煥白於署撫臣白鍾山、因其故址改建

行宮。我

皇上翠華屢幸、皆於此

駐蹕焉。聖廟之西爲四氏學、學宮東南爲矍相圃、圃西爲曲阜縣儒學。又西爲曲阜縣署。出縣北門二里、卽聖林。林東北爲洙泗書院。城之東北里許爲周公廟、或云魯太廟故基也。又東北七里爲少昊陵。陵在舊縣城北門外。至舊志所載窮桑城、奄里、舞雩壇、鬭鷄臺諸古蹟甚多、大都荒遠難稽、間出傅會、茲故不錄、惟取尼、防、洙、泗諸山川列之於篇。

尼山在縣東南六十里、本名尼邱山、以避聖諱去一字、卽顏母所禱也。山五峰連峙、名五老峰。書院在中峰之麓。下有坤靈洞、北爲中和壑、其流爲智源溪、溪卽沂水之源。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尼山爲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中隔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堂遺址。

昌平山在尼山南五里、下有魯源村、卽史記所云昌平鄉也。

防山在縣東三十里、山之陰十里爲啓聖王墓。

泗水在聖林後、去縣北門八里。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在魯城北是也。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彙爲一渠、復納諸泉、西北流出卞橋、與洙水會合而北入曲阜境。又西流繞聖林後、又西南至兗州府城東黑風口、分支入郡城東墉、貫城西出、逕平政橋至二十里鋪、入濟寧州界。又西南流逕杏林閘至楊家壩、折而西北流逕林家橋、會洸水、入馬場湖。其經流逕郡城東金口壩、沂水從東來會之。又南逕泗水橋、入鄒縣之許家村、至安上口、復入滋陽縣界、至柳溝村入濟寧州界。又西南會白馬河、由魯橋入運河。按水經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邱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此蓋泗之故道、自黃河南徙、泗之不入淮久矣。

洙水源在城東北五里、地名五泉莊、西流入林東牆水關、逕聖墓前、出西牆水關、又西流折而遶城西南、入於沂以達泗。按此非古洙水也。考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于泗。而山東通志則辨之云、蓋縣在沂水縣西北八十里、距卞不下三百餘里、重山疊嶂、其道難通。而今洙水之源、實在泗水縣東北關山。關山乃費縣蒙山之麓、費北境有漢華縣故址、意蓋字乃華字之譌。又泗水縣志云、泗源在南、洙源在北、其說似爲得之。又水經注云、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此是謂洙泗之間矣。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又南洸水注之。又南至高平、南入于泗。細繹水經注、是漢時洙水逕卞縣故城北、泗水逕其城南、會合於卞城之西。今則泗水北出卞橋、卽與洙會、蓋已在故卞城之東矣。至洙水在卞城以北、其流尙湯湯不匱、而既合之後、遂不復分。所謂至魯縣東北又分爲二水、逕孔里至高平入于泗者、其故道久絕。

乾隆八年、繼汾同弟繼涑欲尋洙水經流古蹟、至五泉莊北、得古碑一、有浚復洙河四大字、無年月款識。卽其地掘之得源泉、混混然。後知古人曾有修復之者、而故道終不可得。遂濬此泉以當之耳。今歲久仍就淤塞、乃具畚鍤、聚徒旅、循舊迹而深浚之、引遶聖林、由沂以入於泗。卽今之洙水也、而古時故道終不可復識云。

沂水發源於尼山之智源溪、西北流遶縣城南、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於泗。按沂水有二、此非水經所稱出蓋縣艾山之沂水、蓋酈道元所謂出尼邱山西北流遶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又西遶圜丘北又西右注泗水者是也。

述曰、記有之、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兄闕里爲古帝王都會、山川靈秀、聖哲迭興、沐教澤而被遺風者、其俗固宜與他處異。嘗考之古之論魯俗者、明堂位曰、魯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漢地理志曰、周以少昊之墟曲阜封伯禽爲魯侯、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閒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毁、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隋地理志曰、齊魯之所尚無不賤商賈、務稼穡、尊儒慕學、得洙泗之俗焉。唐李白曰、民有聖人之教化、向禮義、重廉恥、有桑麻之業。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則鄙野難治。宋地理志曰、大率東人皆朴魯、鈍直甚者失之滯固。然專經之傳爲多。馬端臨通考曰、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元方輿勝覽曰、魯郡家顏閔、人由求。綜斯衆說、可以見先代禮樂之風終古未衰於闕里也。今日者去先聖二千二百餘年、遺澤流風、幾不可復見矣。而其君子敦禮教而畢詩書、其小人樂畎畝而重犯法、入其里者欣欣然猶有古遺風焉。誠非聖人之鄉、而能若是乎。然抱殘守故、家自爲師、不能恢廓見聞、以適於世用、蓋寡陋而近於固者有之。守其模楷而益以宏通、是所望於有志者矣。又闕里物產多與他處同、其異者有蓍草、出先聖冢上、既凋復青、莖有八棱、象八卦、葉有五出、象五行、以一叢五十莖者爲貴、然不可得、以採者衆也。林中產芝、或黃、或紅、或紫、絢若文錦、蓋林中耆古木、故多蒸蘊而出。宋王欽若採獻以爲瑞、則貢諛矣。林山藥堅細長、纖形如地黃、以入藥、勝河南懷慶者。林中多楷樹、文理堅細、或削爲杖、或製爲棊枰、或刳其節爲飲器。其葉初生時、採製如焙茶法、清香可以烹瀹。林中有草曰文草、葉細而蔓生、冬夏不凋、深秋結實、具五色五味。有蟲曰文蟲、似蟬而小、二三月卽鳴、樹杪若琴瑟笙簧之奏焉。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

宗譜第十

聖裔大宗世系考叙之詳矣。若小宗支庶，則具載於孔子世家譜焉。譜之作，仿於四十六代孫宗翰，蓋前此家乘止載承襲一人，茲乃大合族屬而並譜之，所以昭親親也。嗣後踵是增輯，遂定爲三十年小修、六十年大修之例。而子姓蕃衍，枝遠益分，始而紀以五位，繼復別以二十派，繼又分爲五十七戶，再增而爲六十戶。今在譜者已不下二萬人，而流寓他處及干犯名義、流入異端、厮役者不與焉。嗚呼，聖澤之流衍，至今日亦可謂極盛矣。五位源皆出於四十三代文宣公，公生四子，曰宜，曰憲，曰冕，曰勗。冕一傳絕，憲再傳絕，有傳者止宜、勗二人。宜爲家嫡，至孫宗愿，皆襲封世爵，故稱宗愿曰襲封位。勗生五子，道輔、良輔、彥輔、延濟、延範。延濟、延範無嗣。道輔生二子，長舜亮，爲中散大夫，稱中散位；次宗翰，爲刑部侍郎，稱侍郎位。良輔生二子，宗壽、宗哲。宗哲五傳絕。宗壽爲太子中舍，稱中舍位。彥輔生二子，漢英、宗敬。漢英一傳絕。宗敬爲國子博士，稱博士位。此四十六代之所分也。至五十三代，兄弟共六十有一，有傳者僅二十人，曰浣、曰沂、曰瀞、曰治、曰澄、曰濟、曰淙、曰泣、曰演、曰淑、曰泗、曰濱、曰滋、曰浩、曰淋、曰滄、曰洵、曰汭、曰涇、曰灊，卽從五位中所分出之二十派也。今再析而言之。襲封位下分六派，二十五戶。蓋自襲封衍聖公宗愿四傳至五十代進義校尉拂，有子三：長元直，次元孝，次通直郎元用。元直無嗣。元孝生贈曾郡侯之厚。之厚子三：長贈曾郡侯浣，次進士沂，次鉅野尹瀞。浣爲第一派，至孫國子祭酒衍聖公克堅，有子九人：長希學，次希說，次曲阜知縣希範，次希進，次希麟，次希鳳，次希順，次希尹，次希贇。希贇無後。其八人，希學以嫡長襲封衍聖公，爲大宗戶第一。乾隆甲子修譜，計見丁一千六百九十八人，以下各以所居名戶。希說居臨沂村，爲臨沂戶第二，四百五十五人。希範子三：詢、誠、闇。詢爲孟村戶第三，九百七十三人。誠爲道溝戶第四，四百一十六人。闇爲滕陽戶第五，五百七十二人。希進爲費縣戶第六，八百二十九人。希麟爲終吉戶第七，一千二百七十二人。希鳳爲蔡莊戶第八，五百四十四人。希順爲戴莊戶第九，三百五十三人。希尹爲栗園戶第十，二百八十九人。右第一派，凡十戶。沂爲第二派，子二：長權，主祀事思進；次提領監修林廟思義，無嗣。思進子二：克謹、克勉。克謹爲時莊戶第十一，四百六十一人。克勉爲泗北戶第十二，三百四十一人。右第二派，凡二戶。瀞爲第三派，子三：長汝寧府推官思友，次曹州景山書院山長思古，次盤陽路教授思本。思本流寓定陶，別有譜。思友爲店北戶第十三，三十九人。思古爲西郭戶第十四，九十六人。右第三派，凡二戶。元用生曲阜縣尹之全。之全子三：長知密州襲封衍聖公治，次監修林廟澄，次曲阜縣尹濟。治爲第四派，生衍聖公改曲阜縣尹思誠。思誠生曲阜縣尹克欽。克欽子二：長曲阜知縣希大，次曲阜縣尹希章。希大子三：詩、詰、詎。詩爲仙源戶第十五，二百一十四人。詰爲泉南戶第十六，六十四人。詎爲齊王戶第十七，五百八十二人。希章爲盛果戶第十八，四百六十五人。右第四派，凡四戶。澄爲第五派，子五：長思忠，次濟寧同知思恭，次思謙，次稷縣主簿思履，次思智。思忠、思恭、思謙、思智皆一傳絕。思履生曲阜知縣克伸。克伸子三：希祚、希武、希緒。希祚爲苗孔戶第十九，三百一十五人。希武爲文獻戶第二十，一十五人。希緒爲沂北戶第二十一，五百四十九人。右第五派，凡三戶。濟爲第六派，子四：長曲阜縣尹思凱，次思庸，次思直，次太常寺太祝思善。思庸、思善皆一傳絕。思凱生肥城主簿克義。克義子三：希皐、希巖、希雲。希皐爲貫門戶第二十二，九十一人。希巖爲石村戶第二十三，一百六十三人。希雲爲魯賢戶第二十四，一百二十九人。思直爲沂陽戶第二十五，九十二人。右第六派，凡四戶。中散位下分三派，四戶。中散生子三：長新泰令若升，次仙源丞若谷，次仙源尉若古。若谷無嗣。

若古後改名傳、流寓衢州、別有譜。若升子五、長直融閔京東轉運司管勾公事端節、次端夫、次端義、次太學博士端朝、次端臣。端義無嗣。端夫傳三世絶。端朝流寓衢州、別有譜。端節子五、長曲阜主簿環、今譜諱璟。次曲阜主簿瑀、次忻州同知琰、次曲阜尉玖、次知和州瓚。環四傳絶。瑀一傳絶。琰二傳絶。瓚流寓衢州、別有譜。玖生掖、掖生元建。元建生之將、之將子三、淙、湓、汜。汜無嗣。淙爲第七派、子三、思踰、思靜、思敬。思踰、思敬皆一傳絶。思靜生治、治州路教授克諒、克諒生濟、學路教授希英。希英子二、誨、諶、誨爲孔村戶、第二十六、四百三十三人。諶爲王堂戶、第二十七、五十一人。右第七派、凡二戶。湓爲第八派、稱小莊戶、第二十八、六十九人。右第八派、凡一戶。端臣子二、長數、四傳絶。次琇、子二、長璿、一傳絶、次接、生權、主祀事元讓。元讓生權、主祀事之深。之深子二、長源、無嗣、次權、主祀事演、爲第九派、稱宮端戶、第二十九、一百四人。右第九派、凡一戶、侍郎位下分三派、十二戶。侍郎生子四、長奉直大夫恢、次朝散大夫惇、次儒林郎忱、次奉議郎恂。惇四傳絶。忱生仙源丞壎、壎生族長琯、琯流寓衢州、別有譜。恢生泰寧軍節度判官松、松生班、班子二、長提領監修祖廟揮、次擒。擒無嗣。揮生提領監修祖廟元石、元石生權、主祀事之文、之文子二、長注、無嗣、次朝城尹淑、爲第十派、子七、長嘉祥尹思遵、次河中府判思適、次太常禮儀院判思逮、次同知禮儀院使思迪、次東平路同知思永、次內臺管勾思禮、次中書省參政思立。思立無嗣。思適、思逮皆一傳絶。思遵爲華店戶、第三十、八百二十一人。思迪生曲阜縣令克昌、克昌子二、長米脂知縣希毅、爲古城戶、第三十一、六百四十二人。次希彧。希彧子三、訥、諭、言。訥爲岡山戶、第三十二、一百三十五人。諭爲魯城戶、第三十三、一百七十八人。言爲孔屯戶、第三十四、八十一人。思永爲西城戶、第三十五、八十三人。思禮爲舊城戶、第三十六、一百五十八人。右第十派、凡七戶。恂子二、鎬、鍠。鎬二傳絶。鍠子四、琦、玘、玷、瑤。琦無嗣。玷一傳絶。瑤四傳絶。玘生摠、摠生元恩、元恩子二、之英、之榮、之榮無嗣。之英子四、長泗、次濬、次洙泗書院山長濱、次渠。濬、渠無嗣。泗爲第十一派、稱呂官戶、第三十七、八十人。右第十一派、凡一戶。濱爲第十二派、子三、長聖澤書院山長思範、次虞城教諭思政、次思常。思常無嗣。思範爲林前戶、第三十八、三百五十四人。思政子三、長克淵、次克一、次曲阜知縣克中。克淵爲防西戶、第三十九、二百一十九人。克一爲林門戶、第四十、二百二十三人。克中爲官莊戶、第四十一、五百九十六人。右第十二派、凡四戶。中舍位下分一派、一戶。中舍生子四、若涉、若陟、若洌、若水。若陟無嗣。若涉一傳絶。若洌三傳絶。若水生端樗、端樗生權、主祀事璪、璪子二、長拭、無嗣、次廟學教授摯、摯生廟學教授元量、元量子二、長翰林國史院編修之柔、次之著。之著一傳絶。之柔生聖澤書院山長滋、爲第十三派、稱大薛戶、第四十二、一百一十四人。右第十三派、凡一戶。博士位下分七派、十八戶。博士生子六、長族長仙源主簿若鐵、次進士若初、次若師、次若符、次壽張令若鼎、次若鈞。若初、若符皆三傳絶。若師二傳絶。若鈞一傳絶。若鐵生端熙、端熙子二、長招遠主簿瑭、次瑺。瑺無嗣。瑭子二、長族長撫、一傳絶、次修武尉攄、攄生提領監修祖廟元質、元質子三、長提領監修祖廟之容、次提領監修祖廟之進、次兗州同知之明。之進、之明皆一傳絶。之容子五、長河、次津、次汴、皆無嗣。次鉅野尹浩、次鄒縣醫學教諭淋。浩爲第十四派、稱廣文戶、第四十三、一百八人。右第十四派、凡一戶。淋爲第十五派、稱小薛戶、第四十四、二百一十八人。右第十五派、凡一戶。若鼎生進義校尉族長端修、端修子二、長珦、一傳絶、次提領監修祖廟琇。琇生濟寧單三州宣課使權主祀事鼐。鼐子五、長承事郎元正、次濟陽主簿元裕、次興化路經歷元敬、次元冲、次須城主簿元伸。元正、元冲皆二傳絶。元裕子二、長之寧、一傳絶、次之安、子三、渝、溉、渡。溉、渡無嗣。渝爲第十六派、子二、長容城教諭思宣、次思盛。思盛無嗣。思宣生克



懋。克懋子二、長希儒、次族長希韶。希儒爲陶欒戶、第四十五、七百四十七人。希韶爲北公戶、第四十六、一百七十九人。右第十六派、凡二戶。元敬子四、長雲夢尹之熙、次青陽稅使之敏、次太常博士之載、次深澤教諭之謹。之敏一傳絕。之熙子三、長東平路教授洵、次渙、次淳。渙、淳皆無嗣。洵爲第十七派。子二、長思權、次盤陽路教授思衍。思權生克清。克清子三、希𦍑、希翀、希鐸。希翀四傳絕。希𦍑爲紙坊戶、第四十七、一百六十四人。希鐸爲董莊戶、第四十八、六十五人。思衍生曲阜知縣克當。克當子八、希從、希讓、希幹、希善、希恆、希豫、希節、希濟。希從爲防上戶、第四十九、六十九人。希讓爲高莊戶、第五十、一百八十二人。希幹爲南公戶、第五十一、一百六人。希善爲星村戶、第五十二、二百五十三人。希恆爲右柳戶、第五十三、六十九人。希豫爲吳孫戶、第五十四、三百三十九人。希節爲東村戶、第五十五、八人。希濟爲磨莊戶、第五十六、二百九人。右第十七派、凡十戶。之載子二、長澤、無嗣。次江南行臺都事泂、爲第十八派、稱張曲戶、第五十七、二百四十八人。右第十八派、凡一戶。之謹生翰林國史院檢閱族長涇、爲第十九派、稱息鄒戶、第五十八、七百六十三人。右第十九派、凡一戶。元佛子三、長大寧路學正之肅、次泰安州判之嚴、次費縣尹之威。之嚴、之威皆一傳絕。之肅子二、長膠西主簿瀚、次澈。澈無嗣。瀚爲第二十派、瀚子二、長權主祀事思度、次思實。思實無嗣。思度子二、克佐、克弼。克佐爲西林戶、第五十九、四百二十五人。克弼爲林西戶、第六十、三百七十八人。右第二十派、凡二戶。以上乾隆甲子修譜、共計見丁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九人。此孔氏族譜六十戶支系之大凡也。若夫流寓他地、確有可考者、有第三派嵡之少子思本、徙居定陶一支。又四十八代衍聖公端友之從宋高宗南渡也、四十七代孫傳與四十八代孫端朝、四十九代孫璜、瑨隨焉。端友傳玠、玠生搢、搢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自端友至洙、凡六世、皆於南宋時襲衍聖公。後洙歸元讓世爵於北宗、卒後無子、而南渡之大宗遂絕。傳子端問、爲峯新縣丞。端問子璹、漳州錄事參軍。璹子攄、銅陵主簿。攄子應發、武寧縣令。應發子言、兗州府同知。言子津。津子思許。思許子克忠、福清學正。克忠子希路、福州岳山書院山長。希路子議。議子公誠。公誠子彥繩。彥繩之後、世襲五經博士、與端朝、璜、瑨之裔共居衢州、是爲南宗。又三十九代文宣公之第三子太子舍人郁、郁子述、述子檜、遭五代之亂、從家溫州之平陽。又三十五代文宣公璲之、唐明皇時避亂、寄居寧陵、及曾孫嗣公惟晊、世平歸魯、留幼弟兗州都督工曹惟時居寧陵守墓、遂家焉。又三十三代褒聖侯、次子子斆生深州刺史賢、亦同寓寧陵。今儀封世襲學正、即其裔也。又二十七代崇聖大夫、次子工曹掾景進。景進子國子博士靈龜。靈龜子南臺丞碩。碩子青州法曹參軍安齊。安齊子國子祭酒穎達。穎達子中書舍人志亮。志亮子珪。珪子東光令務本。務本子海州司戶參軍如珪。如珪子融、書省著作郎岑父。岑父長子尚書左丞戣。戣長子四門博士溫質。溫質長子絢、爲丹陽令、遂家於丹陽。又戣次子華陰丞遵孺。遵孺長子宰相緯。緯子散騎常侍昌弼、唐末朱溫之亂、隨節度徐彥若之嶺南、避地南雄。又岑父第三子衛尉丞分司東都戡。戡子太子少傅溫資。溫資子萊州刺史照。照子虞部郎中昌庶。昌庶子莊、爲晉右諫議大夫、居河南。又岑父第四子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戢。戢子進士第溫諒。溫諒子續、唐僖宗時爲吉州軍事推官、因家於臨江。又八代文信君第三子樹。樹子將軍蓼侯聚。聚子太常臧。臧子諸史琳。琳子豫州從事黃。黃子孫失名、其曾孫鉅鹿太守尙。尙子陳相疇。疇子賢。賢子河東太守彪。彪子鴻臚乂。乂長子征南軍司毓。毓子廣陵太守衍。衍子廬陵太守啓。啓子尚書祠部郎惔。惔子粲。粲子淳之、宋文帝元嘉間徵散騎常侍、不就、避地上虞。又乂第三子冀州刺史郁。郁子太子少傅潛。潛子豫章太守竺。竺子湘東太守恬。恬子餘不亭侯愉。愉子遷安太守闓、闓

子侍中靖、靖子著作郎靈運、靈運子吳興太守琇之、琇之子尚書三公郎臻、臻子無錫令幼孫、幼孫子宏範宮衛尉奂、奂子祕書監紹安、紹安子蘇州長史楨、楨子季溺、唐時爲左補闕、流寓華亭。凡此皆班班可考者也。至再遷、屢遷、如南宗之遷於句容、遷於嘉魚、則不可勝書、亦不能盡辨矣。故不具錄。

述曰、吾宗族姓肇自孔父、考春秋時以字孔爲族者尚多、如鄭穆公有子十三人、宋子生公子嘉、字子孔、圭嬀生公子志、字士子孔、其後皆以字爲孔氏、孔張、卽嘉之孫也。此外鄭又有孔叔、孔將鉏、與陳之孔寧、孔奐、衛之孔達、齊之孔虺、孔距心、皆非出自子氏、而衛孔烝鉏則達之孫、羈則烝鉏之孫、圉則羈之子、而悝又圉之子也。凡此數族近世並不著聞、而列史所載、往往有在吾家譜系之外者。雖吾宗失傳者固多、然安知其非出諸孔之後乎。自唐季陵遲、氏族道廢、遂有乘閒肆凶冒昌于之蘖、如孔末者。然則溯源流、愼派別、亦所以鋤非種而辨贋冒也。至孔氏子孫流寓他處者、各以小宗立譜。凡譜成、必詣闕里請鈐宗主之印。曲阜舊譜有流寓一卷、載其初遷之祖、所以紀始分、略其以下之系葉、所以闕疑而存信、立法亦綦周密矣。乾隆甲子修譜、同事者爲寧遺毋濫之說、請於宗主、刱此一卷。紛爭之不得然於心、竊有所未安也。故於斯考、仍表而出之、並敘其支派所自分、以補譜之所闕。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一

孔氏著述第十一

自先聖刪述六經以垂教萬世、而後代之言六藝者、必折衷於孔氏。遭暴秦之厄篇帙散亡。漢興羣儒區區修補、然後六經傳記之書始大顯於天下。後之子孫守而弗失凡有著作類不敢鶩隱怪而背遺經家乘所傳章章可考也。顧守道之儒抱經術博雅之士尚文章志、趣既殊著作亦異而要以不詭於聖人之訓而止。茲仿隋經籍志四部之例各以類別、並著於篇後之覽者亦庶幾知淵源之有自焉。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謂之周易。先聖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之屬十篇謂之十翼以授弟子商瞿。漢初田何傳之。其後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京氏學。宣元之世列於學官而行於民間者別有費高二家之說。然惟費氏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荀爽、王肅、王弼之徒皆有傳注。至隋、諸說寖微、惟王弼之注盛行。唐太宗貞觀中、三十二代孫國子祭酒穎達與顏師古等同奉詔作正義十六卷。（舊唐志宋志十四卷。）六十代孫明荆王長史承偶有易經代言。（卷佚。）

先聖討論墳典芟夷煩亂斷自唐虞以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遭秦燔書禁學、挾書者畏秦法峻急、皆藏書屋壁中。漢興、伏生家藏者亡失、止求得二十八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已傳其學者、有大小夏侯歐陽三家、而漢書藝文志大小夏侯解故云二十九篇者、合以武帝時所出偽泰誓一篇也。及孔壁全經出始知伏生所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其實蓋三十三篇也。當時科斗書廢已久、無能知者。十一代孫侍中安國奉詔作傳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以隸寫古才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復出舜典以下五篇、得五十八篇、并序一篇、為傳十三卷。（宋志十二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悉上送官藏之秘府。又作古文尚書音五卷、以巫蠱事起、未列學官。晉永嘉之亂、今文尚書並亡而古文尚書始大顯。唐貞觀中、三十二代孫穎達與顏師古等奉詔撰義訓、因梁費甝之書作尚書正義二十卷。四十七代孫宋禮部侍郎武仲有書說十三卷。五十二代孫宋慶元府通判夢升有尚書解。（卷佚。）六十代孫承偶有書經代言。（卷佚。）

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其詩本三千餘篇、先聖刪之、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五篇、以授子夏。六經遭秦火、後獨詩以諷誦得全。毛萇之學出於子夏、源流最真。漢時詩有齊魯韓三家、皆列學官、毛詩獨未得立。晚乃有毛詩鄭箋。唐貞觀中、三十二代孫穎達據劉炫劉焯疏本、刪煩增簡、奉詔作毛詩正義四十卷。四十七代孫武仲有詩說二十卷。六十代孫承偶有詩經代言。（卷佚。）

春秋、魯史也。東周之世、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先聖懼焉、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行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及口說行、又有公羊穀梁之傳。左氏親受經先聖、而公穀實子夏弟子、授受相承、皆有端緒。故傳說雖有不同、要皆依附聖經、非由臆說。漢興、諸儒各守師傳、互相攻擊、或立或否、遞為盛衰。十二代孫漢弘農太守驩有公羊訓詁、穀梁訓詁。（並卷佚。）十六代孫處士奇撰左氏義詁、未畢而沒。宗人子通為校其篇目、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十七代孫漢城門校尉嘉有左氏說一卷。二十代孫漢少府融有春秋雜議難五卷。二十二代孫晉廣陵太守衍有左氏訓注十三卷、公羊集解十四卷、穀梁訓注十四卷。（舊唐志十三卷。）二十六代孫宋廣州刺史默之有穀梁注一卷。唐貞觀中、三十二代孫穎達奉詔作左傳正義三十六卷（舊唐志三十七卷。）又公羊疏

三十卷。六十八代衍聖公有二傳合纂十二卷。

儀禮。古之儀注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後孔氏壁中出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相似外多三十九篇。而古經出魯淹中者亦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獻之。當時無敢傳者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學者傳之。二十五代孫晉黃門郎倫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又二十二代孫衍亦有凶禮一卷今亡不可見疑非古經也。

初河間獻王得先聖弟子及後學者之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劉向考校經籍益爲二百十四篇。而戴德之書則刪煩重合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至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足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唐貞觀中三十二代孫穎達奉詔作正義七十卷。至宋朱子又析大學中庸則爲章句獨行今祇四十七篇。六十八代衍聖公衍禮記摘錄一卷。

昔先聖爲曾子陳孝道曾子退而與門人記之是爲孝經凡十八章。漢時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其後孔壁古文出庶人章分爲二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爲二十二章。十一代孫安國作傳一卷。十四代孫漢太師博山侯光作注一卷。三十二代孫穎達作孝經義疏（卷佚）。

論語者先聖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先聖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先聖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故謂之論語。漢時有齊魯之說魯論二十篇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爲二十二篇。後孔壁古文出章句繁省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篇子張問從政以下別爲從政篇爲二十一篇。十一代孫安國爲之傳（卷佚）。四十七代孫武仲著論語說十卷。五十代孫宋餘干主簿元龍爲柯山精舍山長有柯山論語講義（卷佚）。

四書之名起於朱子嘗析禮記中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並行號爲四子書。後代遂首用以取士。五十七代孫明莪察僉事誨有中庸補注三卷。六十代孫承倜有中庸孔庭續問一卷四書代言（卷佚）。六十四代孫尙巖有學庸正解（卷佚）。六十六代孫進士興洽有四書講義六卷。

孔子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蓋四十四篇名曰孔子家語。秦始皇焚書時家語與諸子並列故不見滅多古文字。十一代孫安國既爲尙書孝經論語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會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戴聖嘗雜取其書以足禮記。漢成帝時劉向考校經籍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止錄二十七篇。十三代孫博士衍以爲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言之成帝會帝崩不行。其說後王肅得家語四十四篇古本於二十一代孫猛家注之乃行於世。（猛或作二十二代孫猛按猛乃二十一代孫據孔叢子之系其作二十二代者非。）今所存家語一卷亦四十四篇然非王肅所得古本矣。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悅遠人故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道衰微樂章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在樂官第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蓋古樂之亡也久矣。前史相承禮樂並列乃取後代樂府及言樂之書置於孝經之前猥雜殊甚。陳氏書錄斥之是已。但列於諸子之後雜藝之間亦未爲得。昔馬貴與曰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況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禮說道爲前賢所擯斥者亦治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通考著錄與讖緯並列於經解之後子史之前似爲允當。今孔氏知樂者二十二代孫衍有琴操引三卷（唐志一卷）。五十四代孫元太常禮儀院判思逮有大元樂書（卷佚）。六十三代孫大姚知

縣貞瑄有大成樂律全書一卷、操縵新說一卷。貞遇有琴譜一卷。

右經錄，易二部、書六部、詩三部、春秋十二部、儀禮二部、禮記二部、孝經三部、論語三部、四書五部、家語一部、樂五部，共四十四部，十二部卷佚，餘得三百八十七卷。

古者史官之職，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故後世史家多襲尚書、春秋之目。班氏七略無史門，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自荀勖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後世志藝文者因之。馬貴與作通考，遂削去班志春秋略內世本以下入史門，是也。今考孔氏修正史者，三十二代孫穎達有隋史八十五卷、志三十卷。三十三代孫唐祕書監紹安撰梁史若干卷，未成。

凡所紀皆帝王之事，而體制不經，不可列於正史及編年者，前志謂之雜史。二十二代孫衍有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漢尚書十卷、漢春秋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漢春秋六卷、魏尚書十四卷（宋志十卷、隋志八卷。）、魏春秋九卷、漢魏春秋九卷、國志歷五卷、長歷十四卷、千年歷二卷。

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六十三代孫明東閣大學士貞運有皇明詔制全書。（卷佚。）

古者朝廷之政令，百司奉之，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二十五代孫晉餘不亭侯愉有晉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四十七代孫武仲有金華講義十三卷。

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次第，書其總而未及其細也。是以王隆、應劭等復作漢官儀、漢官解詁等書，其後或述職掌，或記沿革，書始繁矣。六十三代孫貞運有詞林典類。（卷佚。）

自漢阮倉始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作列仙傳，由是志奇好異之士往往推其本源，作爲傳記，前史謂之雜傳，蓋亦史官之末事也。二十九代孫齊散騎常侍稚珪有陸先生傳一卷。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諸侯建家，因氏以命族。周官小史定繫世，辨昭穆①，譜系亦柱下之職也。秦并天下，剗除舊跡，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興，稍稍別之，延及魏晉，譜系之書漸廣。迨西晉喪亂，百宗蕩析，冠冕輿隸，混爲一區，不可遽知。是以周齊而還，譜牒之學益貴於世。三十三代孫志約，唐時爲禮部郎中，能明其學，嘗與許敬宗等撰姓氏譜二百卷。三十六代孫唐著作郎至，有姓氏雜錄一卷，又與韋述等撰百家類例三卷。至孔子系葉傳，始於唐黃恭之，然止敍承襲一人，殊多疏略。宋元豐中四十六代孫刑部侍郎宗翰病之，上自孔子，下止四十九代，作孔子世家譜。（卷佚。）四十八代孫宋國子博士端朝、四十九代孫金曲阜主簿瓌、五十代孫元濟、兗單三州宣課提領璠、五十一代孫元衍聖公元措、宋諫議大夫應得、五十三代孫元參知政事淑、翰林院檢閱涇與、江州判濤、五十四代衍聖公及處士思撤、六十代孫明處士承懿皆相繼續修。（右十一書卷並佚。）厥後時有增輯，然書祇抄錄，未有刻本。明天啓間六十五代衍聖公始重修鋟板。（是書卷佚。）此後小修則書之，大修則刊之，皆以三十年爲限。

國朝順治甲午，六十六代衍聖公、康熙甲子六十七代衍聖公皆舉其事。順治甲午重修譜二十三卷，康熙甲子重修譜二十四卷。乾隆甲子，今衍聖公復經增修，爲書二十三卷。六十七代孫毓信摘其大凡爲家譜纂要一卷。

志者，所以述典故，紀盛軌，徵軼聞，考地理，備風俗也。自班史作十志，後世作者多祖之。二十八代孫宋贈金紫光祿大夫靈符撰會稽記，（卷佚。）宋著作郎靈運撰地志，（卷佚。）自四十七代孫宋知撫州傳始撰東家雜記二卷，闕里祖庭記三卷。其後四十九代孫瓌廣其書爲祖庭廣記，元行臺都事權王祀事璪續之。（二書卷並佚。）五十三代孫涇又加增續爲書二十卷。此外五十一代孫元興化路經歷元敬有素王世紀十二卷。

六十一代孫明魯王府審理宏幹有孔門敘述四十卷。明弘治閒學使陳鎬纂述歷代追崇聖賢之典及林廟古跡與夫舊事遺文成闕里志十三卷。長沙李東陽爲作凡例。其後孔氏子孫屢有續輯，皆因是成書而附益之，增至二十四卷，是所謂闕里舊志者也。六十四代孫戶部員外郎尚任始別撰新志二十四卷，又采曲阜民俗撰節序同風錄十二卷。四氏學錄尚忻又輯聖門禮志一卷、樂志一卷。六十五代孫衍璐有廟庭禮樂典故（佚卷）。六十七代衍聖公毓圻有恭紀聖祖幸魯盛典四十卷。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有恭紀世宗修廟盛典五十卷。又六十三代孫貞瑄有瀆記一卷、對記一卷、泰山紀勝一卷、縮地歌一卷。

右史錄正史三部、雜史十二部、詔令一部、故事二部、職官一部、雜傳記一部、譜牒二十部、志二十一部，共六十一部，二十一部卷佚，餘得七百四十六卷。

昔劉歆校書祕閣，序爲七略，六藝之外，繼以諸子。而諸子之內，又分九流。孔氏服膺先聖之訓，無不游心六經，講求仁義，故其著書立言大都不敢背乎儒者之道。今綜其著者，有子思子七卷（[illegible]）。七代孫子高有讕言十二篇（佚卷）。九代孫陳涉博士鮒有孔叢子二十一篇，後世又附以連叢子二篇，共爲七卷。十一代孫漢太常蓼侯臧著書十篇（佚卷）。四十七代孫傳有孔子編[illegible]三卷。五十代孫元龍有洙泗言學（佚卷）。拱有習經三卷、讀史三卷。五十五代孫元浙江行省參議克慈有歷官紀、歸田錄（佚卷並）。六十代孫承倜有日言一卷、四事請教錄一卷、荊潘輔政錄一卷、天人直指圖一卷、天理說一卷、三教指迷一卷。六十三代孫四氏學錄貞燦有家政一卷。六十八代衍聖公有讀古偶志一卷。

凡事不拘乎一類，而言不衷於一途者，前史列之於雜家。二十二代孫衍有說林五卷（梁二卷，錄[illegible]）。四十七代孫宋金部郎中平仲有良史事證一卷。

傳載與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然則街談巷語，亦聖人所借以考鑑也。四十七代孫平仲有野史一卷，又釋稗一卷、續世說十二卷、雜說一卷、珩璜新論一卷。六十一代孫宏幹有談柄一卷。六十四代孫尚任有會心錄四卷。六十七代孫五經博士毓埏有拾籜餘閒一卷。

老農老圃，聖人弗爲，然物土宜而勸樹藝，亦民生衣食之本也。四十七代孫武仲有芍藥譜一卷。

兵者所以禁暴止邪也，寓之於農，行之以義，用以克敵致果，而安百姓，卽仁者亦有所不廢焉。二十二代孫衍有兵林六卷。

昔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子產曰：吾以救世也。然則畫衣冠而民弗犯，其不可再見於三代下也審矣。明刑以弼教，使愚民知所避，而巧吏亦不敢弄法以爲奸，亦救敝扶衰之一道也。齊永明中二十九代孫稚珪奉勅與公卿共刪注律文二十卷，錄一卷。

類書起於劉宋何承天并合皇覽，後作者寖衆，唐書遂立一門。白居易有六帖，四十七代孫傳續後六帖三十卷（今世所行白孔六帖，蓋合刻者，凡一百卷）。

小道可觀，精於其事，雖技藝亦可傳也。二十六代孫晉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汪有雜藥方二十九卷。三十三代孫志約有本草音義二十卷。六十代孫承倜有夢解（佚卷）。六十五代孫衍栻有畫訣一卷、續畫訣一卷。

右子錄儒家十九部、雜家二部、小說家八部、農家一部、兵家一部、刑家一部、類書一部、術藝五部，共三十八部，六部卷佚，餘得一百六十八卷。

古者無集之名也，晉魏以降，作者日衆，而志尚不同，風流殊別，於是萃而錄之，名爲別集。班氏創其體，而隋志始列其目焉。孔氏別集有十一代孫臧集二卷。二十代孫融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二十五代孫晉御史中丞羣奏議二十二卷。二十六代孫汪集十卷。晉廷尉坦集十七

卷。（梁錄宋史晉五卷錄一卷）晉吳興太守嚴集五卷。（梁錄十卷錄一卷）二十七代孫晉廷尉獻集十一卷。二十八代孫宋祠部尚書琳之集十卷。（隋志九卷）二十九代孫稚珪集十卷。三十一代孫梁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休源集十五卷。三十二代孫穎達集五卷、陳散騎常侍奐集十五卷、彈文四卷。三十三代孫紹安集五十卷。三十七代孫唐贈左僕射巢父集十卷。四十六代孫宋尚書司封郎中延之集二十卷。四十七代孫傳杉溪集十卷。宋中書舍人文仲集五十卷。武仲集（卷佚）、奏議二卷。平仲集、（卷亦稱宋周必大所序清江三孔集文仲二十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三十一卷。）詩戲一卷。四十九代孫琛集一卷、族長璞貝叢集十卷。五十代孫元龍魯樵集（卷佚）、拱錫山草堂集五卷、村居雜興三卷。五十一代孫元演明德集十卷。五十二代孫夢斗愚齋文集（卷佚）。五十三代孫元行臺都事洏集五卷。五十五代衍聖公遺稾二卷、樂府一卷。明三氏學錄克昊巢愚稾一卷、克壽德臺集（卷佚）。五十六代孫明儀賓希恭草菴詩稾一卷。五十七代孫諤舞雩春詠集二十卷。五十八代孫明曲阜知縣公鏜沂雩散人集一卷、公木恰齋集一卷。明詹事公恂集二十卷、明三氏學錄公璜北隱迂叟稾一卷、公輸元和景象集一卷、南坡稾一卷、酒漁樂府一卷、公琅東村耕隱集一卷。五十九代孫彥臣秋塘樂府一卷。六十代贈衍聖公禮庭吟稾三卷、承懿南坡集一卷、橋梓聯編五卷。六十一代孫宏幹孔氏一家言一卷。明高陽知縣宏頤北遊詠一卷、西山雅詠一卷、唱酬集一卷。六十二代孫明河南糧儲道聞詩給事中時奏議一卷。六十三代孫貞瑄聊園文集一卷、聊園詩略十三卷、詩續集一卷、貞燦西園詩一卷、明翰林檢討貞時在魯齋文集（卷佚）、貞運敬事草、行餘草。（卷佚）六十四代孫尚任岸塘文集六卷、湖海集十三卷。六十五代孫衍欽溫泉集一卷、衍栻題書詩一卷、江南丹陽主簿衍譜小岸詩一卷。六十六代孫雲南糧儲道興詔滇遊集一卷、興治詩鈔一卷。六十七代衍聖公蘭堂遺稾二卷。五經博士毓埏遠秀堂集八卷。順天昌平州判毓𤇣水木山房詩一卷。曲阜知縣毓珺紅杏山房詩一卷。六十八代衍聖公安懷堂文集二卷、申枚詩集二卷、繪心集二卷、盟鷗草一卷、紅萼詞二卷、炊香詞三卷。五經博士傳鋕補閒集二卷、清濤詞二卷。聖廟三品官傳鉦炊經堂詩集四卷。傳樅芥圃遺詩一卷。六十九代贈衍聖公繼濩純齋遺草一卷。聖廟五品官繼汧五泉莊擬古樂府一卷。七十代衍聖公廣棨敏求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外集一卷。

建安以來、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摯虞合而編之、謂爲文章流別。此總集之所仿也。六十一代孫宏幹有闕里文獻集四卷。六十八代衍聖公有古文源二卷。

右集錄別集八十六部、總集二部、共八十八部。八部卷佚、餘得四百七十三卷。

凡經之類四十四部、史之類六十一部、子之類三十八部、集之類八十八部、總二百三十一部。佚其卷者四十七部。其一百八十四部、得一千七百七十四卷。

述曰、語云、作之難、傳之更難。儒者閉戶著書、類欲藏名山而垂後世。而兵燹風霜、閒遭浩劫、千秋難卜、古人所爲悼歎於無窮也。茲第取家之所藏及前籍所載者、著於錄。而卷帙之閒、已多遺脫、其他凋零磨滅、湮沒而不可見者、更可勝道耶。嗚呼。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一終

校記

①此處所引爲節文。《周禮・春官・小史》云：「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二

藝文第十二之一

粤自班史志藝文後、之作志乘者競取則焉。顧或博採蒐捜、矜尚華富、辭不衷於體要、甚無謂也。闕里爲六藝之宗、天下之大文備焉。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而小言詹詹、弗典弗則、詎足以紀盛德美形容乎。我

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文謨丕顯、德音孔昭、彪炳日星、蔑乎尚矣。下自漢唐以降、迄乎今玆、代有表章、閒多述作、刪繁削穢、掇拾於篇、亦可以備考據之大凡、徵斯文之彬郁矣。首

聖製重

宸章也。次碑記、次序跋、次論辨、次頌贊、次祭文、而以辭賦詩歌終焉。至制詔章疏文以事著、已散見於諸考中、茲不更列云。

聖製

聖祖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羲氏觀圖畫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蔑乎尚矣。孔子生周之季、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巋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哲紹明絶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閒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修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峙與覆載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巡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事、復謁聖墓、循撫松栝、儀型在望、僾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居臨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郅隆、曷所依據哉。因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遐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覺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來、文博禮約、鳳衰雖歎、麟德感祥、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崇儒、少牢用享、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泣彼東方、音徽云邈、道德彌光、鬱鬱圣林、峩峩祠殿、企慕安窮、羹牆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仰懿軌、終古式欽。

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啓中天之聖、禹湯文武紹危微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衆理於一貫、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往歲甲子、朕巡省東方、躬詣闕里、登聖人之堂、祇將祀事、睹其車服禮器、金石絃歌、蓋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顧聖廟多歷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漸圮、用是惄然於心、特發內帑、專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經始於辛未之夏、事竣於壬申之秋、廟貌一新、觀瞻以肅。蓋深惟孔子之道垂範今古、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齊治平之要、思以遠紹前緒、牖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顯者、靡不隆禮竭誠、以將景行仰止之意。而況廟庭之地、尤爲聖人神明所憑依者哉。今者登堂而陳俎豆、入室而習禮儀、營構既堅、采章彌煥、庶幾於朕心深有慰焉。用是特遣皇子允祉敬展禋祀、以告落成。凡我臣民瞻仰宮牆、倍增嚴翼、尙益思敦崇德義、砥礪倫常、以不負朕尊師重道之意。豈不休歟。因勒貞石、系以辭曰、麟書啓瑞、素王挺生、上律下襲、玉振金聲、範圍百代、陶甄萬類、道備中和、德參天地、立型垂訓、師道昭宣、象懸七曜、海納百川、爰巡東魯、臨河登岱、峩峩尼山、羹牆斯在、虔恭展謁、至德是欽、宗風渾博、教澤閎深、洙泗之陽、殿寢翼翼、上棟下宇、神靈攸宅、冬官特飭、締造維新、宏規大啓、肅奉明禋、聖人之居、永以觀

德千載傳心四方式則。

御製幸魯盛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閫奥。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繽念生安之聖哲恆慮涼薄未克祗承。用是夙夜冒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蹕泰岱涉泗沂逾過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爲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文辭手寫以樹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茲夫緬懷曩哲繼踵前賢猶思睹其物采接其居處。况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躬親祼薦儼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檜楷如故彷彿金石絲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已也。行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旣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暇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彌情彝倫苞毓萬象。即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御製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爲之贊曰。淸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勖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顏子贊　聖道蚤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御製曾子贊　洙泗之傳曾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御製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御製孟子贊　哲人旣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御製古檜賦并序　孔子手植檜在杏壇之側金貞祐間燬無復存矣。元

至元三十年，再茁故處。明弘治間又燬於火。今所遺者，不枯不榮，屹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久之，乃作賦曰：維楷樹之靈質，實鈞化之所鍾，標扶輿之奇特，峙先聖之故宮，涵元氣以不朽，與至道而俱崇。衛其篤榦，蒼蒼孤柯，濯濯鶴骨，初扶霜鱗，未作，儼茁軋以方舒，類鴻荒之忽鑿，謝縟采於春華，完淳風於太樸。天矯拂勃，星臨露滴，枝無取於樛樛，葉全稀於摵摵。夕飇度兮弗驚，朝旭烘兮如滌，伊閟氣之潛滋，惟神爽之咸集。徘徊延卻，宛轉斷連，蟠屈兮若脩羽之在列，聳削兮若鑿處之待懸。則有築以崇封，沃以膏壤，方以周闌，角以文稜。足縮心獻，目給神賞，羅煙、奪翠，松籟失響。於是楷因之而擢穎，蓍感之而抽莖，爭蕤於絃誦之里，齊扶疎於禮樂之庭。朝菌慚兮一日，大椿讓兮千齡。上泝真宰之功，遠契無爲之代。均雲行兮雨施，等乾始兮坤載。噏則出混茫之中，而居耳目之外，與三才以並植，綿歷禩其長在。亦有扶桑海表，若木山巓，東瀛西極，揭日摩天，迹雖誇於神異，植非出於文宣。宜瞻予其後矣，邈無得而稱焉。

御製過闕里詩 鑾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道統唐虞接，儒風洙泗長。入門撫松柏，瞻拜肅冠裳。

御製闕里古檜詩 榦聳宋元外，根蟠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柯。瑞與龜龍並，傳來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劫灰磨。

御製闕里重修思欲一往以天氣日暑急奉
慈輿北歸未得瞻覲紀詩八韻 廣殿丹青煥，飛甍黼藻新。思排仙馭往，卻奉
翠輿辰。仰慕尼山側，興懷泗水濱。存心惟志道，勉力事依仁。望斗知非遠，升堂念每惇。廡松應發長，階檜益苔皴。過魯時逢夏，歸帆罷問津。迢迢曲阜路，沿泝幾勞神。

世宗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
上帝垂祐烝民，篤生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啓迪萬世之人心，而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傚，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聖人之道，其爲福於羣黎也甚溥，而爲益於帝王也更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同其悠久也。曲阜廟庭，爲孔子里宅，毓聖鍾靈之地，神爽式憑，明禋祗肅，廟貌崇閎，由周而來，久且加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徹性天，自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集成於孔子者，一一體於身心，宣爲政治，聖統在上，應運而承，康熙甲子東巡狩，
臨幸闕里，謁奠廟林，殷禮隆儀，漢唐莫及。朕恭膺丕緒，志切羹牆，即位之初，加封先師五代王爵，詣雍釋菜，題額歌詩，佩德報功之願，夙夜罔釋於懷。雍正二年，闕里聖廟不戒於火，有司奏告，朕悚惕靡寧，詣廟致祭，旋發帑興修，命大臣專董厥役，殿廡規模，悉准宮闕，製器備物，亦令繪圖呈式，裁酌協宜。數年來，諄諭執事臣寮，經營周至，纖毫無憾，始愜朕衷。七年冬，有司具奏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合詞稱瑞。朕以天人感應，理固不爽，而誠敬微忱，詎能邀
上帝先師之垂鑑。用是祗將祀事，倍增試額，俾普天率土，被聖人之德化者，同心感慶，庶足以廣教澤而答嘉庥，而撫躬警惕，恆朝夕凜凜焉。朕嘗謂帝王之尊聖，尊其道也。尊其道，貫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擴充光大，達之政令，修齊治平，得其要，紀綱法度，合其宜，禮樂文章備其盛，舉凡聖道之未行於當時者，悉行於後世，雖去聖久遠，而心源相接，不啻親授於一堂之上，默證於千載之前，如是而欽崇褒顯，悉由於中心之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且夫聖人之道，一天道也。天以牖民之責，屬之聖人，删定贊修，代天宣教，彝倫惇敘，禮法彰明。後之帝王奉其道以治世，師承罔斁，資益良多。然則尊天尊聖，理原合一。今茲之崇禮至聖，正所以欽若
昊天，而於修建廟庭之重典，有不至誠至敬者哉。朕勤求上理，宵旰孜

孜孜以仰述
皇考之鴻謨，丕揚先師之厚澤。爰敬推
上天篤生聖人與聖人承天立教、垂憲奕世之意，勒文碑石，以昭示臣
民於無極，而系以辭曰、
天心覺世，聖治承天。治法道法，聖聖相傳。三五之隆，以道致治。峻德弘
昭，豐功遠被。聞知續統，至聖挺生。中天復旦，文教昌明。經緯三才，陶
鎔萬象。體具中和，功侔參兩。表揚六籍，程式五常。如會滄海，若揭秋
陽。惟我
皇考，聰明睿知。包蘊圖書，匯宗洙泗。德與聖合，禮爲道崇。升堂容肅，過
里恩隆。緒續朕躬，勤圖紹述。至訓煌煌，箴銘宥密。維皇建極，惟聖時
中。古今雖邈，心理攸同。作帝王師，與天地配。開闢一人，神靈如在。奕
奕新廟，輝映尼陽。金絲在御，車服盈堂。煥乎天文，五雲示慶。錫祐者
天，承庥者聖。敢云瑞應，鑑厥微誠。普祈洪貺，永福綿延。文治光華，日星
晶麗。木鐸揚聲，垂億萬世。
御製論語論　朕惟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
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
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
以正，風俗以端。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
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
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
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
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
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
曰：禮達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
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爲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爲君者不知
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
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
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
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御製祭文廟詩　扶植綱常百代陳，天將夫子覺斯民。帝王師法成隆
治，光庶遵由臻至淳。道統常垂今與古，文明共仰聖而神。功能邁自
生民後，地闢天開第一人。
今上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
修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
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爲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
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
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
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
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庭，盛典、希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
乎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
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經甸，歷齊魯，登夫子廟堂，躬親盥獻，
瞻仰睟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
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況親陟降
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悅焉，而
弗能自已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
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歉焉。恭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慕聖人之德，而

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
學也。法
祖尊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
前徽酬願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皇矣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
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
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泱
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嚌與絜崇。巍乎聖功嚌與比隆。循之則
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過魯祀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
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脈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騫。上繼三五、一
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適自東祗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
聲。若弗克見時殫予誠。見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
既涖止。觀止是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

御製平定金川紀功碑　乾隆十三年冬十一月、經略大學士忠勇公
傅恆奉
命出征金川逆酋。明年春二月凱旋、夏四月、樹碑太學、并
頒勅闕里孔子廟及天下學宮。
御製碑文曰、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纘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藎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禦侮用造我丕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粤有金川
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閒向嘗從征得受
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
疆吏、吏曰蠻之不圖、豈其視為厩脫。乃請兵籌餉期搗其穴。而司其
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僨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
念遠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義同
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
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
略酒以行。天氣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睹聳躍、罔不忭喜。謂露布
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劍關、絕川江、凌桃關之巘、經天射
之峻。又曰討軍實而教訓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行夜眠。至
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略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
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好酋
授首、軍聲大震。復以巨礮擊其碉、堅碉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
堅。而番酋驕瞿駭喙稽首請降。經略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入
或渝且偕為慮。不允所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有之。且求降而盡殲之、
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汚我斧也。於是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
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
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
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示靖荒
徼者、經略大學士之力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
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稟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眾、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
以辭曰、惟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彝而靡、有誨而諄。豈伊異視、
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蠢彼金夷、恃其
險阻。蠶食稀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茲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
匪棘匪紓、殲犹之故。我張我伐、殲犹之故。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

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枚功稍稽賊益以任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狥我師朕咨於恆汝往視之朕咨於恆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入於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不摧何攻不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恆拜稽首臣敢弗虔既禡既宜師出於京師出於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迎纛謂自天降惟彼攸恃曰艮爾吉以偵以諜如鬼如蜮其侍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我兵是詰鑄礮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其潛弗出乃旦久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蔡大膊期自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未遑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赴赴鍾琪乃度之恕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軍壘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於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御製闕里盛典序　自京師以至郡邑薄海內外莫不廟祀孔子而曲阜闕里爲聖人之居靈爽之所式憑崇德報功於斯爲鉅歷代以來罔不祇肅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親謁廟堂有幸魯盛典一書至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重道尊師弗懈益虔雍正二年闕里廟殿不戒於火

命官營治悉復其舊宏敞有加焉屋用黃瓦圭瓚俎豆尊彝之屬頒自上方

親灑宸翰懸諸大成殿門堂哉皇哉不可殫述精誠孚格爰有慶雲見曲阜之祓凡閱七載廟工落成諸臣請勒成闕里盛典一書垂之久遠乾隆三年是書告竣蓋自漢唐而後紀載所傳未有若斯之隆也朕恭承丕緒景行先師寤寐嚮往紹休前烈深惟聖帝明王莫不講明先王之法行聖賢之道爲萬世計至深且遠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夫聖人之道如日星行而江河流則聖人之居與乾坤同其永久者皆教澤之垂於無窮也然非有王者作先後同揆則尊崇之典或缺焉而不備備矣而未極其盛惟我

皇考接洙泗之心源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明王道重儒術以聖契聖是以盡志盡物煥乎其文巍巍煌煌至於此極披覽是編如登聖人之堂觀車服禮器之輝煌見宗廟百官之美富聆金聲玉振之始終條理有不穆然而遐思肅然而起敬者哉昭示來茲既以見孔子師表萬世明德馨香宜隆於毓秀鍾靈之地又見我國家

聖聖相承右文衞道逾邁前古且俾孔氏子孫繼繼承承知廟貌維新修其禮物其來有自焉爰因衍聖公孔廣棨請而序之

御製闕里慶雲頌　巍巍宣聖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斯文爲奕我

皇膺命心契聖時以養以教作君作師爰新闕里慶雲式煥糺兮縵縵郁兮爛爛迺映杏壇迺覆檜幹金枝翕鬱玉葉璀璨惟

帝之誠致雲之卿以彰我文明以賁我太平

御製四賢贊并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爲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乎尙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爲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爲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爲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復聖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宗聖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默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道重

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假。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丝粹、篤實春容。臨
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述聖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
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
茲後學、宗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
聲、述乃文祖。亞聖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
君爭雄、處士橫議。爲我兼愛、鼓樹幟纛。遹高風、陳仲康士。所謂英
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
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
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御製萬仞宮牆贊　邑子自幼被服聖言。明德新民、知易行難。顒有素
誠、贍謁尼山。亦既湔止、敢云得門。

御製奎文閣贊　奎星垂象、爰在魯東。夫子之文、天地並隆。煌煌
御書、充牣其中。先聖
後聖、其揆則同。

御製手植檜贊　文欄肥壞、厥有檜株。先聖攸植、繄手澤餘。幾經枯榮、
左紐右紓。造物憑護、孫枝扶疎。

御製杏壇贊　憶昔緇帷、詩書授受。與有榮焉、軼桃轢柳。博厚高明、亦
曰悠久。萬世受治、杏林何有。

御製聖蹟殿贊　明王不興、夫孰能宗。昔無宗者、邈矣莫從。鐫勒名華、
景仰遺踪。七十三年、雲中見龍。

御製詩禮堂贊　昔者趨庭、詩禮垂訓。維言與立、伊誰不奮。九仞一簣、
願勉乎進。御堂聽講、景仰
聖舜。

御製金絲堂贊　禮樂詩書、金絲萬古。豈整爲恭、廣宅斯舉。在左移西、
亦惟其所。懸甕乃神、夫子不語。

御製禮器贊　祗謁先師、載觀禮器。犧尊象尊、伊古之制。有道存焉、儀
型攸繫。申命太常、記予初祭。

御製故井贊　疏食飲水、曲肱樂之。既清且渫、汲綆到茲。我取一勺、以
飲以思。嗚呼宣聖、實我之師。

御製故宅門贊　居廟之左、厥門斯故。藻繢不施、意存後素。徘徊仰瞻、
心焉學步。告爾後人、由茲義路。

御製重修闕里文廟告成賦　丕鑠惟清、
聖祖神宗、既承顯之式穀、允精一而執中。欽明文思、克讓允恭。洋溢滂
沕、萬國來同。
皇上御極、是法是則、煥天下於文明、登九有於衽席。重道而先聖是欽、
崇儒而素王惟式。天鑑孔昭、佑我一人。謂闕里之經營、既久斯尼山
之廟貌、宜新。藉綿造於昭代、貽制作於聖君。
天子乃命司空、勅匠作、爾經爾營、乃量乃度、走羣靈而驅八神、鳩工徒
而諮眾略。劖無閭不注之巘巖、伐泰嶠嵩高之參錯。良材川委、大木
神輸。授模定式、審方辨隅、陶埴鍛厲之俱備、丹青圬冶之咸臚。凡工
倕與匠石、莫不奏技而待須爾。乃日嘉時良、爰動鼛聲、鋪徒奮力、攫
人充盈。既陾陾而甍甍、亦登登而馮馮。大冶耀兮金煙霏、盾噴兮瓊
英。斧斤丁丁兮觀捄度之肯、法繩墨綿綿兮看約椽之咸平。矯枉兮
既直、削腐兮用貞。曉春臺黍書杵、訇訇俄而稱輝玉礪。宋煥雲楣豐
融曼衍、揭業陸離。祕殿聳兮盤鳳傑、閣矗兮臥螭。何巨麗之方建、乃
卿裔之呈奇。曜藻流光兮鬱翕而承日、麗懸華曳紫兮糺褆以布天
垂。斯固天文與人文並燦、聖居與聖澤偕丕者也。若乃級層階於東
西、拱修廡於左右。大成殿、大成門、實
御筆之親書。聖時門、弘道門、更
睿思之口授。圭瓚俎豆之式新、犧牲幣帛之加舊。添配祀之羣賢、增執
事之奔走。色瓦頒自上方、
御碑摹以重鏤。丹楹列乎瓌材、采桷揭乎纖繡。則其爲狀也、邈穹窿以

宏壯亘砰磷而窅冥。殖殖兮其庭，噲噲兮其正。宏卓犖以輝赫兮，若燭龍蜿蜒而拏蟠，紛攢羅以崴嵬兮，若巨鼇贔屭而崢嶸。斯翼斯棘兮，屬閣道之駊騀，如松如竹兮，衛鉤陳之縱橫。倣巖廊而布象，準魏闕以為程。碶碚既堅，知為高之基下，綺疏交映，悟立誠之牖明。至夫既落既成，乃祭乃饗，

命皇子而徂征，昭一人之敬仰。牲牷肥腯，黍稷豐穰。衣冠肅恭，進退雍容。籩豆既旅，樽罍斯崇。以間兮笙鏞，於論兮鼓鐘。神既安兮和冲降，多福兮隆隆。蓋尊聖之典，無以尚，統前後而莫有或同者也。於是為之歌曰：堂皇靈宇，

天子是新，既輪既奐，乃瑞乃璘。杏壇葱鬱，檜榦繽紛。宣聖是安，佑我後人，歷億萬禩，丕煥斯文。

御製闕里慶雲詩　化洽文明世，風登熙皞時。車書九有共，禮樂萬方綏。至治乾坤應，仁恩草木知。崇儒欽往聖，重道禮先師。特舉

臨雍典，頻行釋奠儀。宮牆新棟宇，殿廡整罘罳。軒爽盤青鳳，觚稜臥赤螭。礎成輝玉碣，宗立煥松楣。上瑞方呈日，卿雲恰應期。非烟籠紫閣，似霧匝丹墀。拔藻流光遍，摛華曳曜奇。鬱紛承日麗，糺縵布天垂。文運重離炳，嘉祥眾目窺。守臣封表進，大吏露章隨。喜氣三宮滿，歡聲九陌馳。龍墀渙大號，

鳳詔凜如絲。

聖德誠光被，

宸衷益慎持。命期勤

翠輦，卜日展

鸞旂。

詣學行殊典，弘文答景禧。因加登選額，用勵作新思。藝苑薰風普，膠庠膏雨滋。唐虞風更洽，洙泗道逾彌。玉燭綿

皇祚，金甌鞏

帝基。萬年綏福履，端拱樂無為。

御製闕里祭器　代啓文明炳，崇儒聖道光。

皇心欽日月，禮器備宮牆。舊譜稽成式，新圖發尚方。斑斕紛有耀，簠簋列成行。

頒示來三殿，傳觀徧兩庠。涵光呈玉質，絢彩燦金相。萬國同文軌，千秋肅典常。從茲先後聖，一揆頌吾

皇。

御製庚申仲秋丁祭先師孔子　法

祖恢文德，崇儒禮素王。晨光開輦輅，露氣浥旂常。寅祀心恒凜，丁辰日正陽。皇皇陳禮樂，肅肅對宮牆。言念百王後，身登夫子堂。君師誠有愧，仰止志方長。

御製盛京文廟詩并序　我

太宗文皇帝初定大業，即尊儒重道，釋奠孔子，以四子配，並立文館，譯書史於翔鳳閣，實肇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也。辟雍時尚屬鞬櫜，適會空傳祀太牢。更步故宮翔鳳閣，彬彬羣彥想分曹。

御製甲子二月上丁釋奠先師孔子　靈春惟仲月，吉日值丁辰。禮樂遵先進，詩書淑兆民。宮牆增景永，俎豆薦馨新。敢謂百王後，能傳一脈真。承筐將素幣，獻爵列儒臣。試問得門者，誰為不愧人。

御製幸翰林院謁至聖祠因示諸臣　闡學移法駕，柏殿禮先師。重道非徒重，斯文固在斯。千秋垂法則，一室儼金絲。景仰高山近，休辜浴鳳池。

御製丙寅秋仲丁祭日詣上書房至聖前行禮　萬古生民首，千秋祭典光。攝儀專國學，展禮詣書堂。言念承

宗社，何曾致治康。徘徊講筵側，惟覺愧宮牆。

御製戊辰仲春東巡祭闕里秩岱宗初四日自京奉

皇太后啓程得詩八韻　幼服先師訓，宮牆念在茲。兼懷岱宗麓，堂阜

訝何其。二月言旋魯。六龍始戒遂鴻猷。恩
聖祖烏養春
緻慈麗日曨矓暖，祥風左右披。千官紛祖餞，萬騎擁旌旗。武備由來赫
民艱藉以咨。景行終待仰，膏澤豈稽施。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率所屬職事官並博士子弟來謁詩以示之　和
風融日麗前旌近，止尼山慰素誠。道左追隨賢後裔，心殷瞻就魯諸
生。宮牆仞可窺巍煥，籩豆從知備潔清。豈為卿家榮幸獨，崇儒雅化
示寰瀛。
御製恭依
皇祖過闕里詩元韻　素王遺故宅，簀實復堂堂。道望惟驚若，心慚向
而牆。詩書千載煥，禮樂百年長。
御蹕黃雲擁（闕里有當日所留皇祖御蹕）文明仰
舜裳。
御製闕里祭先師禮成因成八韻　禮原尼父定，文是素王垂。用以將
欽若，因希尚鑑茲。一貫（平聲）天道性，萬古帝王師。過魯經
皇祖思齊奉
聖慈恭貫陳。俎豆升降式，威儀教澤常貽。在心傳覺處，誰景行稍此逐。
纔嘗何難窺三子，希踪後安能贊一辭。
御製賦得手植檜　靈根欣得地，茂葉想參天。老匪仙方駐，名因聖植
傳。肉浦今豈在，散木信虛焉。見說榮枯屢，宛看左右纏。不棲凡鳥雀，
常拂瑞雲煙。遠謝大椿樹，春秋徒八千。
御製杏壇　奎文閣後殿前，垂杏壇遺蹟傳緇帷。當時侍者想誾侃，弦
歌鼓琴敦書詩。我來景仰慰素志，恍見教澤長留貽。春風杲杲緋英
枝，在彼花此還堪思。舞雩曾點聖所與，吾亦因之將詠歸。
御製汲故井水飲之　一脈清源直到今，轆轤古甃刻痕深。无喪无得
汔來往，往井在邑隨酌斟。曲肱有樂思聖蹟，勿幕元吉獲我心。綆短
汲長合引戒，津逮在茲取次尋。
御製詩禮堂進講八韻　昔日趨庭處，熙春進講時。淵源應有自，法則
近於茲。禮並文華舉，典因
聖祖垂。章縫既魚雅，冠帶亦追隨。瑞旭唐槐影，卿雲漢石滋。芸編陳御
案，廣廈列經帷。道冕期深造，言詮未易窺。所希明正學，致治化無為。
御製謁孔林酹酒　宮牆親釋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
隈。春鳴仙樂鳥，冬綠石碑苔。教澤垂千古，泰山終未頹。
御製子貢手植楷　駐蹕亭前有嘉植，亭亭特立學高賢。一株為想千
雲霧，數劫那隨變海田。遠勝移根從異國（孔子冢塋中樹皆異種，魯人無能指名者，蓋弟子中異國人各持其方所生樹
來種之），會依榮室更三年。檜師楷弟何相似，又見孫枝長壟邊。
御製賜衍聖公孔昭煥　歷代崇階首百僚，欣看弱冠著清標。學詩適
合趨庭訓（此日謁聖時問伊讀書來以始讀詩經對），讀禮因遲望闕朝（襲封後適經服闕以年未及上朝時故尚未進京覲謁云）。泗水沂
沿長不絕，尼山景仰近非遙。聖言廣大求親切，守貴由來在不驕。
御製洙泗書院　纔言辭闕里，欲去更遲遲。泗水瞻書院，春風想聖師。
自從傳鳳躅，誰敢設皋比。（是處雖號書院而內無讀書肄業者）南望林廬近，神靈來往時。
御製辛未春正衍聖公孔昭煥來迎詩以賜之　挈族郊迎蹕路邊，成
人見汝忽三年。（戊辰至闕里時昭煥尚幼）文宣世澤垂千古，克纘家聲慎勖旃。
御製癸酉秋丁釋奠先師孔子　高居詎恃九重尊，丁祭親承幸駿奔。
山海從來欽出類，宮牆何有得其門。樂音六奏非鏞鼓，禮器千年復
簠簋。經席昨臨今釋奠，躬行未逮敢他論。
御製丙子仲春釋奠先師　經筵昨甫過，釋奠此親臨。僅崇文典，惟
殷望道心。衣冠集魚雅，殿幕仰深沉。道法參天地，神依貫古今。千年
繇後裔（聖裔襲封衍聖公孔昭煥是日陪祭），六佾協元音。
聖藻光楣梠（大成殿內皇祖皇考皆有御匾），君師貴並欽。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來接詩以賜之　春風二月又巡東，釋奠今年為
獻功。詎止榮卿一家獨，可知尊聖百王同。攜來四氏齊迎輅，接上千

年壽號八公，故是尼山餘蔭永。勖哉何以慎居豐。

御製度泗水橋　逸源出陪尾，蝃蝀卧波横。露浥花光潤，煙低柳意輕。民風勝前度，時節欲清明。瞻仰宮牆近，良勝望道情。

御製洙河　祥流知自孔林來，萬古儒風此溯洄。釋奠攜誠猶未已，椒漿應再酹金罍。

御製至曲阜二首　鳴梢重至聖人鄉，雨霽青郊正豔陽。元氣闓闓復前度，儒風經史表他方。八年歲月駒分電，萬戶恬熙耕與桑。流止叩瞻伸積悃，素王教澤並天長。彩煥金聲玉振坊，辟興肅步意存莊。翼朝自式秩宗禮，此日虔申古鼎香。撫蹟還教每事問，致思合見不辭詳。

堯題
舜額欽瞻處，尊聖吾朝典益彰。

御製釋奠先師禮成述事　莅止重瞻禮器遺，斝如既備協金絲。星霜倏隔八年序，日月同昭萬載師。芹藻獻功
皇祖述，宮牆煥道素王垂。可封比戶吾恒願，教養均關恧自知。

御製再依
皇祖過闕里詩元韻　奠苾遵
堯勳，舜齊升孔堂。家鄉自鄒魯，廟貌儀門牆。一貫心傳接，千秋德澤長。所希文教煥，佐我治垂裳。

御製賦得手植檜疊舊作韻　松身還柏葉，拔地復拏天。龍角均無冒。鴻名獨尚傳。直稱阜立爾，那藉屈蟠焉。新幹仍連理，太清空左躔。重看承瑞靄，會得挹祥煙。遙憶綱帷映，敦書勵已千。

御製杏壇　重來又值粲開時，幾樹東風幾絳枝。豈是人間凡卉比，文明終古共春熙。

御製詩禮堂六韻　詩堂殿左廡，進講憶於茲。乃展謁聖廟釋奠，於此御講筵講。以立應惟禮，爲言必在詩。義因陳亢發，名自伯魚垂。益切重來眞，還教欲去遲。

槐宋銀杏今日昔，斯時望道吾何見，徒存景仰思。

御製故井　改邑不改養，無窮心惻王明。欲鳳同可識，當年飲水處，曲肱樂亦在其中。

御製魯壁　故井前頭綽楔碑，傳聞魯壁響金絲。經天緯地存千古，曾係恭王壞宅時。

御製謁孔林酹酒　一老名從魯兩楹，夢奠殷聖惟知有命，天豈喪斯文。六尺存瓴甓，千秋響柞枌。墠前欽下拜，貫仰寸心勤。

御製子貢廬墓處　性天不可得聞聞，廬墓心喪六載勤。楷樹至今枯不朽，應同植者意堅云。

御製丁丑正月賜衍聖公孔昭煥　驛路趨迎領一門，詩書教澤泗洙源。卿來處阜予心往，大禮方行不欲煩。去春親詣曲阜闕里，今以南巡循例遣官致祭，故云。

御製孟夏回鑾過闕里　去歲躬親奠素王，廻程重謁廟堂皇。誰知獻誠翻成僞，去春以上年平定伊犁，親告闕里，時適得捷報[illegible]。[illegible]之誠以今乃[illegible]。[illegible]。遂致餘氛更搆殃。逆賊豈礙告成斯定局，日惟聲罪不庭方。
祖功聖德胥垂佑，在泮行歌載戢章。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二終

藝文第十二之二

碑

漢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illegible]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眾牲，長吏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犬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按闕里舊志載此碑文訛者不可枚舉。如司徒臣雄作司徒臣衛，後兩雄字皆作衛。司空臣戒作臣允之臣美，後兩戒字皆作美。勉大蓺作勉六蓺。百石卒史作百戶卒史，後四石字皆作戶。給犬酒直作給大酒直，後犬字亦作大。未行祠作大行祠。給牛羊豕之下、各一之上，尚有[illegible]獻者三字，今作給牛羊豕各一，脫去三字。給米祠作給未祠。臣愚以為如瑛言作臣愚以為宜如瑛言，多一宜字。孔子大聖作夫子大聖。三月廿七日作三月二十七日。壬寅之下、司徒之上，碑有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十八字，今全脫去。選其年卌以上作選年四十以上，後卌字亦作四十。如詔書書到作如詔書到，脫一書字。行長史事卞作行長史事下。敢言之司徒司空府，碑係擅頭並無缺文，今反注擅缺，不知幾字。為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作為宗所歸一除龢補名狀如牒，多一一字。死罪死罪上司空府作死罪上司空府，脫去二字。若重規矩作名重規矩。乙君作之君。漢隸為世所珍賞，摹搨者眾，後且益就剝蝕。今尚有可辨者，謹為考正而附載志之說者於此，使考古者庶有所徵信也。又此碑末行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洪适隸釋及顧炎武、朱彝尊皆辯其非，詳載本集，茲不具錄。

魯相韓勅復顏氏亓官氏繇發及修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育□①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驗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亓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元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一所授。前闓九頭，以斗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殷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更，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元汙，水通□②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牟壽，上極□③□，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④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勅，字叔節。按闕里舊志載此碑，青龍作蒼龍。皆誤河南京韓君作魯相河南京韓君勅，多

一勒字。華有生臬神[illegible]師念。□聚厤世作去聖顯世。不會圖[illegible]作不遵[illegible]。[illegible]鹿柤極遵文禁宗作闕制□顯，厤御四字。宜抒元汀以汜水流作洗杼，元汀以汜水沉。四方士作四方士八。爵珝大人之意作爵丑大人之意。皇戲豁導衎作導統，華而脫一戲字。以斗言教作以升言教。獲麟來吐作獲麟來也。川城造更作出誠陸作。丞字弁壽作丞事弁壽，旁役皇代作旁及皇代，首爲逯字，考正其字，豈有別體者，皆照原碑書盛，不敢妄改。又隸釋、隸辨等書載有韓勑修廟後碑，今詢見無此石，故其文不載。

魯相史晨祀孔子廟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修上案食醱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挈曰：元□（先聖諱）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孔聖諱）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祀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餘所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illegible]應聘，歎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雒，卻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按闕里志載此碑，脫張之字更多，如七日己酉作廿日己酉。臣蒙厚恩之上多一言字，而脫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二字。周孔舊寓作周孔舊宅。乾坤所挺作乾元所挺。[illegible]撰書修定禮義作[illegible]期稽度為志立制作定禮義。[illegible]先師作先聖。[illegible]孔子以太牢作祠夫子以太牢。封土為社作封土為社。賜先生執事作賜先王執事。臣晨誠惶誠恐上脫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上二十五字。上尚書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作上言太尉司徒中，闕脫去六字。所部從事作所部從事府，多一府字。[illegible]應聘作[illegible]應聘。獲麟趣作作獲麟[illegible]作。血書[illegible]。[illegible]紀作[illegible]。主為漢制作[illegible]王為漢制。[illegible]河擿雒作鉤河擿洛。凡此者，皆細按碑文，悉為改正。

魯相史晨祀孔子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元靈，而無公出享獻之薦，欽因春饗，導物嘉會，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所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雝，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牆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材。　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勅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　假夫子家、顏母井舍及魯公家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按此碑即前碑之陰。闕里志失載。又廟中有韓勑碑一，並志亦失載，文字漫漶，不可卒讀。濟陽王[illegible]金石經眼錄說趣為孔廟碑，今就其字畫之稍可辨者，謹以洪氏隸釋所載無名殘碑文，兩相合。按隸釋云：有無名碑，首居上下，皆殘裂，餘石殘有數行，詳其詞非是誅墓中人者，亦非頌德政、紀功役之事，所有帝命篤授，仰相於魯，吉月令辰，欽謁十四字，又云春秋溢美，以獲麟者，是謁廟之文。後有勃之碑，素稱之與漢弟侍設拜及昔孔周人之句，以皆是觀謁孔子也。中云覽親碁之蹟，汲觀林木之窈，漾似指孔林而言，或題為駐蹕亭前斷碑，此淨燕在闕里道氏者錄有碑相副孔子碑而無其號，疑即此也。宋有叔魯仲宮，選名而亡其姓。據此則題為孔宙碑者誤矣。

魏魯孔子廟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揖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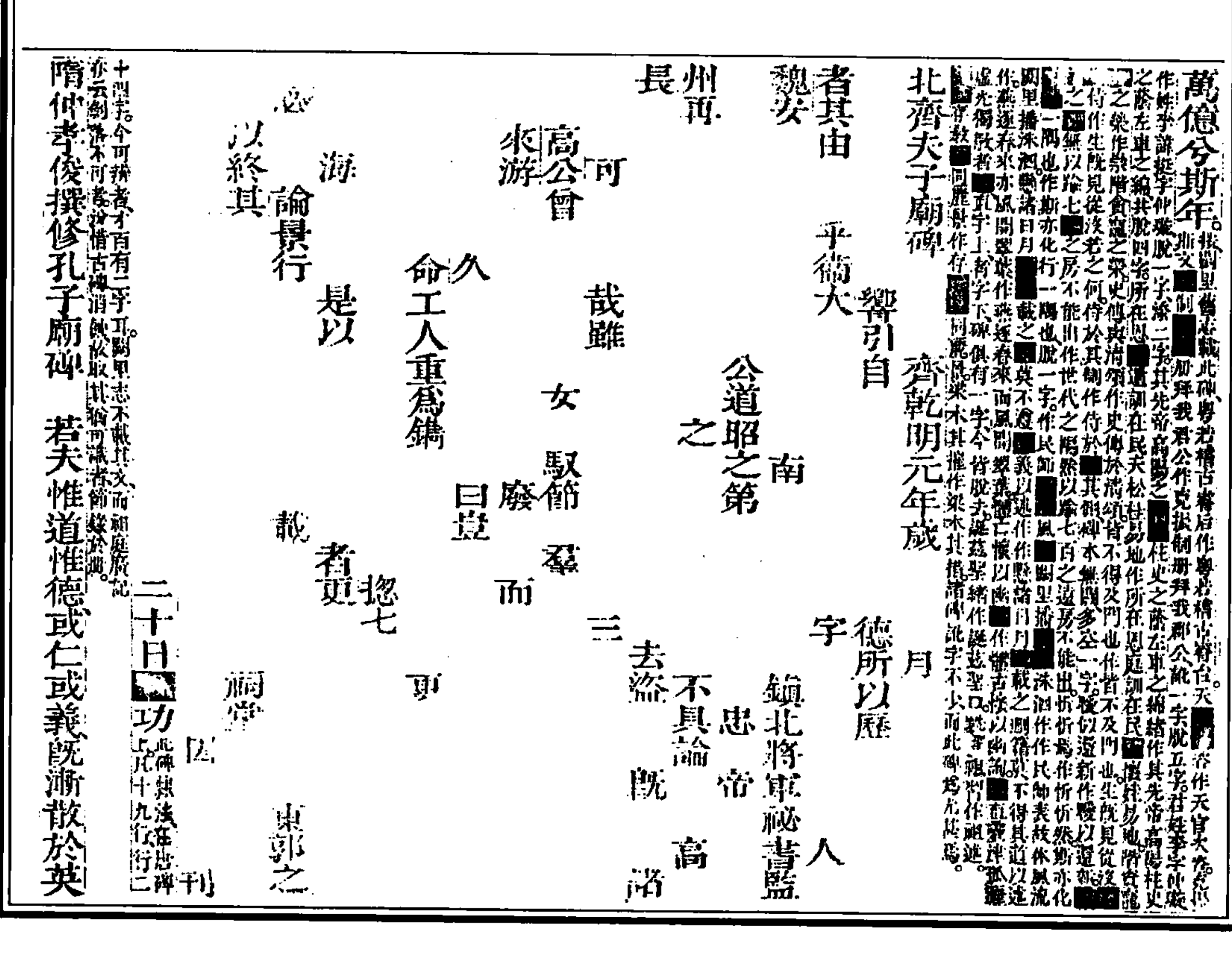


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彷彿、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卅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襄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清三光。犁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聲。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襁附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而五之。■於億載、如山之基。按此碑記文與魏志小異、而闕里備志引魏志以載碑文、致多譌舛。其他脫誤者亦復不少、如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褒成宣尼之後、作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命孔子廿一世孫、作命孔子二十一世孫。仲尼姿大聖之才、作負仲尼負大聖之才。■乎魯衛之朝、作在乎魯衛之朝。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作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作莫不宗其文以作述。崇化報功、作崇禮報功。百石吏卒、作百戶卒史。卅餘年、作三十餘年。■恩淪於不測、作淵淵淪於不測。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已作光御明之所福祚宇宙之所觀欣色。騰聲乎千載、作騰聲於千載。■體黃虞含夏苞商、作■■■僭包夏含商。洪聲登假、作洪聲登假。內光區域、作內光城區。皆對碑細爲更正。又碑末稱魏陳思王曹植詞、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謹記、後人亦以曹植詞之說爲謬云。

東魏魯孔子廟碑

粵若稽古、睿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允功咸事、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敍。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興和之元年、天■谷寅賓出日、實惟濟岱、宣風敷化、義屬英良、以君理思優敏、實惟舊德、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克振斯文。■制■■冊拜我君公、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兗州刺史。君姓李、字仲璇、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柱史之蔭、左車之緒。瑤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水嘉祥、扶疎於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兗郡功曹、諸議參軍事、定相瀛二州長史、東郡、汲郡、陽平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大中大夫、營構都將、雍兗二州刺史、所在■遺訓在民、大松桂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風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實天慨直道、妙與神同。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爲淳■、階資寵■之榮、奕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徽風之美、既備於史傳、與清頌、故不復詳載焉。君神懷疎爽、風度絕人、學業■源並深、趣操■松俱秀、故其蒞兗部也、當未浹旬、言覲孔廟、祗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軔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慨然有■功■之意、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得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侍、故顏氏■■於易辭、起予者商、紛綸於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素十子■其側、今於■■奉進儒冠於

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曖似還新。至
如廟宇凝靜、靈姿嚴麗、■之■無以踰七■之房、不能出。夫道繫
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
五成行、丹素陸離、光■微笑而■言、左右若承顏而受
業。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一隅也。
天誕聖哲、作民師■風■闕里、播■洙泗、至於歎鳳鳥之寂寥、
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
理六經、揔諸日月■載之■莫不遵■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
茲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魯都、雖
宮觀荒毀、臺池■然、其廟庭也、蔚■林於九冬、置修柯於百仞、類
神栖之侵漢、同梠宮之巨園。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
亦風開翠蘂。既■觀■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修繕、
謔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
飾宣濱、經創■如虔修岱像、崇奉元宗、敦素蔑華、興存
廢絕、視民如傷、■之仁壽、體亡懷以幽■、任萬物以爲心、■直靈津
孤灑、虛光獨散者■天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縱橫萬趣。爰
自刺舉、未武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不鐫、
琨瑤焉述。府州佐■令士民等略序義、自樹碑廟庭、俾後來
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元王、誕
茲聖緒、祖習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覃八字。祖習■窮神盡
妙。化覃伊何、■存教。■同麗景、撫天孤照、無異代宗、巖巖特峭、重
山隱霞、深霞秘■、在哀之業、自衛言歸、德生於子、文實在茲、彝倫禮
樂、克敍書詩。■驚異、灰管流氣、良木其摧、細踰千祀、以存怨亡、允
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修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宇、赤雀棲
樓。禮罔不備、知■■冠、後哲風遵、前修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
兼、岱宇懃蓋、重元。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絕兮終古、永


萬億兮斯年。按闕里舊志載此碑、粵君稽古■合作粵若稽古■往。天■沿作天官大夫。沿作斯文■側■加拜我君公作克振側册拜我郡公、熊一字、脫五字。君雖事字作璇作■李諱挺字仲璇、脫一字、添二字。其先帝高陽之■作史之苗、左車之緒作其先帝高陽、桂史之苗、左車之緒、其脫四字。所在■■道訓在民天松柏易地作所在思庭訓在民■搬桂易也。附貨龍■之梁作疑階貪寵之梁。史傳與清須作史傳於清統、皆不得及門也。作皆不及門也。生既見從後■待作生既見從沒若之何。侍於■其側作侍於其側、神木無闕多空一字。穫似遊新作賤以遊新、■之■無以踰七■之房不能出作世代之賜、然以踰七百之遊、房不能出。忻忻焉作忻忻焉。然、斯亦化■一隅也作斯亦化行一隅也。脫一字。作民師■風■闕里播洙泗作民御表枝休風流闕里、播洙泗。揔諸日月■載之■莫不遵■義以述作作揔諸日月、載之測犹、不得其道以述作。燕逐春來亦風開翠蘂作燕逐春來、而風開翠蘂。■亡懷以幽■作體亡懷以幽渺。■直靈津孤灑虛光獨散者■孔字上、有字下、碑俱有一字。今皆脫去。誕茲聖緒作誕茲聖口。祖習作祖述。■存教■同麗景作存■同麗景、良木其摧作梁木其摧、■雨訛字不少、而此碑爲尤甚焉。

北齊夫子廟碑

齊乾明元年歲　月
嚮引自　德所以歷
者其由　平衛大　字
魏安　南　鎮北將軍祕書監　人
公道昭之第　忠　帝
州再　之　不具論　高
長　去滋　既　諸
可　哉雖　三
高公曾　女　馭節　羣
來游　廢　而
久　曰豈
命工人重爲鐫　更
海　是以　者更　總七
必　論景行　載
以終其　祠堂　東郭之
二十日■功　仄　刊（此碑拔淺在此碑上尺十九行、行二十四字。今可辨者、才百有二字耳。闕里志不載其文、而祖庭廣記亦云剝落不可考。竊惜古碑消蝕、故取其猶可識者節錄於此。）

隋仲孝俊撰修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

華。遂崩淪於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維新。優伯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悊。封紹聖侯。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嬀滿。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祕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四木吏之奸情。一見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將虧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衡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寡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鱷魚夜放。旱彰瀝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怨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睹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致敬明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嘉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名字鄭。好雄竄伏。蜮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窗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按闕里志載此碑遂崩淪於禮樂作遂崩摧於禮樂優伯修文作偃武修文委之邑宰於此作委之宰邑於此自爲百王之則作自爲百王之憲禮儀舊俗作禮樂舊俗亦配姬於嬀滿作亦配姬於潙汭高宗孝宣帝之子作高宗宣帝之子代歷五朝作代歷王朝雕蟲刻鵠作雕蟲刻鵠金作玉條作金科玉條一見仍知作一見乃知馬牛不繫作牛馬不繫致敬明神作致敬神明可謂神之所至作可謂誠之所至振百代之嘉聲作振百代之家聲導之以德行之以政作導之以德導之以政今並爲改正。

唐崔行功撰贈大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途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眞宰之用。若其刪語秉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取俊。夫軒義已謝。子奶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禁起謀。貲服傳訣。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粤惟上哲。降生圮運。理接化先。德充造物。裁成教義。彌綸之助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需動植。自歎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峰琰玉。幾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禋之禮還緝。跨巢胥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邱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爲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數。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惟孔太師乎。太師諱口先聖諱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元鳥。玉管隆其濬哲。瑞起白狼。瑤臺繫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還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跡。鬱符中野之祥。水帶邱阿。遙均反宇之慶。蘊乾坤之精

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士、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形、子產皐陶微詳於其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闕襲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履巳訓魯卿、年未裘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準真弘言詢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辨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元通之旨、不可以龜筴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怨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津匪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棲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轸舊館、掃延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闕舊文。雎鳩在篇、偏詳雅什。河漢鞉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勵物。伯夷餓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桐山、寄言於獨善。[illegible]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俘易簡。是知逢掖乃兼濟之途、華袞非為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遠慮。崇山[illegible]谷、[illegible]下而無由。頹石沉星、梁木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繐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愁遺之誄。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準。席聞初閔巳歼微言、入室且分。遊乖大義。秦人哇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翦。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渡、泉鵝北飛、鴞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翦覆。東序南雍、鞠為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燼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學亂集。刳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文明而膺寶歷。夏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鯷海。金邱展青、瓊田薦琛。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籙。虞庠殷塾、廣賓龐叟。蓬嶺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纊以永懷。至於大道浸微、小康遂往、嬴議焚[illegible]、謀踐云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閒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乃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顒、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鵝共羽。翠華遠昇、秸席虛位。上帝儲祉、泰乙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況、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乃使、朱鳥詳白、蒼威戒路。七萃騰暻、八鑾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覓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檖檀於古墜。歎重泉之可作、闡盛德而必祀。言數典訓、廣命杍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於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illegible]歲、句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閈雜遝、接泮林之舊壝、俯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畝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頳紫施絢、黝黛飛文。杳栱重櫨、春窗秋幌。陰櫩積霧、複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瀞然、睟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騑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軏。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衮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閒、如興浮

海之說西華東帶倘以要實言偃裼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豩聽其幽情共立升堂齊參睹奧歲時蘋藻復雜菖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祝肅成講義發揮銘造幽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勒西弇漢帝之展禋邱因書東嶽遂乃思建隆碣上闢天扆言由國本理會沖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元堂闕兮神靈僾揚教思兮兩儀配媧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侔偃草爻書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餝業尚日新緯無聲臭鶩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毀豔紕雜羸荷淪隤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實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舛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編於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任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那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泛奬德配乾坤業陴辰象麟悴遙泣山隤覺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晃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軛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遙集鄒魯翹勤眞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貢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巀嶭林舒雕櫳繡栭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譪如罍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象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按闕里誌載此碑必因心之範作則顧必因心之實與墳取役作與墳攸條東野不可極作言不可極而申伯吉甫作則申伯吉甫時初撰屢己訓得卿作時初冠屢己訓得家作言詩易象情該至賾作情該至賾五上得其攸宜作五上得其攸宜且抑季桓作直抑季桓遂齊景作義陵齊景得二承妙作得三承妙歎微之於征伐作則歎微於征伐海立德立言作立德立言曰仁與義作曰仁曰義喻天階而不陟作陟天階而不陟愚智齊泯作愚智齊泯大梁作宋火宗受深夏屋作深夏屋有隋交展作有隋交展干戈出亂作干戈出亂集栗之詩先述文明而膺寶歷作以文明而膺寶歷風移鯢海作風移鯨海金邱展貢作金邱展貢作滯馬疑恐作疑恐虛旋以永作虛旋以永慎彥躔云何作彥躔元阿作樂宗德觀下之訓齊設作觀下之訓闕設尊隆之誠遮切作尊隆之誠愈切萬玉作萬玉雙鶴共羽作雙鶴并羽允皇之沉衆可嗣作九皇之沉衆可嗣官數共訓廣命杉材作言數訓典廣命杉材鏞流響作韶流黜登琪作杏琪陰鯛作陰鯛壽官湘然作壽官湘然佚傳望作得望循性稱教作循善稱教成翔用儷作

敬而用孫穆無聲臭嚴荷淪隤作嬴荷淪隤振鐸冥膺作振鐸宣膺曷亦遂往作昌亦遂往狂豗原野既殷多然循嚳於不可妄改也又此碑之陰刻武德九年封三十三代孫德倫爲褒聖侯乾封元年贈先聖太師仍遣司稼卿扶餘隆祭告文及總章元年皇太子弘請樹碑表詔旨祭文載世系祀典考中其表曰臣聞周師東道而闕延降軾之禮漢皐西巡亦親門致祀乃圖之想元泣麟曾痛歌鳳迺芬被禮於昌辰伸榮於新瑩伏惟皇帝陛下智覽紘極纂業乃聖乃神體修陳而不恐茲縣爲無事均兩儀之異私六府爲而泰階平百實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鈞陶尚樹碑貽運爲名於萬古興亡禮經輟於千齡大矣哉夷齊既固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峽食玉梁陰將沂川途經闕里同茲式瞻禹之委闕續翦旒藏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財以太牢命重臣用其禋禮闕宜遺修營聖緒倫子孫成錫賦役臣思均尼從追溢懋軍烈遍歷……屢漬擬實追培家戰紛自依備。

李邕撰重修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元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撥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叵力多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與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飜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郜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苟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固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固曰經營乎三代者也意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嘅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

睢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羸、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偕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數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興爲大者已。我國家儒教浹寓、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尊、逮禮官以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蔭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之、字藏輝、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於緒、或餘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嶽、欸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齊祭首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圭、字[illegible]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啟、風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採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躔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元、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銓、東海于光彥、士曹滎陽鄭璋、參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光訓、河東裴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睹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5]經始。其詞曰、元天陰騭、大明虎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鷹虎、軒皇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啟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借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捲群才。大名震曜、廣學天開、蒸嘗帀宇、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於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illegible]

此碑、其撰一也作其紙一也、黃帝與聖作黃帝興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作聖人所以有開而必先興、不如勿傳作則不如勿傳、皰誠節也作魁臣節也、友朋之事與作朋友之事興、君長萬葉作君長萬乘、取興爲大者已作蓋取興爲大者也、儒教浹寓作儒教浹寰、矧乎大聖作於乎大聖、相門克開作相門開闢、聞義必立作聞義必正、功曹成陽蓋寡疑作工曹咸陽蓋寡疑、弘農楊萬石作司農楊萬石、皇甫銓作皇甫銓、鄭璋作鄭章、官序通德儒林秀士作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吞沙鷹虎作吞沙鷹虎、夫子應聘作夫子歷聘、大名震曜作大明震曜、蒸嘗帀宇作蒸嘗而寓、厥爲依碑改正。

宋呂蒙正撰重修孔子廟碑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眞風漸漓。有爲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由是堯舜禹湯、苞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由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乎天下、而栖皇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羵羊辨土木之祆、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發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反魯。於是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撫而穢者變而夷之、紊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郛郭、垂萬祀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疏、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僭擾、宇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鬭之場、五嶽飛塵、競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纘寶位

也、以狥齊之德、兼睿哲之明、揔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淸大憝於域中。復浙右之土彊、貢王甸甸而聽命、伐幷汾之堅壘、兇竪倒戈而繫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縟禮。撥亂則用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淸俗阜、尙猶日愼一日、躬決萬幾、近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豐富、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躪轢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華戎、又以寧爾、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淸、闡希夷之風、詮眞如之理、閒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羣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庳而不度、堂廡陋而毁頹、觸目荒凉、荆榛叢蔚、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歸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蕆事、募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鬱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維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凜然生氣、嚮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斂、則重櫨疊栱、丹靑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焜烟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爲盛。由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於是聆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近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鼓篋以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與。與夫秦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嘗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邪。將勒貞珉、令資鴻筆、臣詞慚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廁於英翹、內署謬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效遊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邱兮德鍾於天、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包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知冥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閒、時不用兮吾道迍邅、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浹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日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元、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蹁躚、肆覲羣后兮佑宗之前。

金　黨懷英撰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爲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太祖、暨於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敎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爲務、卽位以來、留神政機、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首謁先師、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敎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乃今遺祠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

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四百六十餘千。詔幷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亟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榱桷、欄楯、欞橫、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塑易之。又明年而眾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使策祝、幷以崇盛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幷書於石。又廟有層閣、以備虔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絜楹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眾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與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灑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役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釦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

惟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粤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剏其舊制、既隘且卑。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眾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效功。隘者以閎、卑者以崇。崇焉有制、閎焉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世嗣。顯秩峻階、覩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元閻復撰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毀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歷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花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眾翕然助



之備，工雇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宋棟櫨桷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堅稱是。露階釦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蕆事於五年之秋，不期年而告成。殿寢重簷，亢以層甍，繚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道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千八以應灑掃，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蹶蹈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極天下。後世顯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大兵傅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乃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爵襲，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敎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敎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實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纘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況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考元世祖至元二年，蠲林廟灑掃戶，至成宗大德九年始給復二十八戶。今碑云復戶二千八者，蓋刊勒之誤也。

李謙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元聖之德，大如天地，昭如日月，蕩蕩乎無能名，皜皜乎不可尚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尚其教，廟而祀之，幾徧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其廟制因仍損益見於圖志可考者，在宋金爲最盛。貞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聖尊道勸學之心未嘗不切，特以志在混一，狃於金革，有所未暇。逮大德守成，始克成二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廡之，位而像之，沉沉奕奕，有侐有嚴，數百年閎規偉觀，一旦而復睹舊，蓋加隆焉。而又紹衍聖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庭之祀。無以供粢盛也，則胙之土；無以給涓潔也，則復其戶。塋林則樵採有禁，子孫則敎導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石，猗歟偉哉。初，太中大夫監蒞濟寧路總管府事按檀不花以魯居治境，乃懿戚封邑，祗承朝廷德意，開諭寮屬，勉勸士庶，先己而爲之倡，前役而爲之備，國無費財，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晌實左右之。既卒役，狀其本末，遣經歷張格、知兗州馬奉訓禮請記其成。竊嘗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石卒史典領禮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犬酒直，則乙瑛也；選試孔龢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勅則修飾宅廟，造立禮器；史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禋祀。是數人者，皆東都前後魯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聞，乃可其請，事皆魯相發之。數人者名不著見於史，徒以上章爲聖廟有所陳請，勒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於今不朽。矧太中生當盛代，遭奉明詔，振舉墜典，潤色太平，茲特隆化

美俗、勇於爲善之一端爾。若其表率一道、廉勤奉公、恤隱除害、善政及民者、尚多、自當載名信史、傳休無窮、豈東都曾相所可並日而談哉。

歐陽元撰敕修曲阜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夫臣別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曆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喇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凡有隳廢、必奉敕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趣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敕翰林侍講學士臣元爲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巙巙爲書、前侍御史臣起巖爲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爲立石之費。制皆允、乃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敕臣元俾書其事。元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畀以師道。凡天敍、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定書、贊易道、修春秋、而品節之、以爲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己、使得位設教、卽前數聖人所爲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與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歷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潛邸、多士景從。及其卽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教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乂、內廷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橅益宏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新作國學、增廣黌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嗣興制作、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祠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爲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爲啓聖王、皇妣爲啓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驛轉運司歲課及江西、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二十一萬四千四百緡、畀濟寧路俾修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大皇太后有旨董其成功。今上皇帝入纘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盛。山東憲司洎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涖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庋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自出日、西踰昆侖、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爲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元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幣牲齋、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元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

厥初生民、倥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功。風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於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

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顯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耆德懿文。文宗纘緒、聖聖克肖。乃開奎府、乃飭孔廟。今上嗣位、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紞紘綖、袞衣襘襘。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賓含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壼。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知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睠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睿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郭孝基撰致奠曲阜孔子廟碑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勑中書具儀鄰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驛致奠於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孝基等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辨章三代、日夕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不覺萬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實宜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執一常、御萬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人心服於下、天理應於上。樹之風聲、束以禮義、不動聲色、靡然於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祖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錫隆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元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

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斯爲盛。皇帝若曰、宣文在中、乃潴泮雍、乃流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巍巍素王、籩豆鼓鐘。於論曲阜、爲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四享厥家、常祀不忒。誕昭予敬、致奠惟特。予鄰予酒、於聖之宅。皇帝若曰、予嗣歷服、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君君臣臣、惟聖予福。於時處處、敢忘寔告。聖經是式、我祀匪瀆。皇帝若曰、予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王林、汝子汝孫、士庶時忱、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勤相予家、爾玉爾金。

呂思誠撰加封啓聖王碑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右丞相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封啓聖王、未有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爲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若曰、可。臣思誠承命悸悚、大懼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并。太祖皇帝肇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是定襲封之嗣、除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廟於國子監。武宗皇帝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啓聖王、顏氏曰啓聖王夫人、曠典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既進官中奉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用銀、爲啓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子卒。史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有天下、是爲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孔子以萬世爲家、殆以是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哉。夫惟元爲之降、玉麐之獲、金行啓運、汁光垂精、爲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

嘉會者、實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氏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揚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蓋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實由天縱。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舜、曰似禹、曰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曰修肱而龜背、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居魯親里、聖妃亓官氏居安樂里、復其繇役。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因夫子者。今茲峻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惟聖人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於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焉。碑之闕里、光昭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已。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纘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縟典鴻名。尼山有禱、汁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徵。孔父之殯、綏乎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崢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父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明成祖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曷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為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欽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

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勅碑，樹之於廟，並系以詩曰：巍巍元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序有彝，遵於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實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嚴嚴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鏞鏜鏜，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左我大明，於斯萬年。

憲宗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竣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顧于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事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於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道響，餘千萬年。

孝宗御製重建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居天下者，曰堯曰舜禹湯文武，已行之迹，並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眞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迅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

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旣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顚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並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旣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虔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張敏撰尼山新廟碑　洙泗涵道體之本源尼山毓天地之閒氣聖人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閒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實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厚於聖人者夫豈無其故哉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於夷狄生民漸儕乎物類使天不生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尙賴夫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所以有功於天地也惟聖人有功於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矧茲尼山尤爲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尙奈何元運旣去毀於兵燹故址頹基鞠爲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目荒涼詎爲可歎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族長思楷舉事希韶曾闔門族屬諭之曰闕里廟貌我太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旣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育之地荒涼若是而不爲究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乎由是衆發一心鼎新重建正殿三閒高廣如制其西則爲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爲啓聖王殿又其北則爲啓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閒齊廳五閒庖湢有廡祭器有庫繚垣雲矗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於永樂丁酉之春落成於戊戌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規於今爲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時或嶧山雨霽顏母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焜煙霞之色重櫨疊栱簷牙扃啄坤靈五老環繞上下其壯觀爲可知矣茲者刻石以勵其後謂余當筆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並系以言曰周室衰微諸侯擅權下陵上替綱紀頹然風氣日偷倫理日墜往聖旣遠其孰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真靈應旣啓生我聖人惟聖有作天將木鐸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旣正倫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斯蹟光明烜赫其報伊何萬代血食緬惟尼山古廟巍巍毀於兵燹蕩然無遺觸目荒涼見者歎息聖公起念世尹贊畫經之營之乃定其規新廟旣成金碧相輝神其戾止旣安且宜報以介福施於孫子

殷士儋撰闕里重修孔子廟碑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頤親詣闕里睹孔廟頹敝剏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立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材以繕厥事經始於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堂閣齋亭爛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檽星門之外稍拓地紆迴其道以遠衢市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衆謂宜有詞勒石以記成功而屬之於余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自鴻蒙肇判聖喆挺生羲軒而降洎乎姬公作者非一人矣乃孔子獨歸然爲帝者師萬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羣聖金聲而玉振之哉蓋羣聖遘於四海能以身建太平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雖屈於素王之位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羣聖相繼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咸舉而筆之於書、使後聖有作、皆可遵用其言、以康乂宇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敘、華不沉溺於夷、人不淪墜於物、是孔子澤流後裔、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皇皇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遵用其言、以爲治者、甚。故孔子之道其行於時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爲升降焉。國家稽古立極、於崇奉孔子之典、甚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徼、無不有廟、以隆其祀、南面儼然、埒於王者。春秋有事、則籩篚樽俎之儀、象勺干籥之器、秩秩焉、雝雝焉、光耀無前、是自昔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者也。抑非徒尊之而已、我祖宗開基纘運、咸表彰聖經、褒獎儒雅、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緯大猷、公卿大夫所以襄贊謨議、以至閭胥族師之所敎訓、番夷武卒之所授習、一惟聖人之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疵制、下無私學、斌斌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霸習夷風、不得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於時、亦未有昭融朗徹如斯者也。故在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亂孽輒生。今我朝聖聖相承、休德宣鬯、純熙汤穆、彌久彌敦。二百年來、君有垂衣治理之逸、臣有奉公守法之誼、士有崇質尙善之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緇黃之餘微於螢爝、夷夏之限嚴於冠履、元風丕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福交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而髣髴矣。微夫崇道右儒、爲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難乎。恭惟我皇上嗣膺寶歷、首幸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治、游心儒思、一以孔子爲極、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敬應不假、況乎闕里爲孔子誕毓之鄕、禮義敎化所自出也、而廟貌弗飭、觀望缺然、其曷以祇若主上之明德、且非所以爲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諏諏焉以作新爲任、工不閱歲而輪奐增賁、神靈攸安、士儒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乎如聞金石絲竹之音。雖搢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亦就其家而覽觀祭器、至於低徊不能去。信乎盛世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繼今聖敎日廣、帝載日融、揆厥所元、實自魯國開之。則今日孔廟之修、豈惟推衍主上文明之治、以率先海內、其於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佞、謹記之、以示方來云。是役也、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公夢龍、巡按御史羅公鳳翔、張公士佩、暨布政使姚一元、王宗沐、陳瓚、陳絳、參政吳承燾、劉孝、龍光、參議潘允端、宋守約、按察使周世遠、吳文華、副使羅良、鄒善、黃璒、周鑑、李汝、僉事蹇達、郭天祿、徐炳、葉憲、高克謙、謝東陽、兗州府知府張文淵、朱泰、同知何其賢、劉岸、通判許際可、包大爟、推官景嵩、滋陽知縣王璇、寧陽知縣秦吉士、汶上知縣趙可懷、皆與有勞於法、得並書。爰系以詩曰、

昊穹生民、厥有聖神、體陰法陽、宗主羣倫、於鑠宣尼、道隆德博、金玉其成、時維木鐸、六經刪定、典訓曄然、譬彼日月、明而行天、流澤鴻龐、以覺來裔、萬祀宗之、血食弗替、魏魏喆王、勃其有興、迪茲令模、大猷允升。皇明御寓、維聖是式、薄海之內、廟貌有翼、聖道欽只、皇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光、瞻彼闕里、孔子之宮、崇墉廣舍、靈氣鬱蔥、歷年滋多、材朽圬蝕。撫臣曰嗟、惡可弗飭、爰度爰咨、爰興締構、羣工畢藝、不日而就、肆肆其筵、奕奕其楹、丹艧黼黻、既穆且貞、爰入其門、爰躋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琅琅、厥奠維何、籩豆簠簋、神之來臨、既安且喜。章甫峩峩、逢掖翩翩、威儀有楚、載歌載絃、人亦至止、顧瞻徘徊、於帝報功、焯乎大哉。元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不熾、贊我皇道、岱宗盪盧、泗水湯湯、琢辭貞珉、並垂無疆。

于愼行撰闕里重修孔子廟碑

粵萬歷改元、天子嗣大歷服、道使奉圭幣祝詞、告於闕里。越四年丙子、天子乃御皮弁、釋奠太學、以率天下、邇聞逖聽、彬彬向風矣。又越二年戊寅、巡撫山東都御史趙公賢、以行部至曲阜、展謁廟庭、見其堂序齋室、多所隳敝、因與監司守

長計之、以爲朝廷崇禮先師、尊無與亢、而聖跡所興、廟貌弗飾、非所以奉揚休德而昭示來遠也。乃謀於巡按御史錢公岱、共圖營葺、而前巡按御史王公藻亦嘗壓謀於先。至是兩臺議定、乃下計所司、推材計程、庀徒揆日、羣吏稟式、小大率從、經始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凡四月而竣云。夫管窺乾象、無以究其崇卑、圭測坤維、不足明其近遠。何者、氣冒於形、則形之所不運、道周於器、則器之所難名也。况乎德冠生民、智包羣品、立三才之樞紐、垂萬世之儀型者哉。故子貢以爲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之所難晰、能言之所罕譬矣。夫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其在是哉。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像、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察者有儀。聖不可知、而六經傳其蘊、故彰往察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燦然者矣、無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歟。是故二帝三王用六經之實以陶埴天下、而夫子著六經之文以垂憲方來、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誼辟以之總理人羣、下而哲佐貞臣以之彌綸丕造、近而經生法士談誦於聲名文物之場、遠而夷裔要荒遊衍於禮樂衣冠之俗。其顯而可聞者、如日月山河、輝朗照燿、靡不宣臻、而其隱而不可知者、如一元之氣、布濩周浹、而無有涯涘。故曰夫子之道大矣。然諦觀二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釐然列於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於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至於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爲六、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於醇一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以鏡於粹精之理。此三王靡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經之效、其有所未盡白、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與。我祖宗紹天立極、握符御宇、以規萬億、於天下郡邑廣建學宮、頒布經籍、爲士程訓、要以統一聖真、屏斥異說。抱册而遊黌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不敢奏違方之語。論學則士亶九流、談治則糠粃霸略。是以政教熙明、風俗粹美、湛恩鴻龐、浸潭上下、吏緣儒術、民樂絃誦、方內一軌、殊域回面。爰逮我皇上儲精垂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块圠萬類、於鑠哉。至治之徵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是何也、以其純用六經之教而百家之說不存也。夫德侔太上、則謝施之義雖微、而潤洽羣生、則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昭融流行、莫有盛於今日、則尊崇之禮宜其綦隆大備、而超軼往牒矣。况水木本源之地、又惡可弗重乎。且是邦也、左則滄溟浩瀚、百谷之所朝宗、後則泰岱穹崇、羣山之所環拱、而閟宮巍闕、從而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比隆而埒麗、固宇內之盛觀也。今又從而鼎新之、丹艧炯晃、棟宇煒煌、車器畢陳、金絲可聽。士而揖讓其中、有不低徊靈跡、景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而宣昭代之洪輝者哉。乃若中丞公保釐綏靖、文教覃敷、侍御公振飭激揚、風聲丕樹、固將與是舉同不朽矣。至其贊襄於內、則有若左右布政使王公宮用、張公士佩、楊公一魁、參政佘公立、陶公大順、按察使楊公芷、副使郭公天祿、周公之屏、以規畫於始、則有若分守參議李公志立、分巡僉事栗公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公應元、而兗州知府周公標、實任之以督課於終、則有若分守參議閻公軏、分巡僉事詹公沂、而兗州知府朱公文科、實成之。其會計財力、則有若沂州知州李尊、鄒縣知縣馮中州、泗水縣主簿王詔、而專董工程者、則兗州府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宏復及曲阜縣縣丞馬慎、勤勞勸趾、有大小總之效力於盛典者云。事成、衍聖孔公尚賢受之、以春秋共祀、而郡侯朱公命史于生記之。夫崇文章軌、部使之績也。言時稱伐、史氏之職也。敢序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著之有永、而系之詩曰、厥初生民、混元載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王風遐暢、帝典弘敷、道隨代遠、化與世徂。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丕訓伊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中古、配乾象坤、實雜化主。蒸嘗九寓、誦習窮埏、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


儒藏

繹。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纘歷、寶克繩武。鋪衍文明、肆於下土。百家屏黜、聖統昭明、道之末墜、於是大行。矧時闕里、寔鍾光嶽。厥有寢廟、神靈所托。有偉中丞、觀風下邑。翹勸宏宇、載懷輿嘗。昭哉柱史、詢謀攸同、則有司存、作於閟宮。鳩材庀徒、工成不日。美奐美輪、非雕非飾。玉戺彤庭、丹楹畫桷。壁似藏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煌圭組、於焉駿奔。東控海門、北倚泰岱。與此而三、爲域中大。道與天地、與國無疆。維此朱公、休有烈光。功我魯人、有不夷懌。敢勒鴻名、摛之無斁。

又撰闕里重修林廟碑　聖上膺圖總御二十有二祀、歲在甲午、山東巡按御史潁川連公標、奉命省方、至於闕里、祗謁孔廟、拜於杏壇之下、仰覩者三。繼謁孔林、拜於洙水之陽、環覩者三。進諸大夫而諏曰、惟天子祗若典訓、經緯八埏、用崇祀於先師孔子。我二三執事否膺簡書、以來敷化於東土。玆惟聖作之邑、亦越廟庭林域、自弘治鼎新、以迄於今、歷載滋久、無乃有所頹敝、以失大觀。若在元聖周公、弘啓國宇、以開厥緒、若在復聖顏子、潛心道奧、以衍厥傳、咸有蒸嘗、以祠何可弗飭。時惟我二三執事之責。乃白於巡撫都御史括蒼鄭公汝璧。鄭公曰、否、時惟子責。中丞奉上明命、撫有大東、罔不惟肅若神靈、翊贊文化、是圖曷敢曰執事之不閑、以須異日。乃相與下計所司、使相厥工。計當用金三千、以兩臺之贖鍰當三之一、以嶽祠之香稅與將作之餘當三之一、縈庫之羨金當三之一。於是策日揆景、庀徒鳩材、以其十之三營於孔廟、乃新殿閣、乃飾廊廡、乃立重城阜門、以象朝闕、桷榱甍甃之有朽者易之、丹雘者涂之、有墁者塗之、煌煌如也、耽耽如也。以其十之五營於孔林、乃恢享祠、乃葺齊室、乃立石闕六楹、以廣神路、繚垣十里、墉垣千步、有版築焉、嶢嶢如也、鬱鬱如也。則以其一營於周廟坊諸閣、曰元聖。則以其一營於顏廟坊諸其閣、榜曰陋巷、巘巘如也、翼翼如也。經始於四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厥功告成。霞駁雲蔚、鼎立星羅、埒如鈞天之宮、帝者之宇。於都哉、凫繹之光、若增而峻、洙泗之流、若濬而深矣。宗子上公、三姓之裔、春秋執豆籩於斯。魯之父老諸生、瞻仰絃歌於斯。四方之學士大夫、蹌蹌停軌、展禮於斯。咸曰偉哉聖里之榮觀、以流耀四方、是惟二公之績。亦曰鑠哉熙朝之盛典、以昭垂萬禩、亦惟二公之績。二公不自居也、曰不腆司工之役、賴諸大夫之成、何勞之與有。諸大夫乃礱石闕里、使魯人于慎行爲記。辭不獲命、爰拜手稽首而稱曰、粤自昊穹之初、肇之人紀、聖神代作、咸克左右上帝、綏猷兆人、以逮我先師孔子、乘百王之運、闡六藝之塗、用能集厥大成、以陶鑄萬世、與天無極。厥後英君誼辟、罔不尊用其道、以建化原、亦罔不恪修厥廟、以報本始。皇綱帝紘之不隊、至於今是賴、於戲盛哉。洪惟聖朝受命、御極重道、闡繇上聖、褒崇之典、有加在昔、用致重熙累洽之休、以及我聖上、儲精二五、潤色大業、亦惟先師之道是訓是行、罔敢軼於成憲。矧玆聖作之邑、風教所先、廟貌寢闈、肅焉如在、而使榱桷之屬一有或闕、以弗稱昭代精禋之禮、安可曰執事之不閑、以須異日也。二公祗承大命、照臨魯國、已綏輯氓隸、防遏彊圉、庶政畢康、彝文咸秩、又儼然景仰聖哲、以崇大此役也。允可謂帝臣之上績、人文之昌運矣。於戲懋哉。蓋孔子之道、得統於周公、而顏氏之子能發其蘊、以教萬世。惟魯建國、實終始三聖賢之跡、以有遺烈於此也。自漢永平以來、典制代更、或奉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亦或奉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靡不遡厥源流、以昭統緒、而揆之秩敘、亦少繆焉。我朝參稽前代、更正典禮、既薦聖師之號、以尊孔子、首配享之位、以宗顏氏、復以二帝三王並稱先聖、周公孔子並稱先師、而別祀於文華之左室。於是道統益明、倫敘不紊、而聖師之所從授與所由傳、可考而陳矣。今是役也、新廟貌以致嚴、飾寢園以安祀、因而標廣魯之圖、揚紹聖之懿、使天下萬世朗於斯道之授受、而求諸六經之緒、以永太平之烈、所

以恢弘聖迹而對揚天子之丕彝命，實惟萬世無疆之休。於戲、遠讚。役之興也，度支經費則左布政使中山王公藻、右布政使晉陽田公疇。總理工程則分守參政四明楊公德政、撫守參議貴陽邵公以仁、分巡副使汝南趙公壽祖、而河道參政梅公淳、分巡僉事李公天植、兵備僉事戴公燝咸樂觀其成而立石焉。至於贊襄謀畫則兗州府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役則兗州府通判王侯東吉，而署曲阜縣事運司同知孔宏復、泗水縣知縣尤應魯會計於先，鄒縣縣丞張東陽、滋陽縣典史儲明善分督於下，法皆得書。既紀其歲月，因系之詞曰：泰山巖巖，巍然所宗。洙泗彼流，水亦朝於東。海岱之壤，實爲魯國。迺降元聖，此惟與宅。運乘五百，道衍三千。江河行地，日月麗天。列辟是師，萬世爲土。有廟有林，於焉終古。我明御天，興化崇文。昭假聖祀，跨越前聞。廟有俎籩，林有規觀。熙洽相承，式增輪奐。胡成弗虧，胡久弗渝。不有柵樽，曷奠神居。惟殿中丞保釐東夏，侍御省方，亦宣文化。乃協衆志，乃稽僉謨。經之營之，爰諸大夫。費不及官，力不及役。五材雲會、羣工霧集。乃作於廟，百堵千楹。重關洞啟，屹彼高墉。乃作於林，爲堂爲室。樹之華表，石闕是闢。遐哉元聖，實閟於東。爲楹爲桷，有侐閟宮。阜崗大賢，塋宇相望。匪雕匪飾，華彼陋巷。微者以新，陷者以完。或翼或拱，有師有宗。金絲既穆，寅壂孔飭。塋之格思，終安且懌。神明之蒞、小大聚斯。迩邇庶士，罔或不欣。既闡儒風，亦揚帝烈。肅肅二公，德聲有曄。泰山若礪，滄海成田。皇圖聖迹，於千萬年。魯生不敏，敢勒貞石。匪以爲觀，永示爾極。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終

校記

①雄□□育□寶：《東漢文紀》卷二八引作「惟顏誕育至寶」。

②□：右引作「流」。

③□□：右引作「華紫」。

④□：右引作「運」。

⑤□：唐李邕《北海集》卷三《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作「共」。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四

藝文第十二之三

記

唐裴孝智撰文宣王廟門記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王者應歷以宰物、酌時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運、不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術徉於古始、無爲無事其大矣哉。泊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棲遲洙泗、憲章萬物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淸頹波於幽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亂懼、風興刪而廉恥生、美部濩而惉懘之音息、行揖讓而莊敬之心勸。夫子聖者與、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而章、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霞敞、正殿岑立、繚以環堵、遂其臺門、巍若化造、疑如[illegible]勤。允所謂淹中之勝、緊闕里之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潤尊師、道肥希聖、研精百氏、涅[illegible]羣言、夜火非官曹之燭、春桑絕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曈、以文發身、以淸檢物、博通[illegible]數四科。惟此祠廟、欹初層構、朱戶半傾、雕甍中落。難名之闕、奥造次可遊。如在之[illegible]易睹、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太[illegible]裴公新其南門。書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莫、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於舒舒[illegible]等吏於兗。兗人悅服、蓄可大之用、爲致遠之資。由是庀乃程、具乃役、不斲仲[illegible]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時而就。大屋橫亘、雙扉洞開、丹栱繡楣、膠葛固[illegible]冒飛檐駢邇、而樓霧扃鐍、既因亭獻、聿修。官吏唯肅淸之謹、邑人無褻瀆[illegible]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戶而入、君子以非孟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illegible]不成。二事叶同、同底於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春秋含桼之禮[illegible]陋不腆之文、俾刊永貞之石。時大歷八年十二月一日也。

賈防撰修新廟記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代孫魯國公節鎭汶陽之三載、秋霜其凜、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有袴襦之詠、道已淸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鄕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實號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敎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粤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榱繡桷、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故老動凄凉之思、諸生興嗟歎之音。今忝鎭東平、幸邇鄕里、雖無田展敬、而敢忘修營。旣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加新、浹旬之閒、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是藏書之後。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剌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淸風再起、旣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尙於桓文。墳土未乾、而邱隴已平、子孫縱存、而烝嘗悉絕。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强梁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沒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道旣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於聿修。防目睹靈踪、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非才。謹記。

宋孔道輔重建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鎭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由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蹇。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苟聖人之道壅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之世、法令、禨祥、巫祝之弊

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汨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圮缺、揚子惡諸子以知舛詭訾聖人、獨能懷二帝三王之迹、以譏時者、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兩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革。文中子濬其源羣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教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譊譊憒惑、欲攘其法、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閒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己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大過者人猶蔑之、况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食、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皐夔伊呂之爲臣、功濟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湮微、振起之者無聞焉。道輔道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干帝王、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爲勝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徒以訓詁傳、功像設於祖堂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所能跂及、反不及配闕孰甚焉。因建堂事、收五賢所著書、圖其儀、敘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改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

金党懷英撰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先聖之夫人曰亓官氏、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廡、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閒、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摠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刻崇爲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顧不得以專達。雖然、我豈敢不力與。乃與族長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榱桷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棼櫨栱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槁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甓堊甃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顒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爲之記。懷英懶惰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襲封公被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守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序其修廟本末、而爲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從出、有司乃以爲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售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



焉。

元楊奐東遊闕里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於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搢器之、梁山張字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夢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社李楨周卿、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綬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徂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麗。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矣。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振文話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二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遠、今一舉而止、與終其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逶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與鬱而合者其孔林與、不覺意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迓於廟之西、相與御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恭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雅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强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何日、側匐庭下、死無憾矣。羇旅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欲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贍井里、輒祭以告。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臣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辨者哉。奐等去聖人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揚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廳事、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績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谿党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捻刁石蓋石之履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喜、亦慎諸。壇南十步許、眞宗御贊殿也。七十一賢並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槭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贊笏、而香氣特異。趙太學秉文、龐徵君九畴有頌、有詩、世多傳頌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

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文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兗南奎文閣章宗時創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顧愷之行教與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是日宴罷井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兎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與。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楷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二里有眞宗御贊碑。東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獎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葬所、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鬼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正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貪侈之心之所傚也。福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爲之矣。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屭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屭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邪。入東門飯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冢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閒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麃家者、有曰府門之某者。折而北渡雩水入大明禪院觀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下、不爲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之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瞻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修隴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腸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翻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峰東西三禮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峰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鎔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冢、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婿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峰隱隱在霄漢閒、而中峰迴出、昔之所謂圩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

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齊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齊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堂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泞陽劉瞱夾蘆辨也。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戢戢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三數丈、忽隙閒有光、睹一室、戶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孱、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瞱之所刻也。因涉雩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飯已、西南瀕嶧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遇兵士傅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冢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汪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寓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大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巖。侯以病足、與德華巖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眞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家、一如眼底。如玉女峰、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過夕陽下山、逶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攜酒至。沿竹徑、渡橫橋、休於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不知書雲物者何所也。容考之。北涉雩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谿、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曼相圖、會公叔道其子冶同諸官佐、具酒餠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之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齊廳。己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謂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鄙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旣繪爲圖、且屬予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强應命、將告未知者。

楊桓撰修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甃以粉塗、庇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存經喪亂、表裏凋敝、中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墜。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揆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齋以下、近及僉司粤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爲救廢之舉。迨夫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旣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況予爲方面之倅、廟庭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敎、善風俗、以爲致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垂意、礱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夏宇傑觀、而周垣圮剝、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扞禦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

槪之賚者、予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錮減他調、而爲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莅其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惟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榦捄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惟均之以廣袤、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聲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陾陾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季秋之將杪、斬木於陽月之既盈。宰牲釃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高壇深夷無易壞、益植松檜一千本。於時衣冠行路莫不稱歎、以爲殿閣崇嚴、倍增於他日、嚴嚴乎可謂夫子之牆也。孔氏合辭爲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植時親睹其事、義不當讓、乃摭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

司居敬尼山孔子像記

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事兩旁。晉王右軍嘗簡蜀守爲倣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爲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製鄒邑、遷學舍於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頴習於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扆、旣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顧愷之筆。杏壇小影像、吳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逢掖、深衣是已、章甫、元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袪、爲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旁殺之、領緣袪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殺無韠、加以大帶紐約、用組、黑履。於是倣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逢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率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衆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大要冕弁冠三者而已。曰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綖繅旒、則後王之彌飾也。其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爲武、謂圍首者。武上有冠、以繒爲之、屈加於武、前卑有襞積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衡之兩旁有纊、纊繫以瑱、懸以紞。冠之上加覆、謂之綖。綖旁有紐貫之於衡。前後垂繅斿、如冠襞積之數。斿以玉、玉十二者五玉、元黃朱白蒼、貫以五采、繅如玉之色、九斿七斿三玉、朱白蒼、三采。五斿、二斿、二玉、朱綠二采、繅如玉之色。固以紘、紘繚於衡之左端、加之綖上、復繚於衡之右端、繞於頤下、再繚而結之。結者謂之纓、垂者謂之緌。紘、天子朱、卿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弁者、弁以皮韋、皆有會、會謂縫飾、會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爲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笄。紞、纊、瑱、纓皆冕之制。弁者冠元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緌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元、冕十二旒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其一畫虎、其一畫蜼、蜼如猴形、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性圓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己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殺縫。其色纁、束以革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紕以爵韋、紕爲兩邊、純以素、純爲下緣。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琚、瑀、衝牙、貫以蠙珠、繒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

辟九章素帶終辟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并紐約用組赤舄服弁者祭服以緇謂之紂衣裳帶韠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通服元端爲端身四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元端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曰雜有韠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履元冠深衣可也圭薦之而已旣薦則共首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搢於帶閒亦不執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旣又作子思像於中庸精舍孟子像於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俟好禮者有取焉

張須中庸精舍記　鄒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一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洞川掩抱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閒則昔日固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邪孟子他日歸鄒受學固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邪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玆邑暨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址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於曝書臺牓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元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須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册子盍揭以示人副鄒人鄉慕之志須謝曰何足以知之然嘗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閒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己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謂性卽曾子所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有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覆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淪於空虛而無實用邪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於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於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閒乎其閒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邪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傳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旣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有德於鄒人甚厚亦非私於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敍傳心之要云

又廟學記　孔子舊宅因廟建學昉於魏之黃初其閒興廢不常有宋大中祥符三年殿中丞公自牧奏就廟側創學帝曰講學道義貴近廟庭當許於齊廳內說書乾興元年孫宣公守兗州於廟建學請以楊光輔爲講書奉禮郎始賜學田元祐四年尹復臻以文潞公存爲教授給田二十頃以贍生員選任敎導其重如此要必以講六經

之道、傳聖人心法爲職。而小學之教、節目纖悉、宜有分任其事者。考之碑刻則學正錄皆孔氏子孫爲之。蓋當時乃教授自署、毋亦選擇而使以寓激勸與。抑因其親愛俾幼帥幼而入學者與。金氏因之廩賜教育有加無替。兵革以來、他物未遑、汲汲爲孔顏孟三氏擇師、可謂知所本者。而庶事將剏、規模未立。暨予承之、謹復齋廳、說書之舊夙興講經、不敢一日廢。而小學之教未有所託。正錄既非所署、懷檄來者率皆受徒自養於分。其任固不暇。予幸逃原職去、任城楊君繼之。而衍聖公始嗣世職、司業楊君首以爲言。五十四世思逮適得以孔氏子孫爲學正。衍聖公遂付以入學之教。■几席具、器用廩食薀鹽無不畢給。專一人掌之。於是八歲以上者、皆有教養得肆其業。屬予在鄒、思逮實來請記其事、且問所以教之之方。古人有言、在蚤諭教。又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故能言能食、卽示以禮。蓋幼稺之時、其心未放、則教易入、筋骸易束、德性易養也。奈何爲人父者、慮不及此、慈以畜之、不知養桐梓於拱把。及其既長、習與性成、閒有能稟志自立、亦復扞格不勝、勤苦難成。論者常有今日之材之歎、豈天之降材爾殊也邪。弟子職一篇、猶存古者小學之意。顧貴介子弟、豈無僕役、而必俾親其事、非給事事而已、持敬之方、固從此入。是以子夏以爲先傳。程子亦曰、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一本故也。夫子教伯魚以學詩學禮、欲其事理通達而心氣平和、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抑子夏所謂孰後倦焉者、是謂學之有成。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子夏所以分本末爲兩事、蓋望學者合始卒而一致。聖人之教、不外乎此。子思既沒二千年、閒能言能立世不乏人、求其造詣、蓋未見之。入斯學者、誠能從事於子夏之教、伯魚之學、以達乎子思廣大高明之極致、庶有以慰衍聖公之望。二君之所期、亦予之喜談而樂道者也。教授名演、司業名桓、衍聖公名治、是爲五十三世孫也。

王思誠　子思書院學田記

鄒之中庸精舍卽沂國公授受故址、而爲之者也。元貞初、邑尹司居敬始之。大德閒、宋尹彰終之。宋尹又首率好事者鳩楮幣二萬緡、斂於邑大姓、收其子以給祭若延師費。延祐改元、劉尹遵禮慮學無田非久長計、始割楮幣一萬五百二十三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二年、朝廷改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訓導。曹尹彬又割楮幣七千四百二十五緡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仍刻田之疆畔頃畝於石陰。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又相繼買田十有六券、計八頃一十畝有奇。泰定丙寅、宣聖五十四代孫孔君思本來爲山長、課講之暇、召典者稽覈學貲若田租之數、悉名存實亡。率爲豪右之所假貸、洎黠民之所逋負、卽條列其主名、復於有司、上於龔慶府、府移文憲司、憲司符知滕州事曹鐸嚴督鄒之官吏立期以徵。時監縣帖哥、洎尹王思明、簿鄭惟良、典史岳珪相與協力辦集。未幾、追已完。君又買田三券、計一頃八十有九畝、仍改募佃者、以革其弊。先是春秋祭沂國公、割楮幣三百緡。君以爲不足以備庶品、迺援孟氏祠鄒國公例、比十殺其二、請春秋祭割楮幣八百緡、朔望禮二百四十緡、上於省部、從之。由是牲幣豐腆、儀物畢備。又慮其楮緡田畝久將湮昧也、乃件其數之大總、將勒諸石、俾來者有所稽。介友人泗水教諭李之質以記來請。噫、學之有田、尙矣。洪惟我國朝尊禮先聖先師、崇學育才、自京師至於郡邑、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田、皆爲奉祭祀、廩師生也。況鄒乃聖賢之鄉、茲書院又淵源之地、苟無田以贍給之、可乎。良令長既相繼築臺構室而崇修之、賢士大夫復鳩貲買田以廩贍之、孔君又滌垢浣弊而更新之、作者非一人、成者非一日、厥惟艱哉。抑繼自今、凡宰邑者以司宋創始之志爲志、庠序安有不興者邪。職教者以孔君圖終之心爲心、貲業安有不殖者邪。若乃侵假欺貸、並緣爲市、又豈望於後人者邪。予既爲之記、復書此於末、俾來者知所警云。

歐陽元撰勅賜曲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眞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臣等及台以墨坐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法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爲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師生旣稟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産畀孔氏，襲封世業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入田，世服役孔氏，爲灑掃戶，而輸其租。制可。明日，臣唐其勢又自率其同列臣亦憐眞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於內侍臣禿滿迭爾，以啓皇太后，於宮中出諭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産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元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産無算，悉以供其祭祀，食其師生，繕修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鄆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一變而止。曾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僉音，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嬴難，高祖過魯之祠，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竇后故，咎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必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邪。漢之諸臣功烈卑矣。元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朶列捏治書侍御史臣彝咸佽成之。奏之日，經歷臣禿滿都事臣張■臣李■實從。元統二年■月，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元拜手稽首記。

周伯琦撰釋奠宣聖廟記　皇帝總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仁，率由成憲。迺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官分署以從。七月庚申，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經筵事臣馬扎兒台、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孛羅、臣汪家奴、臣沙鑭班、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阿魯、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孛羅、臣何廷蘭、中書左司員外郎兼經筵參贊官臣悟良哈台、左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巙子、臣孔思立、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巙子等奏言：曲阜林廟，宣聖所生之地，非他廟學比。今議遣翰林修撰臣周伯琦馳驛奉香酒釋奠，仲秋上丁，甚稱崇報之意。臣等謹以聞。制可。越四日癸亥，上御龍光殿，大府進香，上手致敬，大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八月乙酉，至曲阜縣。明日，奉香酒至宣聖廟。又明日丁亥，祀用太牢，奏大成樂，行三獻禮。伯琦初獻，同知濟寧路事眾家奴亞獻，兗州知州馬從義終獻，皆冠進賢冠，服法服。時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克欽主祀事。適秋亢旱，省牲之夕，陰雲四合，甘澤沛若。將事之晨，天氣清朗，月星明爛，俎豆列，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虔，鷹褫興類，悉中儀式。竣事，合孔顏孟三氏宗族師弟子員暨郡邑官僚燕於東室，咸北向載拜，序飮上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疆，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所不及。雖生不逢辰，用不得位，然明六藝，作春秋，以傳道統，以建人極，使彝倫敍，品物亨，政教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倘之者矣。是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爲先，大用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小康，具在方策，粲然可考。惟闕里爲聖人鄉國，光嶽之靈，中和攸萃，廟貌林墓在焉，宗姓支裔守焉，歷代報德報功之愼且重也宜矣。皇元自受命以來，廣黌舍，崇教育，世封其大宗爲衍聖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爲曲阜尹，以治其地，置守廟戶，復其家。世祖、成宗重刱廟宮，武宗加號大成，仁廟以來，即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頒。今上皇帝踐祚八年之中，凡四遣使。始命文臣以即位告，又命五十四代孫監

察御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爲樹碑費。而去年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欽崇美報之典，於斯爲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溥海內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日，聖君賢相，都俞吁咈，登三邁五，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猗歟隆哉！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二十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音，誕崇盛典，何幸如之。謹識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

虞集撰尼山創建書院記　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北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列峙，中峯則所謂尼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互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剌者。其東崖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夫子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夫子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宫焉。故宋慶歷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宫廟，有殿有寢，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宫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薦彭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巙巙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爰舍山中，罄竭私槖，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棘，徹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言訥行部，率其吏翟迪、趙士恆、郭敏趨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質賚閩價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尹張士謙與郡邑之富屬暨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運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象，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子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絪縕，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夫子，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事負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日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廷，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

潘迪子思書院新廟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涣持前國子生今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謁曩在膠庠，獲親函丈。比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煥然一新，黼黻其事，匪鉅筆恐弗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然艾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師，孔氏徒也。矧衍聖旨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涣狀，鄒邑郭南之巽隅，耆宿傳疑爲沂國之故地。或云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即其址構堂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肖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爲書院，請額設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山長一員，職視大庠校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延，復濆因利溝，歲

夏秋屢危於水、沮洳弗能垣。分憲按治至鄒、睹其湫隘、每命改築。有司狃卑恬陋、因循迄今。東昌鄒彥禮由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爲士爲急、乃屬耆儒曰、夫子之道、微公其孰承。孟子之學、微公其孰啓。三綱五常、萬世弗紊、公之德也。率性修道、首原天命、公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猶爲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實、蓋不如是、豈足以報德報功乎。今祀遺像於陋室、其爲弗欽莫大焉。實尹與鄒之諸儒責、盍改築是圖。僉曰、尹有是志、孰不悅從。遂東舊堂十步、當校官廳事南、其地爽塏、視故基崇五尺許。尹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聳土成基、采石爲垣。尹既倡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藝者獻技、力者效功、凡木石甑甓與夫工傭之僦、直估加於時、而人莫不競售爭趨、惟恐後。每巡言役民、民忘厥勞。閒有惰功、弗忍刑、而人莫不悅服。其爲廟三間、簷四阿、東西廣爲尺者二十有八、南北深爲尺者二十有一、崇視深有加、賁以丹碧、輪奐炳燿。中位沂國公、以正南面師席、左侍鄒國亞聖公、端冕正笏、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爲楹者四、制與殿稱。外樹欞星、以壯神宮。宮牆之東南、堅築堤防、夾左以步計者六十有奇、其廣六之一、崇三尺五寸、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泉水患息。西起甬道六百步、逮邑之南門、通衢、夏秋潦水、民不病涉。凡書院齋舍庖廚府藏、類圮弗支者、悉撤而新之、以正堂爲講所、翼東西廂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校官大集弟子、肄業其中。是役也、經始於至正三年八月朔、落成於是年十有一月望、甫及十旬、大役迄工、若匪鄒尹尊師重道、廢寢忘食、留意於斯、奚克致此。兄其廉正有守、朴實無華、爲政而能急於所先、以轉移風俗之機、其過人遠矣。苟不紀諸琬琰、何以見書院興建顛末、旌我賢尹拳拳是役之心乎。迪既諾衍聖之請、而又嘉山長克紹祖風、鄒尹能舉其職、可以述所聞、以爲鄒人告。嗚呼、思孟距今殆將二千年矣。遺址所在、或遼或邇、雖弗可必、要之不出於鄒。鄒人因遺跡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其道、屋而祀之、又謂立學設官以淑其子弟、豈非時雖有古今、而道之在人心者初無古今邪。道無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爲思孟者、期於鄒人之子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如白鹿、嶽麓、嵩陽、睢陽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通諸心、有諸身、迨其末流、率皆徇乎俗學、發策決科、爲業殆失立書院之始計。故先儒記之者、每寓其譏。惟我聖朝各處書院設置最廣、若從祀十儒、濂溪、橫渠等、以正學開羣蒙、固無可疑。如海津之類、莫不援例設官、雖增廣學校之美事、然視是書院、蓋不同科矣。矧吾夫子之道、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學、而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前聖、啓後學之功、豈迪妄議所能軒輊哉。學者苟能自下學之事、勉勉弗怠、以造上達之域、則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位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天、不外是矣。學者必欲扣其詳、自有大賢之全書在、又何俟迪言之贅。今以往大夫士暨鄒之心、亦知鄒尹能副聖朝褒崇之意、以慰興舉之心矣。渙居師席、丕隆祖業、能發厥蘊以淑諸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復見於傳道之邑乎。若夫衒文藻、志功名、恐非迪之所冀。衍聖能知愚志、不遠數百里以斯文見屬、是皆宜書。

明張敏孔氏報本酬恩記　水之千流萬派也、其出必有其源。木之千柯萬葉也、其生必有其本。論水不求其源、則無以知其流之所從來。論木不求其本、則無以知其榦之所從發。故人之生也、亦猶水之有其源、木之有其本也。苟不窮其源而推究之、則何以知其宗派族屬之所來乎。五十九代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曲阜尹克中、五十四代族長思楷一日同謂敏曰、吾先世祖宗昭穆族屬甚衆、傳至四十二代、有祖諱光嗣者、其室張氏、世爲曲阜張陽里人、時值五代、四方弗靖、有僞孔氏孔末者、因世亂心生奸計、意欲以僞繼眞、將吾孔氏子孫戕滅幾盡。時光嗣祖任泗水令、生四十三代祖仁玉、在襁

祿中。難興之日、光嗣被害、祖母張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難。孔氏之不絕者如一髮、千鈞紅爐片雪、幾何而不爲僞孔有也。吾祖仁玉母子雖脫巨害、向非外祖張溫保養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茲傳五十九代、子孫族屬之盛、繩繩蟄蟄、皆吾外祖張氏之所賜也、何敢一日而忘邪。張氏子孫家在張陽者、至今猶稱爲張溫焉。今雖優待其家、恐後世子孫或有遺忘、不能以禮相待、甚非報本酬恩之意。茲欲立石於張氏之塋、俾吾子子孫孫世加存撫、子盍爲我文之。走也幼讀聖人之書、老爲聖門之教、意欲報本、其道無由、曷敢以蕪陋辭、乃爲之言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不有其先、孰開厥後。今聖公世尹族長念水木本源之意、於外遠祖張氏之後、既以優加眷顧、而又憂後世或有遺忘、欲立石以紀其事、眞可謂用意忠厚而不忘其本矣。世有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甚者視至親無異於路人。嗚呼、豺獺皆知報本、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斯人睹此、寧不爲之厚顏、刻之貞石、俾張氏世知二姓骨肉之親。

裴侃撰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圖經誌、刱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略無明文可考。堂在齊廳之北、家廟之南、闕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因斯堂之未立、歎然爲缺典、遂召匠計之、捐己俸貲貨材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況侯鍾、通判邵侯諶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興工、經營圖爲、安排布置、舉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峻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於欞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十有二楹、爲祗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乎、遵軌而修事、謂之址美、修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址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共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托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而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爲始終、爲萬世生民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

許彬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思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歲滋久、遺址僅存。貞元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於孟子曝書臺西、與孟母斷機祠鄰。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琦又從置曝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寖用圮壞。令邑者得滑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僦工、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牆圬而已、不加飾、墄階以石、羃窗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哉。工既成、會余以省覲還單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曲阜知縣公鍠、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錄克昱、謂余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紀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余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前賢、嘉惠後學

異乎世之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若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茲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余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劉健撰重修三氏學記　闕里三氏學建於宣聖廟之東南，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蓋因廟而設也。廟之建，其來遠矣。學則自宋大中祥符間始。考厥初，止以教孔氏子孫，其後以顏孟二氏，蓋自元祐間始。我皇明有天下，崇重文教，洪武初，始定學名爲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設教授、學錄各一員。學錄即以孔氏子孫爲之。然各子孫但令其讀書習禮，不委以勾當公事。歷永樂、洪熙、宣德，學徒日盛。正統甲子，始從其宗子之請，命聽山東提學官考驗入試。成化改元，又命每三年擇其有學行者一人貢入太學，其優待先聖先賢之後，良法美意，至是無以加矣。然學之建也，歲久不能無廢墜，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加修葺，由正統迄今，爲歲既久，頹廢日甚。兗州知府龔君弘以修舉之事告之巡撫山東副都御史何公鑑暨巡按監察御史劉公紳，僉以爲然。於是聚材庀工，又擇屬官之勤敏者，總恭幹，視簡僝董其役。以次新之，中爲明倫堂，堂之後爲講堂、讀書室，其前爲東西齋，齋之後爲諸生肄習之號舍，學門故西向，今易之南向。復作中門，又爲便門以通廟。教授、學錄各爲公廨、講堂後之左右，以楹計凡一百一十有奇。外繚以崇垣，規制煥然，視其舊有加焉。龔君既以復於何公，乃狀其事，請予爲記。予惟天下之學，自京師以及四方，皆立廟以祀宣聖及其高第弟子，自顏孟而下，蓋因學而祀先聖先賢，禮也。闕里先聖之故鄉，有廟以祀，而復因以設學，教其子孫。余於是知有天下國家者之用心，其所因雖不同，而所欲以斯道造就人材，則一而已矣。宣聖身斯道之寄，而不得君師之位於當時，故刪定六經，垂示方來，實萬世斯道之宗主也。天下之士，苟有聞道之念者，孰不企而慕之？況爲之子孫，生於其鄉，猶有風流餘韻之可薰炙者乎？然欲企而慕之，蓋有道焉。孔門之論學，其言非一，要其歸，不過欲人明善以誠身，修德以凝道。爲其子孫者，誠於是用力，而有所得，不患不大過人矣。其或不此之務，而第以文辭謀利祿，若俗學然，豈惟非余輩之所望，竊恐世之英君誼主因廟設學之意，亦不在乎此也。凡學之爲師與其諸生，宜愼其所向哉。是爲記。

熊相奎文閣置書籍記　聖賢之道，非言莫明；聖賢之言，非書莫載。天下之書亦多矣，雖偏正純駁，言人人殊，要之，明道則一而已。闕里爲杏壇遺址，孔聖與諸賢傳道之所也。先在曲阜縣城外，舊有奎文閣，閣中之書，天下莫備焉。正德辛未，盜入山東，焚毀殆盡，守臣以聞上，乃命遷縣於闕里，築城而井包之，又命禮部頒御書以賜，崇儒重道，可謂至矣。止於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者，取諸言之正且純者，其他不以與也。己卯，相濫竽巡按，首之闕里，謁焉，衍聖孔公聞韶樂善好古，導之以徧視諸勝，卒登夫閣，書不盈架，問而知之，歸以告巡撫都御史永平王公翊、同寅平陸劉公翀、餘姚陳公克宅，三公曰：是不可緩也，任其責者，非吾輩而誰？乃求其目於提學副使江君潮，凡若干册，屬其費於參議陳君賓、僉事錢君宏、黃君昭道、王君僊，凡若千金，乃檄兗州府教授林馨市之於四方，以庚辰九月至三氏學及縣學，諸生皆動色相慶曰：今而後吾無憂乎書。憂夫讀之者有未勤耳。知縣孔公統曰：春秋大事必記，茲非大事乎？敢乞一言以垂諸後，使後之有是責者見之，儆不能以不新也，缺不能以不補也。使諸生常有所諷誦而玩索之，於以博其聞見，究其義理，體之日用，庶斯道常明於杏壇，而吾黨之幸益大矣。予曰：今天下之人，知有君臣焉，父子焉，夫婦長幼朋友焉，而不至於昏焉、瞶焉、夷狄焉、禽獸焉者，聖賢之力也。若仕者爲聖賢之徒，而食其力者尤多，今仕於聖賢之

鄕、乃坐視其子孫之俊秀罔知所以教之、不幾於忘本乎。是舉也、發之於予、和之諸公、不約而同、蓋理之在人心有同然者、自不容已也。或曰、書籍聖賢之糟粕耳。聖賢之後自異於人、何待於誦法陳言而後道可明邪。曰、孔子大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不常出、乃以是而責其後、不幾於誣乎。若以為糟粕者、則聖賢之逝久矣、後之人有所持循、學聖賢焉、而企之者、不求於書、將惡求哉。或又曰、聖賢之道、經書備矣。諸子百家、果何為者、乃求之以誤後生邪。曰、譬之道路然、經書大道也、諸子百家特路之小者耳。然推其至則皆有所通於行者、皆有所益、故稗官爾雅、古人亦所不廢。學者誠能博以求之、約以得之、篤以行之、則諸家之言皆聖賢之羽翼也。聖賢之言皆吾身之憑藉也、焉往而非益哉。此讀書之法也、亦聚書者之意也。諸士子其勉之哉、以無忝厥祖。

費宏　城闕里記　新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為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為記。闕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為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辛未、盜入兗、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燄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於庭、汙書於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眾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盍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於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潘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其何可緩。謀議既協、詔從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為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貲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伉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罫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為莒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概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閟宮之復、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為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敘正、而諸夏乂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建之功也。宏不佞、無能為役、幸執筆從史氏後、於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交、司空則李君鐩、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為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參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參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童旭、同知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得書者也。

殷士儋　撰重修闕里林廟記　按闕里志、國朝詔修孔廟者屢矣、皆司空經畫、內帑給費、綱紀於撫臣、而董役者藩臬大夫也。役竣、或遣輔臣來釋奠告成事、御製碑記、昭示永久云。今天子中興、議禮制度、尤重先聖祀典、考定位號、更易像設、本隆啓毓、禮嚴配食、累代沿襲未安者、一朝咸正。罔缺猶與偉矣。顧曲阜林廟距弘治修建且五十年、所入漸圮、敝弗稱瞻仰。屬國計未裕、有司不敢以聞。嘉靖壬子、御

史馮公薦命按東省、首詣祗謁、卽慨然歎曰、省方設教、天子命御史意也。矧茲地實教本邪。御史於諸廢置得一切便宜從事。至隆師重道之舉、不知身任其責、及時修飾、而曰必僱縣官、惡在宣德意也。遂檄濟南府同知林君倪、兗州府通判張君承敍、推官盧君谿暨曲阜世尹孔君承業相與督視、出貲贖羨、戒徒農隙、庀材鳩工、興頹易朽。自殿寢樓廡齋閣門宇垣屋碑亭及家廟祖林、計三十有七所。經始其年十月、越癸丑六月訖工。甓甃必堅、丹堊有赫、燦然就緒、而馮公受代去矣。明年、御史雍公焯繼至、樂踵前猷、更議增飾、凡昔之有待而未暇者、畢力修舉、罔不大備。蓋自我皇上釐正祀典以來、廟貌崇嚴、林域改觀、足稱維新之典、實自茲始、而不煩朝命、不妨庶職、役不告勞、費不告侈、倡始圖終、後先相望、皆前此未有也。曩歲士僖奉使過濟南時、林君爲余道之、因借諸君子來徵文紀其事。會余北上、諾之未及爲也。至是兗州守朱君應奎、同知王君三接貽書京師、復述役功、申致前請。夫御史代天子行郡國、能仰承聖化、敦崇教本、郡邑庶僚又皆叶采勸功、翕附恐後、均之知務矣。雖聖賢道德不視此加損、而國家褒德右文之澤、聖天子表章率作之效、不益徵千載一時哉。則夫由必世之仁、適變道之會、衍盛治無疆之休、端在茲矣。昔史遷適魯、觀孔氏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低徊久之不能去、獨以言六藝者所折衷也。迺今道學大明、丕隆文治、刪述垂憲者不徒託諸空言、遷誠躬睹斯盛、當復何如哉。余不敏、謬從史氏後、愧無以揚厲聖朝之化、而闡明諸君子之功也、聊爲大序其事、以識歲月云。

李春芳撰重修先師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師孔子廟成。於時有事茲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於麗牲之碑。先是嘉靖癸亥、衍聖公尚賢以廟圮告撫臺張公鑑、業行相度、以財詘而止。既巡撫姜公廷頤、梁公夢龍、巡按羅君鳳翔、周君詠、張君士佩與藩臬諸君協謀捐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金、其入役則用州縣過吏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君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經始己巳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橅視昔若增、左布政姚君一元、左參政吳君承燾、副使吳君文華、參議馮君謙皆協贊其成者也。維先師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沒而葬於此。先聖之沒、弟子廬其家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葺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車駕臨幸大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衣幣有差。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向風、孔子之道益以光大。則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師、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以無紀。夫今孔子之學徧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習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沒千有餘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諸君子宦於其鄉、知飾其廟、虔奉之矣、其尚知所以學其道乎。夫孔子之道非有遠於人也、故其教人恆稱庸言庸德、而性與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高談性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際、臨民立朝、動多疵累、遂致誹議叢興、斥逐相繼、甚之學士大夫且以學爲諱焉。夫學也者、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人不知學、則施於喜怒哀樂必有不得其正、而天地塞、生民否、絕學無由繼、太平不可致矣。可使之壞亂而不修哉。鄒魯之士固習聞先聖之訓、而吾黨莫不童而誦其詩讀其書、乃或忽而不察、游心高遠、索之幽眇虛元、反之於身、或背而馳、此豈特宮牆外望、不幾操戈入室乎。士誠不可不亟反之也。子不佞、請以是復諸君而因以告四方學者云。

祁以仁聖蹟殿記　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余觀於孔子、蓋厚德之至云、固宜流光萬世與天地相無窮也。然究其所以無窮者心也、非迹也。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體、以生生不息爲用、引之無始要之無終、放之無涯、卷之無倪、廓徹圓通、靈明虛湛、實生人之本、千聖之基也。顧其體至妙、其用至神、操而存之爲智爲賢、舍而忘之爲愚爲不肖、此危微精一之訓、開萬世道統之源、而孔子得統於堯舜、以心也。顏之克復、曾之忠恕、子思之愼獨、孟子之求放心、皆是也。是孔子之所以法當時而傳後世者也、如以迹而已耳、則五老之降、素王之稱、近乎語神矣。商羊指水、萍實許霸、近乎語怪矣。乘田委吏、不爲卑、司寇攝相不爲尊、誅少正卯、墮郈費、溝昭墓、不爲專、化中都、卻萊夷、歸三田、不爲功、行可於桓、際可於靈、公養於孝、不爲紲、伐樹於宋、見圍於匡、絕糧於陳、不爲困、適齊適楚、如衞如陳、不爲狗、見南子之公山往中牟、不爲辱。孔子何庸心於其間、故善觀孔子者、當識其所謂仁、所謂一、而孔子之聖在是。求之克復、忠恕、愼獨、求放心、而學孔子在是、舍是則迹矣。夫孔子之迹孰有大於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乎。今觀易之時、詩之性情、書之中、禮之敬、樂之和、春秋之經世、固在吾心、而出乎象數文辭之外也、不求諸吾心、六經何莫非迹邪。況身之經歷與其所不語者邪。莊周之言曰、孔子見老聃而陳六經、聃曰、先王之陳迹也。子之所言猶迹也、迹者履之所出、迹豈履哉。以迹觀孔子者、可繹思已。雖然、孔子之迹可遂泯乎。世惟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中人以下、恆感發而動也。以及門之賢、如子貢之敏、猶以言語求聖人、況後世乎。余不佞、產於黔、距孔子之邦八千餘里、恨末由睹其宮牆。辛卯冬奉簡命備兵東魯、乃登杏壇、涉洙泗、徧觀宗廟之美、願學之心、駸駸然倍往昔。今聖圖殿之建也、無亦感發後人之意乎。是舉也、始於侍御何公、出光成於縣尹孔君宏復、余處夫睹斯圖者執其迹而不思其所以迹也、故因其徵文而作是說、以子之語云、衆言淆亂折諸聖。孟子曰、遊於聖門難爲言。余非有言也、折諸孔子云爾。

國朝兪光會聖廟通記　至聖先師孔子廟在曲阜縣城中央、即古闕里也。殿九間、高七丈八尺、闊十有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宋徽宗崇寧元年、詔名大成。明弘治十六年重修、前柱以石、皆盤龍、旁及後簷則石柱而鐫花、中俱用楠木、承塵四百八十有六、俱錯金裝龍、內外枋櫟斗栱扉楄五色間金、炳煥奪目。瓦用綠琉璃、而甃砌之石色與之同、前爲露臺、四繞石欄、凡兩層、左右及中陛各十二級。夫子南面冕十二旒、袞服十二章、執鎮圭。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東西向。十哲侍坐在四配之後、俱九旒九章。其塑像乃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珽所建。而司寇石像則吳道子畫也。神龕凡七、西偏置

今上所留曲柄繖。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高六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深五丈。又後爲聖蹟殿七間、規制如之。壁上盡石刻、凡百有二十歲入多磨滅、其猶著明者、行教小影、爲黎公端木子追寫、晉顧愷之重摹。宋孔瑀勒石、凭几像一、亦愷之作、西向燕居像一、吳道子筆、東向像一、宋米芾筆、有贊詞、最古渾。正殿之前爲杏壇、即講堂遺址、漢明帝東巡過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以爲壇、重簷八角、朱檻兩層、祭時拜於其下。左右爲兩廡、連廊共百間、東三十七間、祀滄臺滅明以下先賢四十八位、西三十七間、祀宓不齊以下先賢四十八位、其餘作神庫、極北便門各一、通茨扇所。前大成門五間、高二丈八尺、闊六丈五尺、深三丈五尺、旁有掖門、左曰金聲、

皇上御製碑亭在其前。右曰玉振。金聲之左曰燕申門、內爲詩禮堂五間、孔氏諸儒習禮之所、高二丈八尺、闊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庭前有唐槐一株、歲甲子

聖駕臨幸、進講其中、

御書萬世師表及

親製五言律詩石刻存焉。東偏禮器庫、後爲魯壁、乃夫子故居、即魯恭王聞樂處。古建堂於此、名金絲、明弘治間重修、遷而西。故井猶存、泓然可愛。再後爲家廟五間、高三丈、闊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祀先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考妣一櫝、如家禮制。又其後爲神庖、祭時宰犧牲之所。玉振之右曰啓聖門、內爲金絲堂、高廣與東同、樂器貯焉。祭前三日、亦於此演樂。今開館纂修幸魯盛典、後爲啓聖殿五間、制若家廟、祀啓聖公、有像、以杞國公、萊蕪侯泗水侯、郕國公配。永年伯程氏、齊國公朱氏、蔡氏周氏從祀。再後爲寢殿三間、祀夫人顏氏。又其後爲神廚、祭時滌渫盛之所。大成門之前、列唐宋金元碑亭四。我朝遣祭碑亭二。舊有居仁由義二門、今圮。東向者曰毓粹門、傍有面南小門、則夫子故宅門也。西向者曰觀德門。前爲奎文閣、七間三簷、高七丈四尺、闊九丈、深五丈、藏古書史設典籍一員司之。閣傍掖門各三間、東樹洪武成化碑亭。又東爲衍聖公齊宿所、西樹永樂弘治碑亭。又西爲有司齊宿所、圮。前爲參同門五間、漢魏齊隋唐碑在焉。又前爲大中門五間、高二丈四尺、闊六丈四尺、東西掖門各一。又前爲二門五間、高一丈七尺、闊五丈四尺、深二丈八尺、東西掖門亦各一。門之前石橋三、跨璧水、繞以石欄。東向門三間、曰快睹。西向門三間、曰仰高。大門五間、皆圓洞如城門。石坊二在其外、一刻宣聖廟、一刻太和元氣四字。左德侔天地坊、東向。右道冠古今坊、西向。前爲櫺星門、左右立下馬牌。凡有壇壝而無宮室、則設櫺星門、以爲闕、義取乎疏通也。聖廟亦設、是者所以尊夫子同天地也。統廟之址、南北四百四十步、東西七十七步。其題額則大成殿、爲宋政和元年御書。大中門乃仁宗所頒、飛白體、惟萬世師表四字、爲皇典麗、燦若日星。我皇上親灑宸翰、而衍聖公孔毓圻既勒諸石、復鉤摹而懸於殿端、誠千古之巨觀也。康熙二十六年夏六月謹記。

六十八代衍聖公重修宰子墓記　嘗考仙源舊志、齊公宰子我有墓在東關外、歲久荒蕪、莫可得而指也。其後人遷居齊河、祭掃闕焉。余嘗閱其家譜曰、防西志者所述生卒葬地頗詳、核之與邑志無異。云今出東關二里許、舊城之西、有冢穹然、無碑碣姓氏、人莫敢定爲公墓。相傳明季賊蹂魯境、盜發此冢、未及壙、陰火大出、賊皆驚怖、御走不十步、首謀者殲焉、嗣後莫之敢動。嗚呼、秦漢以後、貴官畸人生有聞於世者、抔土所在、其精神皆能自爲護持、以傳不朽、況聖門之彥乎。草竊萑苻安得而窺其寢室也。然猶未敢定爲公墓。又數十年、耕人得斷碣於土中、題曰齊公宰子墓、而後乃知眞公墓矣。余惟賢哲所在、百世景行。孟夫子稱公智足以知聖人、其靈必能以待後世。而一家之外、皆爲耕犂樵斧所侵、而莫禁、非所以崇先賢表古跡也。謹倡議擴其傍地若干畝、爲之塋域、外又置若干畝、以供春秋牲醴之資、永除租賦、立石以表識焉。又爲置墓戶二丁、田繼英田繼先、除其役以專守焉。嗟乎、公位登十哲、爵列土茅、墓田所在、與聖林密邇、然數千載若信若疑、荆棘不翦、而必有待於今日者、亦足徵歷久彌光、抑吾道顯晦之有時也已。是爲記。

陳邦彥撰重浚洙水記　記浚洙、嘉復古也。古者史官於城郭川渠之興築、必謹書之、而能復前績、使無墮廢、尤尚其功、往往以爲美談。東漢時復鴻郤陂、晉復南陽陂、唐丹陽刺史復練湖、長安復樊惠渠、皆志在簡牒、播乎碑頌、班然可考、至今猶傳焉。洙爲水著名春秋、今之曲阜、禹貢徐州也、書稱沂泗、未嘗及洙、然曾子語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傳又言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洙濱帶其旁、則靈源無窮、宜與天地共長久矣。自孔子去今時幾二千二百餘載、洙之經流屢亦改閼、舊有浚而復之者、其遺碑尚存、而文字荒凉、半就磨滅、蓋欲稽其歲月而歎其不可復識也。乾隆八年冬、孔子之裔孫有繼汾、繼涑者起而慨然規復其舊、於是鳩工徒、具畚鍤、率作興事、經營具周。

載疏載導、長流遂通、泱泱瀰瀰、浮碧含秀、映列楷之廣林、抱藏璜之皐壤、合沂入泗、故道是循。功既成、則以書來告予曰：洙之濬於前、而復壅於後、不知幾何時。惟是先聖生平之所遊、彈琴講道、朝夕乎是、不敢聽其圮閉以湮鬱於陵陸也。幸得修而復之、思有以示後來者、俾無墜其事、則請爲文以記之。夫古今貿遷無常、而川流之移徙尤甚。方在漢時、去古未遠耳、然九河已失其處、或且逸其名。禹所治三江、前宋元嘉中早就壅塞、而卒不可復。洙之爲水、不與淄濰汶泗稱望、青徐間然學士大夫羣相仰而知其所、則非以孔子之故邪。其壅而當復、復之而欲其終古如此也、雖不必孔子之世人、且願爲之、而况其爲孔氏之子孫者邪。爲孔氏之子孫、復之斯有嘉績焉。抑吾聞汾與涑之爲之也、本以其太夫人之申命、則又其賢也。乃書之、使刻於石、以示永久。是役也、計金三千有奇。其所濬長徑八里、廣深各三丈云。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五

藝文第十二之四

序

宋宋咸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於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家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謂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丘、汪洋之說，尚且命氏於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邪，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

四十六代孫宗翰家譜序　家譜之法，世敍承襲封一人而已，疎略之弊，識者痛之。蓋先聖之沒，於今千五百餘年，宗族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卽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僖、議郎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漢史者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係，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遽以舊譜命工鏤板，用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

四十七代孫傳祖庭雜記序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媿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襃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不可枚舉，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曾尚多有，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及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錄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觀覽焉。

元張頺釋奠儀注序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三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式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景魏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屠老子之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盥閒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何爲說，尸祭不就，洗禮也，登樂爵於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遜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實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北，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盡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于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并附社稷風雲雷雨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大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俾孔氏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明李東陽重修闕里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爲竹木之稅、舟船之稅、麥絲之稅及公帑之羨。其名物之繁，木則市之楚蜀諸境，石則取之鄒泗諸山，瓴甓鉛鐵則官爲之陶冶，丹堊黍絲則集之於商賈，削攢埴雕琢繪飾之工則徵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而夫役則雇之民間，而官與之直若食焉。巡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公鑑，巡按若御史高君崇熙，布政若王君沂，按察則陳君璧。督工之官則參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更代不恆，至都御史徐公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黃君繡而以成告。廟之制，中爲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奇，廣倍其半，爲左右廡百餘楹。後爲寢殿，八楹。前爲杏壇，又前爲奎文閣，楹視寢殿，數崇略與殿等。又前爲門四重，中爲橋三。殿之左爲家廟，後爲神廚，前爲詩禮堂，爲神庫，又前爲燕申門。殿之右爲啓聖王殿，後爲寢，前爲金絲堂，又前爲啓聖門。前左右爲齋室。室之外爲快睹、仰高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右爲鐘鼓樓，與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爲碑亭，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自餘或創或益，並從新制。材幹堅厚，構締完整，象設端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天下之大觀，皆備於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之。工始於弘治庚申之二月，落成於甲子之正月。始建之命，衍聖公宏泰入謝於朝，而不及其成。落成之告，今衍聖公聞韶已嗣爵，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曹君元、按察戈君瑄等皆來會。齋祭既畢，遂觀於新廟，東陽乃前揖徐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以成此功也。又揖黃君而前曰：是惟僉憲之達於政，勤於所事，夙夜匪懈，以有此功也。皆遜弗敢居。又揖衍聖公而進之曰：此惟先師道德之深厚，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更新圖遠，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承之，尚慎守祗奉，以無負於吾君，無忝於爾所生也。聞韶曰：敢不於斯言是圖。東陽既紀祀事，黃君將爲續圖，則勒於石，以示久遠，因復爲序之，而藩憲郡縣及凡有事於廟者，則書其名氏於後云。

又闕里志序　闕里志，志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邱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理、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爵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愈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韓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矚，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各以書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採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煩別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千萬言。於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千古者，燦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儀容，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雖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牆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



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鋟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纁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幷書之。而徐黃修建之蹟具在志中、茲不復列云。

錢啓忠諷文廟序　錢子按兗入曲阜親炙闕里謁聖畢、瞻忭有加於曩時。四氏子衿咸集進講君子三樂章暨時習章顏氏子簞瓢章。錢子曰三書皆以樂著義淺深亦有辯乎。諸子曰未辯有淺深也。錢子曰然。雖然諸子習其器矣、殆未得其數乎。夫比竹成樂響一而音殊、函鼎成調味齊而饌異。請稽其方。夫朋來之樂雅不改之樂超君子之樂暢。何以言之。朋友者吾人之性命也。斯文千古、知己一堂、攝以威儀令德來教、似此之樂不亦雅乎。簞瓢陋巷、亦非離境、亦非卽境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似此之樂、不亦超乎。父母兄弟其樂也天、敎育英才、其樂也人。君子不愧不怍之身俯仰於閒融融焉洩洩焉上下與天地同流、似此云樂不已暢乎。於是諸子嗒然相視而樂。錢子曰若旣得其數矣、亦更遇其神乎。夫能以朋來樂者、能不改其樂者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窮居不改其樂者、大行不增其樂也故王天下不與存焉。子有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然則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曾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思之作中庸、孟子之撰七篇其揆一也、其樂一也。於是諸子樂甚節詩而誦之、其辭曰君子至止爲龍爲光、德音不忘其樂未央。錢子曰可以志樂、援筆而書之、仍賦關雎而退。

國朝六十七代孫毓埏述聖圖序　惟千聖之道大備於我聖祖、而我三世述聖祖因以中庸之書闡性教、發誠明、由夫婦造端以底至誠至聖、功極乎位育參贊道歸於無聲無臭、使聖祖未發之旨如揭日月而行江河、豈非聖聖繼承相得益彰哉。是以歷代崇儒重道之君、特建元公以主杏壇之祀、復設博士以主中庸書院之祀。至我朝而優禮有加、新傳勿替。煌哉鉅典、誠子孫世世永賴者也。埏以己未歲襲五經博士、自顧幼沖學識未廣、夙夜兢兢、惟恐隳前人之業。每於披覽墳籍時、取述聖圖一册、薰置上座、亦謂對越祖先則非聖之書不敢讀、非聖之言不敢言、庶幾乎克念吾祖而無忘也。然此圖始於我先宮傅對寰公、迄今五十餘年矣、梨棗蠹蝕、筆畫漫漶、賢親之謂何其聽之也。用是重選妙手、依舊臨摹而授之梓人。雖不敢謂報祖功而酬宗德者卽在乎是、但我三世祖闡揚中道之蹟、燦若日星、予小子遠繼近承之私、或借此以告一端云爾。

跋

宋歐陽修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跋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犬、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爲司徒、二年趙戒爲司空、卽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尙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

又後漢修孔子廟器碑跋　右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

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醨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是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勅爲名者少也。

又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跋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先聖諱）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先聖諱）生蒼際，觸期稽度爲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

又魯孔子廟碑跋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

又泰山都尉孔君碑跋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其序官閥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

又碑陰題名跋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

又孔德讓碑跋　右漢孔德讓碑，著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卅四，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其人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孔林中漢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按德讓名[illegible]曹史作郡曹史[illegible]）（與都尉碑同在廟中同文門下，都尉碑雖殘缺，文猶可辨，已附錄於其傳末。此碑竟磨滅不存一字，王孝博此跋猶知其歷官生卒之大略也。）

趙明誠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歐陽公集古錄云：孔君碑者，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終始略可見，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今此碑雖殘缺，而名字尚完可識，云君諱彪，字元上。又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爲河東太守，而碑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此，然莫曉其何謂也。①

洪适魏梁鵠書修孔子廟碑跋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以羨爲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爲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爲鵠書，非也。

明楊士奇百石卒史碑跋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掌禮器卒史碑，順帝時所立，在曲阜。余得之陳思孝。掌禮器卒史必選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見古人愼重如此也。

王世貞唐張庭珪書夫子廟碑跋　夫子廟碑，爲渝州刺史李邕撰

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者，尙未盡其致耳。

國朝朱彝尊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襃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於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雜口作雜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爲百戶，是雜尸之類也。

又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太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勑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而伷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繆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庭，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缺，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勑、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於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尙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尙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睹此如覿故人，又絕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又封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於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作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叙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於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襃成之後，以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制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正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誤矣。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五終

校記

①嘉祐：宋洪适《隸釋》卷一九《魏修孔子廟碑》亦作「嘉祐」。按，曹魏年號無作「嘉祐」者，疑誤。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六

藝文第十二之五

論

宋蘇軾孔子論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郤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羇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皋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又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争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没，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説，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説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内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争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説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

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司馬光晏嬰子西沮封孔子論　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子西楚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明席書孔子夾谷之會論上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强僭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之墮是也。兩書平會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郈之後、而繼以墮郈及費、則郈費之墮、墮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亦將資爲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及費、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由之謀也、是果然哉。大凡兵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也。齊既平矣、胡自復有萊兵之劫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閒、折衝千里之外者、傳載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侯、說以十數餘言、且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罷享禮、誅侏儒、目動神怒、殆類曹劌齊柯之盟、樊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侔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藺相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車、酈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爲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墮二邑、移辰墮之、孟氏不欲墮成、公圍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哉。郈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郈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事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强、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强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能有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郈費而至於命將帥師、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疎矣。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嘗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固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鳴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而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褻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諉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不重勞魯公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時事也。苟以墮都爲功、夫子同於用魯之年、既專墮郈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己。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且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爲魯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見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奚害爲孔子仕哉。今夫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

誦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爲天之功哉、正唯不知天也。

又夾谷之會論下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叛費、文事武備、於此見之、巍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敎以弔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於文德、缺於武事、不足以絕古今、重尊仰也、故爲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電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文亦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爲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者、況以其一而狀之哉。居孔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路。以文學名科者、曰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夏、二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屑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傳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卽太極、太極卽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孔二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殆道之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有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孔氏哉。斯議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附載誣蛭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質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或有焉、愚旣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侈大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王錫爵孔子論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天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諸歎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當時而君焉、不過文焉武焉而已。使當時而相焉、不過陶焉夔焉而已。六經未必作、四敎未必陳、轍之未必環、術之未必接、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聘於衞鄒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領兩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以窮聖人者、正所以神天下也。人以爲夫子之不遇、爲夫子之不幸、予以爲夫子之不遇、乃斯民之大幸也。

國朝姜宸英史記孔子世家論　太史公於孔子何爲而世家哉。余觀其自序、每一國則必挈其事之至重者、而著其所以作述之意。如於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七。於越則曰、嘉句踐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句踐世家第十二。於鄭曰、嘉厲公納惠王。於趙曰、嘉鞅討周亂。於韓曰、嘉厥輔晉匡周。於陳曰、嘉威宣能撥濁世而尊周。然後知其世家乎孔子者、同之於列國之諸侯也。其同之諸侯奈何、曰以其同尊周也。遷序孔子曰、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云云、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以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以天子之權歸之於周者、莫如孔子之功最大、故附孔子於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終爲周之意、曰春秋非孔子、則周道幾乎熄矣。以孔子爲尊周而尊周者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乎本紀、而下亦不得夷爲列傳也。或謂稱世家爲尊孔子、而兩失者、是未識遷之意者也。

辯

宋洪邁孔子正名辯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爲野。蓋是時夫

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眞、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又孔子欲討齊辯　陳成子弒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較力之强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眞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弒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偪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又有若辯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尙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若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明宋濂孔子生卒辯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公羊、穀梁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



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固各有見乎。濂歷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記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據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尙不足信乎。曰、衛靈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臣於衛、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己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其眞者居多、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矣。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既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口(先聖諱)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八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磬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國朝顧炎武闕里辯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尙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爲氏者也。

解

國朝汪琬孔子祥琴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汪琬曰、此記禮者之誣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禫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辯、然必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

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爲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皆燕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疑也。况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其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其加於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而諷魯人。孔子既已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啟殯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爲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蓋記禮者本非一人，故鄭檀弓一篇往往彼此相悖謬如此。

考

明五十八代孫公璜嫡裔考　宗法，古禮也。三代以降，存者鮮矣。惟我闕里孔氏世受封爵，主奉祀事，一嫡相承，其直如矢。至四十三代祖仁玉遭五季之亂，僅存子身，生四子，長曰宜，幼曰勛。宜爲宗子，宋襲封文宣公，生三子，長延世，次延澤。延世襲封，生聖佑，聖佑襲封，無嗣，以延澤子宗愿襲封。宗愿生子四，長若蒙，次若虛，三若愚。若蒙襲封衍聖公，生子二，長端友，次端操。後若蒙坐事廢爵，以弟若虛襲封奉聖公。若虛卒，仍以若蒙長子端友襲封衍聖公。端友於建炎三年偕勛之元孫傳扈從高宗南渡寓衢，因家焉，謂之南宗。端操留守廟林，金命權襲封衍聖公，主祀事，謂之北宗。南宗端友無子，以端操之子玠繼。玠生搢，搢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俱襲封衍聖公於衢。洙無子，遂罷封。北宗端操生璠，璠生子三，長曰拯，次曰摠。拯無子，摠繼襲。摠生子二，長元措，次元紘。元措無子，以元紘之孫湞爲嗣，俱權襲封衍聖公於魯。湞又無子，而宗愿長子若蒙之嗣絕矣。若虛生端本，端本生璋，璋生子二，長曰拼，次曰挺。拼生元隆，挺生元錫，俱無子，而宗愿次子若虛之嗣絕矣。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子三，長元孝，次元用。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元延祐三年以思晦世次嫡長，遂命襲封衍聖公。思晦生克堅，襲封。克堅生子八，長希學，襲封。太祖洪武元年，詔克堅父子入覲，待克堅以賓禮，仍命其子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學生訥，訥生子四，長公鑑，公鑑生彥縉，彥縉生子四，長承慶，承慶未襲卒，生子二，長宏緒，次宏泰。宏緒以事失爵，弟宏泰襲封。宏泰卒，仍以宏緒長子聞韶襲封。聞韶生子二，長貞幹，貞幹生尚賢。此北宗宗子襲封之世次也。今南宗彥繩出孔傳之後，傳父舜亮，祖道輔，曾祖勛。傳長子端問，端問生璿，璿生摭，摭生應發，應發生言，言生津，津生思許，思許無子，以兄思俊三子克忠爲後。克忠生希路，希路生議，議生公誠，公誠生彥繩。彥繩於弘治九年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生承美。此南宗庶支從出之源也。舊譜據實正書，係思許爲津之次子。今彥繩於弘治十一年刊行家譜，乃擅移宗祧，將身及子承美等列南渡宗子之後，以繼孔洙，而北宗若愚子孫世次嫡長，反附孔傳裔孫之下，既不祖孔傳，而又僭承端友，以疎間親，以庶奪嫡。推此一端，奚所不至。昔聖祖爲政，正名爲先，彥繩敗祖宗之成法，負朝廷之恩意，已移牒浙藩，改正僞譜，立石儒學，猶恐吾宗後人不辨南北嫡庶絕續之由，故詳述於右以正之。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六終

藝文第十二之六

頌

漢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衞

魏曹植孔子頌并序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頌曰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誠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后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元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晉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兼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衞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國朝陳廷敬

大駕幸闕里頌并序　康熙歲甲子

皇帝臨位二十有三年海寓寧和黔黎輯乂仁聲布流旁暢域外肅肅雍雍咸稱

聖意於時三事大夫颺言曰昔者刻玉遊河披圖巡雒襄野之駕崆山之會皆能焜燿簡籍垂於方來仰惟

皇上當位作聖首出建極君師之統千禩一時乃猶屈己求賢虛懷訪道廣廈細旃之上誦吟冊書潛神討研宵旦不輟勤論儒素遐稽統緒嚮往孔子思致殊禮肇盛典者久矣今茲萬國既同文化慹輿宜遂以時省風教展義魯邦下慰衆望

皇上凝睿思延廷問久之迺

詔曰事先師禮重且嚴惟茲二三輔弼暨廷臣之嫺於制者其采擇古義以聞又

詔曰汝廷敬實惟予舊講臣其與議所宜行臣從諸臣後議具上

皇帝曰俞朕慕聖道敬因東巡狩詣先師宅里其毋重煩吾民供億於是肆赦軫農放稅已責弘敷愷澤於天下然後乃歷吉日協靈辰野廬警路官正設蹕玉輿曉升帷殿夕御前驅朱旗屬車日羽以臨乎岱宗是時未臻乎闕里也飛旆淮江觀民設教月居黃鍾旋軫南陸聿來聖居覽觀林廟圖書器物之盛嚴恭將事樂奏禮行光昺肹蠁

聖歆如答臣廷敬向以儒學猥蒙擢任又特被

勅旨議禮恭睹禮成不勝歡忭蹈躍伏而思曰前代之崇禮者可紀矣太牢特祀肇自西京褒成祼將爰及東漢貞觀定朝會之儀開元錫文宣之號器物之賜渥於廣順陪位之班詔始祥符至和加衍聖之稱承安世曲阜之令皆名為崇儒重道而備物致誠忘勢而希至德惟我

皇上為列辟稱首臣以淺識窺較萬世師表之稱則與乾坤同其悠久也六經表章之澤則與日月並其光華也暨鳳蓋於戟門車服禮器所未備也須龍章於鄉校普天率土所共瞻也矞矞皇皇莫與京矣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惟聖體道生民拔萃德踰位兮惟

帝則聖統壹萬類位斯配兮

龍飛於天周覽八極嘉鳳德兮聖作物睹垂祀萬億視魯國兮

帝開明堂于羹于牆坐則見兮

帝會方岳東西南朔來殷薦兮

鑾車戾止鏘鏘穆穆金絲肅兮

駐蹕古阜雲霞交屬清泉溲兮上公稽首籩豆奔走昭世守兮暨四姓後博士童耇

恩滂厚兮。賜所過祖，歆騰於逾實哉入兮。惟帝福我，我神其安。戴大君兮。莘莘髦士，百爾濟濟，頌聲起兮。於赫帝功，與天比崇，無終窮兮。

彭孫遹

皇帝釋奠於闕里頌并序　臣聞三才肇建，作極者惟皇；六位時成，宣聰者惟后。故有禮樂刑政以爲宰世之權，有中正仁義以爲綏猷之準。自河洛苞符以後，暨帝皇禪繼之年，莫不兼作君師，總司治教。龍章觀象，即開道法之宗；鳳扆當陽，迭啓見聞之緒。皇皇乎，郁郁乎，斯無得而喻也。周德既衰，典章攸斁。夏正歸藏之學，溯二代而無徵；緝熙執競之心，歷數傳而寖晦。於是玉麟授節，洩天瑞於素王；珠緯儲精，吐靈徵於元聖。秉覺民之木鐸，握定世之珍符。繫易象而作春秋，刪詩書而正禮樂。王事備，天德明，軌則咸昭，彝倫式敘。蓋九皇之軌躅，獨萃乎鄉；七聖之源流，同歸泗水矣。兩楹告夢，諸子雜興，正學寖微，羣言淆亂。非無英君誼辟，挾大業於方新；學士大夫，探微言於將墜。而道風猶鬱，治化未醇。然則代閱千年，緒分百氏，而欲六五帝、四三王，闡虬圖，攬鳳德，使景星慶靄暉麗於中天，玉節金聲鏗鍧於終古，自非聖人而在天子之位，其道無由也。皇帝纂逖丕基，撫定方域，聰明睿智，質稟於生知；文武聖神，德全乎廣運。天策內攄而八紘風動，威弧外指而六合雲行。黼幄澄懷，則扆鏡徹圖書之蘊；彤泥發檢，則奎章摛日月之華。縕瑟而協氣同流，垂裳而兆人自理。大猷升矣，皇風穆焉。然後憑軾南巡，結旌東邁，躬臨闕里，謁祀尼山。詘萬乘之尊，修嚴師之敬。威儀允秩，典禮有加。睿藻鋪宣，大文炳燿。褒衣博帶之士，踴躍而趨風；瞻雲就日之民，咨嗟而觀化。臣以謏劣，備職禁林，遘會休明，宜有宣述。敬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璇樞啓泰，瑤燄迎長。三階有謐，七曜重光。丹蓂集陛，紫菌生房。道洽政治，洪惟聖皇。上繪下黼，左干右羽。曾卒禮園，翱翔書府。衢室採風，明堂稽古。萬彙順成，百昌蕃廡。至仁普濩，淳化厖鴻。受球冀北，鳴鑾兗東。泛瀛絜廣，踐嶽侔崇。謁祠宣聖，展禮滋共。乃戒乃儐，乃洗乃盥。廣樂在懸，黃流在瓚。薦號几筵，登歌絃管。俎豆之容，愉愉衎衎。越若邃古，儀象初垂。以治以教，作君作師。羲軒首出，勳華代推。禹湯文武，羣聖同規。嶽嶽尼山，洋洋泗水。祖述先型，憲章往軌。斯理未泯，百世以俟。道統攸歸，在今天子。河珍剖韞，洛寶開鍵。道睨靜契，德符動宣。光闡經術，寵賁儒先。聲漸教被，民陶物甄。貞觀者天，貞明者日。炳炳皇猷，巍巍聖德。臣廁禁廬，丹鉛是職。稽首頌颺，式示無極。

徐元正

聖駕幸闕里頌并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三年甲子，壽域遐開，仁風丕暢，民俗和樂，農穀殷昌，薄海內外，罔不臣順，賓贊稽首來庭。文德漸被，訖於遐邇。巡喬由禽，百神懷柔。皇帝念至治休明，衷乎聖道，道統之盛，生民迄今，莫孔子若。神京去曲阜千有餘里，緬惟風教，薰德若鄰。必秩隆儀，修殊典，乃可以光四表而型百辟。於時霜野穫雲，稼登爰命鑾輅，發自燕郊。從官衛士，後先肅伍。龍旂鳥旟，飛揚晻藹。山氓田叟，咸得迎觀清光，懽忭率舞於道。既詣闕里，皇帝將有事於廟堂，望見奎文閣，即下輦，步入大成殿，行釋奠禮。豆籩靜嘉，尊酒旨潔，薦祼降登，即事益虔。祀畢，敬題萬世師表四字，以垂

示永永。又撤幽簿中御書併藏諸廟。旋
蹕至聖林祗拜如謁廟。加周公裔孫博士復曲阜田租一歲。於是東魯
父老睹斯盛者、莫不欣躍歎嗟僉稱
聖天子重道崇師、推恩及物、曠古未有。此治與道偕隆、君與師兼作、蓋
非孔氏一家之私榮、直邦家之慶而史冊之光也。臣元正遭逢
聖世、父子並列禁近。臣父倬又嘗承乏西雝、習睹
皇上尊師重道之盛、遂不自揣其詞之猥瑣、而系之以頌曰。於鑠景運、
元會維新。黃鍾迴律、
大輅東巡。瞻言泰岱、孕靈降神。揭揭宣尼、秉道師尊。廟貌闕里、星拱北
辰。止輦升堂、
睿容肅溫。
至尊北面、而拜哲人。釋奠有恪、潔毛奏蘋。璇題藻句、皆探本真。
聖克知聖、匪直以文。邃邏宸壘、爛若星雲。詣謁林墓、徒御星奔。靈響戭
桀古楷、輪菌撫茲。卉植手澤、未湮崇祀。弘澤延及後昆、蠲租賜復、式
道推仁。周魯故國、姬宗麟振。于以世秩、實創厥恩。畢其大者、卓於千
春。士走相告、幸遘休明。
聖作於上、愚敢不承。敷於四海、至治烝烝。式昭盛典、萬祺準繩。

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頌　大哉孔子、大莫與京。聖由天縱、道集大成。我
皇建極、惟一惟精。爰須
宸翰、用表式衡。四言包舉、萬象恢宏。形模肅穆、體格崢嶸。先聖後聖、揆
合光明。民瞻民仰、萬邦章程。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藝文第十二之七

贊

魏王粲正考父贊　恂恂正考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闕政。誰能不怠，惠茲約敬。饘粥于口，傴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晉摯虞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沉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唐睿宗宣聖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又顏子贊　生値衰周，賢不及魯。一簞蔬食，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眞宗宣聖贊幷序　若夫檢玉介丘，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於彝訓，崇儒尊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窮。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永蹈。乃立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聖賢贊幷序　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躬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閑，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盛，復知師弟子之間，纓弁森森，覃精繹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宣聖贊曰：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喩。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顏回贊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飮甚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曾參贊曰：大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子思贊曰：閒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孟子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旣極而合，篤生眞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閔損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閒其言。汚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冉耕贊曰：德以充性，行以澡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得顏與鄰。不幸斯疾，命也莫伸。冉雍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騂角有用，犂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宰予贊曰：辨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朽木糞牆，豈不足云。言語之科，曄然有聞。端木賜贊曰：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辨。一使存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主，譽處悠遠。冉求贊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仲由贊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言偃贊曰：道義正己，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則多。卜商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卜嫌，聖亦不詆。顓孫師贊曰：念昔顓孫，商德爲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澹臺滅明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宓不齊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寤君，放魚禀令。傅郭勿穫，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聽。原憲贊曰：軾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懌，淸節照人。公冶長贊曰：子長宏度，高出倫

翬。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釆。以子妻之、尤知英槩。南宮縚贊曰、先覺既位、晉履並馳。尙德君子、爾乃兼之。羿奡可懲、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公晳哀贊曰、周衰僞降、政在羣公。厥恥道微、家臣聿崇。不爲屈節、撝猷自容。於是時、凜然淸風。曾點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詠歌至敎。師故與之、和悅宜召。顏無繇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商瞿贊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訓有是。子能受授、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高柴贊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問、一出乎正。克篤於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漆雕開贊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其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謙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公伯寮贊曰、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讐譖靡懲。季孫雖惑、景伯莫平。師資一言、秩祀亦懲。司馬耕贊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魋將爲亂、子乃脫去。在汚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樊須贊曰、養材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辯良喜。寓志農圃、似晱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有若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答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公西赤贊曰、學者行道、敝縕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經。巫馬施贊曰、天淸日明、密雲何有。師命持蓋、子亦善叩。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梁鱣贊曰、室家壯年、無子則豕。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顏辛贊曰、孰封于蕭、嘗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贊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冉孺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勵己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曹卹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伯虔贊曰、有懷子晳、全魯之彥。儒行既名、卿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我弁。懿選嘉

封、世享馨薦。公孫龍贊曰、黃伯耆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記不忘、播爲淸芬。冉季贊曰、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成敏、淵妙以思。升降廉陛、尙想英姿。秦商贊曰、孔父秦父、相尙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詰儒克。會弁儒林、令名無極。漆雕哆贊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疊疊其聞、翩翩其英。摳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顏高贊曰、琅邪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昭。已觀雩舞、同聽齊韶。歷千百禩、跂想高標。漆雕徒父贊曰、退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微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壤駟赤贊曰、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商澤贊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敎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石作蜀贊曰、昔在石邑、能知所尊。慭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逝、彼美長存。任不齊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淸遠。夙夜力行、愛日罔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公夏首贊曰、堂堂子乘、洙泗之英。摳衣唯諾、致力知行。淵源其學、赫奕其名。慶封錫壤、侯于鉅平。公良孺贊曰、陳有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牟平其封、式彰光寵。后處贊曰、溫溫子里、入聞至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閫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榮盛。秦冉贊曰、彰衙高士、經籍是親。贊成德業、協於彝倫。底績聖學、期肖素臣。優哉游哉、學以致身。奚容點贊曰、雍容子晳、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風力弼。永觀厥成、德音秩秩。公肩定贊曰、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行文學、恒存忠信。道究一中、牆依數仞。梁父受封、榮名益振。顏祖贊曰、闕里始敎、羣弟皇皇。好學不倦、時維子襄。疏封錫命、侯于富陽。於萬斯年、名譽益彰。鄡單贊曰、杏壇受敎、子家其英。摳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益進、德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聊城。句井疆贊曰、孔徒三千、升堂七

十。子於其間、有業學習。駿造聖功、歸然獨立。茂陟嘉封、鴻名緝緝。父黑。贊曰、循循子素、從游闕里。分席杏壇、飲波泗水。四教克遵、百行均美。錫壤祈鄉、式崇厥祀。秦祖。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妙金、契循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申黨。贊曰、侁侁申周、四科與儔。逸駕文囿、鼓柂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可想清修。公祖句茲。贊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翼令儀。■至言廟食、不隮榮期。贊曰、伯茲雩婁、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豫。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章厥譽。縣成。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壇譽魯邦、啓祚鉅野。煒矣風猷、時哉用舍。出倫離類、後學是假。左人郢。贊曰、伯彼臨淄、德行稱賢。希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燕伋。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褰、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鄭國。贊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則。顔之僕。贊曰、賢行顔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原亢。贊曰、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聖則優。樂平寵襲、克振儒流。樂欬。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惟思誠。先賢聿集、出爲時英。廉絜。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賾、洙泗從容。作輿一時、莒父其封。顔何。贊闕　叔仲會。贊曰、瑕邱作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於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肩俊傑、闓望斯垂。秋黑。贊曰、仰止秋晳、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持教乃隆。厥志茂焉、崇祀無窮。邽巽。贊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牆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昭騰。孔忠。贊曰、維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問殊溫。君子歸服、義不掩恩。公西輿如。贊曰、杏壇啓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文。臨朐錫爵、永播清芬。公西點。贊曰、猗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聽師明、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蘧瑗。贊曰、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贊使乎。以屍諫君、友則史魚。果能進賢、燦然簡書。施之常。贊曰、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拔■榮名甚光。在史謙讓、歷久彌芳。林放。贊曰、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能奮。崇茲祀典、盍永令問。秦非。贊曰、樂善哲士、伯於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宏、用心必剛。家廣業履、式贊素王。陳亢。贊曰、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書云爾。問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時聖、不私其子。申棖。贊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觥觥、面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柔、蓋生之徒。琴張。贊曰、多能鄙事、聖人曲藝。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予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顔噲。贊曰、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美材以攄。百世不刊、載觀成書。步叔乘。贊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伯魚。贊曰、東魯門中、嘉此名胄。有爲之先、更爲之後。既勤析薪、且克荷負。兩聖一身、終古誰偶。

理宗聖賢贊　宣聖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顔子贊曰、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瞠若其後。

按宋理宗所作讚凡十三首、今惟得此二首、餘皆並闕。

大中祥符二年、廷臣奉勅分撰諸賢贊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修國史王旦撰顔回贊曰、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臨幾睹奧。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爰茲榮號。閔損贊曰、子騫達者、闓閭成性。德貫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王欽若撰冉耕贊曰、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顔閔差肩。天封

展禮、公袞褒賢。生則命爵、没而道宣。冉雍贊曰：不佞之仁、其體之賢。登彼堂奥、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賁茲九泉。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馮拯撰宰予贊曰：偉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奥、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端木賜贊曰：賜之望回、獨云知二。矜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崇、時惟肆類。行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陳堯叟撰冉求贊曰：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適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仲由贊曰：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邱。褒賢進號、載顯英猷。守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修國史趙安仁撰言偃贊曰：魯堂登科、睹奥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卜商贊曰：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尚書右僕射張齊賢撰曾參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封爵飾贈、永耀青編。顓孫師贊曰：堂堂張也、爾德與鄰。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行戶部尚書溫仲舒撰澹臺滅明贊曰：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毀璧且義。紀號錫封、旌厥賢士。宓不齊贊曰：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伍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爵有煒。行戶部尚書寇準撰南宮縚贊曰：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言。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旌善、胙壤佳蕃。公晳哀贊曰：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繼均慶、侯社疏榮。給事中、三司使丁謂撰曾點贊曰：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浴沂舞雩、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顏無繇贊曰：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巍庭學詩。請車無愧、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進此上儀。守給事中、知制誥、同修國史晁迥撰商瞿贊曰：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

聖。韋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輝映。高柴贊曰：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己。考古褒崇、於斯爲美。行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宗諤撰漆雕開贊曰：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睹其奥。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錫封、式稽古道。公伯寮贊曰：孔門達者、服膺聖域。函丈摳衣、其儀不忒。顯允君子、有典有則。禮洽慶成、爵封侯國。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楊億撰司馬耕贊曰：仁遠乎哉、其言也訒。慮往實歸、耽思旁訊。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樊須贊曰：學優乃仕、函于家陪。戎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智既該。建侯追榮、垂裕方來。行御史中丞、兼尚書工部侍郎王嗣宗撰公西赤贊曰：翊聖賓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有若贊曰：魯國高士、克念烝民。■殊類聖人。■■信義是陳。■龜鑑尊臣。行尚書右丞向敏中撰原憲贊曰：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公冶長贊曰：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行尚書吏部侍郎趙昌言撰巫馬施贊曰：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藏星、庶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陳亢贊曰：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繼、爵崇分土。行尚書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集賢院事周起撰梁鱣贊曰：元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顏辛贊曰：增封雲嶺、詔蹕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槩如挹、德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李維撰冉孺贊曰：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奥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冉季贊曰：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摩道義。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行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

譜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會撰伯虔贊曰肅肅曾堂佻佻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公孫龍贊曰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型斯㬥。展義疏封、遂荒故土。行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錢惟演撰秦冉贊曰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遵道升茲曾堂。允矣君子、宛兮清揚。式貞先烈、錫諸袞章。泰祖贊曰、■穆章甫■■之輔■尚書戶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集賢殿修撰戚綸撰漆雕哆贊曰、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昔為達者、今逢盛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顏高贊曰曾國諸生、顏氏為盛。達者升堂、是亦希聖。龍章載加、侯服煇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尚書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陳彭年撰壤駟赤贊曰、猗與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握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邱、追榮社土。漆雕徒父贊曰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尚書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陳充撰石作蜀贊曰、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粤有哲士、嘗為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任不齊贊曰、荆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篆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尚書主客郎中、直祕閣刁衎撰林放贊曰子邱明哲、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為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亭告畢、慶澤爲隆。商澤贊曰、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爲臻純嘏。行右司諫、直史館張知白撰申棖贊曰、洙泗之秀、横經曾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公良孺贊曰、子幼貞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楊紳撰曹卹贊曰、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奚容蒧贊曰雍容子晳、服勤儒墨。闕里横經、曾堂師德。昔從瀉職、今逢檢勒。皇錫信圭、洙泗改色。行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查道撰句井疆贊曰、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纂韋編。升中畢慶、儒術攸先。徹侯疏爵、闕里之賢。申黨贊曰、猗與子周、龜蒙垂裕。昔參八九、今逢三暮。淄川錫壤、儒風載路。檢玉旌賢、昭我王度。行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石中立撰縣成贊曰、異能之士、孔徒實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富衷天爵、游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藩。左人郢贊曰、循循善誘、從師奉聖。■義■修道隆、終古斯盛。興儒建侯、■休命。行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撰公祖句茲贊曰、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彀彀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榮旂贊曰、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淳。異端茲害、徽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新。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崔遵度撰顏之僕贊曰、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邱。旌此達者、爵爲列侯。蘧瑗贊曰、達哉君子、外寬内正。好禮直躬、衛風斯競。瑞命昭錫、元符報慶。俾執信圭、千齡遇聖。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張象中撰顏噲贊曰、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授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於濟、君子攸宜。步叔乘贊曰、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益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親。追封濟烈、旌美儒臣。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劉錯撰叔仲會贊曰、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需澤備宮。顏何贊曰、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與子冉、恢章文德。孝悌承風、詩禮是則。千歲丁辰、始開侯國。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姜嶼撰狄黑贊曰、矯矯子晳、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行太常博士、直史館陳知微撰燕伋贊曰、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媿。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皐澤斯被。鄭國贊曰、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



令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行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撰秦非贊曰、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珪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施之常贊曰、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守太常丞、直集賢院■■撰孔忠贊曰、賢哉先生、接踪夫子。道貴希聖、勤斯行己。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守太常丞、直史館陳■撰邽巽贊曰、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守■■■直集賢院范■撰公西輿如贊曰、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侯封、永光廟食。大理寺丞、秘閣校理劉筠撰公西蒧贊曰、魯多學者、服勤游聖。祝羸惟肖、藏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於徐、用均天慶。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宋綬撰琴張贊曰、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弔、崇仁爲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丁謂又撰左邱明贊曰、猗與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魯之疆。晁迥又撰公羊高贊曰、高也解經、辨裁咸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奬肇封、宸心允屬。闕典彌逢、時文載郁。李宗諤又撰穀梁赤贊曰、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楊億又撰伏勝贊曰、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周起又撰高堂生贊曰、泰歷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裕。李維又撰戴聖贊曰、安上治民、惟禮爲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實繁、其學遂立。均慶疏封、寵章斯及。王曾又撰毛萇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詁訓、誰其嗣之。毛公興學、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錢惟演又撰孔安國贊曰、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聿彰晉繼。東巡受封、是爲褒異。戚綸又撰劉向贊曰、漢宣之世、穀梁興學。子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風流遐邈。展采蓬宸、寵章優渥。陳彭年又撰鄭衆贊曰、經禮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爲訓、其義昭明。周官先覺、漢室名卿。元封班慶、茂爵追榮。查道又撰杜子春贊曰、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崔遵度又撰馬融贊曰、季長博洽、爲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誘生徒。東觀文炳、南國化孚。躬圭之贈、明我升符。行太常博士、直史館路振撰盧植贊曰、堂堂子幹、學洞今古。業紹師聞、聘交四府。登朝抗議、排戈赴主。吉禮告成、遂聯圭組。鄭康成贊曰、漢德云季、藝文乖舛。實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徒既盛、師道益顯。疏爵昌辰、允彰積善。服虔贊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練。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睠。登岱錫封、永昭廟貌。行大常博士王曙撰賈逵贊曰、猗與景伯、爲世通儒。發明左氏、富而不誣。禮成大報、澤浹中區。躬圭褒異、垂勸生徒。何休贊曰、何侯博達、含章履溫。作爲墨守、是謂專門。仙閣接統、篤晃推恩。思樂膠序、儒風益尊。王肅贊曰、子雍秉彝、凜然正色。達學多聞、能窮先識。益厚增高、崇儒尚德。介圭追榮、丹青載飾。守太常丞、直史館陳■撰王弼贊曰、易之爲教、潔靜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天才逸辨、元理發揮。慶成疏爵、用峻等威。大理寺丞、充秘閣校理■■撰杜預贊曰、博學多聞、昔稱傳癖。釋例既詳、異論斯斥。逮我慶成、布昭純錫。追寵公台、增封疏秩。宋綬又撰范甯贊曰、豫章篤學、通覽墳籍。研講清婉、沉精善釋。準裁羣疑、敷陳至賾。運偶慶成、疏封霈澤。

尹復臻孔子小影贊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無得而名焉。

蘇軾孔北海贊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

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流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歎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擧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尙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米芾孔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又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礼治亂，如一昔。百代下，蔭圭璧。此贊[illegible]刻於先聖手植檜[illegible]

[illegible]

元元明善檜像贊并序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檜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爲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爲贊云：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嗷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爲甘棠之堅邪，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明趙伯善孔祭酒贊　德音渾涵兮，丰神秀整，才學內宏兮，文辭外騁。爵世上公兮，歷臺省，瀛洲辟雍兮，斯文主領，勇退歸來兮，倚華晲景。沒而不朽兮，名垂久永，丹青莫狀兮，靈臺炯炯，於以仰聖人之後兮，彷彿又得見乎小影。

黃晉擊蚘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觸凰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罔畏忌，恍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千鈞則重，[illegible]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狠籍沾濆，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鯈鱗之舞，何其間，孫曰子禦侮。

陳鳳梧聖賢贊　孔子贊曰：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羲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百王崇祀。顏子贊曰：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曾子贊曰：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子思贊曰：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託，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愼獨之訓，示我先覺。孟子贊曰：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胡續宗夫子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羣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李夢陽夫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之知，行礙知命，獲麟竟悲，己謫道信，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曹于汴手植檜贊　尼聖植教，萬古長存，尼聖植檜，與教並存。教之興替，世運攸係，檜之榮枯，與教並係。教係於世，是可知也，檜係於世，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斯爲聖神。

王公弼靈檜贊　讚神聖者，功德彌隆，四時符序，兩儀合明，化及草木，雨露滋榮，瑞根元植，秉粹含靈，繁枝脫盡，獨挺孤踪，爰蒼其色，爰貞其形，望而叩之，玉振金聲，不陋漢柏，遠邁秦松，以立士節，以式臣忠，與天地老，會日月精，撐扶世教，應運其興，千秋萬禩，瞻仰斯同。

銘

宋王禹偁魯壁銘并序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



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剏乎三墳，言大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於臣，則皐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胥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滅，帝道則後之爲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爲臣者又不聞皐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卉服之衆，與夷狄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鑛，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據山高兮爲秦城，鑿池深兮爲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爲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石介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出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徼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間，明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廟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矇，見青天睹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斬張禹，彈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寵、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忘，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米芾手植檜銘　乃根子哉，乃枝子哉，子哉子哉，子哉子哉，子哉。乃受乃子乃廾，乃日子子，乃月子子，乃。

金高德裔杏壇銘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爲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元張頿檜銘　茲檜之幹，高參於天；茲檜之根，深及於泉。是爲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蓬，色殷而堅。誰謂崑岡，見玉以瑱；誰謂斧斯，美茹以連。嘉[illegible]析，有芽且茁，乎雙闕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葱芊芊，聖道

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於億萬年。

明李東陽詩禮堂銘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又金絲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曾其何人欲壞更存惟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眞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則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陳鳳梧闕里鐘銘并序　維闕里有廟實先聖降神之地而設教於茲杏壇固在焉歷代尊崇規制寖備至於我朝益加隆重孝皇鼎新宮牆極其宏麗皇上龍飛改元鳳梧適承之巡撫祗謁廟庭脩衍聖公聞韶達觀厥營時按察副使錢宏在陪位謂廟宜有大鏞以宣金聲而舊鑄以鐵厥音弗聰鳳梧趣之乃檄兗州知府陳談籍官銅若干鈞卜日範型鼓鑄惟良爰稽禮塗釁懸於闕里之鐘樓晨昏考擊聲振洙泗僉曰盛哉不可無紀敢僭爲之銘曰夫子之道集厥大成始終條理玉振金聲闕里翼翼四方是式絲竹餘音壞宅可卽矧於昭代廟制益崇乃模乃冶成茲巨鏞實大聲宏鼓中聞外覺我未覺啓厥聾聵聖謨洋洋德音孔彰如聽聲欬曰和而莊瞻仰杏壇禮樂斯備肅然起敬王祀萬世。

袁褚如孔檜銘　蔽芾甘棠德也勿忘矧茲手植道脈潛藏了無枝葉不露文章包孕千古吐納陰陽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動也闢其靜也翕褚如觀之一貫體立亦曰太極一部完易。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終

藝文第十二之八

祭文

宋四十四代孫勛祭先聖文　惟王體備上聖，道尊緜古。歷帝師資，彝倫宗主。兩曦麗天，四瀆橫寓。爰念聶編，叨承世譜。刻意弱齡，伏膺遺矩。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持脩脯。自解銅章，逮襲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土。恨遠衮華，徒瞻首類。旣涉郞臺，更直帝宇。睍荷隆構，少尹丹府。紹慶門閫，授之道輔。主上纘臨，官崇遺禰。言路是開，德音斯晉。召備諫垣，日親殿廡。操履且嚴，發揮有睹。上賛皇猷，下幹父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端闈布武。得請天寢，試才汝濟。惟勛抗章，再臨單父。同別髮墀，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國。林近五衢，春融九扈。景物熙熙，原田膴膴。式仰威靈，奚勝啟舞。集是慶榮，壽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粢餼。度祭吉辰，丕昭多祜。勉惕之心，弗窮觀禩。

四十五代孫道輔祭先聖文　道輔早持邦憲，黜典淮城，方數月，闋還守徐域。大君之惠，樂諫旌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愧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能守，其孰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為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鄉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魯。對揚休命，且厚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修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光於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矣。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聖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尊之，然後為貴也。今授魯之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帛，粢盛庶品，祈皇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

元甄[illegible]任台祭孔子文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廣也，游泳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尊，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于欽祭先聖文　惟王德同太極，道侔元氣。集厥大成，垂憲萬世。於赫事功，拔聖之萃。王祀萬年，魯廟有歸。泰山可穨，魯宮巍巍。河海可竭，魯墳業業。望魯有年，今始魯遊。春風沂水，瑟音悠悠。登降有嚴，洋洋珮璆。敢不肅恭，以承神休。

明林榮祭先聖文　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瓠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為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於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於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脈也。榮自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蠡窺天，未能見其萬一，徒叨清秩而竊祿於朝，祿祿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事云

彝、是用吉蠲祀事、祗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闔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

李東陽祭尼山夫子廟文　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會、稟川嶽之精。尼山之麓、有洞曰坤靈者、實吾夫子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羣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實吾人所賴以有成者也。肅享之禮、報答之義、達上下遠邇而無閒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屬重建之舉、爲代祀之行、蓋統於專命、而不敢以附託爲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遠數千里之程、捧香之獻、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愼始終之節、以質於幽明、方竊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冀聖靈之如在乎上、在乎左右者、其幸鑒之、庶幾無負於心盟也。

六十一代衍聖公祭中興外祖墓文　五季之衰、僞孔乘勢、暴如虎狼、戕殺聖裔、噍類靡遺、林廟誰主。世方草昧、狐狸中處。天祐斯文、有祖勃興、生才九月、上應奎星。慈母抱持、遯跡張氏。乃復舊物、以存宗祀。一元啓運、再造家門。綿綿瓜瓞、裕及後昆。昭穆相承、二十一代。悠久無疆、萬世永賴。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彼蒼垂鑒、吾族興恩。思欲報之、季際明時。式修觴豆、寫我心思。

童旭告孔子廟文　於赫闕里、素王鍾英。彼兇干紀、震動廟庭。孰吏茲土、殫心經營。天子曰都、僉議遂行。乃遷舊邑、乃築新城。既保族姓、亦妥聖靈。秋孟之吉、春鋪肇興。庶民百工、子來不驚。尚祈神貺、默相厥成。

又新城工成告廟文　邇者流賊竊發、越入魯境。曲阜爲邑、地僻城卑、不足防禦。民既奔潰、賊肆兇悖、焚略廬室、突犯廟庭。有司深以爲懼。寇平、得請於朝、遷築縣治、依衛宮牆、俾適居之民、與神明之族、胥臣助望、永建厥家。工報僝功、謹用粢盛牲醴、用伸虔告。

陳鳳梧祭先聖文　文武之道、傳之周公。封於魯邦、禮樂昭融。奕奕尼山、源源洙泗。靈秀所鍾、貞元閒氣。五百昌期、生吾夫子。繼天立極、上承姚姒。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六經炳耀、如日方中。睠茲闕里、宮殿有翼。百王所尊、與天無極。譬則泰嶽、萬山攸宗。譬則東海、萬水攸同。竊惟小子、質愚而鈍。方其髫稚、已知敬信。朝夕在齋、百拜稽顙。如見聖容、洋洋在上。乃設繪像、配以四賢。春秋釋菜、必恭必虔。講習之餘、瞻容慕德。夢寐或見、恍然侍側。及叨一第、歷官中外。奉像以隨、致嚴毋怠。幸典文教、晉楚兩邦。推明正學、以淑俊良。家有精舍、極其崇祀。朔夕展肅、傳之世世。顧惟聖鄉、未遂瞻拜。積此愚忱、三十餘載。敬趨杏壇、沐浴齋莊。陟降左右、道德之光。如登泰山、天下小矣。如觀於海、難乎爲水。觀於聖門、實難爲言。仰鑽瞻忽、若後若前。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道則然。尚賴聖靈、佑啓小子。不墜其傳、深探本始。祗謁之初、薦此蘋蘩。斯文萬古、天壤俱存。

羅鳳告孔子文　惟闕里實道化之攸始、廟庭爲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夙備。曩因流寇披猖、毒延東土、致將彝器殘毀、有司因循、未之修舉、積有歲年。鳳承乏守郡、訟此墜典、實睠於懷。乃稽按載籍、發汶上之藏鏹、市羣材以從事、質以儀譜、各從品式。今者百物咸具、八音亦完、謹涓吉日奉安、敢以牲醴用伸虔告。

趙賢祭孔子文　惟師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懼不能學焉、而來巡乃幸遊於聖人之鄉、至魯至道、嘉言孔彰。將必有所以爲注措之方。杏壇故跡、瞻戀徬徨、無亦惻然念賢以及桑梓之邦、爲之陰佑而默相、俾賢慰生平仰止之思、而亦庶幾無玷於宮牆。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

藝文第十二之九

賦

唐王嵩尋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覩觀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尙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霸。年止幾徂幾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玆而不捐。洎乎俗遠聖賢、敎遺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熒熒以光澈、旁黶黶以色固。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玆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煙而不絕、添綠水而常有。豈如石焉、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凉之已多。別有逢掖書生、獻策東京、仰希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須聲。

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　魯共王益宮於孔氏、壞宅於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泠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來、非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禋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之足擬。當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感、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摳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元之而又元。惟金也振春容而無闕、惟竹也象吹嘘而未歇。愔愔擊石、如荷蕢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迴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皦如繹如。心方啓乃、樂可依於。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而躍魚。疾徐有則、淸濁不忒。非審以知政、井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奠之楹、作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箕簴無睹。固可掩歌鐘於二四、配韶英於三五。及夫鏗爾樂闋、油然思深、睹奐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革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儻逸韻之再聞、播乎樂府之盛。

許康佐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　喤喤樂聲、聘言闕里。視之不見、聽之盈耳。宮牆如在、可配於鏗鏘。德音不忘、曷閟於年祀。猗歟原至樂之作、異凡音之起。靜而疑深、絕而復尋。繹如迭奏、粤若同音。豈幽通於元造、異中出於人心。聆其節奏、相夫擊拊。發和鳴於閫域、應流韻於堂廡。既嗟乎可得而聞、又思乎其所不睹。疑一唱之歎、且至於三、比衆音之和、不容於五。莫不動心而駭耳、感今而懷古。鏘若在懸、哀如在絃。筍簴無形、異和戎之二四。聲詩合雅、同鼓篌於三千。事寧同於想像、理實閟於言筌。爾其融洩克諧、肅雍淸越。通明洞幽、變化翕忽。激數仞以徐來、觸兩楹而靜發。憑合莫以方奏、流元閟而未闕。故能動心導和、響皆順正。德有符於解慍、敎實倍於施令。式彰乎不測之神、以見乎多能之聖。俾恭王之是驚、聞斯行諸。稽太師之所謂始作翕如、且遺音於棟宇、寧假手於元虛。於是辨淸濁、節疾徐、知笙簧之迭和、詠鐘鼓之相於。其變無方、其來不極、靜好交至、激揚未息。聞子夢中之遇、其志則流。靈公濮上之音、其聲多慝。曷若舒嘽緩遵肆直、俾夫音聲之道、感通感聽、此而知德。

蔣凝壞宅得書賦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劉魯壞廢之日、見亡秦焚滅之餘。卜數仞爲繚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前賢之籍。井呑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於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倒跡於中、瓦縣而作、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蕃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殷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徵黔、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圬墁、殷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堂矣、乘諸簡焉、信遺址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卜

樸斲、刻桷撫而屹若。俄聞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濬聽、追蹤毅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曠古而樂今、庶立禮而成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樸。倚伏相推、於焉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永墜、不聞其樂則往蹟全虧。信乎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闕閱、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有得。

呂牧子擊磬賦　大哉將聖、樂天知命。憲章文武、昭宣孝敬。遊道藝之門、觀禽衛之政。知禮文之述作、繫王道之衰盛。將有托於知音、故先擊其浮磬。翕如始奏、冷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律中乃節而信、清引而越以長。何一氣之立則若五色而成章。羽可以振、振獸可以蹌蹌、神人以和、舍此奚取。樂懸之位、斯焉是將、諧協於國風、本一於心。始將此易俗、非爲悅己。作於朝而君臣同和、聽於家而少長咸喜。不違情者、莫究其理、不賞音者、莫知其旨。非有爲而作焉、豈苟樂而爲爾。噫、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制度、發於清英、應小大以隨擊拊、原始終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謂爲藝以吾不試、語之道而知吾志、固非繫而不食、豈止垂之如墜。曾見訪於萇弘、反受嗤於荷蕢。彼往而不返、欲潔其身、如樂之無節、則可奪倫。義有昧於反舌、耳無聞於日新。何汲汲於隱者、亦硜硜於小人。必也審音居然大辨、動應而溥暢、虛中而獨善。使石聲無定、則我心可轉。初未明乎弛張、庸詎議乎深淺。一雅一變、正聲久遺、子擊此者、亦屢歎之。唯聖有作、闡教命夔、乃知樂正、雅頌復在於明時。

薛勝之孔子彈文王操賦　文王有聲、惟聖能賡。初彈雅操、知德音而有懷、稍奏遺音、覺儀形之可稟。黯然之狀已究、鏘然之響可尋、述而不作、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乃無二、誠此心達於彼心。其神也邈、追相遇其慮也罔或不欽。則知掩四方而氣正、加一絃而義深。曲引柔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聞不已。同聲相應、雖千古而會徵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於心、豈獨盈乎耳。既而溫故知新、若聖與仁。千里同風、自宜契於風韻、千年一聖、當閱出於聖人。玉指迴軫、朱絃應律。運八風而吹萬、迭五音而不一。既而文德在茲、以寧王道、窅然斯操也。必俟後賢、吾無閒然、陟降因我而著、昭穆因我而宣。符盍徹之言、無毫釐乖於是、叶同音之理、豈合度差於前。是謂惟神所受、繼聖之後、自得於心、匪傳於口。稽帝謂之意、勤止豈無、非天縱之才、生知何有。無音不合、無德不宜、覩覺之心、因心而會、亹亹之善、盡善而知。師襄於是作而言曰、子聖人也、與文王而同規。

無名氏聞韶賦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斯過、聆奇音之孔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匱、樂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仞之牆。驗則足徵、用之可貴。聖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音而肆直、孰謂其聲、致六府之和平、自忘於味。省風而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懃遊於魯地、穆公徒饗於鈞天。曷若觀率舞、聆薰絃、變態無已、周流自然。可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賢。至若清磬虛徐、朱絃疏越、鼗鼓以之迭奏、笙鏞於焉閒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表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濩也有慙。鈞化歸於二八、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騶率舞於百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闕自衞而來、儻俟風移、有異從周而改。愔愔不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睹。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參天滌爾而施萬籟、已吟於九土。詎忘味於三月、諒永懷於千古。幸賦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又齊人歸女樂賦　昔齊人饋魯傾城者八十人、瑰豔絕代、綺羅嬙



春洞橫波於慢臉迴流風於嫋身盍以仲尼定魯禮樂制齊君臣斬倡優於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濱故遏雲與迴雪實內圖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鄰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闕進洼哇之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於是考雷鼓𪔵雲幄結齊魯之歡受鄭衛之樂感煩音之惉懘成正聲之踣駁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龜山以命操觀鳳凰而銜悽痛王綱之蕩蕩順天命之栖栖魯侯若盛德是樹古道是稽抑龎靡而不納見聖性以思齊知季孫之僭惟仲尼是與足以受無疆之休定以振將墜之緒何敵國之敢抗良霸功之可佇悲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歆誘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侵地聞志士之沾衣雖代祀則遠而德音不違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若監魯道之有蕩放鄭衞而不歸則可以得域中之大致天下之肥者矣

宋王禹偁仲尼爲素王賦　鳳鳥不至兮河不出圖聖人無位兮立教崇儒道之將行但棲遲而歷聘民受其賜猶南面以稱孤有以見同乎王者孰云乎蓋出司徒者也原其運屬陵遲力興儒素道將俾於皇極化實被於黔庶文行忠信設萬世之紀綱禮樂詩書崇百王之法度於時也魯道有蕩周德下衰言念萬國將同四夷不有聖也誰其救之我所以行教化序尊卑造次顛沛兮於是東西南北兮忘疲用能定君臣父子之道述皇王帝霸之基夫如是則士無二以並矣位通三兮偉而異夫振乃素風齊諸大寶贊易象兮奉人時修春秋兮行天討講於洙水初彰化下之功登彼泰山宛契升中之道自然其教斯廣其號彌尊豈止同明於日月亦將比德於乾坤居無求安西載之勤勞是效弋不射宿三驅之田獵斯存蓋由宅一畝以卑宮佩五常而克己其位也困於陪臣其道也齊乎天子列四科而升十哲元凱何殊誅正卯而斬俳優四凶竊比聖德洋洋同諸帝王行東脩而陳玉帛端逢掖而垂衣裳夢見周公求傅巖而允理問於老子師尚父而彌光大哉道濟古今教流華夏贍不泯之廟貌若無疆之宗祀悲夫商辛夏癸兮號獨夫又安得比於儒者

元郝經擊蛇笏賦幷序　孔公原魯孔子之裔孫也仕宋祥符間嘗以笏擊祇蛇其事其節則有臨川之誌徂徠之銘王偁之傳在其笏則歸於今張丈彥遠經晚進曲學固不足贅於諸公之末然義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謹賦而廣之昔仲尼之得政也兵裔夷尸姦宄藏甲出大都圮魯宴而齊沮王道之端於是乎啓奈之何天不假命遽行而遽止其餘威遺烈鉞於筆而鈇於禮誅十二公之亂臣二百四十二年之賊子壓之以大經束之以大法莫敢瀆彝倫而攖天紀孰意其逆魄狃而不散逆靈締而不弭蟠結乎大塊之阿囚鎖乎九原之底乃卵狠而孕戾不矜廉而厲恥每閒治而爲亂輒張慝而掩燬代謝屈伸閱越千祀以及於宋化祇蛇而陸起窟宅乎廟堂憑附乎神鬼蜿蜿蜒蜒曳曳頻頻伸腹偃脊呀口侈噬呈露怪狀愕目奪視侈大澤之運動常山之勢愚吏蚩氓崩角蹶趾釃酒血牲甯圖祈祀若新莽盜國而無知之民共稱符瑞狂巫顛覡踴躍驚喜稱爲神龍因緣爲市若賊操竊權而嗜利之士爭爲役使妖聲異聞鼓舌轟耳嗎訛唱和讙呶叫噪震一郡而駭千里莫之敢詰亦莫之敢詆聖有賢孫釋褐於是端笏而前山立顧指奮銳俟發鞱鋒卒起若子房之睨秦始奮笏而擊頹折身弛祇死於心毒搖於尾若太尉之擊朱泚於是惑民雨解義士風靡天子是嘉用爲御史司國之直致國於理而諫中宮之廢折遼主之誚邁節特操凜乎清霜皦乎白日雲高而山竦是仲尼之以直道貽厥子孫俾萬世如矢者不屈不撓拔邪樹正賞善誅惡無時而已也則是笏也與誅卯刃修經筆兵萊人戈叩原壤杖隨三都鍤異時而同跡仲尼爲不死矣嗚呼叔世而下蛇龍混蟄春雷瘖而不鳴直道貫而不植己刓方而爲圓又枉尋而直

尺、誣譎誕僞、異態百出。有蕩俗惑衆、乘高而爲奸、若茲穴廟之蛇。有巧發毒伺中人而不可測、若含沙之蜮者。有之、芴也、無之、人也、孰爲之擊也。

楊維禎　正考父鼎賦　客有孔林子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傳鼎、定於郟鄏以卜世、而亦知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乎。先生曰、未也。客曰、自夏后氏之明德也、鑄金九鼎、以象九州、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弗留、殷紂弗率、繼遷於周、孰知吾聖人之後也、而有孔口。（先聖諱）雖祚滅於宋、而祖廟有鼎、實重於遷洛、而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嘗弗父何之嗣國也、曰既嫡而且賢、輕千乘於一芥兮、授之弟而弗傳。及我正考父、又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虔、廟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而饗、於是而饘、寶其儉以愈力、恐祿食之過僭。既僂傴而益俯、走循牆而若蹎、銘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達、符臧紇之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必達之效僅見於夾谷之歸田。他日部大鼎之納廟、又徙以寄忠憤於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愀然曰、傷哉、孰能知孔鼎者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其時義大矣哉。革既變而法立、志有在也。革既變而無制亂之待也。考父氏之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饘饗於是者、若不足以餬余口而達明德於後者、實足以饗上帝也。滅於宋而奔魯者、若不足以容一時、而師於魯以準天下者、實足以開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而與天同、其涵重其重而與地同其載也。故九鼎乎百王者、可軒而可輊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問而鬼臾區之所不能對也。務其名於周漢者、不得以入其佞託萬子孫於山甫者、不得以襲其詭也。茲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仲尼之當世也。客乃蹶而起、爲之頌曰、周客禮殷、尹我東土。禮物既修、文獻攸聚。聖人七祖、曰正考父。傷禮之衰、追道高武。商頌既作、刪詩特取。惟茲有銘、重鼎大呂。一命再命、曰僂曰傴、以餬余口、亦莫余侮。作彝何人。獲餘公所染指、朶頤甘蹈鑊斧。維祖之孫、有達在下。萬帝王師、光鼎於祖。小子某學禮於祖。載希奚斯、式頌於魯。

又　狩麟賦并序　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謂泰西漢之瑞、或謂漢受命之符、或謂夫子將沒之徵、或謂夫子經成之祥。修母致子之說蓋陋矣。近代傳經者、遂比於韶成之鳳、夫以麟爲應經而出、是麟之靈也。出而見獲、靈何在焉。故公羊以爲異、而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經因以爲終。其理爲長。吾夫子固嘗歎鳳鳥不至、蓋歎道之窮、而帝王之瑞不出也。大野之麟、胡爲乎來哉。因獵而獲、則是麟混於羣獸、而爲虞人之所擒耳。獲之云者、悼之之辭也。悼之者、悼其出非時、而爲虞人之所擒也。故聖人感之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因以爲終。故獲麟後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王通氏謂以天道終者、即此意也。故今亦不能外是說而爲賦。昔素王之作經也、其感乎麟之瑞乎。且天之未喪斯文兮、鳳鳥已不至也。天之將喪斯文兮、麟又胡爲而出也。吁嗟麟兮、祥乎異也。吾聞元枵之精、首四之靈、抱至仁之性、拔不類之形。心兮好生、趾兮不踐、角兮不觸、頂兮不抵。音純美兮協律呂、步周旋兮中規矩。出惟應期兮居必擇所、不犯擭穽兮不羅網罟。稽之在古、或遊於苑、或爭於囿、或出於郊、或在於藪。匪家所畜、不世而有。仁主在位、靈獸來擾。緊王風之下降、彼潛形其已久。嗟嗟元聖、褎姬紱麟、負一角而困世。蹇蹩躄於風塵、削跡於衛兮伐木於宋、接淅於齊兮絕糧於陳。維龜不出兮儀鳥不至、周公無夢兮亞聖殞身。驗天道兮如彼、察人事兮如此、道不行兮吾其已矣。仁哉麟哉、胡爲來哉。生不逢聖、虛其應出、非其時、失其歸。西狩之獲世所疑。反袂拭面、涕沾衣。春秋制作、實在茲。彼以爲底文成之祥兮、何見踣於鉏商也。以爲悼將沒之徵兮、豈樂天之稱聖也。聖達乎其位兮、麟實瑞乎后皇。聖出非其時兮、麟遂異乎素王。彼大野之所獲兮、又何異夫犬羊。評曰、時之治、麟爲瑞。吁嗟麟兮、時之否、麟爲異。吁

嗟麟兮。爲春秋之所起、爲春秋之所止。吁嗟麟兮。

汪克寬夫子之牆賦　敏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造於尼山之麓、曲阜之墟、造孔林之闕里、瞻至聖之攸居、楩楠連雲而鬱、檜栢參天而扶疎、碑亭嵯峨而倚空、杏壇䆗窕而荒蕪、列楔戶之層構、峙鉅殿之中歸、屹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迴紆。主人喟然而歎曰、端木子所謂數仞之牆、其在玆乎。吾子衣蹁躚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畢寫今古、行式淵騫、言稱求路、盍爲我抽思逞辭、飾章繪句、鋪張弘麗之規、緣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爛、函援筆而爲賦。先生曰、噫、夫子之牆、豈今之所謂牆哉。粤自二龍繞室、五星降庭、萃大塊之清淑、會元氣之鼎英、鍾聖神之華冑、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代之文明。夫是以覆素宇以爲欄、立人極而爲柱、存至誠而爲基、凝至道以爲土、文章爲之華飾、德業爲之培累、貫一理以爲楨、崇萬善而爲堵。仁義中正乃其板栽之方、詩書禮樂乃其畚鍤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屢。悠久無疆、乃斯牆鞏固之基、博厚配地、乃斯牆延袤之數。蓋非有憑憑之聲、俾人得而聞、又非有巍巍之形、俾人得而睹。子貢守約而獨請、復聖瞻前而無方。衛覿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人、固無惑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渺茫。主人驟然而笑曰、緊尼父之誨人、若太虛之時雨。示後進之表儀、固無行而不與。夫豈強藏於垣墉、發乎城堞之扞禦。使升高而無階、設顛顛而延竚。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豈鉅纖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儒其中之狹隘、外卑滿以奚疑。苟處下而視高、曾何異乎斥鷃笑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高躋、眺清賞、闕重扃、披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瞻宮庭之峻廣、扣玲瓏之綺疏、拜蒙倛之遺像、覽碑碣之猶文、聆絲竹之絕響、從容而詠歸、挹淸風之蕭爽。

祝堯手植檜賦　緊孔庭之喬木兮、自夫子之文章、參三才以毓秀兮、閱萬葉以流芳。根詩書之正脈兮、表吾道之昌長。昔闕里之微言兮、稱後凋之松柏。惟若木之柏葉松身兮、固王之而不能釋。詠因材而栽培兮、在人物以如一。元氣會乎其根兮、集條理而大成。日月拂乎其枝兮、揭文明而上行。映尼山之正色兮、紛若翠之會數。承泗波之餘澤兮、潤滲漉而不枯。雲風歘霍而經庭兮、差芳氣之襲予。八音嘈吰以砰磕兮、忽升堂而驚顧。鳳飄飄以銜圖兮、遙千載以來下。麒麟有時而出兮、或遲玆而游豫。彼春秋之風雨兮、超震凌以自揭。後七雄之斬文兮、曾不足動其一髮。金石娛乎其堅剛兮、縱百秦而何焚。神左右以扶持兮、知未喪於斯文。吾聞孔壇之杏兮、配斯文以永久。何玆檜之鼎峙兮、亦玆杏之不朽。信聖人之於萬物兮、無一物而不仁。苟仁心一有所寓兮、自當與天地而長春。建深根而不拔兮、屹儒家之柱石。今將指天地爲期兮、壽皇圖於箕翼。北極建杓而秉持兮、全璧燦然而成行。扶桑昭晰以耆曄兮、條風發乎震方。皇覽乎六藝之芳潤兮、熙文運以再昌。録孔氏之子孫兮、攬庭秀而不敢忘。訪故家而愛其木兮、當百倍乎甘棠。命青陽使發歎兮、起朱融使楙鬯。戒顓收以來殺兮、警神冥以孳養。謂英材之並育兮、待棟梁以爲用。矧先聖之親植兮、誠有土之所重。嗟七十子面承挈提兮、各抱材而有施。何梁木之既壞兮、余乃不得與玆檜而同時。幸壁藏之亡恙兮、瞻牆仞以有基。託餘陰以延佇兮、結芳條而遐思。衣前後之襜如兮、恍洋洋而在斯。雖朽質之莫雕兮、亦求柯而爲則。嘗斯道之有依兮、遂游歌而不息。歌曰、檜之根兮輪囷、檜之節兮嶙峋。自周及元吾不知其幾春。檜之古兮有神、檜之今兮有靈。維元繼周、益將開千萬億載之文明。

明李東陽奎文閣賦幷序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在大成殿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於闕則禮迓香幣、度於閣

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閎麗、皆加於舊。按察僉事黃君繡謂閣獨弗稱、欲撤而新之、衆議譁然、以爲故物不可廢。黃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略與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譁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奉勅祭告、乃登於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聖公閎、韶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告於予曰、閣不可負也。乃爲賦之曰、偉新廟兮既宮、突高閣兮麗空。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灝漾兮爭挾龍、納沉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忽秋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外。殿庭兮巍峩、與茲閣兮相對。亭禪蟲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源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未燼、紛瓦礫兮浮壒。及輪奐兮鼎成、藹冠裳兮咸萃。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遐兮娉婷、彼齊雲兮落星。悵望兮桎營、或鸞邊兮見京。夫豈若睹奠牆兮故宅、誦典則兮遺經。究科斗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秋兮絕筆、慮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猶史、脫虐焰兮秦坑。藉神鬼兮呵護、閟山川兮精英。乃有章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奚問兮何名、幽井兮青兗、泮宮牆兮在眼。景行兮高山、每爲感兮不淺。金書兮玉簡、幸吾生兮未晚。邇秋霄兮愈永、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睠遐蹤兮可攀、倘積波兮在挽。噫嘘嚱。靈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厚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離塵。紛博典冊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聞。豈徒析蟲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眞。詡雨粟兮天半、降青藜兮夜分。蓍方舞干羽兮七旬、偏絃歌兮八垠。占聚緯兮周髀、聽圜橋兮成均。殆將與兮吾道、庶不朽兮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兮並列宿而俱存。

又南溪賦并序　南溪者、故衍聖公以敬所居而因以爲號者也。余過而賦之、以遺其子今衍聖公聞韶。其辭曰、西涯子寓於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盡散、清飈徐來、旭日始旦。春脈漸減、烏紗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羣憂之一泮。沿堤而步、則蒼蘚繡地、丹櫻燒林、野食呦鹿、園鳴變禽。繁華曜其陽、叢篠蔭其陰。松移徂徠之峰、石出太湖之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無朕。菱穿荇繞、倏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窺鑑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雩之眞韻。登城而眺、則面引鳧繹、背負岱宗。左拱尼阜之巘巖、右瞻文廟之龍。從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逵泉、出乎其側、汶水繚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延。天冪冪以四布、雲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宛兮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吾寧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之故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隨代更。遠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汙瀦、澄渟清泠。塞者疏而爲通、涸者瀦而爲盈。坊危有堤、臨深有凭。培舊植以爲堅、綴新葩以爲榮。斯溪也、乃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爲盛事、海內想望其風聲。矧伯仲之具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剡游燕、橋吳纜楚、忽使軺之東邁、弭余節兮鄒魯。魯之山兮嶔崎、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何爲兮此溪。窺聖途之浩蕩、望學海之津涯。歎時乎之不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牆之崔巍。家與國而咸休、名與牒而俱垂。吾固知金石之足恃、託文章以爲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爲我賦之。余曰、噫、有是哉。乃呼墨援筆、書於堂壁、徘徊日夕、盡三宿而後出也。

國朝徐偉孔檜賦　昌平之里、鬱葱聖域。獨產神蓍、不生荊棘。女貞扶荔、粉榆楷柏。奇卉嘉樹、五方所集。惟茲神檜、文宣手植。葉劌芳蕤、

木落枝條。獨閒孤幹亭亭嶷嶷。風霜閱歷、時代般遙。非桓魋之可伐、豈秦火之能燒。其爲色也、不涅而淄、不黔而墨、如齊室之深衣、如陽臺之畤髮。其爲狀也、斑龍脫角、馴象摧牙、如梅冶之留根、如河上之浮槎。其爲質也、柢蟠鐵屈、幹古銅鏗、如泗濱之響石、如瀨水之精金。羅峙瓊霄、孤撐玉府、嚴風撼頓而不驚、奔電碭突而彌固。借日內之扶桑、窮羿投弓、同月中之丹桂、與剛罷斧。未受大夫之封、不號將軍之樹。長與杏壇爲鄰、相無窮於終古。若夫梓隱青牛、松形白鹿、金谷烏椑、蘭亭修竹、小山之叢桂飄香、唐昌之仙蕊飛玉、雖芳馥於當年、不崇朝而委身於樵牧。即如石紐空桑、南國甘棠、虞廷抽其屈軼、禹寢鶒乎梅梁。然亦隨時序爲榮落、未聞傑立於千霜。至於賴鄉之苦李、身毒之娑羅、漆園靈椿之悠邈、金墉桃核之磊砢、此又岐枝之槎枒、不比正學之靈柯、安能並日月而照曜、隨天地而不磨。於焉屈

乘輿臨闕宮、摩挲勞乎

御腕、顧聘入於

重瞳、歎先聖之手澤、美儒冠之芳風。龍衣藻冕、殷勤披拂。金支翠楫、延佇從容。一作師而一作

君、將後先之揆同、不揩乾而拄坤、歷萬古兮何窮。

朱彝尊謁孔林賦

粵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於仙源。斯時也、壇杏花繁、庭檜甲坼、元和之儀象畢陳、闕里之榛蕪盡闢。既釋菜於廟堂、旋探書於屋壁。乃有百石卒史、導我周行、牽車魯城之北、縱馬洙泗之陽。即大庭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驕孫祔兮居前、聖子藏兮在左。自黃玉之封緘、閟幽宮而密鎖。賢長鯨兮不驚、憐祖龍兮遠禍。除荆棘之叢生、罕翔禽之飛墮。雨露旣濡、遲景東隅。整衣裳之肅肅、正顏色之愉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蹟。超白兔之深溝、撫青羊之臥石。爰有草也、苞蓍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莖。我求其德、洵圓且靈。爰有木也、題之以楷、非柏非樅、靡瘦靡瘣、歷千禩而長新、貫四時而不改。惟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光華於日月、若迭奏之琴箏。降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書、先天後天之易、目鄭衞以淫邪、誣春秋以深刻。藐往哲之嘉謨、恆末師之是則。滔滔天下、後死其悲。安得起素王於泉壤、操筆削而正之。我思古人、恥同汚俗。或六聘而收身、或三詔而逃祿。或依李充之山、或就張超之谷。潛戶壁於服虔、變姓名於梅福。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遷、可游可息。有歌有絃、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睹旗鼓之樓船。樂土樂士、迷營一廛。願爲林戶、躬耕墓田。庶幾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將不得爲聖人之徒也與。

張英

大駕幸闕里賦并序

皇帝御極二十有三載、重熙累洽、區宇乂安、文德覃敷、聲教四訖。乃稽古時邁、肇事岱宗、謁祠闕里、典禮崇重、恩澤優深。臣庶懽欣、遠邇嘉歎。夫元和盛年、咸平昌世、僅奏六代之樂、修再拜之文、猶垂式簡編、流耀今古、詎有遠

御六龍、親詣萬乘、展隆儀於稽拜、施殊敬於儒先、

聖德顯隆、如今日者焉。洵足以超軼往牒、焜燿前紀也。臣幸際昌時、得睹鉅典、雖固陋譾劣、不足以發揮鴻藻、然珥筆承明、職茲紀載、頌揚休媺、敢曠司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於爍惟

皇、纘序纂光、本仁祖義、昭憲考章、負玉衡於神軸、握金鏡於天閫。調四氣以通正、飲八風而協群。於是西踰細柳、東跨扶桑、交河北徼、比景南鄉、靡不丹梯走傳、碧海浮航、輸琛大府、隸名職方。燿幽遐以日月、襲鱗介而衣裳。越萬里以入贄、重九譯而來王。是以化洽太和、道隆邃古。納九垓之管籥、總堪輿之扃戶。參天地之清寧、儷貞明之作睹。文軌合而謠俗同、跂喙恬而草木廡。軼埃壒而苞混茫、駕羲軒而凌三五。

天子乃高拱垂裳、中央運斗。容與義林、優游書牖。探珠淵之秘、筌陟玉山之高。阜德蕩蕩以無名、治熙熙而何有。既則冲然永念、穆然深思。曰儀象肇啓、道法昭垂、寖明寖熾、惟君惟師。羣聖一揆、六經同歸。王澤下竭、頌聲式微。孕星鈐於上瑞、錫麟紱於昌期。毓龍蹲之至德、挺鳳峙之殊姿。集大成於千古、開絕學於來茲。溯平鄉之懿躅、景闕里之崇規。庶幾哉、聞見可接、羹牆在斯。舉時巡之鑒典、秩釋奠之隆儀。爾乃乘大輅、控金鑾、牽翠羽、捎文虹。屬車按節、繁吹鳴笳。七萃鱗附、千官景從。馳道則五里十里、旌門則一重再重。集於泗水之上、幸於尼山之宮。斯時也、清羽司音、初陽應律。葭管煙霏、芸房露茁。氣不慄以時寒、序將周而朔易。撫景物之遷鮮、攬風雲之明瑟。旌旗捲而廣野回春、帳殿開而暮山凝色。遂乃肇舉吉祀、肅奉精禋。春卿贊采、祠官眡牲。朱火西蘊、元酒東陳。嘉籩廣豆、豐粢潔盛。振羽籥之六舞、合咸英之九成。薦祝號之明信、導神紘之降迎。穆穆宸容、靡靡天粹。殊禮展謁、隆文錫賚。觀靈爽之長存、儼哲人之如在。感神契以潛孚、體道眞而昭對。洋洋乎、僾僾乎、與珠庭月角、授受於千載之間。玉節金鑾、酬答於一堂之內也。威儀告竣、禮度有嚴。登堂入奥、規周矩還。瞻聖里之屼峍、憩廣庭之靜便。布兩楹以翼聳、峙雙闕以星懸。藉杏壇之修蔭、挹碧池之素漣。偃息於道德之府、溯洙於圖書之淵。於是芝蓋重葩、龍旂曲柄。貴儼一人、尊侔萬乘。述素王之嘉贊、發五言之睿詠。海嶽遜其高深、星雲竝其輝映。斯則聖天子蘊道之淳風、崇儒之殊敬也。簪纓陪位、衿佩圜橋。長裾霧會、仙組雲影。始橫經以譬問、旋拊石而吹匏。誦遺言於姬孔、沐雅化於唐姚。禮讓之容、咸近光於黎獻。愷悌之澤、庶作人於髦髦。斯則聖天子風聲之四訖、文治之丕昭也。曲阜名區、魯原舊聚、陪敦土田、復除繇賦。增講肄之常員、沛匪頒之異數。推恩則徧及師儒、錫爵則旁流支庶。五經博士、不遺凡蔣之封。九命上公、奚啻褒成之胙。斯則聖天子崇德之盛心、興賢之弘務也。於是宋甸侯衛、公卿大夫、期門式道、執戟荷殳。文學掌故之士、垂髫戴白之徒。縱觀典禮、蹌濟天衢。涵濡化澤、屬厭道腴。既雀躍而忭舞、亦鳧藻而歡愉。萬人一口、聲滿公車。惟我后之東巡、修百王之令式。咨珍貺於三靈、聽衢謠於百室。卻瑰儉以勿祈、屏銀繩而詎飾。騶從清嚴、儀文簡質。吏不譏訶、民無供億。協時正律、埒虞氏之省方。納賈陳詩、儷姬王之述職。既陟山以裒對、還翕河而問俗。採晢陽之舊歌、聽榮光之新燭。朝宗匯江漢之波、玉帛奉塗山之籙。非羹日之奉芟、乃堯年之刻玉。若乃慶惠殷流、湛恩四周。給租賜帛、省刑釋囚。虛衷清問、博延廣諏。如天光之下霽、亦露濃之上浮。始汪濊於五土、旋翁淪於九州。今又茂明至道、尊揚正學。虎炳龍章、金追玉琢。浴我以詩書、弘我以禮樂。盛德登閎、大猷輝卓。幬六合而被英蕤、鼓八紘而排氛濁。誠振古之隆規、開天之偉略也。天子方且回輿京室、倚佩軒墀。道岸先陟、德契自持。庀政考業、基命勅幾。辨色以臨黼扆、視夜而啓彤帷。定仁義中正之極、稽因革損益之宜。不解冰淵之念、彌勤韶鐸之思。所以泰階順軌、乾筴迎禧。上理隆洽、茂化雍熙。治方侔於砥厲、俗已進於循蜚。四海壽康、恬於鶉居之代。萬年鼎祚、肇於鼇極之儀。

高士奇

幸闕里賦并序　隆古之世、作君作師、理同事壹。三代以還、君師之統分矣。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聖人之學、本師帝王、貴貴賢賢、彼此迭倚。君師之理、何嘗不同。條共貫哉。漢自高祖、迨於建武、永平、元和、延光之世。唐則乾封、開元、宋則大中祥符、皆降萬乘之尊、折節章布。議者謂或儉於德、或歉於時。元明遣官祭告、修舉具文而已。上以底定之餘、緝熙勤學、詩書之澤、烝於穹壤。乃復

躬祀闕里、昭茲隆軌。今古希遘、儒生幸焉。臣以陋劣、珥筆從六飛之後、獲觀盛典、使闕而不書、無以昭我
皇上右文之治。臣滋愧矣。爰拜手稽首而作賦曰、歲紀閼逢、月臨黃鍾。三辰協極、四野告豐。勞農息力、索蜡報功、嗇將迴乎春谷、霜不殺乎寒叢。
天子既飛旆於江淮之表、旋軫於濟河之封。顧瞻魯邑、巖然其宮。伊素王之舊宅、接青帝之崇墉。森亘峙兮南北、錯相轍兮西東。爰乃翥翠鳳、翼蒼龍、遵修陸、昇遐蹤。駱驛乎其奔會者、若趨蹌之亟亟、疾徐乎其進止者、若俎豆之雍雍。詎探奇於岣嶁、類問道於崆峒。時則風伯斂飈、雨師收霢、碧髒承輪、丹楓蔭轅、日華於林、霞綺於陌。天地爲之而澄宇、山川因之而絢色。折衝伏飛之旅、執殳而荷戈、出警入蹕之臣、吟鞭而弭策。輿畢還舒、鑾鈴競集。自沂兮洙泗之靈源、心游兮金絲之奧室。裒成之後、夾晝轍以拱立、四氏之徒、羅芳徑以通籍。結羽葆兮開重闈、導鳴鑾兮入聖域。陋叔孫之禮儀、嗤諸儒之故實。啓帳殿以齊居、進行帷而旰食。於是乎饗人戒日、裘人視明、祝人潔幣、宰人刑牲。苾芬兮秬鬯、臣敕兮粢盛。將車服兮在望、既履絢兮畢呈。焜煌兮碧瑩、灼爍乎朱楹。藹藹乎三檜之植、赫赫乎七璧之銘。歷階而進焉、矩步而行焉。盥洗以致乃敬焉、釋奠以告乃成焉。其禮器則有山雷象勺、夔寶銅藥、合蕭揚燎、髣髴兮神明。其樂舞則有朱干玉戚、鼖鼓匏笙、登歌閒詠、洋溢兮韶英。
乃紆睿慮之乾乾、湛宸容之穆穆。九流仰鏡、萬古欽矚。銀鉤鐵畫、揭藻彩於日星、珠榜琁題、聳暗吰於寥廓。交窗之櫺、霧爭霏、對霤之簷、暉欲落。幕擬周廊、重櫨闢桷。仰兮如翬、俯兮若啄。翼徐徐兮杏壇夕暖、暖兮松幄迴。二氣之慘舒、駐千年之晦朔。旨想乎詩禮之堂、載升乎奎文之閣。几策并陳、絃誦可作。莫不開龍顏之一霽、歎鳳德之猶昨。既徘徊以容與、復諏謀而詢度。迨於綏翠蹕、迴玉軫、坐講堂、聯麻君。念儒林之繁會、矧聖里之標準。詔子弟以修鼓篋之儀、儼膠庠而播遒鐸之聲。韋編竝啓、壁書無隱。闡大義兮方昭、續微言兮未泯。琨琨兮天語、若鐘鏞之初叩、亹亹兮經生、若函丈之叠請。周旋中規、進退惟謹。若夫嶧山之傍、尼山之畛、望五老之峰而迴車、訪坤靈之洞而結轍。或起或伏、或遠或近。撫往蹟以囿連、覩遺徽於夢寢。於是乎出自北門、瞻彼中林、想衣冠於馬鬣之道、數封植於兎滿之潯。佀撤壞以培其厚、海飛沫以環其深。氣阡阡而奕奕、景鬱鬱而沉沉。其石則有龜趺距丈、麟碣摩尋、翁仲秉笏、華表棲禽。其木則有文楷攢繡、蒼柏接陰、檥檀布戟、枌柞抽簪。緋樊垣以爲衛、戒採拾而靡侵。荊不芟兮自翦、草皆茁兮成琛。恍精誠之有格、式憑眺之常欽。伊神符而道合、斯豁目而暢心。是日也、巽風匝地、解澤彌天。屯膏勿塞、渙號勤宣。既省耕而省斂、亦議恤而議蠲。帝王之轍迥矣、聖人之澤存焉。爰及苗裔、世守土田。戶復於籍、丁免於廛。攬謠俗兮周知乎疾苦、歷郡縣兮弗改乎賞遷。懸寬租於令甲、戒索賦於窮壎。更乃收白虎之幡、樹金雞之竿。振鵷鷺之武、騰蒼赤之歡。照耀兮屏翰之曦、旭霈濡兮率土之垓埏。蕩蕩乎德乃至、巍巍乎功始全。粵稽一元肇分、三才爰立。上下定位、尊卑別秩。惟馭世之弘綱、與覺民之懿蹟、理並符乎幬載、數相煊乎翕闢。緬古皇圖、咸崇儒術、或創緒於兵戈、或豪安於宗祏。或希心於汰侈、或邀冥於潤色。縱陟降之在庭、未炳蔚乎史冊。伊昭代之授籙兮、躡禹範與羲畫。維我
皇之凝祉兮、絜堯樽與舜瑟。綜性道而煥文章兮、建君師之極則。

徐嘉炎

大駕南巡賦

粵我
皇清之總三才而襲氣母兮、歷
三聖而冠百王。惟
聖主之首出乎庶物兮、鼓橐籥而播陰陽。當甲子青龍之元會兮、赫景

命而召禎祥。誕五德之純精兮、闢萬禩而煇煌。耕獵道德而爲苑囿
兮、馳騁仁義以爲津梁。光無幽而不燭兮、澤無往而不彰。紹犧羲而
代嬗兮、孕苞符而統混茫。既四海之寧壹兮、乃兆人之如傷。作雷雨
之解而在宥兮、象風地之觀而省方。爾乃建霓旌、張鳳旆、雲罕日斿、
虹幢羽蓋。萬騎繽紛、千乘繁會。乃先沛膏雨於垓埏、集羣生於覆載。
儆天乙之弛羅、儀鎬京之大賚。錫南國之倉箱、望東州而賑貸。推恩
數於羣臣、賓化育於無外。於時背秋涉冬、寒氣始升、焦淡漸涸、湯谷
將凝。水澤之腹既堅、不周之風斯興。木脫葉而童童、草解節而稜稜。
吾
皇於是駕雲龍之飛輅、張秋隼之華旗、飭軍容於七萃、申武衛於三驅。
隆隆記里之鼓、轔轔相風之車。散鑾於漁陽之野、校戎於龍豨之墟。
則有屏翳清塵、望舒懸象。飭馳道之離宮、闢修途之榛莽。有轍轢之
鑾蹕、非肸肸之弘敞。眷北顧而透迤、憑南雲而下上。值三農之休暇、
惟六龍之是望。極九有之神功、爰告成於岱宗。瞻齊桓之望瑞、陋漢
武之乾封。爲民儲祉、秩敘惇庸。望天孫而至止、仰日觀而雍容。爰祗
誠而徒步、乃獨致夫虔恭。乘輿屏其勿御、騣駿卻而罔從。懸崖垂二
分之足、絕壁俯萬尋之松。似捫參以歷井、若淩虛而御風。狃天門而
排閶闔、經千樹而瞰三宮。胼胝均勤乎大禹、焦勞重見乎神農。時則
衛士嚴裝、從臣啓路。鑾室儆晨、齊宮戒暮。慶成乎答天之禮、敷告乎
勤民之故。神人允協其休和、臣民式遵夫矩度。蹕車東振、闓戟南翔、
渡沂洸而行邁、涉汶泗而飛揚。巡河濱而周歷、思漱水之溝防。玩瑢
珠於淥澤、屯榰石於宣房。招河伯以致靈、顧海若而望洋。南際邗溝、
北始汜光。嗟泛濫之愁人、致汙萊之卒荒。經營乎潰決之陂、綢理乎
橫流之場。必黎海而歸墟、斯我田之既臧。何水衡之足惜、爲當救此
一方。駕艅艎之乘舟、杭一葦而南浮。任長風之破浪、亦沿波而泝游。
蕩日青龍之艦、排雲飛燕之樓。組練耀晃明之浦、帆檣聯彭蠡之洲。

牙旂桂檝、赤舳銀鈎。涵泳則羣山遙指、溯洄則百川競流。盡乾坤於
一瞬、圻吳楚而爲漚。緬六代之繁華、經千年之建業。瞻虎踞於名都、
指牛頭爲天闕。隘紫蓋之偏安、狹金車於季葉。眺故國之山陵、乃追
揚其謨烈。稽運會之始終、嘉唐虞之盛節。致隆儀於軼代、賦軍民之
翦伐。斯無前之至德、實靡有之軌轍。惟經綸天下之大經、乃曠世同
符而莫越。南眺吳會、淸嘉之宇。俗號秀民、地非沃土。攬轉運之京坻、
恤煩疲之廩庾。襟茂苑於具區、帶橫塘於江浦。遡泰伯於千秋、起言
游於三古。稽山在望、胥濤驚眼。動望幸於影江、佇况榮而宛轉。念
兩宮之暫離、遂
六龍之旋返。植梧鳳於岡陵、斮修蛇於墳衍。馳延屬之紆途、陟剡巇之
峻坂。麗
宸章於妙高、登浮玉而凝覽。貴童稚負而待澤、黎庶謳吟而送遠。觀乎
人文、久道化成。景終古之教澤、過闕里而式憑。大猷是經、先民是程。
尊元公而開元聖、由素王以及素臣。仰帝師而下拜、志重道以弘文。
斷檮櫝雜離之木、辨雜彝龍勺之銘。翠古檜之菁葱、撫楷模之輪囷。
湯湯乎洙泗之流、屹屹乎防阜之城。結山河之兩戒、鍾地脈於百靈。
於是世胄謁禮、諸生肅輿。倣累朝之賓監、榮先聖之雲仍。制既隆於
紹嘉、恩更覃乎褒成。盛三雍之上儀、崇百代之休稱。是日也、
天子考五經之統紀、思六藝之折衷。爰披圖而誌蹟、論報德而酬庸。邊
豆舞佾之繁、銀鏤琬琰之隆。是未足以光天德、贊聖功。乃闡曲蓋之
凝嚴、軼葩瑤之龍從。厲祗寅乎禮祀、紛肸蠁而豐融。廣錫類之孝思、
弘論說之儒風。歷漢元以迄今茲、誰尊聖之克同。爰乃迴鸞旋軫、飛
軨整旆。鳳蹕玲瓏、麟毫琴翟。張廣樂於洞庭、舞咸池於北冀。千鈞之
虡力洪、萬石之鐘音備。賦忠厚於行葦、歌太平於既醉。千疆竇赴、萬
里星奔。東横滄海、西燿玉門。貫斗辰於皇極、布星宿於昆崙。日南則
威加窮髮、瀛北則武震烏孫。重舌緩耳之國、雕題黑齒之氓、莫不來

王而慕義、稽首而稱臣。皇帝猶顧時雍之速、居俾風動之溢臻。乃下明詔、勵羣臣崇學校、飭儒紳。道德文章、濟濟振振、遐陬邃壤、過化存神。是以敷天之下、率土之濱、含文抱質、履素懷貞、歌風舞雅、蹈德詠仁、沐浴乎詩書之澤、翱翔乎禮樂之英。郊畿父老、迓望屬車、千官紛會、雁列鳧趨、懷銀黃及璽紱、佩玉虎與金魚、頌省耕省斂之擧、上豐年大有之書。猗歟盛哉。皇帝王三嬗之運、唐虞夏遞降之餘、我皇之至德、亘萬古而難踰。頌曰、煌煌聖祖、創惟艱兮。洎我章皇、開八埏兮。皇帝聖德、宏先業兮。既觀文光、揚武烈兮。三孽既殄、毒痛除兮。海不揚波、同車書兮。殊方貢琛、入質子兮。震疊懷柔、百神慰兮。思我蒸民、際太平兮。或虞幽隱、壅上聞兮。省方陳風、觀我生兮。登岱祈天、志憂勤兮。經綸參贊、遵先聖兮。道一風同、克永命兮。有虞五載、巡狩徧兮。亦越姬周、十二年兮。我皇法古、純不已兮。時邁其邦、昊天子兮。小臣獻頌、介景福兮。聖子神孫、永天祿兮。

七十代衍聖公廣棨慶雲賦　歲在作噩、律中黃鍾。太和翔洽、佳氣冲融。應飛灰於葭管、表集雀於璇宮。合陽氣而潛起、觸膚石以旁通。爾乃英英云云、亭亭靄靄、氤氳絡繹、縈榮霮䨴、杳兮畢杳、粲兮微霎。儼鸞止而麟遊、儵峰迴而水匯。於是太史登臺而書之曰、異哉。初霽靂於赤泉、遂飛揚於碧落。沓浮空而薇野、乍截嶽而橫廓。其散也、濯貝錦於秋江。其聚也、舞霓裳於春閣。其疾也、若騏驥之絕塵。其徐也、若鵾鸞之恬漠。映日則金碧交暉、因風則芒穎相錯。丹霞失麗、紫電無文。銀漢掩章、珠斗迷昕。迫而察之、是曰慶雲。原夫慶雲之興也、上有山龍藻火之光華、下有舟楫鹽梅之德讓。明良作合、神人交暢、雝褷紛其若擷、變幻蔚其難狀。天孫莫摭其巧、公輸幾窮其量。王母之所不能謠、八伯之所不能況。於是乎文明啓而廣化敷焉、於是乎道德崇而高賢愉焉。姒酒岱嶽、梁父之鎮、洙源泗水之匯。千聖百王之冠律、時襲土之殊。際尊師之聖主、溯翼運之權輿。作廟翼翼、寢曲渠渠。鬱虹梁而上躋、翔陽烏以正中。是日也、天澂碧山、窅窱汁可鑑、愴無風、金絲西庸、鼓東徵、儒業畢農功爛兮。曜羣矚目、爛兮紛衆。來同愕眙、太息熠熠溶溶、色則忽明忽媚。澄鮮叢彩、勝丹青之績。工形則或悠或揚、宛轉昊繞、娩象箾之舞容。爾其爲瑞也、合璧之日不足擒其藻也、抱珥之月不足名其寶也。泰階之符不足著其好也、甘露之濡不足喩其道也。豈若斯雲、有定無定、無情有情。龍躍則九光畢照、鳳儀則六象俱形。折若木之華、金枝玉葉、峙汾陰之鼎、鵬翼魚鱗。高觀層樓、非黝堊之所能飾、絳車華蓋、豈輪匠之所能成。是則七璧之報祇、以彰先聖之靈、而五雲之①生、尤足表天庥之徵也。歌曰、太虛何有、道氣充兮。和則爲祥、順爲隆兮。繽紛蕭索、曰從龍兮。聖學遜敏、師則崇兮。煒煌廟貌、日方中兮。五色比象、雲何工兮。光華復旦、四方同風兮。載賡曰起、封中兮。彌八方、摅瑞靄兮。集休祥、脅如馬兮。超龍驤、絢璀璨兮。舒其光、欻赫曦兮。映棟梁、蒼梧來兮。符聖王、何以卜之、斯文昌。

辭

宋鮮于侁告孔子辭　曲阜兮遺墟、先師兮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溯潺湲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商賜之爲疑。羌紛紛其妄作兮、悖道違義而弗自知。顧六藝之折衷兮、取舍縱橫而協於道。後世苟輕肆於胸臆兮、必致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矩。履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亘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

其時祀。合仁義以爲冠兮、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裳兮、服文章而爲帶。列籩豆以爲左右兮、蘋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爲酒兮、錯瓊瑶而爲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歆。

明李傑弔檜辭并序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滎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檝、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鑾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又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頍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乃爲辭以弔之。辭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良材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凡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迨靈雨之既零兮、萌櫱勃兮其奮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喬宇孔林辭并序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命禱雨於山東境内山川、道經曲阜、瞻望聖林、感而賦此辭曰、鬱鬱喬林、上蔽穹兮。環抱數里、靈秀叢兮。於惟先聖、歸故宫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兮。蔭庇後人、澤無窮兮。我塞以通、聵以聰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終

校記

①分：當爲「兮」之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二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86
SS号=12315540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1-5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1780FC2B9DB671360E47FD991BC354BD00458C02D7DDEB83EF
074C16BD3CB8631B09A632F2A53C9785A0E7D2480509FA2F109261E205367A4FAEC4CC2A091ABD9E893CAAC5E36CDE51A3267A8FA8B9723F1
A7D4E2DF781D637042DF5&jid=/
PDG=